

讀史管見序

讀史管見 先伯父侍郎論史之書  
尹言名所自命也。一氣分陰陽而為天  
地萬物生植其間。惟人為靈。曰三才  
出類拔萃之謂聖。參天地贊化育  
裁成輔相之伏羲。分陰陽為奇耦





畫卦以明理舍韻因物形制文字書以  
紀事後聖明理以為經紀事以為  
史史為案經為斷史論者用經義  
以斷往事者也夫子生知大聖贊易  
定書記古之事斷自唐虞因魯史  
以作春秋乘注萬世與堯舜禹稷

水土耕稼因功六聖生而知之常人  
則學而知之不學不知則不得為靈  
而與物等身先大父文定公以經學  
受知於

高宗皇帝奉

詔纂修春秋傳

弘綱大義日月著明百四十年之後



列於五代司馬文正所述資治通鑑事  
難備而立義少 伯父用春秋經旨高  
論詳評是非非治亂古惡如白  
黑之可辨後人能法治而戒亂趨善而  
去惡人君則可以保天下安兆民而為  
明君人臣則能致其身忠臣節而為

良臣士庶人則可以不陷於不義而保  
其家於天地間豈小補云乎哉苟石  
知著書之意徒耽玩詞采以資為  
文以博聞記則失 先賢之旨而無益  
於大用矣書成於紹興乙亥踰一甲  
子衡陽郡守孫忠德與為政之初



即崇庠序之教與郡之廢墜次第修舉於是訪士求書得家藏讀史管見脫藁之善本刻而傳之自春正月至冬十月告成可謂知所先後矣晚學小子輒不自揆謹序所以仰明先志以啓後人

伯父名氏言新家有狀更有傳嘉嘉定著雍攝提格日南至猶子大壯謹序



昔文定胡公奉

詔作春秋傳天

下傳之以為百世不刊之書自三

家分晉而後迄于五季則未有

論述致堂管見蓋以繼文定之

遺志其於君臣之義夷夏之分

君子小人之別天理人欲之辨辭



嚴義密莫不以經為斷與學者  
必通二書而讀之然後知其後先  
述作釋疑成一家言太史公父子瞠  
乎下風也震孫服膺是書有  
年矣每惜江制商獨欠此中假守  
宛陵公餘細加讎校亟刻實真郡

齋與學士大夫考之然嘗妄謂  
范太史唐鑑伊川先生以為兩漢  
以來無此議論紫陽夫子通鑑  
細目尤足以補司馬以之所未及  
是如書者實皆互為發明而相  
為羽翼後之讀史者苟能參錯



融貫則數千載之是非邪正善惡治亂興亡之好如權衡尺量然於月次舉而措之事業盡於言論其與聖賢悖謬者幾希矣得書之心使識者訂焉寶祐二三年閏六月三日辰南海劉震孫謹跋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一

威烈王

周紀

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廋為諸侯

司馬氏曰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幽

厲失德周道日衰紀綱散壞下陵上替諸侯專征大夫擅政

禮之大體什喪七八矣然文武之祀猶綿綿相屬者蓋以周

之子孫尚能守其名分故也何以言之昔晉文公有大功於

王室請隧於襄王襄王不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

亦叔父之所惡也不然叔父有地而隧又何請焉文公於是

乎躍而不敢違是故以周之地則不大於曹滕以周之民則

不衆於邾莒然歷數百年宗主天下雖以晉楚齊秦之強不

敢加者何哉徒以名分尚存故也至於季氏之於魯田常之



融貫則數千載之是非邪正善惡治亂興亡之好如權衡尺量然於月次舉而措之事業盡於言論其與聖賢悖謬者幾希言得書之心使識者訂焉寶祐二三年閏六月三日辰南海劉震孫謹啟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一

威烈王

周紀

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

司馬氏曰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幽

厲失德周道日衰紀綱散壞下陵上替諸侯專征大夫擅政

禮之大體什喪七八矣然文武之祀猶綿綿相屬者蓋以周

之子孫尚能守其名分故也何以言之昔晉文公有大功於

王室請隧於襄王襄王不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

亦叔父之所惡也不然叔父有地而隧又何請焉文公於是

乎懼而不敢違是故以周之地則不大於曹滕以周之民則

不衆於邾莒然歷數百年宗主天下雖以晉楚齊秦之強不

敢加者何哉徒以名分尚存故也至於季氏之於魯田常之



於齊白公之於楚智伯之於晉其勢皆足以  
而卒不敢者豈其力不足而心不忍哉乃畏  
下共誅之也今晉大夫暴戾其君剖分晉國  
又寵秩之使列於諸侯是區區之名分復不  
也先王之禮於斯盡矣

陰陽之運天地之化物理人事之始終皆  
不可算故修德者矜細行圖治者晏未嘗  
警省未嘗不以幾為戒故折勾萌則百惡  
忽蟻穴則千丈之堤不能固矣君子所以  
也天三晉之欲剖分宗國舊矣矣委盟會  
親政之志志受賈賂於崔杼而平公黨惡  
會而魯昭弗歸三臣內叛而趙鞅復入陰  
也水堅垂及百

哉魏趙魏之裂土而南面也周雖不命其誰與抗彼三家  
者非有愛而後求非有忌而少待也王之命之蓋不得已  
焉是豈得與文公請隧之舉同乎乃田和曹丕之事耳和  
距祖常猶曰四世丕之於操縱風暮間謂操畏名義而不  
敢禪漢則丕才非操比烏乎而噫敢操自校尉為丞相挾  
天子以至受殊錫乘副車其漸已逼矣使其未死則黃屋  
左纛不俟五官將而後取也故謂亂臣賊子勢足以逐君  
自為而卒於不敢非力不足心不忍乃畏奸名犯分而天  
下共誅之也此論正矣實則不然是故善為天下國家者  
謹於微而已矣卑官惡服慮侈汰也不違暇食防逸豫也  
慄慄危懼戒驕溢也勤守憲度虞禍亂也不為嗜欲則娛  
樂之言無自進不將功利則興作之計無自生嘖笑不苟



誰敢矯假八柄在已誰擅威福誠如是雖使六卿復起三家豈出操懿恭溫之類接跡於朔方且效忠宣力之不暇而何有於他志是故韓趙魏之為諸侯孔子所謂吾末如之何者人君監此亦謹於微而已矣

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請曰以為繭絲乎抑為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尹鐸植其戶數簡子謂無恤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為晉陽為遠必以為歸

繭絲者取之不息至於益而後止也尹鐸雖少而心智簡子雖貴而慮長其後無卹為智氏所攻卒於晉陽託身而得免况為天下者乎而後世謀國者以愛民敦本為腐儒常談以聚斂積實為應時急務凡江海山林藪澤魚鹽金石茗薈之利皆王政所弛者設法者今無不權取必使斯

人隨官為市其在城郭鄉聚坐賣區域又各有征賦焉酒

者先王所甚戒顧以是為入利之源以糜百姓養生之具

而其文曰抑末猶可也曰曰曰胥史曰卒伍曰工曰閭曰

異端待哺之教曰無常職游手之人斯七者咸食於農而

農之受害既什百於末作矣夫天四時襲寧終歲勤動始

置而不論第撫其受害之一者以五倍焉有田則稅農之

分也升輪升斗輪斗石輪斗加以圭撮量雀之耗則可也

乃至於一加再加三加又云云於一倍再倍三倍義皆數

則責以半錢蓋續五六斛之後可以供一斛之輸義數

責幾幾乎可以輸錢矣而官度無稽諸則其米之害幾於

稅米中又有他名之糧往而公之數至四五種名曰糴而實

無酬也尚有夏稅焉又有立準之弊焉其細至於實賦之



縉亦皆今出錢錢非農家所有也凡兩稅之時監臨官吏持槩量奉斛與司廩門而酒重鹽天官之使御無慮數千百輩取一年溫飽之計於兩三月之內大抵民力之歸公家及此屬者中分其數矣是一郡當出稅米十萬斛者為二十萬斛稅錢五萬貫者為十萬貫然則國何利焉豈特是哉凡一家之稅官有四券各以為據民所藏者言不待取公甲昭然也而乃書於公籍者與言券異文云券無通百姓欣然曰雖舉產半牛之幸一歲門戶之事已畢無公皂之擾矣乃大不然部刺史違法而賦於州州違法而賦於縣縣無從出則閭閻公籍之逋者而督之於是五等之孫籍者蓋無不逋之家也玩首既及凡縣以督逋為無窮之利不止於應公上之急也王於燕遊之費將迎之屬縣官

貧而來富而去者皆自此出五等百姓既無不逋官稅之家自重輸之可以已矣尚不為之除於是年虛通至四五六年而未止也又至於借未逋之稅至四五年而未止也然則國何利焉豈特是哉謂民不得私鹽也則鬻麴引焉謂縣令當有以訓民也則鬻鹽經焉謂百姓不可不知耕耘播斂之節也則鬻曆日焉謂牛馬非私貨售之物也則鬻牛契焉或勸以修學校而取之或諷以葺神祠而取之或因公上之役一規十規百而取之昏田難決之訟不與明白俾輸錢而兩休鬪爭立辨之事不與曲直俾輸錢而俱罷凶強盜斂幸而捕獲俾輸錢而末減猾胥巨姦偶爾敗露俾輸錢而贖罪凡此百端可以歲舉者則歲舉可以月行者則月行可以日會日者則日會為縣無乏供



於郡則為材令為州無闕事於部刺史則為賢守識擢自是而加寵祿自是而致父子相誼表以為家學朋友相習以為公道或有論當時利病於有位之前以民貧為說則鑿斷而應曰民頑不奉公上之急此言一出貪虐之吏噤聲四起天下靡靡認認一意於錢然多則昌錢少則敝其視赤子豈直芻狗土苴而已蓋若此雖怨敵然惟恐濟之不深索之不力而吮剥之不竭也然則國何利焉然此所條特其大槩耳便儂巧黠者又不止是昔也民富可以多取既而國富則民貧而無可取矣甚也國富可以橫費既而民盡則國貧而無可費矣以四海之大九貢之入文景守之則三十稅一又且盡蠲不聞墮墮之患明皇德宗守之則為大盜所迫倉皇奔竄食糲水飯嗷嗷嗷而不能飽不

聞培刺之益何也若其國而慮不及趙簡子與尹鐸何急急於繭絲之用而忽於保障之大計哉嗚呼天運之道養萬物而已人君之德養萬民而已為公卿大夫佐天子行不忍人之政而自愛賢人君子傳此心有慕善天下之具而已矣反乎此者賊道也

智伯伐趙趙襄子殺之智伯之臣豫讓欲報仇詐為刑人挾匕首入襄子宮中塗廁襄子獲之曰智伯死無後而此人欲為報仇真義士也乃舍之後襄子出讓伏橋下襄子遂殺之君子為名譽而為善則其善必不誠人臣為利祿而効忠則其忠必不盡雖然滔滔皆是也之人也殆庶乎美觀而不足於夷考矣使智伯有後而豫子奮不顧身為之報仇其心未可知也智伯無後矣氣勢無所可倚矣富貴無所



可求矣子孫無所可託矣而讓也不忘國士之遇以死許之至再至三而愈篤則無所爲而爲之者故曰益我士也此非特可以爲委質事人之法無所爲而爲善雖大學之道不是過矣襄子知其如此獨無勉而旌之乎終於殺之何以爲人臣而不懷二心者之勸哉前史列讓於俠士淺之乎知讓矣

魏文侯東得上上夏田子方段干木皆師事之

常主於其臣愛順已而上賢主於其臣欲其諫已焉始乎求諫中而勉從終而惡聞者多矣況於師乎諫爭之臣則有朋友之義逆耳拂意之言至憚然發於心勃然變乎色者賢君所未免也然尊臣之位卑其勢可以進退而制指則其憚之高淺也一成乎爲師其位尊其道嚴其教詔輔

拂必一於聽從而莫得違拒其威儀體貌必與之然而不敢廢棄故君於得師爲難非世之人無可師也以人主無求師之志言師之道也不自得師而臣其所受教雖有願治之意其成就亦卑道蹇淺而止矣文侯非自得師者也而三人又非一世之士也雖然不旣與庸主遠矣乎敦信以治國則不失於庸人修睦以善鄰則不失於韓趙聞翟璜之對則悟任座之言直聽田子之論則知鍾聲之問非將相大任也謀諸李克而皆得其人其去六國之庸主誠遠矣雖然文侯與子思同世不知師也而子思亦非文侯之所得師也文侯聽古樂則惟恐卧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是以不能師子思也

安王

周紀



烈王

顯王

魏相公叔痤言於惠王曰衛鞅雖少有奇才願君舉國而聽之即不用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謂左右曰公叔欲令寡人以國聽鞅既又勸殺之豈不悖哉卒不用及鞅相秦大敗魏師惠王嘆曰吾恨不用公叔之言

戰國之世謀臣策士之見用者衆矣其隱而未彰者又豈少哉使鞅而可殺殺鞅而長無魏患未害爲殺無罪以利己仁者不爲也况天下不止一鞅可勝殺乎公叔之言與惠王之恨同歸於愚耳且孟子爲惠王言者百世保邦之道也王曾不喻乃致悔於公叔之愚計其不能救亡不亦宜乎卒之滅魏者是乃王賈而鞅之骨朽亦久矣故夫嘉

言正術與邪謀詭論交至乎前而不知所從違用舍者興亡治亂之決也

秦人殺商君車裂以徇

富貴者權利之所在權利者怨爭之所集也都富貴執權利而免於怨爭亦有其道乎抑無其道乎周公位冢宰爲太師居天子叔父之尊攝幼君南面之斷可謂富貴權利之極矣流言梯禍者三叔而已矣大臣召畢弗疑也具僚大夫弗間也五服諸侯四海百姓無謗議皆叛者也周公所以致此豈無其道乎衛鞅者談帝王于秦君其實在竊位以濟其欲耳及其得君專秉政又用法嚴酷秦人傷殘方且侈然自滿雖秦國素所仰望如百里奚者鞅心亦輕之自謂功烈人莫已及也趙良終日正言以警之鞅尚



不悟其及也宜矣雖然鞅至是雖有變計亦無所施何則  
百姓之其辭也六國者其敵也惠文王之憾不可平公子  
虔之刑不可補商於蕞爾之地不足以自蔽也當是時一  
身雖微天地猶隘設能聽良而圖善後之策亦無所爲而  
可矣嗚呼刑名之學刻薄之徒孰知聖賢之道忠厚之德哉  
韓宣惠王欲兩用公仲公叔爲政問於繆留對曰不可晉用  
六卿而國分齊簡公用陳成子及關止而見殺魏用犀首張  
儀而西河之外亡今君兩用之其多力者內樹黨無力者藉  
外權羣臣有內樹黨以驕主有外爲交以削地君之國危矣  
繆留之論以利害權之者似是而非不可遂以爲法也使  
所用而賢則一人而足不虞其專擅左右並用仍有參副  
不虞其比黨使其不賢則一人足以喪國又况二三其衆

乎繆留審爲韓王忠計當告以賢不肖之分不當劫以威  
子闕止之事也彼六卿分晉豈爲昇設意者繆留於仲叔  
陰有所附欲國柄歸一而不分故危言以動之歟

慎靚王

周紀

赧王

齊伐宋宋王奔魏死於温

周顯王之二十三年宋太丘社亡至是五十年矣社亡者  
國滅之祥也宋王罔知戒懼而急於冰蠶用兵不息所向  
戰勝侈心肆意不復知有天地之大社稷之尊其亡非不  
幸而天固前告之矣臨川王氏乃作詩以寓意謂神靈變  
化自古難知辨之而不疑者惟禹鼎焉臆眇合謀蓋非一  
日太丘之社其亡也晚矣蓋以喻新法異意之人將爲宋



室之禍也其後門生子婚相繼得政果鑄寶鼎列元祐卿士  
大夫姓名于其上以比方禹績而呂氏載諸謝章曰九金  
聚粹盡圖矍矍之形自此黨論大典賢才消伏卒致戎馬  
南驚赤縣丘墟一言喪邦詎不信夫

趙以藺相如爲上卿廉頗怒曰相如素賤而位居吾上吾嘗  
臣之相如每出望見頗輒引車避匿其言人以爲耻相如曰相  
如豈畏之哉夫秦之不敢加兵以逼趙者以吾兩人在也兩虎  
共鬪勢不俱生吾所以然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頗聞  
之肉袒謝罪遂爲刎頸之交

君子有言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故慎怒以懲  
忿爲德之修國風以不伐爲行之善顏氏以不遷怒孔子  
稱其好學門弟子比其友以據高堂執大樽可以生人殺

人而怒之不治則事得其倫人得其節夫夫天賦以攻  
戰之士口舌之人斗道詭儒者之前執肯許而向比其  
觀其克已降心平難平之氣以義相動昨日隙爲怨敵  
日驩如平生則學於聖人之門者未易及也後世比府尚  
主離合之迹有愧於二子者多矣雖然結交可也刎頸和  
許則賢者之過也

樂毅圍莒即墨三年不下

毅有智有勇守義人也圍兩小邑三年而不下非特毅之  
失計亦昭王處之未盡其道也謂莒即墨當緩而攻之乎  
則攻臨淄何其亟也謂爲邑當服其心而後取乎則六月  
間下七十餘城豈皆先服其心也謂田單可懼乎則毅  
才與勢豈單之敵擬倫也謂齊地大勢已定莒即墨不足



為後患乎是不監少康之事非計遠者也然則謂何樂君位亞知為謀主至是垂三十年破萬乘之國報昭王之仇堂堂全齊為郡縣兩邑未下僅如着面之黑子耳當其時昭王豈即遣使者裂燕而封之不然位以上卿舉國而聽之乃至累歲爵賞不行顧以蕞爾破亡餘卒之守父室將軍豈非昭王處毅未盡其道乎毅既成功當與他將俱任重事身歸燕國口不言勞王之眷禮未衰則必委腹心賴謀議長為宗臣如其不然孫言稱病潔身而去之無不可者乃老而為寇虜易若難以致父仗兵威之讓昭王必始斬戮之若聲告其功遣輅車乘馬致南面王印則亦豈必也毅皇恩受以死自誓齊人服其義諸侯畏其信終必以解遷延之議使後之君子猶有遺恨也惜哉

昭襄王

秦紀

蔡澤說應侯曰四時之序成功者退君不見秦商君楚吳起越大夫種乎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進退盈縮與時變化聖人之道也今君怨已酬德已報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為君危之應侯遂謝病免

范雎以魏答魏息脫命質中入秦抵熾拊魏毋之背扼其喉而奪其處內則使秦王虧子母之恩失甥舅之愛外則聽羣魏之間陷白起而攻之死而功烈無聞焉其心止於殺恩讎齊物欲而已豈能輕舍富貴之地權利之柄哉一聞蔡澤之言去位如脫屣雖不能為秦有功亦不失於奉身而退其視恬權固寵名侈尊而身不全家破毀而國隨之者相去遠矣達人尚論取節焉可也



孝文王

秦紀

莊襄王

三年三夢

自呂不韋之策用身傳異人其志曷嘗一日不欲其子之  
王秦也昭襄即世呂政八歲矣孝文立三日而薨可其遽  
也莊襄王雖政之父亦安得父而不死立三王而薨則政  
年十有三可以王矣故夫孝文莊襄享國之日淺不可不  
察也不韋能以其子為秦王之子豈不能疾六二君以其  
子為秦國之王哉第其計謀詭秘人莫得知故史亦不待  
而載之耳

始皇帝

秦紀

魏信陵君再以毀廢謝病不朝日夜以酒色自娛凡四

卒

無忌至此蓋無可為者矣觀其自處亦庶乎無悔者易曰  
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無忌其知此矣  
文信侯飲酖死

秦王賜不韋書曰君何親於秦號稱仲父諱之也不知其  
欲蓋而益彰矣古之有國有家者雖買妾必擇其良莠胡  
無禮義廉耻尚且盪腸正世惡族類之厲也而况諸侯乎  
而羸楚悅色納姬不疑其故遂使大賈生敗心焉自是有  
天下者蓋呂姓也栢翳宗廟至是而絕為史者當自始皇  
元年書為後秦正其姓氏庶幾實錄矣

初并天下

司馬氏曰從衡之說雖反覆百端然大要合從者六國之利



也昔先王建萬國親諸侯使之朝聘以相交饗宴以相樂會  
盟以相結者無他欲其同心戮力以保家國也鄉使六國能  
以信義相親則秦雖強暴安得而亡之哉

司馬氏之論愚竊以為不然夫儀秦本心非為其國忠謀  
姑恐喝劫持之欲行其計以取富貴耳既曰反覆矣豈能  
寧人之邦家哉秦合六國從儀以秦衡不再歲其約皆解  
揚子雲乃謂安中國者各十餘年不知何以云爾也先王  
建萬國親諸侯使之交聘和睦者非若會從之以利害謀  
也故嘗試考之六國叔季之君既多庸愚其所任之臣大  
抵効計策能攻戰而已矣仰關而攻地利既不如秦計策  
戰攻又皆出秦下其為秦并非不幸也嗚呼子思孟軻並  
生乎其時一言不見庸目為迂闊無益於人之國也自今

觀之彼獲功利引氣鼓赫奕一時者與野馬塵埃飄蕩滅  
息久矣而仁義正理根諸人心出於子思孟軻之口者未  
嘗亡也君子當何志哉

王自以為德兼三皇功過五帝更號曰皇帝

九言不師古而立私義者未有不以秦為首稱秦林詩書  
坑儒士廢盜法行三族罪妖言命以十月為正後世監之  
不惑其惑矣秦於非皇帝之號用三德之號壞井田開阡  
陌郡縣天下大作宮室巡遊四出登山生功是皆可更改  
廢絕則自漢以來遵其而未改是河也古之聖人應時稱  
號有曰皇曰帝曰王而上矣非帝則於皇王貶於帝也惟  
不知此義遂以皇帝為尊稱而以自居以王為降等而以  
封其臣一失之矣王之為名繼天撫世之謂也曾是而可



使臣子稱之乎是楚嘗王春秋比之夷狄六國用夷禮乃  
周公之所廢也豈可以比之故謂王罕於帝而不稱哉仲  
尼祖述唐虞憲章三代尊周立號繫主於天其禮至極於  
秦何取焉必也略法孔子有天下者稱天王其列爵諸侯  
自公而降則名正言順百世以俟而不惑矣

制曰死而以行為謚天子議公臣議君也甚無謂其除之  
子議父臣議君而非其禮罪不容誅矣宣不義則父有  
爭子君有爭臣爭之猶可况以禮而議之乎且加謚之禮  
非臣子出私意由獨見也考德行之實衆言僉同稱天以  
誅之乃盡人心合天意為天下萬世之勸戒歸於大公至  
正而後定臣子亦安得以為我君我父而吝之哉秦人除  
謚法乃忠孝之賊也後世謚法雖存公道不暢為臣子

往程加美謚於君親使死者受所不當取世訓笑亦不  
若不謚之為愈矣或曰加惡謚之不忍於心孰與加美謚  
之為近厚乎曰孔子有云過猶不及私心於近厚者乃所  
以為薄也

分天下為三十六郡

柳宗元曰封建非聖人意也蓋勢也不得已也私其力於  
己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為制公之大者也公天下之端  
自秦始其著論誠辯矣然而不知聖人者也夫易者自然  
之數也建萬國以親諸侯者觀地上有水之象而為之地  
上有水非不得已而有也而謂封建不得已可乎中畿千  
里環列五服選建賢德與之共治貢賦所入王無越制之  
征諸侯有罪王無暱親之貨而謂封建私其力於己可乎



凡宗元舉周之亂皆中葉而後長微特甚之事若夫諸侯  
釋位以間王政齊晉主盟以尊王室逮其季世楚與齊雖  
共欲圖周屈於武公虎麋之論尚且計輒不行如此之類  
則隱而不稱顧取間鼎中肩三數事爲封建之害豈不猶  
指西施之曠而掩其美哉且裂土建侯與井田經野相爲  
表裏者也秦既廢井田而開阡陌矣則王等畫壤必至於  
交錯繁敗帝王之時九一而助上下相養不盡所以遺民  
猶建侯共治而不專天下以自奉也乃謂湯武資諸侯之  
力不得已捐之以爲安何其敢於非聖人也三論漢唐魏  
晉延促之故有叛人無叛吏有叛國無叛郡有叛將無叛  
州皆一偏之說不周之見且秦二世而亡夏商三四百年  
周八百年其事不待較矣宗元尚且惑之則其謂禹湯文

武之制不如秦始皇又何辨焉其所見取今

則其謂

王任叔文爲伊周管葛又何恠焉

李斯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有敢偶語詩書皆并市以古非  
今者族

或問斯荀卿弟子也其心術何至是哉曰仲尼之門親炙  
之徒固有謬戾乎聖人者又况荀氏之學自不醇耶斯雖  
殺其身覆其宗亡人之國矣而其說固在後之人陰述  
而用之者未懲創也問其學業則高談洙泗問其術略則  
遠紹伊周考其所爲則異於斯者幾希矣或曰韓愈稱荀  
卿大醇而小疵今以爲不醇何也曰人性至善而卿以爲  
惡禮者天理也而卿以爲僞子思孟子傳道於仲尼得正  
而不差者也而卿既是仲尼復非彼軻其大本大宗如此



奈何以為大醇哉其尊王賤霸蓋亦慕名而為之言耳是故其言醇駁參焉學於聖人而無真見不自得其流至此無足恠也或曰如何為真見自得者曰見不善如水之不可入火之不可蹈乃真見也為善如渴而厭於飲飢而厭於食乃自得也

韓人張良以父祖五世相韓及秦滅韓散千金之產欲為韓報仇始皇東游至陽武博浪沙中良令力士操鐵椎狙擊之中副車始皇怒大索天下弗得

童義之人一飯必報寡恩隆怨者雖宗國猶將使人曩之心一也而差別如此夫一飯薄禮也猶不忘報則可以見其仁矣相國之祿萬鍾豈直一飯耶一五世之相其為一飯多矣良區區於此豈為利哉君臣之義我不可廢也魯莊

公以千乘之國不能復其父仇而良以亡國之臣匹夫之力伸志義於天下人之能否相去豈不遠哉古者著論以為良年少輕自用其身奮一朝之怒僥倖其成黃石老父蓋不善也故為後期之約償復之事以屈折其虛氣使能隱忍以就其大功也知良也良本為韓報仇非有仕漢之心者苟得言政於一推則其心慍矣餘亦皇恤或者之言又若虞其敗者是又不然夫以秦皇狙詐之智虎狼之威千乘萬駟之衆揮椎奮擊既無覺者太索天下又不可得良非獨免併免力士其智略之妙固已視呂政如冑中孤鬼何敗獲之憂乎是亦淺之乎待良矣

二世  
秦紀

丞相趙高欲專秦權恐羣臣不聽乃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



二世笑曰丞相誤耶因問左右凡言鹿者高因陰中之以  
淫自後莫敢言其過者

姦人欲奪君柄者必先熒惑其耳目感移其心意使紛然  
眩亂莫適所守然後其柄可得矣鹿之與馬非有疑近相  
類之形也指鹿為馬人莫敢言則瞽其君之目矣以忘言  
為欺以讒言為信而人莫敢議則聾其君之耳矣以是為  
非以非為是以賢為不肖以不肖為賢安危治亂之實一  
切顛倒而人莫敢以告則迷惑其君之心矣於是恣其所欲  
無所不至自謂可以永保福祿之權而不知禍敗已隨其  
後自古非一趙高而終不悟也且指鹿為馬異事也二世  
笑之以忠為欺以讒為信是非賢不肖兩易其位異事之  
尤者也二世不知駭焉固不待勝廣劉項之入關而望夷之

賊已迫矣猶欲一見丞相是其心憤憤於鹿馬至被殺而  
終不悟也何足悲哉

趙高弒二世而立子嬰子嬰殺趙高

使扶蘇嗣位則秦祚尚可延也子嬰繼世則諸侯未必西  
然呂政反道天所不佑殺人之子多矣人亦殺其子宜也  
子嬰居無可奈何之勢乃能不動聲色屠戮趙高雖不救  
亡亦紓志憤豈不可憐也哉漢相遂三關中必有以處項  
氏殺之不仁甚矣

沛公至霸上子嬰降

賈誼論曰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  
有餘年然後六合為家殺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  
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誼之言必出於陸生所謂湯武逆取而順守之者也是不  
然秦以詐力取既得之必無能施仁義之理蓋已收其効  
肯以爲非耶直謂仁義不施可矣太史公曰賈誼鼂錯明  
申韓未有以驗之其斯言之類歟

高祖

漢紀

沛公入咸陽蕭何先收秦丞相府圖籍文書以出沛公具知  
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強弱之處

李斯獻策始皇用之燒經書坑學士謂可以杜異意息詐  
誘者矣然沛公一起言大公兵法連籌決勝者張良也說  
下秦將使連和者陸賈也收秦圖籍薦大將立根本者蕭  
何也陳奢麗取亡之戒者樊噲也將思歸之士出南鄭安  
三秦者韓信也脫輓輅定建都陳山河巨口之利者蕭何

也自餘如參陸平勃之徒莫不以計策動爲漢宗臣計  
其生時始皇尚未平天下也或伏於胥吏困於卒伍屠  
狗販繒寄食乞憐婦人聞而往往之有謀以咸陽殖醢  
祖龍之士矣始皇既不遇而坑之方且遺非甚議之人  
隆僞語非今之罪是猶以川流盛壘填橫失而區區增土  
石室鏤漏不亦愚之甚哉史謂秦愚黔首天黔首固多愚  
不待秦而後愚也其不思者非秦所能愚也然則滅行義  
之途絕諫說之辯以一身而離疾四海之人將以遏其口  
屈其心至於賊至而不知刃迫而不免是則自愚而已矣  
項羽坑秦卒二十萬人新安城南  
莫強於人心而可以仁結可以誠感可以德化可以義動  
也莫柔於人心而不可以威劫不可以術詐不可以法持



不可以利奪也項籍生於戰國耳不聞先王仁義之事自  
不觀先王禮樂之化其所知者惟攻伐爭鬪耳彼其見白  
起坑趙卒於長平必以為豪敢武勇而慕尚之也雖其天  
資禍賊亦有所効而為之此二十萬人心既不服即遷坑  
之德秦民皆不服也可遷坑乎昔周既勝殷殺之餘衆盡  
有異謀周公東征去其渠魁而已建成周遷頑民選用畢  
公君陳為之父師教訓漸靡至于三紀然後丕變昔殷今  
一周此無異俗大哉遠乎聖人之處事也向使周家有怨疾  
之心奮然殄滅非無餘力仁恩不足而刑殺是煩懼而亂  
者衆矣不此之法而唯殺是務二十萬人不服羽得而坑  
之諸王皆不服四面而起羽獨足奈何哉

蕭何曰於漢土曰願王王漢中秦其民以致其人收用巴蜀

遠定三秦天下可圖也王曰善以何為丞相

人有常言皆曰用君子所以安百姓也蕭相國乃謂養民  
以致賢人何也曰此無所因襲獨見之善也當秦之世所  
謂天地閉賢人隱之時也漢王暴起雖有長者之譽得秦  
人之心而天下之賢人未可致也所以未可致者方用兵  
攻戰傷殘呻吟者衆矣未有能養民者也世主無養民之  
志則賢人巖谷而已矣草野而已矣天之立君凡為民也  
君之求臣凡為行保民之政也臣之事君凡為行其安百  
姓之術也豈有他哉世主視民如土直如弁髦則吾之術  
無所施豈不猶操瑟而立於好竿之庭乎心術既殊則所用  
者趨事者也營利者也好大喜功者也逢君之欲者也是  
皆殘民之具也高爵以貴之厚祿以富之殘民之政日彰



宜乎民心之日離而君勢之日孤也亡秦之轍可鑒已蕭  
何有見乎此思得賢人與之共理而知致之之道莫先乎  
養民漢王聞言即悟遂委以政於是韓信既亡而還陳平  
自遠而至張耳失國而擇主黥布聞說而從義三老董公  
遮道而納說諸侯之兵大合而伐楚漢業勃然以興何為  
宗臣者奕葉末世其有以取之哉

漢王至南鄭韓信亡去蕭何不及以聞自追之或言何亡王  
大怒一二日何歸謁王曰臣不敢亡追韓信耳王且喜且怒  
罵曰亡者以十數獨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信國士無雙  
王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者王召見與語大悅拜為大將  
智謀武略之上急於求用非如抱道懷德之君子舍之則  
藏也陳平所謂臣為事來所言不可過今日是也韓信才

士耳稽留漢中見王夫有以處之則思去而他適無足恠  
者蕭何既深知其人可以爭天下誠惜其去身自追亡非  
特為信乃為漢王也方是時王未奇信則罵何為詐亦理  
之常而或者之論乃謂漢王與何欲致信死故示不用之  
端激之使亡又為此追亡喜怒之態然後用信則信當竭  
力而必留是殆見漢王軒輊黥布而生此論耳夫漢王恢  
廓大度何又無人傑豈顧為此區區小數以動一信哉漢  
王待布固不當爾然布既商而稱孤矣不如是不足以折  
其威而收其心信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言不  
聽計不用而來非布比也或者又謂信既為漢王蕭何所  
迷作史者亦復不悟至編之先賢語錄予蓋嘗聞之先君  
子曰語錄如是者皆門人勅入之非先賢語也



漢王入彭城收羽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羽留諸將擊齊自以精兵歸擊漢大破之圍漢王三匝會天大風晝晦楚軍亂漢王乃得遁去項王獲太公呂后留軍中以為質

盤水可捧而志難持六馬可調而氣難御漢王於是時兢兢業業如初入關中見羽鴻門則亦何至於敗哉得非良平諸公不在行歟方王之收美人貨寶日置酒高會何寂無諫者也且是行也多可疑者羽留攻齊而諸侯兵亟趣彭城何也借曰搜其國都散其積寶使羽至無歸則宜亟反滎陽以主待客而淹留引日何也若欲攻羽而與戰則宜分部諸將待其來擊其中扼諸險要縱羽未成禽亦必勝負參半而耽於寵樂宴安不虞何也卒之喪師二十餘萬人父執妻虜身幾不免漢業之覆在頃刻間若非

天意佑漢大風晝晦楚軍壞亂此亦殆哉此漢王志不持而氣為帥弔於小勝逸欲生害也以至此可為監也

漢王謂左右曰孰能為我使九江王布令倍楚以留項羽數月我取天下可以百全隨何請行

史記人謂劉季多大言少成事彭城之敗幾於亡矣諸漢軍猶未集其於自保尚未敢必而漢王遽謂得黥布則取

天下可以百全不幾於大言乎且當時興亡之決獨係於布之歸漢耶曰秦失其鹿四海逐逐名其師者謂誅無道秦可矣秦滅諸侯各有分地而又起兵雖曰項羽為政不平主約不信願亦伸己私忿而伐之耳此非制勝之機百全之計也及三老董公獻言請暴項羽弑君之惡漢王大臨三軍總系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是項羽無所



容於天地之間漢王雖折北於彭城而必知天下之歸己矣於是道何陳此義而下九江鄴生陳此義而下全齊夫楚都彭城獨齊與九江其與國也南失九江言無所倚東失齊斷其右臂竟以是亡高祖之言豈欺世也

拜陳平為護軍中尉盡護諸將

善乎漢王之用人也魏無知薦平則受之與平言則說之命為護軍諸將盡謹則益厚之及周勃灌嬰讒之言其醜行王疑焉則以問無知無知之辯則又召陳平平之對既無燒辭亦無留志王疑亦矣謝之厚賜之受寵任之其後軍功奇計於漢有大功而無知以為賢受封侯之賞彼其是非明也夫以無知忠取言當不亦小奪大乎復釋黜信之嫌無知得免也周勃灌嬰之聞表裏洞達此士之

所以樂為用而願効死也夫以文帝之賢尚慚於季布況其餘乎然則漢王不為平去護者何也曰用材之時既不可偏廢且信任平愈益於前則諸將不直之愧亦多矣若夫受譖愬而不為別白被謗毀而不得伸理一以勢刃行威辟而不要諸公道也欲人心服不亦難乎

韓信下趙諸將問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將軍反背水原以勝之何也信曰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且信非得素招徠士大夫也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自為戰則皆走矣尚可得而用乎

論者皆謂信答諸將之言不以實告疑其別有策也不然後人効之出背水陣相擠而入水者衆矣信何以獨能勝曰是讀史國莽之罪也信之答諸將者誠語以兵法特不



自伐其督戰之勞耳當是時信先出背水陣示不能以息趙人之心明且建大將旗鼓與趙人戰者未必用銳卒也己而佯敗奔旗鼓走水上軍亦惟水上軍先受此令按兵全力以待信耳信既來軍有所恃勢自百倍兩將軍又冒犯矢石出入行陣間部勒精明其勝必矣後人躡其陳迹間曰陷之置之則自處安地而處士卒於危亡人肯前死乎曾不知信之所謂陷之置之者親以身率之也非使人死而已求生也

鄼食其請立六國後張良自外來曰誰為陛下畫此計

漢王未稱尊而子房以陛下呼之何也曰作史者之過也漢魏而後袁梁擅國形勢上浸則有不令之人密劾情款微示變革之端以異羣后之禮者固多有之子房豈為是

哉或曰此亦文史之所同猶左氏載石碣稱陳侯而舉其謚耳是不然自後而舉前庸可如此故商鞅未封商於而書商君雖曰文史所同謂之失辭亦可矣烏有人非天子而天子號之乃以是為比也使後世儉士傾夫推戴跋扈之臣引以為例史氏之罪大矣夫子房非委心臣漢者也本為舊君報仇耳博浪之推不中則以太公兵法養其心沛公既舉咸陽秦祿告終沛公主漢則歸而相韓未至而羽廢韓王又殺之則復歸于漢為畫策臣以圖項籍籍誅則良志願畢矣及帝入關良即道引辟穀杜門不出願弃人間事從赤松子游其志可知也而謂良於帝未有天下之時率先群臣以非禮諂之是以儉人之腹量君子之心矣范增疽發背而死



史稱增素好奇計以事攻之增計不能奇也凡羽之恃強  
失道如漢王臨廣武而數之者未聞增有所諫止而兩雄  
角逐義理之端事幾之會楚每失之顧欲使壯士舞劍  
殺沛公於歡宴之間是一愚老人而已况已見天子氣  
龍虎五采之文又可殺乎獨其所謂吾屬今為沛公虜者  
此一言不謬耳後之論者曰有道吊民天且助之安用立  
懷王孫心為且羽所過殘滅為漢驅民而亞父不知也其  
智尚不及內黃舍人十三歲兒而敢與良平敵乎高帝曰  
羽不能用增所以成禽非也政使用之亦不免耳

漢王以魯公號葬羽於穀城親為發哀哭之而去

或謂高帝之圍項羽無靳智無遺力惟恐斃之不速也羽  
死封以本國而葬之哀哭乃去誠歟曰誠也帝與羽俱

布衣受命懷王約為兄弟鴻門之隙自沛公左司馬曹無

傷為之亦既講解矣及羽背關懷楚放殺義帝而自立漢

王假仁仗正以討罪人於是雌雄之勢分然而雲擾風驅

雷轟電擊子龍整父關山岳振盪一時角逐勝敗智伸力屈

之迹既已消散無事則遺念當時杖劍並起相與圖秦兄

弟約言輔車敦好慨然有動於中而不可遏者此固英雄

之人心事落落之態而史稱其大度者也誅則誅之哭則

哭之道並行而不相悖其斯之類歟然則曹操之哭袁紹

如何曰操任術數人也然雖死三子尚存河北未下袁氏

之人猶眾操不得不為爾豈高帝之敢望惟武帝哭昭平

孔明哭馬謖庶同情乎孫氏之臣乞葬諸葛恪而司馬

昭屈於向雉之言紉繫亦請聽王敦家收瘞而蔡興宗自



葬范義宋武帝青之對曰陛下討賊臣葬故父蓋王誅行於上私情伸於下自古不廢是皆高帝之餘澤也

諸項氏枝屬皆不誅封項伯四人為列侯賜姓劉氏

起義兵誅暴亂而自為無道者項羽也既伏其辜矣枝屬何責焉惡惡止其身忠厚之至也高帝以丁公二心而殺之乃侯項伯何也項伯所以免帝於危者明為羽講解此公道也丁公乃已及沛公而縱之去此私情也豈可比而同之乎若夫以己之姓易人之姓則前賢已論其失矣

二月甲午漢王即皇帝位

按帝以十月追羽至固陵十一月克之至春二月則又累月矣雖神器歸漢理在不疑亦見高帝意氣雍容若固

有之固天大事未集而遽自稱尊若表術孫權公也

徒終不克齊者其度量豈自齊漢之遠哉

田橫立入海帝召之橫詣洛陽未至三十里謂其客曰橫始

與漢王南面稱孤今王為天子橫為亡虜其耻甚矣遂自刎

橫不肯北面漢祖以同列為王之故志亦壯矣然天下豈

有俱帝俱王之理亦豈有四海無君之道呂政之時藏器

以待可也胡亥之時合從而起可也至漢祖立可以委質

矣漢祖而不可事則誰可事矣此所謂可以無死死傷勇

者也

西都長安

帝起兵四年歲無寧居跋履山川蒙犯霜露勤矣至是天

下平定當亦少思安逸之時也幸東歸洛陽未及稅駕聞

婁敬陳入關長久之計邇問羣臣折衷於子房即日西行



不待改。嗚呼其明於決策敏於用言不自違暇如此其  
成帝業宜或光武征隗囂平隴右還京師纔六日頽川賊  
起聽寇相之諫即往鎮撫之釐有倦意可謂能繩祖武光  
前列矣

帝懲秦孤立而亡欲大封同姓以鎮撫天下以五十三縣立  
從兄賈為荆王以三十六縣立弟交為楚王以五十三縣立  
兄喜為代王

先王經世之法陵夷至王戰國至秦而掃地盡矣高帝勃  
興既平四海則宜命大臣求遺賢收拾五經講求王制首  
復井田廢阡陌是時秦未遠經界溝洫必尚可致也夫  
本一正于以分土而封國則遠邇大小各得其宜使二帝  
三王公天下之心至已而不泯豈不善哉而高帝負爭自  
雄不能稽古除秦滅項則志願已足雖曰懲秦孤立大封  
同姓然割地無制建侯無法封三庶孽分天下半苟簡一  
時流患於後高祖之智既不及此良平諸公亦無為之計  
慮者豈王澤當熄霸術當興天不啓其衷耶嗚呼惜哉

叔孫通起朝儀大抵皆襲秦故

帝王之禮因革損益至周而大備周八百年雖柄移祚迄  
其朝廷所用者無利害於爭戰從橫之事雖秦火書滅籍  
亦必有知其略者誠能深加詢求草創而潤色之縱不得  
其全亦當參互有見使聖帝明王制儀立度文章物采寓  
法象形禁戒之意後猶有考不亦美哉惜乎漢高智不及  
此而叔孫通委已從人諧世而取寵也夫呂政所為無一  
可以垂世立法者自漢興議論之臣禍敗之戒有所不言



言則必借秦為諭豈有朝廷之上君臣之儀所以表正百官觀示列辟者乃獨可用乎遂使周室禮文泯不復見而秦禮得傳通之罪大矣魯二生未必能制此禮也然惡通面諛而不肯從亦賢矣哉至謂禮樂必積德百年而後可興則幾乎迂矣

韓信反夷三族

司馬氏曰韓信之功大矣觀其拒蒯徹之說迎高祖於陳豈有反心哉良由失職怏怏耳盧縮里聞舊恩猶南面稱王信乃以列侯奉朝請世言高祖負信則有之雖然信亦有以自取也下齊不報而自王固陵有期而不至是乘時徼利懷市井之心高祖欲取之久矣顧力未能耳及天下既定則信復何恃哉愚以謂功過當相準信功齒三傑不可忘也迎陳之禮可以贖自主之釁拒徹之意可以免失期之罪未有反計則當侯以次國逆謀既露猶當宥其子孫如是則漢祖於記信之功討信之罪各盡其道而無負矣

上欲廢太子立趙王如意大臣固諫而止

司馬氏考異曰史記云上欲廢太子立趙王大臣多諫未能得呂后使呂澤結留侯畫策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上有不能致者四人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太子能卑辭厚禮迎四人為客令上見之此一助也后從之太子入侍四人從上恠問之四人各言其姓名上大驚曰吾求公辟逃我今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臣義不辱太子仁孝恭敬天下皆欲為太子死故臣等來上曰煩公幸卒調



護之太子退上謂趙王母戚夫人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招四人之力也按高祖剛猛伉厲非畏搢紳譏議者也但以大臣皆不肯從恐身後趙王不能獨立故不為耳若決意欲行之不顧義理以留侯之父故親信猶云非口舌所能爭豈山林四叟片言遠擬其事哉借使有之是留侯為子立黨以制其父也留侯豈為此特司馬遷好奇耳今皆不取

善乎子房之能納說也不失事而強聒不後事而失機不問則不言有言則必當其可故聽之易而用之不難也評之者曰漢業存亡在俯仰間而留侯於此每從容為諸侯失固陵之期始分信越之地後道見沙中之聚始言雍齒之侯善言子房矣至於引致四皓羽翼儲官方之齊相公

會合八國定王世子子房事蹟而力不勞其績尤偉而世之君子乃致疑焉請審有此是子房為子結黨以制父也夫高帝駕馭羣雄獨矣而帝其材氣雄傑豈四老人能抗而漢庭大臣力諫之強豈不賢於四人之助乎是蓋未嘗知聖人深許首止之盟而稱管仲相齊一匡天下之美也易於坎之九二曰樽酒簋飯用缶納約自牖上賢以子房四皓之事明之曰人心有所蔽亦有所明欲立趙王如意者帝之所蔽也聞四老人之賢願見而莫能致者其心之所明也子房用其明以去其蔽是自牖納約者宜其從之之速也天先賢之學非世之君子所能及也今當據舊史詳載之以見高帝意之愆漢家有父子之序亦子房其誰賴且子房時然後言言必有益而前史謂良與



上言前後甚多非天下所以治亂安危者故不載嗚呼良  
豈有費言哉

孝惠

漢紀

帝以朝太后於長樂宮及間在數蹕煩民乃築複道於武庫  
南叔孫通曰此高帝月遊衣冠之道也子孫奈何乘宗廟道  
上行哉帝懼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願以為原廟渭北  
衣冠月出遊之益廣宗廟大孝之本上方詔有司立原廟一  
天子七廟致其誠敬足矣而又作原廟云益廣大孝之本  
則通之妄也其言曰人主無過舉有七廟又作原廟非過  
舉乎且衣冠出遊於禮何據中庸記宗廟之禮陳其宗器  
設其裳衣非他所也謂廟中也非他時也謂祭祀之時也  
今以死者衣冠月出遊之於禮褻矣然則通所以諫帝者

無一而當則不止帝以數蹕煩民而築複道之是也使  
後世有致隆於此廟而簡於太廟者則通說惑之矣

高后

漢紀

太后欲王諸呂問于陵曰高帝約非劉氏不王今王呂氏  
非約也太后不悅問陳平周勃平勃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  
太后稱制王諸呂無所不可罷朝陵讓之平勃曰面折庭爭  
臣不如君全社稷安劉氏君不如臣

自己然論之王陵之不如平勃固也使太后未崩而平勃  
先死則如此言何且平勃何以知己之死在太后之後而  
全社稷安劉氏之功可必也故愚亦謂其僥倖而已矣太  
后有議陵不可平又不可勃又不可將相大臣皆不可太  
后亦安能獨行其意乎平勃既許之猶且數月再遣謂者



張釋之風諭大臣乃後王諸呂則知向者平勃阿意其罪甚大而起太后心為多矣自是而後權歸呂氏地震山崩桃李夕落皇宿豈見伊洛江漢水溢流萬數千家日食晝晦人謀弗臧感動天地陰盛陽微漢祚幾易他日平勃安劉氏之功僅足以贖王諸呂之罪耳先賢論之云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為正至哉言乎

陳平患諸呂力不能制嘗燕居深念陸賈說之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音將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天下鉅有變而權不分為杜稷計在兩君寧遠耳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平用其計以五百金為終侯壽太尉報亦如之二人深相結營心氏謀益衰

陸生為平勃一時計可耳非所以為訓也將相不和國非

國家之福將相深相結亦國家之利管仲之計管仲之計稷計相舉相職廷賢退不肖將舉稷職訪事惡之不除功之不就何必陰私交締類非公道君子與勃同心謀慮則走也而進常扼報則非矣一有德之六者身尚不自保而何國之安故曰陸生為一時之計耳非所以為訓也

太尉令軍中曰為呂氏者右袒為劉氏者左袒軍皆左袒太尉此陶朱也有如軍中右袒或參平焉則如之何故先賢謂是時直當論以大義率而用之耳况太尉已得北軍士卒固惟舊將之聽也

代王至渭橋羣臣迎謁太尉請問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太尉乃上天子符璽代王曰至邸而議之



太尉此請亦也不過欲叙討諸呂迎代王之功以伸私歎耳宋昌一以之其情立見遽上符璽夫滑橋非殿邸所在王若何而受之一舉而三失焉不學之過也

漢文

漢紀

立趙幽王少子辟強為河間王宋虛侯章為城陽王東牟侯興居為濟北王

劉章忠勇先橫劉氏失職年纔二十而諸呂憚之不敢輕發及平勃舉事章首誅相國產其功不在二人之下文帝行賞於音宜先焉而即位二年乃始與辟強興居去侯而王又不顯言其功何哉初章欲立其兄齊王謀不在代也文帝以是終懷不平大臣又無間陳之計使盛德之主稍負疵議惜哉則其所謂朕自任衣冠念不至此者殆空言

矣蓋此皆代來功在三時之後又所侯者宋昌一人此則可為後法後世有自諸侯王入繼大統者汲汲施恩於其世即之屬又致隆焉曾不知示挾於天下本以為榮適以表私也

陰謀詩妖言之令

妖言令之始設也必謂其搖民惑眾有惑元賊亂之意者

及其失也則恭君權臣假此名以警懼中外塞言路也故

賈誼論秦曰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天忠臣

為上盡忠深計必剖切君身探未然之事陳危亡之戒不

止於近在目前者自小人觀之曰是特揚君過以賣直不

然之事危亡之形汝安得知之殆誹謗妖言耳此策既不

使中外之人鉗口結舌人君不聞其過淪於危亡而不悟



然則其所謂謗者乃天下之忠而其自為者乃天下之妖也夫既以忠諫深計為誅謗妖言則指鹿為馬指野為鶩鸞指菌為芝指氣為慶雲指雹曰不為災也指彗曰所以除舊而布新也蝗生則曰不食嘉穀也日食則曰陰雲蔽之也地震則曰官府無傷也霖雨則曰秋稼自茂也水湧泛溢則曰民無流死者也歲饑則曰路未嘗有餓者也凡賢否是非治亂得失一切反理詭道倒言而逆說之欺惑世主使淪於危亡其罪豈特誹謗之比其為妖也不亦大乎嗚呼文帝除此令其享國長世宜哉

齊楚地震二十九山同日崩大水潰出文帝當陽而有此大異何也或以為呂氏盛陰餘氣所感如公孫弘所言湯旱為桀之餘虐也非耶曰天地之變非

一端盡以為人事致之則如五行傳穿穴附會泥而不問使人不之信者多矣盡以為氣數適然不可致詰則古人有修德正厥事反災祥召和氣者班班可攷也要之為天下主父天而母地父母震怒聲色異常人子當祗栗恐懼思所以平格不當指為性情所發而遂已也呂氏之禍既已往矣未來之應庸可忽諸然文帝方以德化天下尚儉素務躬樸愛民如子惟恐傷之所以雖有災異之徵而無其應也若無其德而有其災乃以文帝為解則誤矣

帝賜南越尉佗書曰朕高皇帝側室之子也賢哉文帝之不欺也實言之於德無損而聽者心悅而誠服矣或者誇大其辭侈耀其事假於符讖託於侏神欲以警厭羣衆而不知虛誕之可愧也易曰謙尊而光卑而不



可諭文帝有焉

實誼上言曰生為明帝沒為明神使顧成之廟稱為太宗

死亡之言非臣子所當道於君父之前然不敢言有臣子  
之小忠欲聞而不諱者君父之達觀故茅焦曰諱死者不  
可以得生諱亡者不可以得存文帝春秋鼎盛自詡者其  
之方有億萬斯年之祝而實誼直言不少嫌避文而采納  
曾無介然若文帝其賢矣哉夫惟不諱故身有闕行不諱  
人諫朝有闕政不諱人言四方有故不諱於聞天地變異  
不諱於見而無危亂之禍矣後世驕主喜誇而好譽其新  
忠諫者至百十條德善不聞而死亡亦不可免蓋亦此  
文帝而法之乎是故不諱之朝史冊以為美談人臣之所  
共為也

又曰天子天下之首纒夷天下之心今足反居上首顧居下  
倒懸如此莫之能解猶為國有人乎

為天之子而居天位必有天德何謂天德剛健中正純督也剛則  
不屈健則不息中則不倚正則不邪純則不已粹則不雜  
屈於物欲非剛也有始無卒非健也執一廢百非中也持  
義就利非正也或作或輟非純也所守偏駁非粹也具此  
六者天德全矣于以臨覆四海雖均乎為人而人仰之如  
天不可及也猶人之身四支百體皆仰乎首不可齊也德  
既與天並位又以天居本乎天者無不上親而非天之類  
者莫得近焉日月之明雨露之潤風雷之鼓動星辰之經  
緯雲氣之卷舒其為物皆有大利于物而清絜高遠光大  
變化無形質滓穢之累所謂在乎天者是以以上親也其在



人則陽明勝而德性用消人必以而存天理之賢人也人君  
視其德之大小器之淺深列上庶位使之代天工治天職  
而食天祿以撫天民則五典增行而天序建五禮庸而天秩  
行五服章而天命休五刑用而天討當本乎地而親下者  
亦無不得其所山川牧寧鳥獸若草木裕其在人也方域  
軌道四民安業小人退聽夷狄賓服而天德之施與天同  
功天子之能事畢矣故曰首出庶物萬國咸寧賈誼所謂  
天子天下首者其有見於此乎抑其言之偶似也若夫首  
不出乎庶物則與物等夷與物等夷則無以相長而爭奪  
離析之禍起尚何咸寧之可冀又况首顧居下足反居上  
亂常逆理勢若倒懸偷安目前而不虞後患者哉

三年除田之租稅

漢既大封同姓文帝時封國漸衆諸侯王自食其地王  
府所入寡於郡縣時侯又與匈奴和親歲致金絮綵繒  
之奉後數為邊患深入寇盜候騎至雍甘泉天子親將大  
發車乘騎卒命將出擊復因河決有築塞勞費大司農財  
用宜不至充溢而文帝在位十二年即賜民歲二程次年  
遂除之然則何以足用乎文帝節儉起化于身衣綵七  
履革鳥集上書囊以為履雖所幸夫人衣不曳地帳無文  
繡百金之費亦不苟用一人如此宮闈是效流傳國都以  
及遠外莫有奢侈之習則如何而不富其財蓋不可勝用  
矣然後知導駛逢惡者約君公荒淫取之豈端錄用之如  
泥土至於財竭而下畔下畔而上亡其罪曰勝錄  
上幸雍郊見五帝



天以形體言帝以主宰言其實一理也非天與帝二物也  
天子以繼天言帝以主天下言其實一人也非帝與天子  
殊分也考之詩書易惟天稱帝若句芒蓐收司五方者以  
神名之可也而鄭康成專信緯書與劉歆周禮立五帝之  
號并天而六後世又升五岳爵次自公而三自王而帝一  
何瀆亂名實甚哉天帝者統御四海之稱未嘗統御四  
海則不可謂之帝亦猶天者徧覆羣物之稱不能徧覆羣  
物則不可謂之天其義類不亦顯而易明歟議禮制度能  
一正之以破積久之妄羣衆之疑使百世以俟而不惑是  
亦聖人之徒矣

帝欲拜相而高帝時大臣無可者御史大夫申屠嘉性廉直  
故以材官蹶張從高帝封侯遂以為相時大中大夫轅通方  
寵幸嘉入朝通居上旁有怠慢僮龍朝嘉擢召通不來  
通恐入言上上曰汝第往今乃召通至府嘉責之曰小臣不  
敬當斬通頓首出血不解上乃口通而謝丞相通至泣曰  
丞相幾殺臣

張彊登蓋武卒也高帝公卿至是無可任相者乃用彊  
彊之卒而申屠嘉非有名望有聞也而挫抑鄧通之事彊  
然有大臣風節人固不可輕也孔光通經學為帝者師  
其見董賢極盡卑諂雖好之然將以持祿容身咄哉鄙夫  
其可以為嘉之御乎

遺詔天下吏民三日釋服

文帝減節喪紀賈萬廿歲責以仁善大仁百有餘矣  
遺詔所諭者謂吏民耳太子曰君宜吏民歟而景帝冒用



此文乃自短三年之制是不委君父服斬妻自景帝也  
其乘如何三年之喪自天子達堯舜三代率由此道君若  
民之備也立愛自親始民尚者不知化者而已先忘者何  
以率天下之為人子者乎且其爲禮文則有不貳之章制  
焉刑辟則有懲服之誅乃不以身死之禮必不行而刑必  
不服矣且天子之所以不遂服三年者何謂哉謂妨政事  
耶謂費財用耶謂防攝政之人耶謂妨政事則政事孰先  
於國憂之大憂也謂費財用則不得不可以爲然財用固  
所以行禮也謂防攝政之人則自堯舜至周末六聞有攝  
政之人而奪喪君之國者至於爲臣民嫁娶祠祀之政則  
攝政之人無不備揆之以禮攝政之以事無一而不可不  
備也三代人皆然也刻薄之言不帝爲師而無所戒懼特謂  
位尊勢隆得以自便是不知理義之爲大也家象孝教惟  
晉武欲行古制而尼於裴杜之邪說獨魏孝文天性仁厚  
斷以不疑雖不盡合禮文而哀戚之情溢於杖經讀其史  
者猶惻然感動想見其爲人可謂爽然之有君不如諸夏  
之亡也豈不惜哉必欲敦父子之恩使衆著於君臣之義  
三年之喪自天子達然後盡道矣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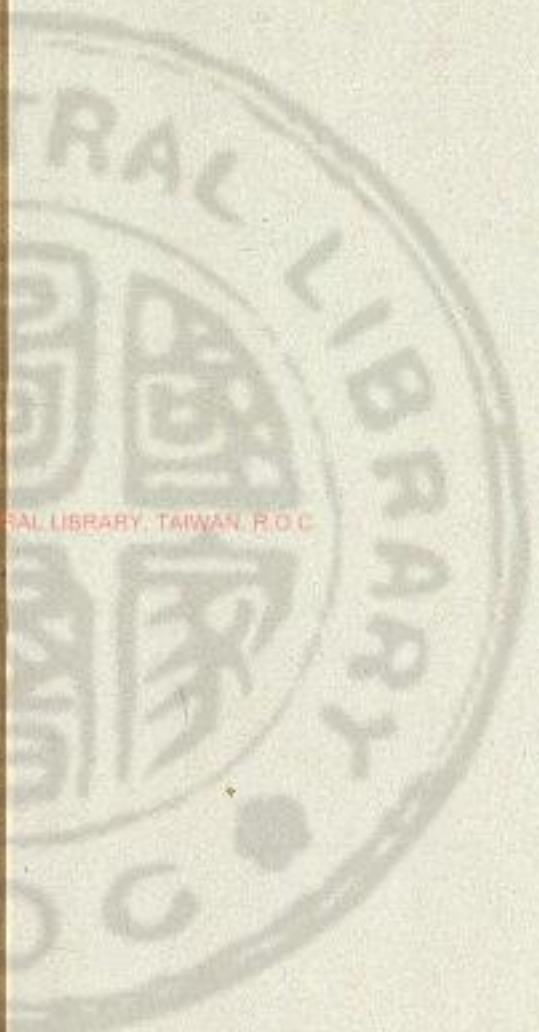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二

孝景

漢紀

帝崩

文景養天下厚矣稽諸仲尼之告拊有石則亦富庶之而已未有以教之也班固曰孝文恭儉景帝遵業周云成漢言文景美矣竊以為不然文帝寬厚長者以德化人無事則謙抑如不能有難則英氣奮發景帝刻薄任數以詐力御下平居則誅賞肆行緩急則惴懼失措其大較懸絕如此而又以無寵廢正后而夫婦之義薄無罪廢太子而父子之恩睽過愛梁王輕許傅位而兄弟之好不終信鏡用私誑申屠嘉戮晁錯殺周亞夫而君臣之道乖其視乃考益相遼矣獨節儉不妄費育民以致豐富一事為克遵





前業耳夫豈可與成康同得美稱哉

孝武

漢紀

董仲舒對策曰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復修教化而崇起之

湯既黜夏則續禹服云續禹服則盡改桀之事可知矣  
武王既克商則政由舊言政由舊則盡反紂之政可知矣  
然則漢得天下宜盡變秦之所為而有革有因焉故賈生  
言於前董相言於後皆謂秦俗至今猶在也夫秦之所為  
無一可法者革其半因其半則考必害稼穡必奪朱其末流餘  
習不友為所勝者幾希矣昔者周宣承厲王之後親則父子  
也尚不能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故能興衰撥亂王化復  
行齊桓公親揚先君之失以倡管仲雖非純於孝者然其

未嘗敢以厲王與襄公為是猶欲繼而述之蓋謂  
社稷不得私其親雖是乃聖賢之達孝天下之公我也  
况朝代殊異如漢於秦者乎公羊子曰撥亂世反之正莫  
近乎春秋董相治公羊學故其所言於武帝者本公羊之  
旨考諸三王而不謬施於後世而可行者也

又曰秦以貪狼為俗誅名而不察實為善者未必賞而犯惡  
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外有重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偽  
飾詐趨利無耻

誅名者若曰為子而孝為吏而廉是也察實者有孝之行  
有廉之事是也治其名而不務其實是教人造偽飾詐故  
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惟利是趨無復羞耻則何  
所不至矣其所以致此者以為善者未必賞犯惡者未必刑



此乃誅名而不察實之効也人材二端善與惡而已矣善  
有小大惡有微著其分在義利之趨其究為忠孝亂賊之  
極秦於此而紊其賞刑斯所以不得忠孝之助而自貽亂  
賊之禍歟彼其所以不賞善不刑惡者其出於李斯趙高  
之謀乎斯勸呂政焚詩書殺學士人人習法以胥史自為  
高勸二世盡除故臣誅忠力者而立無節行之人收舉遺  
民之貧賤者而富貴之其好惡取舍如此為善者安所得  
賞為惡者何自被刑哉彼非憎然愚也其意以謂人力材  
德者不肯苟祿利為我用也用則必言其過不若引庸謬  
聞葦急利祿勿制指者惟我所使是自安之計也其心既  
如此所引用者又如此則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  
者舉咸陽而是矣嗚呼以李斯佐秦有兼天下之功而趙

高於胡亥有黜太子立己為帝之德與抗者外是而行  
尚不能戴其元以歸地下之况祖其鄙策如李林甫盧杞  
之流而欲保其所有乎其愚哉吁其愚哉

又曰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為差非謂積日累久也故小  
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才雖夫久不害為輔佐是以有司  
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  
以致官是以廉耻冒亂賢不肖渾殺亦不得其真

後世治不及古者其大有三人君之取士用人任官不師  
先王也取士莫善於鄉舉里選莫不善於程其詞章也用  
人莫善於因能任職莫不善於用非所長也任官莫善於  
久居不徙莫不善於轉易無方也吳喜焉者古皆行之莫  
不善焉者後世皆蹈之雖然自漢以來如此矣至後魏崔



亮為銓選法當代遂有失才之嘆而唐裴光庭又加詳焉於是董子所謂是者茂不復舉所謂不是者附益增損以為典常廉恥道喪愚不肖居人上為斯民病豈有量哉必也略法先王盡蠲宿弊明君賢相斷而行之其庶幾乎徧得賢材森布中外致君堯舜而指俗成康乎

丞相衛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讒蘇張之言亂國政者請皆罷奏可於是推明孔氏罷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孝廉皆仲舒啓之

讒說舜時有之邪說夏時有之利口商時有之奇言周時有之橫議周季有之聖人在上則聖之則禁之則誅之則教化之聖人在下則作書則立言則息之則放而闢之所以聖皇為是者害正道也何謂正道五典四端而已讒邪

奇衷之論得行則父子君臣之道皆失而行義禮智之術皆迷淪胥於夷狄禽獸而不自覺是故聖人皇皇然去其害也人與人類也夷狄禽獸非類也人而為夷狄為禽獸而不自覺其本乃自於茲人為讒為邪為奇衷為利口為橫議反以此名歸於忠謀正諫之士而不能辨也申韓蘇張行慘刻從橫於秦及六國可謂奇衷利口而橫議矣秦及六國亡不旋踵漢興未知革也仲舒有憂之故推明春秋之義以隆什尼之教罷黜百家表章六經使道術有統異端滅息民到于今賴之其功不在孟子之下漢唐六儒皆莫能及雖孔臧兄弟辭三公之責乞典家學綱紀古訓較其所益亦弗逮也嗚呼其百世之師歟

御史大夫趙綰請立明堂且薦其師申公天子使使東島加璧



安車駟馬以迎之既至問以治亂之事申公曰為治不至多  
言顧力行何如耳時天子方好文詞見申公對默然業已招  
致則以為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之符改歷服色事

力行者學士大夫尚難之何況人主然賢士大夫必躬踐  
而不以辭采為先賢主必身教而不以辯口為尚申公之  
言當矣第未知所謂力行者行何事耳申公開端而未告  
武帝拂意而不問惜哉然申公為議明堂而至對既不合  
又留魯邸而議巡狩禮歷服色事士大夫豈力行之急務哉  
其不逮穆生又可見於此矣

建元六年秋八月有星孛于東方長竟天

夫紀災異者欲以警立有國之君也而為之說者必著其  
行事之應則聞之者足以戒矣若乃附會文致而不要諸

實又以言於忽焉天道立之前幾何而不類夫縱風上燎

者若建元六年秋八月之長星是也史固曰後遂命將

出征略取河北建置朔方其春太子生自是師行三十

餘年死者不可勝數及元始事起僵尸數萬太子父子皆

敗蓋生長兵間與之終始且蚩尤之旗見於建元六年之

秋而戾太子生於元朔九年之春相距蓋七年其間未取

河北築朔方也上即位之四年始因東甌告急重出虎符

乃遣使發兵會稽未至閩越解去後三年閩越擊南越始

大發兵遣兩將出未踰領閩越謝過遂罷元光二年上之

在位也九年矣初用王恢計發兵三十餘萬出馬邑欲致

匈奴與之戰匈奴覺而去漢兵亦罷此二役者皆未嘗接

戰殺傷也六年開西南夷道不通夷數反然後士卒死者



甚眾蓋自武帝用兵於是始稱勞敝明年乃改元朔庚太  
子生而建蒼海築朔方通月支伐匈奴出冉叩求身毒開  
西域皆在此後師行誠三十年死者誠不可勝數而謂矣  
太子生長兵間則非事習矣孟子曰殺人之父者人亦殺  
其父殺人之兄者人亦殺其兄至於子弟何獨不然漢武  
窮兵黷武殺人之父兄子弟多矣其事好還宜子孫之及  
也必引蚩尤以為表著則未免乎言之舛也

汲黯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効唐虞之治乎  
黯此言豈惟深中武帝之病凡人君鮮不然矣堯舜禹湯  
文武則無欲者也自餘賢主則能克己窒欲者也屈於物  
欲不知自反則昏亂亡之君也內多欲而外施仁義齊  
小白晉重耳假之之也所謂欲者或酒或色或貨寶或

宮室或遊政或狗馬或博奕或書藝圖畫以為文或開土闢遠  
以為武或志尚佛釋或希慕神仙雖清汙不齊害有大小皆  
足以變移志慮荒廢政理勉勉於行仁仁必不足以感人  
心雖強於行義義必不足以止民行以無本也是故人君  
莫大乎修身而修身莫先於寡欲欲誠不行則心虛而善  
入氣平而理勝動無非禮事無不善唐虞之治不越此矣  
帝命王恢將兵三十萬匿馬邑旁谷中以誘致匈奴匈奴覺  
而去

武帝雄略不世出用兵尤其所喜然事未更練而昧於節  
要豈有匿形致敵覆三十餘萬人而不露者乎其不為虜  
所敗也幸矣覆者用兵之奇道也善覆者靡不勝遇焉者  
靡不敗



汲黯守淮陽十歲卒

武帝即位之七年汲黯已爲東海太守其爲謁者以嚴見  
禪又在守東海之先也黯死二十年而武帝崩武帝在位  
蓋六十年然則黯爲九卿至守淮陽而死蓋四十年之使  
武帝以待公孫弘之位而待董仲舒退張湯而使黯居卿  
史大夫之職則此數十年間輔導建明諫止救正之事豈  
可勝計而武帝功烈之盛有損亦多矣舍此不用而許昌  
薛澤蔡義趙周之徒相繼爰立一善不聞故班固贊武帝  
得人之盛自大將軍而下莫不表著名氏獨丞相韜無其  
有以哉

張湯奏顏異爲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誅論死自是始  
有腹誅之法公卿大夫多誦諛取容矣

昏主姦臣未有不惡疾言者武帝非昏主也而信張湯立  
此令何哉古者誹謗之不以求謗言故士傳言無入謗  
既許之謗則有口者皆得盡其情矣周厲王雖監心亦見  
其時言路之不隘也監之而後隘矣秦禁偶語則兩人不  
得相與言矣其後又有妖言令則一人而爲國家深計者  
亦不得獨獻言矣雖然是猶或發之於口或筆之於書得  
以據證反是爲非加之罪辟也若夫腹誅之法不亦異哉  
自堯舜大聖猶以知人爲難知人之道必自聽言始是故  
數奏以言既觀其言明試以功又考其事庶幾乎盡之而  
人姦似忠大佞似信者尚不得而知也乃探心腹不可形  
顯而罪之嗚呼異哉人心難測甚於知天腹之所藏何從  
而驗今指孝子曰爾欲弑父指忠臣曰爾欲弑君指廉人



曰爾欲為穿窬指義士曰爾欲為盜賊爾雖不言不為吾知爾之心也然則凡所惡者孰不可殺矣立法如此與爾紂剖比干觀七竅也幾希使賢人君子精忠不得以上白志義不得以自伸反貽暗昧之誅暗鳴而死皆湯啓之也湯禍賊不足道其報亦不旋踵獨孝武信而用焉惜哉史云公卿自是譏毀取容夫求合者不待是而後譏毀也况立法以詔之乎

張湯故事

世疑張湯文深意思用法嚴酷不當有後而其子孫蕃衍盛大則又為之說曰達賢者有後張湯是也湯宜無後者也愚謂不然人之為善與惡天未必逐逐然從而禍福之也堯之子朱何惡而致之瞽之子舜何善而來之然堯舜

之後不絕者數千年蓋堯之德盛非朱所能迄黃帝之德遠非瞽所能過也上無以播引乎其前下無以承翼乎其後苟有寸功薄善遂已責報於天曰吾宜壽宜貴宜有子孫也至於憎疾小人見其罪惡又以為天必譴怒曰是宜天宜貧宜無餘類也少遼緩不應則指天為高遠茫乎善惡之報是皆以褊心淺智妄量天道而不知善祥惡殃必以類至理存感應如寒暑雨暘之消息不可誣也故人亦自修而已矣不必為明有賞幽有福然後為善不必為明有罰幽有禍然後不為惡斯人也其天之所佑歟何也天者公也非有所親疎而取舍之者也必為明有賞幽有福然後為善必為明有罰幽有禍然後不為惡斯人也其天之所不佑歟何也天者理也非有所利害而去就之者也



上以方士樂大為五利將軍數月佩六印貴震天下

李廣結髮與匈奴戰功伐既高將略又出衛霍之右曾不

得首茅之賞而樂大佩六印汲黯忠直愛君漢庭無與為

比晚節奔逐願為中郎將出入禁闥竟不可得而公孫卿

為太中大夫武帝距秦始皇纔數十年見其覆車而躬蹈

前轍者慕用儒術之志益以荒矣故資稟過人而有所

惑者未易可解此乃學之不明身之不力之罪可不戒哉

卜式為御史大夫式既在位乃言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

苦惡價貴或強民買之而船有等商者少物貴上由是不悅

式

漢以貨入官無流品清濁之辨然未有至三公者式無文

學志為公卿而耻於入貨故功其名曰委輸以佐軍興誅

匈奴奴且自言不願為官天子賢之拜為郎擢為齊相又願

與習舟者奮擊南越天子又賢之再賜田十頃以風天下

未幾遂轉為御史大夫是時天子好武功而用不足式以

此兩端中上意由布衣三遷而為三公其取償於上者直

直什百而已哉官既尊身既顯乃始正言百姓利便請惠

桑洪羊希世邀名以稱高位是商賈之道也然其言鹽鐵

病民筭船病商以市列肆敗物取利縣官不當為則天下

之公議也又况舉朝不言而式獨能言之田文不云乎有

能止文之過得寶于外者疾入諫若卜式者不必責其買

國自進之私取節焉可也是用人之道也

以公孫賀為丞相時朝廷多事督責大臣丞相多坐事死賀

頓首涕泣不受印綬不得已拜出曰我從是殆矣



宰相人臣所願爲者也武帝多疑至使人不敢以輔佐爲榮蓋亦少省乎而公孫賀懼禍不拜亦未有自善之策也以妻與椒房兄弟而有寵其子驕奢不奉法盜用北軍錢千九百萬與公主私通而不能禁爲木偶祝詛上有惡言而不能發覺以致身誅族夷是則自死豈獨武帝好殺之過哉春秋之諸侯專殺大夫固曰有罪而大夫見殺者鮮不有以致之是故仲尼交貶焉使賀也爲相盡忠克舉其職無罪而被刑然後公議獨歸責於其君矣

李陵軍敗降匈奴

武帝善御將而於李陵之事有四失焉始則疑陵悔不欲行而教路博德上書詔以行期而止迎者中則不察司馬遷之言以爲沮貳師而爲陵游說後則既知博德毀詐以

致陵敗乃釋而不治末則信公孫敖謂陵教單于爲兵而族陵家陵償軍降虜固曰有罪而武帝之失如此君臣之負略相直矣陵之出也漢既不與援兵而至浚稽山置軍山谷間又抵大澤護軍中而虜在山上豈深入無道不知地利耶不然是自敗也又陵稱其善射射命中且匈奴圍之者八萬騎耳而陵一日盡五十萬矢是五六矢不得一匈奴無亦大言之過歟世謂陵者廣孫三世爲將道家所忌也曾不知呂望東施之節其子繼掌虎賁開封營丘博數十世太公兵法盡于今用之是何歟

上以法制馭下好專用酷吏民益輕犯法盜賊羣起

所爲立君者爲人羣而爭也不務德化而以力從事是與之爭也夫民服之則馴治之則駭與之爭則奮然競起矣



雖大無道之君惡民怨已臨以嚴刑如雍草者錢鏐獲鋤  
相尋於地上亦未有能盡殺四海之人者何則寡不勝衆  
也漢監不遠在嬴政之世矣是故以法制民不若以善養  
民以政御衆不若以德撫衆撫以德養以善居上而寬如  
天覆然民何至於爲盜哉

戾太子反

武帝爲人父而致太子反有十失焉皇后希得見上與太  
子疎莫親於妻子而有疎遠之形此一失也寵姬三人各  
生一后與太子愛遂弛此二失也太子性寬厚上嫌其不  
類已用法大臣皆不悅因遂毀之而不能察此三失也江  
充既敗荆太子矣帝悅其才而用之允乃舉劾東宮案使  
帝信任之而充其敗趙之事也四失也選太子必以正

又爲之師傅朋友古今通賓客多以異端進者此五失  
也蘇文譖太子與宮人戲不爲嚴守邊增太子宮人文遂  
結黨轉加譖譖此六失也縱方士女巫入宮掖啓祝詛之  
端此七失也巫蠱獄起又委江充爲使者此八失也春秋  
旣高意思盡疑左右爲巫蠱致邪人之計得行此九失也  
使使召太子使者不敢進以反歸報帝遂信之發兵捕斬  
此十失也若太子之罪特在於不亟詣上自歸而從石德  
之計耳旣不忍忿怒斬充矣胡猶可身之甘泉庶幾見察  
方且發中厩車載戰士出武庫兵發長樂衛卒是將何爲  
少傳不之諫皇后不之止拒丞相軍合戰五日於不得已  
中得已而不已是其反矣至此罪不可貸則亡而經死非  
不幸也世宗意廣欲多窮兵黷武以一馬之故戮師萬里



信方士之說土木大興巡遊不休民力殫盡海內嗟怨盜賊羣起富庶之俗至於蕭然釁自讒人禍延孫子接刃闕下流血盈溝其靡慘矣向使遵文景儉約之規明春秋首惡之義自家刑國措世安寧豈有蕭牆之震驚望思之痛悔哉

上見羣臣言曰朕即位以來所爲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

人莫難於知過莫難於悔過莫甚難於改過迷而不知者皆是也知而悔者言有一人焉悔而改者千萬人有一人焉自力與反躬之士尚鮮不吝之功何況人主過而能改可謂明也已矣可謂勇也昔英然人之壯也猶可自強及血氣既衰則難於勉勵常人之情也武帝至是年已七十有五精神意慮數幾俱

矣而能盡知昔日任情之事深自悔咎一切更改鮮云不敏而去遂非者遠矣彼既往之愆與化俱徂無可係執而自新之善照映方來使人反復味之歡慕而興起可爲帝王處仁遷義之法秦穆公不得專一天於前矣世之議者乃與呂政等比而致疵夫豈尚論之必由哉

立弗陵爲太子賜其母鈞弋夫人死左右曰且立其子而去其母何也帝曰往古國家所以亂由主少母壯也女主獨居淫亂自恣莫能禁也汝不聞呂后耶

處難處之事非聖人莫能也若周公之於管蔡春秋之於哀姜是也鈞弋夫人不聞其罪以預防淫亂而殺之過矣漢武爲幼子遠慮獨無善處之道乎苟能據春秋大義妾母不待稱后母后不得臨朝播告之修善爲漢法藏之宗



廟責在大臣鈞弋雖欲竊位驕恣烏乎而敢武帝此舉斷  
則有矣夫之善也其引呂后爲戒者不知高祖有以啓之  
也

孝昭

漢紀

有男子詣北闕自謂衛太子詔公卿雜識視皆莫敢言京兆  
尹馬不疑後到此從吏收縛或曰事未可知不疑曰昔蒯瞶  
違命出奔輒拒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  
今來自詣此罪人也廷尉驗治竟得姦詐天子與大將軍霍  
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有經術明於大誼者

雋不疑言蒯瞶出奔輒拒不納春秋是之者非經旨也  
蒯瞶衛靈公世子也出奔于宋而靈公夫嘗有廢之之命  
而更立他子故趙鞅納蒯瞶而春秋以世子稱之謂其位

未嘗絕也蒯瞶欲殺南子又忘父志且欲奪其子輒之位  
當黜矣疑然輒不可以是故而太子道乃據國而申靈公  
又未嘗有立之之命而廢蒯瞶故之蔓結主兵圍戚而春  
秋序齊爲首惡其黨輒也然則春秋是輒者考實未詳  
而處我未精矣又况與交國之之倫類乎彼據也稱兵  
闕下與父軍交戰正使不死而武昭有之其位亦不得有  
矣果來自詣但當以此下令此吏執自是以成獄而議  
刑不當誤引聖經爲證使世人加惑也霍光不學故莫之  
能辨然其言曰公卿當用有經術明於大誼者則格言也  
蘇武留匈奴凡十九歲歸至京師拜典屬國

卜式自齊相以一言中上意遂登三公雋不疑爲布衣用  
繡衣冠即拜刺史武帝故事光所見也蘇子卿持漢節十



九年竟不辱命考其在匈奴中對詞感義而在衛律與李陵言皆有本末非出於一時慷慨輕生易死之所為直士仁人也豈直下儁之比乎光執國大權武序在位宜不顯賞以勸具臣設不亟除御史大夫猶當處之九卿然後為稱典屬國之命謂武曉習變事事實則實矣不幾於玩乎厥後招致譏誚亦不虛得矣

臣等謹言從賢良文學之議也

孝昭繼統霍光受遺而改武帝所為可乎文景躬行節儉輕徭薄賦省刑寢兵與天下休息武帝一切反之以致輔衣蔽路羣盜滿山若非晚節自悔未必無亡秦之禍也孝昭安得而不以孔子曰當不義則子不可不爭於父况宗廟社稷存亡之大計乎然則孔子所謂三年無改於父之

道然後為孝者則如何曰非此之謂也於父之道者謂親喪所當自盡者也於之為言依近慕思之意也執喪三年依近慕思不少變者可謂孝矣豈指父道而言哉然則曾子所稱孟莊子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以為難能之孝者則如何曰非此之謂也孟莊子之未繼世也必其先臣先政有為不利於己者以己不能不改而莊子能之是以曾子稱其難也難云者猶羊人所謂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然則固不必以不改為孝也夫姦臣貪執政利己恐君變之則劫以繼志之事而指更改為不忠者必引孔子曾子之言蓋講之者未明耳武王以聖繼聖故中庸美其善繼文王之志而述文王之事若宣王承厲王之烈而以繼述為心則宣王又將流于桀而加甚矣是故昭帝之



職於先政之害民病國者義當亟改不得顧私情而矜縞  
一惠以喪敗其國家所以諫臣延年啓告於前賢良文學對  
詔於後雖大將軍以事先帝見其施設不敢固執惟是之  
從故能於海內耗戶口減半之後不三數年百姓充實  
稍復文景之業昭帝可謂孝子霍光可謂忠臣矣

孝宣

漢紀

蔡義相

霍光以大將軍斷國當孝昭時車千秋薨二年然後拜楊  
敞相蓋少昭帝也當孝宣初楊敞薨纔十日即拜蔡義相  
不敢少宣帝也光素以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爲武帝故事  
拔旣廢立在乎主意謙卑丞相虛位至二年之久又擇長  
事不敢言如湯敵者乃與之豈非輕視其是

宣帝初立而嚴延年劾奏大將軍擅廢立無人臣禮人不可  
道奏雖寢而朝廷肅然光爲是故少憚也與夫有所畏則  
戒無所忌則橫與向者下殿門進止有常處伺其二心哉  
是故君子不仁則難乎有常德也

公卿議立后皆心歡霍光女上立許婕妤爲后光以后父廣  
漢刑人不宜君國父之封昌成君

嗚呼霍氏覆宗之禍然始以許后也與宣帝側微已娶許  
氏旣登大寶則天下母也公卿乃議廢之而心屬光女不  
逆理乎光雖未言而意誠欲其然也何以知之以不封許  
廣漢則知其備許后之立也妻顯林謀蓋肇於此光謂廣  
漢刑人不可君國備不念皇曾孫之嘗坐郡邸獄爲罪人  
耶不思如此宣帝內不能善豈一日之積哉



霍光誓首歸政上謙讓不受事先關白然後奏御每朝見上  
虛已以容禮下之已甚

富貴權利之能封殖人乎抑人保之而不能舍也霍光少  
即通顯事武帝二十年出入禁闈擁昭立宣制斷國命又  
十四年矣當昭帝時爲上幼冲受顧託之重未敢去位尚  
有說也孝宣壯長興自閭閻爰知小人之依其能君也審  
矣光雖誓首歸政以禮文而辭實未肯去則何說哉又使  
事先白已然後奏御是君臣易道凡有不便於己忠告於  
君者皆不得達罔上迷國罪已不勝誅矣况各權枯勢又  
復五年使人主蓄怒朝臣積怨光而未死亦且不能免也  
嗟乎苟聞伊尹寵利之戒法老氏止足之言於上謙讓不  
受之時誠懇力辭歸守埴陸子弟親當悉令補外則帝之

善節將十世是宥宥有沉溺惡益自取顛覆之禍哉

論曰孝武皇帝廟樂未稱其令羣臣議夏侯勝曰武帝雖有  
攘四夷之功而奢侈無度天下虛耗無德澤於民不宜立廟  
樂丞相御史劾勝并議詔書大不道下獄

君之於臣有師之者有友之者有佐之者我者事我者不  
得其事猶可自言況友之者乎諫諍禁閑腹心耳目蓋帝  
王切磋琢磨之友也一言之違一行之非皆當矯而正之  
豈但從諛唯諾以順爲正而已乎舜戒其臣曰子違汝弼  
汝無面從成王語君陳曰子辟爾勿辟予宥爾勿宥惟厥  
中歷考聖帝明王未嘗自是其云爲使人不得議也是  
時宰相則蔡義御史大夫則田廣明以非議詔書劾夏侯  
勝蓋猶襲亡秦之遺風而不師文帝求言之美也微夏侯



勝以死守義則阿諛之小忠勝而蹇諤之大節墮矣宣帝雖不從其言而終賢之亦善補過者也

光夫人顯使女璽淳于衍毒殺許皇后會有告諸璽無狀者顯恐以告光因曰既失計無令吏急行光大驚欲自變舉猶豫不忍會奏上光者衍勿論顯因勸光納女入宮

猶豫凶德乎有當猶豫者不決於為惡也猶豫言德乎有不當猶豫者不勇於為善也光於此不覺猶豫而猶豫故卒陷於惡惜乎其不知義也諺曰欲投鼠而忌器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況石之於帝為敵體乎春秋誅首惡又深惡重懲者顯毒殺許后而光陰庇之不忍懲覺是與聞乎殺矣弑天下之母其罪云何手握大權制斷四海廢一君立二主妻毒皇后而署術勿論上浸之勢不大迫乎專即納

文公出至真向口不封許廣漢其効文見於此矣顧且猶豫於善惡之類乃本心欲害帝已及耶史稱光沈靜詳審而不不非乃爾豈非言實生不仁乎可不戒哉

本始四年夏四月郡國四十九同日地震或山崩壞城郭室屋毀六千餘人北海琅邪壞宗廟詔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博問經學之士有以應變毋所諱

地者妻道也臣道也宜靜而動動者陽也霍氏既毒殺許后是歲春立其女居中宮光與顯偃然為外舅父母專制山外顯也又有殺皇太子之心宣帝之勢甚孤各徇者見光不戒於宣靜而動之如大地不能終動與天體同也其動為反常逆氣也



榮寵貴而能降尚可及止也宣帝詔問經學之士有以應  
變毋諱而不聞端言直指變異之所由者良由畏光故爾  
鉗結使宣帝恐懼祇戒以象類末禮退大將軍姑遣就國  
其族屬黨姻皆有以善處之雖不救顯行挾毒之禍而顯禹  
雲山他日之變亦消弭矣然而宣帝計不出此者非其智  
之不及自度其才足以制之也正使光自生變帝尚不以  
為難况顯禹乎檢惡以張之既成而誅之擒縱在三孝宣  
之術高矣然非人君之道也

霍光薨賜梓宮葬具皆如東園制度

惟名與器君之所司不可以假人人臣而用天子之禮是  
宣帝過賜而霍氏受之非也死生一理耳謂死而加以不  
當用之禮為無害則生而賜以黃屋左纁亦可乎謂死者

無知正使與之警蹕彼亦不能出入也則又何必加以黃  
鵠題表乘輿服用乎霍禹山雲生憐亂之心則亦以見其  
父居梓宮類人主之故是宣帝啓之也昔周王惜王堂以  
拒晉侯之請晉侯無代德而獨於二王之命宣帝獨不取  
法於是哉

詔曰膠東相王成勞來不怠流民自占八萬餘口治有異等  
之功其賜爵關內侯秩中二千石未及徵用而卒後詔問郡  
國上計長史守丞以政令得失或對言成偽自增加以蒙顯  
賞是後俗吏多為虛名云

甚哉事之難平核實也史稱宣帝拜刺史守相考所行以  
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而王成以偽增流民  
占田之口遂蒙顯賞後帝因問上計長史既知其妄而不



追改王成詔書自是俗吏多爲虛名而摠覈名實之政其  
疵多矣夫所謂虛名者乃人臣冀譽君上之效術也爲君  
者深居九重堂下之事遠於千里而况四海九州之大乎  
故寄心腹於一相而託耳目於臣鄰欲其莫我欺也人君  
不好名而篤實則宰相務實而去華在下者皆盡忠亦莫  
爲誕謾朝廷內外歸於一實而天下之理得矣惟人君不  
篤實而好名也於是宰相尚華而廢實在下者靡然從風  
爲斯爲罔如幻如戲朝廷內外歸於一虛而天下之理亂  
矣實則衰歛而名曰理則用實則倍克而名曰抑兼并實  
則開邊而名曰討不庭負則尚同而名曰一衷志移因於  
外舍而委因國空水旱不以聞而稱大有年諫諍路絕則  
曰無事可言賢材盡廢則曰小人退聽人君樂其名良是  
也使之誇頌太平玩心燕安而不知天變實彰地變實著  
人心實離禍亂自此而起則雖家置一喙汗竹南山亦  
不足掩蔽矣故爲天下國家者貴實則益隆虛則損自  
古不易之道也

霍氏謀反事覺坐誅滅者數十家

宣成霍侯於漢厥功茂矣叛逆之惡與不自躬顯焉雲山  
既伏其罪而宣帝不念大勲爲光置後不亦過歟曰宣帝  
之憾光多矣有三大焉豈爲驂乘之賁芒歟并許廣漢謂  
刑人不可君國一也終光之身不歸大政二也署衍勿論  
三也斯三罪者衍事尤甚后而可毒於君何難帝所爲虛  
已歛容下之已甚莫敢與較者其防慮深矣宗族誅夷光  
則自取雖然光當有冲幼諸孫不與逆謀者以誅夷正其



罪惡以置後報其忠勳且刑賞之施必以其類弒后謀反  
既已滅家立兩賢君豈宜絕世宣帝以此處之則公議允  
塞無可譏矣

### 章皇考廟

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故帝王咸師焉非師其言  
也師其道也其道非他也人倫也聖人人倫之至以其處  
常盡變無不當故也舍聖人不法而憑私臆決或取裁於  
流俗腐儒之口以過厚爲是則未有臻其當者若爲人後  
子之妻是已禮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降不敢貳尊也三  
子曰天之生物使之一本而亥子二本故也天不爲其父  
母降則是二本覆載之內動植之衆夫有二本物也或既  
名其所後爲父母則不得名其所生曰父母矣而禮有爲

其父母降是猶以父母名之敢問何說也曰此所謂不以  
詞害意也立言者顧不可曰爲其伯父伯母若叔父叔母  
降故假曰父母以明當降之義降則不可名之曰父母矣  
聖人制禮立法雖原人情而裁以至公爲人後者舍其父  
母而號伯父叔父伯母叔母曰父母或有匿情之私不致  
一於所後者焉故別其號降其服以裁之號呼於口服表  
於身則情當稱乎內矣號隆而服重與號殺而服輕而情各  
不稱焉則父子以僞交而孝慈之理亂矣宣帝初詔爲志  
太子議謚置園邑歲時祠有司奏請禮爲人後者爲之子  
也故降其父母不得祭尊祖之義也陛下爲孝昭帝後承  
祖宗之祀親謚宜曰悼母曰悼后故太子謚曰戾史良娣  
曰戾夫人皆改葬焉竊詳有司之言首尾皆是也而中有



稱親之言則非也詔書所問故太子未及史皇孫王夫人  
雖包含意指有司直對太子良娣之謚可也而前據經義  
後上矣名中特稱親為史皇孫以中帝意豈非姦說乎夫  
親深言之則非父不可堂若曰文王之為世子有父之親  
是也泛言之則所尊者皆可以稱若曰親者無失其為親  
是也有司之言果何從歟若避曰考故以親言是踈之也  
知夫不可稱考而姑曰親以包舉之是不正名亦踈之也  
且不得於言則知其不契於理既為伯父母叔父母之  
後而父母之則當降所生父母而伯父母叔父母之昭昭  
然矣稱謂既如此則三年之喪宜降其服甚又昭昭然矣  
况謂既如此服喪又如此則情之主乎內者隆所當隆殺  
所當殺不敢交專於幽隱之中又昭昭然矣然而人主私

不自克也往往違禮以為孝有司採其不自克也往往  
誤法以為忠夫宣帝之微君臣知之矣是以申言之而悼  
園之上尊號正名曰考而立廟焉非惟向者丞相以下上  
奏嗣昭帝後為虛文假使宣帝無子立宗室子為後見其  
致隆於所生心必不以為是然則有司所請宣帝所行是  
弃之也于以啓後來冷廢改猶等譎邪之奏而歸於傳喜  
之正議不伸於是朱博公引悼考立廟故事以惑亂哀帝  
舍仲尼孟子不用流害益遠雖以文章名世公忠許國之  
士亦不能自脫於僻違之見可勝惜哉

趙廣漢以私怨殺人有上書告之事下丞相按驗廣漢疑丞  
相夫人殺婢以此脅之丞相按之愈急帝下廣漢獄吏民守  
關願代死者數萬人竟坐要斬百姓追思歌之



賢符之士千夫一人焉世所難得則當與世共情之趙廣漢於丞相過矣然罪豈至死弱翁不少容忍坐以極刑雖漢法素嚴宣帝寡恩若丞相消平忿心爲漢家愛持從百姓之願或削爲士伍或免爲庶人或容其上印綬亡命而去會赦一解有詔起家旣懲其愆又不廢其能魏相之德度豈不稱其位哉

上欲擊匈奴魏相曰今風俗薄惡水旱不時今年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二百四十二人此而不憂乃欲報成於之忿於遠夷孔子所謂季孫之憂不在顛與而在蕭牆之內也上乃止魏相此疏止無名之師弭連兵之禍恐傷陰陽之和以生蕭牆之憂真經國之遠猷宰相之能事也其尤可服者不隱風俗薄惡子弟殺父兄妻殺夫之變直以告君此則賢

者或以爲難也人之常情喜聞美事而惡聞災禍若其事君凡天地變異妖盜賊危亡之形一切隱諱不以實告而草妖木怪雲物變動悉指爲祥瑞以眩君心非惟以慰悅爲忠因以自見輔佐之應前古一律其視魏相以爲如何嗚呼風俗薄惡宰相之責也而相不自欺嗚呼其賢矣哉其賢矣哉

丙吉封博陽侯故人下至郡邸獄復作嘗有阿保之功者皆受官祿田宅財物各以恩深淺報之

無言不讎無德不報者君子之美行也一飯必讎睚眦必報者伎士之褊心也其報雖同而有是有非不可均以爲美也宣帝之報丙吉及諸嘗有功者當矣然即位至此十有一年不太晚乎霍光旣專定策之功恩數寵榮盡歸其



家他人雖有無視舊勞誰敢出氣又况丙吉保護皇曾孫之時皇曾孫方在孩孺遷徙不常後吉為御史大夫日侍左右帝自忘其顏貌所以遠緩也歟雖然方之孝文踐祚歷三時之久始修代來功亦可無愧矣漢天薄子於人主曾無犬馬之力羈縻之奉尚欲因緣攀附以希富貴考誠有素分鮮不嘒嘒自明惟恐祿之弗及也此曹遇魯朱家猶不足充役其視丙吉為何如人耶

皇太子年十二通論語孝經太傅疏廣謂少傅疏受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仕宦至二千石宦成名遠如此不去懼有後悔即日父子俱移病乞骸骨上許之

以仕宦至二千石宦成名立為榮以知足知止免於危殆為賢此皆非君子之高致姑以別於世俗之中士則可耳

而疎廣甘心以是自居何也况皇太子年未冠學未成德未立少留傳之以須日就之功不亦善乎曰此疏廣所以加人數等而古今未之知也皇太子雖未成立然年既十  
二則非幼童以帝王子孫所稟固異於人其資質志趣已可槩見以同齒論之後乎此者有孝明年十二辨吏牘之情前乎此者有孝昭年十四知上官桀之詐元帝親政之時二十有七矣蕭望之師傅大臣分不薄也一為恭顯傳陷召致廷尉而不曉其為下獄是初無所聞識與不辨寂寥者何異借曰未知今宜知矣曾未數月恭顯再陷之獄中又可其奏嗚呼其愚暗無能為一至於此則其曠曠有素疏廣矚之已熟殆不可扶持教詔者也是以決意去之其所謂通孝經論語者能誦其辭而已廣語子受曰不去



懼有後悔知太子之不足恃審矣此豈望之所能及哉易  
曰君子見幾而作疏庸有焉苟以知止斷廣者淺之乎知  
廣矣

司隸校尉蓋寬饒剛直公清數犯上意時方尚刑罰用中書  
宦官寬饒奏封事曰方今聖道浸微儒術不行以刑餘為用  
召以法律為詩書又曰五帝官天下以傳賢聖三王家天下  
以傳子孫上以為怨謗下其書中二千石時執金吾議以為  
意欲求禪大逆不道不寬饒吏寬饒自剄

寬饒之死坐怨謗歟曰非也宣帝加之之詞也坐求禪歟  
曰非也史錄其疏云然而譴未竟且人臣非喪心失感安  
敢請天下於人君哉然則何以取帝怒之深也曰好用  
刑法而寬饒曰以法律為詩書上方任中書言臣自當

曰以刑餘為周召此兩言者豈宣帝之為人帝惡其當也  
是以殺之亦可謂不知自反以改其過者矣帝誠以仁義  
禮樂為治而用天下之賢人居廟堂斷國論此言胡為至  
於我哉凡人臣之諷議於上者言而不當尚不加罪况言  
之而當反殺之乎孝宣於是乎失君道矣

韓延壽代蕭望之為左馮翊望之按延壽在東郡放散官錢  
千餘萬延壽亦按望之在馮翊放散官錢百餘萬望之奏職  
在總領天下聞事不敢不問而為延壽所持上不直延壽各  
令窮竟所考望之卒無事實而得延壽在東郡試騎士日車  
服侍衛奢僭逾制又取官銅條月食鑄刀劾尚方事及取官  
錢帛私假徭役使吏及治飾車甲三百萬以上坐不道弃市  
揚子雲以韓馮翊蕭望之為臣之自失而無一言及望



之是見其一偏而已延壽所以反案望之者由望之先激  
之也兩人相評上不直延壽則有司承望風拍蕭得無事  
而韓獨蒙正使延壽有麗於法者其為潁川黃霸因之  
而大治其為東郡令行禁止而被擢其為馮翊恩信徧於  
二十四縣而民不忍欺兼是三者不足以贖取官銅鑄刀  
取官錢假徭之罪乎而加以弃市之刑孝宣於是乎失君  
道矣

揚雄既失爵位作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播一頃豆落而  
為糞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或曰侯罪薄有功當復用  
曰有功何益縣官不足為盡力有上書告之章下廷尉廷尉  
當極之逆無道受斬

揚雄之說以兩言曰南山蕪穢縣官不足為盡力如此而

己人看行事不當於人心天下得以議之豈有戮一夫鉗  
一喙而能沮弭者以兩言狂易而殺廉勃剛直之士若刈  
草菅曾無顧惜之意宣帝於是乎失君道矣方是時執天  
下之平民自以為不冤者于定國也趙主韓陽之死定國  
以為當乎不當乎以為當則此四臣者皆良臣也後世評  
者謂其罪皆應司寇之議雖有死罪尚不可殺也以為不  
當則定國嘗奏渾為妖惡言大逆不道則廣漢寬饒延壽  
之戮亦必經廷尉之嘗矣然則四臣死非其罪不特宣帝  
之過丞相御史執金吾皆與有責而廷尉則負責之尤者  
也重雖陳迹千有餘歲然是非出於人心猶目前耳

引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

司馬氏曰王霸無異道三代之隆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則謂



之王天子微弱諸侯有能尊王室者則謂之霸其行之也皆本仁祖義任賢使能顧名位有尊卑德澤有淺深耳非若黑白甘苦之相反也

帝王之德莫不本於格物致知以誠其意正心正身以正其家若夫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則自正家而推之耳內外本末精粗先後非有殊致猶百尋之木起自萌芽河出崑崙至于大海一以貫之雖成功巍巍與天地然而知遠之近則其本微矣小白重耳宋襄秦穆之徒抑有格物致知之學乎其意果誠心果正身果修而家果齊乎其輔佐之者果皆稷契伊周之比乎其所行政事果與唐虞夏后商周之教化類乎以是考之王道霸術正猶美玉之與磁石不同年而語也而謂王霸無異可乎不

知霸之異乎王是不知聖學也不知聖學則其言仲尼者亦從人云爾而尊之耳非真有見乎聖人也不然仲尼之徒無道相文之事今乃斷然著論謂王霸同途豈春秋之旨哉以此自爲故得篤學力行而不知道之譏以此語學者故有疑孟之作而君子不之取以此事君設有人君以爭國殺其弟以私愛易其子以慾惑不嫁姑姊妹而曰古之聖王率由此也豈不爲正道之病耶

鳳凰集新蔡

孝宣之世誠安且治矣然方之堯舜成康可封刑措之俗無乃尚遠有不及乎鳳凰何爲而屢至哉自本始逮黃龍二十五年間天變則日食星孛大雨雹地變則四十九郡同日震山崩壞宗廟殺人民以人言論之趙蓋楊韓四良



臣無罪而死元康二年中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二百四十二人魏相以為大故者不論他年也然則世雖安治亦多舛逆不得稱太平決矣鳳皇表太平之瑞也何為而至哉宣帝繼武帝之後撫養百姓不興兵革親致康阜其心自喜必有窺見微意者故爭言祥瑞以侈耀之雖然所謂鳳者非也何以明之丞相霸以鶡為神爵而神爵年號非有他異焉乃為鳳皇而名之然則其時公以鶡為神爵神爵為鳳凰則鳳凰舉集非鶡而何雖名治安而未及古正使有鳳尚不足貴况非鳳耶此可破千載之疑而發一笑為後世自欺者之戒也或曰鶡歸外家自王鳳始殆天以告爾然則尤當警懼者也

孝元

漢紀

以中書令弘恭與射石顯父典樞機明習文法遂委以政唐詩曰貽厥孫謀言祖考當有令猷以傳後也大雅云無令爾祖言子孫當有視効以繼先也武帝不監胡亥趙高之事燕私後庭置中書官官至于宣帝益加信任於是恭顯根據牢不可拔既明習文法又父典樞機即是與聞大政之臣而執進退人材之柄賢能共朝終必踈斥馴致禍累其勢然矣使有剛明莫果之君猶未必能斷然去之况元帝闇愚懦弱若平武帝嘗曰若後世又如朕所為是漢亡秦之迹也然則曷若不為之愈哉

復以周堪為光祿大夫石顯管尚書堪希得見常因顯白事

周堪與蕭大傅輔帝初政至是三已三仕可謂仁乎曰忠



矣不知其仁也仁者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元帝愚未嘗  
明柔未嘗強即位雖久猶夫人也堪雖忠直至是不聞規  
改之益眷眷高位又希得見反因石顯白事是欲追賊而  
假賊為鄉導豈其年老病眊志不帥氣耶何其晚節之不  
競也若堪而仁當望之飲醜之後稱疾告致為臣而去可  
也

石顯奏京房非謗政治下獄死

君臣之交有淺深交深者聖人猶存不可則止數斯疏矣  
之戒况交淺者乎京房事元帝縱得為郎其分固薄遽陳  
若功法帝雖鄉之而公卿朝臣皆以為不可又欲去上所  
親信此文丞相御史當服賊心報君之任者尚不取易言房  
安能以立談而辦耶又况元帝上庸懦非可仗者房不鑒蕭

望之之戮區區以口舌獻忠難免於盆成括之死矣房  
學易不明其義徒以災變占候以易之末也易曰不出戶  
庭何謂也子曰亂之所生也言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  
臣不密則失身房乃有道所對上語於人致石顯之言得  
入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房言必異常中既去朝占曰酒  
水出道人當逐死已而水果寒湘房知不免矣猶上疏以  
趙高并石顯冀上還己是不自信其術也故占候前知之  
學君子不貴焉務明乎消息盈  
虛之理語默進退之幾以  
不失乎時中此則易之道也

甘延壽陳湯以斬郅支功賜爵為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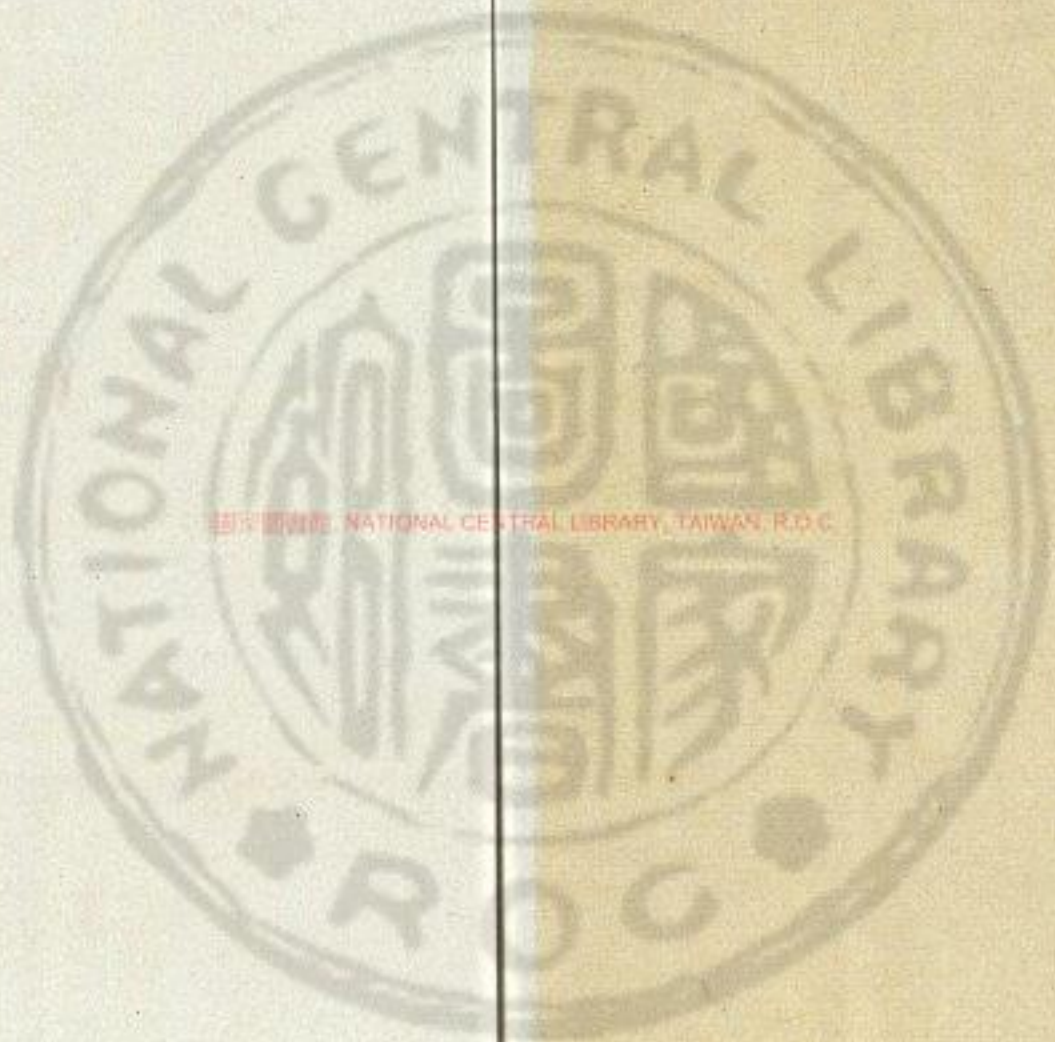
甘延壽陳湯馮奉世矯制以成功者也蕭望之匡衡以為  
不可封劉向以為可封三人者皆名儒而議何異望之所



執者春秋之法劉向所陳言謂有功當賞耳而無以破臣  
本與善之正衡之言即望之謂意也向指為刀筆可乎或  
曰望之難奉世之封第曰違命發兵雖有功效不可以為  
後注不聞其原於春秋也曰自公子結媵陳人之婦遂及  
齊侯宋公盟春秋書遂以譏也專其義若曰專之而可者  
謂大夫出竟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則為之蓋本有此命  
許以臨事從宜特不受專對之詞耳若矯制而行雖有一  
時之功使者當以矯制請罪何司當以擅命用刑蓋為國  
以義不以利終不以一時之刀割萬世之法此春秋之旨  
望之有見焉者也劉向所陳不免以功利言耳荀悅亦云  
矯大而功小者罪之可也矯小而功大者賞之可也夫功  
別有大小矣矯有大小乎如曰陳之背氣別如任使而

厚報之未晚也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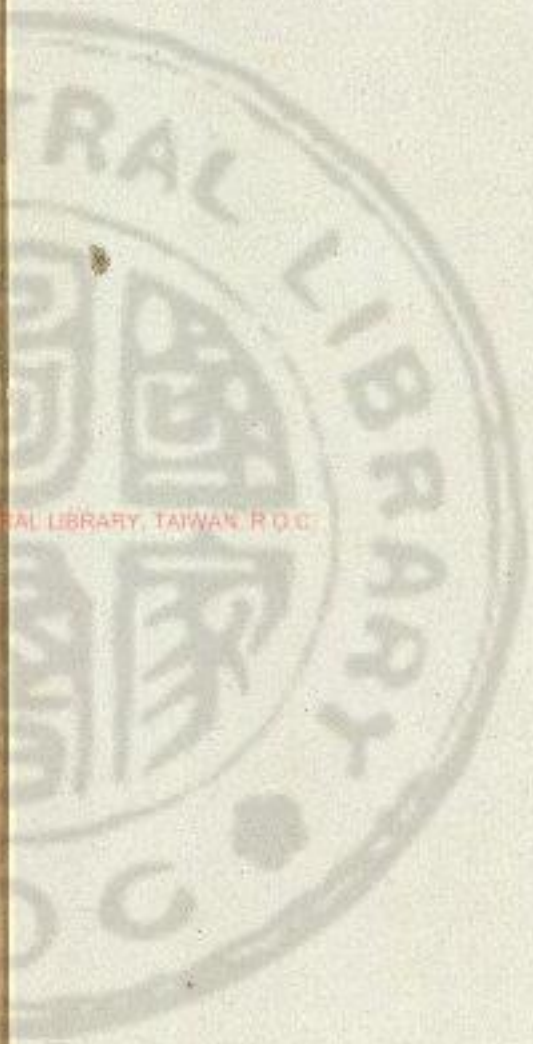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三

孝成

漢紀

丞相御史奏石顯過惡顯免官徙歸故郡惡愈而死司隸校尉王尊奏丞相衡御史譚知顯等專權擅勢大作威福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周上無大臣之義後舉奏顯不自陳不忠之罪反揚先帝任用傾覆之枉妄言百官畏之甚於主上卑君尊臣非所宜稱失大臣體天子以新即位重傷大臣乃左遷尊然羣下多是尊者

尊謂衡譚知顯等專權擅勢不以時奏白行罰無大臣輔政之義當矣而譏衡言百官畏之甚於主上卑君尊臣非所宜稱則非也自顯居中書殺蕭望之戮張猛誅京房髡陳咸百官及目一迹其視孝元猶虛器耳衡譚奏之以警





上心豈可指為尊臣卑君乎衡譚雖失之於前然能劾之於後固賢於終不効者且顯緣此遂免官徙死去惡於本少伸天下之情衡譚居位亦少塞責矣當時羣下多是尊者愚竊非尊之言未見其是也

封五舅為侯逾月黃霧四塞詔問公卿大夫無有所諱諫大夫博士皆以為陰盛侵陽之氣高祖約非功臣不侯今外戚無功而侯故天見異大將軍鳳懼上書乞骸優詔不許成帝以天變為不足懼歟則不必問謂當求象類以消弭之歟則諫大夫博士之對盡矣王鳳乞骸蓋可其奏請舅封爵追還詔書則天變塞矣既無所更改而任鳳益專是忽天變而肆行也卒之嗣子不立柄移外家豈天不待乎其自取之矣

罷中書宦官初置尚書五人

武帝置宦官于內庭昭宣元三世因而不易然顯之時權移人主豈易動哉至是一旦廢罷如觸燕采天子不以為疑羣臣不以為非何其用力之省也政歸元舅勢隆外家故有轉石之功而無拔山之難爾惜乎其不出於成帝也故凡政事之舉措廢興不出於朝廷公議而出於權臣則其舉措廢興雖皆盡善亦不徒然必有以也

御史大夫張忠奏京兆尹王尊暴虐尊坐免官湖三老公乘與上書曰尊治京兆前所稀有公御史奏尊原其所出中丞楊輔與尊有怨建書此議傳致奏文浸潤加誣臣竊傷尊無辜且尊一身三期之間乍賢乍佞豈不甚哉願下公卿議審如奏章尊當伏誅即不如章飾文深詆安得無罪惟明主參



詳使白黑分別書奏天子以尊為徐州刺史

是非不明於上而清議在下此亂世之所同也使朝廷所  
行與清議協斯則治世之事也御史大夫在漢為三公位  
等任重當為天子進賢退不肖使卿大夫多稱其職而張  
忠偏聽丞輔之言誣奏所能之丞丞相不與辨諫大夫不  
與明使玉尊奉登受斥而去漢庭空然其無人矣向非三  
老公乘興懷不平之心采衆多之議伸白京兆之功績破  
析奏章之詆欺則一時朝政終莫更改為國之累豈小小  
哉三老不顧御史威權暴揚其罪而漢朝容納不加訶上  
之誅是誠美政然既復用玉尊拜為刺史而張忠楊輔竟  
不究治則又失刑矣嗚乎此非王鳳之責歟且三老之言  
有可取者下關後世不止一時所謂一尊之身三期之間

乍賢乍佞是也士方蒙知於君父得意於柄臣則名譽  
借聲過其實與之者不嫌於失言受之者不慙於不稱俄  
而弃逐則叢衆惡以歸之一如是可矣他日再用又再登  
再逐又再毀至于三四而未已也不幾於戲乎此不義者  
一也忘恨當朝不樂成人之美凡人臣有以正直忠謹獲  
罪者不與以是名必更變其所言易其本指播揚于外曰  
為讒為邪為此附為異意為歸怨於君父為微利於後來  
為陰有中傷為意在離間而人君亦從而信之此不義者  
二也甲不幸罹咎禍乙為之白之則併乙而罪以為結黨  
附下以社公論之上聞此不義者三也凡民負冤尚許雪愆  
少卿大夫一從吏議則禁其伸理弊不得吐恐人君開權  
誣罔失利此不義者四也去此四不義公行賞罰則清議



在上人心服矣

初上即位拜張禹為光祿大夫與王鳳並領尚書事禹不自  
安數乞骸以避鳳上不許撫待愈厚至是拜相封安昌侯

與王鳳並領尚書心不自安欲退避鳳此以退為進者  
也何哉王商以丞相忤鳳收印綬歐血死必欲得上意固

探位推崇王鳳勿與爭權則長保富貴矣禹行此果効則  
商之死宜矣然位為帝師意識乃爾他日無惡乎朱雲之

有請也

京北尹王章數言王鳳誣罔不忠天子感寤曰君為朕求

可善章奏中山孝王舅馮衍之可鳳聞之稱病出就第上疏

乞骸詞旨甚哀上不忍廢鳳詔起鳳而使尚書勅章阿附諸

人欲死

人君於其臣知其忠惡而不能去則不若不言知其忠惡

而不言則不若不問元帝之於京房成帝之於王章既

嘉其忠納其說而顯與鳳偃然居位房與章不免於死然

則非顯鳳能殺二人乃元成殺之也成帝若不使章舉代

風者章亦豈敢遽薦馮野王也復詔尚書勅章阿附諸侯

以禹乘之主自反覆其言然則臣下今而後何所憑信安

敢納忠矣甚哉成帝之不君也

王譚夢上悔不使譚輔政

事家用事自漢興迄西京之季以至於亡異哉嗣世之君

一不監前轍而必蹈之如此一甚是何也人君不學不尊

祖之義世有天下者親九族而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此

苟蠹之詩所為刺而仲尼有取焉者也念母老矣為愛人



舅氏以慰其母心孝之廣矣不止乎禮義而比父族加厚舉祖宗之天下而昇之使宗廟不祀又焉得為孝乎兩漢賢母后纔三四人而生亂五禍者始終以之產祿之際大業幾墜成帝寧不聞耶而高貴諸舅如不足已死者尚以不使與政為慊至使賊莽談笑而盜神器其原自血矣母可不慎哉成申之刺形事國風城杞之貶書于魯史自是而上由堯而來母懷愛也何代無之若可致隆加於父族則舜文之德有闕多矣意等祖之義人治之大者也人君其可忽諸

永始元年九月黑龍見東萊

文帝前十四年公孫臣上言漢當上德其德黃龍見丞相張蒼謂漢得水德臣言非是罷之明年春黃龍見成紀帝

召臣拜博士與諸生申明上德草改歷服色事天  
說如於齊威宣之時鄒衍言上德皇采用其說  
其言不見於經也公孫臣之言亦偶中耳至漢高祖  
其應云何或載先賢言五德之運亦有此理以漢多河意  
唐無水災決之殆亦若終始託於黃帝之類非先賢之言  
也孔子定詩書言禮樂作春秋載治國平天下之理無不  
備者五運所係若如鄒衍之言亦豈細事而聖人顧略之  
哉

初帝用臣衡議罷甘泉泰畤其日大風壞竹折木帝異之問  
劉向向心家人尚不欲絕種祠况國之神寶舊時且甘泉汾  
陰及雍五畤始立皆有神祇感應然後營之非苟而已自貢  
禹立議後人相因多所動搖誣神者殃及三世恐其各不獨



專止焉等之意恨之又以久無嗣詔有司復立自是上好鬼神方士多得以幸者谷永諫曰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凡言竒怪鬼神及僞人不死之事皆詐僞欺罔惟陛下拒絕此類毋令姦人窺朝上善其言天子事七廟郊上帝望于山川而禘于羣神羣神謂何等也日月星辰風雨之屬則從類于上帝矣林麓丘陵水澤之屬則包舉于山川矣帝王無妄祭無徵福然則凡載于秩典者其皆有功德垂世如祭法所謂法施於民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能禦大菑能扞大患及上古君臣之賢聖者歟非此族也則非所事矣漢興禮廢之後先王祭法既不傳自秦以來乃多淫祀至武帝用方士言而尤盛焉皆無所經見意建禮之逮于季世凡七百餘祀一歲萬七千祠

其不度可知矣貢禹所衡皆請罷之是也今言靈之病不必毀徹姑存而勿舉可也劉向資氣精忠為漢賢大夫豈谷永所敢望然學少不純疑信異端鴻寶秘書其所舊習今茲種祠之論謂皆有感應而後營之者何考之未詳歟是皆山呼巨跡之類以欺武帝者豈當據以為實也善乎谷永之言曰明天地之性而知萬物之情則不可惑以神怪罔以非類以永詭邪而能及此向反不及焉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其果然矣

言者以災異為王氏所致上問張禹禹自以年老子孫幼弱恐為王氏所怨乃曰春秋日食地震或諸侯相殺夷狄侵中國災變之意深遠難知故夫子罕言命不語怪神性與天道子貢不得聞也陛下宜修政事以善應之此經義意也新學



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上由此不疑王氏

日有食之春秋必書以日者人君之表也眾陽所宗而受  
侵翳以天驗人非小變也春秋所書或妾婦乘陵或臣子  
背叛或政權在下或夷狄亂華皆陽微陰盛之應春秋雖  
不指言其事而事應具存人君知此必監於侵翳之咎克  
自飭正則雖有其象而無其應矣禹帝師也今條陳日食  
之咎歸之諸侯相殺夷狄內侵之遠事而不端言臣子  
背上政權在下之近禍謂之經義可乎且外家擅權其勢  
將移有心者知有日者見安得指為神怪而不語也正君  
臣之分杜禍亂之所收還主威答塞變異是即性與天  
安得指為不可聞而不告也且曰宜修政事以善其  
是時政事之宜修孰有大於權歸外家勢降於上者乎

最言之中老茲備見反謂初學亂道誤人不知禹所守  
義果何經也然則傾覆漢宗翊戴土民禹有力焉尚方之  
劍雖不得加而禹之戮終不可免矣

雲上書乞斬張禹帝大怒射殺雲辛慶忌叩頭切諫乃赦

成帝一時之怒雲死有餘矣而竟赦之雖由辛慶忌叩頭  
切諫亦以知理義出於良心不可泯也成帝若推此心施  
之劉輔王章則不改之過還為盛德矣成帝在位直臣亦  
不為少章既死獄不可復生輔論鬼薪不聞再用劉向精  
忠懇切如水沃石梅福朱雲披心護論並無采納獨社欽  
谷永之徒阿諛權臣乃保寵祿國欲不亡得乎哉

帝無子以弟之子定陶王欣為皇太子以太子既奉大宗



後不得顧私親立楚孝王孫景為定陶王以奉其王後太子  
議欲謝少傅閻崇以為不當謝大傅趙玄以為當謝太子入謝  
上左遷玄

太子趙玄之議世人私情之常也成帝閻崇之決禮典制  
義之公也自成帝而上至于三代入繼者亦多矣何至紛  
紛如此之甚哉聖王之教素明在下祇若惟義是比私情  
邪見無自而入焉故為人後者不顧私親安而行之猶天  
性也及土者之迹自天下競逐於物欲舍義趨利不奪不  
厭孝為此至於弑文臣為此至於弑君當是時而責為人  
後者絕私親之顧彼反得以旁緣不孝之愆而責之顧私  
親者至以孝自居不顧者反謂其罪辟大又父子字人道  
所由立也立法如此天下之為父子者何內也

劉向言人宜與辟此設序陳禮以隆雅頌之聲揖讓  
之容以風化天下如此而不治未之有也

劉向之論美矣而不循其本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  
而不仁如樂何不仁之人心非口有視聽舉履皆迷其當  
而何以為禮樂惟仁者所行皆理故可以為禮所安皆樂  
故可以為樂此禮樂之本也彼世序之聲處雅頌之聲音  
揖讓之威儀特其具耳無其本以有其具則舉此教人祇  
益趣之於虛偽之域不若不行愈也

時有言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太師弟子少於是增為三千  
人

仲尼天縱人聖雖不得位然其至誠之乎不言之教風動  
而雨潤日暄而雷震者自非至愚無解執不尊而敬之苟



微有知識。將東脩執贖而在第二之列也。仲尼豈養而  
來之哉。元而正厄窮固無養人之資。以有以養而後能教亦  
烏足以見人之心悅而誠服歟。不可。與有天下國家者比  
有天下國家則有養賢才之具矣。故夏曰校商曰序周曰  
庠此古之建學之名也。人君躬行於上公卿大夫表式於  
下以明習人倫為要則三代教化之實也。今漢庭徒能增  
多弟子員以隆羨觀成帝則湛女色感燕樂孔光等則亂  
經義獻諛說忠直之士屏斥不用政歸外戚國家將傾而  
河以大學為哉。

劉向卒

世之議者以屈原劉向相比皆同姓之臣忠言著於當時  
文采表於後世未易判其優劣以愚竊謂之向蓋優於原也

漢書卷一百一十一 卷一百一十一 前經恭願 宣朝後值 王鳳身政 殺戮忠賢之  
時上則正言譏刺 懇懇納忠 下則心無不慮 竭忠不負 豈  
非德信有孚 周身無罅 耶原則補 介也 見揚 云 兼邪之  
中上倖君心 下取眾疾 昧於不可 則止之道 怨刺強邪 無  
所容身 懷沙赴流 智斯下矣 離騷之作 誠曰 才不向所 養  
効固不能及 然論篤是與 華藻者 平 賞 翰 者 年

孝不

漢紀

劉歆序諸子分為九流曰儒曰道曰陰陽曰法曰名曰墨曰  
縱橫曰雜曰農以為九家者之言雖殊譬如水火相滅亦相  
生仁義相反而符相成也若能修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  
言舍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略矣

歆言九流猶仁義之相反而相成也夫仁以親親義以尊



尊施之雖有等衰發端則非異道故事父孝則忠可移求  
忠臣則於孝子未聞相反之理也曰法則慘刻曰名則苛  
撓曰墨則二本曰縱橫則妾婦之道是皆五經之弃也其  
歸豈足要乎儒家者流固修六藝矣列儒於九家而曰修  
六藝之術以觀九家之言則修六藝者無所名家謂誰氏  
耶何其言之多舛也散貨顯利而不端學該博而不正方  
之董仲舒豈直相什百之遠哉

孔光何武奏迭毀之次當以時定請與君臣雜議皆以武帝  
親盡宜毀王莽劉歆曰禮天子七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  
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  
數臣愚以為不宜改制可

斷大論者以仲尼為據則無失矣書曰天子七廟故謂天  
又七廟是也而以七為正法以宗為變不可常數則不  
何所據而云然也祖考所當事者人之至情也或三或四或  
五廟或七廟禮之隆殺也有功德則宗之無則莫之宗焉  
是為人子孫得選擇祖考於情則逆於禮則違害是以為  
孝乎

丞相御史劾奏大司馬莽不廣尊卑之義抑貶尊號廢損孝  
道請免為庶人上曰勿免遣就國天下多寃王氏者

茲人之欲圖大事者必託於正以售其不正若公道不出  
乎朝清議不本乎上則彼得竊而用焉名是歸之已推非  
歸之人不能見微者以為誠然也哀帝不勝私情背違大  
義寧負成帝不忘定陶冷褒段猶董宏之媚說是從而孔  
光傅喜師丹之正諫不用於是王莽為大司馬先奏高昌



稱引主秦註誤聖朝次按內令撤去幄座以抑藩妾至於  
避位乞骸罷政歸第後被奏劾遂遣就國於是公卿大夫  
多以莽爲是而天下多以王氏爲免凡哀帝即位于茲三  
年莽他未有建明獨攬權定陶一事再黜不悔在國五年  
聲譽日隆復執大柄於是用名儒平寬獄治誣告黜諸人  
以濟其私革漢爲新自此始矣斯乃哀帝行乖禮義積失  
人心倒持太阿而授之莽也使哀帝抑制小孝不負大宗  
公道出於朝廷清議本立入主政事修理忠邪區分雖十  
莽將何取噫此爲來世之永監矣  
上令大司馬董賢私過孔光光知上意出門拜謁送迎其謹  
不敢以鈞敵之禮上聞之喜

孔光以經學爲帝師其重無比雖不能如中屠嘉之推辱

鄧通猶當謂言然上勿令以幸臣備鼎足卑朝廷辱宗廟  
則師道粗壞矣三公乃臣躬數禮如見所愛拜謁涕泣不敢  
少忤光自稱然可也如三公位何前與王根不平而爲身後  
之慮今見董賢有寵又彭媚主之能先聖示之惡也配之當  
失無所不至又曰血氣既衰戒之在得光何忍意以又此耶傳  
權其不希旨苟合不結黨友豈肯少而自強老而變節耶

匈奴烏孫皆來朝是時西域五十國佩漢印綬漢以爲榮  
帝王於中國無事時鮮不故開闢土宇戰師之外服前代  
之所不能服臣昔人之所不能臣以爲一時驗功自偉其  
伐也若漢武之於西北兩垂其勤勞費耗蓋前無古後無  
繼矣苟使匈奴款塞而內不相欺玩亦可以少殺疲弊之  
耻而伸侵侮之心也然兵行餘二十年卒不得如志至于



宣元成平... 武功者乃坐享其成至若渭上... 千執國... 願欲而不... 禮西域佩印五十餘君... 葉尚茂而蠹生心腹... 固不扶服關庭之下夫亦何補是故聖王專務治內以固... 其本不勤遠略而忽適圖其慮深矣

孝平

漢紀

光祿大夫龔勝太中大夫邴漢以莽專政乞骸骨莽優禮遣之  
莽之事無足言大然尚有後人所不能及者彭宣耻與並列乞骸而去終元就國中屠剛破其抑絕衛氏纔罷歸田

里孫寶且其稱頌功德纔坐免官而已遠龔勝邴漢

又皆優禮而遣之未嘗更詔司隸舉劾加以他罪而重沈

莽恐帝外家衛氏奪其權常隔絕之長子宇懼禍與師昆章

議章以莽不可諫可懼以變所乃夜持血洒莽弟門吏慶

之莽殺宇腰斬章弟宇餘人獨云敵掩尸歸葬之

漢惟以假借母家以至於亡歸政衛氏與不歸政非漢之

所以存亡者其章之見亦拙矣借欲諫莽獨無經典可據

理義可陳乃欲為變惟以驚懼之其既陋如此不知章之

所以為名儒致弟子千人者以何道乎章之教字禍矣敵

之事意可為弟子法也

莽起明堂辟雍靈臺



明堂辟雍靈臺詳見於孝經孟子詩與禮記其制作之詳不可得而聞矣後世紛紛之論所以起歎然以理考之先王舉事動可為憲必不如後世之妄作爾王者向明而治古之堂今之殿也孝經以為宗祀之所孟子以為王政之堂然則是人君之路寢猶後世大朝會之正衙也王者見羣臣覲諸侯放朔布政皆於是焉故曰欲行王政則不可毀也齊何以有明堂僭也人謂宣王毀之者俾革其僭也孟子語以勿毀者故使行王政也則何以於之宗祀乎文王已有廟矣以季秋舉帝而奉文王配焉不可於土廟中獨舉大禮于一廟故迎王致之明堂以配帝也祭帝必於明堂者帝始於萬物猶王向明而治天下也武王即位追王文王周公制禮推木王功故以夏正配帝而祀于

生此義類也是明堂之說也後世紛紛皆狃於劉歆世

室畫屋之載呂一章青陽總章之比是可信乎靈臺則孟

子與詩言之白矣獨辟雍未有明其義者以詩考之其義

自明靈臺言鳥獸昆蟲各得其所設鐘鼗業莫不均調於

此所論之章惟鼓鐘而已於此所樂之德惟辟雍而已辟

居也雍和也古人用字通而不拘鄭康成解雖雖在宮為

辟雍之離故知離與離同人君有和德則天地萬物應之矣文

王有聲所謂錫京辟雍無思不服者亦若此而已三制紀

天子之學曰辟雍諸侯之學曰頴宮未知何所本始而云

然也靈臺之詩靈臺池苑園與民同樂故以矇瞍奏公終

之胡為勳入學於之可樂與鐘鼓諧韻而成文哉文王有

擊止於繼代功豐邑築城也建垣翰以成京師亦無緣



遂又述之於後上 畢曰是下維辟下章曰錫京辟靡則知  
辟之為君無功也洋水詩言魯侯及止且曰于邁則疑非  
右國都之中 然篇意言主乎 准美故賦載獻囚出師  
征伐皆於洋 口為知洋宮之為學校也特改其中匪怒伊  
教句以為一篇之蓋則末矣王制起於漢文時諸儒刺經而  
作然則其失口以後世既立大學又建辟靡取則於此是  
周時辟靡又且乎養士之序若有兩大學者必不然矣

孔光薨

王莽篡漢維人主失柄竊計得立然始終成就之者孔光  
也光受知三朝位冠百辟知莽造飾偽行由讓恭心而  
以為大司馬尚書 量文武二柄悉以授之一罪也之奉  
尊事其子博博 竊意當一一奉承上奏公朝恭自行

二罪也稱奉功德可比周公宜生祠宗廟三罪也  
為右光率大臣卜筮乃言卦遇父母得位四罪也及王莽  
奏言天下皆向安漢公之化蜀郡男子輟訟而退方之文  
王虞芮之事大告天下光乃稱疾避位迄無片言五罪也  
廷臣名重無如光者元尚如此誰復敢違致恭晏然不降  
階序受圖握璽光之罪不可湔矣光父烈君當漢元時力  
辭相位遠識高風不為聖人之後至光而墜之是光事漢則不  
忠承家則不孝當年後世咸以名儒歸之顧稱其謙恭畏  
慎削藁不泄以為盛德是猶愛鉞刀之不傷手而不責其  
無斬蛟斷蛇之利也其何用乎

吏民上書請加賞安漢公其前後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



世亦疵莽何能致百姓譽已如是之衆也曰民雖愚而神  
雖神而愚以其神也故不可強以其愚也故亦可誘教人  
知其可誘也於是遣八使巡行名曰覽觀風俗而上書者  
塵疊至矣而不知民之不可強也兵甲四集社鬼不祀而  
誘民之詐窮矣

莽奏為市無二價官無獄訟邑無盜賊野無飢民道不拾遺  
男女異路之制犯者象刑

讀史至此若莫不嗤莽之造偽而笑之矣以獄訟屏置他  
舍而曰獄空縱遣劫殺之徒而曰無盜賊餓莩滿野縣邑  
比虛而不以旱報恐太平之世未免有此是口笑莽所為  
而身履其事淪胥於莽而不自知亦獨何哉

莽始建國元年策命孺子為安定公中傳將孺子下殿北面

稱臣百僚陪位其不感動

或問臣有幾曰聞孔子言大臣與小臣矣稱君者鄙之之  
言也然而弑父與君則亦不從豈言得哉故聖門高第李  
路耕求乃克當之下乎此者其將何名不能不從弑逆之  
事斯則亂臣已矣以漢朝觀之奏請幸衛位諸侯王上者  
羣臣也奏請安漢公踐祚者又羣臣也奏云劉宗等反以  
攝皇帝權輕者又羣臣也奏進封攝皇帝子孫為公侯者  
又羣臣也列奏示即真之漸者又羣臣也莽位既定中傳  
將孺子下殿莫不感動者又羣臣也臣乎臣乎於斯時也  
何以羣為乎愚故續而出之以為世戒云

以大鴻臚府為安定公第皆置門衛使者監領掖門乳母不  
得與嬰語常在四壁中至長不能名六畜



甚矣莽之愚也其孩弄當世則自以為智矣天下未有無君之時使嬰也長大一無所知不足慮慮獨無他人乎前四年詔宗室子自漢元至今十有餘萬人今郡國各置宗師以糾之致教訓焉則漢室宗支可謂衆矣若天命在漢此十餘萬人可盡殺耶縱可盡殺天下未有無君之時猶天未嘗無日也安能逆閉其塗而我常為之嗚呼莽之愚其以呂政為師者乎

莽古者什一而稅則國治民一畝秦廢井田是以兼并起又置奴婢與牛馬同隸謬於天地之性人為貴之義今更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比不得買賣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分與九族敢非聖制投諸四裔

井田良法致治平之本也古之帝王以天下為公視民創

寒猶在乎已故均地利以予民不專其奉加以公卿諸侯選賢舉德共行此道持以悠久故法立而弊不生維持千有餘年董仲舒欲以限田漸復古制其意甚美而終不能行者以人主自為兼并未有以異於秦也夫自為兼并則何以使民之不兼并又况莽賊盜有神器械府庫之盛猶未厭足多為術數以罔民財顧欲行唐虞三代分土養民之良法是桀能施仁而跖可責禮讓也不亦遠乎天下曰而以已姓包之曰王田其心為如何民以為如何雖然井田萬世之良法不可因莽而指為不可行也如謂賣買奴婢與牛馬同隸繆於天地之性人為貴之義是亦仁政所當先者猶不可以陽虎而廢仁富之說也

莽以安車迎薛方辭曰今堯舜在上下有巢由明主方隆唐



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節莽說其言不強致

行可危也言亦可危也危者高也言可孫也行不可孫也  
孫者卑也可以高言而卑下之是為誦也而孫非誦也可  
以孫言而高大之是為亢也而危非亢也若薛方者其危  
行而孫言者歟故君子稱其明而譏子雲之不獲其去也  
或曰然則子雲美新之作阿衡之比非孫者歟曰其行當  
危而不危則其孫也亦不能中節矣班固乃謂清節之士  
多能自治而不能治人彼方潔已遺汙矯正羣俗其有補  
於名教多矣何名為無益於人耶

揚雄卒

子雲賢者也而有可議者論語乃孔門弟子記諸善言誠  
有是人相與問答也法言則假借問答以則論語且又

道將甚者不必問不必答不必言者此一事也易更四聖  
人而後備畫之足矣恐世之未達也則有文言大象小象  
繫辭之作上下千餘年聖人不得已也太玄則艱深其語  
以擬周易而無補於易千有餘年學者廢而不講此二事  
也莊之言曰天取其聲地藏其執觀雷觀火為盈為實蓋  
以數知事也先與董賢同官後又臣事王莽詭勉遲留至  
有美新之文投閣之耻何其憐然不智耶是三者乃雄學  
行之大節而可指如此或若乃疑孟子而尊子雲孟子蓋  
如青天白日無可疑者而乃疑焉則其尊子雲者蓋亦不  
能識子雲也其說近豈不有甚矣夫

道士西門君惠謂將軍王涉曰識文劉氏復興國師公姓名  
是也涉遂與國師公秀謀劫莽事涉秀涉自殺



劉歆傳極建書先知識文自成帝時已更名秀莫以禮之  
豈非黃子所謂分有事君之禮內有昔上之心者耶既羽  
翼賊奔革漢為新又與莽通婚富貴兼極乃欲圖分以遂  
其志人而如此亦大異不食其餘者矣先儒謂周禮非全  
經乃六國陰謀之書欲以亡秦而歆又補綴附會以成之  
凡莽所以勞弊精神困苦天下征財斂怨泥古召古者大  
書之用十居六七而歆當國師之號則知莽受教而書之  
也然歆行事是謂漢之亂臣向之賊子而前史願以父子  
其同品之何其昧於輕重之甚哉

更始謀將攻王莽殺之誅嚴尤等

莽之臣無足云者就其間擇之惟唐林公孫祿相證確確  
費與田況數人而嚴尤其最也人孰不有才用其才之為  
難孰不能事人能得所事之為貴尤也材氣不虛策畫不  
驗而不見庸卒以誅死惜哉此數人者不能自決而失身  
於莽也評尤者曰豈不知莽之必喪獨乘回而安待朱矣  
責尤不當仕莽可也既已立乎其朝貴為將相乃欲與  
脫身自免是重罪也故范升說王邑馮衍說廉丹意欲  
之圖莽者二人不從寧為莽死蓋與尤同意也因是不論  
莽曰聖人之於仁如水之濕火之熱雖欲不如是不可得  
已所謂利仁而行者則異乎上智矣所謂假仁而行者則  
異乎中人矣小白重耳假之深者也王莽假之淺者也莽  
始者折節砥行以厲言正色矯行直道交結賢俊招引聲  
譽掩四父而出其右視漢庭如無人焉未聞有見幾君子  
逆照其姦者也及排斥定陶先歸第次遣就國離權失



柄在無三年外雖竊名中乃追悔比得復用於是改前日  
所為悔恨者誅傷比周者登進專為身計惟恐失之浸及  
異謀終於更覆本末前後幾類二人貪利無厭至於篡奪  
福不盈眦臭遺萬年自古亂臣賊子共由一轍終不戒也  
悲夫或謂莽既得天下諸侯賓服四夷不侵英雄豪傑潛  
伏未奮若能因漢制度持循弗失一切安靜不為紛擾亦  
何愧於逆取而順守者則天下固且為王氏有矣曰逆取  
順守者先儒失言無是道也湯武之罪孔子固曰順天  
而應乎人何名為逆哉既曰取之或可以逆則亂臣賊子  
弑父與君自古以來何事必討而不赦哉況莽全月誅誹  
誑耀海內下則欺人上則欺天以此得意一時若又求保  
長世不惟禍敗是無天誅矣

司馬秀收王郎文書得吏民與郎交關謗毀者數  
不自曹諸將燒之曰令反仄子自安

天下大物也非量淺器不宏者所能舉也光武討王郎時  
張負誠不可必諸將既或與之關通則不願肅王之捷若  
良不少矣非光武明識大度置而不問文書經目知其姓  
名言語縱不形之辭色左右前後孰不懷疑人心一搖雖  
河北亦且不保况帝業乎此觀於乃祖季布雍齒之事能  
自得師不待人贊勸而喻者也或乃扶人陰私搜剔訛說  
稍涉疑似株連蔓引假以獄訟加之惡名如魏武之於崔  
琰楊嗣者方之世祖得失為如何

王徇河內太守韓歆降

光武既出如日東升有目者可以觀矣歆不降何待然為



更始守要害郡初不陳詞布義有去就進退之文金鼓一傳即遂屈服身與城守莫擊重輕光武雖得河內心亦薄其爲人矣于後致位三公諸歲饑凶指天畫地不能動聽以至自殺其有以夫若鮑永則異乎此矣  
蕭王北擊尤來大捨五幡連破之乘勝輕進反爲所敗王僅得免歸保范陽初軍敗或言王已歿衆不知所爲吳漢曰卿曹努力王有兄子在南陽何憂無主衆乃定

七年將兵至是三年矣破尋邑斬王郎盡有河北反爲一賊敗其失云何在乘勝輕進也夫城守而開門者雖有百萬之衆不敢入行而過伏者雖有韓白之將不改過若此於此而忽敵而行之鮮有不敗者此趙統國所以徐行而驅之也特持重如此也然則王還敢保范陽何也曰此光武所以善敗也始因輕進以挫吾銳旋即匿形以張敵心此賊之所以可滅也方軍中不見王也吳漢曰王有兄子在南陽何憂無主嗚呼使監心忌衆如李存昂輩聞此言漢必不免矣

世祖光武

漢紀

諸將固請上尊號王未許會有秦亦伏符來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闕野四七之際火爲主羣臣復請王乃即位

光武舉兵何爲也哉始則爲宗社復讎除去王莽既而兄續遇害更始稱尊人心不歸天下失望英雄材智雲合景從河北既平雒陽將下諸將奉上尊號光武辭避亦不再三於是焉而即位縱微亦伏符孰以爲不可何必見符命



然後決計乎正。此符命有劉歆之文，固已當之，又何必按據以爲受命之徵也。其後拜三公三人，而二人取諸符讖，違衆情，缺望，纔減其一，而王梁壽坐罪廢，讖言安在。嗚呼！以英睿剛明之主，親見王莽信尚奇，恠而躬自蹈之，其爲盛德之累，亦豈少哉。

宛人卓茂，哀平間爲密令，視民如子，教化大行。王莽居攝，以病免歸。上即位，先訪求茂。時年七十餘，詔曰：「名冠天下，當受重賞。」今以茂爲太傅，封褒德侯。

司馬氏曰：光武初即位，取志厚之臣，旌循良之吏，宜其光復舊物，享祚父長也。

世祖之所以光復舊物，享祚父長者，非止此一事也。尊賢下士，寇恂以此說耿况矣。所到不虜掠，馮異以此下苗萌矣。僚屬從事，一如舊章，識者以此爲留心矣。黜陟官吏，能否除王莽苛政，河北以此喜悅矣。平土，郎燒弄文書，反反以此畏服矣。命將不必屠城略地，要仕平定，安集之亦眉以。此破散矣。必觀建武政事，咸有思而無數，此所以光復舊物，享祚父長也。若方用兵征伐之時，他善不著，獨得一循吏，遽可成功，此近於迂儒滯見，非尚論之達觀矣。如漢高約法三章，則其時多寬大之政。唐太宗首戮佞人，則終身有從諫之美。譬猶天球一擊而無琴瑟鼓祝歌，鑄相與應和，則蕭韶亦安能獨終九成之奏哉。

諸將圍洛陽，朱鮪堅守不下。帝以鮪所善岑彭往說之。鮪曰：「大司徒被害時，鮪與其謀，又諫更始無遣蕭王北伐，自知罪深，不敢降。彭還白帝，帝曰：『舉大事者，不忘小怨。』鮪若降，官爵



可保河水在此吾不食言鮪乃降拜平狄將軍封扶溝侯  
李軼朱鮪同殺劉縝光武以計誅軼而赦鮪封侯何也初  
更始信諸將言疑縝軼遂與新貴合秀戒縝曰此人不可  
復信縝不從及更始陳兵收劉縝軼鮪勸并縝殺之而鮪  
自陳大司徒遇害時與其謀是則軼之可怨重於鮪也光  
武既誅軼則亦可以釋然矣使無軼而鮪獨害縝若光武  
處之當不若是也

封功臣梁侯鄧禹等

光武起南陽破莽軍功無與二更始稱帝尋授以兵光武  
遂自雒陽東征河北鄧禹雖與更始同鄉曲然親非有甲開  
之恩師友之分跡非有游談之助一獲平之先以蕭王之至鄴  
鄧禹策進及從容畫計不如子房險難出奇不如戶牖

節食補卒不如蕭何攻城略地不如曹參繞一將兵入關

又爲赤眉所敗而二十八將禹顧居首當時無異議後世  
無貶詞光武何取於禹而禹何以致之也曰禹初見帝時  
勸帝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此效  
語者自李通耿弇賈復吳漢皆未之嘗言且任使諸將各  
當其材此固高出諸將之右矣一日帝披輿地圖曰天下  
郡國如是今始得其一如何禹曰善之興者在德厚薄不  
以小大是非非諸臣所能及雖伊周之徒啓告其君者不  
過如此嗚呼此光武所以深知而禹之所以自許者乎以  
此而圖形雲臺藏名太室爲東京元功真可無愧矣

博士丁恭議曰古者封諸侯不過百里強幹弱枝所以爲治  
也今功臣封四縣不合法制帝曰古之亡國皆以無道未聞



功臣地多而滅亡者也

古之亡國皆以無道帝言是也未聞以地多而亡者則有中  
否焉先王分土三等自百里而殺柄制輕重足以有邦小  
則財賦甲兵亦能自守大則禮樂征伐不得僭行自唐虞  
迄三代龍象爲成法漢初旣不能復光武再造宜稽古以有  
爲因丁恭之言詳立善制而又率意所欲苟簡建置且是  
時以功勳錫茅土豈皆有道之人耶立宇旣廣所入旣厚  
滿而不溢誰克臻茲故聖王之法必關盛衰焉

帝以陰貴人性寬仁欲立爲后貴人以郭貴人有子不肯當  
乃立郭氏爲皇后子彊爲太子

陰氏之納本帝所屬心郭氏之爲夫人蓋不得已耳况陰  
氏又在先耶陰氏雖以郭氏有子而讓帝原初論光武

貴有德思不得已之意而立陰氏郭亦何由生怨而他日  
廢立之端息矣光武明略算鮮遺策而獨誤於此惜哉

賈復部將殺人於潁川太守寇恂戮之復過潁川謂左右曰  
我見恂必手劔之恂知其謀敕屬縣盛供具以待復一人兼  
二人之饌恂出迎於道稱疾而歸復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  
過去恂以狀聞帝乃徵恂恂至引見復先在坐欲起避帝曰  
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鬪今日朕分之於是極歡而去

議者或以賈寇之事擬諸廉藺者非也廉藺之豐先起於  
頗相如降心頗即引罪此所以爲賢也賈復不戢部將殺  
人他境寇恂戮之天下之惡一也使復明達必且謝過乃  
更蓄忿欲手刃之逮至帝前忿猶未解殊無責已訓敕不  
嚴之意待以禮而避其鋒恂則得矣復豈可與廉將軍班



也帝當先以曲直曉戒使復慙謝然後開宴慰勉之聽其  
歡釋則尤善矣

馬援謂高帝無可無不可

無可無不可孔子自謂之言也以五字成文當渾全以會  
其意不當分析而求其義設有人焉離世絕俗無一可者  
有是理平行之而美亦孤介一隅之士耳設有人焉和光  
同塵無一不可者有是理平行之而美亦委隨苟合之人  
耳謂聖人無可而無不可則非固也謂聖人無不可而無  
可則非流也言之如平常而行之實未易蓋聖人從容中  
道無所偏倚德盛仁熟自然發諸言語非可以淺心小智  
窺非可以常才近用到也古聖人有同是道者堯舜文王  
而已矣後世欲狀人之通儻不泥者必曰無可無不可窮

究要歸則纔足謂之無不可耳援亦概於衆所常談未嘗  
深考仲尼之微旨不足恠也學者則不當爾矣

大司徒侯霸聞太原閔仲叔之名而辟之既至不及以政事  
徒勞苦而已仲叔恨曰始蒙喜茹命且喜且懼今見明公喜懼  
皆去以仲叔為不足問耶不當辟也辟而不問是失人也遂  
辭出投劾而去

凡人致位公卿固鮮以為進人才為事其有能旁招遠取  
列于庶位者往往以常情待之或名人望士則度其志在  
於用也或故舊所識則以為有求於我也苟命以官榮以  
位斯足矣吾固無求於爾爾亦默默不必強聒于我也寧  
復有諮詢之意求益之心哉閔仲叔慨然以身為辟士之  
法明士之從召者非必皆為利祿也其所以警動多矣



詔徵處士太原周黨會稽嚴光東海王良山陽王成至京師  
美哉光武嚴陵君臣之際也高平范仲淹論之曰光武於  
是時當屯之初九陽德方亨而能以貴下賤子陵於是時  
當蠱之上九眾方有為而獨不事主侯非光武不能達子  
陵之高非子陵不能成光武之大也先君子有言自古創  
業垂統與增光前烈之君待遇臣下恩禮雖一然嚴威儼  
恪常施於爪牙介冑之士以折其驕悍難使之氣柔異謙  
屈常施於林壑退藏之人以勸其廉靖無求之節故能駕  
馭人才表正風俗漢高祖立能召齊王田橫於海島之中  
而自恨終身不能致四皓世宗倦見大將軍青至於及黜  
奏事或時不冠則走避帳中使人可其請光武制御功臣  
不少假借而詔徵處士嚴光等或陛見帝庭伏而不謁或

便者再聘不肯就車雖博士范升有  
以為然台從所志夫此三君內平四  
雄豪傑之主矣然高祖之威行於暴  
皓世宗之威行於匈奴西域朝鮮兩  
武之威行於尋邑王郎赤眉銅馬隴  
光周黨王良王成惟公孫述獨能行  
怒其不至或劫以兵或飲以醪或械  
其威今矣然述之威能行於李業而  
威有所當加勢有所當屈加於所當  
所可屈以亡心勢則昌反是道者難  
儒或因呂竑同載之事而論子陵聖  
潔身亂倫非所取也此未足為知者  
至良友人曰不有



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嗚呼雖為良故人發此言其所箴亦衆矣惜乎史失其名其賢矣哉  
建武六年詔曰張官置吏所以為民今戶口耗少而官吏尚繁其令省減於是并省四百餘縣吏職減損十置其一

傳說曰明王本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不惟逸豫惟以亂民亂之為言治也治民之亂也堯舜及三代令王與後世仁明之主未有不由斯道者惟不知所職無意乎民則疼痛冤苦不以關心又為虐政暴賦以殘之其事固多而尤甚於不為官擇人也以讀書干祿者設科場以官人以為子孫計者許任子以官人以胥史積勞而官人以推廣恩寵而官人以入營業而官人以納交貴勢而官人以聚斂而用措克者以不欲聞過而用詭說者以快怨讎

而說者以樂以戰而用殺伐者以好遊畋地而用從於者以務為無事以用開尊卑瑣罷軟不勝任者以事聞又隨人欲以奉親食務殖嫁生理便不便為請者以此十餘條其何所為耶其為也以耶甘為身耶儻曰為民則此十條與此甚病儻曰為身則此十條與此甚亂也然則人君可不深致意於斯以此十餘條之人而為守分行勸課農桑蓄自百姓之政猶會饗之禮姑設太羹元酒以為不忘本始之人觀而厭餒飽足者自繫乎口腹之欲備鼎俎之奉豈禮哉故王莽建諸侯子有八百人附城之數亦如之俸祿不給取足於民立召土崩之禍光武初起若拘滯俗見必曰當不吝爵祿收新附之心不當省約負位失士夫之望也即位既六年矣天下向平是又常人



欲增修文物粉飾治具之時而乃獨見遠覽併怒國損  
負其後文書調役亦從減省天下晏然不知勞擾猶畜魚  
而裕其水牧羊而豐其草也可謂深知人主繼天之職矣  
赫然中興不亦宜乎又據此詔六月所下歲十二月即詔  
以往者師旅未解故行什一之稅今糧儲差積其令收田  
租三十稅一如舊制嗚呼人君意在斯民則其見効之速  
如此此孟子對齊王所以有不為之論也

曰有食之詔上書者不得言聖

自食有常度光武豈不知也而仰畏謫見深自抑損行人  
君所不肯行者可不謂聖乎常人之情鮮不誇已造大縱  
不自形於言聞人譽之亦終不惡也所以然者非內不足  
則謙量也

不思過情之譽於我何加今夫中松為

賤之過矣然於仁則無損崇猶為闡稱之過矣然於猶則  
無益故君子自修而已有其實者名必歸焉伊尹周公人  
臣之師士有大志者固以是自期也然人謂我曰子伊尹  
也周公也則歉然而辭之歟抑偃然而居之歟歉然而辭  
者其心未為不仁也偃然而居之則羞惡之心亡矣夫伊  
周聖人也而我冒之以自張亦嘗以彼所行而參諸已耶  
果天民之先覺耶果有動罔不言之德耶果能格其君縱  
欲之敗耶一夫不獲果如已納之溝耶厥后未為堯舜心  
果悅耶耶果能多才多藝而不論不吝耶果能吐哺握髮  
以來天下之士耶果能思兼三王憂其不合耶果能膺戎  
狄遠犀象以寧百姓耶果能制禮作樂放度量而天下大  
服耶反求諸己苟一物不稱則伊尹周公之名非我所敢



當與其如王莽以周公况已不若霍光不聞有伊尹之為  
質也輔弼大臣誠明此道則能交修君德使君亦不自聖  
欲天下不治不可得矣不然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詩  
人所以說襄周之君臣歟夫聖者無不通之稱聰無不聞  
明無不見思無不得動無不中言必可道行必可法昔公  
才備萬善至神妙物與天同功詎可輕易而居之秦漢之  
實則不至乃多侈心行義寡薄而曰聖德謀猷乖謬而  
曰聖謨苟有小益於時而曰聖功光武蓋稔聞熟見而羞  
故因曰食而下此詔其所以修己格天超出百王之  
為後世法矣

皇

皇恩曰臣未之與無所非也

識書原於易之推往以知來周家卜世得三十二年得八  
百此知來之的者也易道既隱卜筮者溺於考測必欲奇  
中故分流別派其說浸廣要之各有以也易道所明時有所用知  
道者以義處命理行則行理止則止術數之學蓋不取也先  
武早歲從師長安受尚書大義夷攷其行事蓋儒流之英  
傑也何乃蔽於識文牢不可破耶王者父天故祭天子陽  
位報本反始所必當為者但承秦之後古禮散亡漢家舊  
章又因莽廢則宜詔學士大夫考古定制奉以周旋者識  
何為哉識何為哉鄭興身遇明君當極論其非以解主惑  
一被詰責遽出孫言君子非之

諸將大破公孫述帝欲其降詔諭之曰今若自詣則宗族可  
全詔書手記不可數得述終無降意



光武於叛亂劇賊或自擊滅或命將討平之文誥之詞鮮矣惟待隴蜀二方曲盡誠意當其垂亡尚頒詔諭非置諸死地不返亦不窮竭兵力必禽之也光武真長者哉

功臣鄧禹等皆以列侯奉朝請帝方以吏事責三公故功臣並不用

二十八將之中平時專以攻略地善戰關自名者既偃甲兵是誠不可使臨民而受政也若鄧禹賈復寇恂朱祐祭遵寧茂之徒則贊公輔之器宜為宰相平章大論乃一切待以功臣不復任用諸人雖有經國遠猷不在其位豈敢自陳耶又後漢三公乃成周六卿之半聞三公無其人則以冢宰兼師保之任矣未聞使司馬司空司徒而居坐論之職也且既名之為公雖六卿之長所治不得班班入

官有司叢脞之務責之是漢朝有事而無政也豈非例置之甚耶且以大司馬大司空大司徒為三公者恭制也而光武不知革安在其嘗受尚書乎

大司徒韓歆好直諫於上前證歲饑凶指天畫地言甚剛切帝怒免歸田里復遣使責之歆自殺

歆為大臣面折庭爭職也然於君父之前指天畫地以信其說則過於直矣光武苟能康色受之不亦美乎斥使去位罰已甚重又宣詔責之是不欲我殺之而欲其自死也彼聞詔而死亦何異於我殺之哉殺諫臣者必亡其國而光武不亡何也曰光武躬討亂賊立君臣之義克復舊物盡子孫之孝變亂為治以致隆平功既高而德亦厚矣故雖過於韓歆之戮未足以傷其大全也且在位三十三年



詳考其失不過八九條封子密廢郭氏移太子殺韓歆斥  
相譚貶馬援信圖識行封禪黜呂太后而已雖衆美盛多  
然此八九條者亦深爲仁明之累不若俱無之爲善也是  
故行無不善而後王道備稱聖人矣

大司徒來歙坐前守汝南贓罪千餘萬下獄歙世受尚書  
八世爲博士諸生守闕求哀者千餘人竟死獄中

學貴乎行也歙爲二千石而有贓千餘萬不知世授尚書  
傳而習之者在書一篇何等也汗行莫重乎竊賄國法莫  
嚴乎主贓故歙雖八世爲博士諸生求哀者數千人而帝  
終不赦歙誠不足恤所以深警乎有位非不恕也

懷縣李子春孫殺人懷令欲殺子春趙孝公良寢疾上臨視  
問所欲言良曰素與子春善願乞其命上不可良夢帝追思

良乃世君子者

昔高帝既許隆慮主入錢千萬豫贖其子罪已而恐上  
無以元高帝而下負遺民遂食其言則斷矣苟若初以  
曉主云爲輕諾之無以乎孔子曰與其有誥責也寧有已  
怨尤武監之故非叔之良之請而李子春竟得免死者其  
於殺人非昭乎君殺得之比也處事若此何善之如

帝置酒燕宗室諸母相語曰文叔少時謹信與人不款曲惟  
直柔耳今乃能如此帝笑曰吾治天下亦欲用柔道行之

君道則天而不可過於剛故不耀威武不峻刑誅降心以  
受言溫恭而接下凡此所以濟其剛也臣道則地而不可  
過於柔故不爲利回不爲義疚君不義則必爭道不合則  
必去凡此所以濟其柔也此所謂大道下濟地道上行上



下交而其志通君臣之正理也若君一於剛臣一於柔則驕亢暴戾之勢行卑陳阿曲之態生而君臣之理亂矣光武為布衣憤憤懷復社稷之慮既平賊莽又值羣盜四起焦思勞體以屈眾智東征西討得隴望蜀至於混一而後已非剛德則天下何能致此然性傷嚴急政尚迫促致日月失行下節詐偽朱浮以此諫於前鄭興以此諫於後又使司隸督察三公而陳元復陳寔大之說以王莽同密為戒帝皆納用自是留意柔克之政而有柔道行之之言所謂知柔知剛惟其時物濟其不及以泄其過無過不及以趨於中情性既治王道成矣使光武於尋邑南伐至馬櫛野步躑躅隴蜀不賓之時一以柔克待之其不為人所禽以幾希大過剛固非全德然君而不剛則失馭臣之攝

拱仰成無所可否或重違其意龜勉順從或為宴樂並其  
玩好所移而不復省察惑為強大形勢利定濟脅而不取  
進退陽剛方屯正當取遠乾健乃又從而調以光武柔克  
之事尚謂吾君恭己為謙為未足也亦以異乎宋注鄭與  
陳元獻替之忠矣

張純朱浮奏議禮為人子事太宗降其私親當除今四親廟  
以先帝四廟代之戴涉奏立元成哀平四廟上自以昭穆奏  
第當為元帝後追尊宣帝曰中宗始祠昭禮於太廟成哀平  
於長安春陵節侯以下於章陵其長安章陵皆太守令長侍  
祠

建武二年始起高廟于洛陽四時合祀高祖太宗宣宗明  
年立四親廟于洛陽祀父南頓君以上至春陵節侯至是



張純宋浮戴涉請除四親廟立元成哀平四廟上自以昭穆次第當為元帝後乃詔祀昭宣元於太廟成哀平於長安春陵節侯於章陵其長安章陵皆守令長侍祠此光武中興之廟制也夫孝成而後三世無嗣王莽篡時漢祚既絕光武掃平禍亂奮然崛起雖祖高祖而帝四親非與哀朝尊崇藩統同事於義未有不可者一聞純等建議斷然從之皆無留難章陵四祠淺有異等彼何所為而然耶寡既不闕於當年失禮之議又不生於後代以是較過舉益明而禮所載為人後者為其父母降而不

可違而不守哉

容李彊不自安數勸上願備藩國詔曰春秋之義天子承天子宜承大統皇太子彊亦執議

皇太子遣之其以彊為皇太子 王陽為皇太子

夫婦天倫也妻而失德可黜乎曰可古之人有行之者冲尼是也則如刑家何曰可烈者謂失德之甚者也父子天性也子而不肖可廢乎曰可古之人有行之者帝堯其地則如義方何曰可廢者謂不自之極者也失德未甚不肖亦溲則聖人處之亦未至於絕也郭后寵衰怨對亦婦人之常態而太子彊過失不聞於中外光武以是焉黜而廢之違道多矣而謂我無所左右者豈其然乎且陰郭二姓皆殊貴族春秋之義立子以長不以功以德不以貴無立子以貴之說也借如立貴者彊非后子乎蓋不若於義故不得於言詔曰春秋之義立子以貴東海王陽皇后之子宜承大統則是非得失之分不待辯而自明矣



太子勇陰與禮賢好士門無游俠與張宗鮮于裒不相好知  
其有用猶稱所長而達之與張況杜禽厚善知其華而少實  
但私之以財終不為言世以是稱其忠

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惟克治私心務莫公理者能之  
君子而從事此道其可以為世宰衡司人主黜陟賞罰之  
柄矣愛而不知其惡則為欺為邪為不為亂時所亂者  
貴恣睢者莫不得愛而富且尊榮之備而不知其害則為  
賢為智為忠為直眾所推稱優特英傑者莫不  
賤侮辱之天下國家之所以廢興存亡惟善否  
是繫若愛憎如此雖伊尹周公無救亂亡之禍  
與貴戚也茲事則百世之師也

太子太傅張浚自鄂后廢稱疾不朝強起之為

篤乃上

以官有常職論之皇后廢與非宮博所管知以事君  
言之天子以失愛而廢后雖其僚猶當諫又况母愛  
抱棄傾則知覆此張湛所以身居羽翼之任當邪后之廢  
即不欲往歟然則不諫何也變元武之意不復肯也稱  
疾去官不以三公疾其義張湛有焉

劉昆為江陵令縣有大災昆向之叩頭火即滅後守弘農虎  
負子渡河帝異之拜光祿勳問何德而致對曰偶然耳左右  
皆笑帝曰長者之言命書之

物象之應或管以是致之或復為是而不能致蓋難必也以為  
必可致則妖怪而近誣以為不可致則感格之理息矣且歲有水  
旱或祈而得之或禳而去之鮮不裕然自足以為精誠所致



者蓋未知劉良偶然之對也其言也朴而文淡而味君子或若人  
武陵蠻叛馬援請討之帝敗其老未許援被甲上馬據鞍顧  
所以示可用帝遂遣之

人臣用舍進退當於義則已矣援得事世祖既二十年自用人  
論之位不稱才爵不酬忠光武非簡賢者必以其文為太子  
妃逆防未然故不授以重任也自致身論之勦先零守隴西出  
塞漠平交趾劬勞執掌亦既勤止固非尸祿素餐無報効者  
然年齒衰暮於力既殫則可以乞身于君告老而去馬革  
裹尸之志雖曰壯猷不幾於馮婦之所為乎卒使讒言得  
行主眷不終此君子所以貴於時行則行時止則止也

初馬援在交趾還書誡其子弟曰杜季良豪俠好義吾不願  
汝曹効之効而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子季良者杜深少與梁

私實固善會有言保為行浮薄亂羣或地馬援在交趾書  
誡子弟而松固與之交結扇其輕偽敢亂是時貴松固二  
人叩頭流血得不罪保坐免官松由是恨援及計武陵有兩  
道可入耿舒欲從充道援欲進壺頭上從援策進營壺頭賊  
乘高壺隘不得進會暑甚士卒多死援亦病舒歸罪於援奏  
援遲留失利上使梁松乘驛責援因代監軍會援卒松因之  
構之上大怒追收援印綬援妻孥皇懼不敢以喪還

梁松坐馬援書叩頭流血帝所親見也而使之乘驛責援  
代監其軍獨無他將可遣乎何慮之不精也且援請營壺  
頭耿舒請從充道兩事俱上帝從援策尋復聽舒各援失  
利誣陷之言又自松口帝平日料敵制勝明見萬里之外  
乃於此舉屢失事宜得非豫秋既高智有所困耶不然有



臣如援而不保終其為君德之累豈小小哉

初作壽陵制地不過二三頃無為山陵阪池裁令流水而已

使迭興之後與丘壠同

樂生惡死者情一也惟聖賢則無貪戀之心知生不同

益死不可免故也或者欲益生而免死所以亂大禮也漢

世天子即位豫建陵廟唐已不能及矣光武幸南陽宗廟

西復十年帝曰天下至重日慎一日敢望許久耶及壽陵

初作即有迭興之念此皆理所必至而人所諱言者西漢

如是宜其永終天祿享國久也

上聞詔可傳太子者皆言太子自陰識可傳士張佚正色曰

宜用天下之賢才帝謂善即拜佚為太傅和學為少傅

張佚之對述疏廣之意耳謂太子當師友天下英俊則可

矣而陰識自賢富也惟賢是川不以親廢參置眾正豈不

尤善相榮蓋亦受經飾行之士知道則本也是亦莫能勝

之徒歟勝曰古忠不明經苟明經取青紫如拾地芥耳矣

陳其印綬車馬誇示諸生曰今日所蒙譽古力也嗚呼時

經而取青紫誓古而得印綬自兩漢名儒已為此言耶請

大聖曾無識者今其從彼流弊益深可勝嘆哉

中一元年上讀河圖會昌符曰亦九之後會命岱宗乃召羣

松等按讖文言九世當封禪凡三十六事於是東巡於壇祭

天子泰山下南方羣臣從用樂如南郊事畢御蓋登山更衣

明時升壇北面尚書令奉玉牒檢天子以寸二分重親封之

訖再拜下禪祭地于梁陰以高后配山川羣臣從如元始中

北郊故事



緯書原本於五經而失之者也而尤紊於鬼神之理幽明之故夫鬼神之理幽明之故非知道者不能識自孟子而後知道者鮮矣所以易惑而難解也斷國論者誠能一決以聖人之經經所不載雖有緯書識記屏而不用則庶乎其不謬於理矣登封之事原本於柴燔而失之者也詩書紀述狩而柴者記所謂祭天也至于岱宗陟其高山云者記所謂因名山也有山則因以為高無則于郊而壇其義類一也又有大事而告于上帝者武王克商始有天下故柴望而告也合此則瀆矣託以饗帝于郊與升中于天為二事則傳者之失也然則七十二君之編錄詩書禮典略不經見審有是事乃天下國家之盛舉堯舜禹湯文武成康昭宣皆身致太平安得闕而弗講故前世論登封者莫

善於許懋惜乎世祖之臣智不及此陷其君於過舉而不得聞也且世祖享國至是已三十年四重無虞中上寧謐其心浸滿是以告功皇天明示得意而不自知其多失也不法唐虞三代而法始皇武帝一失也按識文九世當封禪則孝成之世今乃自綴於元帝而削去成哀平三君二失也王儉祕文人不得見是必祈求永年三失也前年拒羣臣之請謂百姓怨氣滿腹吾其天乎豈有治天下三十年民怨不除纔後兩歲即已徵洽此四失也勃戒邪縣有上壽稱美言必覓令中田詔墨未乾言令梁松等討論故事此五失也奉高后配地祇夫幾黜降廟主歸于寢園此六失也即位改元終身不可改而又改之此七失也凡此七者人君舉動之大節而疵病如此惜乎光武勇智出



儉而學問不足也或曰何以逆料王檢之為祈求永年曰  
以改元曰中元則知之雖曰景帝嘗爾然景帝復有後元  
亦可驗其不以終事為諂也光武年及耳順方建中元則  
音在久生不言而自見矣其視向者對宗族乞復之言壽  
去迷興之詔即已大異御衛所謂人心無常詎不然哉夫  
元一也乾一萬物資始坤元萬物資生既已始矣不可又  
始也既已生矣不可又生也人君之元即天定之元謂始  
元初元中元後元云者不識元也不識元則不能體仁熹  
曰始仁初仁中仁後仁則可乎不能體仁則於長久之道  
幸而中者有矣其不中者又可勝數耶

言識文用以決疑相譚諫曰先王所記述咸以仁義正道  
為本無恠誕也蓋天道性命聖人難言子貢不得聞况後

公儒乎今巧慧小才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識記以欺惑人主  
以不遠哉帝大怒曰非聖者無法當斬譚叩頭流血久乃解  
其六安郡丞道病卒

父子君臣之倫禮樂刑政之具以至取予之一介交際之  
一言加帛於箕之儀捧席如橋之習無非性與天道也謂  
此非性與天道則人所以行乎父子君臣禮樂刑政者是  
皆智巧偽設土苴糠粃之迹而性與天道茫昧杳冥無預  
乎人事此豈五經所載孔孟所教耶韓愈謂軻死不得其  
傳信矣相譚以此曉世主宜其言之不入也孔子曰非聖  
者無法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可以當聖之名臯陶  
稷契伊傅顏孟之徒抑其次也識書不出於此十數君子  
張衡以謂出於哀平之世虛偽之徒要世取資者也而光



武方以聖尊之且欲斬戮正士莫大之惑可爲來世之永  
監矣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三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四

孝明

漢紀

永平元年帝朝于原陵如元會儀乘輿拜神座退坐東廂侍  
官立神座後大官上食太常奏樂郡國上計吏以次前當神  
軒占其郡穀價及民所疾苦後以爲常

送死之禮即遠而無近至于墓則終事盡矣人子孝思不  
忘則專精于廟享而已矣蓋墓藏體魄而致生之是不智  
也廟以宅神而致死之是不仁也此聖人制禮明乎幽明  
之故仁智合而理義盡也既已送葬而往安于地下迎精  
而反主于廟中而又致隆於陵園如元會儀上食奏樂郡  
國奏計言民疾苦是反易陵廟之理以體魄爲有知虛廟  
而而不重設後舉廟中之主而祭於陵所皆違禮也夫喪





葬即遠豈得已而為之不可沐浴而不斂也故為之斂不可斂而不殯也故為之殯不可殯而不葬也故為之葬皆為中制以節賢者之過而引不肖者之不及也若遂孝子思慕無窮之心則葬之一得見曷若存之於殯之為近殯諸客位之為近曷若勿斂勿浴勿飯勿含之可以稱禮之不忍也原情至此則大聖至愚均於不行故不若循禮中節之為當也明帝此舉蓋生於原廟蔡邕不折衷以聖人之制而直論其情情豈有既哉使明帝移此情於四時大廟之祭簋盞豆尊彝鼎俎惟禮之循而兢兢業業監于光武成憲損益修明之期平至治其為孝也雖聖王何以加諸

以李躬為三老相榮為五更 幸辟雍遣使者安車迎老更

于太學上俟于門至階上揖如禮三老升東面三公設几九御正履天子親在制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醕五更南面禮亦如之

詳此禮即太學與辟雍相去亦非迫地以帝幸辟雍遣使者安車迎老更于太學則知之矣是則漢世辟雍不為養士之所顯宗以迎老更而幸焉非此時也則學宇之設遂一之即商周存先代之學故記言養國老於某庠養庶老於某序且食三老五更於人學矣不應以為宋是又建辟雍也觀顯宗尊師之意多儀及物數千百年鮮有其儷可謂人主之高致帝王之盛節也惜乎相榮受授一經重明章句不知仲尼修身治天下之微旨大義故其君德業如是而止若使子思孟軻之徒遭遇此時行其學則一帝可



三而三可四必矣

圖畫中興功臣二十八人於南宮雲臺獨馬授以椒房之親不與

堯舜禹之世則四岳九官十二牧成湯之世則伊尹仲虺  
萊朱巫咸成周之世則太公周召君陳畢公迭居師保而  
閔天未顛散宜生南宮适亦在高位漢高之世則子房爲  
畫策臣而蕭何王陵陳平周勃皆受顧命東漢則此二十  
八人同時奮庸猶車轂居中二十幅各以其力旋也蓋大  
厦非一木之支太平非一士之略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伊  
尹周公之相湯武蕭何鄧禹之相而漢雖曰位冠羣臣未  
嘗不推引俊賢同心協力以濟王業也惟飛廉惡來李斯  
王莽之徒則讎疾學王陷害忠良媚惑怙權惟知有己而

其凶厲氣酸固亦慚然獨出無敢班者雖其一時黨與借  
勢取寵心固非之得間則亦吐發憤懣以相菹醢不願與  
之伍也豈若古之賢臣公心直道濟濟致身生都榮名死  
有顯號者乎噫可謂不善擇術者矣馬援雖劣於高密僕  
方諸寇祭馮耿豈遽出其下乃以後戚不與功臣之列本  
欲示公於天下不知乃所以爲私義不當隱者聖人猶自  
序其績豈可坐椒房戚屬而掩烈丈夫之大節哉

詔曰先帝禁上書言聖而闇者章奏頗多浮詞自今若有過  
稱虛譽者尚書宜抑而不省示不爲諂子噲也

顯宗此詔何其見之明也夫是非羞惡人皆有之彼諂子  
非病狂失性人貌而獸心也其是非羞惡固未嘗亡特不  
能自克惟利之趨以求合耳其睚眦側媚以爲容言所不



當言以為親英明之君正直之臣必不受也以其是非羞惡未嘗亡故外方諂人內已嗤之或者悅其諂而不悟其嗤則愚暗亦甚矣光武禁言聖顯宗抑虛譽皆可為帝王成法若有違令者重貶斥焉則善之又善也

帝聞西域有佛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來大抵以虛無為宗貴慈悲不殺以為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應故所貴修練精神以至為佛善為宏闊勝大之言以勸誘愚俗精其道者號為沙門於是中國始傳其術楚王英最先好之

西域距長安幾萬里顯宗何以知彼之有佛歟自武帝開西南夷通身毒國其時已有善幻者至長安妖巫方士類徂其術變幻詛祝無所不為而巫蠱之禍所由起也然此

持佛學之祖者今漢史所載云其書以虛無為宗貴慈悲不殺謂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善惡皆有報應故貴修練精神以至為佛善為宏闊勝大之言以勸誘愚俗此十數語略盡其大槩矣若顯宗果自得師明古帝王之道固不遺使求之就使已至必能鑒是非邪正之辨焚其書歸其人逆閉其塗以防其為天下後世之禍也至于今千有餘年其徒浸多治其術益至而文字浸廣淺智狹聞之士讀之如以燕兵泛滄海誠不知其涯涘君子欲一以窮之固亦未易為也然天下之理統之有宗會之有元苟挈義而振領又何患乎不能明也佛者之言其道也曰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今夫人之所以為人異於禽獸者為有夫婦父子君臣也敢問茲三者性耶非性耶若以為非性



則佛因人耳不能舍是三者而有已也以為性耶則何乃  
立教使天下之人去此三者以為心也且自後其道以為  
廣大慈悲無與對者故毒如蛇虎微如蚊虻皆所憐憫捐  
身以飼之割肉以食之無所顧惜誠亦廣矣大矣慈且悲  
矣而獨於夫婦父子君臣則必斷弃除舍不得與蛇虎蚊  
虻為比則廣大慈悲又安在哉夫其書論浩博千章萬句  
羅網周密自相救護亦何必一一致詰直以是觀之則判  
然如白日中天物無隱形契豈非異端小道詖淫邪道不  
可不闢者乎

廣陵王荆謂相工曰我貌類先帝先帝三十得天下我今三  
十可起兵未相者告之詔不得臣屬吏民荆又使巫祭祀祝  
祖事發自殺

其說孟子沒聖學不傳帝王之英武者知削平禍亂其寬  
厚者知愛養百姓至於兵甲不用戶口滋殖庶而富之則  
功用極矣未可能明先王之教以善天下者也設有為文  
具不過廣黎師弟子宮室養老救乏貧而已至於子孫友  
屬則置諸富貴驕侈之地充不知教或乃材智有聞為善  
得譽及蒙忌疾至被勦除惟碌碌狗馬聲色間自同養  
乃幸無事若夫頑嚚亂賊者則按法行辟貶削誅絕之而  
已豈不違天理哉故光武使中郎將鍾興授諸王春秋善  
也與之學不傳於後世不知其有益於諸王否歟學經者  
必得正術又何游淫詭久而後成非一日講之頃暫知之  
遽能有功又不知諸王之受於興者日月淹久如何也不  
然春秋為誅亂臣討賊子而作而廣陵王荆楚王英皆以



悼遙相繼誅死何昧昧於春秋也明帝又自好學宗室貴  
戚莫不從師受經獨東平王蒼天姿粹美克自樹立其餘  
因師學而成材者寂無稱焉而無君之刑數施于諸弟魯  
有君子斯乃取斯其效相遠如此然則師道不立教化不  
明豈非國家之急務人主所當躬率者哉

初平帝時河汴決壞久而不修其後汴渠侵窳豫百姓怨  
歎會有薦樂浪王景能治水者詔發卒數十萬遣景修汴渠  
堤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洄  
注無復潰漏之患費以百億計渠成河汴分流復其舊迹

世言隋煬帝開汴渠以幸揚州文士考禹貢言堯都冀州  
居河下流而入州貢賦重於用民力故每州必記入河之  
水獨淮與河無相通之道求之故迹而不得乃疑木水自

禹以來有之不起於隋世既久遠或名鴻溝或名官渡或  
名汴渠大槩皆自河入淮故淮可引江湖之舟以達于冀  
也今據後漢書則平帝時已有汴渠曰河汴決壞則謂輸  
受之所也至是發卒數十萬修渠隄則平地起兩岸而汴  
水行其中也十里立一水門更相洄注則以節制上流恐  
河溢為患也是正與今

事可史曰渠隄自滎陽而  
為鴻溝下疑其為  
官渡者恐未得其  
表曹相距沮授曰  
悠悠黃河盡其  
汴渠自西而東  
乃橫亘南北故  
曰未得其要也  
獨所謂自禹以  
來不者此則不  
易之論也

楚王英謀反事覺自殺



事浮屠道莫如楚王英最  
遍天下徙死者已千數而繫者高數千人考驗無實猶被  
禁錮者亦五百餘人是時天子震怒徵使皇恐諸所連及  
一切陷入無敢情恕者雖因寒朗懇切上言馬后勸止於  
內多所理出然終帝之世錮者不釋徙者不還中外羣議  
皆以爲冤塞之氣感召災變夫一楚王英得異教於沙門  
必不至如後世之盛也其所好者特粗迹耳既以自殺又  
延及無辜因國刻深生死怨痛本欲祈福而反得禍又况  
深窮其說必爲微妙了心見性而不能逃於滅盡倫之罪  
者其所陷溺可勝計耶

歌秉說上擊匈奴從之

匈奴自建武二十一年之後屢興飢楚更耗破國公

二非復昔日之患矣至明帝時四垂無事匈奴不過一再  
寇邊其害小也明帝不遵光武舊規邊信歌秉巧詐爲大  
發兵數道並出往往無獲空還致名將祭彤自殺而費國  
又使司馬班超使西域出奇降鄯善下子闐復通西域三  
十六國由前言之則開邊生事由後言之則矯飾要功皆  
春秋所禁王法所不與矣

考章

漢紀

上欲封諸舅太后詔不許

明德之詔善矣而終曰吾以未踰三年之故又吾家族以  
得專之若陰陽調和邊境肅靜然後行子之志吾但當含  
飴弄孫不復關政矣詳此言是已有許封諸兄弟之意使  
無此言他日有司再請帝必欲行太后亦不能固止之况



自開其漸乎長孫后譏之當矣

皇太后馬氏崩帝既為太后所養專以馬氏為外家故賈貴人不登極位賈氏親族無寵榮者

自世俗論之章帝不知為賈貴人所出如是焉可也既而之矣而貴人不登極位賈族不被寵榮無乃太薄乎及太后既崩勢無所嫌少伸恩禮亦何不可史氏顧稱馬后與帝母子慈愛始終無間又稱帝奉承明德盡心孝道未有以疎簡賈族為譏者豈子有餘年皆無知禮之君子乎然章帝免於譏議亦必當於理矣

初明德太后為帝納宋貴人生太子廢又納梁貴人生太子宋氏有寵於明德竇皇后無子養肇為子而諸臣小人詔廢廢為清河王立肇為太子宋氏自殺

國家將興必有淑德母妻無妬忌之行古先一軌也馬后奉承陰姑織芥不失母養章帝慈愛興譽此竇后之師矣宋梁二貴人既皆有子宋子又兄也且已正位東宮竇后歎已無出等能撫養但加意太子長育隆就之豈不安於養梁氏之子乎而乃譏毀姪姊動搖儲副廢長立幼以成其私章帝不復辨明一切從順父子夫婦之道莫不虧而東漢之衰自此始矣宋貴人得意於明德竇后至帝即位之三年始正椒闈心既畜恨加以章帝不明遂致此禍然亦光武有以啓之可不慎哉

詔以瑞物仍集改元章和是時四方屢貢嘉瑞何敞謂未由袁安曰夫瑞應休德而至災異緣政而生今異鳥翔於殿屋惟草生於庭際不可不察由安懼不敢答



草木之秀異禽獸之珍奇雲物之變動無時無之係時好與不好耳以爲祥瑞注意於多有雖元符麟神爵之屬尚可力致蓋嘗有好芝草者一日官吏入深山窮谷間獲地皆芝也蓋數千萬本遂擇其尤者少取以復命又况智巧之徒能爲造乎花卉可以染植增其態毛羽可以鍛飼變其色雖石脉木理猶且假幻使成文字惟上之人泊然無欲于此也苟欲之則四面而至矣是時以瑞物仍集政元章和而何敞所言者公卿隱而不宣宋由袁安位冠羣后乃爲諂媚之習蔽蒙之行以侈逸上心使忽忘豈言戒不亦昧於責難正較之道乎

博士曹褒請定漢禮樂以一世大典非褒所能定不可許班固請廣集諸儒共議得失帝不聽召褒授以叔孫通漢儀

多不合經今宜依禮條正褒依准舊典雜以五經識

託撰次天子至庶人冠婚七日凶終始制度凡百五十篇未數

月奏之帝以衆論難一故曰納之不復令有司平奏

孔子刪詩定書繫易作春秋而不述禮樂之制何也禮因人情爲之節文樂以象功故難立一成不變之制也殷因於夏周因於殷其或繼周者皆不免於有損有益夏實殺忠而周文其不可一也明矣雖然聖人必因事以明其義蓋其數可陳祝史有司之所能預也其義難知非仁且智則不能本人情而約之於中道也故或先王有之而不宣於今之世或古未之有而可以義起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而已曹褒之志蓋亦深見叔孫通之儀有未當者故憤然欲正之而章帝亦以是命之若請博徵名儒遲以年歲猶



庶幾乎不大違矣有可行者而身當重任決以獨見緣數  
月間遽成百五十篇且又雜以識記之文蓋不待見其書  
而可逆知舛駁不純乎古之正體矣一世大典既鮮克留  
意者幸而有之其成就乃爾豈不惜哉

孝和

漢紀

以鄧彪為太傅錄尚書事實憲以彪先帝所敬而仁厚委隨  
故尊崇之其所施為輒外令彪奏內白太后事無不從

鷙猛欲搏者必伏匿其形姦宄欲擅者必謙降其勢故不  
自奏請則人主以為遠權推崇便舊則士論以為樂善使  
天子親信而不疑然後其計得行是舍其小而得其大者  
屈於頃暫而伸於久遠王莽以此策竊於前竇憲以此專  
權於後雖得意一時祇足自欺未何利哉

竇憲大破北單于於稽落山還拜大將軍

竇憲刺殺諸侯罪狀已白太后宜遵用漢法顯加刑誅則  
攝政道公諸侯賓服外氏謹飭宗族安全乃信憲言俾代  
夷狄曾不思萬一不勝是加憲之辟若其成功青得已乎  
憲初計特以免死耳幸而克獲纔可贖死今乃大行封爵  
貴寵赫然前日所犯不復比理使憲無所忌憚罪惡貫盈  
太后不能保兄弟之恩和帝不能全甥舅之好何敝所謂  
愛而不教猶飢而食之以毒可為來世之監矣  
竇氏父子兄弟並居顯要圖為不軌帝知其謀時朝臣莫不  
附憲獨中常侍鈞盾令鄭眾不事眾眾遂與眾定議求得故  
事發兵捕其黨與皆下獄死憲自殺

竇憲當章帝朝和帝初為太子之時聞梁氏私相慶已作



飛書陷殺梁竦而破其家竇貴人姊妹皆以憂死繼奪心  
水公主園章帝僅能切責數語而已於是憲氣勢雄長秦  
免三公刺殺宗侯仗鉞出征誅兩僕射逐一尚書爪牙心  
腹各有其人刺史守令多出門下而皇太后為之內主竇  
氏振按遂生逆謀人主誠有意除之未易舉手和帝年纔  
十四乃能選用祕臣密求故事勒兵收捕莫有遺者朝廷  
肅清宮闈寧晏遠繼孝昭之列而前史未之發焉豈非關  
典哉所可恨者三公不與大政天子無可與謀而鄭眾者  
金盾令也既佐人主掃除姦逆而有大功以受封爵於是  
開宦官用權之漸生十常侍亡漢之階使後世言治亂者  
每嘆息於斯焉

班固坐竇氏賓客死獄中

天下之士鮮有不為權柄之臣所引因得自見者顧所主  
有賢否爾旁招俊又列于庶位固宰相之職宰相而不進  
人才人才而不由宰相進則必由他道矣然君子小人各  
引其類此朋黨之論所由起也夫固史筆自為遷而後莫  
與抗者非文學之妙才何能爾然其見由人言豈得失成  
敗之迹不為不博人物志分九等聖賢為不自之分不為  
不詳彼竇憲者其任人品之何等歟若其職稱敗之譽則  
又豈歷昔前日事固乃為憲賓客以至殺身可謂短於識  
而長於文輕於德而急於進自古文人才士鮮不以此敗  
者是故君子宜為質而野不為華而文也

追尊梁貴人為皇太后詔恭懷追服喪制

梁氏之禍諸曹致力於外太后譖聞於內其怨均也帝既



誅憲等而奉事太后不聞虧禮借曰勉強及太后崩乃抑却三公之奏不遵光武之失且曰禮臣子無貶尊上之文恩義兩得可謂賢矣且和帝實衆出也既奪其子又殺其母嘗氏雖欲專名外家和帝雖能不知太后然梁氏不可不復也此與為人後者不得顧私親則異矣故追尊衆貴人爲皇太后追服袞制封爵諸舅於禮無失也

帝崩長子勝有癩疾少子隆始生百餘日太后立隆爲太子太子即位太后臨朝

孝和幼冲即位年十有四而能誅鋤竇憲自是大柄在手威權不失後十有五年間亦無大過察尊信儒術友愛兄弟優禮賢者克劍一言四夷希侵中國綏靖方之章帝實乃過之而作史者不能鋪張揚厲曠調多矣帝既崩長子

有癩疾少子生於百日於是爲迎立清河王慶嘗不善哉而太后有異心焉斯可恨矣

孝殤

漢紀

元平帝崩太后定策衆中立清河上子祐太后猶臨朝

立天下之主當與三公大臣共議選建賢明豈一家之私哉而乃定策禁中公卿不與假如立非其人則亦無由改悔是自取禍也清河王慶嘗帝長子嘗正位儲宮廢不以罪年齒益長過失不聞於是迎立以主漢祚豈不善哉而鄧太后終利幼弱欲久臨朝至安帝年二十有八猶不歸政故自永初而後日食地震雨水風雹之變最不絕言母氏常隆闡尹得志接乎相靈而漢遂滅矣

孝安

漢紀



夏大旱太后幸洛陽獄有囚實不殺人而被考自誣且得  
狂狀收洛陽令抵罪行未還宮雨大降

天之於人若遠而近若近而遠一夫陷寃未必致旱既得  
明白雨遂大降天人一理理無小大多寡遠邇之間此可  
驗矣使太后因此動心遇災而懼推類以求之知雨水頻  
仍風雹屢作地震連年之為陰氣太盛所致惕然退居還  
帝大政勸使任用忠賢修明政事而災異之來猶不已也  
然後可以歸之天數而無憾矣

三公以國用不足奏令吏民入錢穀得為關內侯虎賁羽林  
郎五官大夫官府吏緹營騎士各有差

三公論道經邦理陰陽若夫制度財用量入以為出家  
宰之事也是時天災流行無歲不有三公備位碌碌初無

調燮之策消弭之道至於國用不足乃行鬻爵亦昧於量  
入為出之計一何補哉漢遂至此極也雖鄧后節儉歲終

饗衛士不設戲樂減逐疫儂之之半元嘗撤樂不陳充庭  
車曾何效於大計之闕乎凡此皆因地震而水豈為儂子充

庭車而致哉陰盛陽微水旱饑饉國用遂乏而太后與三  
公救災之術如此是以天下為兒戲也

登鷲磔揚震置之幕府震教授二十餘年不答州郡禮命鷲  
聞而辟之時年五十餘矣累遷至東萊太守有故吏夜餉震

金曰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子知我知竟不受

楊震四知之對自古以為名言君子正之曰人與我可為  
二天地則一而已世未有明其說者愚謂天地非惟不可

以二言蓋亦不可以知論君子之教舉一隅使學者推而



反之爾知者有血氣心思之性也。震好學通達清白自將，雖辭故人莫夜之金，有不欺暗室之節，然為此語則獨理幾於未明矣。鄧騰推賢進能，自其妻操要之，女王擅朝，彼貴戚也被其薦者，宜有去就之分，豈可苟哉。震教授二十餘年，不答州郡禮命，一旦慨然為騰而起，豈獨燭理未明，又疑其處義之未精矣。

漢末寇漢中，鄧騰欲奔涼州，并力北邊，震諫不可。騰怒之，會請歌賊攻段長吏，乃以謂為朝歌，長謂到官，謁司內太守馬。震曰：大羊相聚不足憂也，爾竟假籌策，勿令有拘罔而已。乃設三科以募壯士，攻劫者為上，傷人偷盜者次之，不事家業者為下。米賈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劫掠，外伏兵以待之。賊由是駭散。

震謂三科所募以常理論之，皆王法所當治者，取一時之用，平難平之賊，譬猶以蠻夷攻蠻夷也。又使此三科之人，因立功得以自新一舉而數利焉。若非馬稜知謂之賢，寬其籌策，使無拘罔，謂亦無以自見矣。故世未嘗無才而用之為難，鄧騰能薦李邵、楊震矣，乃以異同之議失之於謂。惜而知其善舉不易耶。

曰：太后母新野君亮，鄧騰等乞身行服。

鄧太后初欲不許騰等行服，以問曹大家。大家曰：如不許，後有毫毛加於今日，則推讓之名不稱得矣。太后許之，婦人之識乃能及此賢矣。哉！然愚嘗觀大家所作文，誠其言承辜撫接之道，罔不詳備。獨於桃夭小星所載，后妃夫人之盛德，曾無一語及之。夫二南正家之本，本則不立，雖有



任妙之才之美不足觀也已而世徒稱女誠之長未深考其故是以因而著之

豫章之草生太守劉祗欲上之郡人唐摛曰今外戚豪盛若道微弱斯豈嘉瑞乎乃止

鄧后臨朝至是十五年無歲不有災異大變初以親決囚蒙澍雨之應次嘗為成遂疫候子罷元會充庭車之小善而欲平陰陽乖戾充塞天地之氣亦類天所持者狹而所求者奢宜其無感也自是而後在廷不聞忠讜之言簾帷不思消弭之道安帝懦弱制由強臣天未厭漢仍示告戒而上下細於見聞遂以災異為常事無復憂駭之意方乃貢祥瑞希寵榮嗟乎中人已下為權利所移習俗所化雖天變動於上地變動於下猶且不懼亦昧夫參三才成位

乎中之理甚矣

楊震飲馱而卒

安帝三公無出楊震之右者然大臣之義以遠事君合則留違則去震先為司徒奏論乳母士望賤微受侍推等清朝聖女伯榮其夫封侯不合經義書奏不省一宜去矣遲留三歲遷為大尉再言王聖起第為國大費周廣謝憚依倚分威天下誼諱勢且叛怨上又不納二宜去矣天子明年震復上疏彈劾近倖驕溢逾法反被譖愆遂致殺身若震之為人忠則可尚其未得為仁乎仁者度君而後事不第而後愛也燭理必明而處義必精也安帝已可知矣震以三公之尊兩奏一乳養老婦人而不能動有大於此者獨將奈何故故嘗初奏不省之時即可引領而去過是殊



少味也

廢太子保為齊陰王

太子廢當其罪後世之欲私愛也。曾將旁緣以行之曰：是祖宗有故事矣。何況廢非其罪。則後世之欲奪正嫡者，苟得緣於東宮，則斷以不疑。曰：祖宗時太子無罪尚且見廢，況有罪乎。東漢漢孝安廢太子者，三帝是。三太子初不以過失聞也。嗚呼！詎敢孫謀以燕翼子光武，曾不深念於斯哉。

高崩太后欲久專國政，負立幼年，立北鄉侯懿，懿即位數月，尊中常侍陳程等十九人，迎立齊陰王。

安帝柔闇，不君始則闔后，忌殺太子之母而不能保，繼而乳母恣橫，諸太子廢之而不能辨，方論此，豈非深宮之亦言虛大數，終而為身後之念乎。一旦不謹，樹立嬰孩，遂使中官得以順人之便，專我扶立所廢而權傾國，尹國無人焉。為人子孫嗣才，神靈失職，如此豈非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不為憂懼，師至是耶。

孝順

漢紀

同謀枝節，雖勤於中常侍張弘，弄權屢寢不報，計自繫獄中常侍系程張賢，乞曰：言謂語其切激，帝感悟，徵拜議郎。惡侵其類而喜，其與人皆然，觀其好惡之，亦正則賢不肖見矣。虞詡奏免三公，而三公繼劾之，按論中常侍而中常侍左右之相，焉朱寵之視孫程張賢，豈不愧耶。使詡所奏按有害於焉，寵有利於程賢，則報之者各以德怨，皆不足貴也。而謂無私焉，於是知焉，寵為深可貶，而程賢為



朱易得夫三公國之棟梁不足仰如此而扶立適主維持  
正士乃出於掃除之役刀鋸之餘則國可知矣

徵樊英至京師帝待以師傅之禮英無奇謀深策數月稱疾

告歸

樊英隱士之賢者也張楷之謂李固之評司馬氏之論皆  
未知英者也學行既以名自昭著非英求之也隱居求志  
不應辟舉知時不可也安帝嘗嘗足招致賢才順帝是  
時年纔十三公輔懷祿耽位中臣新立大功英迫於詔徬  
勉強而至雖有奇謀深策莫適告語矣是故稱疾不起入  
殿不屈虛蒙官稱未嘗就位延問得失隨宜應對俛仰數  
月賜告而去不降其志不降其身出處之間意旨然也自  
兩漢以來隱逸之士進退可度未有若英者也而張楷責

以輔君濟民之事夫輔君濟民公卿之任正使英首言正  
諫亦安能必時之用已而行之其志耶又曰以不貴之身怒  
萬乘之主且順帝猶未成人史所謂下詔切責郡縣者果  
出少主之意乎使帝誠知其賢英盡志無隱又安能必帝  
之見悅而不怒耶且人臣而畏人主之怒又安能直道而  
行李固謂英言行無關而謗毀布流夫君子蓋其在我者  
而已言行既已無關則謗毀布流非所病也亦聞有特立  
獨行舉世非之而不加沮者乎若樊英者德成志正動而  
不括退可增勵名檢爲苟進者之戒進可以叩表百辟爲  
不惑者之規雖言論風旨無所傳聞以其出處之致味其  
爲人斷可識矣而司馬氏特以清修言士目之故曰三人  
皆未知英者也



桂陽太守文寶獻大珠環之

唐堯論言勸枝之善勅大官勿受善矣為若勸嶺南勿貢以止其來。為嚴乎順帝還文龍大珠之獻善矣為若亟加貶斥以厲其餘之為警乎止之不嚴厲之不警彼佞人終無畏心他日又必有側媚貢獻以嘗試朝廷者蓋隙一開源源而至矣

三雄之言孔子四十不惑禮稱四十強仕請自今年廉年未四十不得察舉善有茂仲異行如顏回子不抑上從之久之廣陵舉孝廉徐淑年未四十臺郎詰之淑曰詔書云有如顏回者不拘年齒故本郡以臣充選雄曰顏回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十亦無以應乃罷却之仍坐薦者

雄塞塞有王臣之節表世名卿也其論守制長吏父國

親民官辟舉之制非但一時可行之言取士之制貴得貴才固亦善也獨於聖賢之語有未喻耳孔子曰四十而不惑者蓋自言其進德之序禮言四十強而仕者蓋示學者德成可用之時非謂取人以此為準也徐淑以顏子自方固以其言而推以聞一知十詰之益失其義子貢在聖門有兩達之稱聖人意其於而足也故設顏子為首使賜參度彼已必將望之向若不以自多凡以進之也賜所謂聞一知十豈不真可指哉亦以况顏氏明哲舉首見尾而已所不及爾如以難對之問折抑孝廉又坐舉者曾是以為可乎

高之立也乳母宋娥與其謀至是封為山陽君

大任聖母也王為諸侯亦以善繼王季為孝爾太妙聖



母也武王爲天子亦以丕序文考爲列爾聖人事父母之  
心則一而統業所自則繫乎祖宗以有天下國家之職也  
漢世人主往往致全於此怒鮮知太宗之義者以天下而  
聽斷於母已爲不可又有聽斷於祖母已爲聽於祖母已  
爲甚不可又有聽斷於乳母已爲嗣宗廟社稷不法祖  
宗而乳母是從念推濕屏燥之恩而忘創業垂統之重以  
知類言之則爲不教以知本言之則爲不仁又况覆轍在  
前身逢其難而憤憤焉性利愛之徇迷而不復思不知其  
爲人矣

太史令張衡曰舉孝廉二百歲矣皆先孝行行有餘力始學  
文法卒印詔書以能章句奏按爲限雖有至孝猶不應科此  
專本而取末今使一人外有可觀內必有闕則違選舉孝廉  
之志矣

人雖靈於萬物以五氣交運參差而不齊也故鍾其秀粹  
而無剛柔緩急之偏者雖千一不可知也是故同類而殊  
能不但庶物鮮人實然聖人知其然故垂知工則不責以  
夔之樂稷知播則不任以契之教因所長而用之終其言  
而不徒故事治功成而罪戾不著此堯舜所以代天工之  
道也後世則不然以天下無務而求備於一人始以空言  
取之一旦命以獄訟已而昇以財賦已而責以禮樂已而  
分以民社職無常守業值見効苟能應文免咎苟歲久而  
去則自爲能吏但取外之可觀而不恤其內之有闕也積  
累久次遂至於與國大論進退羣才亦由此途出然則欲  
關物成務咸有倚理臻治道之極也不亦遠乎經斯世而



馭人羣其必師法上古以御之宜庶乎用人不違其才  
百官無曠而治可言矣

初聽中官養之襲爵

周官言得人以精氣神藏者爲之後乃用刑人趙高猶非  
出於鸞室也生而隱宮古之奄也必天刑之則亦鮮矣後  
世乃特開此一門絕人之世不爲防制昏朝濁代至有數  
千貞既逆天理又以敗其國家不知何所急而爲之也不  
幸已有之猶當裁損其負數卑約其品祿而禁其未然者  
何乃許之襲爵養子與全人比乎茅土之封所以待功勳  
建賢德而加諸刀鋸之賤似續之任所以繼先祖傳後來  
而責諸不父之家且殘無罪之人息生生之道耗盡財用  
崇長禍階一舉而六失併焉有天下國家者可不深思而

痛聖之乎

命以梁商爲大將軍辭疾一年帝使太常奉策就第即拜乃受

辭受之節人臣所當謹也已如可爲則不必固辭如不能  
爲則不可終受九官相讓者一則推賢揚善所以達人材  
二則崇禮致恭所以形風化非苟然也梁商辭疾一年退  
避確矣蓋亦舉爾所知然後堅卧不起則誠意白矣及帝  
使太常奉策就第即拜乃詣闕受命退不能爲遂成之不  
受相位進不得比伊尹之幡然而改義無所據矣

王龔以中常侍張昉拜權將奏誅之龔相有以楊震告諫者乃上  
大臣治大事者固是也事之大者莫大於中常侍弄權矣王  
龔欲奏誅之職也楊震之事非以遠難明亦何待宗親舉



以勸諫然後知哉。雖自為義不力，心有畏怯，故易沮爾。度不能為，則前在司空五年，何不辭位而去？人再為太尉，日月益久，彼中常侍弄權，其所由來亦漸矣。既不能止患於微，又懼禍而下諫，堅貞之名無亦虎得乎？

時官官競責恩勢，惟大長秋良賀清儉退厚，獨無所薦。帝問其故，對曰：昔衛鞅因景監以見，有識知其不終，今得臣舉，雖榮伊辱，是以不敢。帝由是賢之。

良賀賢矣哉。薦進人材，美事也。方之排陷忠良，豈不愈去義相懸。然且不敢，則侵權佔勢，進上為非之事，必不居其一矣。使趙高恭順，張讓節用，曹騰能如是，則生免刑獄，死免誅，亦且垂芳，不朽矣。使人言奉事趨走，則亦不免。此固賢之流，則亦賢之流也。嗚呼！

呼良賀其賢矣哉。

大將軍梁商以小黃門曹節等用事，遣子與之交。宦官忌其寵中常侍張遂，遂政楊定乃請商及曹騰，孟賁圖廢之。帝曰：必無是，但汝曹如之耳。遂等懼，矯詔收縛騰，賁於省中帝怒，釋騰賁下廷等獄，伏誅。事功連染廷及大臣者，衆商乃上疏曰：春秋之義，罪止首惡，宜早訖，竟以止逮捕之煩。帝納之，罪止坐著。

人主所甚惡於臣下者，莫夫於謀廢立也。梁商雖以右父當權，猶結交中常侍，然後得安然。則是時中常侍之權蓋擬人主，又重於大將軍矣。使商無此曹之援，特未可知也。惟有曹節曹騰之貴，之援是以證，恐不行也。或曰：諸商者，張遂遂政楊定亦中常侍耳，何為一勝一負？曰：中常侍固



自有朋黨勝黨者則事之中常侍也遠政定者不得於君之中常侍也所以勝黨之縛即得釋而遠等之獄不能免然梁高除六將軍一年不拜初若貴愛其身以有為者而有為謀止於如此鄒欵且其引春秋罪止首惡之義常笑無亦稱舉堅茹伊矣以為戒乎

冀州刺史蘇章以摧折權豪忤旨坐免時天下目故論者日夜稱章朝廷不能用也

順帝享國漢業衰矣然是時可任公卿者有李固杜喬周舉可任將帥者有虞詡為續皇甫規可任刺史者有程璜張喬張綱蘇章若用之盡其才又使各舉所知而任佳焉則中外不為無人雖衰可興矣而帝惟后黨垂聽惟官官用者君子福柳不復得志微天下不能得乎

冲帝 質帝 漢紀

帝幼聰慧嘗自梁冀曰此跋扈將軍也冀怒之因置毒餅以進帝苦煩其召太尉李固曰食煮餅令腹中悶思可活冀亦在側曰恐此不可飲水語未絕帝崩固試尸於梁推舉侍醫冀惡之固與冀書議立嗣冀召公卿大議皆以河王蒜明德著聞天下歸心中常侍曹騰惡蒜說冀曰潘嚴明若果立則將軍受禍不久不如立蠡吾侯志富貴可保也冀然之明日重會公卿議皆曰惟六將軍令固堅守前議冀厲聲曰罷會固復以書勸冀冀怒說太后先冀免固迎志立之

人臣之罪無加於弑君李固身位上公親聞冀帝命斷腹悶得水可活之言而見梁冀斬不與水之事當即時請太



右出御前殿召三公中二千石列侯司隸期門羽林士六  
會庭中推舉尚食窮問崩故可以立得罪人致于廷焉  
與謀者殺無赦焉白建明德策立清河不崇朝而漢祚  
隆天下定矣雖梁冀父握兵權然事出君平既躬為大逆  
名在弑君其下未必人人服從出一紙詔書諭以逆順  
決不動計不出此方且伏尸號哭一再致書比三日間冀  
策書已立則雖有仲尼之智周公之才亦無及矣吁可歎  
哉

相帝

漢紀

梁冀惡李固名德恐終為己害收固下獄死

古之君子有不願受知公卿者既名知己則義難中絕於  
是進退死生有不合乎理者天李固之失殆與揚震之歟

又况梁冀之賢不及李固固終身為其從事至于梁冀  
頑當凶暴繼父執柄固尚鼎鑊進回不夫豈非恃明生  
故更可及于位耶雖有昌黎至計崎嶇獻納竟無所就以  
陷危禍中則忠矣仁則矣不知也固嘗謂樊夫曰夷惠之  
間聖賢居身所貴也必待其舜之君是無時可行其志矣  
嗚呼是固之所以自處者由今觀之英未有所以固亦  
何所得哉

封梁冀妻孫壽為襄城君

霍顯志行在博陸既薨之後孫壽當梁冀方盛之時  
冀凶慝甚險不辨以李固為高皇用規朱穆陳蕃張綱  
蘇章周舉諸人皆一時公忠皆首為漢室臣則摧陷誅鋤  
不遺餘力至其妻穢德暴著乃自寵而憚之不敢誰何孫



氏宗親靡不責顯其意以為一以諸人者雖曰賢才而於已  
有害吾妻雖畜監奴不能為一害也於己有害則雖賢且  
才必摧陷誅鋤之不能為一害則雖一奴而出入卧內威  
權外震刺吏二千石皆謁辭豈不問也嗚呼亦愚暗之  
極矣不知與李固杜喬陳仲弓等同為公卿來輔漢室  
之為榮乎抑為單超左悺等等之所謂殺宗  
絕祀之為美乎朱程穎極歎其然則僕無一可耶  
其迷謬言實乃爾終以不惜以為石族得權柄者猶不  
知戒也亦未如之何矣

崔寔曰凡為天下者嚴之則治寬之則亂刑罰治亂之藥  
石德教興平之柔肉夫以德教除其以柔肉治法也以刑  
罰治平是以德石供養也今自此以來政多出實非所以

為治也

司馬氏曰漢法嚴矣而是猶病其何哉蓋衰世之君率多  
柔儒凡愚之凶惟知姑息是以權之臣有罪不坐其滑之  
民犯法不誅仁忍所施止於目前欲得志綱紀不立寔之  
論以矯一時之枉非百世之通義也孔子曰政寬則民慢慢  
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  
政是以和斯不易之常道矣

崔寔之論出於子產子產曰惟有德者能以寬服人其次  
莫如猛此蓋王迹既息聖人之道不明在上者無修己以  
敬仁民不化服而惡齊之之難也故寧以刑辟行政趣  
目前之効耳季康子問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  
子曰一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若一之德民也小



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夫無道疑可殺也聖人猶不以殺為善也子產崔寔之論雖以矯枉於一時不知人主尚嚴有司承望刑辟深切必至於民無所措手足故帝王之治不聞其尚嚴也傳所謂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者非孔子之言也豈有仁人為政先致慢慢之弊又從而濟之乎五經語孟之訓未嘗有猛暴陶稱舜曰御衆以寬仲虺稱湯曰克寬克仁乾之君德曰寬以居之孔子答子張問政曰寬則得衆故居上不寬者比之臨喪不哀為禮不敬以無其本也是則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司馬氏所謂柔懦姑息有罪不坐犯法不誅者又豈寬之理哉所謂恩施目前寢究得志綱紀不立者又豈仁之道哉

安定屬國都尉張奐初列官差豪遺其良馬金銀其誓不受前此八都尉爭好貨為之患及奐正身案已無不稅服威化大行

服人心之道固非一惟公與廉其感尤速也今長而廉一邑服矣牧守而廉一郡心矣部刺史而廉一道服矣公知大夫而廉具僚羣辟服入天子而廉中國外夷服矣貪則反是辱觀自古邊患皆起於貪或貪其土地或貪其貨寶或貪其畜產或貪其帳族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要功生事先以辱之其叛怨則又伐之至於伏尸殫貨所失不可勝紀而以濟一己之私欲者皆是也故惟廉將可以安邊遠服矣以張奐之事可監矣

詔賞誅梁冀功封單超等五人為侯



自孝和除竇憲孫程胡濟陰相帝治梁冀相望未七十年  
去二姦凶立一人主三大事者皆出於中官三公雖尊無  
所與謀尚書雖要莫得措手天子既倚之去其害己者又  
有援立之恩雖不舉國以聽焉其勢亦不得已矣西京傾  
覆禍起母家光武中興抑制外戚曾未數世和熹專朝皆  
以不接公卿而任用黃門遂基末流之禍雖曰有治人無  
治法帝王子孫不能皆賢禍亂多門必有所然亦祖宗  
創業垂統柄制本末有未盡善者矣若略法三代委任宰  
相使政出朝廷猶庶幾乎

陳蕃薦處士徐揖姜肱袁閑韋著李曇帝徵之皆不就帝下  
彭城使畫工圖肱形狀肱卧於幽闇以被韜面言患眩疾不  
欲風工竟不得見之

隱居不仕人各有志亦士之心也姜肱至不欲人主識其  
面不過甚乎曰伯夷非其君不事孟子稱其取之清也若  
紂若飛廉惡來之君其無所用事也五處士皆不就徵姜  
肱獨蒙圖形必其名稱不著於時也若相帝者黃門常侍  
之君耳無所用見也相帝或識其狀貌必欲其至是以不  
使畫者圖之強介之推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  
是求顯也亦此志矣嗚呼人知如天知日有目者孰不願  
仰而望之至使高人勝士永公弗見何以得此哉亦可以  
自反其故矣

白馬令李雲以言事繫獄弘農令杜衆傷雲以忠諫獲罪請  
與同死帝怒詔并治之陳蕃楊秉上疏請雲坐免歸雲眾竟  
死於獄太尉黃瓊上書諫不省



殺諫臣... 必亡其國相希何以不亡曰漢室至是則既亡  
矣政歸中常侍誅戮忠貞大興黨錮以失天下賢士之心  
其親客在 南州郡辜推貪於其於寇賊以失百姓之心善  
及天地之紀以邦本也兩失其心漢豈能與中常侍共有  
天下耶則漢已亡矣人有所尸者特虛位耳黃瓊當主傳  
立功封爵之後自大臣拜上公雖能奉兗州郡食汗十  
餘人然非當世之本務也至於中常侍專權恣橫濁亂朝  
廷則未嘗昌言及之雲衆二人下獄被誅境乃伸白其枉  
不亦晚乎書奏不納後亦不復有言遲回五年然後免去  
又拜司空以終其身夫處漏卮居高位而匡救之功如彼  
其卑不知得名當代者以何道也顧差貴於朝廣趙戒耳  
方之寵參王龔殆不及也徐孺子少而從學貴而不見有

以也夫

左惜兄勝為河東守被張長京兆趙岐耻之即自弃官西歸  
唐衛兄珽為京兆尹與岐有隙收岐家屬盡殺之岐逃難四  
方賣餅北海市中孫嵩見而異之載與俱歸藏於複壁諸唐  
死乃敢出

古之君子不用於時困厄患難乃有立德立言以自見于  
後者趙岐耻事閹人之兄弃官而去羞惡之心立矣雖繫  
身於河東而復宗於京兆至賣餅市肆匿身復壁僅乃得  
免詩云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吁可畏哉而岐志不挫折  
玩心孟子劬瘁皓首未嘗釋卷卒成箋訓垂世千有餘年  
嗚呼其亦賢矣哉

長沙賊起入桂陽蒼梧南海武陵蠻寇江陵拜馮緄車騎將



軍討之至長沙賊悉降

天下之難平者莫大於夷狄侵陵中國背叛然得人以任之則亦非難能也交趾賊起張喬至則平太山賊起李固至則平廣陵賊起張綱至則平九江賊起滕撫至則平先零諸羗叛皇甫規至則平長沙賊入桂陽馮緄至則平是少者猶數百千人多者一二十萬計然得一賢才如決積水如掃敗葉如呼餓隸而已耳是非難者然則何難莫難於正心以正朝廷故曰寇賊在外四支之病內政不理心腹之患中常侍不去朝廷混濁雖規固綱緄日降千賊月沮萬寇亦歸於亡而已矣

司空周景太尉楊秉劾奏刺史五十餘人天下肅然

百姓之所患者莫甚於守長貪殘殃害切已然得人以任

之則亦非所患也杜喬周舉嘗分行劾奏矣太尉黃瓊嘗舉發州郡矣清詔使范滂嘗登車攬轡矣中郎將皇甫規嘗持節邊郡矣護駕從事胡騰嘗自同都官矣三公景秉嘗實覈條疏矣或忤逆或罷免或死徙或望風解印綬去但委用稱職如芟惡草如逐鳥雀如驅虎豹虺蛇而已耳是無足患者然則何患莫先於正朝廷以正百官故曰治水不清者澄其源規景不端者正其表中常侍任政臺省殺亂雖喬滂景秉朝劾十郡守暮劾百縣令亦歸於亡而已矣

九年濟陰東郡濟北平原河水清

水性潤下而質不同或清或濁或輕或重或弱或悍或黑或白或寒或溫或甘或淡是其質也若大河之質則黃濁



數千里而不可澄汰者也凡物反常為妖濁而忽清猶地  
而出堆阜山而沸泉湧非所當有變異之象也故裴楷言  
自古未有河清者後世乃以為大慶君臣動色載於年號  
著於邑名形於歌詠紀於史牒不亦異乎至若大海朝宗  
衆流自非並岸風水激薄沙泥渾汗之處則萬里停滯未  
嘗濁也而佞人諂媚又有以海清為賀者不亦異之甚乎  
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

文景用黃老非黃老能清靜也文景有愛民之德故効臻  
于一清靜耳明帝致浮屠非浮屠能治平也明帝有寧民之  
政故効臻于治平耳逮其末流先業不嗣而從事祠享要  
求福利於異端之術亦何愚哉此亦祖宗師表不正之所  
致也或曰兩漢皆好尚儒術東京晚節教養尤甚然黨錮

之禍興于太學則尊事孔子者亦豈無弊乎曰子可謂蒙  
蔽之民矣黨錮之禍豈諸生所願欲哉桓靈稍有世祖顯  
宗之是取此二百餘人隨才任使之其治効當不愧於建  
武永平之盛矣惟讎疾賢才而斷喪之也故宦官蠹於內  
百姓怨於外英雄四起而忠良計盡之士各為知己者用  
三方鼎峙漢室遂虛是豈諸生宗師孔子之弊耶

杜密每謁守令多所陳託劉勝閉門掃軌無所干及太守王  
昱謂密曰劉季陵清高士公卿多舉之者密知昱以激已對  
曰劉勝位為大夫見禮上賓知善不為聞惡不言隱情惜已  
自同寒蟬此罪人也今志義力行之賢而密達之違道失節  
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令問休暢不亦萬分之一乎昱慙服  
待之彌厚



或問劉勝杜密所處孰賢曰勝賢如密之論軒揚激發固非常士所及然勝之行深潛靜退可爲里居之式也且郡守待以上賓亦禮貌耳豈望吾薦善糾惡之事哉故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聖人許焉子文爲令尹以其所行告諸來者孔子猶不以仁許之則如密之論非惟犯出位之譏亦取禍辱之道也偶王昱賢者故能容之耳或者慕其抗直而耻同寒蟬必將踊躍而効法焉愚故正以聖人之教以爲失己失人之戒也

帝愛楊喬少貌欲妻以公主喬固辭不聽遂不食而死

相帝在位久矣其無道著矣楊喬應徵而出已乖隱顯之道數言政事文失語默之宜及帝欲以女妻之以死自免難以言智矣夫聯姻帝女則號爲貴戚而不爲時用故賢者多難之然帝女不下嫁則將安適故仁明之君欲壻名士亦有從之者則未有憎嫌疾惡如楊喬之於相帝也爲君至此猶不思其故耶

帝崩

詳考相帝在位逾二十年自始至終不聞一言之嘉一行之善而其及政惡德盈溢簡編當年怨嗟後世恨疾相靈之號與桀紂齊不知天將弃漢而使之君耶抑人謀不臧以至是也或曰相帝能誅梁冀亦豈無取曰相帝所厚者中官所悅者女寵惟此兩途耳冀初無取怒於帝者特緣考死太史令陳援而忤小黃門徐璜帝始懷不平又欲殺中郎鄧香事宣而侵貴人鄧猛帝於是大怒天豈爲宗社計哉爰延中主之對謂帝可與爲善者亦誘掖之言耳陳



蕃雖嘗爲尚書忠言屢進不納一中常侍黃門放縱自如安得言陳蕃任事則治也

竇武議立嗣召侍御史劉儵問以宗室之賢者儵稱解濟亭侯宏武白太后定策禁中立之時宏年十二

竇武以左父之尊當立主之際所宜博集公卿精加選訪如周霍之立文宣戒憲莫之利幼弱是時陳蕃周景皆位台輔胡廣著文熟知物情而漢室侯王尚多有武乃獨問劉儵既非衆志且宏年十二安知其賢於是定策禁中必欲恩出於一豈宜於憲莫者間不能寸耳憲莫膏梁庸子也何足算者武必以學行稱而處國大事如此爲在其爲有學耶富貴曾未盈眼身族遽已淪胥不謂之自貶伊感謂之何哉

欽定四庫全書見卷第四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五

靈帝

漢紀

盧植剛毅有大節少事馬融融性豪侈坐絳帳中吹竽歌舞  
植侍講積年未嘗轉眄融輝之

世多言弟子鮮克賢於師者盧植非其人乎融教授盛行  
絳帳名重然嘗為梁冀之家其智不足稱也且謂明道藝  
諸生受業之時豈當陳列女倡歌舞於前植侍講積年目  
不忤視非仁者不能也師不智而弟子仁於融植見之融  
竟無成而植忠義大節炳如丹青劉備稱師之其賢可知矣  
太后臨朝中常侍曹節王甫等用事陳蕃竇武欲誅之白太  
后曰黃門常侍但當給事省內今乃使與政事任重權專為  
貪暴天下匈匈宜悉誅廢以清朝廷太后曰治有罪者可也



蕃武固請太后猶豫未決乃以朱寓爲司隸校尉劉祐爲河  
南尹收鄭颯送北寺獄颯辭連節庸武奏收二使劉瑜納  
奏已歸府宿典中書者之以告五官史朱瑀瑀盜發奏大罵  
因呼曰蕃武欲廢帝乃與所親共白帝請御前殿詔捕武等  
武不受詔召會軍士下令曰黃門常侍反盡力者封侯蕃聞  
亂將官屬諸生八十餘人拔刃突入承明門大呼云黃門反  
逆庸遇而殺之武兵敗亦自殺

陳蕃位上公實武本兵柄同心協力請治閹尹而不能勝  
何也實武貪授立之功一家四侯其失一也雖徵賢才列  
於朝廷而司隸校尉河南尹未有署置二失也中官罪惡  
顯著者可廢可除自餘慰安之孰不畏服而欲悉去之三  
失也太后猶豫未忍此事幾也宜及時建白請御殿開宮

省門衛迅速掩捕而武固不決四失也既收鄭颯不即行  
刑尚送北寺獄五失也曹節王甫是爲元惡必待鄭颯詞  
連然後奏收六失也外廷新立內豎膠固既與爲讎乃  
人納奏已出府宿七失也兵柄在手素不爲備事以敗露  
乃始召兵八失也至於陳蕃聞難將官屬諸生拔刃入尚  
書門欲何爲耶以此觀之陳蕃公忠而知於術實武無  
足稱矣

以劉璜爲司空附中常侍

中常侍與外官參比品秩不卑矣又日侍人主不爲不貴  
矣至於任政握權休戚天下不爲不重矣雖然其人則刀  
鋸之餘掌門戶洒掃內外傳達則人主之厮役也外官品  
秩有至卑者矣雖然亦乃聞韋布之賢則知士大夫之貴



詩書是習孔子是法人主所與共治庶務者也又况責為三公天子之師傅乎而交結閹豎或稱義孝或稱門生卑躬降志以希薦拔是所役之下者也則又有從而諂附之者不復顧耻惟得是務是所役之又下者也有天下國家者設官分職以俟賢後而使所役之流階級而上獨亂公器一至于此欲不敗亡得乎

初中常侍張讓葬父無弔之者獨陳寔往為及誅黑人議以寔故多所全宥

凡與貴近交通者皆有所欲也陳仲弓終於太丘長則非有欲矣凡與黨人同籍者皆為善而近名也陳太丘不與標榜之列則非近名矣為善不近名與貴近交而無欲則前論之所以不陷刑禍而後言之所以凶惡懷感而信矣

言者乎史稱太丘道廣武者以為譏之止指弔讓之事是  
不知寔也張儉李膺之徒惟其隘也所以不免易不云乎  
見惡人以避咎也太丘以之雖然有太丘之志則可無太  
丘之志安知其不入於劉寔乎故君子懷之

遼西太守趙苞遣使迎母道值鮮卑入塞寇鈔為所劫質殺  
以攻郡苞率騎與賊對陳賊出母以示苞苞曰昔為母子今  
為王臣義不得顧私毀節母遂謂曰人各有命汝其勉之苞  
即進戰賊破其母死焉苞曰食祿避難非忠也殺母全義非  
孝也何面目見天下哉因歐血而死

一詳苞處此蓋不得已然而與母皆仁矣設若劫父則亦如  
是乎曰不可也寧弃官以全父歸司寇而請刑可也設若  
無子則亦遂死乎曰不可也居終身之喪以繼體為重可



也或曰何不以事父之道而事母乎曰可與權者知之矣  
蔡邕下獄減死髡徙朔方

當是時禍亂危亡不可救止之勢若濁河橫潰以趨于海  
豈隄防所能遏哉蔡邕方且跡七脊溝狀空塞穿漏謂之忠  
可也謂之愚亦可也邕既被飛章乃上書曰臣得託名忠  
臣死有餘榮恐陛下不復聞至言矣邕前後所陳恭有  
大過人者黃門之盛堂綱之冤氣一語及之不知何者為  
至言乎

曹節王甫姦虐弄權扇動內外尚書令陽球常歎曰若球為  
司隸校尉此曹安能容乎既而果遷司隸甫使門生於京兆  
界辜權官財物七十餘萬球奏其罪狀又之球甫尸於城上大  
署榜曰賊臣王甫欲以次表節節等六救中都官從事曰先

去大猾以議其餘耳權門聞之莫不屏氣曹節請於上球坐  
左遷節

陽球志除姦蠹幸居糾察之職不任慎其事而以輕易為  
之既殺王甫尤當周思然備防虞一變礙尸署榜何益於  
毒徒生見者之心又救中郎官縱節曰先去大猾方議其  
餘復勸節者之慮曾未放踵而節之計行球見用於地  
下矣夫刺虎不入斷蛇不殊末有不返遭毒螫者故臨事  
而懼好謀而成聖人之所與也

帝以中常侍呂強清忠奉公封為都鄉侯強固辭不受一  
呂強費矣哉裂土南面尊爵也方諸服勤塔閣豈不貴哉  
相遠哉然且不受則帝必信寵貪欲徂獻之事必不萌于  
心矣使朱瑀趙忠朝因守登華台能如公則生荷榮祿死



免唾罵亦且垂名不朽矣使人君承事趨走明亡冀除皆  
得如強之流則朝省清明官闈肅給而禍亂之萌自矣嗚  
呼呂強其賢矣哉

作皇主靈苑司徒楊賜諫帝欲止以問侍中任芝樂松對  
曰文王之圖百里人以為小今能與百姓共之無害也帝悅  
遂為之

天下之理至五經而盡亦可謂止矣邪說之害至五經語  
孟亦可以息矣然而道大如天見在乎人小智姦諛謂聖  
人之心與我何異哉則五經語子雖存于世而姦言橫議  
亦傍緣而作非人君明哲心與正會則不能昭其謬罔設  
或主意違道則姦言橫議入之猶水赴谷矣堯舜為天下  
得人而奪國者用以為名湯武順天革命而伐君者取以

藉口胤侯征義和而討不附已者資焉伊尹破大甲而公  
廢其主者託焉五就湯五就桀非為利也而求富貴利達  
者以為大人欲求其功也致辟管叔囚蔡降霍非為己也  
而手刃同氣者以為聖人與我同志也曰公劉好貨則措  
克聚斂不知紀極曰召公闢國則窮兵遠討無有休息曰  
省耕斂助不足則出錢貸民而取其利曰藏不售與滯用  
則置官畜貨而自為市依倚外患脅制人主以發富貴而  
自比於惠連之降志辱身廢法任情肆行無道以享寵利  
而自比於仲尼之無可無不可遂使詆訾儒術者舉是以  
為笑曰五經語孟殆亦姦究之囊橐耳彼樂松任芝所以  
欺靈帝者特弁髦土梗未足多誦也或曰然則何以正之  
曰姦人之假託經義以文其說者非能欺天下也直欺人



主三苟人主信之足矣人君能格物致知使疑邪不能亂正心誠意使利欲不能昏就道親賢問之辨之以明所未明篤志勵行精之一之以守所難守則鄭自鄭雅自雅杲日中天萬象畢照莊言安得而亂吾政利口安得而覆吾邦此二帝三王中心無為以宅至正之要道也

詔劉向次第春秋條例

堯舜禹湯文武亦讀書而盡君道乎曰皆聖人也聖人書之所自出也夏啓少康太甲武丁及周之成康昭宣亦讀書而能為君乎曰皆賢人也祖宗既有訓典輔佐又得賢聖亦何必讀書而後能君也讀書有益於人乎曰是何言也性命之理道德之意正心修身之方治國平天下之事可法可監可戒可懼者莫不備載何名無益於人也曰自

有書以來執簡開卷者幾何人矣專門名家之致一老師宿儒之教授尚不能窺官牆觀堂矣況於人主以萬幾之繁聲色之衆玩好之多志意之廣而欲於編簡之中望道德之進不亦難乎間有該博辯洽通知古訓者而行與理違言與義異事功與治迹相絕則能讀書者安在其有益也靈帝好學習春秋而所引以自近者乃文賦小方書象末藝斗筭微器凶醜細人也所力行而不變者則禁錮忠良寵任常侍賣官聚貨弄狗駕驢也不知學於何經出春秋一篇何等而有是哉然則可不慎乎人君惟無高遠之志勿謂世無賢人可備師友求之則至勿謂書無裨益可廣德業潛之則明監漢靈之好文法高宗之典學師成湯之受教慕成王之緝熙然後知書之有益不吾欺也



趙志夏憚共譖呂強云與黨人議朝政帝使中黃門持兵召強強自殺

甚哉靈帝之不明也中常侍言黨人欲圖社稷則信而不疑考掠窮治禁錮五族為之辨理者隨即震怒何其守之確也及黃巾賊起約中常侍封誥徐奉等為內應張角弟子告之繼而王允又上張讓賓客與黃巾交通書是圖社稷者乃中常侍非黨人可以怒矣則薄加誚責何其待之寬也呂強中常侍之賢者納忠屢諫反歌寺人之詩啗嗚而死然則靈帝雖其愛中常侍特愛其回過者耳良由資稟不移難以語上故也嗟夫以漢高世祖四百年全盛之業神器之重而使中人以下者為之主欲不亡得乎

造萬金堂於西園引司農金錢繒帛物積其中

經書稱君德之美者多矣而不以廉目之何也曰鹿臺之財紂之所以亡也碩鼠之刺魏之所以甚也不殖貨利成湯所以勃然而興也何必曰孟子所以懇懇而言也求車求金春秋所以備書為戒也是則寡欲無求者帝王之盛德也天子寡欲無求則公卿化之不敢好貨以犯曹侯之多藏之惡公卿寡欲無求則大夫士化之不敢營利以取竊賄為盜之罪而朝廷清政事治矣惟上下交征而無廢足也於是開私門廢公道亢不衷官失德財聚於上而奢費無度人怨於下而誅求不止雖危亡在前篡奪在後為欲所蔽終不悟也靈帝崇福私帑亦云富矣曾不五年散於大盜西園難據而文陵莫齊其為來世人主之監豈不厚乎



望氣者言京師當有大兵帝欲徵之乃發四方兵講武於平  
樂觀帝躬擐甲介馬行陳三而而還問按尉蓋勳曰何如對  
曰先王曜德不觀兵今寇在遠而設近陳不足昭果毅祗贖  
武耳帝曰善蓋臣無是言也勳退謂袁紹曰上其聰明但蔽  
於左右耳

靈帝在位二十年於廷臣之諫凡三從之蔡邕請迎氣五  
郊行辟雍養老禮及罷宣陵孝子之為舍人者帝從之上  
祿長和海言從祖兄弟別居異財恩輕服末不當同被堂  
一錮帝從之蓋勳言觀兵黷武帝從之何其從之易也是三  
事者中常侍不與故也若稍涉之小則如以水沃石甚則  
如以矧觸山嗚呼蓋賊內訌豈祿廉共潰潰西通實請  
我邦豈天意耶夫聰明者聖德之極致也祿廉能視能聽

也所視必遠所聽必正焉非惟視遠而聽正也又無不見  
無不聞焉非惟無不見無不聞也又見於未形聽於無聲  
焉惟堯舜禹湯文武其盡也蓋勳上言靈帝之受其言也  
以聰明稱之且曰但為左右所蔽大抵小物示明在正也  
蔽之靈帝於是雖有耳目其不與有靈者幾何哉

獻帝

漢紀

統緒說大將軍何進誅宦官何苗受諸宦官賂遺數為隱蔽  
繼新貴外慕名而內不能斷素憚中宮故事又不決召董卓  
將兵詣京師卓即時就道何苗謂進曰始依省內以致富貴  
國家之事亦何容易宜審之進發止卓紹曰文播已成復  
何待乎事又變生為竇氏矣乃假卓至太后恐悉遣中常侍  
小黃門詣進唯所措置紹勸進便於此決之再三不許入白



太后請誅之中常侍張讓段熲率兵伏省戶下進出遇害  
何后盡遣諸常侍詔大將軍其決賢於實后而何進亦何  
苗依省內以致官責之言臨事猶豫其庸有其於當帝  
人云決者智之君也愚者事之賊也審已不能則如何登  
既得機會乃復留時身受元禍建宗社外兵空入宮  
遂傾易不云乎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少而任大鮮  
不及矣其實武何進之謂乎其中不足稱其禍漢則其  
常侍等耳

天下未嘗無才故君子曰一世之才自周一世之用  
君心何耳素不能用故良平何信為亦不所資而問

莽不能用故魏冠賢取為世祖所御而復舊物拒靈不用  
故英雄四起散於三國材智角出不可勝紀靈帝大誅黨  
人蔡邕五侯宜可咸少而益以衆多故古人云願治之君  
不借才於異代又曰凡與邦之良佐皆衰世之弃才然與  
亂同事者皆不與也董卓恃強不義尋自敗滅絕足道者  
然猶能號召名士伸雲黨人則以天下公論所在且推抑  
忠賢與凶逆藉手是可見嗟而重嘆也

董卓為相國擢用名士獨樹申屠蟠不就  
議者以郭泰申屠蟠不推黨錮之禍比肩而舉豈不思謂有  
道固賢矣而名在八顧未若蟠之以不見成德也及董卓  
擅朝收召名士蔡邕荀爽陳紀韓融皆畏卓暴戾無敢不  
至而蟠獨從容高卧竟以不屈其用晦如馬鹿度高且遠



矣夫藏器抱德非人知之爲難人不能知之爲難也非時  
用之爲尚時不能用之爲尚也

劉備少與關羽張飛善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  
備周旋不避艱險

人之常情親則慢嚴則疎惟有德者和而不失其正此非  
一日之積也玄德與關張少相交善恩若兄弟而無慢易之  
失侍立終日不避艱險而無睽疏之態不惟見玄德行義  
之修而羽飛二人於賢者能狎而敬之畏而愛之其忠庸  
遠矣宜乎卓然有立也歟

董卓宗族內外並列朝廷侍妾懷抱中子皆封侯弄以金紫  
卓之初至辟召賢望布列朝廷其所親愛勇爲將校不處  
以顯職豈不美哉曾幾何時而意滿志肆悉反前善然則

前日近善之舉皆利心也利欲無厭卒至殺身豈不爲後  
人之水監哉

董卓既誅蔡邕聞而驚嘆王允叱之曰君爲王臣而懷國賊  
以遇豈不共爲逆哉即收付廷尉邕謝曰臣雖不忠願黥首  
則足繼成漢史太尉馬日磾謂允曰伯喈曠世逸才多識廣  
事當續成後史成一代大典而所坐至微誅之無乃失人望  
乎允曰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于後世今國祚中衰  
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既無益聖德復使善黨蒙其  
訕議豈竟死獄中

伯喈才士也而短於識惡帝非可事之君輸忠獻言終於  
髡髮董卓非可託之主出身爲用終於受誅且其平日建  
白於兩朝者非有遠謀至計皆中人所能及也而其文章



翰墨又非班馬之才假令續成後史殆亦與范曄伯仲間耳然王允殺之則過也天下至大秉筆之士其衆漢武若殺司馬遷其得失必有能記之者允功名未終不爲遠慮濠以訕議爲懷用刑失當以來仇怨之口蓋始諸此舉矣若豈者謂與卓同並不可也謂懷卓私遇則豈之情也削而黜之亦足矣

王允性剛稜疾惡下多不附

伊尹相湯既平夏桀乃始以自廣使人爲戒周公相成王以平商受乃躬躬吐握下士之尚非獨聖人心同太虛無百盈溢欲以事變不常成難而功也方是時士少時艱新命未定董卓雖亂外方與內謂禍福安危係於呼吸之間而允驕心凌下故能沒見其相口布不赦卓良李摧

一郭汜無自新之明胡文才楊敷齊懷氣使之耻禍發所忍身殺國亡忠烈雖彰功業莫紀吁可惜哉易不云乎其亡繫于苞桑使允知此義庶幾有濟乎

曹操父高避難琅邪爲陶謙別將所殺操擊謙攻拔十餘郡坑殺男女數十萬口徐士睢陵夏丘皆嘗之

父讎不怨天理滅矣操於陶謙不得不擊然得殺其父者而甘心焉可也徐士睢陵夏丘之人何罪焉乃悉遭屠戮且以一人之故而坑數十萬口雖足快孝思而有乖仁術以其所短掩其所長惜哉

公孫瓚與袁紹相攻劉虞率兵十萬助紹討瓚兵不習戰望風而潰爲瓚所殺

湯武之師以至仁伐不仁至義伐不義然其臨敵用衆誓



戒周志明示賞罰且行且整不敢易也如此孔子所慎者  
三戰居一焉劉虞事主無二心撫衆有恩信可謂長者矣  
而不習兵事輕用其民將十萬人曾無部伍未及接戰衆  
潰而奔寬厚有餘法制不足是謂有仁心而無仁術也  
初劉虞欲遣使詣長安無其人衆薦田疇有奇才虞備禮請爲  
掾及致命還虞已死疇詣墓哭泣曰君雖不報何以立於世  
遂入山躬耕數年歸之者五千餘家

東漢風俗之美士重名節部民爲太守致死屬吏爲主將  
酬寃君臣之義之矣田疇筆虞日亦淺耳感其禮請如國  
士之知也曰君仇不報不可以立於世其聞子房之風而  
興起者乎乃有共家受國恩貴極將相子弟宗族俱受顯榮  
而當世代改遷王易位之時東明迎降西門勸進者亦

何人哉亦何人哉

曹操復文陶謙所過殘滅

三代得天下以仁仁者非胸胸姑息也推已所欲與天下  
共之推已所惡與天下去之使萬物各得其所是則仁之  
道也操報父仇先屠二城坑數十萬衆已爲過甚且殺曹  
嵩者陶謙別將也當是時別將在陰平又非父謙首意操  
當副謙直取此將取之不得然後伐之則於報仇之義亦  
伸矣乃舍此將初無文告之詞再攻徐州罪人不得遠略  
地遠師所過殘滅不亦不仁之甚哉蓋操名爲復讎而志  
則在取彭城耳亦其天資嗜殺是以如此雖得天下不能  
數世即爲他人所奪蓋智術有餘而德澤不厚不能綿遠  
其理然也



呂布曹操相守百餘日食盡而退

呂布勇而無謀一關將耳曹公驍雄蓋世用兵彷彿孫吳  
濮陽之戰瀆於危殆何也且相守一時之久智計無所施  
食盡而退必有遺策史失之矣

荀彧言於操曰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  
天下故終濟大業兗州天下要地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也  
不可不先定之

荀彧初見曹公曹公曰吾子房也至是彧言漢高光武根  
本之計勸操以兗州為關中河內操信之霸業由此而起  
或者乃謂關中河內之比為史氏之文非彧所為亦固乎  
初陶謙以笮融為下邳相使督廣陵下邳彭城三郡運穀斷三  
郡悉輸以自入大起浮屠祠課人讀佛經招致好佛者二千五

千餘戶每浴佛多設飲食藉席於路經數十里費以巨億計  
及操攻之走入山為民所殺

自佛入中國事其道從其徒者未有不喪身破家而亡其  
國者也使笮融以營造寺屠之工休養民力以課誦佛經  
之法興脩學校以招致好佛之勤勞徠流集禮下名士而  
用之以所費巨億之財使農訓兵以保其土境扞禦外侮  
陶謙雖失彭城吾自可據亦有徐士曹操未必能破之也一  
遭驚震通播無地至為凶民所殺以智計言既無足稱以  
福利言又安在乎

公孫瓚兵屢敗遂徙鎮易為圍塹十重築京高十丈以鐵為  
門積穀三百萬斛曰食盡此足以待天下之事矣

公孫瓚既除劉虞盡有幽州之地若率道行之縱不能平



袁紹幽州終可保也而六凶德有六一曰記過忘善二曰不恤百姓三曰睚眦必報四曰疾害名士五曰抑苦材秀六曰寵愛庸兒此六凶德苟有一焉當承平時不足以立身就事况居亂離紛爭之際而兼有之其危亡之勢可立而待矣方且掘塹築京以鐵爲門此與董卓郿塢同一愚見不知有享此而不預後之理哉

呂布敗劉備於盱眙備降之

三國之主玄德爲賢操才過之而實小人備有德而無君子也非漢德告終則賢操宜之備矣備不獨不得中天下而立經營於羣雄間崎嶇艱阻僅得鼎足而操先拔天下據有形勢克濟大業斯則天運於人謀也呂布何者備乃降之其屯難磐桓以貢下賤之氣乎

曹操問計於董昭昭曰將軍興義兵以誅暴亂此五伯之功也今之事勢惟有移駕幸許耳夫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之功願將軍筭其多者以悅

荀彧勸操奉天子而已未有迎挾之謀也彧爲謀臣操既至長安不問計於彧而問於董昭昭即說以都許之利深契操心且曰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之功其語廣而意的矣此操於彧昭厚薄之分歟

北海太守孔融負其高氣志在靖難而才疎意廣訖無成功曹操與之有舊徭爲將作大臣

孔融名勝之士而短於實用前史謂其志在靖難而才疎意廣迄無成功蓋得之矣論者乃曰使天未欲亡漢則文舉誅操如殺狐兔何足道哉夫操固陰賊險狠非劉玄德



所願交諸葛孔明所肯臣者然既已挾君爲重引才智  
征討四克根本已定羽翼已張而融乃以口舌伐之有克  
理耶謂邪正不兩立可也而曰非公誅操則操害公夫操  
之除融所謂烘爐燎毛髮而融欲治操乃蚍蜉撼大樹耳  
論者又曰文舉以英偉蓋世之資師表海內意所予奪天  
下從之此亦過也融尊禮名儒而不與論政所任多輕剽  
小才耳黃巾來寇戰敗退走袁譚來攻卒盡城陷以一郡  
之力用之如此安在其天下從之乎操以舊故招之自操  
之分融不欲事操者宜於此有決既從而違輕易取禍  
不足稱也

呂布擊劉備備敗走歸操操厚待之以爲豫州牧或曰當英  
雄也今不早圖後必爲患操以問郭嘉嘉曰今殺一人而失

四海之望誰與公取天下乎操乃益其兵使圍布

曹公雖忌克然於劉備之來關羽之去皆能容之度外斯  
其所以見稱英雄者歟且以利害計之劉備不死輔以關  
張縱不能爭操天下然豈不爲四肢大害操之焉肯來討  
之安能克備若不死操不得安枕而卧矣然操不計後患  
務推誠信以來俊傑既付以州牧之重又資以兵食之助  
雖勉而行之亦可見審於取舍增智而明之廓量而大之  
固霸王之器也

高順諫呂布曰將軍舉動不思有失輒言無誤豈可數乎

善乎高順之言曰誤豈可數此聖明所教檢身集義之要  
術也人惟過而不知知而復行也是以惡日進德日退如  
火之消膏也苟言之發存心於無誤誤即正之課多少



以下進退其趨善也如水盈科又孰禦焉順未必知此理也而其言則當惜乎所事不得其人布又何足以語此哉操圍布於下邳布左右執其將陳宮高順來降布亦降操皆殺之

智謀忠實之士世所難得陳宮高順二人呂布之賢佐也布不能聽用其計以至於亡操既克獲誅布足矣釋憾赦官并順用之不亦宏乎而乃蔑弃人材淫刑以逞由器量不宏而疾怨深也或曰宮不肯下曹公則如之何曰置之可也若郭圖審配亡袁公其殺之當矣

孫策卒權悲號未視事張昭曰此寧哭時耶乃改易權服扶上馬使出巡軍

孫氏剝業日淺而土此已空矣雖未有君臣之固而賢才漸

衆仲謀嗣位正明禮義表忠孝以慰服羣心之時且外無急難皇遽之事南顧舉哀不謂過也稍不親政寧失事機張昭周瑜躬受顧託自可攝朝命令鎮撫三軍移諭竟內使權喪禮粗備殯葬終乃以墨衰即戎告喪上表則情義兼舉矣而昭遽令止哭易服出巡可謂倉卒之小忠非保邦之大計也

操攻袁紹紹軍潰度河走操收其輜重降者盡坑之凡殺七萬餘人沮授爲操所執大呼曰授不降也爲所執耳操厚遇之後謀歸袁氏操殺之

操自起兵以來官渡之戰智勇幾盡且敵大而近者又莫如袁紹也既得而破之恐其收合餘燼難於撲滅故肆其兵力坑殺七萬餘人此可謂殘忍無道之極矣兵以義爲



貴在取其魁首而已從之者各為主用正使鋒刃相接鏖擊酣戰猶不當致怒况紹軍自潰初無殺傷之恨又多降者亦何罪乎高祖禽楚王光武破羣盜未聞屠其衆也惟白起項籍則爲之操於是失所去取矣沮授之才又在陳宮之上使紹聽授計操安得而敗之袁紹未死授不以見沮之故而忘舊君義士也而操怒其欲去又不能容噫操忌克不仁而忍性以圖大事故或得或失無全善也

初紹問操曰若輩不輯吾南據河北阻燕代兼夷狄之衆南向而爭天下庶可濟乎操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

以陳迹考之二人所言皆淺矣以愚意度之此非二人之言乃魏氏史官欲張大曹操代爲之說耳使誠有之不知

孟德以謂道者何道也挾持人主廢弑皇后誅荀彧殺孔

融權珰之徒何謂以道御之也顧常語人曰吾非有四目

兩口但多智耳此則自言其實矣操得在英雄之列者以

當先主諸葛亮得地最後又且僻遠於北伐爲難而孔明

不壽故曹氏得以跳梁歲月要名實之稱其惟玄德孔明

可謂英雄耳漢高世祖及唐太宗百戰以得天下危殆者

數四史未嘗言其懼也曹操既挾天子下書責紹不聞勤

王之師且拜爲大尉位在操下紹大怒表辭不受操懼請

以大將軍讓之此何所懼者而操乃爲之惕息蓋其心有

所懼而不可掩也玄德屢瀕困躡意氣愈勵史亦未嘗言

其以此事而懼恢恢乎帝王之量逾操遠矣

操北伐爲相諸將曰今深入征之劉備必勸劉表襲許奈何



豫不從既還賞罰諫者曰孤乘危微倖雖勝天也不可以為  
常諸君之諫萬安計也後勿難言

曹操雖尚詐不誠然其才智則誠可以駕馭一時而成霸  
業也烏桓之勝操以為僥倖而厚賞諫者且云其來規推  
此志也兼有四海可也

操之北伐劉備說劉表能許表不能用後謂備曰不用君言  
失此大會備曰事會之來豈有終極若能應之於後此未足  
為恨也

學道而書則道不進修德而止則德不立從政而怠則政  
有關處事而終則事無紀故天以健而父日以常而明其  
大之功成於堅忍不天之業本於持守惟聖人全之則  
則勉勉焉玄德崎嶇戎馬之間如神龍在波澤無所

飛騰也降於呂布歸於曹操世用勢於袁紹為客於劉表兵  
日以弱迹日以孤而氣不少志不少懾悲功業之不建  
悼歲月之如流及劉表悔不用其言乃有事會無極之語  
以能應之於後為貴不以失之於前為恨是以操禦而不  
陷困窮而致事終能取分於曹操之間巍然鼎峙此光武  
所謂有志事竟成者歟或論之曰千載紛紛所爭者一毫  
毛耳身與世兩勞而何益使玄德而知此不若問舍求田  
之為高也此山人處士遺世自潔之言夫道固以濟物為  
用大丈夫用道者也可求田問舍則求田問舍可經營四  
方則經營四方心豈有大小遠近之限哉

諸葛亮自比管樂

三國人材之盛後世鮮及然諸葛孔明則高邁獨出眉山



蘇子以為魏然三代之佐未易以世論斯言富矣孔明可  
亞於伊傅而以管樂自許謙志也才與仲父等而德則過  
之或曰方諸子房何如曰是殆難以優劣論也然志士尚  
友願希孔明而未必為子房非謂為賢於張亦非子房不  
逮孔明也此可為智者道耳君子有言劉備敏於曹操世  
多未喻以言起兵則備最在後以言成事則操先定都劉  
曄善料彼此者亦稱玄德有度而遲也愚謂英雄豪傑周  
遊中土莫不以人才為急務方是時四方賢德隱而未見  
若緊人所聞知如何玄德南趨屯于新野豈已知有孔明  
耶不然何其得徐庶一言遂虛體枉駕三顧草廬咨大計  
而委心聽乎此曹操下荆州所得者韓嵩蒯越和洽王  
之徒而天下第一流乃為玄德所有其魏諸臣無能

備敏於操殆謂是耶

操辟司馬懿為文學掾懿辭操怒欲收之乃就職

懿才雖次於操其志固圖大事者也豈肯為操吏耶善用  
人者以誠心求之以隆禮待之猶懼其不至何乃脅以刑  
誅乎懿雖就職而謀取曹氏之意萌且芽矣  
孔融恃其才望數戲侮操操外相容而內不能平融上言宜  
準古制千里之內不封諸侯操疑其所論漸廣益憚之郝震  
承操風旨奏融昔在北海見王室不靖招合徒眾欲規不軌  
大逆不道并妻子殺之

建安初曹操已奉天子都許昌至是十有三年矣夷大  
難十平五六雖孫權劉備未下中國固之操者也孔文舉  
進不能匡時退不能避世頡頏朝著以空言虛氣撩虎頭



而縮其鬚遂見噬嚙才望雖高而智術淺矣然操欲禪漢而難於融融建言千里寰內不以封建諸侯亦安能禁操之取天下哉顧烈士義夫高風雄傑自足以衛社稷而忤邪心耳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夫姦人之欲害正直未嘗不加以極惡之名郝慮奏融見王室不靖而招合徒衆欲規不軌此乃聲操之罪耳融豈有是哉可以發千載之一笑也操自江陵順流東下諸葛亮謂劉備曰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乃往說權曰曹操之衆遠來疲敝將軍誠能與豫州協力破操必矣操破必北還則荆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成敗之機在於今日

之德客寓荊州又值蕩折脫身南走未有所歸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而孔明說權曰操曰操軍破必北還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是以荊州自處而分畫三國也不幾於大言乎曰此固草廬之所以語先主者也英雄俊傑不獨識時務亦識大勢是時天下雖而不合者數十年豈人力哉備與亮知之否矣一劉方保荆益孔明已欲跨而有之曾未幾時卒如其志蓋備亮不死必取分地以自容非坐而待禽者也魏吳東下聲震江海吳誠不自保方資玄德孔明關羽張飛共捍患難且志雖存荊州安得不以與先主哉

操遣孫幹說周瑜瑜見幹問曰子為曹氏作說客耶因延幹與周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仗訖還飲宴示之侍者服飾珍玩之物曰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禍福同之假使蘇張更生能移其意乎幹還白操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能間也



周公瑾材氣雖英特而天韻不高方諸荀文若尚遠不及也何以言之觀其勸孫權勿送質之言曰與曹氏相首尾則命召不得不往極不過一侯印僕從十餘人車數乘馬數匹豈與南面稱孤等哉是以富貴利達俟其君與孔明草廬之對遼矣觀其拒蔣幹之說出侍女服飾珍玩誇示得意是以富貴利達處其身與孔明不使帑有餘粟家有餘財之奏又何懸絕耶夫有是君則有是臣如瑜者適足為孫權之佐保有江東可耳非圖中原手也

操下令曰孤始舉孝廉自以非知名之士乃於譙東築精舍欲讀書誦經以待天下之清而不能待如意徵為典軍校尉意遂更欲為國家討賊立功使題墓道曰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至此其志也身為侯而欲為國家無孤不知

幾人稱帝矣或者妄相以度言孤有不遜之志每用耿耿欲便捐兵則恐為人所禍而國家傾危也今上選三縣戶二萬且以分損謗議少減孤之責也

曹公此教有是而非三代而降以匹夫而有天下者若漢高世祖蜀先主唐太宗則英雄蓋世自甘貧賤少小時已懷大慮是天授之傑也次則操與司馬懿劉裕之徒若不值世衰亦以其才致身將相立事赴功而為名臣降此而下直亂臣賊子耳操慕道之題乃其本志厥後熾焰上燎以時益擾攘功名顯著矣無軋己者遂萌篡奪之心亦勢固然也然身都將相手握強兵四海九州號令其七殺生封拜皆由己出其利大矣乃上選三縣二萬戶謂可損專兵之謗減不遜之責一何愚弄衆聽之甚哉齊晉霸王



有尊王室攘夷狄之功亦乞竊禮樂擅征討之罪以春秋  
之法律操平生則功不足論而罪惡大矣

劉備詣孫權求荊州周瑜言於權曰劉備梟雄輔以關張必  
非久屈為人用者謂宜徙而置其盛為宮室多其美女玩好  
以娛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瑜得挾以攻戰大事可定  
也權不從

周瑜雖有智謀而為孫權畫此策何不知人之甚也劉玄  
德天下驍雄豈美女玩好所能淹留移惑之人哉正使孫  
權用其說然孔明張飛關羽趙雲俱在外肯使主公落人  
掌握而無術以得之耶且瑜所虞者雲長益德而不及孔  
明又以見孔明雖來往吳中而未嘗見奇於公瑾不為所  
虞其智大矣瑜欲挾關張而用之不料關張不為己下是  
則四人者瑜智皆不足以知之也

孫權謂呂蒙曰卿當學軍事不可不學蒙辭以軍中多務權  
曰朕豈欲卿治經為博學耶但當涉獵往事耳孤嘗讀書自  
以為大有益蒙始就學必貪讀與蒙議論大驚曰卿非昔日  
之呂蒙也

三國之主權為下全是之臣蒙在第三四間皆以學而自  
進大哉學之為益也使漢高光武能自得師其成就何止  
如是而已而後世論學自有從事於章句耽玩於辭藻直欲  
多記誦以愈於不如我者以為己則無增益智思之功以  
為人則無制世御俗之略而所學遂成無用之具矣

曹丕為五官中郎將

官爵公器也操專漢政命自己出而拜其子以要官此漢



主詔耶亦可謂欺天罔人莫如我何肆行而無忌憚也  
法正說劉備取荊州龐統曰荊州荒殘東有孫權北有曹操  
難以得志益州戶口百萬得之大業可成也備曰今與吾為  
水火者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誦吾以忠  
每與操反事乃成耳今以小利失信義於天下奈何  
玄德所以答龐士元者王道也顧人材力各有限量雖智  
及之而勇不能自進猶挽弓者將滿而未盡筈用力之難  
地也玄德終守信義以待天命則庶幾於文王矣雖然有  
湯武反之之學則達未達之間此世德之難地也

董昭言於操曰自古人臣匡世未有今日之功有今日之功  
者有久處人臣之勢也今公處大臣之勢使人以大事疑已  
不可不重慮也乃與列侯議以丞相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

以彰殊勳苟或以為不可操由是不悅及操擊孫權或以  
留壽春遂飲藥而卒

司馬氏曰孔子稱管仲之仁有豈非以其輔佐齊桓大濟生  
民乎漢末大亂自非高世之才不能濟也然則苟或於魏武  
將誰事哉或任魏武十分天下而有其八其功豈後於管仲  
管仲不死子孫而或死漢武仁後居管仲之先矣杜牧以  
以或之勳魏武取死而或之高光官渡不令還許則比之  
楚漢及事魏武身乃欲邀名於漢代譬之教法血亦隨發置而  
不與同擊得不為漢中臣以為史氏記人之言必有以文之  
比魏武於高光楚漢者史氏之文也豈或所言耶用是貶之  
非矣且使魏武為帝則或為佐命元功或不以此而利於殺  
身邀名豈人情乎



董昭語操其言皆妄也人臣出世之功孰如伊周伊周曷  
嘗不久處人臣之勢乎若曰不可使人以人事疑已則終  
保名節可也天下之疑豈為世爵國公加以九錫而遂釋  
乎祇益疑耳荀彧為操子以選歎九錫之議或不與焉何  
也此是皆為昭所先也佐人圖天下而冀其幾每失之  
故或先辭三公至于十數後議九錫繼之以死德或不司  
死操卒殺之矣劉穆之之愧謝宋齊之博陸皆此類也  
杜牧之謂彧事操事就功準而欲邀名漢代比之牧盜發  
糧而不與同挈既毀傷其賢而司馬氏以彧能濟生民方  
之管仲死歸於漢其仁又有管仲之先亦豈過其實要之  
自彧智而論所謂千慮之一失由正道以責彧則策助於  
後命不若彧歎於壽春也

馬超擊關上諸郡皆應之惟冀城未下超攻之八月援兵不  
至刺史韋康出降超殺之據郡自稱州牧揚州外兄姜叙為  
將軍占其地叙曰若統兵而不討賊此趙盾所公書弑君也叙  
母歎死謂叙曰人誰不死死於忠義得其所也勿復顧我叙  
乃與相昂等謀討超會超取昂十月為督昂謂其妻曰吾事  
必成然奈何事曰雲君父之耻喪元不為里況一子哉叙  
昂乃進討之超敗南奔

懿哉後漢之風教也太守遇害一郡憤耻相與勸戒必期  
於報仇維柔懦之婦人亦以忠義勸厲其夫英風動氣稟  
凜然與秋霜爭嚴此豈非光武明章隆儒術敦禮讓之遺  
澤哉夫州將東西南北之人也偶與是邦其屬吏盡之即  
有若臣之分為之仗節排難不敢愛身亦由當時擇人而



父任故能繫民心成美俗也王通曰無定王則難竟以忠  
無定民則難責以化故郡縣一變則然而不傷而後世治  
不務本牧守令長更易頻數送故迎新習熟聞見至於國  
破君亡雖平日北面之臣亦從而陵操焉藉之舉世恬然  
莫知忿疾嗚呼姜叔之母趙昂之妻猶何人哉

操為詣子高選官屬以邢顛為植家丞顛以閉以禮無所屈  
操由是不合庶子劉楨姜文辭植親愛之楨諫植曰若侯採  
庶子之春華忘家承之秋實為上招誘其非不少為實也  
文人少實用多關德喜為天下國家者不之好也而文人  
所以自愛者則無施而不可矣以無所不能言故也夫言  
與為異說言者未必能為能為者未必必也工於詞翰  
而自知其無益者古難其人也其惟劉伯乎若植者必不

以華廢實文滅質言尚德可謂君子矣

董承女為帝貴人操誅承求貴人殺之帝以貴人有雙翼為  
請不得伏后懼與父承書令密圖操事使郝顯帶敵入宮  
收后后閉戶藏壁中敵壞戶發壁就牽后出并所生二皇子  
皆殺之兄弟宗族死者百餘人

曹操下令以不敢動兵恐為他人所圖可也而獻帝在許  
無異幽辱左右侍御皆用曹氏之人殺生除拜不出天子  
之手者十九年矣嬪御有婁奎而戮之中宮憂疑遂併見  
及害帝二子屠沈后家謂此非不遜之志操誰欺欺天乎  
操自起兵惟有奉迎獻帝出于危迫謂一時之功可也然  
其事雖順其情則逆自餘東征西伐禽呂布破袁紹下荆  
州定關中皆關王討賊以自封殖何與於漢哉而司馬氏



稱踐位操其功不在管仲之後夫齊相抑戎狄以尊周室  
仗正義以立襄王中國君臣父子之道皆得焉孔子以爲  
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者豈嘗凌逼君父弑天下母  
如操之所爲乎五伯三王之罪人也曹操五伯之罪人也  
功非扶漢志在篡君直亂臣賊子之魁桀耳雖僞定一時  
而不可混一甫及三世曹芳髦璜已在人掌握呼來斥去  
僅同奴隸或乃死於鋒刃天之報施踈而不失然反道眩  
德之人狃於姦究終不懲也華歆厥初名次管寧晚節末  
路惡逆至此於歆與何誅凡人爲善不可不誠歆之內行  
形於鋤菜擲金之日矣

初孫權欲攻劉璋取益州劉備曰同盟無故相攻使敵謀其  
弊非計也及備攻劉璋權曰猾虜乃敢挾詐如此今諸葛亮  
從備求荆州諸郡備不可信以置長沙零陵桂陽三郡長史  
關羽盡逐之權遣呂蒙督兵取三郡備遣關羽至之魯肅將  
兵益陽以拒羽遂相見責以不返三郡羽曰烏林之役左  
將軍身行間豈無往勞無壞土耶肅曰不然始與豫州觀  
於長坂豫州之眾不當一校豈第慮極圖欲遠竄主上愆之  
不愛土地士民之不以濟其患而豫州私獨飾情愆德隨好  
今已藉手西向矣又發勇并荆州斯凡夫所不忍行而况整  
領人物之主乎自無以答

魯肅責關羽盛稱豫州長坂之窘以侈孫權假地之德羽  
遂無以對何也若應之曰當曹操南伐大治水軍金鼓震  
薄江漢搖動吳之君臣初亡不給益州躬擐萬眾然爲倚  
角之助協規同力竟破操軍一時共爲軍師親使于吳面



陳鼎足之形荆吳之執貴公沈尋表益州領荊州牧若  
取劉璋則非奪之於吳見可而進自軍之善政耳今吳乃  
置長沙桂陽零陵三郡而無豫州德德齊好可乎曹操惟  
外以扶漢為名而內欲自取也益州與貴公相與治之  
若但欲斥廣土守背信自藏又何以伐操為乎如此則理  
明義直肅不復有言矣

### 進操爵為魏王

曹操專漢漢帝不得有所為久矣何其放命於操獨如是  
之節而頻也十七年春三月詔操替拜不名入朝上殿如  
蕭何十八年夏五月詔以冀州十郡封操為魏公又領冀  
州牧加九錫十九年春三月詔操位諸侯王上授金璽赤  
綬遠遊冠二十一年進操爵為魏王二十二年夏四月詔

操設天子旌旗出入稱警蹕是年冬十月命操見十有二

流菜金輿車凡操之品秩一年或二年一加進焉果漢獻

之命耶唐高祖曰孤乘大政豈可自如九錫而操節次自

遷地日以逼設其不死則奉帝為山陽公不待至而自為矣

操四子丕彰植能操心愛植楊脩亦稱其才勸操立以為嗣

操嘗出不植皆送植稱述功德發言有章左右屬目操亦悅

之不悵然自失吳質耳語曰王當行流涕可也及辭不涕泣

而拜操於是以植多華詞而誠心不及也遂以丕為王太子

人莫愛於子莫難於知子莫愛者情也莫難知者蔽也然

則可以智知乎曰不可曹操有智矣而於父子之間為具

質所罔而不覺始以偽泣而定儲嗣次以廢廢而殺楊脩

皆質談笑以移之智之不足以知子也審矣蓋任術用數



以待人則父子之間不能誠也人亦以術數對之矣其惟  
堯乎廷臣稱其子開明而堯知其器訟道心無倚如日中  
天物不得造而皆存矣以智為哉

孫權令呂蒙定荊州斬關羽

先主失荊州非獨關羽之罪也主相皆有責焉雲長義勇  
雄繁萬人敵也而短於謀雖撫恤卒伍得衆心矣而不禮  
士大夫委糜芳傅仕仁以心腹之地寄莫重焉乃已素所  
輕者又聲言將治其罪與兵為掎角以當曹操宜通和好  
申同情義乃不許其昏又罵辱其使是自求敗也然則於  
主相何責乎數千里出軍而不置謀主也是時法孝直龐  
士元俱無恙擇一與羽俱使則不至是矣壯多奇呂蒙之  
所以愚觀之小人舞智不足取也蒙先伐零陵不下以詐  
給郝普而降之乃詎以事實拍手大笑今又借之為商賈  
行潛取荊州而報關羽快意一時可也不知其所以結盟所  
治者何事而剪其爪牙失同仇之義是豈大夫有名之  
師以義而勝者哉

孫權上書稱臣於曹操曰是兒欲臨吾著禮人之節侍中陳  
羣曰漢祚已終非適今日殿下功德巍巍羣等正大  
位復何疑哉操曰若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

司馬氏曰教化國家之急務風俗天下之大事也先武敦尚  
經術寔延儒雅繼以明章爾道先志足以養成於一俗成於  
下自三代既亡風化之喪未有若東漢之盛也至于桓靈王  
室蕩覆漢州郡擁兵專地者猶未嘗不以尊漢為辭以魏武  
暴戾雍仇加以有大功其蓄無君之心久矣乃至於沒身不



敢廢漢自立豈其志不欲設猶長名義而自抑也言是觀之教化亦可慢風俗安可忽哉

魏貴據龍右劉表牧荊州曹操未正大位皆以二曰曰此甚哉聖人之難知而小人之無忌憚也文王之道德精微見諸行事即事而論曹操亦能不行一不義乎亦能不殺一不辜乎亦能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漢乎有是三者庶乎可以語文王矣無是三者則一有智謀能用人善攻戰而無道不義篡漢之賊耳乃敢以文王自方耶司馬氏謂操沒身不敢廢漢而自立非其志不欲僭其名義而自抑也愚以謂不然操之王魏已建宗廟社稷立太子置百官用天子旌旗出警又辟特未備帝耳若陳羣等再三勸進加以時月漢帝奉上璽綬又何疑焉使操果有忠名義

之心終不廢漢者則必不殺伏后勒皇子殺貴人以恐至尊用天子旌旗出稱警入稱辟以假擬人主也使漢室教化風俗尚可恃操不敢自立者則操沒纒十月而不已受漢禪矣

文帝 魏紀

二年蜀中傳言漢帝已遇害羣臣請漢中王稱尊號費詩曰殿下以曹操父子逼篡位故羈旅萬里糾合士眾將以討賊今大敵未克而不自立恐人心疑惑臣不取也王不悅夏四月即帝位以諸葛亮為丞相

司馬氏曰天生丞氏其勢不能自治必相與戴君以治之苟能禁暴除害以保全其生賞善罰惡使不至於亂斯可謂之君矣是以三代之前海內諸侯何啻萬國有民人社稷者通



謂之君合萬國而君之立法度班號令而天下莫敢違者乃  
謂之王王德既衰強大之國能帥諸侯以尊天子者則謂之  
霸故自古天下無道諸侯力爭或曠世無王者亦固多矣秦  
焚書坑儒漢興學者始推五德生勝以秦爲閭位在木火之  
間霸而不王於是正閭之論興矣及漢室顛覆三國鼎峙晉  
氏失馭五胡雲擾宋魏以略南北分治各有國史互相排黜南  
謂北爲索虜北謂南爲島夷宋氏代唐四方幅裂宋邪入汴  
比之窮新運歷年紀皆弃而不數此皆私己之偏辭非大公  
之論也臣愚誠不足以識前代之正閭竊以爲苟不能使九  
州合爲一統皆有天子之名而無其實者也雖華夷仁恭大  
小強弱或時不同要皆與古之列國無異豈得獨尊獎一國  
謂之正統而其餘皆爲僭偽哉若以自王相授受者爲正耶

則陳氏何所授拓跋氏何所受若以居中夏者爲正耶則劉  
石慕容符姚赫連所得之士皆五帝三王之舊都也若以有  
道德者爲正耶則蕞爾之國必有令主三代之季豈無僻工  
是以正閭之論自古及今未有能通其義使人確然不可移  
奪者也臣今所述止欲叙國家之興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觀  
者自擇其善惡得失以爲勸戒非若春秋立褒貶之法撥亂  
世反諸正也正閭之際非所敢知但據其功業之實而言之  
周秦漢晉隋唐皆嘗混一九州傳祚於後子孫雖微弱播遷  
猶承祖宗之業有紹復之望四方與之爭衡者皆其故臣也  
故全用天子之制臨之其餘也醜德齊莫能相壹名號不  
異本非君臣者皆以列國之制處之彼此鈞敵無所抑揚庶  
幾不誣事實於公然天下離析之際不可無歲時月日



以識事之先後據漢傳於魏而晉受之晉傳於宋以至於陳而隋取之唐傳於梁以至於周而

大宋承之故不得不取魏宋齊梁陳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年號以紀諸國之事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閏之辨也昭烈之於漢雖云中山靖王之後而族屬踈遠不能紀其世數亦猶宋高祖稱楚元王後南唐烈祖稱吳王恪後是非難辨故不敢以光武及晉元帝爲比使得紹漢武之遺統也

費詩之言忠且正矣然諸葛公非貪爲佐命宰相者漢既無主玄德素以興復漢室討除曹氏爲志於是焉稱尊亦可也然費詩之忠正不可少也而司馬氏以昭烈於中山靖王族屬踈遠不能紀其世數名位是非難辨遂抑之不得紹漢統則未知其去取之意也自司馬氏至三國七

百餘年固不能詳先主之世數而諸葛公拒中山靖王緣三百餘年草廬傾蓋之時即稱玄德爲帝室之胄豈憑虛無據而云爾哉若始皇明爲呂不韋之子琅琊王春顯著小吏牛金所生司馬氏尚系諸秦豈不革而正之乃推獎荀彧寬宥曹操至謂操取天下於君義豈非取之於漢室而抑退蜀之主相不少假借於孔明北伐又以入寇書之亦獨何哉

遣太常邢貞奉策拜孫權爲王貞至具具王出都亭候貞貞入門不下車張昭謂貞曰君敢自尊大以江南寡弱無方寸之刃故乎貞即下車徐盛忿憤謂同列曰盛等不能奮身出命爲國家并許洛吞巴蜀而今吾君與貞盟不亦辱乎因涕泣橫流貞聞之曰江東將相如此非天下人者也



三國分據雖志相吞滅然孫策之命權係在江東而已此  
并許洛西取巴蜀固非吳所能辦徐盛之言不己太平夫  
有志於上猶止於中有志於中所成斯下心并許洛謀取  
巴蜀乃所以能保江東也若恃吳越之衆三江之固施施  
然宴安朝夕而不為遠圖則天限雖廣一卒可航耳魏使  
稍自尊大張昭責之吳王屈已受盟徐盛耻之國有人焉  
使二三臣幸於無事故待使客覘其釁英以為憂喜豐儲  
備為賄賂惟恐失色則邪貞自擊吳之可圖魏知所以與  
之矣

漢主自巫峽建平連營至夷陵界立營七十餘里與吳相距為吳  
陸遜所敗漢主夜遁器械軍資一時略盡骸尸蔽江而下  
漢主與關羽久要深契羽既為吳所害若不為報仇君臣

之分不終全於命一二行與之可也乃以為乘之重响懼  
山谷間行敵逾半三三為晚生所遣所困雖烈士暮年壯  
心不已然失策沮厥亦已多矣是行也諸葛公不諫何也  
必玄德志意已定有非言辭所能止者杜甫以吞吳為孔  
明遺恨諒矣哉

漢主病篤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  
子可輔輔之如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不竭力効忠  
繼之以死

或謂昭烈自知劉禪之不才羣臣無出孔明之右者不能  
保孔明之必與禪也故於臨終正言之冀亮德已而不忍  
取嗚呼可謂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矣玄德襟度夷曠  
磊磊落落與孔明兼君臣師友之契三代以還未見其比



也夫豈以欺詐相待如市道之交乎曹操偽定一時名在英雄之列矣致其心事乃真小人耳雖暴戾強仇殺人不忌至其病亡子孫滿前啾啾涕泣留連妾婦分香賣履區區塵衣物平生姦偽死乃盡見方之玄德治命無一語及私豈不猶蔓草之與長松乎先主語禪曰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惟賢惟德可以服人旨哉此言皆可師法則知玄德天資既高亮亦力其後虛禮陳元方鄭康成遊啟告詳至弘益多矣

劉禪即位封亮為武鄉侯領益州牧事無巨細咸決於亮亮發教與羣下曰夫參署者集眾思廣慮益也若遠小嫌離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弃傲驕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

至于十反來相啟告者無不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勤渠有也於國亮可無過矣

求言與納說二道信而後諫量而後入合則進否則退納說者宜如是也虛心屈己惟善之欲聞兼聽並觀惟過之欲知求言者宜如是也當重任受大寄豈可易而為之惡正直之人疾議論之士其有懇懇思報効者反以交淡強聒責之夫交淡言深古人所戒在進言者自處可也豈在上者所以處人之道乎若其可為孔明何乃望違覆於左右懼曠闕之及已而求十反之益哉嗚呼若孔明者真百世之師歟

帝之為太子郭夫人弟有罪鮑勅治之由是恨勅及即位勅復諫帝益忿後坐事收付廷尉秦依律罰金帝欲殺



之羣臣多言勛父信有大功請赦之帝不許高柔固執不從  
帝大怒勛竟被誅

鮑信於父爲有功之臣鮑勛於己爲忠諫之士乃以私憾  
假公事而殺之公卿勸止而不聽廷尉固執而不許蓋刑  
如此難乎其求世矣

帝殂吳王聞魏有大喪自將攻江夏郡先是朝廷遣荀禹慰  
勞邊方禹到江夏發步騎千人乘山舉火吳王夜遁

甚哉吳之無謀臣也能以江東與中國抗衡則如勿服既  
已稱臣貢贖受其官爵而又比師曲在己矣至是乘人之  
喪而伐之則禮義俱棄勇怯失度兵益無名何以能克其  
不至於敗也幸耳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五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六

明帝

魏紀

以華歆為太尉歆讓位於管寧而徵寧為光祿大夫不至

華太尉雖與管處士交友而八品不同歆為漢臣乃不贊

曹氏大節已虧矣殺伏皇后一時歆以尚書令執兵入宮

壞戶發壁手牽后出兼此二罪惡通於天不可勝誅也幼

丹龍卧海隅世芬莫報清風素節日益超絕其視魏帝猶

敵發然而歆乃欲以青蠅之節董子貞玉顧知太尉為上

公可以處寧而忘於審也不補吁亦可惡之甚矣

諸葛亮上疏曰先帝知臣謹悃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

以來夙夜憂歎恐付託不效以傷先帝之明

孔明一代之英遠謀宏議無一不售者至其自明之語曰





謹慎而已何其約也詩不云乎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若亮者有入王之小心矣彼劉禪凡庸何足以當元臣如此其欲而孔明事之靡不盡道挫國魁柄總御六師而無專意然行葦末可指者非盛德孰能臻此使曹操而聞孔明事幼主之規得大羞愧而入地乎

亮將入寇魏延說之曰今假延兵五千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一日可到長安公從斜谷來亦足以達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亮不從

兵行詭道求勝而已延之計可用甚明而孔明不從或謂孔明長於治國而短於將略或謂孔明疑延不敢委也是皆不然曹操既死天下無孔明對使天而昌漢則孔明由斜谷出自足擒敵而誠懿矣魏延行險以僥倖者也孔明

節制之師其止如山其進退如風何以僥倖為以此一事觀之使孔明從漢高入關則與秦將連和啗以利因其懈怠而擊之之事必不為矣此可為明道正義者言之非急於近功小利之人所能解也

初越雋太守馬謖才器過人諸葛亮深加器異及出軍祁山以謖督諸軍謖違亮節度而敗亮誅之

先主孔明器識相上下一時遇合真君臣也先主能因水鑑以知卧龍可謂超世之見矣而失於蔣琬龐統孔明器使羣才各盡其用而失於馬謖故知人之難亮舜猶病也惟不護已短不庇私交大明賞罰馬謖雖死而無怨此則人之所難也

時趙雲鄧芝亦敗於箕谷或勸亮更發兵亮曰大軍在祁山



箕谷皆多於賊而為賊所破者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  
今欲減兵省將明罰思過校變通之道於將來若不能然雖  
多何益諸有忠於國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定矣於是引咎  
責躬布所失於境內厲兵講武以為後圖戎士簡練民忘其  
敗矣

街亭之敗罪由馬謖箕谷之敗咎自鄧芝兵多於賊反為  
賊所敗而諸葛公以為病在一方且減兵省將思闕闕  
失引咎責已布于羣聽能使民忘其敗大矣哉其為道也  
若素本初褊皮已克疑人快已追奴諫者殺戮直士以自  
取滅亡其得失立見後之君子有志於建功立業者亦可  
以得師矣

亮曰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彷彿孫吳

橋玄何顛許劭鮑信皆言曹操命世之才而孔明亦稱其  
智計絕人善用兵然以事考之操嘗討呂布相守百日而  
不能克官渡之役幾於勢窮非得許攸則紹未可破也西  
征馬超韓遂最為出奇取勝矣然亦用賈詡離之計乃  
能有功至于赤壁則狼狽特甚設有追之于華谷道中者  
操決不能免也親伐孫權則困於濡須而不得度繼出斜  
谷則阨於漢中而不能進安在其為絕人乎孔明與之同  
時必無虛語但恐史官不能盡記其軍機之妙耳姑據已  
事獨論其用兵殆亦韓信李靖之流歟

亮言於漢主曰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

勤者聖人之盛德而君子之賢行也其為人多暇日則出  
人不遠矣舜禹文王周公達而在上孔孟窮而在下未嘗



不勤猶天行日運誠不厭健不息而況於下乎周公孔孟當如何哉故陶士衡有惜分陰之志焉曹孟德略平中土雖能尚勤儉然艱下已有臺觀之樂孫仲謀中身亦漸荒怠惟先主武侯勤勞躬親以至沒世此其遠繼前哲不但三國稱雄也凡人鮮能無所好者有志於道德則功名不足累其心有志於功名則富貴不足以累其心苟志於富貴而止耳則亦無所不至矣孔明蹈道秉德不得已而應聘初無富貴之念功名從而日新宜其所立卓然後世莫能及使曹氏未除漢室未興宴安一隅自謂無事則孔明與高阿那肱相去一間耳

初孫策以呂範典財計時吳王年少私從有求範必關白不敢專許當時以此見望吳王守陽羨長有所私用策或料覆功曹周谷輒為傳著簿書使無譴問王悅之及後統事以範忠誠見信任以谷與更簿書不用也

抑制私情者人之難事故叔孫婁漢高帝之公可為法於後世也魏文恨鮑勛乃自為太子時而孫仲謀於呂範周谷乃能拘芥蒂之憾忘傳會之私用舍各當宜其保有一面敵莫能侵也

尚書衛覬奏置律博士刪約漢法制新律

懷天下當以仁理天下當以義律令者聊以記刑名之數耳豈所恃以為治也惟明於經訓者乃能用法徒貴習法之熟而無保國化民之本是李斯所以亡秦者也夫業儒而侮經者尚多有之况習法而不知仁義之道其侮法將十人而二五苟如是曷若付百官有司於胥吏哉自後世



觀魏之所以存豈係於有律博士而其所以亡者豈係於律令之繁省乎衛覲之言非經邦之令猷也

黃門侍郎杜恕上疏曰使天下皆背道而趨利則人主之最病者也

善乎杜恕之言乎恕特為糾摘姦宄一事不欲委之小人以小人不顧道理而苟容求進也夫小人之不顧道理而苟容求進者其目多矣為士則引邪而植黨與理財則刻下而供侈費守邊則關土而啓釁禍治獄則酷刑而陷善良惟權勢之指意是趨趨則合合則悅悅則爵賞隨至然則彼四事者非人君所病乎特是也自一嘆一笑之從違浸淫而上至於攘奪篡弒以周與人非得背道而趨利者為使則不能以獨死也然則背道而趨利豈非人君之

所病乎劉安欲叛漢所憚者一汲黯謂不可惑以非義也況公卿百僚皆得守道顧之之人天下雖有逆節四夷雖欲交侵猶雪之見睨自無所至矣人君誠明矣此所謂為治不在多言也

司馬懿曰若諸葛亮出五丈原吾無患矣

司馬懿之言謫也實畏孔明也五丈原又憚於逆豈或為此語以安其下耳孔明此舉蓋不復為退計矣親統大衆入他人境久駐而魏師不敢入雜耕而居民無所苦三代之兵若時雨孔明庶幾矣或謂其短於將略不亦過乎

懿亮相守百餘日亮數挑戰懿不出亮乃遺懿中牒婦人之服懿怒上表請戰帝不許亮遺使至懿懿問其寢食及事之煩簡使者曰諸葛公夙興夜寐嘗以二十已上皆親覽所噉食



不至數升誌告人曰孔明食少事煩其能久乎

世之論古者往往以司馬懿之不及一戰以決勝負為恨此殆以形求而不察理也五丈原之師正與赤壁之役等然曹公大敗于赤壁謀非其者其勢亦捨棄傾側會天方佐佑孫劉故孟德以八十萬人為十艘油葦所挫幾不得免勝負之傳為快於無算也若夫五丈原之師深入客地耕田積穀聲勢震而意思安關司馬神達英雄善兵懼不敢動請戰示武情見勢盡其受由帳之厚強無他計但快孔明食少幸其早變固不從兵刃之交而鼓已披靡大敗矣惟漢不復興孔明寧死故以形迹測之謂魏勝而蜀負雖杜甫善評亦有嘔血驗李之歎尚使孔明未死豈但禽懿長安以東破竹而下若至此然後可以歸之歟

孔明云亡則知漢室之決不興也夫成敗之利害係于一時而理之得失事之是非雖千載而不泯當此時蜀喪元帥慘戚而歸魏師歡欣秦凱振旅一榮一悴存亡關焉時運不留世代遷革向之成敗利鈍皆為陳迹而青史所載赫赫若前日事孔明忠義之行節制之兵皆可詳細思惟反復觀考使人懦氣激奮因以興起而曹操司馬懿欺人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羯奴猶羞而不取然則雖誇奪雄伯於俄頃間何足道也以是知古今一心理無間斷士士以遠大自期則本心一理偏不屈於天下矣

亮卒于軍中初亮言於漢主曰成都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第衣食自有餘餽臣不為治生以長尺寸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天下人如亮言



嗚呼人之羣乎斯世也何所圖哉始於飢食渴飲冬裘夏葛室屋可以庇風雨而已故曰積家則漸廣矣既有宗族鄉黨則益廣矣聖王之爲治也惟則亦使之足以養其生送其死周其宗族不至於飢寒爾時則止矣夫自百姓等而上之至於天子不爲不也而得兼天下之奉也亦莫不有制度品式上不僭下下不僭上而大要則以儉約爲先節適爲貴使俗無奢靡之人息誇奪之心則天下定矣王迹既息人欲肆行攘奪無厭惟利是競如孟子所以告梁惠王者必至於第奪篡弑而猶未厭也孰能不待文王而自興三代之美敦乎欲中失俗振頽涉非一士躬行所能其樞要則係乎當國秉權之人耳故范宣子諱則其下皆謹城中大袖則四方全自在上者無欲心則懸賞使人爲

盜亦不爲矣孔明身都將相手握強兵專制一隅勢逼四海亦何所求而不得縱不外取而獨之富比晉以充牣其家而三十年間止有桑八百株田十五頃以爲子弟衣食之奉不別治生增長尺寸逮其死也內無餘帛外無贏財其靈臺湛然不累於物如此賢哉遠矣亦何愧於伊尹周公耶夫勢力可以專利而不利則利之所覃者廣而受惠者多復以法制行之則可使匹夫匹婦均被堯舜之澤亮既死蜀人久而敬思猶甘棠之惠召公此其効也或者據權怙勢以遺民厚祿厚矣賜予多矣財賂寶貨四面而至矣視天下之人皆無父而已獨有父則加榮其父視天下之人皆無子而已獨有子則崇重其子視天下之人皆無妻而已獨有妻則培益其妻視天下之人皆無兄



弟而已獨有兄弟則顯擢其兄弟視天下之人皆無族黨而已獨有族黨則寵光其族黨竭國力以肥一家而溪壑之貪尚歉歉然也而天下人之父人之子人之妻人之兄弟人之族黨則離間之貧賤之苦困之誅逐之若惡其與己並世而侵己之有者至乃顯然誇語於人以為富貴可慕而不可忽也王莽染冀李林甫楊國忠元載之徒皆是已夫惟披權沾勢盡利以遺民則利之所聚者併而受害者眾復以刑辟取之則雖甲家銅山乙家金埒亦有餓隸之患故莽冀既誅或斥賣家財幾十萬萬免民租稅一年或省中黃金尚六十餘萬斤而百姓提擊其頭切食其舌此其効也故君子喻於義而不責為者惡其事之如彼其汙而畏其効之如此其酷也有志於建功立事以有益以

武侯為珍武平夫武侯平生大致巖巖其任而或者乃謂不能有成顧合終其身為卧龍而已此詩人務為勝語非事之實不可信也

帝數問甄后死狀於郭太后太后以憂死

孟子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皇太后尊矣不可即而弒也而欲其死故問之以示意焉又再問之又數問之則逼矣哉莫慘於問匕首為下甄后鉅母然父之所廢也郭氏雖怨然父之所立也伸母之怨殺父所立是無父也為史者書曰帝弒其母皇太后郭氏則罪著矣若文帝之建郭而誅甄則不待貶而見者也

立皇子芳為齊王詢為秦王帝無子宮省事秘莫知其所由



來或云芳任城王楷之子也

禮無子則取兄弟之子為後古之通誼非所當隱也不  
隱則可責以為人後之義而禮義明德之則父子之心有  
疑焉而慈孝闕明帝乃以密其事使人莫知所由來若竊  
而得之者非所以重統緒也雖當時莫知所由來而已有  
知其為任城王楷之子者使芳而賢則後明帝而無他心  
矣有如不肖必將致厚任城愈於哀帝之於定陶者康王  
成王之元子也其傳世決矣成王崩大保命仲相南宮毛  
及齊侯呂伋以天子衛兵三百人逆劍于南門之外猶以  
顯之於衆何乃取人之子私置宮中派其所自出以寵之  
而可乎司馬懿雖握手受遺詔視不誤然芳之體貌素輕  
不繫民望易於傾搖無本父矣

帝用高堂隆議下詔曰曹氏世系出自有虞

世次所出猶木之有根體之有首豈可偽為哉魏武之父  
嵩為中常侍曹騰養子不審其生本末或云夏侯氏子然  
則魏武之姓既非曹亦非夏侯而高堂隆乃請以虛為祖  
是一人而三姓豈不可笑之甚哉有天下國家者亦論德  
而已夏桀祖禹商紂祖湯周赧祖武其胄可謂光華而世  
何以稱之魏氏之姓既不可知為臣子者置而勿論勸其  
君修德行仁可也必曲為之說本以為榮祇足取笑何隆  
之不學歟

帝深疾浮華之士詔吏部尚書盧毓散騎常侍劉邵司隸校  
尉崔林黃門侍郎杜恕司空掾傅嘏議作考課法以之不決  
事竟不行



司馬氏曰為治之要莫先於用人而知人之道聖賢所難也  
是故求之毀譽則愛憎競進而善惡渾殺考之功狀則巧詐  
橫生而真偽相冒要之其本在於至公至明而已矣為人上  
者至公至明則羣下之能否焯然於目中無所復逃矣苟惟  
不公不明則考課之法適足以為曲私欺罔之資也

事果難治而法果難立豈燠燠者績成周大比而計則夏  
商可知矣彼其得人之益功業之變後世莫能及焉何獨  
後世欲行課殿而不能遂乎司馬氏游流窮源以謂求諸  
毀譽叢諸功狀皆無緣盡其理本在於至公至明而已此  
至當之論也然人心所以不公不明者何為而致所以能  
公能明者何道而得必陳其流代為善惡者知所趨避猶  
庶幾焉夫直以公明為美而礙去邪私開之弊是猶

語人以飯可以療飢而不教之耕稼也於此有一焉人君  
誠能清心寡欲無為於上使百官奉行感息不得興作於  
下徭役必令輕賦歛必令薄行之三年吏當稱其職民當  
安其業益務選進賢德列于有位次吏負之冗者則百姓  
日益富刑獄日益少官府日益清國家日益無事雖不及  
汲於考績禹固知其為治世矣考課之末流凡州縣官皆  
以督促金穀為能否或歲大旱百姓死亡縣令不忍而為  
之蠲稅則譏訶留滯滿秩不得去至今徵索足數而後已  
也或功簿所載一字差誤則考功勾稽沮難行下報上至  
于數反而未止也或貪虐藉藉善於稽覈既足上官之欲  
又肥其家薦舉之章紛沓而至部民怨歎而上不知論詐  
成獄而卒無事閱其功簿乃在褒賞之列如此之類千里



同風此又非盧毓崔林杜恕得設之所得知然則世敝愈深將奈何哉

邵陵厲公

魏紀

漢尚書令董允秉心公亮獻可替否備盡忠益漢主憚之官人黃皓便僻佞慧漢主愛之允上則正色規主下則責皓皓不敢爲非終允之世皓位不過黃門丞及允卒費禕薦陳祗代之祗與皓相表裏皓始預政終以覆國自祗有寵漢主怨允曰深

劉禪得衆賢扶持僅能守國末年用一黃皓遂至覆宗黃皓之爲小人固亦非淺淺者矣而董允上則規益漢主以嚴見憚下則抑制黃皓不敢爲非此賢者之所難也諸葛公既殂漢之末亡實允是賴費禕有斯德矣

漢大赦大司農孟光責費禕曰赦者偏枯之物必不得已然後可以權而行之今主上仁賢百僚稱職何有旦夕之急而常施非常之恩以惠姦宄乎禕謝之初丞相亮時有言公惜赦者亮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若劉景升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陳壽評曰諸葛亮爲政軍旅數興赦不妄下不亦卓乎

赦之無益於治道也前賢言之多矣而終不能革至按以常典而行之於其間有喜慶竟捷祥瑞祈禱之事則又放焉不信二帝三王之法而徇後世之制是何也其說多矣始受命則赦改年號則赦獲珍禽奇獸則赦河水清則赦刻章璽則赦立皇后則赦建太子則赦生皇孫則赦平叛亂則赦開境土則赦遇災異則赦有疾病則赦郊祀天地



則赦行大典禮則赦或三年一赦或比歲一赦或一歲再赦三赦赦令之下也有罪者除之有負者蠲之有滯者通之或得以蔭補子孫或得以封爵祖考大槩如是而已耳明哲之君則赦希而實昏亂之世則赦數而文希者尚按故事而不能盡去也數者則意在邀福而歸諸己也實者有罪必除有負必蠲此文者雖有是言而人不披其澤也復有姦宄擅權者以多心征暴賊多獄無罪歸之上而施行寬宥布宣惠心自我請之由是數者而論赦為有益乎為無益乎人君誠以明哲自期而以昏亂為戒則所謂按故事而釋有罪者尚在所議故事者是有非豈可盡循罪人者否若罪人可盡宥有一罪而貸則善人奈何甲殺乙而遇赦乙不可復生而甲以不死以赦為偏枯者此也若曰

乙已不幸而死矣吾未知甲之果當殺之乎抑疑似也則援寧失不經之文而赦之以為從厚而終不恤乙之無辜以赦為偏枯者此也百姓負租或以旱或以貧或以已納而不為之除籍或為官司所抑代人而輸其事非一每下赦令未嘗不蠲也而百姓有黃紙放白紙催之言自古如此則以著於甲者曰凡蠲旱稅不得過若干分而赦令則曰歲大旱其盡蠲之百姓喜於盡蠲之文而不知令甲之有限也則相與怨其上曰黃紙之放特於我耳此又偏枯之甚者也姦宄亂賊之人知赦之可擬也則甫期而為姦宄亂賊之事僥倖貸釋不可勝數矣亦或病其然則下令曰凡距赦若干日而殺人是待赦也不得以赦原先為遠期焉而姦宄亂賊之人有財可行有力可援有反可待



有來可使一入因固用是數者遠延措故終以無事而捕  
寇之吏被傷之士發覺之人往往生於是善民困於姦  
先閭里休於亂賊嗜鳴飲熟無路伸吐此又偏枯之甚者  
也靈帝行冠禮大赦天下而黨人不與焉自是後凡五赦  
一而益增五族之錮又五赦而黃巾起不得已乃赦黨人黨  
人縱有罪不輕於十赦之惡逆也况黨人無罪而願忠於  
君志除姦凶以清天下者也乃經十赦不得已而後赦此  
豈直偏枯而已舉四肢皆廢矣四肢盡廢頭首兀然其能  
不為人所摔擊曳挽而仆乎於是董卓角之袁紹持之曹  
操廢之獻帝為所挾而不得赦伏后為所弑而不得赦二  
皇子為所殺而不得赦語赦云此無益明哲之元聖一  
失而思得命非而從是莫若夫用虞舜大劫呂刑周官之

法別錄時歲而不一者一也而十言此無不可者舜之法  
曰眚災肆赦謂有目疾而生也乎人者也大易之法曰君  
子以赦過宥罪過誤即直肆之罪則稍寬之而已呂刑  
之法曰五刑五罰之疑而不明者則赦無疑則不赦矣周  
公之法曰赦幼弱老耄蠢愚非此三者則不赦矣魯國肆  
大書春秋非之以其無謂而盡赦也取正乎孔子略法乎  
虞周大易之訓則刑罰盡道可以代天之春生秋殺矣夫  
吳漢攻戰之士也臨終獻言勸光武以勿赦陳壽於孔明  
有憾者也而稱譽不赦之卓况為天下國家者可不如吳  
漢陳壽之見乎

以光祿大夫徐邈為司空邈曰三公論道之官無其久則闕  
豈可以老病忝之哉固辭不受



千官列職而宰相最貴均於輔佐而三公為尊豈非人臣  
所祈向願望之極地歟然名實副則君子樂之名浮於實  
有羞惡辭讓之心者不肯居也卑官小品才不能稱尚為  
人所指目况三公乎故有孔孟之道則可為三公能以此  
道與王論而明之以格其非心而引之於當道則可為三  
公擊政之綱治事之大使下有士可守則可為三公調道  
人主喜怒以施賞罰無備無患以召和氣則可為三公克  
稱此者伯禹在舜朝保衡在大甲朝周召畢陳在成康朝  
亦才難矣咸無焉而居其位則劉翳以附中官而為司空  
張顥以中常侍第而為大尉崔烈以入錢五百萬而為司  
徒董卓由令牧冀澄樞以車橫凶恣而為太師又劉定賢  
哉當是時魏政已衰柄歸司馬若由德而論徐邈亦一不

於三公而邈辭之固守之無清規遠識照映今古其視何  
晏占策惟恐不得至三公者相去豈直九牛毛哉在漢得  
一人不願為宰相者曰孔霸在魏得一人不願為三公者  
曰徐邈斯二人者真百世之師歟

何晏自以為一時才傑人莫能及嘗為名士品目曰惟深也  
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泰初是也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  
司馬子元是也惟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聞其語未見  
其人蓋以况已也

易書開示中正得失之理表明吉凶悔吝之先使人知所  
避就詞若隱微皆指人事不如是則聖人豈固為玄談以  
無益於世乎而學易者往往歸易於虛無幽渺不涉世用  
而其所行則背義違理以趨乎凶悔之地其失本於人自



人易自易而不知易即人也何晏熟於易之文矣不會理  
於心故勸曹爽勿以權與人非易也欲為吏部尚書而奪  
盧毓之位非易也既得要路違忤者罷退附會者升進非  
易也與大將軍縱酒窟室非易也為人情近而無誠內躁  
而好辯非易也以貌自喜粉白不去手非易也覆管輅作  
卦欲為三公非易也動輿易違乃以神自處不悟其已為  
鬼幽此正猶相範責曹爽何以讀書為者自何晏王弼以  
老子莊周之書訓釋大易王衍等競相慕效專事清談稽  
粕五經蔑弃躬實風流波蕩晉隨以亡覆轍在前而後車  
不戒也昔人云王衍清談之罪甚於桀紂而未見臨川談  
經之禍甚於王衍也或問清談祖老莊虛無之論其致弊  
固宜談經者宗孔氏何反為世禍乎曰其源深其流漫非

一言而可盡然論其大者所行異乎所言所言異乎所行  
以此教人使人不異乎已臨川之大機也所行異乎所言  
政訓釋三經語孟之書為世道德深鉤性命曰如是而仁  
如是而義如是而智如是而信如是而禮樂如是而刑政  
虞舜必同乎唐堯三五必同乎二帝孔子所教即堯舜又  
武之道也孟子所訓即周孔回後之所述也牽引配合如  
出乎一人援據比類如出乎一時析字之偏旁則李斯小  
篆有道德性命之意信佛之幻詭則李長者合論貫八卦  
九疇之妙此其所言之失大槩也所言異乎所行故開陳  
熙寧元豐之政變章祖宗拂違公議以成憲為因循不足  
法以君子為流俗不足聽水旱千里流殍無數則曰天地  
不仁易狗萬物固聖人所當同也豈出東方人心震恐則



曰天道助順布新兆祥乃交趾所宜討也假省耕斂之文以散青苗錢而取二分之息於百姓假庶人在官者之證以行免役法而植不拔之根於胥吏啓人主侈心則飾鳧擊守成之詩而曰罕制萬物費不爲侈疾士大夫異已則飾酒誥羣飲之說而曰小人衆多當先殺罰此其所行之失大槩也夫其言不顧行行不顧言而倚君之威布其言於學者命其徒爲師儒教於大學以風天下合此者則升進官使而富貴不合此者則遺棄廢黜而困窮而其言曰成天下之治在人材成天下之人材在教養教養遍天下行之數十年天下之士行異乎言異乎行人自人書自書以致中原板蕩之劫而臨川氏之學方且顯行識者憂之而末如之何也喻於利者宗之而莫能遏也彼爲華老

清談者不好則已矣故曰臨川談經之禍甚於晏  
衍者豈虛云哉

書爽之在伊南也蔣濟與之書言太傅之旨不過免  
官而已爽誅濟封侯固辭不許濟病其失言遂發疾  
而卒

蔣昱似可謂有耻矣司馬誅爽未爲非也濟與爽  
書若甘言誘彼者而濟實不然乃爲懿所給耳自  
不知羞惡者當之折簡而取袂主之大將軍勝於  
戰師而決勝其功亦不細矣而濟不惟辭賞又以  
死繼之孔子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蔣濟則  
有焉

吳潘夫人有龍生子亮其主愛之有廢太子和之意



羣臣固諫吳主大怒族誅言者遂廢和為庶人王昶  
言於帝曰孫權流放良臣適庶分爭可乘覺擊之帝  
從之大敗吳師斬其二將

人主舉動敵國視之以進退其衆者也吳主已老  
方且廢嫡立庶殺戮諫臣非惟魏師亟來斬將覆軍  
而全吳之亡實自此兆矣君臣父子人道大倫有  
國有家存亡所繫經籍垂訓莫先乎此大帝嘗言  
讀書大有所益以廢立之事觀焉雖曰讀書吾必  
謂之未嘗讀也

王昶母丘儉兵敗走朝議欲貶之大將軍師曰此我  
過也諸將何罪雍州刺史陳太求勅并州并大討胡  
帥從之未集而薦門外賊二州所以遠後遂驚反師

又謝朝士曰此我過也非陳雄州之責人皆愧悅  
司馬師引敗歸已善矣然非自反之德蓋悔殺王  
儀而為之也王儀言關東之敗責在元帥可謂忠  
而有益於師者當欽容致謝克已下教則庶乎孔  
明之德矣乃怒其委罪在已而殺之此失豈可追  
也若無引咎之言而又貶黜諸將是再自敗也引  
敗歸已未足以增隆其業纔可少弭殺儀之罪爾  
中書令李豐數與帝獨語不知所說司馬師詰之豐  
不以實告師怒殺豐

李豐為中書令帝數獨召與之語司馬師不悅也  
豐當奈何疏君則不忠親上則犯難事之難處者  
也度帝可輔而已能制師雖居其位亦不宜有親



踈之形况祿去公室政在司馬再世矣帝與豐雖欲圖之必不能克也然則數數密語何益祇自族耳當長之時不仕可也

中領軍許允爲鎮北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帝以允當出詔會羣臣帝特引允以自近允與帝別涕泣獻款允未發有司奏允放散官物收附廷尉從樂浪未至道死

人之言曰子無樂乎爲君惟其言而莫予違也八柄在己則乎揮指顧而九有順從一失其柄雖對臣下出語伸情亦且不得哀哉奈何輕以柄而假之人哉李豐在中書未必能治司馬師師已忌之許允嘗搃兵又得河北督將之權或足以病師矣

而帝引以自近執別款是將何爲哉乃所以促允之誅而速已之廢可

高貴鄉公

魏紀

帝宴羣臣於太極東堂與諸儒論少康漢高優劣以少康爲優

曹髦於是時惟晦庶可免禍在易明夷之象曰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乃昭昭然若揭日月而行故終於不明晦無登天之照而有入地之辱矣髦之以少康爲優也方司馬氏於澆殪而形滅之之心夫東堂諸儒孰非昭之人者是髦故欲昭之隱之耶何其偏之甚也



吳大司馬呂岱嘗薦吳郡徐原官至侍御史原好直  
言岱時有失原輒諫之又公論之人以告岱岱曰是  
我所以貴德淵也及原死岱哭之甚哀口岱不復聞  
過矣

賢哉呂岱可以爲法矣世之薦士者鮮不以恩自  
居以位自賢以恩自居則整報効之勤以位自賢  
則責受歛之禮又或不然則曰爾賢爾才吾引爾  
而官爵祿利之吾責寒矣相忘而已矣孰有長  
位尊樂聞其過而納門下之諫誠心不然如呂岱  
者哉自識暗局狹者當之必積以爲憾而反加之  
罪若王鳳之於王章其相去何啻天壤也

吳主召驃騎將軍呂據還都據聞孫琳輔政大怒表薦滕胤  
爲丞相琳以胤爲大司馬據引兵還約胤共誅琳兵敗胤夷  
三族或勸據奔魏據曰吾耻爲叛臣遂自殺

惜哉呂據有忠志而擇義不精也建寧輔不當非外  
臣所當預若以貴戚之卿同國休戚者上表密諫可  
也被召還朝乃以兵入與滕胤同謀欲殺國相心雖  
非叛師則何名無乃惑於興晉陽之甲誅君側惡人  
之說乎

司馬昭初秉政長史賈充見征水大將軍諸葛誕曰洛中諸  
賢皆願禪代君以爲何如誕厲聲曰卿世受魏恩豈可以社  
稷輸人

君子貴常德小人厭常情惟有常德故夏之臣豈願商得



之商之臣豈願周得之自非人主大無道天弃人叛不可如何則仁人義士未必不欲扶持而安存之小人則不然喜新而為奇惟權是從惟利是就故亂臣賊子之能濟其惡者皆以小人為之羽翼而小人貪得者為之出死力効智計以成之也彼其易君改國不過圖名位而已使命而有之雖不易君改國名位固可得也使命而無之雖易君改國其如命何貴賤貧富比受數於天豈智力可移易君改國貧而可富賤而可貴且人自為命而無天矣然小人紛紛然為亂臣賊子出力効智則亦不思之過也故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周公戒成王用常人者人而無常則無所不至也

漢議居作仇國論曰或問往古能以弱勝強其術何如曰吾聞之無患者常多慢有患者常思善多慢則生亂思善則生治理之常也故周文養民以少取衆勾踐却衆以弱擊強此其術也

愚觀周之言其謂勾踐是也非知文王者也文王惟可取而不取故孔子稱其事殺之德豈有筭數於其間哉故先儒論成湯又三者皆以常見而量聖人之度湯升自陬則曰出衆之下文王既脫羑里則曰陰修德政皆非也周又曰蜀當是時可為文王難為漢祖亦非也文王以小事大自其初時爾厥後賜鈇鉞車征伐國于岐山化行江漢烏在其為弱也使紂與共西伐亦必有以處矣乃責劉禪以文王之事是求千里於跋鼈也

吳孫琳專擅權勢受戮功臣吳主謀誅之語琳廢吳主為



會稽王以吳主罪播告遠近尚書和彞不肯署名琳怒殺之  
吳主被廢彞不能救徒死何益乎曰食言不避其難人臣  
之義也居高位享厚祿躬見其君廢于強臣既不能救又  
不能死則是與賊同情表霍光廢昏立明猶有言其罪者  
而朝廷加肅况君欲治吾罪而報之者耶若彞可謂不求  
生以害仁能殺身以成仁矣

元帝

魏紀

譙郡杜康文辭壯麗好言壯老而尚任俠山濤為吏部郎薦  
康自代康與濤書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濤武昭聞而怒以  
康言論放蕩害時亂政殺之

司馬昭方有代魏之志故惡康薄濤武是以濤武為弒君  
奪國與已同也不然豈以已為順天應人與濤武一也濤

武革命之事經仲尼折衷取其誓誥以訓後世真順天應  
人矣豈曰弒君奪國云乎師廢芳昭弒髦爰代瑣三君之  
失果可班於桀紂為天下所疾耶不如桀紂為天下所疾  
而司馬氏弒而奪之乃敢以濤武自况小人之無忌憚自  
以為中庸者則其濫殺無罪又異責矣不知康虛名無實  
非能為卧龍者昭疑之過也

任斌魏舒少選純質朴不為鄉里所重舒亦不為故屬之事  
司馬昭辟為參軍舒於細務未嘗是非至與廢大事人莫能  
言者舒徐籌之多出羣議之表昭深加器重

魏舒有內實而不表揚其實信美矣府朝碎務無所是非  
獨為司馬昭籌與廢大事是贊昭篡奪而已其所議多出  
衆議之表是他人未敢言者舒獨言之其亦曹操之畫策乎



大舉伐虜漢兵大敗譙周請來降北地王謀怒曰若獨收將  
及當父子君臣皆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漢主不  
從卒用周策

北地王謀之言是也有烈丈夫之風可以見先主於地下  
矣譙周所陳非亡國之法死於宗廟正也服為臣虜只是徐  
子章羽所以見惡於春秋者周何以貪生失理勉其君哉  
鄧艾既破蜀頗自矜伐

受於天不可移之謂命物則具之謂性知理合之謂心有  
所主之謂志動於誘之謂情將取為之謂欲想而度之之  
謂意潛而索之之謂思時存省焉之謂念能其事之謂才  
涵容之之謂量身量之之謂行行而成之之謂德人皆由  
之之謂道非人所能為之謂天矜伐者量不足也君子常

語量矣引鄧艾以明之曰艾位三公年七十亦善自持死  
破蜀有功則量滿矣故量厚於資而廣於學秦漢而後人  
君之有量者漢高為冠人臣之有量者子房孔明為首自  
餘尚多有之高祖由身長為帝自監明成卒見之如舊終  
身無驕侈之意雖光武文皇晚節末路未免少變也學士  
大夫有預舉送而滿者有得名第而滿者等而上之有至  
宰相而滿者方未滿時矜伐不形及其既溢不可檢矣故  
質稟裕如者當學以成之生而淺迫狹隘者當學以廓之  
廓之之道以識為先識天識命識性識心則萬物皆吾度  
內也若斯人者際天為量矣

加晉文王昭殊禮

司馬氏取魏猶曹氏取漢也亂臣賊子之心未嘗不欲速



顧勢有未可則緩以圖之歸於得而已矣司馬師既廢曹芳而猶立高貴鄉公司馬昭既執曹芳而猶立元帝者蓋人圖大事亦欲十全而不遂則得之亦稍安若肆其凶力非不可亟取然不旋踵而禍及矣王莽董卓朱溫是也黃鵬利於螳螂挾彈者又在其後姦人智足以及此矣以昭為晉王受殊禮之節觀焉亦可謂魏世有教化風俗使司馬昭畏名義而不敢取乎

帝禪位于晉出舍金墉城大傅司馬孚拜辭執帝手流涕歎殺不自勝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絕臣也

考司馬孚忠於魏室之事無有也惟邵陵厲公之廢孚送之悲不自勝高貴鄉公之死孚視其腹而哭之甚哀如此而已師昭擅魏孚為上公典建百朝於魏何有及帝遜位

孚又歔歔每值君父大變專以泣涕悲哀感觀聽實則空據高位常都寵榮至于沒身又令歛以素棺時服若初無意於富貴者且自號曰有魏貞士而史稱其廢立之際未嘗與謀若孚者可謂敢為大言絕行以欺世姦者姦人之深厚縝密者也推見至隱罪不容誅矣

武帝上

晉紀

泰始四年秋七月衆星西流如雨而隕

春秋莊公七年星隕以應王室將虛漢成帝永始中星隕以應賊莽篡立君子以謂人有感於下則天變動於上不可誣也當是時晉方向盛而已有此變及帝將崩前一年又有之愍懷西駕鎬駝荆棘司馬之錄訖于長安江表雖興自非同姓天之示人顯矣



王祥卒

祥之至孝超卓不事清談又有政事之才用爲公輔可以表化天下矣然孔子曰事父孝故忠可移於君求忠臣者必於孝子之門於所厚者薄則無所不薄也祥仕魏朝致身太尉革命之際初無一言隨衆拜遷不以爲異孝誠雖顯忠節遠蒙無乃質美而學不足乎故成材莫大乎學石苞賈充王沈之徒不足責也如祥者君子惜之

匈奴右賢王劉猛叛出塞

時運不窮事變無止晝夜寒暑更代疊疊焉欲日月爲俄頃之停留不可得也治亂興衰卽晝夜寒暑之差久者也然考之方冊亦可謂速哉桓靈敗漢召董卓之禍關東起兵資曹操之勢有魏六傳而不能并天下司馬一統而不

能傳三世竊觀觀之入每每生於恬安不戒之日而人三鮮能悟也晉武帝方且太刻同姓以隆基業而夷狄茲孽已如癰疽伏於背脊劉猛叛劉淵繼爲左部首帥是時兵猶未平也而亡晉者乃匈奴焉竊跡前世無不然者然則何以逆知而預防之曰惟增修德政固結民心則可禘天永命矣故周公告成王曰我不知歷年惟不敬厥德則早隆厥命爾

豫州刺史石鑒坐擊吳虛張首級還歸鄉里終身不用

爲天下國家者事皆務實則治固矣昔國淵上首級無虛數曹操問之對曰征討外寇多其斬獲者欲以大武功登民聽也封域之內有叛逆而古之淵猶以爲耻也操善之淵之言半得半失耳趙克國生零之征豈非外寇哉而



未嘗有一虛辭武功固大民聽固聳何有設僞足以動人者借有乙國伐甲甲國拒之今年戰則露布曰俘斬幾千明年戰則露布曰禽獲幾萬或自相蹂踐或墮崖擠水不可勝計此亦大武功而盜民聽者也計其所陳累其所殺乙國當無遺類矣而甲師日弊甲地日蹙乙之強盛自如也被奏功上狀者又偃然受賞而不辭至或怒其酬之之薄君臣知之以為兵家常態而不若其亦聞晉武之黜石鑒乎試欲効之則曰如是者失將士心彼且泮然散矣晉武平吳未嘗以無石鑒而問事也此可以為御將之法也尚書李賈充巧詭與太尉荀勗中書監荀勗越騎校尉馮統相黨爰朝野惡之

司馬氏經營大業其人材多在宣景又下之世至武帝即

位為公輔與大政者蓋鮮賈充矣而賈充我嘗弒君罪在成濟之上乃輔相初政而馮統荀勗荀勗又皆小人而據要位相與黨友獻納邪說間離齊王攸納充女為太子妃晉之亡也用此二事而武帝不之悟也賈充亡魏又亡晉非人之不祥者歟康節邵先生深明易數以晉室之禍本於夕陽亭之一言石勒長嘯于上東門亦悠悠耳師昭廢二主殺一君欺人孤幼以奪其國由是再世稱兵相屠者廷自兄弟叔姪而非他人也出乎爾及乎爾可不信夫得之不以其道而欲長有也難矣

帝賜侍中裴楷以得失楷以賈充姦罪為言帝出充都督秦涼公卿餞於夕陽亭充問計於荀勗勗曰公為宰相而制於一夫不亦鄙乎然辭之實難獨結婚入子可不辭而留矣勗



請言之初帝將納衛瓘女為太子妃元妻賂左右使后說帝  
納其女帝曰衛氏種賢而多子美而一衣白賈氏種妬而少子  
醜而短黑后固請勗與荀顛馮統皆稱充女絕美且有才德  
帝遂從之留充居舊任

謂賢為不肖是為非此不可以目見也當以心見心有所  
蔽則言者行矣謂醜為都黔為折此不必以心見也目亦  
之矣目有障翳則罔者信矣武無目病欲為其子娶  
賢瑾而腹心之臣欺之謂醜為都黔為哲太子納婦武帝  
見其不然亦可悟矣竟泯默而遂成之是不直可欺以其  
方又可罔以非其道也然則何所不可罔矣顛勗所居官  
武帝所授也武帝方即大位委以幾要遽有叛心交附邪  
臣相與罔上不道以傾覆其國家不知於己亦何利焉其

可惡如此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人君可不念夫

以鄭表為司空表固辭

三公之位人臣自非庸謬不才孰不有願為之志至或交  
結中官如劉翥而得之者或輸納貨賂如張温而得之者  
或納約官禁如李林甫而得之者或黨附夷狄如桑維翰  
而得之者苟欲得之無以制其欲則無所不至也鄭表亦  
無大過人之行其辭司空而不受必以賈充馮統之徒締  
交迷罔取與之伍也亦可謂賢矣亦可為貪位慕祿進而  
不止者之師矣

吳中書令賀邵曰頃年以來朝列紛錯真偽相質人執反理  
之評士吐詭道之論遂使清流變濁忠臣結舌

質邵所謂反理之評詭道之論者人味之嘗言也邵何以



得此敢問其是非曰先君子每味其言之能中亂世之病也即請問其目先君子曰以王介甫觀之自謂窮理而知道者河北淮南水旱流殍則曰聖人以百姓為芻狗然後與天地同華山崩覆壓六社則曰太山頽哲人萎乃韓忠獻薨謝之應慧出東南神考恐懼則曰天道助順除舊布新乃交趾將滅之象水旱連年四方上聞則曰為人牧者不必論奏災傷之事目孔子春秋為斷爛朝報不列于學官而解釋李斯小篆以為有道德之意元臣故老忠諫正士咸廢逐之而擬諸聖讒說難任人禁邦誣祖宗創業太平百年而指為因循之政不足法焉廢王曆事五六臣節掃地而稱其知道商君酷法致秦之亡而稱其能必於行汝未可非也所謂及聖之評詭道之論也

羊祜脩德懷吳刻日而戰不為掩襲之計軍行吳境刈穀為糧必計數償之吳人悅服祜與陸抗對境使命常通抗告其邊戍曰汝專為德我專為暴是不戰自屈也各保分界無求小利其三詰之抗曰一鄉一邑不可無信義况大國乎

人臣之義無私交將軍師保境土以扞外患與凡人比鄰而居敦交好通憂虞者異矣宋司馬子魚曰勉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雖及胡者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明耻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羊祜務以德信懷吳人與陸抗使命常通降人欲去即以還之刻日方戰不事掩襲美則美矣而非將軍師保境土之正法也以為計耶卒之所以取吳者凡八大將二十餘萬人舟師數千里



戰勝攻克非其人感枯懷徠之恩而自服也故君子以羊  
枯陸抗交歡邊境方之華元子及私平於下而蔑其君仁  
人正義而不謀利法固如是也借使羊枯當日以此得吳  
之城壁鎮戍或取其師徒而有奉使交私之嫌則所得者  
少所喪者大仁人不為矣六一居士評羊杜襄陽去思之  
羨曰元凱以其功勳子以其仁蓋亦未知仁之為道夫慈  
愛寬厚特仁之一事耳且原枯之心誠非為私况以大晉  
而臨一方之吳若無可嫌者君子猶以為不可有如吳人  
臣晉而陸抗行之公為交驩陰有通邊安知其非借勢於  
晉以固其權取必於是而脅其主耶故君子於枯之事正  
之所以謹禮於微訓後世臣子無外交之義也

帝以太子不慧訪於楊后后曰立子以長不以賢豈可動也

人之大倫有常自變者守常聖人之常也然當事之  
危疑難斷而關國家之存亡賢者當之拙者當之亦必  
審擇輕重斷以大義則庶乎不失矣立子之事也昔者  
帝乙生庶長曰啓嫡子曰受不知受之幼也而為無道帝  
乙守立嫡之義而立之殷仲受方幼少過惡未形而帝乙  
立之也使受方幼少過惡未形而立之可也若已為無道  
帝乙舍微子之賢輕喪邦之禍以不失立嫡之義則帝乙  
之愚可勝言哉帝乙雖未能盡倫而適變苟有知子之明  
念成湯之業見受之必至於亡國敗家而微子為可以保  
宗廟杜稷也則必審擇輕重斷以大義舍受而立啓矣此  
則不行聖人可勉而至者也世之君子乃曰以微子而代  
紂則必湯配天然寧亡國而不為者以禮之大節不可亂



也此膠柱調瑟之論也豈有以四百年之天下付之如紂者寧復復其宗社祝斷其血食而務存禮之大節嗚呼曾是以爲禮乎惠之不慈無人不知帝亦知之矣廢而立齊王攸可也立皇孫通亦可也不謀於能斷大議之賢人而謀諸閭閻晉室不遐實武帝自取之哉

山濤薦嵇康子紹帝徵之紹以父死之故欲辭濤曰爲君思之矣矣天地四時猶有消息况於人乎紹乃應命

嵇紹題已之失由山公語之者非也昔舜殛死崇伯而禹事舜爲司空又受其天下何哉至公故也書曰四罪而天下咸服言之云爾何以見其服乎以禹觀之子尚不敢以殛其公爲憾他人可知矣此之謂天下咸服如紹者終身不仕晉室如王褒可也爲人謀而不盡其道使人忘父之

怨而從於祿仕之利山濤之失大矣且其所謂天地四時猶有消息而况人乎者又非康紹父子義類之所存紹聞之翻然而起者何所悟也無乃固有釋怨之萌而會逢濤

言之適歟

邵陵萬公之廢也太宰中郎范粲素服拜送哀動左右遂稱疾不出寢所東車足不履地不言凡三十六年年八十四終於所寢之車

或評范粲何人也有曰忠人也不忘舊君守死靡他可不謂忠乎有曰義人也惡司馬氏不與同立可不謂義乎以愚觀之粲仁人也所守既正又而益確寢所乘車臥疾不言凡三十六年以此終其身心苟不仁安能不爲粲乎

羊祜請代吳



羊枯山濤皆晉之良臣也枯必欲伐吳濤曰不如釋吳以  
為外懼一子之策孰優曰推伊尹之志一夫不破竟舉之  
澤如已納之溝中而以大晉君臣坐視江南困於孫皓  
伐之是也進范滂之子之見惟聖人能內外無患苟非聖人  
外寧必有內憂而晉武中才之主耳則伐之非也苟為晉  
遠慮者姑治內可也自吳而言肆為無道驕奢殘虐以蓋  
爾一方欲抗天下十分八九之勢不知敵入所以謀我者  
無遠慮無遠慮也晉有天下十分八九之勢豈容且蓋  
左臺曰策於海濱我賀曰願刻其謀勇臣願効其力必至  
於帝慈漢王而後一呼嗚呼此天下強弱攻守之常理也  
太傅何曾驕者過度奉食如人主及卒博士秦秀議諍於  
法名與曾爽曰諍怙亂疑行曰諍諍諍諍公帝策諍孝

謚者合天下之公非所當私秦秀議當當矣而帝以策敗  
從美稱然則置博士何為哉且人君而謚其臣以美稱  
亦施之之意也我能以制勅破公議易臣下惡謚則為之  
臣者宜當加惡謚於君上乎使凡事皆視此行之公道盡  
隨私意是用君臣諛諛以不正相寵光夫適所以自標而  
貽天下後世之譏謂耳今史曰何曾名與實爽怙亂疑行  
有司謚曰謬醜而帝策謚曰孝讀之者是非之心儼然則  
改之者何益哉於賈充亦云

匈奴左部帥劉豹子淵為任子在洛陽齊王攸言於帝曰陛  
下不除淵并州不得久安王渾曰大晉方以信懷殊俗乃用  
疑殺人侍子何德度之不弘也帝曰信也  
孔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謗尚祖述且王渾曰後五十年



東南有亂者非汝乎邊初封未及而反相非其罪也何  
名而殺之高帝亦詔使勿反而自反者為任子無罪可書  
齊王攸遽請殺之是以猜虐也時之論攸不逮王  
渾遠矣然世之議者以唐太宗之德其論晉武唐太宗  
不殺劉淵唐明皇不殺安祿山後軍軍有常刑張九齡  
當矣論明皇則失之殺安祿山也為比明皇不從是失刑  
請斬之非以猜也而縱惡安得與晉武同師敗副軍師諸葛祖先道謂  
大舉伐吳吳丞相張弟督軍大帥敗副軍師諸葛祖先道謂  
佛曰存亡自有大數非知一人所支奈何故自取死極垂涕  
曰我為兒童時便為卿家丞相所識按常規不得其死負名  
賢者今以身徇社稷復何道耶遂死之

一受賢者之命其自効甚於報國祿之寵以國祿之  
難易得而賢者之知難過也張悌非其臣也一流觀其臨  
難致身死而合義不肯求生其節以名其知難可謂烈  
丈夫矣豈與蒺藜偷合之流比則荀息先生八人以發其  
迹依倚正道收拾才望以死其譽既得所欲乃盡變前之  
為反讎疾端人正士臣伏夷狄不以為耻其視張悌相去  
豈直啻蟬轉之與蘇合哉

具至皓降凡克州四郡四十二方五十二萬三千兵二十三萬  
蜀之亡也有戶二十八萬甲士十萬具又倍之以力而論  
皆足自守譬如人一身之強而心既益病無使形者則  
形將焉用矣嗚呼人之變於萬物中一之制御妻狹聖者  
之折伏女奴雄正道之破散邪說一之身無使形者即與



我重瞳子而首體五分有使取者則... 願無足袒突無目  
而戰勝攻取以小揆大何往不... 故忘保天下國家者常  
正其心使極于清明莫能欺... 則雖少一旅足以祀夏  
配天劉秀騎牛足以興後漢... 室何況中天下而立撫四海  
之衆孰得而窺觐之苟爲不... 然靈者憤憤則奔賢保姦不  
恤百姓絕忠諫之路長禍亂... 之暗如劉禪孫皓雄據一方  
江山足憑兵甲尚幾亦不免... 於... 縛御璧爲臣虜也可不  
畏哉

王濬上表曰臣孤根獨立結恨強宗夫犯上千主其罪可赦  
乖忤貴臣禍在不測

賞慶刑威曰君君者出命者也宰士相者行君之命者也君  
無是命宰相雖欲賞慶刑威乎下不可得矣而王濬何爲  
有貴臣不可忤之說耶曰此非... 而君臣之常理也謂君失  
柄而臣竊權者也人主... 如天無所適莫非大無道惡疾患  
正如桀之於龍逢紂之於比干則怒亦有時而釋矣惟權  
柄下移使竊攘者用以飾喜飾怒則施之必過賞不過不  
足以鼓舞小人而示恩罰不過不足以阻遏君子而立勢  
人君所欲賞刑反不得伸必多爲之說以變之而已之所  
欲賞刑必文之以有功於時有害於國而必行之自趙高  
王莽以來所由一道王濬非虛言也人君可一日而失其  
柄乎





国家图书馆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漢書卷之七

武帝下

附錄

大康三年正月朔帝祀西郊禮畢上清然問司隸校尉何曾曰朕可方漢何主對曰相璽帝曰何至是對曰相璽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及也

晉常并園立之祀於北郊是陽從陰夫從婦亦小失也其有議者既行夏正而以正月之吉有事於南郊何禮也武帝比方之問其可知矣無亦謂天下分析之久至已然後混一欲以光武自况與毅宜對曰陛下武功既昭克廣刑列掩迹曹魏而遠紹漢家矣然儲嗣常才公輔近局諸王地大而法制不修風俗奢頽而禮度未立自宣景文經營四方數十年來所用多權謀策略之人陛下當翼翼深





思衆建賢德使之損益大政爲國遠圖而平吳已還志意  
驕侈不遜聲色異乎成湯警戒無虞未同舜帝臣恐禍變  
所忽安而易危此宜聖慮所當留意者如此庶乎足以警  
帝矣而顧舉賣官畜錢一事豈能有所規益哉

賈充老病自憂謚傳從子模曰是非不可掩也充夢博士秦  
秀謚曰按謚法昏亂紀度曰荒請謚荒公帝更曰武

人爲善者心也爲惡者亦心也心有二乎曰一而二而  
一者也舜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自其爲惡言之則從危  
而蔽其微故一而二也自其爲善言之則造微而平其危故二  
而一也是以君子貴克己而彼小人爲不善非以不善之  
誠善也爲善而不獲利爲善而獲利則舍善而之惡不能  
自克而已矣己己不能自克而之惡又惡人之爲善亦

惡善道也惡爲之者之或謚勝爲己之不利也始之以利終  
之以利於是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然其惟微之  
心則未嘗亡也何以見其未嘗亡也以賈充觀之則信矣  
考充平生無一善可稱弒高貴鄉公出齊王收納女東宮  
以覆晉祚初論吳必不可取及吳平則又遽請封禪其究  
邪佞諂如此所謂人臣之大蠹晉國之巨蠹也幸而死於  
曠下乃以謚傳爲憂是其心亦知平生之非常不自權官  
雖貴年雖壽而義氣不允終身有餒則其服嘽哀位上公  
惴惴焉猶穿窬之慮敗獲也曷若爲善之榮且泰哉且  
充身荷寵祿二十餘年豈非命歟循義而行聽命所制必  
無宜貴而賤宜富而貧之理然則其爲不善殆亦徒然不  
能易已定之命也是故君子力於爲善順受其正斯已矣



充自憂謚傳其傳終不能弭弒逆誦邪之行其謚終不能  
逃昏亂紀度之評賈模所言是也帝雖違衆行私更謚曰  
武然至今垂千年未有號何曾曰何孝公者亦未有號賈  
充曰賈武公者是是非非之本心豈可以勢力而移奪哉  
堯舜之言民到今誦之中理故也

齊王攸德望日隆荀勗等惡之言於帝曰陛下詔諸王之國  
齊王攸獨留京師可乎百僚內外心皆歸之陛下萬歲後太  
子不得立矣陛下試詔齊王之國舉朝以為不可則臣言謬  
矣帝以為然

甚哉小人之善說也以無為有以是為非則聽者或惑矣  
齊王攸賢德冠朝衆所共歎無間毀者荀勗等知遣之說  
國舉朝必以為不可也以此言其得衆心危太子則安得

而不信哉武帝意亦追記先帝先后臨終之言豈私於攸  
而與勗臣比周哉要之武帝闇而不明自初信愛賈充荀  
勗之徒而意思其弟故背文明之託不以為難虧友于之  
義不以為歉而三讒所譖如水入水也夫讒人何世無之  
惟來讒賊之口自敗其事而不悟者為可歎耳

杜預卒

晉之平吳始於羊叔子終於杜元凱敢問二子誰賢曰預  
以才祐以德固自有次第矣其尤不逮者祐無貪榮固位  
之心預則有矣或曰何以辨之曰祐每拜官辭多受少至  
心素著每見伸於分列之外又不附結中朝權貴以取馮  
統荀勗所憎而節不為之變也預在襄陽數行餉遺或問  
其故曰吾不求益但恐作害耳嗚呼預孰於左氏傳善用



矣矣而不聞部鼎衛俘垂棘之璧屈產之乘河外之五城  
東鄙之三十邑紀獻玉罄幣錦如瑱及晉卿始禍樂祁見  
執蔡侯從吳昭公弗納之事皆以寵知公行保邪廢正敗  
其國家是徒取孟獻子謀不免之一言而怨叔孫豹衛社  
稷之正道昔人稱元凱傳癖夫學春秋而不知義利之分  
其癖深矣

齊王攸堯上哭之慟馮統曰社稷之福也陛下何哀之過帝  
收淚而止

齊王攸自賈克之婿也充何為惡之如是使純嘗面斥充  
以高真卿公安在二人成隙純當除名而攸左右之謂純  
於禮律未有違者詔從攸議而二荀馮統則以巧言為  
攸所惡也荀馮統媚奉賈充充又不悅於攸所以

獻立德之言而充不答雖然水流濕火就燥齊王君之  
充等小人也各以其類且其不合也攸既死讒夫可以已  
矣武帝擣哭發於中情又為馮統所抑為之收淚間絕天  
性止繫一言詩三千篇存者十之一而采苓青蠅巷伯子  
言何人斯十月之交之作聖人皆存而不削于以見雖大  
聖人量如天地亦惡讒人之為害也

### 太廟殿陷

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其工役築作必不苟折於久而  
固也春秋書太室壞君子曰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明  
無壞道也而壞是不謹於宗廟未嘗省察其傾之當支也  
所以志文公之怠惰而魯之衰自是始矣晉七廟雖曰因  
魏故廟然亦有雨水浸齧之患則無陷道也而陷其變非



止如魯廟之壞而已也其亡徵乎國之大祀莫大於宗廟宗廟無故而陷於地中天之徵戒亦迫矣人君宜素服哭臨責己修德大臣宜爲國長慮董弊修政而皆無聞焉廟陷凡十有九月然後新廟成于以見武帝之昏荒而晉之亡自是決矣

九年春正月壬申朔日食夏六月朔日食郡國三十三大旱秋八月星隕如雨地震

晉自平吳之後至此九年矣中國四垂幸無風塵之變而公卿大臣亦無經遠之謀偷安目前贊頌太平是其常也去年日食廟陷是歲災之所書者災異五事而已武帝亦可少思其故戒懼以圖之而寂無聞焉帝舜君臣相戒曰勅天之命屢省乃成于以見武帝之心益荒而晉室之亂

亡徵矣

帝知太子不才而恃皇孫聰明遂欲無廢立之意

記曰人莫知其子之惡孝知之者君子猶善其意也既知不才矣而恃孫明慧乃恃神器與愚暗之子而不疑焉呼何其不智歟書云一日二日萬幾幾者微也危也謂禍亂之端常人易之者聖人不敢忽也而况太子愚暗事有大於此者乎而使之嗣世待孫子長年以善其後不知二十十年之間危微之事凡幾端矣此人謀未盡不可歸之天者也是故帝雖憂懼禍亂並作若慮之於早精選賢者夾輔皇孫而授以位其庶幾乎

上疾篤未有顧命猶待中楊駿侍疾因欲改易要近備其心腹帝小聞知之正色謂駿曰不得便爾乃令中書作詔以汝



南王亮輔政擇朝士有聞望者數人佐之駿從中書借詔觀之得便藏去會帝復還亂皇后奏以駿輔政帝頌之

人主無內外之患宴安荒忽不知疾之遽侵死之俄及身後大計遂至國奔處盡而不能如志抱恨以沒者多矣中

庸曰事豫則立前定則不困武帝是時不無良臣衛瓘和洽劉頌何攀傅咸之徒皆在朝列賢於楊駿遠甚舉而加

諸上位使參斷國論共輔幼主亦不至倉卒之間為人藏去詔板易置心腹而口喑目瞠無如之何也故委之天命

者必先盡人事焉

惠帝

晉紀

賈后為太子妃也有憾於楊皇后及帝即位賈后不以婦道事之又欲預政為太傅楊駿所抑駿楊后之父也賈后遂

楚王瑋淮南王允謀殺二王來朝誣駿謀反殺駿中兵圍其

第太后題帛射城外曰救太傅女有賞駿既誅賈后讓羣臣

奏太后陰漸姦謀圖危社稷飛燕繫帛要募將士同燕相齊

自絕于天宜廢為庶人燕單曰太后非得罪先帝公豈其所

親為不母於聖世宜廢皇太后之號稱武皇后以全終始之

恩荀愷等曰太后謀危社稷不可復配先帝宜廢詣金墉城

於是有人司請如愷議廢為庶人詔可

按羣公有司所奏張華所議徑以太后圖危社稷不母於

聖世方是時討楊駿者兩親王將殿中兵而出駿既初無

逆謀至是又未嘗有一戈指闕坐受攻討寔迫而死太后

以父之故射帛于外以祈免耳不知何名為圖危社稷不

母於聖世乎及有司再請廢后為庶人詔旨畫可華不復



切諫依阿籠於陰附虐后而庸奴其君不待武克之事已  
當誅殛不得赦矣

詔汝南王亮為太宰與太保衛瓘錄尚書事時東安王禧專  
擅朝政亮奏免之以楚王暉剛復好殺欲奪其兵暉就國未  
決瑋自眠於賈后諸身環瑋後素怨瑋亮患二公執政  
已不得專使帝作詔賜瑋曰太宰太保欲為伊霍之事王宜  
宣詔免之瑋欲因此復怨暉勸亮收亮璽首殺之

惠帝昏庸薛嬀專恣行遺知之矣司馬亮自請能王入  
台輔既有兵柄又錄尚書其威震東安王禧殺須一詔則建  
遣基瑋就國代領其兵先事自人疾帝不及掩耳遂廢賈  
氏如父王爾乃遲疑果便盡人徐畫計謀內交賈氏反  
為所制一而不武無能也其尤之謂乎

王我平

以一言目人而盡其大致非聖賢不能也所謂數世仰之  
智公紛之不欲言字之勇由也果水也其賜也幸何矣  
清伊尹任下惠和之類是也傷此而笑之則漢末魏諸學  
議相標榜者未必皆而過清多矣管人尚清談以盡無  
為宗則尤不得其當何晏謂司馬子元為幾謂夏後亦  
為深而自以為神取於天後世是也王戎田園徧天下執  
牙籌晝夜曾計家有此李寶芝之人得其種嘗鑄其叔高  
在其能簡為三公無所建明冀太子不聞輔道與俗俯仰  
烏在其知要而有簡非王譽簡而要者固如是乎

初何晏等祖述老莊立論以天地萬物皆以無為本由是士  
大夫皆以浮誕為美裴頠者崇有論以釋其蔽然不能救也



老莊之學見周末文勝人皆從事於儀物度數而不復有誠信爲之主故欲掃除弊迹以趣乎本真而矯枉太過立言有失六虛幽眇不切事情遂使末流遺略禮法忽弃實德浮游波蕩其爲世害更甚於文之滅質也故孔子曰中庸之爲德其至矣乎民鮮能以矣夫物有形者也事有迹者也理則無形迹可窺而論則有大小長短輕重是非得失可揆者也無形迹可窺論之去口不可也有大小長短輕重是非得失可揆謂之無不可也何晏之論見於無遂以虛空爲宗而遺夫形而下者裴頠之論見於有遂以形器爲執而遺夫形而上者皆不知理之言也誠知理矣自有則有焉能強之使無宜無則無焉能強之使有形器器勢不足爲空虛之累也虛家靡未嘗爲形器之拘雖無思無爲而

天下之故未嘗不應也雖開物成務而寂然之易未嘗有擾也此則聖人之正道也

時政在羣下貨賂公行皆曩作錢神論以譏之

觀世之治亂其首尚多然上下清弊則必與治同道之時也貨賂公行則必與亂同重之世也何也上下清弊喻於義者用也貨賂公行喻於利者進也喻者曉解之言也隨所曉解而發於其心行所曉解而施於其政治亂之分豈不判然如涇渭之易見哉

賈后欲廢太子劉卞謂張華曰東宮精兵萬人若得公命皇太子錄尚書事廢后于金墉城兩黃門力耳華曰是無君父而以不孝令天下也雖成猶不免罪况未必乎

以事之形迹論之舉東宮兵廢皇后是五刑莫大之罪也



以理之輕重斷之國本將搖大臣計安宗廟廢孽后以全儲君是三綱不紊之功也昔周惠王以愛欲易太子齊小白糾合諸侯會盟于首止以定襄王之位孔子稱之曰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夫父欲易子聖人猶以大義裁之而取管仲以著齊侯之功况賈氏淫虐無道親武其弟又誘脅太子致于有逼乃因以為罪而欲廢之張華為國大臣大臣定國大事大事莫大於太子之廢立矣徧召公卿大會殿庭悉飭衛兵嚴為保守建白中宮弑姑害子亮及宗社請行廢黜以安國家不崇朝而禍亂息矣乃拘於小義以失大幾不進之心倚后自固而不知理所不可勢安足憂卒之屈於孫資之言無以自解其有以取之哉

張華子建勸華位華曰天道幽遠不如靜以待之

天道幽遠使初無變動或偶有小小者焉猶可以緩傲懼之心乃一月之中大異四見亦既迫矣而尚曰天道遠何張華之愚哉華以博物名能辨龍肉鮫蛇化雉臨平石鼓豐城寶劍然上則不識天象下則不悟人理何用博物為哉以愚觀之華蓋姦人爾以文學才請早得時名及致位公台耽於榮貴結賈后以固爵祿微諫廢儲以竊公譽意欲優游卒歲而不知禍之至此也臨死之言自謂中心如丹而史亦稱其盡忠帝室世之相蒙可勝道耶是故君子務知其遠者大者苟博物如張茂先至神如何平叔終無救於殺身之禍也

趙王倫孫弑矯詔發兵收行廢為庶人賜死于金墉城



凡誅討逆亂之人必有詞無詞可奉則逆亂之人心未必服趙王倫既享國政當請于上播告之修數實有廢弒皇太后無婦之道譴殺皇太子無母之慈禍亂國家淫惡昭著天地所弃祖宗所絕其以大義賜后自盡如此非惟深屈賈氏之心又足以聳動民聽而自初迄終兵甲搶攘令矯制之言不復有詔蓋殊秀與倫喜意大事故以亂易亂不能與於此亦可恨矣

趙王倫逼帝禪位尊帝為太上皇封拜羣下不可勝紀下至奴卒亦加爵位

舉事當義則人心服眾庶之情雖利焉趨然上之人自爭大利而以小利悅之則亦不能悅矣楊駿初秉大權中外君臣皆時時位二等二千石以上利關內侯所以求媚於眾

也而何攀非之及駿被攻圍無益於馬既之逃司馬懿誅駿功侯者千餘人所以收眾心也而傅成非之及亮被攻圍無救於盛孺之呼是皆千數年間耳目所接者可以為鑒戒矣趙王倫雖能討除賈后而意在篡奪取之不義又欲以官爵車籠中外府庫不足以供賜予鑄印不足以給封侯曾未旬時義兵雲集金墉賜盡其誰哀之是故由義而動動合人心則不待捐爵賞散金帛而事自定矣南陽宗室起誅王莽山東豪傑入討董卓未嘗以利誘人人自從之則天下之大情可見矣

齊王同約成都王穎河間王顥常山王又新野公歆共討趙王倫移檄郡縣遠近響應倫懼逆帝復位帝下詔賜倫死以同為大司徒穎為大將軍並賜九錫顯為大尉又為大將軍



歆進爵為王歆說曰曰成都至親同建大勳宜留之輔政盧志謂穎曰今大王與齊王同輔政兩雄不俱立宜力求還委重齊王以收人望穎從之回既得志驕奢擅權殺戮名士中外失望舉歸於穎於是顯表回罪狀約穎歆又及范陽王矯同討之又在京師即將百餘人馳入宮奉天子攻回城中大戰三日回敗夷三族

回以賢王之子糾率諸侯入許篡逆迎帝復位臣子之義得矣即當請帝下詔散遣外兵歸重成都留輔大政已為之副選建賢材更董輦事辭避榮寵居以謙降顯歆虢又之師何名而起哉倫秀甫誅辜省府禱尚爾空關戰死之並未加收卹遠受九錫以宣景文武為比標示爭端於是盧志獻謀使成都委權而去以惡相稔猶且未悟方欲又

專大政驕奢荒宴選舉不公任用嬖倖忠謀者遠且諫者誅仗義之功反成罪戾以數十萬眾為百餘人所禽遠使獻生國賊不祀良由生長富貴不知義理故也惜哉

時荆部守宰多闕詔劉弘補選弘叙功銓德隨才受任人服其當表皮初襄陽太守朝廷更用弘增夏侯陟弘曰治一國者當以一國為心必若姻親然後可用則荆州十郡安得十壻哉乃言陟姻親不得相監皮初有功宜見酬報詔從之至勸課農桑寬刑省賦公私給足百姓愛悅

荆州遭張昌寇亂之後自稱心小智不心事要旨當之施置搶攘未易定也劉弘詔來為都督歷時未久而公私給足百姓愛悅何効之速歟詳者其事亦纒四巨而已曰叙功銓德曰隨才受任曰勸課農桑曰寬刑省賦此所謂



平平之譏非有奇謀異策者也至於表皮切之勞効抑夏  
侯陳之私親行以至公表正巡屬推此以往雖相國可也詩  
不云乎瓊瑣姻婭則無膺仕為己當權可以擅休戚人於  
是凡為旌黨者靡不賢材或官或封罔有遺逸如周之尹  
氏詩人所刺亦異乎劉弘之志矣  
以越守尚書令

八王擾擾非有佯明晉室之忠也倫既謀篡允遂圖之允  
夫及舉為度所殺而回召顯顯合兵同起又遂謀回越尋  
除又四年之間八存其三而相圖未已欲敵我者少則我  
可立然不知多足之虫次第去之至于一足則不能行矣  
越漢計顯顯自不振越又討顯顯亦不支顯顯皆死越事  
朝政前後七年而無經濟之略凡所辟置晉法不事事

縱酒殖貨胡寇日盛而晉亡矣八王之中顯顯允賢於倫  
庚同賢於顯顯允又賢於回越賢於又此其人品之少也  
七王既殲大弟孤弱越勢可以自立矣而未取此其所以  
為差賢耳然匡國無狀莫救覆亡初心非忠才之不足皆  
晉室之罪人也

劉弘專督江漢威行南服事成則曰某人之功或敗則曰老  
子之罪人咸感悅辛冉為弘語縱橫之事弘怒斬之

有過歸於己者有善必推於人也有失推於人者有善必  
歸於己也此人心公私廣狹之辨而人心服與不服之分  
也故或在上或在下不矜不伐而人莫能與之爭大禹顧  
回之所以同道也夫善出於我謂我有善亦何不可此行  
一形人見其自私而狹隘也則不告以善不肯與之同為



善矣况於善非我出掠以歸我小美則妬人之美大功則貪天之功排羣衆而自賢掩智能而獨出始則巍然竊取富貴終則壞木疾用無枝古往如是者豈一人而已哉劉荊州無乃聞孔明之風而興起者耶至於怒斬辛冉尤為忠卓方承平時君臣分定雖英雄豪傑不敢萌窺覲之心及世亂離上下紛擾雖狙豕豺虎亦且有飛揚之念晉室而既卑矣弘內則調和諸王勿以職競冀消戎狄之變外則綏寧江漢威行兩腋不失臣子之節方諸權勢既隆漸生異意霜之首大忌借言無章已則欣然受之加以官爵恩示意諂而忘其上浸之可嫌也如恭卓之徒賊亂之事亦異乎劉弘之志矣

陶侃以運任為戰艦或以為不可侃曰用官船擊官賊何為不可

智者因事以就功大抵如士行所為也若尚法之世未論其破賊之功先治其以運船為戰艦之罪矣當時已有謂其不可者齷齪之士拘掌之見何世無之故謝太傅稱陶公用法得法外意此類是也雖然任人而不任法其弊至於各行所見蕩而無守任法而不任人其弊至於君子不得行其學中人固滯姦人侮文其害彌甚均之二失寧於任人但慎擇賢材以為大吏而法貴簡要去其煩苛使人易曉而易行則兩得之矣

帝食麪中毒而崩

古帝王以故崩未有不知其人者獨惠帝中毒崩而不知其人以愚觀之羊后無他立之意太弟無欲速之心後庭



無爭寵之嫌近侍無矯虔之衆諸王交關各已衰謝甦中之毒其誰致之大臣當大事事莫大於君見弑而賊不討也然則舍太傅越無所歸獄矣

懷帝

晉紀

帝親覽大政留心庶事太傅越不悅固求出鎮

晉惠中葉王室而既甲矣懷帝初立權在太傅屠各羯奴蟠據趙魏琅琊王睿保有江南獨青徐兗豫僅屬晉耳而劉石方且經營焉夏屋已傾狂瀾既倒若聖哲馳騫未知濟否然帝稍親庶務越已不堪委去朝廷自便藩服不念國事終將如何亦可謂愚暗不才之甚矣而史稱帝親覽大政者又何政耶夫政與事殊猶之網焉其綱政也其目事也竊恐帝之所知覽者特博書名數之末爾懂欲收斂

大節正君臣之分強中國之威行其政刑削平僭亂是則政之甘果能乎

環瑯王書頌以酒廢事王導以為言者謂觴後之酒不復飲

酒之能亡身喪家敗國古訓審矣禹惡旨者周公戒羣飲

為不飲者孔子戒酒者亂者聖人無是也以教人耳人能止

酒者非以病以喪以怨以異端之禁則否也士而能止者

以荒思廢業也則既賢矣未聞人主能飲而不飲也能飲

而不飲惟晉元為然不嗜飲不能飲而不飲未足責也能

飲者之於酒甚夫多飲者之於色也而况人君口備味耳

備聲體備遊逸情備便嬖凡可以佐佑觴爵者無所不備

於是焉抑制而不飲以終其身非立志堅確期於有成孰

能如此晉元名論不高人心未附始初建國事以酒廢



王導一言銘心自克其終濟大業百有餘年不亦宜乎  
司徒王衍建言時方危亂當賴方伯之助用弟澄刺荊州該  
弟敷刺青州語之曰江漢之間負海之險卿二人分歟而吾  
居中足為三窟矣

為清談者以心與迹二道與事殊形器法度皆易徇之隙  
視聽言動非性命之理此其所以大失而不自知也何晏王  
衍自喪其身喪人之國者如出一軌後世宗師釋氏者其  
弊又甚於清談焉其發源之蓋則亦相類耳初果忠於國  
者當夷以幽廢之時仲明大義以救止之而黎無一辭及  
為三公所辟變亂亦多矣又不聞匡正之策方且陰營三  
窟規脫禍敗既不得免尚飾高情為清談欲欺石勒為  
勸百言所折遂無以對死於排牆之下當此城之為實而

窟之為虛也豈不深垂後世之戒哉

初太傅越與荀晞親善司馬潘滔說越曰兖州衝要魏武以  
之創業晞非純臣久處之必生患若遷于青州厚其名號晞  
必悅公自牧兖州藩衛本朝此為之於未亂者也越從之由  
是與晞有隙

元超四旁無援偶與荀道將有故是宜要與同好以獎王  
室乃信讒言而徙奪其地於是劉漢經營東方洛陽許昌  
之勢窘蹙四合如束薪然卒困於晞憂憤而死非晞能殺  
之越則自取也且身執國命又搃甲兵天下九州尚有其  
四誠能收合奇才內任外用撫寧所有而捍禦強寇石勒  
王彌亦安能遽傾晉室也乃從潘滔諂邪之計為魏武爭  
天下之事夫魏武惟初無天土也故不得不據要以立根



本使其早有王允董卓之權則亦因長安以圖大業矣晉  
之未亡惟或足新越之未破惟時是倚時叛則越破越破  
則晉亡潘滔亦可謂利己覆仇之人哉

漢安昌王盛少不好讀書惟讀孝經論語曰能行此足矣安  
用多讀而不行

孝經一書明百行之首要矣然非曾子所自為也曾子嘗  
問孝於仲尼仲尼語之曾子退而與明弟子言之明弟子  
類而成書也若使曾子自為則其體必簡質如中庸不若  
是其整整也夫劉盛匈奴人耳所嗜好乃爾夷狄豈可輕  
哉盛又知行之為要言之無益與中國尊明名家老師宿  
儒講誦談說而不能行者一何遼哉雖然盛亦未知行之  
之要也論語弟子有書諸紳者有請事斯語者有願聞一

言可以終身者今欲舉論語二十篇盡行之志則是矣言  
則美矣吾知其汗漫多愛而無入德之門統道之宗也  
揚州都督周馥以洛陽孤危上書請遷都壽春太傅越怒馥  
不先白已召之馥不肯行

權臣擅命未嘗不惡人之上事於君而不以語已以霍光  
之忠尚不免此又况其凡乎原其初心恐主聞已過而已  
行之既久凡天下之利病生民之休戚皆不得上聞至其  
甚也則危殆禍患之切其身者人亦不以告俱歸於亡而  
後已故賢者諫君廣君聰明則亦求人諫已不欲蔽欺情  
志交通無所否塞是謂泰也反是是謂否也否泰之分通  
塞而已通塞之幾用君子小人而已

琅琊王睿及周馥於壽春馥眾潰而死



建國家而以私意行事不足服人心矣周馥請遷都紆寇  
難方面重臣直奏君父何罪乎而司馬越怒其不先白已  
徵之馥不肯行非拒詔也琅琊何怒而攻之且當時不匡  
帝室而可怒當攻者獨無在馥之右耶良以春得鎮建康  
出東海之意而馥得罪於東海春亦怒之此可謂報德  
以私興師不義者矣身為盟主規創大業而舉動如此惜哉  
江州刺史華軼自以受朝廷命不從琅琊王所督人多諫之  
軼曰吾欲見詔書耳及春承荀藩檄承制署置官司改易長  
吏軼與豫州刺史裴憲皆不從命春遣兵討之較敗斬之憲  
奔幽州

是時懷帝失邦春未受命分符守土義當存君華軼欲見  
詔書其事則賢於得荀藩檄而承制署置者且彼不受教  
令無乃吾德信有所未孚蓋亦省己所闕益修政刑俟天  
命有歸申以文告序成而猶不至舉兵未晚也遽爾匆匆  
專事威力曾未替月喪三良臣琅琊之量不宏而其失於  
是為多矣

石勒初與其母相失劉琨得之送於勒因遺勒書曰將軍周  
流天下而無容身之地百戰百勝而無尺寸之功者蓋得主  
則為義兵附逆則為賊衆故也今授君侍中車騎大將軍其  
受之勒報曰事功殊途非腐儒所知君當違節本朝吾自夷  
難為効遺理名馬珍寶厚禮其使謝而絕之

勒可謂夷狄不義之人哉人以母歸之豈不猶天與其母  
不得見而復見其恩當與母等拜琨可也臣琨可也土地  
五帛人民惟琨所欲而予之可也雖舉國以聽琨之所為



可也為母而屈無所不可雖大舜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  
視奔天下如弊屣然不是過矣勒乃受母而絕琨不以歸  
母為恩勒豈禽獸耶禽獸知母而不知父夷狄者禽獸  
之與鄰勒不以劉琨歸母為恩是禽獸之不若也或曰漢  
高分羹之言奈何曰照照之徒固有非之以為不仁者矣  
斯人也無亦類錫奴所謂腐儒歟是未可輕議也  
石虎年十七殘忍無度勒白母曰此兒凶暴不若除之母曰  
快牛為損多能破車汝少忍之

石勒欲殺季龍不有似唐太宗殺李君羨乎曰不然君羨  
以姓名疑似而死太宗殺無罪濫刑也季龍在軍殘忍其  
罪多矣勒若無道將之見按法行辟非為虐也乃使長  
惡不悛至今石氏無遺種謀及婦人宜其然矣

陳顓遺王導書曰中華傾喪正以取才先白望而後事實浮  
競驅馳互相貢薦加以莊老之俗傾惑朝廷王職不卹法物  
墜喪今宜改張明賞信罰拔卓茂顯朱邑然後大業可舉導  
不能從

茂弘建立江左百年之業功無與讓其可恨者創業之初  
宜革前弊而不能陳顓之言及他日熊遠之三諫此為  
大夫是後亦無復為顓進數言割切之言者矣導固江左  
人物之傑推其源流殆亦自清談中拔迹雖不習老莊亦  
不深非之也太史公曰蓋公言黃老賈誼晁錯明申韓錯  
不足道也而誼亦為之以是知邪說之移人風俗之性習  
雖豪傑之士有不能免者公羊子曰撥亂世反之正莫近  
於春秋使王茂弘知此理推西晉之所以亡者一切更張



如撫不調之琴而易其絃也則不期於正而自正矣惟憚於更張故昔者衰亂之臣衰亂之政衰亂之俗與今日所用所行參錯膠固或得或失無大相過苟且持循姑幸無事而功烈卑矣夫憚於更張者何哉人主無立志宰相無識略為舊習所牽為失人情之言所惑也或曰琅琊得國日淺基業未固理當寬弘而後能濟導未為失也曰審如是則孔明之不能治蜀也久矣何以得甘棠之思耶

漢相劉殷不犯顏忤旨因事進規補益甚多每會議無所是非衆出獨留條理漢主聰未嘗不從殷常戒子孫曰事君當務幾諫凡人尚不可面斥其過况萬乘乎幾諫之功無異犯顏但不彰君過所以為優耳

殷議事務密可也不密則君臣皆失矣諫必貴幾則不可

也君臣以我合異乎子之事父母矣子事父母恐傷其尊

故以微言无吾之心父母不從又敬不違此諫父母之道

也人臣之義當正色直辭以盡臣殺雖不可於衆中肆然

詆訐亦豈可含糊心采屏處而後諫耶况事有緩急過有

大小言亦隨之設若人主坐朝公卿並侍下一大號令紛

一賢君子其行其止任俄頃間而曰幾諫幾諫微略奏陳

又安能回盛怒而遏大計耶且以幾諫見志而人主不從

亦當發而不違即舜命其臣曰予違汝弼汝無與從退有

後言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矣路非不能已言

者而聖人尚重戒焉此則人臣諫爭之正法也若發之志

不得已以事昏暴惡聞其過者則宜爾一聰明好諫之

君而用是道不亦輕其君乎人臣曰殷納二女而所為其人



不避宗姓烏得賢曰太宰延年太傅景嘗言劉聰之間謂  
殷自以為劉康公之後與陛下同源納之何害又慮其審  
矣聰之命不得違故納之然以豈姓劉即此熱之心也  
石勒欲襲王浚未知虛實用張武計遣使多贖珍寶奉表  
浚曰勒本小胡遭世饑亂竊相也舉以救陛下中原無主  
為帝王者非公復誰伏願應天順人早登皇極勒之奉戴如  
天地父母也浚悅遣使者至勒麾下其精兵虛府以示之北向  
拜使者而受書浚遣勒應亮勒陽言不敢執縣之於壁朝夕拜  
之可見所賜如見公也浚大喜不復設備

勒雖為奴亦一時雄桀也嘗曰大丈夫行事磊磊落落如  
日月豈效曹孟德司馬仲達歟  
下斯言豈不壯哉  
晉紀

所向無敵何憚於浚而為折節卑辭之事以驕之至此為  
天地稱為父母北面浚使拜其羣尾無浚驕暴即墮計中  
然行事磊磊落落如日月者又安在乎

敗帝

晉紀

漢大司馬驍圍長安外無救援城中饑甚死者大半帝泣曰  
今窮厄如此當忍耻以活七民乃乘羊車肉袒銜璧與櫬詣  
軍門降

于寶論晉之興亡其略曰宣帝雄材碩量知人善任拔世  
祖仁儉寬和民樂其生武皇既崩變難繼起戎羯稱制二  
帝失尊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不張而苟且之政  
多也愚以謂自古有天下者非有大德以底生民則有大  
功以平禍亂植根深則枝葉茂施濟厚則享報長理不可



誣也秦之窺周意在并吞，將東鑿純尚，智力未及，平定而社稷為呂姓所有，呂又甚焉。其亡立至，宜矣。西漢東京之起，雖異乎三王，然有大功於天下，去其賊害而興其便利，深仁厚澤，固結于民，是以延祚皆二百年。若魏晉初心，豈為拯民塗炭而涵養之哉？乘人衰微，規掩奪之以濟其所大欲而已。間有善政仁術，其所取數於智力刑法之中，亦十有一焉爾矣。司馬懿陰賊狡險，師昭前人是似廢二君，弒一君，此三君者，非以暴虐失道聞于四海，有及汝皆亡之怨也。以是得國，基既不堅，武帝承平，又無遠略，荒耽聲色，崇信姦回，風俗尚虛無，士夫賤名檢廉，耻道喪，賄賂公行，以此欲保邦而長世，是猶縱酒多欲，無穀米藥石之奉，以初后也。豈不遠哉？老子曰：佳兵者，不祥之器，其事

好還，佳兵者，善用之言也。司馬懿為魏上將，征伐四元，意實圖曹，以目封殖一念之力，倚伏在焉。師昭肆凶，遂為篡逆，逮天之定，靡人不勝。惠帝之昏愚，無似政非己出，皇后太子四廢，五復亦足以報仲達之專制。曹氏乎懷帝天資清劭，過惠不彰，而為劉漢所禽，俾著青衣侍宴，行酒亦足以報邵陵奪璽之憤。平懿帝僅得虛名，服廩不給，荐被圍困，輿攬出降，蒲伏漢庭，洗爵執蓋，亦足以報高貴鄉公墮車之痛乎。彼其勞心思逞，狙詐恃甲兵，控勒縱舍，無不如志，曾不數十年，骨肉相殘，剪命胡虜，如反覆手。其好事還，詎不信夫而世之亂，臣賊子妾心，逆節曾不是懲，方且笑王季文王積德累仁，非我下取之為迂闊也，則亦未如之何矣。



丞相春聞長安不守出師靈武躬擐甲冑移檄四方刻日北  
征以漕運稽期斬督運令史連于伯刑者以刀拭柱血逆流  
上咸以為冤王導上疏引咎請解職不許

孟子曰五伯假仁者也反躬而誠者不可得而見矣得見  
久假者斯可矣久假而不歸者不可得而見矣得見善假  
者亦可矣邨邪才具不優志器非遠感激東海與已揚州  
之惠固自以建鄴為邨邪之京邑也愍帝詔使進軍春以  
方定江東為辭祖述說以恢復春素無北伐之志此其情  
實也及聞長安不守出師靈武躬擐甲冑移檄四方刻日  
北征審有此心者當為之有素選擇將帥訓練軍旅儲峙  
糗糧非規模措置豈無非比向之計一日奮發尚恐大事之  
緒不易就也今既倉卒而舉本末不應發於行事也

彭乃歸罪督運之措斬戮無罪刀拭柱上其血涕流拂理  
遂天亦云酷矣今去之千歲讀其史味其事猶使人拂鬱  
而重歎則當時為如何此所謂於假仁而行猶未能者也  
王導為春謀臣使濫刑至此雖上疏引咎解職曷若諫止  
於未然之為善乎

元帝

晉紀

琅邪王春即晉王位

魏明帝青龍三年張掖柳谷口水涌寶石負圖有石馬七  
及犧牛之象謹按自司馬懿啓封於晉傳至愍帝適及七  
代此石馬之數也晉時又有牛繫馬後之謠考之前史載  
元帝之父為小吏牛其姓與夏侯通而生元帝不可誣  
也然則元帝世系殆類曹操皆迷其本姓姑以所承為正



耳然曹操崛起既不自知則同父姓曹可也元帝姓牛而  
冒續晉宗雖曰帝曹可榮而偽姓之辱亦大矣然則東晉  
君臣何以安之而不董也必以胡羯交侵江左微弱若不  
憑依舊業安能係屬人心舍而創初難易絕矣此亦乘勢  
就事不得已而爲之者也然人之所以爲人者有族類而  
已族類一紊則理義之源已失他尚奚論哉晉鯨無狀舜  
禹安得而耻之元帝中興晉室垂祚百年談者美之然冒  
姓司馬不若徐知誥歸姓李氏之爲實也或曰五馬渡江  
一馬化龍史何爲記此曰此因冒姓之識也

敗帝凶問至百官上晉王尊號王再辭之請者不已周嵩曰  
今樞官未及舊京未清宜先雪大耻則神器安適哉由是忤  
旨出爲新安守

王之再辭而不許誠乎不諛乎不誠則安用辭誠則周嵩  
何罪史載嵩以直言忤旨然則王之旨固欲速也姑以揖  
讓之文以羨觀聽而已一周嵩情實五露此與前者掇  
甲出次而殺溥于伯同一意解於假仁亦不能者也使元  
帝苟能假仁用嵩之策遲以歲月義問宣昭主晉祀者舍  
琅邪而誰乎或曰孝文自代來東向讓者三南向讓者再  
亦偽耶曰文帝厚德禮度可觀豈晉元之比哉

王導勅八部從事行楊州郡國還各言官長得失顧和曰明  
公作輔寧使網漏吞舟何緣殊聽風聞以察察爲政導稱善  
江東草創正多慎擇牧守令長以撫循百姓爲國基本若  
一郡一縣或非其人則憂吾者衆矣然則守令得失正宰  
相所當知也不以察察爲政以此俟赤子可耳爲民上者



姦暴貪汙容而不化顧曰泗水漏吞舟不亦謬乎且風聞不可聽者謂誣罔者也若按甘不舉刺之虛實而加刑賞焉又何惡於風聞且宰相於天下安得物物而目觀之哉顧和之言若臧而否馬所不取也

劉琨世子羣在段匹碑所匹碑敗於段末杯羣為末杯所得因厚禮之許以琨為幽州刺史又欲與之襲匹碑遣使齎書約琨為內應書為匹碑灑騎所得琨實不為也來見匹碑匹碑殺之

劉琨石乞欲効忠而識量不足惠懷之間淵聰營于西石錚營于北琨轄晉陽據太行之險臨孟津之會以援洛邑當及二帝囚虜三川丘墟瑯邪建業阻江淮自固而琨以殺諱破亡復振之衆幣璫并土欲吞劉漢則不能敵欲臣石勒則不受命將何為哉所當觀時度變糾率願忠之士渡河而南受命建康如此則氣勢連接又得祖逖輩協力同規縱不能盡復舊疆而雍豫青徐必為晉有矣失此一圖崎嶇胡羯之間真猶盧段氏相依仗戎狄無信竟為所害此其量淺而識不長也考望塵之友二十四人獨裴志節粗立餘無稱焉孟子曰觀近臣以其所主觀遠臣以其所為主信哉

劉聰卒太子粲即位事決於大司空靳進準有異志先令粲誅殺大臣遂執粲殺之劉氏男女皆斬東市發永光宣光三陵斬聰屍焚其宗廟

天之生人有華夷之分乎曰不然則聖人內華而外夷賤戎狄而貴中國無乃與天異乎曰使夷狄而為中國之事



是亦中國矣惟其不仁不義會得而嗜殺非人理也故賤而外之惡其以所行者亂中國而淪胥也曰天之生人無莖莖之分則夷狄何爲不仁不義會得而嗜殺與人理異乎曰均五行之氣也而有聖哲有昏愚非天私於聖哲而靳於昏愚也均履載之內也而有中國有夷狄非天美於中國而惡於夷狄也所鍾有粹駁偏正之不齊則其分自爾殊矣五胡之魁其才皆有過人者而不能輔之以學矯揉而成就之故其所爲雖有幸中於善而暴戾之氣稟於所賦者終亦自勝不可掩也劉聰弑主而立規有大器而逞其兵力蹀血神州禽二帝而殺之腥膻淫汗薰染河華斬戮忠諫矯誣上天專以無道而行曾未十年乃爲昏極之徒變易耳目而不知也不至於殺其子屠其族爲其尸禍及

武陵火逮宗廟天之報之亦稱其施曾子曰出乎爾者反乎爾謂此類也聖人所爲謹華夷之辨不使入居中土禁其猾夏之漸豈非爲後世深思而遠計哉

王彰患杜曾難制謂周訪曰若禽曾當相論爲荊州訪討曾殺之而不用王廙在荊州多殺將佐士民怨怒帝徵廙還朝以訪爲荊州刺史彰忌訪威名意難之郭舒說彰曰荊州用武之國公宜自領訪爲梁州足矣彰從其言

周訪以禽賊有大功而得荊州王廙以多殺失人心而被徵入此朝廷賞罰之公道也王彰安得而過之彰于時逆節未彰而有此違異王導宜譬解於內若不從者帝乃以詔曉諭之謂卿臣輔初基陟降之間宜慰公論訪功當報卿嘗許以荊州詔板既行詎可反汗褒功黜否治道所由



故朕欲卿共成斯美有如部曲違卿教令卿亦安得默默  
自隳軍政乎如此彭亦何辭必拒朝命也昔袁術失信於  
孫策彭不之監又為郭舒諂言所惑自負諾責其失士而  
不成功也宜哉

趙將解虎尹車謀反與巴酋句徐庫彭等相結事覺虎車伏  
誅囚徐彭等五十餘人趙主曜將殺之游子遠諫曰聖王用  
刑惟誅元惡不宜多殺矧愆囚之盡殺徐彭等於是巴眾盡  
反推巴酋句渠知為主應者三十萬關中大亂子遠從獄中  
上表諫曜毀其表欲殺之左右營救得免曜欲自討渠知子  
遠復諫曰彼非有大志直逃死耳莫如大赦與之更始彼得  
生路何為不降曜悅即日大赦反者悉降

何地無人才猶何山之無木石也有天下者廣求賢之路

網羅而器使之有寸長片善者皆為吾用斯所以舉大物  
而易之之道也惟不能然則為他人所得而天下裂矣裂  
之大小視人才眾寡夫惟有道者能龍潛而不耀玉韞而  
不沽也下乎此者或以德或以才或以智謀或以學問或  
以勇力或以言語各思乘時而自見雖夷狄無道之主如  
劉曜石虎之朝亦有爭臣忠士為之效死以直諫抱負策  
略者為之排難而解紛若合當時諸國人材舉為吾用豈  
特為晉而已哉故人材非易得也忽弃之則撫四海之大  
而有乏使之數亦非難得也求致之則居葦爾之國而足  
以立一時之基顧人主如何爾

加祖邀鎮西將軍

劉越石祖士稚平素交朋意氣不羣齊名當代然還非狀



比也琨託足望塵逃無所附麗理北圖并土逃避地淮泗  
琨結好倚廬段匹礮逃聞說元帝開拓中原琨驕豪喜聲  
伎殺諫者逃與將士同甘苦克已務施琨短於撫御降人  
輒復去逃結下有恩來附者日多琨守一州境土日蹙逃  
屯雍丘遂盡有河南之地琨爲石勒所殺逃恩信曹于河  
北威聲聳于後趙琨不及逃遠以甚矣使元帝有克復舊  
物之志仗鉞徂征百六椽中豈無二三豪俊如逃比者使  
之左提右挈並驅爭先石勒雖善用兵豈得高枕而卧也  
元帝旣不能然於逃有功之時賞秩未充反使兵士以虛  
名重位徃統臨之致逃快快勲業未終世未嘗無才人主  
負之者亦多矣可勝歎哉前史繼逃聞難起舞幸夫步之  
多艱是何言歟

王敦搃兵驕恣帝惡之引劉隗刀協爲腹心稍抑王氏道  
漸見疎外導能任眞推分澹如也有識稱其善處興廢而敦  
益懷不平

元帝欲稍抑王氏之權者正心以正朝廷動無失德舉無  
過事所以自正也身無不正人欲叛之心十去四五矣精  
擇賢材布在有位所以正朝廷也朝廷旣正人欲叛之心  
十去七八矣正使姦凶不忌恃強而反而衆正在我不正  
在彼其勝負之幾已判於一堂之上矣帝乃引刀劉二人  
爲腹心是欲却豺虎而投之以肉也茂弘當噬嗑之任欲  
去其間其性起敬起忠信以發志乃可感動帝心雖曰推  
分澹如然處仲初舉導無深推之意得非亦有介然不平  
存於中乎噫衆人跋扈前却之時已獨安行猶平日然此



赤烏凡凡所以爲周公之聖而格成王之天子者也導獨不  
知此戒哉

王敦上疏辭語怨均譙王承曰陛下不早裁之敦必爲患劉  
隗爲帝謀出心腹以鎮方面帝以承爲湘州刺史

王敦近處肘腋欲爲跋扈勢在早晚間耳帝方委承以湘  
州爲外援所謂恃遠水以救近火非兵家之要將將之略  
也當是時王室危迫不聞王導有所建明至使帝憂慮征  
營自謀安計春秋之義責備賢者導無所逃其罪矣

四年三月日中有黑子郭璞以爲陰陽錯繆繁刑所致請因  
皇孫生下赦令帝從之大赦改元

日者衆陽之宗而黑氣隱魄其中陰壘陽臣掩君也其隗  
協爲帝腹心王敦稱兵內訌之象歟而郭璞乃以繁刑所

致請以赦弭之夫江東之治正惟寬弛未聞放紛之害

之用其言改元而赦矣方伯犯順抗旌指闕殺戮公物掠

奪言省幾言廢試之禍赦何補於事哉故占候家近而不

正言君子不貴辭以正理撥事而以大義裁之斯則言事也

以冀淵源而征而將重言諸軍事豫州刺史桓徽公淵具士

無弘致遠識且言勇利棘收河南地淵雍容一日束統之意

甚快快又聞王承將有內難知大功不遂感激遂病而卒

聞過死益無忘

進士孫懷德志義有智略以行之豈惟晉臣自古難得之

才也惜其未聞道也易曰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

知得而不知喪其惟聖人知之而不失其正乎已勇利棘

收河南地言既倍力亦動而請效者矣戴淵可與共事同



心協力以圖終功可也。不可正其事而朝廷無用我之意。歸納印符帛巾東路泰山之南北山之北何往而不自適哉。王敦之所以導導不叛徒以導導為真士推知內難將作元當訓導無成導導使姦人憐息而不敢動。如其言者不志交誼宜一守我道二而已。僕以全身為賢則由而所導導以一國為重則由後所論於義皆得若夫功之成否與天也。天何必欲殺我病而喪其軀哉。謂之不聞大道不亦宜乎。

石勒以民始復業資儲未置重罰禁釀行之數年無復釀者。一用兵者以食為元急。取米三石為真。釀穀米也。傳以三石為不足道。則曹操征伐取天下亦重事酒而後世當以此。一持取利於酒奪民沽而理謂官比承平時其利加倍而

屯所在又許之置場自釀爭多競勝謂足以充軍費省民力。豈古今世變之異歟。抑曹操石勒智有所不及。愚未知其說也。

王敦反導帥宗族詣臺待罪。周顛將入導呼之曰伯仁。以口累。卿顛直入不顧。既見帝申救。甚至及出導猶在門。顛頓左右曰殺諸賊奴取金印繫肘。後復密上表明導無罪。導甚恨之。及敦至謂導曰周顛戴淵當登三司導不答。文曰若不三司止應令僕耶。又不答。敦曰若不爾正當誅耳。又不答。敦遂殺之。後導料檢中書見顛救己之表流涕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

言之不可不慎也。曰省表事往時平時會當有變。此崔琰之所以死也。曰願陛下勿憂大臣有罪者。臣謹即行誅此。



劉洎之所以死也皆以疑似之言可以兩曉故也周伯仁所謂賊奴者指王敦錢鳳沈充之徒耳既不諾茂弘所請而揚殺賊奴取金印之言茂弘意其謂已所以不能忘懷者也當茂弘懇懇之時顏若對曰此蓋非愚所敢任上體貌大臣忠邪自當有別如此既無市恩之嫌又無失言之禍兩得之矣伯仁既失之於口茂弘又失之於心王敦問所以處周戴者至于再三導竟不荅志在於殺也清遠之量於是乎溢而君子不由矣

王敦還武昌謝琨言宜入見天子敦怒竟不朝而去

王敦之視元帝意甚輕之何也亦猶項羽謂懷王吾家所立耳加以西晉諸侯動輒興兵敦自擊習熟以為常事也使敦回悖逆之心立忠義之節以其資力有事于中原

與劉琨祖逖李矩郝鑿之徒倚角進取必可以克復舊物迎帝北歸魏魏之功孰得與並不此之慮乃甘為叛臣其亦不善擇術矣且有君而侮慢劫脅之言獨無臣子將佐部曲乎以我事君則彼事我不亦殆哉蟻席憂屋無復哀戚宜王應之為此也

明帝

晉紀

專所生母苟以為建安君

尊崇妾母自當俱以承夫禮之大經矣漢文入繼遂尊薄氏與太后比且是帝王有妾母者按例推崇以為常典能矯制私情初合正義者十無一人晉明帝於苟氏呼為建安君終其身使出帝意可不謂生而知之乎使問於大臣可不謂學而知之乎其或建安君之所欲而帝能奉承之



也苟氏可不謂處身以禮乎可不謂親以道者乎  
楊難敵送任子請降于以必安北將官李稚受難敵賂不送  
難敵於成都遣還武都難敵遂據險不服稚悔失計請於成  
主雄請討之雄遣稚兄洽與稚曰白水李壽及瑒弟珩出陰  
平以擊難敵稚瑒敗死珩有才故主稚方欲以為嗣聞其死不  
食數日

李稚宗臣也將兵保境撫納新附乃邊塞安危禍福之所  
係顧愛痛賂為敵所給既喪其首才至於覆軍殺將及君之  
令子不知此四者與賂豈聖賂之真能敗人國家也耶非  
若能然人不能空怨戒真以取之也故士必躬履其真然  
後理義不蔽而身可立功可成矣

初帝親任中書令温嶠數惡之請為左司馬嶠乃謬受勸啟  
深結錢鳳會丹陽尹闕敷回誰可者嶠曰無如鳳鳳亦嶠  
嶠偽辭之勢遂表嶠嶠恐既去鳳鳳所問因敷戲別嶠起行  
酒至鳳鳳不及飲嶠佯醉以手板擊鳳鳳憤墜色曰錢鳳何  
人温大真親酌而敢不飲敷以為醉兩釋之嶠既去鳳謂敷  
曰嶠未可信也敷曰太真醉中小失何遽相讓嶠至建康盡  
以敷謀告帝敷聞之大怒曰吾乃為小物所欺當生致之自  
拔其舌

太真擊錢鳳憤墜高歡數負拔允爾折其熊相類其情同  
乎曰不同高歡欲奪爾朱兆兵以自雄強温嶠欲圖逆臣  
以靖王室太真手板一舉為可嘉而高公拳口之事不足  
取也或曰温嶠既知王敷欲反歸與朝廷謀而備之可也  
何必為此曲折亦異乎蘇鑿藥滿之對直辭不撓者矣口



人各有才而其用不同要其歸宿不出乎正斯善也明白  
是非謂之智裁處事情謂之術太真擊錢鳳君子之術也  
高歡毆賀拔允小人之術也

王粲病死帝令沈植說沈充許以司空充曰三司具瞻之重  
豈吾所任幣厚言甘古人所畏且丈夫共事終始當同中道  
改易人誰容我遂舉兵趣建康

沈充失身於勢然自新之路矣幸帝招之可以幡然改圖  
或襲擊彭寵立功以自贖或脫身歸朝請死於司寇是謂  
遷善遠罪過而能改帝方欲平禍亂必不食言何其美歟  
乃迷而不復甘為逆亂之黨自謂中道改易人誰容我不  
知其惡積罪大乃無所容於天地間也其拒命之言曰三  
司具瞻之重豈吾所任使躬一日得志沈充錢鳳必為佐  
命元功充不利此何為從反以逆順相方豈如為晉司空  
之榮乎

沈充兵敗王含欲奔荊州王應曰不如江州含曰平素與之  
云何而欲歸之應曰彼當人強盛時能立同異此非常人所  
及今觀困阨必有愍惻之心荊州守文豈能意外行事耶含  
不從奔荊州王舒迎之沈含父子於江王彬聞應欲來密具  
舟待之不至深以為恨

王彬兩責應仲言切正而情至篤白刃在前不為之變可  
以為難矣王應父子敗亡乃具舟以待欲何為耶將匿  
之耶將得而歸諸京師耶以愚度之彬無匿之之心亦欲  
取之耳王應料彬惻己是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也王  
舒所見猶能不納叛臣孰謂明決如彬而反為之耶苟為



不飲不仕。如義不終亦不知彬所以處應之道。亦如何也。  
贈王承戴淵周顛等官周札故吏為札訟寃下臺曰札守  
石頭開門延寇不當贈諡王導曰方勢惡逆未彰臣亦不悟  
如獨札也札既以身許國奪取最夷臣謂宜與周戴同例都  
臺曰死節延寇事異賞均何以沮勸導曰雖所見不同皆人  
臣之節也竟從導議

王導抑下臺之議賞周札之忠是何言歟王敦再舉導與  
王含書曰昔年佞臣亂朝人懷不寧如導之徒心思外濟  
然則勢初據石頭之時茂弘不以為非實有茶葉于中史  
氏美其善處廢與任真推分大不然矣今又於札眷眷如  
此且以人臣之節許札謂與周戴同心都鑒正言終不省  
納益驗前志是非皎皎終古不渝不知茂弘何必而為此

耶

漢書讀史管見卷第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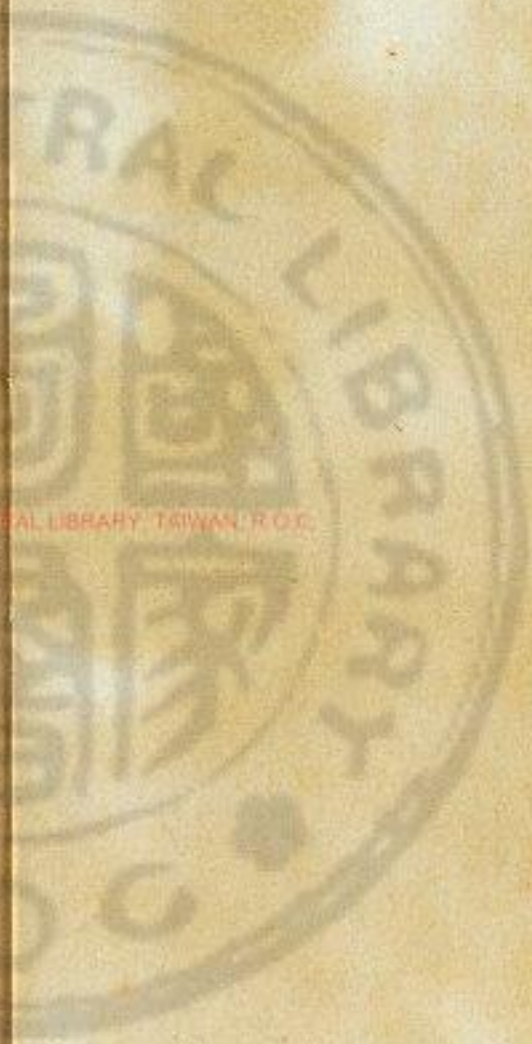
成帝

晉紀

中書令庾亮必蘇峻終為亂下詔徵之司徒導曰峻必不受詔不如且包容之亮曰今日拒命為禍猶淺若復經年不可復制至十盡力為亮不從

王導不為若老亦不惡清談庾亮則為風流之冠冕矣使亮識慮深遠當以后族自謙不預朝政推陶士行溫太真郗道徽等望之與王茂弘共輔幼主其功孰大焉既未更事任又遽秉大權不與眾賢參懷馮勢臆決幾覆宗社其罪與王敦蘇峻小何較焉清談之弊傾覆西晉道亮自擊而無更化之心習俗移人雖賢者有不能免亦可歎也

蘇峻反溫嶠欲帥眾入衛建康亮報曰吾憂西陲過於歷陽





足下無過雷池一步也

為大臣而不知人則何以當大事禦人難陶士行與蘇峻  
品流高下亦易辨也庾亮防陶甚於虞峻若非早與太真  
交友則其先位出奔當無措人之地矣亮之不知陶公者  
所慮與也陶不喜莊老其所以不契也歟

蘇峻辭自橫心庾亮

孔明有三難立者事也前折夫有是言也准知者按於事  
而必平其肯登豐以台亂乎蘇峻雖驕橫非朝廷處置得  
宜亦豈敢遽至元况既決意治之而言不為僭用廷前  
守爾節司為流據然皆一軍既敗峻直擣建康其言出  
奔更無餘策老莊之由子是時安用耶至是温嶠下書說  
更諫者為善之難中也而文怨之所謂知小謀大鮮不自

及者也向使陶士行關涵容之量懷石頭之疑表陳其棄  
請正典刑以謝七廟昭信昭昭哉

温嶠邀陶侃同赴國難侃以不預顧命為恨辭之嶠與侃書  
勉以忠義侃深感悟即戎服登舟其一瞻喪至不臨晝夜兼行  
侃以不預顧命為歉故赴義紆遲而本傳乃謂侃以子瞻  
為賊所害而興師豈知侃者哉侃之戎服登舟也瞻喪至  
而不臨亦可見其割抑私愛而徇國之急矣九史書毀譽  
人鮮得是非之當以士行一傳觀之多可辨者謂侃據上  
流握強兵潛有窺窬之志每思折翼之夢自抑而止此則  
毀之過其實也而梅陶與曹識書稱侃機神靈蓋似魏武  
忠順勤勞似孔明此又譽之過其真也獨東山太傅品題  
一言乃行要領耳



時宮闕灰燼嶠欲遷都豫是二吳豪傑欲遷會稽王導曰劉  
玄德孫仲謀俱言建康土者之宅苟務本節用何憂廢弊若  
農事不修雖樂土為墟矣且北寇游魂伺我之隙一旦示弱  
自竄於蠻越求之望實懼非良計宜鎮之以靜耳

建立都邑必占形勢握輕重之權必據要津觀方來之會  
故自古都于北者未有不跨越河華而都于南者未有不  
經營建康建康北限淮泗東連甌吳西通荆蜀利盡南海  
水舟陸車道里均適山川形勝真一都會劉玄德周流天  
下亦言建康王者之宅故六朝作邑堅守不動雖大盜屢  
起而根本常存王導之於東晉首引衆才布之中外又定  
大議不肯遷都茲其為元功之首歟温平南豫章之計劣  
矣二吳豪傑請都會稽何異坎蛙誇恃缺鑿未知東

數

蘇峻既平庾亮見帝稽顙頓咽明日泥首謝罪欲監門投匭  
山海帝不許亮上疏自陳蘇峻之亂罪由臣發寸斬屠戮不  
足以謝七廟之靈陛下雖垂寬宥猶宜弃之上不聽亮又欲  
遁逃山海自暨陽東出詔有司錄奪舟船亮乃求外鎮自效  
出為都督江西宣城諸軍事鎮蕪湖

孔子曰行已有耻可謂士矣元規謀國致敗無功可贖雖  
成帝冲幼不能行薄昭之教然反躬念咎當服何刑矧其  
當權任法裁物有知能不自己而召於導侃二公亮必計  
之刑茲無赦矣今昔發大難國破君危他人平之又弄已  
績亦何顏面復領其隅哉觀其見帝之初稽顙頓咽明日  
再見泥首謝罪且欲闔門投匭山海又將逃遁從暨陽出



終乃求鎮得領之情態如此是孔子所謂無耻者矣使  
亮尚友東漢名節之教必不至是彼老莊放曠無禮無法  
宜末流之茅靡也

後趙羣臣請勒即帝位勒乃稱大趙天王行皇帝事

勒不知書好使人讀而聽之天王之名其聞諸春秋而悅  
之者乎惜勒不知其義其羣臣亦無能將順其美者故猶  
以王之與帝為高下之次以天王而行皇帝事然則皇帝  
乃尊於天王矣斯所謂悅其名不知其義也後世儻有王  
者法春秋而正稱號得無諂陋之臣任其卑識以勒虎為  
誦而沮之者乎夫周之末嘗有天王也而孔子立此名以訓  
萬世顧以勒虎常稱一而謂不宜稱然則古未嘗有皇帝也  
呂政兼二名以自侈之分乃不以呂政為元而效其尤是呂

政之法賢於仲尼也亦可謂惑矣

程遐謂勒曰大王起兵以來見其叛者悉誅之今祖約猶存  
臣切惑也勒乃誅約及其親屬初祖逖有胡奴曰王安逃甚  
愛重及約之誅安亦仕也歎曰安可使士稚無後乎乃竊逃  
庶子道重歸江南

聖人積衆正備萬善無一可議而天下歸分土而居者或  
得或失不足以相臣服也則瓜分而已矣以晉事觀之郭  
默殺方州則用為方州祖約叛晉歸趙而石勒誅之南北  
相望一刑一賞並時事也而羞殊若此然則晉以河道而  
可以喪中原滅石勒耶王安之義不愧於漢宣帝有德  
德矣

勒問徐光朕可方古何主對曰陛下神武謀略過於漢高



曰人豈不自知卿言太迫朕遇高祖當與韓彭比有若逢光武當並馳中原未知而笑死誰手

石勒謂人豈不自知信矣而未知知人之不易也光武之於漢高猶武王之於文王也勒謂遇漢高則與韓彭比肩遇光武則當並馳中原是以光武詳韓彭豈知光武者哉漢高開四百年基業身後之慮付之平勃王陵危而扶顛而持迄以大安石勒尚未及冷妻子已不自保徐光乃謂神武謀略過於漢高王有侈心臣進諛說其不能長世也宜哉

程遐謂勒曰中山王殘賊安忍非少主臣也宜早除之勒不聽或問石勒所用李龍平蕩八州功無與二虎實不在而威勢已立當是時勒若為處之而可以善後乎曰此聖智一

所難也除之則有義不除則喪邦然勒有漢高之略則亦除之而已矣故慎厥初者凡以圖厥終也履後霜而戒者恐堅冰之至也此王者之事非漢高所及况獨奴乎勒於晉有華夷之辨而攻陷京師囚執天子於漢有君臣之分而破滅其國禽殺其君雖非操懿欺孤以取然專尚兵力不知假仁而行至於柄統國勢又失強弱輕重之馭天理報施弗敢自焚得死于牀第幾何惟殺禍已為幸矣尚奚身後之及慮哉

勸遣使來修好詔焚其幣

中國之為中國以有仁義也仁莫大乎愛親義莫美乎尊君仁義立然後人理存天道順若子不顧其親臣不顧其君惟利害是論苟利於己則從之是以小人夷狄自處何



以治小人而服夷狄哉。勸攻陷京師，因執天子。東晉嗣世乃不戴天之讎，張賓爲勸謀臣，猶有擢髮不足數罪之言。則晉之待勸，不言可喻矣。設受勸幣而與通好，忘宗國之憤，弃君父之怨，則人之大倫滅矣。於夷狄又何難焉。處是事者，非王道而誰嗚呼。善哉。此亦其爲元功之一事也。勸卒虎劫太子，私殺程璜，徐光勸文武舊臣皆補散任。虎之親黨悉署要職。劉太后與彭城王堪謀起外兵以誅虎事，世虎殺之。

史稱劉氏有善，故佐勸建功業。有呂后風，愚謂不然。中山王雄暴，言樂不利於太子，人皆知之。劉氏審能遠慮，曷不與勸先事而謀。及勸之時，有以處之，事畢而功倍矣。乃不能辨之於早，及君亡子立，炳在虎手，然則之亦

晚乎。呂后稱制時，朝有弒帝謀臣，給禍而待機，外有強大侯王四面而環侍。然呂后乃方且逼王子，梓欲移漢祚事，雖不就，猶終其身劉氏之君，何能爾也。

庾亮辟殷浩爲記室參軍，風流之宗也。

西晉以清談亡，東晉宴坐而不革，雖然有陳頹能遠卜盡之徒，務欲矯正而和鑿者，如陶侃諸公，以實才匡難而救時，不若洛下風俗之靡，於放蕩而不返也。不幸庾亮耽味老莊，重爲之唱，而殷浩劍劍快畫，疊疊出雖亦登謝安石亦未免有清談之習。且故餘弊終不可革，向使諸名士以誅烟規短爲師表，則世無不踰，其爲當世之補豈特五世而不斬哉。

帝每見司徒導必拜侍中，曰：密表切諫，導一怒之出爲廷尉。



道雖三朝元老佐命功高然少之君君臣之分尤不可不謹所以師表百辟嚴重上濟上下定民志也成帝初即位羣臣進重而道不全子以取議既卧疾居家而私送都鑿又遭奏劾詔補皇恐而道不知辭見必下拜而道不知避及孔坦正諫導友惡而出之豈其病昏無何志之荒也昔者畢少弼亮四世如克勤小物衛武九十入相而以禮自防茂弘未至是也雖病而不勉勉於恭敬之德哉趙王虎南遊臨江而還遊騎十餘至歷陽太公養耽表上之不言多少朝廷震懼加導都督征討帝觀兵廣莫門分命救授都鑿遣丘父衛俄聞趙騎至少又已去遂解鞍而坐免官東晉立國至是垂二十年雖凶難三作而北寇不深蘇峻既平邊備亦弛周撫信覩者地道而失襄陽表耽是遊騎

騰奏而震朝出至於上相杖鉞天子觀兵分遣將臣出捍入衛而石虎初未嘗攻侵又已去矣春秋書公追齊師至鄒弗及以譏為國無武備啓戎心危道也向使石虎掩吾不戒為疾雷之舉建康其殆哉

國子祭酒袁瓌太常馮瓌請立大學而士大夫習尚莊老儒術終不振

有天下國家必建學非以是為美觀也君子學道則立身事君不違乎義理小人聞孝弟之訓亦將遷善遠罪不犯于有司此教養之所以為急務也老莊之言反經悖道者多矣使人用其言而不知其所以言則以禮法不足向事務不足理超然放曠以空虛相尚而不究其實乎而如此何以為孝臣而如此何以為忠自餘皆無責矣東晉請建



學校者惟戴逵與袁馮三君子懇懇言之而終不能立清  
談之俗還孔孟之教任是責者其處亮乎

庾亮與郗鑒牋曰主上自八九歲以及成人讀書無從授音  
句顧問未嘗遇君子秦馮黔首天下猶知不可况欲愚其主  
哉人主春秋既盛司徒不稽首歸政而居師傅之尊大姦不  
掃何以見先帝於地下乎今當廢之陶稱以告導或勸為之  
備導曰吾與元規休戚是同彼彼之談宜絕於智者之口或  
如君言吾便角巾還第復何懼哉

王導固有失然庾亮安得而廢之王其稱兵非導啓釁蘇  
峻犯關由亮召禍惟己無瑕乃可戮人亮安得而廢導哉  
既並為輔相欲詔教君德內外一也何不言於朝若薦進  
儒士使侍講諄乃以欲愚其主歸過茂弘所謂加罪之辭

者也亮雖有重權導以中制外豈可遽廢一聞陶稱為備  
之說即起角巾還第之典以此一事觀王庾二公賢不肖  
矣正使元規在朝能引士人談經勸學殆亦虛名無實之  
徒又何益於上德詳庾亮行事一無可稱徒以風流相推  
得美名耳論篤君子所不與也

光祿勳顏含卒郭璞嘗欲為之銘含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己  
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著  
龜

顏弘都無佞心無貪志君子人也其以修己而天不與為  
命則善矣而謂守道而人不知為性則未喻其旨也曷不  
曰守道而不違天者性也則性命之理昭然矣

庾亮欲移鎮石城為伐趙之規朝議多以為不可乃詔不許



元規初以小智謀大而召亂矣曾不是懲欲蓋前失故為  
此伐之舉是又以少力而任重也若非朝議不可則江東  
喪敗未可知矣嗚呼事之大也而以小智謀之責之重也  
而以少力任之位之尊也而以薄德居之聖人以謂辭不  
及禍而當局者多不自知也豈止亮而已哉

王導薨導簡素寡欲輔相三世倉無儲穀衣不重帶

人據勢利而重於去者有二曰貪曰畏貪貪謂物欲畏謂恐  
憎大夫七十而致仕常禮也或筋力未衰或學為尚壯則  
有不得謝者矣不然貴戚之卿與國同休戚以安危自任  
以去位為輕以安邦為大也茂弘於是時年六十有六雖  
屢疾而然尚能斷大事固不為累己之行以負顧托是以  
未及請老也歟使其知道一知退退而懼人之圖已則必

頑頭夷垢汨喪帝麻隅交結封殖為深且崇不拔之計

實不知紀極為滿縫買寵之用又安能自若無諸穀衣不重  
帛以簡素寡欲是書於良史哉或曰適之果寡欲則本傳所  
以載別宅之事耶曰有妻有妾者人之常情也而晉夫人無  
小星之行茂弘時駕短轅未足多法准其真誠無偽異乎  
不得志於閭閻因以市清行於士大夫大而顯壽之徒恣行  
濫佚反不敢誰何者此茂弘所以為賢也

初陶侃在武昌議者請伐郢城侃曰我所以設險而禦寇者  
正以長江耳郢在江北內無所倚外接羣夷夷中利深晉人  
貪利夷不堪命必引虜入寇此致禍之由也及庾亮鎮武昌  
卒伐郢城石虎果攻陷之晉兵大敗時亮猶欲遷鎮石城聞  
郢城敗而止



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從之其不善者改之虞亮自度與陶公孰賢蘇峻之亂亮幾無所容見士行而拜竟藉其力削平禍難亦可以得師矣以士行智力而不肯成邪而亮乃成之覆五將軍名將徒以剛愎自用而致也向若進規河洛其喪敗又當如何矣尚論古人者於亮亦何所取哉

龍莊以人之行莫大於忠孝既報父之讎又欲使成王壽事

晉壽不能用壯稱疾而歸終身不至成都  
成之世獨有賢士二人曰范長生龍莊而壯尤賢彼壯之事君行已蓋仁人也而李壽不能用孟子不信仁賢則國空虛豈不為悲

燕王銑以去言今遣劉翔至建康求燕王直董朝議以為

故事不封異姓為王翔留歲餘議竟不決會銑上表稱庾氏元第擅權召亂宜加斥退又與庾冰書責其不能為國雪耻冰懼乃奏從其請

斷國論而守經事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則何以濟矣晉以故典不與慕容銑王爵亦庶幾乎名器之不假歟曰非也自中州蕩覆江東草創未兩世間大難三作所以隨時制宜不合故典者多矣何獨於慕容氏而必故典之遵哉淵聰勸走雄壽之徒自王自帝銑耻與之同而朝命是請其志義如此固足乎褒而勸之也孔明以復漢為業尚通孫仲謀之僭號誠以事力有不得已者晉終拒之又安能禁銑之自王銑而自王晉又安能遠師而責其罪負哉事之可否如白黑易見而晉朝不決至一年有餘設



有危幾四面交至以是待之固為敵人哈笑指顧而取之矣王茂弘既死謝安石未用何充庾冰亦一時人物而不能辦此耶宜與而與之則恩出朝廷宜與而不與比其表至詆斥公卿然後與之孰不以為榮吾所失多矣

翔疾江南士大夫以驕奢相尚因朝貴宴集謂何充曰四海板蕩宗社為墟斯乃忠臣畢命之日而諸君宴安江沅肆情縱欲以奢靡為榮以傲謔為賢襄譎之言不聞征伐之功不立將何以尊主濟民乎充等其斂

晉室南渡不復能再規河洛慕容氏先有遼東戰勝攻克遂入中土觀其臣則可以知其君矣劉琨嘗言豈待以表晉一時之病哉琨能言之則疆場之外凡興建功業之人亦不少也何充冰翼聞之固所甚愜舉朝

### 卿大夫獨無愧於翔乎

帝寢疾庾冰請以母弟琅邪王奕為嗣何充曰父子相傳先王舊典易之者鮮不致亂冰不聽之廢帝即位謂冰充曰朕嗣馮業二君力也充曰冰之刀中若如臣議不睹升平之世帝有慙色出充刺徐州

人主私天下而富有之至於疑其子之欲遠而廢殺之焉則太子亦欲富有天下患其父之不死而篡弒之矣父子天性也而相視禽獸之不若凡以利為心苟也霸國之君與夫姦雄之人未嘗不笑王道之行矣以周家觀之文王年未二十而生武王文王九十七乃終是武王伯天子七十餘年比其嗣世年八十有餘矣自後世無仁義禮樂之教而當此汙宮猪室不知幾許竟踏探數不知幾人始信



王道之非迂也嗚呼利之一言其害如此有天下國家  
可不辨乎為公卿大臣可不擇乎由漢世賞定策功其  
流至以天子為門生而荷大臣主持以得位者亦感恩  
德曰非某人吾不至此君臣以天位為私惠父子以神器  
為私寶人欲肆行天理淪滅其所以異於夷狄者幾希矣  
然使何充當末俗之代必蒙其意之譖受不忠之誅而東  
帝乃能容之充亦正言不為苟避難出鎮不為采笈復振  
朝政較之末代慙德亦少損矣

康帝

晉紀

衛后父褚裒為侍中裒不願居中任事乃除江州刺史  
胡奮嘗有言與天家婚未有不滅門者非無闕之論也第得  
禍者居多耳若其事無一不以異而擅君富而階上故周公

曰位不期驕祿不期侈詩書學士尚不免此况膏粱之

取屬乎清寡近世盛元相無相國多使臣曹爽揚數自取

其妻不願中出於情也明後凡三請其居外皆許速

矣王尊亦庶幾焉昔其後世柳公孫兄天 尊舅之法哉

帝疾篤車冰度翼欲立會權三五為顧問允許而百子聯帝

從充議而崩聘即位方一歲太后臨朝由是冰翼深恨充

士君子立身當特立行己當獨行如竹箭松柏無待乎依

倚附麗而後成者也故竇武聞其文為后而不樂二使前

以后族頭權秉政已非大丈夫所為矣今又欲建定策之

功為固寵之計彼哉彼哉若謂無此心者何必致恨於充

也雖然充之立劔亦未為得君有適嗣在之固宜古人尚

且植遺腹朝委裘而充何罪歟曰君高江表勢者其莫異



乎四海一家中外綏靖之時矣少至二歲比及成立有晉悼漢昭之才猶在一紀之後而使女主稱制若是其久豈能深思遠慮者耶無乃亦有久於其位之意耶為充者稽一世難立長君之義選建賢明而奉之則免於譏議矣

穆帝

晉紀

朝議以庾爰之為荊州刺史何元曰荆楚國之西門豈可以白面少年當之哉庾溫英略過人有文武才西夏之任無出溫者

桓溫英略過人而未有罪咎執國命者將稱其才而用之乎抑強其有不臣之心而發之也曰固也尚不敢前料三監之叛而不使況餘人乎故孔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惟先覺者惟賢耳其溫者用不過其分可也過其分則志

肆無所不至非乃之至也生犯乃之事起矣何充在桓溫用皆以功效不嘗親舊其於溫取材非有私也其所以能制之故委以上流而不疑雖然權亦太重矣有功又何以加諸故令尹子文曰有大功而無責任其人能靖者歟有幾

褚裒為殷浩為楊州刺史浩固辭會稽王昱與浩書曰足下去就即時之廢興宜深思之浩乃就職

虛偽之人惡人知其情深源累辭微辟以養聲譽謝尚王濛褚裒司馬昱皆不能釣深燭隱而崇疑之不知深源世味實重矯迹遠引以退為進者也惟庾翼知之辟為軍司而遺之書曰王夷甫立名非真實長華競君子遇會寧可如此此深中浩之匿矣浩是以不出庾翼何充既卒浩



名愈重於是襍襲辟之其官愈高而無譏刺之者司馬昱  
勸諭之言又加尊焉浩於是于于然而來矣或曰士而無  
名孰知其賢才既賢且才名自不掩今微畫餅之故漢舉  
不以名則素無名譽者皆是也又將誰取曰取人非一道  
四岳薦舜堯曰予聞非聞其名乎伊尹耕野湯聘之非  
聞其名乎諸葛亮在草廬中劉玄德躬自枉駕非聞其名  
乎人而未用雖大聖智無事效可指非以名而致以言而  
取以薦舉而取天下之賢材終不可得而致矣其要在於  
考實驗功而已矣不能考實驗功則為虛名所誤空言所  
眩然則其失在我不在人也

沙門吳進言於虎曰胡運將衰晉當復興宜杜絕晉人以散  
其氣

佛者慈悲人緣也至如吳進之言一何異耶謂彼  
虎曰晉驅民乎非謂忠於石亮乎非計也佛之教雖  
以慈悲不殺為言以其事乃不慈不悲忍於殺而不自知  
也蓋於所尊者薄故無所不為也虎曰魏又贊之其  
忍又在虎之上資也然數術使然數可不遠而絕之哉  
相温自滅蜀威名入於朝廷憚之會稽王早以殷浩有盛名  
引為心膂欲以抗温曰是與温浸相疑蓋至善之曰內外協  
和然後國家可安昱浩不從

司馬昱既不知人殷深源又不量己昱欲抗温正朝廷修  
政事廣求實德布列中外自是以壯王室之勢弭姦雄之  
心乃采用虛名以當變故譬猶削木為牙刻荻為矢以刺  
三屬之甲謂之何哉逸少議論不多見然皆有補於當時



後世顧推爲翰墨之宗晉史系傳專美此事藝成而下足  
以掩德故君子慎所尚也

趙主虎病篤彭城王導燕王斌張豺並受遺詔輔政劉后惡  
斌與豺矯詔免之又遣導還幽州虎卒太子世即位導至河  
內姚弋仲等執之曰殿下長且賢先帝欲立爲嗣以晚年昏  
惑爲豺所誤今女王臨朝姦臣用事殿下若登罪而前誰不  
倒戈而迎殿下者導舉兵趨鄴夷豺三族假劉氏命即帝位  
封世爲譙王廢后爲太妃尋皆殺之

天地之間形運於氣氣陰陽也絪縕渾淪未嘗相離故散  
爲萬物消息而不窮形氣合而理事著其消息而不窮猶  
物之榮枯成壞之無端也故明之爲日月變之爲寒暑近  
之爲晝夜衍之爲歲時遠之爲古今皆鼻口之一嘘一吸

耳氣雖渾淪及其勝也各以其類故在萬物有口之類有  
月之類有寒之類有暑之類有晝之類有夜之類有歲之  
類天地木石風雨露雷莫不各有其類其在人也有善之  
類有惡之類有聖之類有賢之類有愚不肖之類有夷狄  
之類陽推五福以類而升陰推六極以類而降災祥以類  
而應萬物以類而聚是故君子慎所類焉不使類之亂也  
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以類相從故也  
天之報施無言可聞無象可見而理不可誣或大或小或  
遲或速未有不以類而應者也以石虎之事觀之亦昭昭  
然矣勒病遣二王之國虎留之勒不得知也虎病以二王  
輔政妻逐之虎不得知也虎視勒叔父也殺勒子及其母  
尊視虎親父也亦殺虎子而及其母豈非應以其類乎虎



將兵攻伐前後坑斬無慮數十萬人而愛民惠術皆不聞  
一其慘虐怨毒之氣崇聚蘊結勢必泮散往而復還於是  
鄴中暴風拔木墮雹如孟升宮殿門觀彌月災燼惡氣所  
召也諸王相屠假手毋閔盡誅羯種二十餘萬石虎三十  
八孫靡有孑遺惡氣所感皆以其類也曾子曰戒之戒之  
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故凡施大恩與深怨其報之未有  
不加甚者其類固然也是非天為之非勅之靈使然也惟  
明智之人雖無前事而能自警察其次則監古得失以為  
師焉若覆車在前不知改轍觸情縱欲恃力而行則愚人  
而已矣司馬氏骨肉相殘而漢得之聰耀相繼云滅而趙  
得之非遠事也而虎不知曾子之戒焉豈非終身不靈之  
人哉

征北將軍褚哀請以人敗而歸懸棺示

李暹為天子之舅太后之父不肯內朝并  
著慶者矣然自任伐趙喪師覺國則有不  
譽浩又敗國事則有不知人之蔽焉呼斯  
之所難而不可不勉者也或曰何以能  
審輕重度審長短物莫不然而心為甚  
知矣取人必以身為準修身必以道為  
先求仁必以心為本心能常仁則人皆  
老莊是師莫有為孔孟之學者故人材  
質美而成德者少也

蔡謏除司徒三年不就職詔書屢下終不受會稽王昱曰蔡  
公傲違上命無人臣禮請送廷尉殺活欲加之大辟苟羨不



可乃免為庶人

蔡道明辭三公之位甘齊民之戮何也古人辭讓必陳義而有辭道明之辭無傳焉史直載其謂所親曰我若作司徒將為後代所嗤義不敢拜也亦不端言其故是以當時不喻而後世疑焉以愚觀之道明直以幼君尸位母后稱制會稽王以叔父之尊專朝斷國殺深源以虛名之士排難折衝難乎與之同寅協恭共濟功業者也謨非不能言以此意不可言故不言耳深源初節高節既乃降心親道明之固讓有虧德矣而欲加之太碎何忘克之甚哉人臣貪進冒利無廉遜之操以敗風俗是則可罪未聞力乞三公其罪至死者非大無道如凶吏虐狄亦必不為行此典刑會稽王遂加謨以不臣之名請致廷尉未知擇何經術

而處此義也蓋惡直醜正表世之風僕僕卑躬阿諛以爲敬王而無大臣以道事君之節亦何足與言禮義哉蔡謨議論固多可傳遺榮不居尤爲峻潔般浩事行捷簡冊之疵歲月雖遠是非之判如昨日耳

朝廷將行郊祀會稽王昱問王彪之曰有赦否彪之曰中興以來徃徃有赦然非所宜凶愚之人將生心不使僥倖矣之不赦

事之可否有一言而決者有曲譬廣引多言而後明者蔽非令典古人言之詳矣不待多言也曰凶人微幸足矣雖明君賢相未能斷然不行亦貪其名之美以爲布德施惠而不思其害之大也彪之曰善論事所難得者會稽王信而用之也道萬善之言無濟世大略尚能及此可以明君



賢相而反弗能乎

趙汝陰王琨以妻妾來奔斬之石氏遂絕

石勒於晉有攻陷京師囚執天子之罪在晉已更三君於勒亦易五主石琨破二主之餘以妻子來奔殺之非義也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如琨何犯邊疆覆吾軍斬吾將俘獲而至戮之可也今以窮歸我生而存之不亦善乎

殷浩以北伐無功復謀再舉

司馬道萬以殷公為帝子堪任經濟深源以會稽為知己與之同心故北伐之謀諸將交諫而皆不聽計一時二公之情道萬倍深源固如中伯之問召虎而深源之主道萬亦猶吉甫之主張仲也曾不知互談虛論可以笑傲於山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邪

顛水涯增名勝之風流而不可持以禦栢温取姚襄敵符健而圖慕容儁也將相負主玄虛相尚而不以實用相期姚襄在歷陽以燕秦方強不可北伐廣興屯田訓厲將士殷浩惡其強盛因襄諸弟屢遣刺客刺襄刺客皆告之襄遣使於浩浩對使者切責襄襄大怒浩北伐表襄為前驅襄引兵北行詐令部眾夜遁陰伏甲以邀之浩果追襄襄縱兵擊之浩大敗走保譙城

姚景國志在關中非為晉寇者也燕勢方興秦未可圖其父弋仲知之矣故遣襄歸晉歷碑俟時殷浩若能長轡遠馭推心待之與謀進取固不能禽健儻而自陔以東限河之南必為晉有修復陵寢汎洒舊都亦一時茂功矣乃



與景國造隙又自取敗且若之北伐何為為姚襄耶為石  
趙耶既囚襄弟又遣刺客且對襄使者責數之而用為先  
鋒襄豈嬰兒稚女若是其可玩哉以兵機則不解以將略  
則無聞一出而退已下邳再行而退屯壽春三舉而走保  
譙城所謂入見其人清談不雲出觀其政賞罰有亂治之  
平生盡於是矣而風流之士猶不以爲戒白帖烏巾胡牀  
羽扇一言當會眾口咨嗟是將何益於人我耶

殷浩連年北伐師徒屢敗相溫奏免之浩既廢嘗書空作咄  
咄惟事字久之溫謂郝超曰浩有德有言鄉爲令僕足以儀  
刑百揆用違其才耳將以告爲向書今以書告之浩大喜將  
答書虛有誤誤開開者一數音遂空出溫大怒遂與之絕  
飾情者情必露尚詐者詐必窮非但人事實然也天者

誠而已誠則無息人而作偽能無息乎是故言爲行偽無  
不敗者天惡之也深源自布衣有大名累辭微碎勿若蟬  
蛻垢并鶴灰塵表萬鍾粟是皆不屑意者晚節績固非成  
身名俱隳乃更眷眷台司忍耻而下相溫籠屈若驚之態  
形於答書開開之時智巧莫施其天自見然後深源之表  
裏本末著矣非有能發其覆匿者蓋自發之也庾元規殺  
深源皆風流之宗也深源之依歸相溫元規之悚懼士行  
皆其天也清談雖清何足以蓋之是故君子之學當以仁  
義禮樂完養其天天德成則人事舉矣或曰謝安石拜相  
溫不類是乎曰溫嘗問之對以未有君拜於前臣揖於後  
者彼用巽之九二敬而得中豈與浩之巽巽志窮者比乎  
北海王猛少有大志隱居華陰嘗問相溫入關披褐詣之捫



而談當世之務者若無人溫則 昔秦天子命為百姓除  
殘賊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遠千里入  
境公長安咫尺而不渡灞水百姓未知公心耳溫默然其而  
兵不利欲與猛俱還猛不就是行也薛珍亦勸溫徑逼長安  
溫不從珍以偏師獨濟頗有所獲自於 勇而各溫待重溫  
救之

以景畧與元子平牛績用觀之元子 然景畧之儔也景畧  
雖北海人而隱居華山即彼士之景 味矣然舍而問諸三  
秦景畧固已輕之也 溫雖至灞上而 實憚符從不竟更前  
方寸之微為景畧 以得此景畧所以不肯從之也溫若  
知人便當以猛為 謀主不訪取秦之策符氏不知所以為  
計矣當是時徑逼 長安 計也薛珍猶知之以偏師濟水

有所獲王猛處此其游刃必有餘地矣溫上不能 下  
不能容珍宜功名之不遂也

秦主健卒太子生即位改元右僕射段純曰 之齡年而改元  
禮也生殺之

嗣君即位明年然後改元存終始之美 生不可二君示  
有懷也明年不可不改元緣臣民之心 不可無年無君示

有初也符生凶悻悻其得失無足言矣不 幸而有類生  
者是不監前失而自標其欲速之 宜且非大臣不學之罪哉

秦遣閻負殺使涼涼州牧張瓘曰 我晉臣也二君何以厚為秦  
晉室衰微秦方強盛以小事大 苟若事秦瓘曰生何不先取晉

曰晉領兵服涼以表懷故上遣行人 先申大好若君不達天命則  
可延數年之命河右恐非君有也 權權乃以涼王玄靚之命植



是時秦之基業未固涼公西方勢足守張璠信關梁張大  
靈喝之詞懼不能吞遂然植藩必言畏威則秦之立方未能越河  
必言服德則生之無道何足稽首此宜勇而不能勇也璠爲州牧  
所當施恩信撫重民以培邦本乃猜虐拒諫以失人心此宜怯而不  
能怯也勇怯失宜剛吐柔茹非特辱國且以殺身可不戒哉  
詔遣使如洛陽修五陵帝及羣臣皆服總臨於太極前殿三日  
總改葬之服修陵墓毀而服之當也服總三日臨公可以著遠  
遠之痛矣晉室南渡茲五世洛陽陵墓皆高曾而上者慈  
孫之情不忍以遠而忘不敢以遠而忘又况近者乎胡羯侵陵  
知而不問置而不卹衣服不變哀戚不形何以賢於夷狄哉  
秦主生殺戮日甚人不自保東海王堅素有時譽薛讚權貴  
說之曰主上暴虐中外離心主秦祀者非君而誰願早與

堅以問呂婆樓婆樓曰臣不足以辦大事薦王猛謀略不  
出堅招猛語及時事一見如舊交自謂如玄德之遇孔明也  
符堅王猛君臣之契亦可謂美矣然婆樓薦猛本爲圖生  
也堅招猛問以時事而大悅即是猛爲堅畫弑君之策矣  
孔明初見玄德所言顧若是乎易曰進以正可以正邦也  
景略之進不以正矣如正邦何李勣尚不肯當建成之事  
王僧辯亦不肯任成濟之責蕭景略顧爲之致堅不得其  
終蓋始諸此舉矣

秦苟太后過東海公灑之門羸馬輻湊恐不利於堅乃賜灑  
死堅與灑訣於東堂慟哭歐血

符堅初得國首以猜忌而殺其兄雖曰母意然生殺號令  
自己而出者也使灑果有不臣之心獨無處之之道乎今



乃罪惡未彰而賜之以死從非義之令於是乎不子殺無罪之兄於是乎不弟濫刑先施於同氣於是乎不君欲以長世難矣

無主雋卒以大司馬恪輔幼主恪雖摠大任而兢兢嚴謹每事必與司徒評議未嘗專決虛心待士諮詢善道量才受人不踰位官屬有過不顯其狀隨宜他叙不令失倫唯以此為貶時人以為大愧莫敢犯者

慕容恪受顧命輔幼主獨秉大權號令生殺在手人莫得而干之者也評庸才耳特以位聯公府而恪事不專決必與評共議之一以示人至公二以發評智思而恪襟量宏博無怙權自用之意竟不見矣夷狄之有賢不如諸夏之二也其虛心待士諮詢善道量材受任人不踰位雖周公

相成王亦如是而已夫豈以人不足問眾不足從師其於心陷於元惡而不自知也又豈簡弃賢能辱遠忠正專取親昵布之要地以自封哉雖曰五胡而高識遠量乃爾絕人宜其流名不朽也夫士於朝臣過失不顯其狀隨宜他叙不令失倫惟用此示眾人以為大愧莫敢犯者又豈以事權自許言情意猜疑忌恨加以他罪情法不相比輕一重不相稱使天下匹夫匹婦惻然有不服之心哉後世為一宰輔者不必他求能取法於恪亦足稱賢相矣

范甯好儒學性質直常謂王弼何晏之罪甚於桀紂或以為太過甯曰王何滅弃典文幽沈仁義游辭浮說破傷後生桀紂縱暴一時適足以喪身覆國豈能回百姓之觀聽哉故愚以首喪之惡小迷眾之罪大也



嗚呼自有載籍以來三十歲矣爲世害者固多矣有大抵  
皆邪說淫詞也一曰佛釋二曰老莊三曰諸葛四曰  
揚之學以老墨之學似佛而其術淺孟子辭而闕之既無  
其理之老有莊列翼之天說浸漫足以悅人耳目而動其  
心故其後爲王何啓清虛空曠華而不實之禍比之楊墨  
其被廣而其流遠此也孟子所以有甚於桀紂之喻也佛  
一氏之害前固言之矣若夫荆舒則曰佛老之似以亂孔孟  
之真用仁義之名以濟申商之實託理財之說以行文  
之事仗人主之威以行空言之教假黃材之道以收速  
一之士鬻趨利之便以惑天下之心兼此數端究其終極豈  
比三何之所尚有好去與不好者而已哉在嘉祐末年康  
節邵先生行洛陽去去橋及鎮莊字之聲嘆曰北方無此

物異哉不及十年其有江南人以文教亂天下者乎以是  
觀之不知天之厄斯文困斯人耶何康節以數與象而知  
之也不知其流弊所及至幾何時而後止也悲夫

哀帝

晉紀

皇太后周氏薨帝公服喪三年江彪曰禮應服總麻厭屈私  
情所以上嚴袒考帝從之

皇帝抑制私情從規諫正禮可以爲後出法矣亦明  
帝有以詔之也詩不云以無翼乎明帝有焉  
又不六乎禁念爾祖輩修厥德帝有焉矣言矣法之美  
有如此者禮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降此正禮也後世或  
致隆於所生不虞其蒙不查之謬有以義起禮爲所生  
齊衰不材而加以下等之罪行



義之即雖刑辟決私恩於一時不意所以為聰明大倫於天下後世哉

帝信方士言斷穀自強以養生而藥不能親政褚太后臨朝

不士之言有二慶丹化命一也身生不死二也所以就此二者則固多術矣自古力可以為人足以使歲月悠又足以待之者莫如漢武帝而終莫能成又況其餘乎原其本皆利心也君子望怒而不貪利無此慮矣武帝晚而後悟曰自古豈有仙人服藥節嗜欲可少病耳非其尊心從事之久不能為此言然亦可謂不敏哉雖悔悟之晚然足以垂戒後人亦賢於終不悟者若哀帝資氣既弱富貴又深一有沈溺固未易解亦三人必得之師也

王述每受職不讓及為尚書令子坦之白故書當讓述曰讓以我不堪耶坦之曰但克讓自美事耳述曰既謂堪之何為復讓人言汝勝我定不及也

讓讓德也白大聖人皆行之非以示美觀也在己則以抑亢滿於人則以推賢材於國則以勸風俗也舜命伯禹作百揆禹讓于伯益皋陶而不讓于及祈伯俞非惟見己不敢儻然當司空之任又以見伯益皋陶二人可以居輔相之職也禹宅百揆而讓於是九官皆讓虞與載之後世法焉所謂抑亢滿推賢才勸風俗一舉而三善生焉豈偽為哉自小人觀之見九官之讓皆不得請卒居其官則以讓為虛文是不知三善之益也王懷祖不事外節固賢於世情求名者苟誓古賢之義不若讓之為懿也讓而不從必



曩所知以報國則庶乎濟濟之風矣仲尼以禮讓為國為  
美詩人以受爵不讓為則然則坦之所見乃賢於述也

海西公

晉紀

燕大傳評貪味無厭貨賂公行羣下怨憤

考燕之所以亡非有大無道暴虐不君之失也特以貪垂  
用評故曰人主之職論一相而已矣而評之所以召外寇  
覆邦家者特以貪味無厭故曰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暴  
卒就自棘城遷龍城其子傷先取薊遂克薊而都之據百  
中土比曜夫國凡八十餘年暗不能擇任賢材以為輔  
而慕容評不思強敵伺釁圖我境寓饋乃聚斂積實  
嗜利遂致元不衷官失德選舉不明黜陟無法汙急之  
刑罰不及清修之士爵位不加公私頭勞百姓困弊盜賊

充斥邦本陷危於是敵人長驅如風掃葉俯仰之間而  
評為俘虜然則亡國者不必待如桀紂也籠幣一彰亦可  
以亡聖賢之言豈無驗而欺後世哉

栢温伐燕却超請盡舉見聚直趨薊城彼畏公威名必望風  
逃潰温不從

却超之謀正王猛他日伐燕之勢也温名英雄而不鑒此  
機者非智不及乃氣不勝也亦猶伐秦而不渡灞水耳使  
温志略足以吞秦雖燕則視符健慕容暉猶李勣然又何  
難哉嗚呼此固人所不能勉強者歟

温耻喪敗歸罪於袁貞奏免責為庶人

仁人志士欲伸大義於天下如諸葛孔明之徒雖戰攻不  
利必責已引咎宣布所失以收人心圖後效是故功業有



成若乃自耻喪師而歸罪於人妄行誅戮未有不旋致禍  
敗者此係用心之公私廣狹耳相溫志在先立功效即圖  
冀奪此念一發神明其知之矣方諸司馬子上猶不逮焉  
將以求濟所欲不亦難乎

祕書監孫盛作晉春秋直書其事溫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  
雖失利何至如尊君言若此史遂行自是關羽門戶事其子  
請改之盛不許

相溫愚人也以一身欲禁四海九州千萬人之口而懾其  
心此桀紂幽厲行剖心斫脛之政所不能禁也而溫顧行  
之子房佐漢亦嘗敗孔明興蜀亦嘗敗魏武用兵彷彿孫  
吳亦嘗敗也敗豈足耻顧所以敗者如何耳溫一敗而深  
耻蓋本非善戰者故以為歉也使孫盛不作晉春秋人有

不知者乎既已形之朝議尚且止使不行是欲蓋而彰  
至于今上百年餘年枋頭之敗明矣秋所言溫脅盛子之言  
傳而不泯溫號為英傑而不知不及此豈非愚乎雖然盛亦  
未為得也仲任以大聖人筆削魯史猶深其文詞不苟以  
示人其重慎如此盛之書未必當也而流衍四布溫得見  
之豈全身衛道之策哉

秦兵長驅圍鄴王猛上疏以甲子曰大威醜類秦主敗之報之  
曰將軍役不踰時元惡克舉勳高前古朕今親帥六軍星馳  
電赴將軍休養將士以俟朕至

王景略辦燕有餘力矣况已破其大軍走其主帥而環其  
城郭克在旦夕非有濟師之請堅何必更勞民動衆親將  
而往哉予以見堅意在武略欲會慕容暉為己功也猛雖



不言他日無故輒辭鎮鄴之任乞改授親賢別付一州若  
有不嫌于中者蓋爲此也賴聖禮之重委之專尋男大政  
端拱仰成故破燕爭伐之幾微不成大釁耳中庸曰莫見  
乎隱莫顯乎微秦主堅之心去今七百餘年而炳炳不沒  
人君之心術可不慎哉

初燕主暉命梁琛使秦琛歸數稱秦主堅之美暉疑之收繫  
獄堅入鄴而赦之曰卿不見幾而作可謂智乎對曰幾者動  
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臣所不及然知幾者心達安危身繫  
去就顧國家就便臣知亦不忍爲堅悅

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而琛之凶言之非也  
凡初末有不吉者人生而善物生而美心初而仁事初而  
治故君子貴知幾而

悔吝則以不能見幾故耳吉者合理當義也非如世俗所  
謂福祥也耕繁于野者伊傅之吉也爰立作相者亦伊傅  
之吉也父師王子者箕子比干之吉也囚奴諫死者亦王  
子比干之吉也苟以父師王子爲吉凶奴諫死爲凶災悔  
吝則失之矣知此然後定乎吉凶之分矣琛之言曰彼知  
幾者達安危擇去就不顧國家此乃桀黠小智揣摩事情  
趨利而蹈者豈曰知幾云乎

秦主堅好獵王洛諫之堅自是不復獵

古人稱從善如轉圜者符堅有之矣補整諫飲酒王洛諫  
田獵皆爲之禁止終其身宜其并據天下十之七八也使  
其聽王猛臨終之言從符融再三之懇不輕忽鮮卑而貪  
取江南如聽整洛之心其大業豈易傾乎均是諫也而或



從或違然則從之者非欲克已成德也抑嗜好忍耽樂將以求濟其大欲而已夫納諫美德也有始無卒所得猶不能補所亡况初不能納諫者乎

大司馬温有不臣之志嘗嘆曰男子不流芳百世當遺臭萬年

元子所謂芳與臭者即忠與逆也雖然非真知芳臭者也使其知為忠之芳如飢人之聞黍稷其肯舍而不為乎使其知為逆之臭如顛人之聞糞穢其肯食而為之乎惟其知之不深也故舍忠為逆亦流倖有成以其成而蓋其臭也豈不愚哉温父茂倫忠義大節嚴嚴如秋霜華嶽而不克負荷甘於遺臭擇術如此夫豈足以當沈氏之流譽之乎

温先欲立功河朔遷受九錫及初頭之敗威名頓挫於時超說温曰明公當天下重任今以六十之年敗於大舉不建不世之勲不足以懷民望温曰奈何超曰不為伊霍之舉無以雪耻立威温深以為然

甚哉超之邪語也不曰脩德立功可以雪耻而教以廢君以二者相方喪師之耻豈比青蠅之汗而廢君之惡殆猶拍浮厠溷中矣為人操屬節有君臣朋友之義見善必陳見過必諫顧教以廢君且伊霍之舉豈為自雪其耻乎亦異乎為人謀而忠者矣使温翻然自省超其殆哉

温諷褚太后廢帝立曾稽王是温集百官於朝堂廢立既曠代所無莫有知其與故者百官震慄温亦色動不知所為僕射王彪之知事不可止命取霍光傳禮儀制度決於須臾



王武叔多言... 敗決主嗣之議... 宮室之不常... 傳定儀制... 隆意過其通而已哉... 之罪乎惜哉

簡文帝

晉紀

帝美風儀善容止留心典籍... 然無濟世大略... 溫故朝中喪事之闕... 去安... 獨不能為性命... 安石... 鮮不當者而於簡文失之簡文柔和平清... 必也

相溫以其易制又年浸高矣故立之... 流汗變色... 謂安石為郗超屈者安石非圖富貴持祿求容也... 在王室故爾王允之屈意於董卓溫端之屈意於王敦謝安之屈意於相溫皆不為私是以君子與之與其心也孟子曰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也安石有焉

武帝

晉紀

溫來朝詔謝安王坦之迎于新亭人情恟恟坦之甚懼安神色不變溫大陳兵衛延見百官莫不戰懼安從容就席... 謂溫曰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須壁後置人耶溫笑命撤之溫使郗超卧帳中聽其言風動帳開安笑曰郗生可謂入幕之賓矣時天子幼弱外有... 安盡忠輔衛卒安晉室



晉世取虛名之士不旋踵至如相如庾元規殷深源之徒  
敗國殄民死不償責由因謂取士勿取虛名而愚非之且  
三代之王猶必先其令問故君子欲早有譽於天下中庸  
取之士在窮約中若無美名人何從而知在上者不取矯  
激沽名者又必詢事考言明試以功則莫能眩矣殷浩聞  
相温至武昌則大懼欲去位以避之聞相温欲處以尚書  
令則大喜亟作書以謝之其情致卑鄙殊與虛名不類後  
此二十年温勢益強心益肆擅廢立之威而窺覷神器朝  
士惕息之態當牛百於深源之時而安石視温如敵已然  
意象安閑不爲少懼從容談笑而温氣自沮如擾龍馴虎  
者安石初亦以虛名取也其德度才器乃爾故人在器實  
而已矣

温疾篤諷朝廷求九錫屢使人趣之謝安故緩其事後宏  
具草安以示王彪之彪之以此辭之美因曰卿固太不安  
可以此示人謝安見其辭改之由是歷旬不就

文人之不足貴也矣矣衣彦伯逸才辯速見稱當時而  
失身於相温蓋工於語言而短於器識也文士之不如是  
者鮮矣九錫文是手可斷而不可爲者又於之致思而求  
美彦伯其果無識也微王叔武尼之彦伯之負可勝任哉  
故爲國家者必尚德而用賢士賢而有德其文雖不能誇  
虛豔麗而其言必無疵矣

温薨弟冲代温居任盡忠王室始温死罪皆專决冲須報然  
後行

姦目之擅權者必先爲所不當爲以移人耳目而坦其心



然後上及於君父而所不當為者苦矣夫於生殺之不與至  
命也人孰不愛生孰不畏殺能生殺人而人不與焉則  
於竊國無難矣相温忽生於一十年攻伐四出廢君立君疑  
可畏矣而聽於遠者不以傳人與之幼子之績未能十二  
於温也而符秦懼焉與謝安比豈非以其蓋忠王室蓋  
伯氏之愆而不墜先人之烈耶若幼子可謂能為人子弟  
矣能為人子弟則能為人臣矣故天下莫強於義莫二於  
理必義理處身人不服乎

相冲以揚州讓謝安自京出外相氏皆以為非都超深止之  
冲不聽

人之不肯輕去權位者非貪心即畏心也權利所厚故貪  
者慕焉怨仇所集故畏者懼焉貪畏交戰十曾而求

以稱其貪而禦其畏斯無不至矣南郡公再世富貴所以  
於安讓名利之朝市也而幼子去揚州如脫履曾未再嘗  
自京口還鎮始執自姑執遷鎮江陵雖方伯之任不殺而  
朝廷之勢益遠冲處之恰如不以安石為憾與之中外協濟  
以後晉室若冲者可謂君子矣都超既敗人之子文欽敗  
人之弟使忠義之門為叛逆之家此何人哉此何人哉  
秦主堅下詔曰張天錫雖稱藩然臣道未絕可遣荀羨等將  
兵臨西河關負梁殊奉詔徵天錫入朝若有違命進師撲討  
天錫怒殺負殊發兵拒戰兵敗奔姑孰秦兵至姑孰天錫遂  
降

易稱顏子曰知柔知剛萬夫  
剛亦不吐若是者其知勇快之用矣湯之伐桀古未有也



其誓師曰夏德若茲今朕必往既克夏有萬方乃曰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古之立大德建大功者莫不然也張天錫固非可語此者然保守一方數世之業而勇怯失所安得不亡乎初符堅使王子以書諭之猛張皇秦威亦惘疑虛喝耳天錫宜有禮義辨答之又未當懼也乃遽然稱藩及秦師大舉不朝之罪在我宜有引咎責躬之事不當抗也乃憤然與敵宜剛而柔宜柔而剛英雄豪傑猶不能以此得志於天下况天錫也

秦攻代代王什翼犍為其子寔君所弑秦既克代代堅曰天下之惡一也車裂寔君

符堅為代處此善矣而於秦之為反逆者甚秦赦之何明於外而闇於內乎蓋堅既取代思所以服其人者

與非誠於去惡也若誠於去惡則北海公重行唐公及王皮周虓慕容評之徒皆不得幸而免矣是故人君好善而惡惡誠之為貴不誠未有能善其終者也

慕容農私言於慕容垂曰秦之王猛之死日以頽廢今又重以奢侈殃將至矣圖誠之言行當有驗時不可失也垂笑曰天下大事非爾所及

慕容氏百年之國也曄置相不善解后取亡而其人固多英雄懷復國之念而伺秦隙者如鷄之候晨狸之伏鼠也稍有見間倏然動矣堅既不戒又窮兵黷武脩宮室治舟楫作器玩以優之然是時秦勢方盛如日未昃而慕容紹已見其兵疲民困有危亡之近矣之言慕容農已見其頹靡奢汰有殃將至矣之喜曾未六七年其事果驗先王所以



安不忘危治不忘亂戰戰兢兢以保之也

謝安欲增脩宮室王彪之曰今宮室比之初過江已爲侈矣寇敵方強豈可大興功役安曰宮室弊陋後世謂人無能彪之曰任天下之重者乃以脩室屋爲能耶故終彪之之世無所營造

安石非勞民勸衆作無益者况秦丘屢寇邊鄙數從而治宮室元非急務也君子嘗論之曰東晉是時氣勢微弱奄奄奄欲盡安石爲此所以鎮安人心耳若意不出於此是誠無說也王叔武所論亦徒見宮室侵於初過江之時安石規模其取京洛爲準耶雖然不爲則尤善也

郗超嘗於王氏以其父情忠於王室不令知之及病甚出一箱書授門生曰我死父若哀惋可呈此箱超交父果哀惋成

生呈箱皆與相溫故及密言情王怒曰死已晚矣速不

孝於親忠於君者人之良心不可亡也超爲子則不孝爲臣則不忠然恐其父以已死故哀惋成疾思所以寬之是良心之孝也知與溫密計爲不忠可以怒其父而寬其憂是良心之忠也所以淪胥不自友者利欲汨之耳嗚呼中人以上不可汨也中人以下逐欲而不能自克則昔也廉今也貪昔也正今也邪昔也名實今也喪廉耻昔也親君子今也疾賢士如超者多矣念與不念其差殊如此可不戒哉

朝廷以秦兵之退爲謝安相冲之功並拜開府儀同三司安與冲能克敵善矣然彭城襄陽相繼陷沒未能收復



則取野貽走秦三將不足以贖襄地之外當如諸葛武侯請取三等可也而以功受賞豈不之思乎

秦主堅以陽平公融為征南將軍

融素不以南伐為然者也既非其事則勿居其官今官以征南為名而口沮征南之舉何也故韋玄成讓爵則可以感憲王長孫無忌受金縢則不足以回高宗此辭受之法也

堅議伐晉羣臣多言不可久之不決堅曰築室道旁無時可成吾當內斷於心耳

謀之於衆斷之以獨雖聖上亦然而符堅以此亡何也曰非所當斷而斷也自古違衆用己亦有幸而成功者幸非常勝之道故孔明不從魏延光武不納臧宮必也

盤庚帝師如周公其下則晉武之平吳唐憲宗之討逆皆灼見不疑十去而舉斯可也符堅之初信任王猛間言莫入此則斷之善者矣方是時堅心方虛急於圖治故其斷得也及其衰也志意既滿貪矜方熾方寸之明有蔽之者故其斷失也然則斷之得失不在乎他在乎明理與不明理而已是非可否之理明於心則一言而悟否者雖千萬言如以水投石不見其從入也

堅所幸張夫人亦諫堅言軍旅非婦人當預幼子誥亦以為不可堅曰天下大事孺子安知

軍旅誠非婦人所預大事誠非孺子所知符堅嘗聞此言用以折人而施之不當理如白黑昧然莫辨及婦人孺子之不若言不云乎文王惟克宅厥心乃克立茲當事夫三



分天下有其二文王之地與符堅同而事數伐晉其成敗  
異者文王宅心以理符堅蔽心以欲故也

堅發長安兵百萬詔謝玄等以八萬拒之都下震恐玄問計  
於謝安安夷然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玄乃令張玄重請安  
遂命駕出游山墅與張玄圍碁賭野安甚劣於玄是日與玄  
為敵手而立又不勝安至夜乃還

死生驚懼不入乎胸中者即人誠之也君子明之也英雄  
豪傑之人輕之也悍勇愚戇之人真之也符堅南伐以秦  
臨晉何啻泰山之於一卵哉人人惴恐安石獨否所謂明  
之者也安石何明乎晉室雖微正朔所在君不失道人心  
所歸將相調和士卒豫附加以長江之限主客殊勢以此  
待敵勝負已分又况符堅志驕氣盈今其欲無厭不思其本

夷狄也方將陵跨江淮為石勒劉曜之事於理逆矣正使  
強弱相懸三當以宗社存亡為決此安石了了於方寸者  
所以處置優游靜而不擾歟史稱其矯情鎮物者夫惟言  
語可以修飾而出之若情與貌不可矯也矯情於內則貌  
形於外飾貌於外則情動於中不能相應也使安石而矯  
情則與玄情豈甚必不勝玄宜勝而負安石宜負而勝安  
石之天定矣識者固知其必勝也

秦兵逼淝水而陳謝玄遣使謂之曰此非欲速戰也若移陳  
少却使晉兵得渡以決勝負不亦善乎秦諸將不可欺曰引  
兵少却使之半渡而蹙之萬不勝矣遂麾兵使却秦兵遂退  
不可止玄渡水因其亂而擊之秦兵遂潰

謝幼安請渡之策乃姚襄所以給相温者也使符堅如温



之公莫則功居之策不得施矣策不得施則必却軍以致  
上策而用策二出之說及其未既濟而擊之歟堅固以是俟  
立矣故彼之所弃我之所取奇正相因兵家不窮之術也  
謝安得驛書知秦兵已敗時方圍碁攝書置牀上無喜色  
客問之答曰小兒遂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不覺屐齒之  
折

折屐齒之事淺丈夫或以詰安石謂其矯情鎮物而天機  
之動有不可掩者非也乃秦師大至江南之人孰不憂者  
謝公以宗社存亡決之盡人事聽天命蓋無遺策矣秦  
兵大敗桓首鼎來王室既危而復安人臣之喜孰有大於  
此乎此而不喜則亦不近人情矣謝公固以安社稷為  
悅若其折屐齒固宜也小人不樂成人之美好訾議略者

大抵如此爾

謝安功名既盛而陰謀求進之徒多毀短安帝由是稍疎忌  
之

聞人臣之義不敢要君者大未聞人君之道忘人之功者  
也蓋官稱職排難解紛雖野塞宇宙皆分所當為若計勞  
績之小大以希賞焉與私僕宣力而責恩於主人者何異  
故凡為人臣但當自効不當萌受賞之心而人君於臣下  
之功則不可絲毫忘也必輕重高下等而報之報之者非  
以利待其臣也所謂使自以禮也犬馬有勞於人尚獲蓋  
帷之報而况賢能才智為吾廩庶績代天工禦大災捍大  
患而可愆然忘乎謝安於晉其功不在王導溫疇之下而  
符未云步抵復興中原論於左楯日以深遠此正君臣協



心共意思屈羣策進取克復之時而武帝心已滿盈捷音  
四騰曾不閱月遽用讒口疎忌賢臣世之猶念小夫起  
官不足為盡力之憤則此等有以招之矣嗚呼毋忘在官  
管仲言之無忘河北之難馮異言之衛獻公復國猶夫人  
也此固庸君之所易者故世未嘗無臣也惟有君為難  
燕王垂至鄴改秦年號復燕舊制上秦王堅表聖復書  
書之

秦劫自威楚勢日強為取計者當如何宜因慕容垂奉表  
之時遣使賀之曰前君失道自取滅亡英明以時光復舊  
物此固夙昔之所期也涼德弗仕土宇騷動日虞傾覆為  
執事者所憂輒緣曩好之勢謙問之辱凡燕故地君自取  
之寡人保守故疆以奉宗廟願君捐弃前事相與更始親

仁善鄰實圖利之垂幸不長者又深慮秦士庫恩必是誘好  
則泓冲之兵不遠侵逼姚萇伺隙自取也以其間益修  
政事撫人民選將帥以備軍旅嚴固自保以維平其國矣而  
聖猶事客氣不知消息盈虛之理其亡之速不亦宜乎  
拓冲聞謝玄等有功自以失言慙恨成疾而死

幼子可謂有耻矣他人失言不惟不自咎或反以生怨疾  
而起讒謗相傾湯者皆是也幼子一言不効數於厚誣賢  
者以是疚心而刻責雜類而觀之其平生自煎亦公矣可  
謂耻過而不遂非君子人歟

謝安請因苻氏傾敗開拓中原且求其征加安部督揚州等  
五州諸軍事

治功禍亂皆以君臣一心而後能成苟為不然則所成不



至於深大絕異也淮肥之績晉朝變亡故如人擊其身而  
一頭目手足同力扞衛是以易也安石歎望既高武帝又已  
二受人譖翹此噬嗑之時也內間不去而欲從事於外心有  
憂慮慮不精審以此濟者鮮矣符氏傾敗于關中慕容拜  
集于河北以事幾論之所謂難逢之會也然宣王無六月  
戎車之志吉甫無老及張仲之助安能薄伐獫狁而奏膚  
公乎或曰使安石不為此則充青司豫豈無入于版圖功  
雖不終不猶愈於不舉耶曰位待小利近功則可爾周公  
伐管蔡夫何足以勞久役者然二年而後克非以伐而克  
之為難以固而土之為難也中原淪沒于茲七八十年矣  
晉師不百日而復河南北州未於一進取姑欲保守不為美  
狄所害者其人豈無也豈南楚也辨也君相既不和於內

諸將又相遠不相及以得之之易即知失之之速也然則  
安石宜如何治自內而外噬嗑則其矣

會稽王道子專權與太保安有隙安欲避之會符堅來求救  
安乃請自往救之出鎮廣陵築壘曰新城而居之

孔子曰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安石上既不獲於武帝  
下又見疾於相王於是乎浩然去之則東山之志真可謂  
終始不渝矣顧乃因符堅請救而出名既不正非所謂以  
微罪行又築壘而居不自疑於費紉之保固專祿之周旋  
豈晚節末路之難行百里而半九十乎以安石高情雅度  
往古鮮儼尚不免此况凡俗之眾人乎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八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致堂讀史見卷第九

武帝

後秦主苻萇攻秦新平新平太守苟輔糧竭矢盡萇使人謂輔曰吾以義取率城中人還長安吾欲得此城耳輔

長安抗之

夷考五胡之初尚詐恃力非有大君子長者猶不克終姚萇方圖取人心僥倖小利以詭計取一城詐不長宜哉

後秦主苻萇使人縊秦主堅於新平

司馬氏論堅之所以亡曰數戰數勝數戰則民疲數勝則

皆紀

力戰拒守久不下數月天下宜歸中且耶啻但信之帥民五千口出城

相逼也惟恃堅虛幾於秦不能仗義假信以收之生而繼之殺苻萇之





主驕以驕主御疲民未有不亡也  
秦之所以為秦在五胡中所謂  
治國殆亦法制嚴刑名著非有  
主殺插刃一政逐類堅又不知  
廣心逸專事并吞視其安危之  
興外強中乾者是安能及身後  
取之罪積於已而德不及民故  
不能復振者無本故也

燕王垂即帝位

垂之復國何其易哉慕容厲鮮  
道如桀紂特置相不善好其  
燕民春寒 請主猶飢渴之望

口以愚考之此特一事耳  
以善於彼者王景略雖善  
義禮樂以固結人心者  
功農固本保養百姓而意  
正猶鄭之小駟張豚債  
之前而其得國則以篡弑  
君子評之曰符堅一敗而

得皆賢君也而嗚非大無  
豈不足掩三代之善也故  
餐食爵既風有天停之望

時將佐又多忠良是以光復在  
不難則見秦堅恃強之非道鮮  
鮮于乞之殺翟直也程潛奔黎暍  
恬之喜敗獵不愛士卒遠潛施  
鳴遠據黎陽以叛

夷狄之人固有君子義可與也  
其大體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故  
欲修身者豈無師友可親欲治  
外交夷狄而陋中國以為小  
有所蔽與夷狄無以思者故  
之孔子春秋謹嚴之旨也程氏  
曰聖而推心愛信曾不防慮且

易物如反覆手以垂復國之  
得之必失之  
黎陽守滕恬之甚愛信之  
惠以收眾心恬之南攻鹿  
聖人必謹華夷之辨若以  
也且中國之廣人材之衆  
國者豈無俊傑可用何必  
與乎人而如是是其心大  
子曰中國而用夷禮則夷  
及覆於黎陽滕恬之所  
百論北行恃黎陽為唯隘



其任顧不重哉已既好田不恤

而愛信非類置之肘  
又世之戒矣

腋之下欲不亡得乎嗚呼此可

泰山守張願降於翟遼初謝玄使北

比因河上西援洛陽會翟遼張願

小序屯梁國自屯彭城以  
經叛北方騷動玄謝罪乞

張願之叛視黎陽之事也使晉

不失泰山四不失黎陽

郝恢撫定三川而湖陝二戍不亂

則充青司豫之地長合

左衽而襲衣冠然則勝恬之之

敗獯不恤士卒處信丁

零宜罪大矣其原則謝玄之節

遠之所致也玄初宜進

據河南為諸軍聲援則劉牢之必

不以孤軍失利挫折銳

鋒乃居彭城距河大抵數百里殊

非魏武置都督不欲相

遠之意脫前軍有虞安能赴救乎

勿度至是如人朝氣銳

而暮氣衰者耶

以朱序代謝玄鎮彭城以玄為

日稽內史

武帝道子處此失之矣序才由

望非康樂之比不然使玄

督青兗序督司豫猶賢於置玄

散地也當是時謝石謝琰

之徒皆無恙乃廢而不使蓋道

子國寶有憾于謝氏寧可

廢國以快其私晉之衰微自此

決矣

詔留處士戴逵逵更辭郡縣數

通不已逵匿於吳謝玄上疏  
曰逵自求其志今主命未回將  
惟風霜之患陛下既已愛器  
之宜使其身名並存請絕召命  
帝許之  
廉者貪之所疾也直者枉之所  
疾也高潔者卑汙之所疾也  
也異於己則疾之無不然若世  
之人好瑕疪隱逸以隱逸者  
少貪競者衆也則謂之曰人皆  
仕進汝何獨不然無乃



盜虛聲以釣高位乎此以小人之慮度君子之心者也夫  
隱逸之人非必皆抱道懷德翰晦其才也但人各有志好  
爾或其年齒之衰或其體弱之病或經憂患而沮傷志氣  
或澹榮利而甘守賤貧或所見皆時以避鑿柄之殊或潛  
龍勿用以待風雲之會夫豈一端而已安可指為純盜虛  
聲欲釣高位乎夫博學多識必求自試安道乃不肯仕其  
必有所挾人不知也武陵王晞聞其善鼓琴召之安道對  
使者破琴曰幸非王門伶人何乃見逼其風度如此固折  
腰屈膝曾看搖尾之徒所唱惡也微康樂公營護之殆不  
免於害東哉

翟遠遣使請燕王垂以其石覆絕之遠乃自稱魏天

王

丁美之與鮮卑何以異遠所以反覆不絕言於燕者豈非  
燕德有闕蓋亦自省修德以米之乎況遠已服過而謝是  
宜加撫納以為南河之資垂乃不反之怒而遠絕之他日  
不免與師動眾又未必克其得失雖易相去遠矣古書曰  
必有忍其乃有濟

初帝既親政權自己出自有八君之量已而溺於酒色委政於  
琅邪王道子道子亦嘗言曰夫漢帝以醜魯為事崇尚淳暑  
親昵僧尼左右爭權交三燕路

人臣之致身非一義也非一節也宗臣則不當事幼主祭讓  
是也有經濟之才則必事初政孔明是也己見其君之賢  
而願事焉則可進第其倫是也君已長矣而不足事則甘  
於退管寧是也逐非其罪者悟而謝之則不當去夏侯



勝是也無罪而被譴君初無悔心而石之則不當出張昭  
是也遠是則皆冒利而蹈患者也諫安石出輔勿君必請  
毋后臨朝者以專自嫌也帝既親政則德之成上責在安  
矣威權自己有人君之量則可與為上矣安宜博選名儒  
日侍講讀以二帝三王之道論思獻納又擇剛正敢言之  
士責以諫諍陳自古亂亡之戒糾繆而弼違如王國寶者  
以義斷恩聲其罪而逐之會沈道王雖與帝手足之親但當  
優以寵祿不使干預政事至於僧尼左道一切屏遠以清  
朝廷正綱紀則帝雖欲荒昏惑溺其道無從矣魏晉以來  
以智詐威力取天下無教養太子之法若聽其自然無不  
賢達者安石雖一代偉人於此道亦未免乎瘵裂而肉奔  
也故雖建功靖難而主德下衰國勢日削此後覺有志之

士所宜知也

太學博士范弘之論幾 若宜贈諡因叙相温不臣之迹左僕  
射王珣導之孫温之故 文也言温廢昏立明有忠貞節烈弘  
之為餘抗命

王珣不念其祖之忠烈而追感相温幕府之恩建議傾邪  
罔為罪矣而范弘之所請豈合理哉欲贈諡若以美諡歟  
則浩不當得考行而然一歟則適所以貶之矣

後秦主長寢疾姚方巨言 於太子與曰今寇敵之流上復寢  
疾王統守終為人患宜盡 去之與乃致此等事長聞之恚

曰子曰無罪而殺上則 上天可以去與未嗣位而以猜忌  
一口誅勳乃為臣五人 刑之禍不在其身必還中其子  
孫至姚泓而驗矣



南郡公相玄負其才地以雄豪自處朝廷疑之出補襄陽守  
營營不得志遂弃官歸

相溫謀逆未成而死是時謝安當國以相氏族大而幼子  
克矯其兄之惡竭忠王室所以存沒光寵而威刑不加史  
固已譏晉政之無章矣靈寶王子志趣不常斷不可廢其  
才用又不可助其氣勢所以處之使無失富貴斯已矣而  
異之小郡生其怏怏以致播動藩鎮資假兵力遂成大亂  
晉隨以亡皆由武帝道子沈湎荒怠不以事幾為意然則  
非玄能亡晉晉實自亡耳

清河人李遼上表請修孔子廟仍立庠序收教學者曰事有  
如除而實急者此之謂也表奏不省

修學校祭先聖明詩書禮樂以造士謂有益於當世者

利計功者觀之豈若刑名術數收效之速也一收效之速  
者致禍亦深孔子之道自眇綿亙忽修之而至於天壤變  
化萬物咸若雖非一日之積而其成也堅固其行也悠遠  
有終而無弊矣李遼之意有如賒而寔急者途智足以及  
此矣晉朝蓋從其言而命之以學校之事遼必繼有建明  
以增光儒術者武帝道子方與桑門遊異端惑心宜正論  
之不入也

鮮卑未髮烏孤雄勇有志謀取涼州其將紛陀曰必先務農  
講武禮後擊虜則政然後可也烏孤從之

自五胡十國一憤一起交爭而並驅其成就固不足言而  
其初必有謀臣勸以用賢才修政事務農固本然後用兵  
者彼夷狄之人豈皆知經學古略法先王而真智計知所



先後大抵如此史紀其言皆可攷也特以急於近勢趨奉  
小利不能久假也故墮其才志之大小事力之強弱為成  
就之廣狹與衰之久速耳況於為天下國家而不用賢材  
惟私是舉不修政事惟意是行不務農固本惟聚斂是急  
是沮渠蒙遜禿髮烏孤赫連勃勃乞伏熾磐之不若也非  
惟無以制狄終淪胥於狄而已矣

尊皇太妃李氏為皇太后

東晉三武帝九世矣未嘗崇奉妾母蓋以明帝為則也  
懦弱如康穆皆不敢廢而高帝始率私變禮以敗亂其家  
法計當時在廷必必周稱資以為大孝之德下祖考有法  
矣而大臣不諫卿士不規弊存於所生而不共於宗廟又  
安得為孝乎是故君子議道惡夫飾小名以妨大德者

道子專權者縱帝惡之而歸於太后不忍廢也乃歷時望使  
居要任以防之道子亦多損腹心無復鄉時友愛之歡矣中  
書侍郎徐覽言於帝曰漢文明主猶悔淮南世祖聰達負愧  
齊王兄弟之際實為深慎會稽王等有酣嫖之累宜加弘貸  
外為國計內慰太后由是帝委任如初

宗廟與妾母孰重塗之人亦曰宗廟重於妾母矣以妾母  
者一身之母也何有於宗廟乎社稷與相王孰重塗之人  
亦曰社稷重於相王矣以相王者一身之弟也何有於社  
稷乎武帝逼於太后不忍廢也亂政之學既不知輕重矣  
徐覽言而相之然則豈雖儒者亦昧於輕重之權衡也  
且漢文之悔淮南私情也世祖之懼齊王不義也豈會稽  
之比乎徐覽言於帝以宗廟之事使道子歸國以全兄弟



之愛漢擇名以起居空號之任使朝廷清明邦家寧謐豈  
不為孝文之大乎道子不去君臣酣飲益其武帝以醉遇  
弒潘鎮無兵晉祚尋滅邈不得為無負矣

燕太子寶初有美稱而荒怠段后言於帝曰國步艱難太  
子非濟世之才遼西高陽陛下賢子宜擇一人付以大業垂  
曰汝欲使我為晉獻公乎段后泣而退曰吾為社稷計王上  
乃以吾為驪姬何其甚哉垂卒寶即位使弟麟謂段后曰后  
常言主上不能守大業今竟能不宜早自裁以全段宗后自  
殺

慕容垂之言正而不知權者也段后舍寶而舉廢隆謀  
非私意蓋可從矣寶既不才又有弒臣之惡垂危而棄寶  
克復先業一旦捐諸不肖之子忽謂垂賢其少孫晉使寶以

為嗣是亦晉武賈其孫適故不廢惠帝之意耳

帝嗜酒流連內殿張貴人寵冠後宮年近三十帝戲之曰吾  
意更屬少者貴人怒帝醉寢以被蒙面弒之詐云因魘暴崩  
太子聞疑道子昏荒不復推問

道子不討弒君之賊亦豈昏荒之故哉嘗與帝有隙既未  
能忘無乃亦有意於干天位耶使其忠存帝室登時推問  
執罪人而戮之建立琅邪王德文則晉祚靈長已亦休顯  
矣智不出此乃樹立不慧使大權歸已又私其子之復奪  
之以召藩鎮之亂身既廢從國亦隨喪其末嘗聞霍子孟  
諸葛公之所為乎武帝雖無大惡特以嗜酒沈醉一言致  
禍禹惡言酒周公作酒誥衛武公賦賓之初筵而中宗引  
觴覆之為末流之若此也



王國寶黨附道子與王緒共為邪諂參管朝政威震內外王恭入赴山陵每正色直言道子憚之或勸恭誅國寶王珣曰罪逆未彰今遽先發必失朝野之望若遂不改惡布天下然後除之無不濟也恭乃止

石勒有言人豈不自知王孝伯既敗歎曰我聞於知人故至此嗚呼孝伯豈但聞於知人乃聞於事幾也嘗入赴山陵之際寶緒諂佞竊管朝權威震中外時所共疾恭以帝舅之尊宜建白而廢黜之道子素懦又方憚恭其說必行既逐二人即請於太后使琅邪王參輔大政則國勢自尊藩方第二矣恭能如此上不負武帝用己之意下足慰朝野之望義理無私安有為逆之嫌而過聽王珣失此良會

他日再舉師知無名與晉陽之甲除君側之惡臣子所不得為也雖誅賞縮竟為聖子所敗聞於事幾故也

張掖盧水胡沮渠羅仇事涼為尚書羅仇弟翹弼曰主上荒蕩信讒猜忌吾兄弟必不見容若勒兵向西涼州不足定也羅仇曰吾家世著忠孝寧使人負我不忍負人也既而涼王光果殺羅仇

寧我負人無人負我人死我生之見姦雄猾賊之所為曹操司馬懿之心事也漢高祖號稱長者唐文皇帝奮勇出倫猶不免為此以是知危殺交急之時處之盡善者鮮矣羅仇匈奴人也乃能反是道守其忠義而安之若命不謂之賢人可乎雖死於讒事功不就而其言立後世未見其比不謂之有德可乎



道子忌王殷之逼以譙王尚之及弟休之有才略引為腹心尚之說道子曰今方鎮強盛宰相權輕宜樹心腹以自藩衛道子乃以王愉都督江州諸軍事用為形援日夜與尚之謀議以伺四方之隙

道子雖嗜酒昏荒猶知防閑外患尚之則宜教以修明政刑肅清朝廷使德善流聞迥各不著方鎮雖欲稱兵作難亦何敢遽動乃布置膺心以為藩衛是以力鬪力自靡而已矣夫姦雄之心可以義服而難以勢壓軍師之用壯於我直而老於自曲苟明此四何止於消伏王殷而已哉而尚之為兄弟謀智不及此廿六敗也宜矣

王恭既殺王國寶自謂威無不行上表請討王愉司馬尚之等道子不知所為恣以政變以子元顯恭伐劉牢之為爪牙而以部曲遇之牢之耻恨元顯使人說牢之許以恭伐劉牢之遂執恭送京師斬於倪塘恭臨刑神色自若曰我聞於知人所以至此原其本心豈不忠耶

牽大事平人豈未有私獨智資一力所能成也以道子昏荒猶知為國憂心而王恭欲行廢國近則無計謀之士遠則無疏附之人但有一劉牢之又待之失道倪塘之禍又何悔焉是舉也者惟般觀所言為有法耳恭自以為忠此不學古之過也烏有外臣稱兵向關而謂之忠者乎孝伯抗直清修有宰物之志蓋美材也既不學古而誦佛經信事且道宜其陷於理以殞厥身也

魏主珪問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益人神智對曰莫若書籍珪命郡縣大索書籍悉送平城



魏主益智之問可謂善問矣李先書籍之對可謂正對矣  
惜先之言未得要領也夫人主之讀書與學士大夫異學  
士大夫稽古耻一事之不知然有大志者猶不肯為以謂  
玩物喪志何況人主日有萬幾而反從事於簡編之浩繁  
則必博而寡要勞而無功矣孫權自謂讀書大有益而  
於嫡庶之際捨機顛倒是未嘗知書之統紀也夫至難知  
者理也至難平者事也知難知之理乃能平難平之事語  
孟五經之傳於世所以教人明理而處事也人主句能玩  
思一經而達其大綱心必正身必修家必齊國必治矣魏  
主用先言致書籍不為不友而其留心者乃在於鍊丹長  
生則黃老之法也刑殺過濫則申韓之術也殺人之夫而  
納其妻不戒鄙歎閭職之重其矣使珪讀書知所以為父

臣之道宜至哉子擊子馮  
書而不善用者與無書同非晉之過也以經術去君而不  
見道者與不告同非經術之罪也

道子有疾且無日不醉世子元顯諷朝廷解道子揚州送以  
已代之道子醒而後知大怒無如之何元顯多猜親黨朝責  
皆畏事之

挈國大綱惟忠與孝此道修於上則叛亂息於下道子秉  
大政荒昏廢弛而無忠節則其子劫之矣元顯廢其交李  
儼矯虔而無孝道則在外者圖之矣均是二者而元顯逆  
理為甚逆理甚則禍彌大維呼吸羣小構黨自衛安能勝  
公義之不與哉

秦主興以安異屢見降號稱王問孤貧舉賢後省法令秦



訟守令有政迹者賞貪殘者誅遠近肅然

惟天為大惟天為公惟天聰明惟天威怒故有天下國家者必畏天以帝王雖大未若天之也大也王法雖公未若天之公也一人雖聰明未若天之聰明也人主雖威怒未若天之威怒也天無不覆而帝王有不反覆者矣故曰未若天之公也一耳一目之用有限天自民而視聽何限之有故曰未若天之聰明也災渝忽發非如疾病之可藥也危亡忽及非如臣民之可治也故曰未若天之威怒也故有天下國家者必畏天道臣而事君以天為不足畏是亡國之言也天變雖多端要之不當然然而然也不當然而然猶父母之顏不為康色而為慘慍人子之心其敢儼然而不

事天子者天之子也事夫猶事親也變異著見乃教使  
而身猶為人師而教人子使勿畏其父也於理順耶人  
亦大愚惑姦佞則不為此言惟王莽以地動為乾坤翕關  
而劉聰以墮肉為陰陽之事此二人者其應可知矣則未  
有談經佐王而建此言有如荆舒氏者其末流至於天變  
動於上地變著於下人君無避殿撤膳求言飭政之恭大  
臣無引咎責躬避賢遜位之詰而至或禱引祥瑞以蓋其迹  
得經反道一至於此而無人敢言國家泯泯昧昧入於危  
亡而終不悟其術不亦慘乎姚興卷戎也而所見明皇改  
行八事以弭災變而遠近肅然可以中國而不始者我乎  
子欲居九夷蓋有以也

故仲堪恐相文之危乃與揚佞期結婚為援文恐為揚所



告執政求廣其所統執政亦欲交構使之乖離乃加玄都  
督荊州四部軍事

司馬元顯乳臭小子而斷國大政亦無智謀之士為之計  
畫豈有藩鎮不和日欲稱兵而以土地兵力資之使益乖  
離者玄欲廣其所統非止為殺楊乃作叛計也削奪固難  
又從而附益之是速其反耳大抵東晉之亂皆由不擇故  
古人以五大在邊為戒而賈誼欲眾建諸侯而少其力封  
建遠矣誼之術亦何世而不可用乎

涼主光疾召太子紹太原公纂常山公弘曰今國家多難吾  
沒之後纂統六軍弘管朝政紹恭己無為委任二兄若內相  
猜忌禍至無日光卒將軍呂超謂紹曰纂有異志宜早除之  
紹曰先帝言猶在耳吾不忍也弘果說纂攻紹紹自殺纂以

位讓弘弘不受纂遂即位

石勒之子弘呂光之子紹皆以不忍而致亡世因謂我  
負人無人負我之事為可行是以利害死生之已形者而  
論之不原其本也使石勒呂光制國有道兵權不以假人  
乎兵篡不得而奪之則弘紹之善効矣既居弘紹之地而  
無虎纂之柄雖欲入之不負我也其將能乎不可以二人  
所處為非也

纂以弘功高地逼忌之弘亦自疑遂作亂攻纂纂憂之其眾  
潰遂殺弘

弘能事纂孰不盡心也纂則當纂讓位之時何不自  
取既負其心其篡篡殺又欲攻纂而奪之處經適變無一  
合義者是則呂超賊也而纂為從也纂篡位弑君



又殺其弟不及一年復為其所殺不善之積其可免乎凡  
篡弒之人非末即怙恃以怨德可以貪登者皆利心也  
由利而行日與義遠以此得之必以此失之而小人終不

監也

謝琰鎮會稽不能經懷又不為備諸將諫曰賊近在海浦伺  
人形便宜開自新之路琰曰奇主百萬尚送死淮南孫恩小  
賊何能為也既而恩入寇官軍失利恩乘勝徑進至會稽琰  
出戰兵敗為下所殺

肥水之捷謝琰誠有功然非偏師獨克也同時諸人各已  
物故惟琰尚在必以宿功自負以老壯自居所以敗也事  
變無窮宿功何足負人材繼出老壯何足居不忽衆謀不  
輕小敵庶乎其不墮矣孔王之所慎者三戰居其一語子

路行三軍之道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其為後世戒明矣  
比涼王段業憚沮渠蒙遜勇略欲速之蒙遜謂兄男成曰段  
公非廢亂之主蒙遜欲除之以奉兄何如甲成不可蒙遜乃  
使人告業曰男成將為亂蒙遜殺男成蒙遜泣告衆曰男成  
忠於段王王無故殺之諸君能報仇乎男成素得衆心衆皆  
爭奮蒙遜遂殺之

段業無所憑恃因沮渠而有國者也又且行軍國之柄於  
蒙遜矣蒙遜前後陳計皆出業上業不用即欺用即勝是  
蒙遜連業於股掌之上業將如何以誠實信之以隆禮遇  
之盡其在我者而已既委大權又懷疑忌智不能攝勇不  
能克其及也宜哉雖然蒙遜亦可謂無道之甚也條夷狄  
相聚爭為雄長彼桀黠者亦必依附義理以為之名蒙遜



至以兄爲餌而取其君將欲創業以傳世耶抑爲身計而已耶段匹姓也沮渠匈奴也非我族類狼子野心夷狄尚不能得之於夷狄况中國乎

然王盛愆其父實以懦弱失國初岐威刑自矜聰察多所猜忌人不自保前將軍段璣等定作亂於禁中鼓譟大呼盛聞變帥左右出戰閭中爲賊所敗王盛被傷墮弁前殿中約禁衛事定而卒

中道之難執也自聖人以隆昏然何責於夷狄然慕容盛美材也自其少時已有英雄及父實失國播越盛所謀慮皆中事會而實不能從及實被殺盛能復讎塞人子之責可不謂賢乎方諸南燕備極不恤國難而乘危自立豈但加之數等而已哉惜其矯好過正尚威刑弄慧察多猜忌

不知君國之道弛張之宜遂致癡狂肘腋不保其身且實之失國非爲懦弱盛矯之過矣正使實坐懦弱而亡盛之所以圖強者寧當以威刑爲尚乎夫盛未稱尊之時此三疾者未形見也及僭名位而短闕遂彰一以見人之度量所勝有限二以見人有天質不能輔以學問而成之爲可歎也

秦主興立子泓爲太子泓孝友寬和喜文學善談詠而懦弱多病興欲以爲嗣狐疑不決久而立之

五胡十國皆以戰伐權謀而起者也而必慕立嫡之義以自覆立非立嫡之罪也根本不固權柄不分壯士健馬驅馳擊奪于外而百姓餉軍畏敵之不給有一于此皆足以取亡顧區區於立嫡恃以傳久譬猶人之居室基址陷危



墻垣墮敗四鄰交窺而獨以丹牘飾一寢處之地其能安  
乎劉淵之和石勒之弘燕垂之寶呂光之紹李雄之班秦  
興之弘皆此物也興既知泓懦弱不可託國而卒立之坐  
狐疑而無斷牽於愛也若有長慮則必公選諸子宗族必  
得其人雖非嫡長不愈於他人取之乎故書曰蓄疑敗謀  
疑謀勿成疑而蓄之其謀必不中疑而成之其成必不久  
可不戒乎

相玄舉兵向京師劉牢之素惡元顯恐己不為所容欲假立  
除之復伺隙以取玄故不肯討玄玄使何穆說之牢之即降  
玄入京師稱詔解嚴以玄摠百揆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  
廢道子斬元顯以牢之為會稽內史牢之曰始爾便奪我兵  
禍其至矣欲舉兵討玄宋休佐議參軍劉襲曰將軍從年反

王亮州司馬郡縣今復反相公一人三反何以自立語  
畢趨出佐更散走牢之懼帥部曲北走至新洲自縊

人以利欲蔽其心者事幾在前而不能覩猶目之不能見  
其睫也元顯為執政夫豈難圖者牢之欲除之何賴於玄  
使成功其難圖豈不具於元顯乎牢之誠有匡國家清  
朝廷之意形勢雖逆當以忠義矢心聲言相玄與甲之罪  
泝流討之牢之威望素著方擁強兵玄所深憚者也况有  
劉裕同心協濟無忌敬宣皆可倚仗一舉而破之必矣破  
玄之後整軍凱旋君側小人屏氣揚息之不暇安帝既廢  
蹶道子又昏荒則當權宜請以琅邪王德文當國秉政收  
召賢才更張政事旬月之間晉室危而復安功孰在己之  
上者乃懷利心聽游說坐失事幾不知玄既得志肯容己



耶三反之責無以自明遁逃殞身非玄能殺之也此可以  
為恃強反覆貪欲無厭之明戒矣

自隆安以來人厭禍亂及玄初至黜姦佞擢雋賢京師欣然  
既而奢豪變逸政令無常朋黨互起侵侮朝廷由是衆心失

望

孟子曰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晉自道子專政至是十  
二載矣以元顯輕恣竊命故隆安以來人厭禍亂此英  
雄豪傑有為之會也桓玄能遠繩祖武近憲叔父乘上流  
資力入清朝廷除其姦蠹而建其俊傑削其苛政而布其  
惠澤以匡合扶持之功成孝子賢孫之美使區區晉室亂  
而復治傾而復支孟德仲達之事備矣釋此不圖而意在  
篡奪略法王莽又不及焉植之處而望之深施之劣而取

之厚非天賦與也此可以為凶狡不義求欲無厭之明戒

矣

西涼王呂隆降秦初郭騰常言代呂者王故其起兵先推王  
祥後推王乞基及隆東還乃王尚代之讐後亦降秦以為滅  
秦者晉遂來奔秦人追殺之

君子循正而行自與吉會慮善而動自與福并偶或不然  
如文王之姜里成湯之梟臺箕子之囚比干之死亦未嘗  
不正不可謂之凶未嘗不善不可謂之禍也夫前知之數  
實存於易文王演易豈不前知姜里之事然終不能免故  
君子理義而已矣天命不可必也二郭璞嘗非不有驗及  
其死也皆無術以逃然則何貴於前知耶中庸曰至誠之  
道可以前知非術數之謂乃湯文箕子所由也若璞前知



而在王勢左右若磨礱前知而反覆美狄中皆非理義也其  
及宜矣

何無忌勸劉裕起兵山陰以討桓玄裕問計於士豪孔靖靖  
曰山陰道遠舉事難成不如待其已篡於京口圖之

聖王急於求賢取材布在列位非獨賴其助得其用也人  
之智勇辯達者負其所能而無所施其肯飯糗茹草甘於  
槁項黃馘者惟君子而已矣是故以天下為度者必網羅  
盡取之隨其所長而任使之俾咸得自見天下之治既舉  
而人才無沈埋不遇之歎雖有奸亂樂禍之人欲干時而  
動而莫與為領袖則亦無自而起矣故野無遺賢者帝堯  
之盛也旁招俊乂者傳說之美也濟濟多士者文王之所  
以造周也孔靖無列於朝一士曩耳劉裕資其片言遂定

滅玄之計功莫先焉衆不可蓋也如此古人所以有朽索  
取馬之懼也靖未為奇才也天下之如靖者亦不少矣惟  
不在上而在下也天下所以多重乎而難平也

元興二年十一月下鏡之為禪詔遣帝書之帝臨軒遣司徒  
王謐奉璽發禪位於恭王玄玄即帝位冊文多非薄晉室或  
諫之玄曰揖讓之文正可陳之下民豈可欺上帝乎玄以相  
與以上名位不顯不復追尊七廟下承之曰若宗廟之祀果不  
及祖有以知楚德之不長矣三年春劉裕率兵入討大破玄  
兵玄懼問羣臣曰朕其敗乎曹靖之曰民怨神怒臣實懼焉  
玄曰民或可怨神何為怒對曰晉氏宗廟飄泊江漢大楚之  
祭上不及祖此其所以怒也玄默然

玄謂揖讓之文正可陳之下民不可以欺上帝是愚弄冊



人而不知自民聰明以天人爲二道又謂民或可怒神何爲怒是厚誣鬼神而不知害益福謙以人神爲二理於是肆其狡黠欺誑眩耀與王莽所行異世一軌而不自覺且知天不可欺民或可怒豈不知有天下者必得民心受天命耶而數上符瑞詠言臨平湖開通帝臨軒奉收璽綬此非民心非天命也將誰欺乎栢彛立忠溫不克紹幾至覆栢賴冲蓋之栢氏復栢玄若謹守臣節錄靜國家而但立五廟不亦休哉不然雖建七廟合於天子之禮而不知己之爲篡賊也楚德亦安有長久之理乎卜承之及曹靖之之言所謂不能三年而察總功何輕重之非審歟

栢玄敗走

東晉至于 聖帝德既衰矣相多藉荆州世撫之資破堪期

殺顯宗放逐相王遂移神器荆湘王宇盡歸制斷在內無肘腋之變在外皆同惡之人計其六一時氣勢之盛甲兵之衆豈易動也而劉下邳使太公奇略才用于有七百大擊而去之卒以梟獍得酒者多助矢道者寡助其效之速如此亂臣賊子曾不懲戒徒爲英雄豪傑之所資耳

裕至建康諸大處分皆 穆之時晉政寬弛綱紀不立穆之斟酌時宜隨方 身範物內外肅然不盈旬日風俗頓改

乘大亂之後之良法行 政事半古人功必倍之劉裕不知書武烈雖剛而文致 優勇任一劉穆之隨方矯革而裕以身率之未及旬時 官已奉法禁百姓耳目爲之一新况大有爲者乎蠱壞 時犯難而性濟之治其壞而使



之不蠱故蠱卦有元亨亡天下治之義若時既蠱當為而不為又從而蠱之則必大壞而後已觀裕之初其治蠱之功如是其易則知當為而不為以至於大壞者為可惜也王謚為相玄佐命元功衆議宜誅劉裕獨保全之豫州刺史刀達之鎮歷陽也執諸葛亮孫法立未至而玄敗長民踴躍歷陽達走為下所執裕斬之宗族皆死初裕微薄無行惟謚奇之曰卿一代英雄裕與法樛蒲不時輸直達縛之謚責達代裕還直由是裕憾達德

善為天下國家者不貴其勞以明二心之戚不罰私怨以容度外之人則公道開而治功立矣古之達者誰不為是道乎學既述前章右之人莫能開道而使王謚言逼通之罪及升台司刀達因執縛之仇不為亦放方圖大

事而責刑如此何以從服在位貽謀後人哉

相玄欲奔漢中左右皆散益州警護馮遷抽刀前欲擊之玄拔頭上王葆與之曰汝何敢殺天子遷曰我殺賊耳遂斬之利者天下之所趨而得寶珍玩又小人之所志好故中冓以賤之為訓成湯以不殖為賢伊尹以殉之為刑殷庚以總之為戒匹夫本無罪也懷璧則罪矣王莽之不省中黃金尚六十餘萬斤而帝憲梁冀董卓之滅其貲財至不可殫數小人所以嫉賢能欺君擅國而饜富貴者本心為此而已其好之也虞人亦好之而謂清士必與我好清士不從則又惡之清士從則忌之得失交戰於心曾中營營不得須臾寧也且不可鄙之甚哉靈寶貪欲無厭見人法書名畫田宅之美者必以薄俸盡取之乃已尤好



寶玩珠玉不去手其甚致汗下已甚而欲建非常之事且  
白刃在前抽冠導以命之謂人所好與已同謂王之貴甚  
於死其真頑不靈一不於是其初亦豈有異於人哉利之  
與比故末流如此立德立功之士可不窒欲清心防其漸  
乎

立既死劉毅以大事已定不急追逼相謙相振復聚黨攻陷  
江陵振見帝於行宮躍而奮戈直至塔下意欲弑帝謙苦禁  
之遂下馬致拜而出謙帥百官奉上璽綬及毅軍至謙守江  
陵振引兵與魯宗之戰毅進江陵謙奔城走振聞城陷奔涪  
川謙遂奔秦

相謙之刺荆州雖元頗意然朝廷也方玄之西兵以至廢  
帝謙未嘗用事特拒劉裕一戰耳未有失惡也及相振欲  
弑帝謙又能力諫止之率羣臣下璽綬若因是自抄於  
而奉乘輿反正非惟忠國又亢其宗使父冲祖彞雪耻於  
地下而南郡大族免以叛逆而夷豈不善乎乃為我小終  
卒與振合身無所措逃奔外域還寇舊都至於喪元君子  
貴知幾善能復夫幾者吉之先見在勸振之時復之可行  
係討振之事謙既得而失迷而不復故復之上六曰迷復  
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其謙之謂乎

秦主興以馮摩羅維為國師奉之如神

師之為名教我而我做法之者也與於馮摩羅什師其言  
乎則梵語胡言譯而後明非所以出教令修法度也師其  
行乎則不飲酒不茹葷非所以待臣下訓軍旅也師其威  
儀乎則冕首備袒服壞色衣非人君所當為也師其道乎



則無父子夫婦君臣三綱而絕非治國所當用也抑曰吾  
遺其外而師其內舍其迹而取其心乎則外者內之表迹  
者心之顯非有二致也天石虎姚興皆有過人之資者也  
佛圖澄幻於石鳩摩羅什幻於姚兩主不能辨察而奉之  
如神化其國俗信同特甚百不能二丑而滅其效亦可觀  
而為後世鑒矣

劉毅嘗為劉敬宣奏重時人稱其雄傑敬宣曰此君外寬內  
忌自伐尚人若一旦遭遇亦以取禍耳毅聞之恨及敬宣為  
江州毅言於裕曰敬宣不預建義宜今在後聞已授郡實為  
過優復為江州尤用駭惋敬宣不自安自表解職

人苦不聞其過聞之患不能改有過不能改而又憾夫議  
己者民斯為下矣劉敬宣以雄豪自許心不服裕蓋將  
為必不待然也人評其短所宜反躬內省去所短而圖所  
長則德慧日新而智術日明予以用人人必為用予以建  
事事必有成今毅於敬宣故所事也敬宣之言又深中其  
病毅乃介然按恨使敬宣避職而畏已然後快於其心他  
日又以一食之怒廢旋庾悅克伐怨欲皆必行焉其能免  
乎

南燕主備德寢疾引見羣臣立超為太子俄而地震百僚  
震恐備德亦不自安遷宮疾篤皇后問超可立乎備德開目  
領之乃立超為太子

兩漢賢主始創制而後世不以為難也况於建儲立嗣  
之大事乎固無以意遲留之意也故始即位即立太子不  
以為遲也夫此皆承平無事之時尚不可緩况國家多故



外難之殷而翫歲愒日必待倉卒而後定乎備德無子使  
超不歸意豈無所屬慕容氏亦必有賢材可繼己者矣不  
幸燕之遠而至又龍矯情飾貌以中備德之心而其不足  
以保壽者天地實告之故方擬議之時地忽震動其儼心  
豈不若明哉備德心固知之以疾所困故變計不可也則  
昔鳴鎮首而已此不豫之咎也豫之義三逸豫者人之所  
悅猶豫者人之至戒備豫者君之善政孔子曰事豫則立  
備豫之謂也

初魏主珪滅劉備其子勃勃奔秦秦高平公沒奕于以女  
妻之秦主與見而悅之以為安遠將軍使勃沒奕于鎮高平  
以三城朔方魏主二萬配之與弟邕曰勃勃秦上慢御下殘  
貪猾不仁恐終為患患與不聽待之益厚及秦魏通兵勃勃  
怒乃殺沒奕于而奔其眾自稱可汗

勃勃本秦姚興既高其才而秦主以秦上慢御下殘不可  
近興將奈何欲殺之乎則無義於存之乎則無恩不若因  
其才而用之猶愈適中其矣在於變以太泉爾亦才與興  
比與不得而畜之乎初沒奕于憐其來而女之至是勃勃  
襲而殺之漠無雙舅之情何有於秦主故忘族類之殊忽  
野心之戒者雖夷狄不能得之於夷狄况中國乎

南燕王超母在秦遣使請之秦主興曰符氏太樂諸伎悉入  
于燕燕今稱藩送伎或送其口千人乃可得也超與羣臣議  
左僕射段暉曰不如掠其口與之張華曰侵掠鄰國兵連禍  
結非國之福陛下慈親在人堂握豈可靳惜虛名不為降屈  
乎超乃稱藩奉表于秦秦使韋宗報聘超議見宗之禮華曰



宜北面受詔羣臣下可超曰吾爲太后屈

慕容超以母未臨之故違衆言降尊號稱藩于秦方之大  
豈視弃天下如弊屣豈曰遠之去乎嗚呼超可謂孝矣然  
非張華決議以兵連禍結爲非福以慈親在人掌握爲大  
憂以虛名不足惜爲輕重之分以感動超心則超誰與成  
其孝嗚呼華可謂忠矣華忠於下超孝於上稱臣下拜慈  
母遂歸老通神明中行蠻貊超與華可謂咸有一德矣昔  
漢高帝不知出此忍其小忿以成至德瞻祖上無兒子之  
心臨廣武無降屈之言分一杯羹何道之博也謀臣有良  
不關士有信越亦不能如張華出一語以啓帝意而增益  
聖慈者然而漢高以興垂四百祀燕超夏國不四五年身  
爲俘囚服刑都市成敗禍福懸絕如此理不可曉豈天數

耶抑人事耶此固尚論者所宜詳慎而不可苟焉者也

高祖主超祀南郊有獸如鼠而赤大如馬來至壇側頃更大  
風晝晦超懼大赦

郊之爲禮天子所以對越上帝也上帝雖無情而感應之理

如響之從聲也若其保佑景命則將事之時風雨不作宇宙

登靈嘉祥恊氣若顧若答否則反是考之方冊自古郊祀而

有變異不得成禮者惟慕容超與楊廣爾二人者族鍾而亡

且受誅戮然則郊祀而有變異乃國家亡滅之大徵中庸所

謂必有妖孽者可不深加儆戒而重有修省乎慕容超方且

政刑不恤游畋是好杜忠良而讒諛進暗聽受而動賊離未

嘗知憂未嘗知懼矧此大異又在貶尊爲母孝道光揚之

後天之報施若有震怒然超於此尤宜三思致之之由而



終焉是忽使區區小孝不足以贖履三宗社之大罪悲夫  
南燕主超以大樂不備議掠晉人以補伎韓諱諫不可超曰  
我計已定不與卿言

超之說為是不可解者也自有大樂捐以與人一侵掠破  
鄰以補工伎此猶出己帑贖諸敵國復斂百姓以實府  
庫何其愚也縱以太后之故舍輕取重不惜先代者晉可  
矣何至俘虜鄰國之良人子女使為俳優侏儒止超前此  
未有取亡之道也為此舉然後亡形見矣

劉裕伐南燕南燕大敗司徒惠請乞師于秦衆議恐秦不能  
救惠曰秦與我分據中原勢如唇齒安得不救但不遣大臣  
則不得重兵尚書令韓範為燕使所重其道之乞師超從之  
方是時秦強燕弱無不受秦惠而未報也而慕容惠謂分據

中原勢如唇齒何言之不切於事情與秦歸超母豈  
徒然哉固將以柔屈燕心而取之也超母在秦一老嫗耳  
秦何利而歸之於燕則天大之恩也夫施而不求其報惟  
盛德為能而秦與固亦忘我之桀驁者耳豈無責報之心  
乎正使劉裕不伐燕秦亦且遣事而啓釁矣

初燕中衛將軍馮跋得罪於燕主熙熙欲殺之及熙送符后  
旌跋遂作亂推慕容雲為主閉門守熙還攻城不克而走  
為人所執雲殺之遂即天正位復姓高氏自以無功德當當  
壯士為腹心未幾為左右所殺跋推跋為主跋讓其弟素弗  
素弗辭跋乃即位以素弗錄尚書事素弗豪俠放蕩嘗請  
婚於左丞韓業業弗許乃以空輜待業尤厚由故舊門謙恭  
儉約論者美其有宰相之世又



高雲初無取國之心事之在賊雲若見幾當跋之請拒而  
不受可也跋姦人少既而雲君而不欲當其名故以雲敵  
己脫有唱義靖亂者則無以懲於雲人情無變則殺雲以自  
取借乎雲之墮其計中也立陽君豹曰聖人甚禍無故之  
利雲非慕容氏之親賢勳功卒而得國可謂無故之利矣  
使其率道猶不可保而疏忌馮跋別搆腹心段業之工祗  
目前事而雲不知鑒焉其不及也宜矣柔弗夷狄之人也乃  
能不念舊怨濟以恭約躬率於上不事威刑中國得志之  
士有不及焉可不謂賢哉

初魏主珪見賀太后之妹美殺其夫而納之生子紹亮很無  
賴珪嘗譴書賀氏欲殺之紹亮十六歲珪于大安殿

拓跋珪殘忍多殺不善之積其事好還一矣殺人之夫而

納其妻且媿母也能無怨一怨毒所鍾其子得之出乎爾

者反乎爾二矣是歲四月朔山崩珪不以為戒既而雷發  
魏天安殿東序珪以衝車攻兩序盡毀之是與天敵怒也

三矣一人而有三大罪所謂自作孽不可逭者弒逆之禍  
乃在天安詩去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書曰惟天明畏而或

者忽於天變亦獨何哉

劉裕既平南燕忿其父不下必斃盡坑之韓範力諫然猶斬王  
公以下三千人沒入家口萬餘

劉裕非有弔民伐罪之意為晉復境之略也假使兵威張  
其功烈脅服遠近以圖篡耳是以既克廣固肆行誅殺亦

田天資鷙猛輕狡無行又不知書故不能勉於仁義之近  
似者而致然也使其選賢材分治其土而惠施仁削除



昔法以誅國而斬張華以河波而斬李宣以敗政事而斬  
公孫五橫豈唯無人慰悅感服德威旁暢秦魏之人亦且  
延頸企踵有來歎之望而拓陵已媿不待高枕而卧矣孟  
子曰不仁之人或可以得國未有得天下者於裕自之矣  
初徐道覆聞劉裕北伐勸盧循乘虛襲建康循甚不樂此舉  
無以奪其計乃從之順流而下舟艦甚盛既聞裕還欲退道  
覆固爭乃進至海口道覆謂於新亭焚舟而上循曰不如案  
兵符之道覆嘆曰我終為盧公所誤事必不成使得為英雄  
驅馳天下不足定也

徐道覆為盧循畫策無善者使循能用之亦劉裕之勍  
敵也然道覆長於料敵而不能料主知循不足與有為而  
強為之謀豈惟不能擇主亦不能處已矣古人有言三折

肱為良醫惟伐君為不可故曰師必有名兵出無名事故  
不成殷仲堪揚佗期王恭栢玄以誅君側為名猶不克濟  
試問道覆以盧循舉兵向闕人之稱斯師也謂之何哉是  
時劉裕方匡晉室亦一時之雄也道覆為之驅馳豈不什  
百於事循故然則道覆雖能謀善戰直一賊耳

初劉毅在京口貧困與知識射於東堂司徒右長史庾悅奪  
其堂悅厨饌甚盛毅求子鵝炙悅怒不與毅銜之至是毅督  
江州秦解悅都督將軍官以刺史鎮豫章符攝嚴峻悅忿懼  
疽發背而卒

盤龍自許雄傑不肯降意於劉裕然觀其以一言而憾敬  
宣度既狹矣及庾悅之事是以簞食豆羹之恨介介于中  
待勢力可行然後報復持此欲敵劉裕譬如黃鵠矜爪觜



於鵬鵠之前也而庾悅殺身豈無以致之乎方奪射堂之時悅貴而毅賤又斬一炙以辱之使毅而長者則可也不然耻匹夫而無後慮難乎免於其恨矣悅既有此則宜委而去之歸身於朝廷毅亦安能相及乃進不能強退不能弱忿懼而死其自取之哉孟子曰人待我以橫逆必自反也悅以無禮而得報不知自反未聞君子之道也

劉毅既據上流隱有圖裕之志求兼督交廣二州以郗僧施為南蠻校尉裕皆許之毅至京口辭慕胡藩請因會取之裕曰其過未彰不可圖也毅至江陵多所變易會疾篤僧施等恐毅死其黨奄勒毅請以弟藩為副裕偽許之藩入朝裕殺之遂帥諸軍擊毅毅兵敗繼死

劉裕欲圖毅久矣胡藩請因其辭慕而取之豈不甚易而

裕曰其過未彰是未有取之之意也曾未數月乃遽西伐則郗僧施為毅誦而致之耳僧施者超之從子也習見叔父為相溫書誦於毅冠而身危故勸使請藩不知適所以速劉裕之兵也叛逆之後如沈勁者十人而一僧施之徒以利害為心無足責也而毅操心不靖有以來之實主相迷俱陷大難豈不為後人之監哉

豫州刺史諸葛長民監大尉留府驕縱貪侈所為多不法常懼裕按之及聞毅死益不自安弟黎民勸其因裕未遠而圖之長民猶豫久而嘆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復危機今日欲為布衣豈可得耶遣冀州刺史劉敬宣書曰盤龍專恣自取夷滅異端將盡世路方夷富貴之事相與共之敬宣以其書呈裕



小人之殺身未有不以好利而行險者也長民既與劉裕同心委體又已富貴矣復生異慮是將何圖借使敬宣相從爲亂其權任已隆必不爲下則長民亦不免事人曷若一與劉裕相終始哉夫以驕縱貪侈所爲不法而懼裕之不己容敬宣又安能容已耶又曷若勿驕勿縱勿貪勿侈動循法度之無懼而可安耶是故君子檢身行法以義勝利雖處富貴安有危機小人之所以必履危機者以不安貧賤而思富貴故耳

太尉裕還前刻至日每淹留不進公頗日奉候輒差其期一夕裕輕舟徑進潛入東府明旦伏壯士於幔中引長民却人閑語凡平生所不盡者皆及之長民甚悅壯士自幔後也鈔長民於坐與尸付廷尉

劉裕身都將相手握強兵雖時暫出征腹心在內正使諸葛長民聚衆爲亂自當戒嚴入討况方聞異意形狀未彰亦何必匿形詭行伏兵而取之哉既不聲言其罪更以其尸送諸廷尉何典刑之悖諫耶自此左右之人眦眦相伺推心委體誰復自信以此効一官帥一旅尚非安身之道而能奄取大器不曰幸乎

司馬休之在江陵頗得江漢民心裕惡之休之子文思在建康會者司奏文思種殺國吏裕宥之休之上疏謝罪請解所任不許裕執文思送休之令自訓厲意欲休之殺之休之但求廢之裕由是不悅

荊州重鎮劉裕若不欲假人則勿以授休之可也既已授之又惡其得民心是休之進不得爲循良猶見誅退不



得為罷軟以罪被殺矣文思捶死國吏有司之奏云然未  
必有也誠使有之自朝廷公道行法休之亦何怨哉乃宥  
而不治使休之除之休之以是故乞解所任表廢文思處  
已盡矣而裕怒其不殺其哉裕之為人狡險忌克也烏有  
抑人自殺其子耶孔子曰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楚靈王曰  
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予乎裕獨無子耶處心積慮若此其  
子孫不善之應亦云酷矣後之人猶不監也悲夫

南涼王儁檀討唾契汗山弗等部使太子守樂都河南王熾  
磐龍之虜其妻子徙其百姓儁檀退無所歸遂降于熾熾歲  
餘鴻殺之

按儁檀稱為善用兵纔一勝姚興耳與勃勃戰則敗又五  
與蒙遜戰皆敗卒一敗於熾磐龍遂亡其國而殞其身然則  
韋宗所謂奇才矣器明智敏識者殆見之不盡也且言秦  
之羣臣無儁檀比節以天威臨之亦未保其必勝予以見  
儁檀先能事秦秦攻下能自韋宗知之也矣而其譽儁檀  
則過也今以其事廢之儁檀於外能辯言逾其實者  
宗為所蒙覆而不能察也孔明一代偉人猶失於馬謖故  
以言取人真古今之難事與

裕收司馬休之子文寶文祖賜死發兵擊休之

劉裕欲取晉而休之居一汧非已利也故討而去之然亦  
太無道矣雖欲加之罪不虛無詞裕所奉之詞必以文思  
擅殺國吏也文思在建康休之在江陵既非同情父子有  
犯亦不相及况休之請解所任表廢文思又以引咎待命  
可無一事可假而登之一旦誅其二男發兵出擊無道若



是不亦逆人心乎。然戰勝攻克得志一時而後嗣相屠殆至絕滅亦何利耶。古之人所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也。使魏晉五朝之君稍知其義亦或少省矣。

休之奔秦秦主興以為揚州刺史唐盛曰符讖言司馬休之當復得河洛今使休之擅兵於外若縱魚於淵不如留之京師與曰苟天命所在誰能違之脫如讖言留之適足為害

姚興可謂昏矣使休之等叛晉而來執而送之可也戮諸境上可也今以下容於劉裕之故則事異而情殊矣故子之兵授之任無收納叛亡之嫌而有護持晉宗之美又能不信 猶禮猶已悉者大應慮然非夷狄所能為也

裕伐秦假道於魏魏之守將薩定難上謂曹使問故裕對曰

洛陽晉之舊都而秦據之諸相宗族司馬休之等皆晉之也而秦收之今將伐秦非敢為不利也

裕謂秦據舊都義當討伐可也而以司馬休之為晉室之憂何自欺其心又以欺人耶詩不玄丁鼓鍾于宮聲聞于外裕方入關猶未克也而勃勃已料其不能久留王買德崔浩已料其歸必篡心事露布千里之外知之莫可掩已方且聲言伯之盡晉誑于魏人不知為晉患者定誰氏耶掩耳盜鍾適足以為敵人所笑耳

遣王弘還諷朝廷求九錫時劉穆之掌留任而言從北來由是懼懼發病

劉穆之之死與荀文若夫同而小異不及時推戴此其所同也曹操九錫由董昭獻言而劉裕九錫則出於己意此



其所以異也。或穆之為人腹心所圖者何事？主公之年各垂六十矣，彼其欲速之心，以日為歲，而荀劉不知首發大議，智有所困，以為他人功，穆之雖無董昭者先之，而事幾已失，縱裕不見殺，其待之必薄，不得為佐命元功，而謗聞所由入，亦歸於死。此穆之所以懼懼而卒也。嗚呼！為人謀不善事，其難如此。彼漢高光武之臣，豈有此患哉？

齊郡太守王懿降魏，言劉裕在洛，宜絕其歸路，可不戰而克。魏主嗣以問崔浩，浩曰：「今雖有精兵諸將，非裕敵也。不如靜以待之，裕克秦而歸，必篡其主。陛下按兵息民，以觀其變，秦地終為國家有也。」嗣笑曰：「卿料之審矣。」

州之離合，其有數耶？抑人事耶？人事之不至，是則數耶？劉備爭荊州，曹操已入漢中，可以取蜀而不取，劉備之子

巴峽陸遜乘勝勢可以追，而不追，類有使之者，疑天數也。魏嗣若有南窺之志，當劉懿西師，豈非天與之良會，縱不擒裕亦足以蕩搖而破散之。此理甚明，而為崔浩所待，使裕來往安舒如涉無人之境，豈非天平或曰劉裕下桓玄取南燕破廬循殺劉毅走司馬休之功，列甚大，亦何惡焉？曰：裕本心為圖晉，不為興晉也。迹其行事，徒恃其奇力，無當於人心者，是以可惡也。曹植公遠與茂明表，表書至以危之，魏之君臣誠能先據彭城，斷其歸路，要其出，追躡其後，裕得脫身幸矣，豈不危哉？

裕至潼關，王鎮惡請帥水軍泝流而上，以趨長安。裕許之，鎮惡至渭橋，身先士卒，大破秦軍。秦主泓降，鎮惡性貪，秦府庫盈積，盜取不可勝紀。



心無二用則思慮精而智術明中人以下亦足以自持心  
有二用則物欲重而智術蔽中人以上亦足以取敗方鎮  
一惡之未入秦也身先士卒不避艱難何其持軍嚴厲志篤  
也既克長安功無與二檢身律下以待裕至裕必有以慶  
己矣乃意在貨實竊取為藏以爲其才爲攫金之行一  
何鄙歟功成而意滿財盛而氣昏向之嚴厲軍精變而爲  
驕怠貪鄙莫覺莫悟死於匹夫之手自古如此者多矣可  
不戒哉

裕東還以次子義直爲都督雍梁秦三州諸軍事時年十二  
留王修爲長史王鎮惡爲司馬沈田子五德相爲中兵參軍  
傅弘之爲從事史關中人素重王猛裕之兄秦鎮惡功爲多  
由是南人忌之田子弘之譖於裕曰鎮惡不可信裕曰今留

王猛兵萬人彼爲不善正足自滅耳裕將行又私謂田  
子曰卿等十餘人何懼王鎮惡

劉裕真小人故以關中人素重王猛而鎮惡其孫也故龍  
以龍驤之號昇以上將之符藉其威聲以克西土及得之  
則猜忌生焉既納田子譖言且謂之曰卿等十餘人何懼  
王鎮惡是以南人自爲一黨奔鎮惡而不恤此何心歟義  
真年才十二既不能制御諸將而沈傅諸人權均力齊莫  
相統一是裕以辛勤得之而以猜忌失之蓋其心不在於  
有秦特欲立功于外以脅服于內遂其篡立之計耳仁義  
不施誠心不著專以權譎武力行之操心如此而欲建久  
長之基不亦遠哉前史以輕狡無行目裕蓋盡之矣

裕以世子義符鎮荊州張劭曰諸貳之重四海所繫不宜處



外乃以義隆代之以王曇首為長史裕謂義隆曰曇首有宰相才汝每事諮之

義符世子也國之儲君之副代已者也遺之以忠賢教之以道義則持世子之道也義隆諸子也付以方州得可為方州者助之足矣乃曰王曇首宰相才也汝每事諮之是啓藩王覬覦之端矣此裕不知古訓之過也

裕以識云昌明之後尚有二帝乃弑帝而立琅邪王德文聞有憫人國亡扶而興之者矣未聞滅人之國而為己者也聞有惻人世絕求而繼之者矣未聞絕人之世而己世者也以仁言之則無惻隱以義言之則無羞惡以言之則無辭讓以智言之則無是非無是四者不可名曰人而亂臣賊子冒利而行以成爲功以得爲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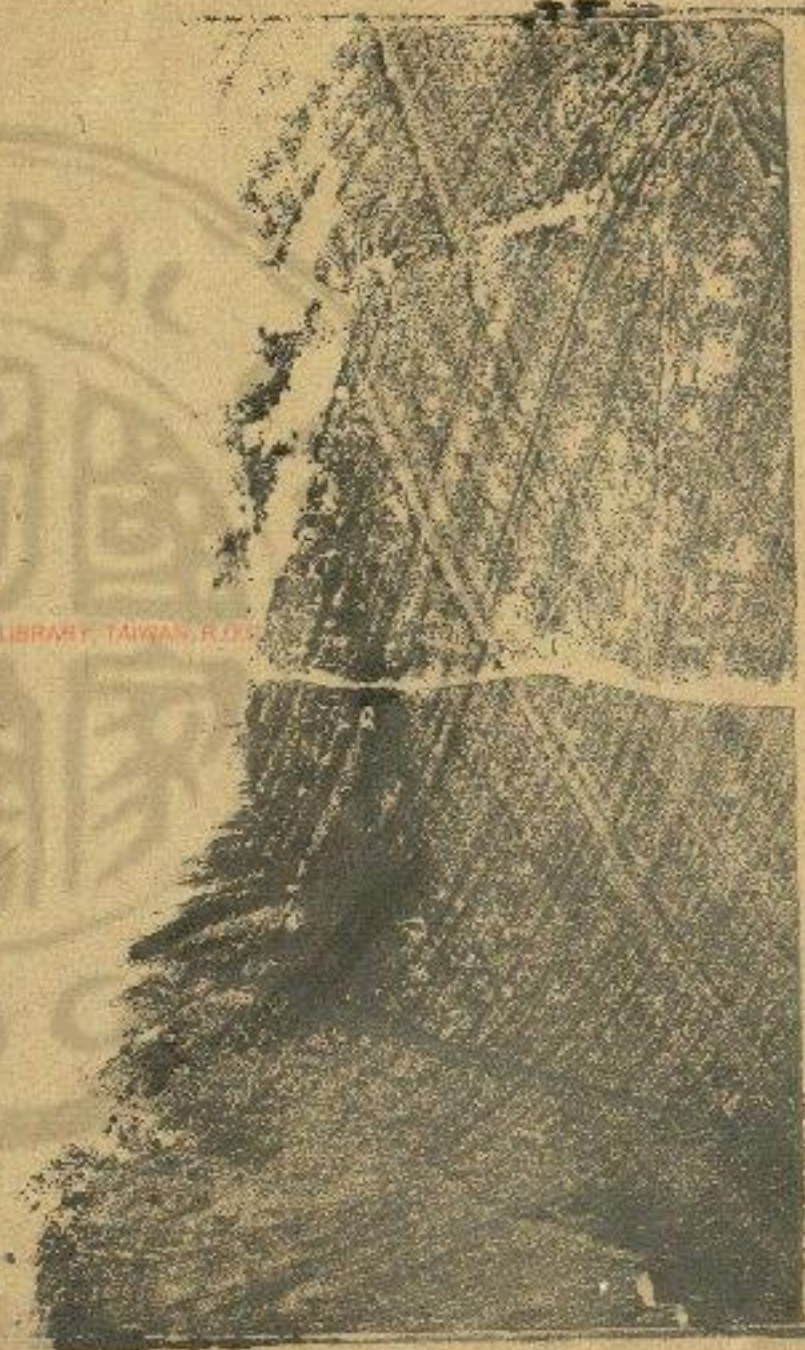
亡世隨以絕亦不顧也帝王既遷聖人之道表上無過惡揚善之人下無伏節死難之士遷使凶姦狡桀之徒相推相奉恣肆而無所忌此志士仁人所以撫卷而太息也劉裕嘗自言曰我當禘尸廟門也其由來以身許國之志以此激勵士氣遂破盧循及西秦以司馬休之之徒爲晉蠹患而秦取之以爲秦罪遂禽姚泓莫非仗義爲己聲譽今而欲速遂行滅絕取幽如此而欲子孫永保用享是以天爲茫昧而無虧盈禍福之道也苟不以成敗得失論事一以義理斷之則千古是非如指諸掌而知所去取矣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book cover, possibly a title or a reference number, written in Chinese characters. The characters are small and difficult to read due to the image quality and the texture of the cover.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十

恭帝

晉紀

封宋公裕為宋王裕辭

聖人制辭讓之禮本於人心非偽為也舜受堯之天下讓于德弗嗣及禪于禹也禹拜稽首固辭自不情者觀焉謂聖人作偽與己等也如不曰作偽何以終受而不終辭也曾不以至公無我之心度之故不知聖人不自廣以狹人之意示臨利不苟從升高不苟受之法也小人無其誠而竊用其文非行之太過則處之不及未有能中節者且有功受賞聖王勵世之具亦為中人設耳能不受者上也功冷於賞次也賞越於功則不當受矣劉裕破孫恩殺盧循以相安後晉室北伐南燕禽慕容超皆大功也受賞固宜





而每每生辭若不可奪者及取秦之舉初得雒京即諷朝廷加已九錫詔命既放則又不受辭愈力則遷愈峻至於爲王地已逼矣而矯護之態居然如初夫心欲得之又諷而求之及與之復辭之古之人嘗以此惡夫飾僞而干名

指裕素輕交又不知書改安於行詐謂可以籠罔世人不

料人之視已如見肺肝也故君子惟誠之爲貴耳

初司馬楚之奉父喪歸建康會裕誅前宗室之有才望者楚之叔兄皆死楚之亡匿汝穎間聚衆謀復讎有衆萬餘裕使刺客沐謙往刺之楚之侍謙情意勤篤謙不忍發具以狀告遂委身事之爲之防衛

義之可以感人不義之不足以服人不可誣也彼刺客亡命心夫爲人所便趨利而已又况司馬楚之家國將亡豈

有勢力可觀望哉而不謙不忍刺之又委身事之于以見劉裕圖晉之不道雖或權爵賞已而不足以得一刺客之心而楚之區區謀欲復歸義氣所格武夫死焉若沐謙者賢於聶政之徒遠矣

宋王欲受禪而難於言乃集朝臣宴飲從容曰桓玄篡位鼎命已移我唱大義興復帝室爾征北伐平定四海功成業著遂荷九錫今將衰暮崇極如此物忌盛滿非可久安今當奉還爵位歸老京師獨中書令傅亮諭其意遂還建康諷帝禪位

實者名之主名所以實夫實也禪之爲言堯以天下與舜舜以天下與禹之名若曰傳之賢者云爾堯舜既沒世無禪事矣父死子繼兄終弟及家天下而非禪也後世亂臣



賊子以異姓而奪國難乎其冒繼及之名也則竊謂之禪  
竊謂之禪亦可矣而與己者其果讓乎未嘗遜位而云讓  
國與己而竊禪之美稱是猶正畫攫市人之金而曰彼以  
遺我也而可乎作史者正其名以統實則曰書曰某人取  
某人之國爲乎其不有矣夫初圖晉既五年數已受王爵  
而諸臣猶不爲之謀者蓋亟心遂出數語雖曰廢雖道盡  
亦可謂詞不迫切而意已獨至者先言相立時鼎祚已移  
則所以不我今取之非立比也又曰年將暮暮物忌盛滿  
其自謂也乃所以言晉之宜然也又曰將奉還爵位歸老  
京師則欲去王而帝也雖不得已而言蓋善乎其見情矣  
方之失全忠憤怒叱咤猶爲流涕而成章者耶

帝欣然曰相立之時晉氏已無天下重爲劉公所延將二十

載今日之事本所甘心遂書詔遜位

恭帝父王琅邪後嘗輔政事安帝有勤勞之思且不聞過  
舉若使當安帝之任三十年間晉亦未至矣國比其嗣世  
乃受劉裕援立之恩祿去公室尸位而已欣然書詔傳位  
于宋豈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者耶惜乎其不敏待  
傅亮啓告而後爲耳既知其無可奈何出已意而先諸不  
亦美哉雖曰甘心而未嘗先發亮勸而迫之是亦不獲已  
而歸之無可奈何者然則於晉可謂之遜位於宋可謂之  
受禪乎

高祖

宋紀

奉晉帝爲零陵王宮于秣陵置兵防衛

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人臣不知命則不安分守而



心無紀極入者不知命則猜疑忌克多殺濫刑淫祀非望  
貪生而畏死無所不至而不知命賦於天非智力所能增  
損也漢高祖曰我自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豈非命乎故  
有病不療知之審也晉既亡國宋有天下若非天命何以  
至此大福不再於零陵又何忌焉且彼在位時不能取已  
去之權今爲無土之君縱欲奮發將安所資也而必守以  
兵甲若防寇敵于以見宋高祖篡奪得國而於心不慊險  
慝多虞不敢安於天命其爲英雄也未矣

上事蕭太后素謹及即位春秋已高每旦入朝不差時刻  
蕭氏帝繼母也士有孝於繼母如王祥薛包者史傳詳著  
其行以常人之所難足乎其揚之也貴爲帝王則尤難矣  
聞有爲妾母而黜嫡母者矣聞有引妾母而抗嫡母者矣

聞有爲妾母而殺嫡母者矣彼於嫡母如此設有繼母則  
將如何故未聞有孝於繼母者也而宋高祖行之可不謂  
賢乎觀其尚權詐能攻戰無誠心公道不宜有天下者也  
而有孝於繼母之善爲百行之冠焉天之佑之夫豈僭哉  
詔晉氏封爵當隨運改獨置始興廬陵始安長沙康樂五公  
降爵爲侯以奉王道謝安溫嶠陶侃謝玄之祀

宋高祖之行事不能盡公者也而爲五公置後此五公者  
誠有功於晉室宜血食不絕矣爲之置後不隨晉廢乃天  
下之公義也雖然於公義中有少私焉相冲宜置後者也  
其父舜忠貫白日冲又有協安晉室之功父子兄弟罪不  
相及相氏又已絕矣爲冲置後合於春秋繼絕世善善長  
之法不亦善乎而高祖遺焉則以怒玄之故是則芥帶之



私也

二年祀南郊大赦

祀天而肆赦者以爲布天之澤也天道福善禍淫方其未赦善人淫人均麗於法及既赦也善人以有讎疾反不得釋淫人以無惡於用事者例被赦除是以福淫禍善爲天道也不亦矯誣而布命哉人君苟知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之爲大罪也斯不妄赦矣

以徐羨之爲尚書令傳亮爲僕射

漢魏而後人君即位則施恩惠於天下必自大臣始其始得國者又加厚焉於百姓則以收其未服之心於諸臣則以報其翼戴之助也高祖圖晉二十年一旦得之其修末來功反從容而不慮腹心羽翼莫先於徐傳三公逾年然

後魏實無增進爵之詔在即位四日之間而除命之頒乃在嗣歲郊天之後夫徐傳非能忘懷榮利高祖亦豈怠於酬功者而羨之與亮所蒙反若不及王謚其故何也初帝既受殊禮欲速得之而徐傳不知入勸晉主致帝自言亮然後悟是則二人於傳授禪讓之幾無能爲力此帝所以遼緩若不經意者歟昔者劉穆之有言劉孟諸公與公俱起立大義以取富貴一時相推非委體心服定君臣之分也愚謂徐傳何獨不然惟有德之君使人心悅而誠服若用智力雄長則人亦以機變事我矣徐傳爲翼戴元勳又受遺輔政高祖陵土未乾二子已被廢殺然則高祖之待其臣徐傳之事其君施報如何哉

帝以毒酒令張偉醜雲陵王偉歎曰醜君以求生不如死遂



自歿而卒褚秀之淡之皆王姬之元也王每生男帝令秀之  
方便殺之王深慮禍及與姬同處一堂素食於床前故宋人  
莫得伺其隙帝令淡之視妃妃出別室相見兵踰垣入進藥  
於王王不肯飲兵人殺之帝臨于朝堂及葬帥百官瞻送  
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覆轍在前而不知監則末如之  
何矣宋監不遠在司馬之世師昭廢弒其主以強奪國誰  
京之禍如何哉乃踵其所為其言若曰不殺故主非所以  
一人心如防外患此亦起於寧我負人之意耳不知天道  
報施豈使人逆理如此耶又况張儉者零陵王之故臣也  
褚秀之淡之者王之懿親也而詔以悖虐不道之事嗚呼  
為人君上於仁向祖一不仁於是為甚矣已殺晉二帝在  
三年之間人殺已二子在三年之後所以一人心防後患

者其猶不亦疎乎既已殺一王又臨之及其葬也又瞻送  
之為是紛紛不特以人皆庸心可欺亦謂天茫茫而無察  
耳又孫之禍不可勝任不亦甚哉

上不豫羣臣請祈禱神祇上不許惟使侍中以疾告宗廟而  
高祖非知命而安之者也以取晉之事觀之其貪生而畏  
死必矣然而不禱何也傾晉祚越一主祝史有愧詞難乎  
其告諸神祇也人之行有顯有微此高祖之微也而其事  
若知命而安死者苟繫指為知命安死與漢高之不用醫  
比也則失之矣

上不信奇怪微時多符瑞及晉史官審以所聞上不答  
所謂奇怪者乃泛言之不知其何等類也若與人事不相



預者不信也。若天命之變則有寒有國存天下者皆當憂懼。忠正履事而不可忽也。曹孫云狐不信天命天下莫大於天命。莫公於天命。莫威於天命。而孫乃不信焉。所以怙其智力甘為亂賊之事歟。

帝崩

宋高祖御軍戰伐在晉末為益。亦豈司馬懿之比哉。正使將略總人非人。君所貴也不得以此譽之。又尚威刀任機數非長者之道也。獨孝於後母為其盛德而清簡寡欲嚴整有度。後服布素遊宴無瑣物。少不畜私藏及詔幼主當朝。母后不得預。以此入者皆人君之要行也。英雄豪傑所為力爭者亦往往起於足所大欲而大欲之事不越聲色貨寶宮室燕遊而已。高祖得之乃不為是。真奮自待步。

擬一劔以率羣才。終取符璽。彼誠有過人者矣。後王嘉善而從是以光大其德業。則如高祖之入行亦在所矜式矣。

營陽王

宋紀

立妃司馬氏為后

后者乃晉恭帝女也。毀其宗廟。滅其社稷。而醜殺其父。使后愚耶。又安用之。使后稍有知耶。其能忘宗國之讎。而盡孝於劉氏乎。且后與帝同事宗廟。為天下母。不選諸名家興族。而以廢姓為之。又豈所以惠于宗工。而御于家邦耶。魏主聞高祖崩。議發兵取洛陽。崔浩諫不從。

為師不伐喪古之善教也。崔浩諫魏嗣當矣。惜乎其未盡而終從之也。魏嗣曰。劉裕乘姚泓之死而滅之。我何為不可。浩曰。姚興死。諸子交爭。今江南無黨。不可比也。此所謂



諫而未盡者也所為不伐喪者以仁心不忍義不可也豈  
論譽之有無哉有譽無譽在於平時敵國和圖則以此言既  
論喪不可伐則無時亦可也

崔浩研精經術不好老莊之書曰此矯誣之說不近人情老  
聃習禮仲尼所師豈肯為敗法之書以亂先王之治乎及魏  
世祖立左右多毀之以公就第浩常自比張良既罷歸因修  
服食養性之術嵩山道士寇謙之自言嘗遇老子授以辟穀  
輕身之術又遇神人李譜文授以圖錄真經使之輔佐北方  
太平真君出天宮靜輪之法其中數篇李君手筆也謙之獻  
於魏主朝野多未信浩獨師事之上書贊明其事曰聖王受  
命必有天應河圖洛書皆寄言於典讖之文未若今日神人  
後對手筆繁然辭旨深妙自古無比魏主遂信之顯揚新法

宣布天下

崔浩以研精經術得名乃當時之學三爾而休史者又不  
覈實因亦云爾自今觀之其經術蓋未嘗研精也老莊之  
學雖或過或不及不得中道其言奧竅未嘗可揚諸子  
所能及彼圖錄真經天宮靜輪之法後世無傳焉且有出  
於李譜文之作者懸知其劣於老莊矣浩顧信之而不信  
老莊烏在其為研精也仲尼手而不學而亦無常師其問禮  
於老聃者或以謹舊聞或以析疑似或以老子為戒禮學  
之故振而作之使於問答之際有啓發焉非以為師也豈  
為聖人一問之故舉體盡善乎其知禮之損益因革名數  
形器固自可問其絕滅禮學以禮為忠信之薄而亂之首  
固自不足取豈相恃哉凡師慕其人當學其所以言所以



行不膠其言之文行之迹也浩自比子房遂修服食養生  
之術此游留侯導引辟穀而公之也豈不謬哉其贊明寇  
謙之所獻書則曰河圖洛書言於鳥獸之文此又非也  
圖書之顯乃天地之理自然發見如垂象然非有寄言者  
也又曰神人接對手筆繁然辭旨深妙此又理之所必無  
若神無聲色形象若爲而秉筆而書無心腹思慮若爲而  
辭旨可玩既云自古無比則是惟妄而已矣此之易辨漢  
公采摭能言之而浩乃問外書之覺止此子房之智一何  
濶之甚耶夫學問之在人猶帛之有經絲屋之有棟樑也  
不止如此則其成就者可知矣若以直筆殺身非直筆之  
罪也小有才而無君子之大道也

廣陵王義真之所獻書每不盡與義真有怨言時徐羨

之等已謀廢帝而次立且應在義真乃奏廢爲庶人張約之  
上疏諫殺之

義真之過宗室之常事非有害於國家者釋良得友與之  
焉可也又不改則詔其罰責之止至廢徙其刑名尚多等  
級也而一奏即爲庶人乃特坐與執政小忿不平之故又  
因是殺忠諫之士徐傳受顧命輔幼君而賞罰自然如此  
其能免乎

徐羨之等稱皇太后廢帝爲營陽王遂殺之

己之所爲人之所做也孝於親則欲子之孝於我也忠於  
君則欲臣僕之忠於我也故所惡於下者吾不以之事上  
也所不欲人之加諸己者吾不以施諸人也豈不簡而易  
用要而易行哉高祖遺詔以徐傳當無異圖死鑿二年嗣



君愛子相繼弒殺不少顧忌何哉以高祖於晉有以啓之矣其事好還豈不信夫可不戒夫

文帝

宋紀

二年徐羨之傅亮上表歸政表三上乃許帝始親萬機

文帝年已十八非幼主也徐傅身負廢君弒主之罪將以授立賢明折於見察者主既即位自歸司寇而請服六刑萬分有一其能免乎乃儼然當政不復半讓至於逾年然後帝得親萬機於是時而國全雖有墨翟樗里之智無所施矣

下詔以羨之亮殺營陽廬陵王之罪命百司誅之

營陽之罪居喪無禮狎比小人是則非之大者方諸昌邑未爲甚也徐傅受遺作輔初無諄教之忠若以營陽資在

一不移者按霍光故事廢歸其國可耳而運殺之何義乎美

亮等於是無免死之道矣思之言曰臣受先帝布衣之眷

遂蒙顧託黜昏立明社稷之計也欲加之罪其無辭乎此

說似是而非也黜昏可矣而爲殺之亮不能文殺之之事

則其被罪安得謂以辭加之耶使徐傅廢營陽而加重供

奉黜義真而不絕對爵文忠之來方且序廢昏之績

表討安社稷之功借國安榮燕及子孫尚何與里古而乘

耶

表后生子劬后詳視白帝曰此兒形貌異常必破國三家不

可舉帝禁止之

婦人陰柔之質私墮牽制臨大事而能斷者鮮矣矧孰不

愛其所育乎而表后詳視厥子見其有亡國破家之狀決



意去之其與庸遠矣雖然非人理也虎豹豺狼蝮蝎虺蜴尚不食其子豈有人而爲此乎表后雖斷然非所當斷不若文帝之仁也世之議者以帝不斷而及禍非矣帝之不斷不在乎此父子之道天性也始生而殺之有人心者不忍爲也

帝以惠琳道人善談論與議朝政遂參權要孔顓嘆曰遂有黑衣宰相可謂冠履失所

世固有英材奇器不幸而出於夷狄淪於異端者矣魏徵弃其舊冠衛之賢者多爲伶人人君立賢無方苟有可用不問其所從來也若惠琳之事則不可矣惠琳僻幸世佛之教無父無君在人倫滅天理有天下國家者所當屏遠除絕不使亂聖道惑民心也而與之論議朝政俾參權要

此二事皆其道之所禁也文帝以其道爲可行則當削髮胡服以從其教以爲不可行則惠琳髡首黑衣尚不肯改安知父子君臣之道而佐人主治天下乎以迹換心以理觀事無一而可者若惠琳知人倫之不可廢天理之不可滅以其師之說亂倫悖理不可行則當使束髮易服然後蓬衣冠之列而預卿士大夫之選其可也

上欲封王曇首等拊御床曰此必非卿無復今日曇首固辭曰近日之事類陛下英明罪人豈得臣等豈可因國之災以爲身幸上乃止

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又曰崇高莫大乎富貴此非以利言之也中天下而立負黼袞而朝所謂天位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非私富也天生民而立之君非私貴也以天德



居天位貴為天子而富有天下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豈為一人之身而有是哉王者之迹熄聖人之道衰誠意正心之學不傳於是乎由欲而滅理徇利而忘義以富貴寶祿為己私分欲速而不得則至於子弑其父殺父而忌後則至於父殺其子於是位不為寶而富貴不足以崇高人之大彝泯矣觀宋文之言亦何所見之禍而度量之隘耶漢高由尊長為天子自監門戍卒見之如舊恢廓大度戴黃屋建左纛若固有之心其并包八荒垂祚四百也若量小而受大則如器容物必溢矣文帝拊床自慶其坐陋哉言乎壽首之對亦微足以警之矣

魏王聞夏世祖殂議欲伐之羣臣以為不可崔浩曰今年五星并出東方利於西伐

喪必不可伐以天下無無父之國也魏無所行繼祖武耳崔浩於是乎可以盡規矣非惟不言又從而贊之則向者諫魏嗣伐宋之舉是耶非耶前日之諫是則今日之不諫非也今日之不諫是則前日之諫非也浩必居一于此矣故評之曰崔浩見理不明而執義不堅豈不信哉

高祖命織機時耕具以示子孫帝見之有慚色

周公作七月無逸以戒成王于時詎有魏公劉六百年天子冲幼不知稼穡艱難未足恠也文帝於高祖所聞見之世非祖之所建聞者已若觀運耕具有類膏粱之家嬰兒駭子何也夫諱戢負則逸欲易動懷安宴則慮患不深文帝雖身致太平而空蹈大難其光於拊御床而興耒耨之日矣



夏世祖性豪侈不統萬城高仞以爲固其堅可禦  
不克主攻克之

城郭溝池以爲固自禹湯以來所不能克然則尚矣善  
其陋不修城郭決旬之間楚克其三亦由此觀之城惟不  
築也築則必高必堅而已矣高至於上必堅至於可以  
斤斧宜可恃以爲固也而蘇公之敗乃不得入城而魏  
主入之然則不惟其城地宜不克於潰高堅其城如夏  
又不免於亡城爲有者耶爲無益耶夫聖人不使人恃城  
以爲固也禦暴保民不得不設其所以不可犯者直恃人  
心耳赫連勃勃殘忍好殺其驕暴夷夏皆然人無生賴  
既死諸子相圖以召魏之乘勝長驅而統萬失守然則無  
保民之道雖崇城到天亦不能固也故城郭溝池可以禦

暴保民矣必有令政以固結人心人心不離其堅固有甚  
於城而險深有甚於池不可得而破矣

陶潛卒

通鑑無此  
蓋補續之

淵明潯陽人曾祖陶侃爲晉大司馬淵明少有高趣博學  
不羣始爲鎮軍建威參軍未幾得彭澤令在官八十餘日  
會郡遣督郵至吏請束帶見之淵明嘆曰我豈能爲五斗  
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即解印綬作歸去來辭其引曰子素  
貧幼穉盈室瓶無儲粟叔父遂見用爲小邑及少日眷焉  
有歸歎之情何則性質如此非矯勵所得飢凍雖切違已  
交病嘗從人事皆口腹自役於是悵然慷慨深愧平生之  
志云在官不以家自隨送一力給其子薪水之勞曰此亦  
人子也宜善視之又嘗疏告子儼等曰吾以家弊東西遊



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爲己必貽俗患龜勉辭仕使  
汝等幼而飢寒然感孺仲賢妻之言敗絮自擁何慙兒子  
少學琴書偶愛閑靜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然有  
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牕下卧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  
人又作五柳先生傳曰先生寡言絕意榮利好讀書不求  
甚解每有會意即欣欣忘食環堵蕭條不蔽風雨短褐穿  
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忘懷得失  
以此自終即此可見潛之大槩矣其詩纔一百十有五篇  
若質而綺若癯而腴自曹劉沈謝李杜諸人皆莫能及有  
詔徵爲著作郎辭不起自以家世晉臣不仕于宋朝及其  
沒衆號之曰靖節徵士君子曰陶公地佐甚高古之逸民  
也

彭城王義康性聰察在荆湘職事繁治死恭謂司徒王弘曰  
天下事重權要難居卿兄弟威聲滿深將拜彭城帝之次弟  
宜當還朝共參大政弘從其言

親賢並用古今通宜也然用親固亦以賢爲尚非專取其  
親也專取其親而不擇賢誠晉之事可見矣義康吏能足  
稱豈有道德可居輔相之地耶王恭志於王弘者宜勸使  
博求賢人與共天位乃根以義康爲言於是乎心正而讒  
近矣末來之事雖難豫知然致義康專權不克有終猶本  
而論則泰之過也

秘書監謝靈運自以名輩不能應泰時政士推授以文義每  
侍宴談賞而已靈運意甚不平辭疾小朝出耶游行經旬不  
歸既無表聞又不



飲自若焉法司所糾坐免官

道可以濟天下雖布衣盡世而無卿相之心德可以堪萬  
鍾雖飯蔬飲水而無憂喜之敬夫是一謂君子日靜  
相而與富貴親親乎而不以爲人之見之與布衣蔬食之  
時無以異也大是之謂道德此固小才淺智振矜故厲之  
士以爲沽激而迂闊者也彼其自處稍不見用即生怨忿  
以爲遺己如謝靈運之徒未得之則患不得既得之則患  
失之區區之見不越乎名寵勢利之間雖言語清華而器  
識凡近文帝棄而不用之得謂之不知人哉

秦尚書辛進嘗從文昭王游陵霄觀燕飛鳥誤中秦王暮末  
之母傷其面及暮末即位問以傷面之由母以狀告暮末怒  
夷進五族

暮末可謂孝矣以母面被傷之故視人命猶草芥然與舜  
之不得乎親視天下如弊徒得無類乎是宜通于神明光  
于四海矣曾不三年遽至亡國何天理之僭耶曰暮末非  
能孝者也辛進之彈蓋從先王遊戲且誤中而非故情可  
察矣正使過誤至死猶不當誅必其傷有其焉人子所不  
能忍者罪止進身可耳既加極典又及五族濫刑如此豈  
所以安其親也善為母者初蓋隱諸不能不言及子之多  
殺也又不能諫是憾半面之敗而失一國之心卒之被國  
人莫效死逾城而出者皆將相大臣其離德合怨爲日久  
矣暮末至此又烏得爲孝乎故事有似是而非者飾小行  
妨大德君子所惡也

魏主將擊柔欲羣臣皆言不可獨崔浩勸之張淵以歲星襲



月不可舉兵浩曰月食修刑今出兵討有罪乃所以修刑也  
辨論久之淵不能對魏主大悅既罷公卿或尤浩浩曰時不  
可失患在上無此意今上意已決奈何止之

崔浩占天稽敵誠有過人者獨未知佐國之道耳夫魏北  
夷也非不能攻戰并吞之患有壯士健馬能不求不伐之  
為難浩誠知古今監成敗則宜勸其君以修德行仁用賢  
固本保其土宇為安寧不拔之基豈可吹波助瀾增其闢  
國廣地之意乎雖征伐克獲功高一時而他日為拓跋氏  
之禍者實兆於此虜子房之智豈為是哉其言曰患在上  
無此意今上意已決奈何止之此尤非忠臣所宜言也上  
之意有是有非是則當將順非則當匡救苟不問是非一  
驟聽從無乃妾婦之正豈大臣以道事君之法乎

魏滅柔然加崔浩侍中特進撫軍大將軍賞其謀畫之功

坤之六三居下位之上得位者也其義合章而不敢成當  
時而為之及有善有美則掩隱自晦以歸諸君於上無忌  
惡之心在已得恭順之道斯人臣之正也晉卻克大破齊  
師而還入見晉侯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子  
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樂伯繼見公勞之如卻伯其  
對也亦如卻伯此庶乎無成而代有終者功名之際人臣  
所難處也今崔浩以謀被賞偃然受之而不辭及魏主屢  
於眾中稱而揚之亦無退讓之文若大克堪名副其實者  
浩自謂稽古乃不知合章之義大臣之禮何其陋哉他日  
魏主嘗指浩以示高彥深帥曰此人羸弱不能彎弓持矛  
然曾中所懷乃過於甲兵此雖誇言致美然甲兵在懷豈



易當也浩於此亦固然不知謙避夫魏主之言所謂笑中  
有刀者然則親而俄踈厚而頓薄加以大戮不少顧惜夫  
豈一日之故哉其所由來久矣

帝自踐祚以來有恢復河南之志七年詔簡車馬告魏主曰  
河南舊是宋地今當修復舊境魏主曰河南豈可得必若進  
軍當權斂避須冬寒冰堅自更取之

河南之地宋初所有徐傳失之帝欲恢復非貪兵也然行  
軍用師必參彼已帝自度臨戎決勝孰與魏主可以遠攻  
必克孰與魏之諸臣若審此數則筭無遺策矣卒之帝所  
謀不遂而壽之言可復豈獨此戰哉他日遂至虜馬飲江  
而河南之地迄為戎有則南北之能否判然莫隱故為文  
帝者修德義用賢才固本恤民使必勝之勢在我然後用

之庶乎其有功也

諸軍並進魏洛陽虎牢成其皆棄

憂曰諸君不諳北土情偽必墮其計謂胡虜凶欲以心成此  
歸必并力完聚河水既合將復南來豈可不以為憂乎

王仲德身為副帥見可知難進退在已者也知其不可則

宜遍白諸將悉以上聞又帝親決萬機又非昏主固守為

忠言者使之知彼已形勢早為善後之圖斯不負委寄之

意矣乃私言之而不告于上知難而不退非忠臣也

燕王病甚命太子翼執國事勸兵聽以備非常宋夫入欲

立其子受居謂翼曰上疾將廖奈何不欲代父事遂遣東宮

夫人矯詔絕內外翼與大臣並入中山公燕王之弟

以與壯士數千人入禁中宿衛皆嚴丞相遂遣使



人巡城告曰一降凶禍六乃崩晉太子不侍其義有違謀者攝大位以寧國家莫出戰兵敗殺之

太子奉冢祀社稷之案盛以朝夕以安視擊不也故焉嗚而朝日中又至及暮又至此君父無事之時所養之子職也若君父有疾則嘗樂奉侍不可正步離矣大位者姦之所覬也危病者邪之所伺也君疾而儲副不在左右則女子小人得行其志矣燕太祖善為後慮詔太子攝國聽政勒兵以備非常太子恪遵此命雖有十夫人如我何乃為宋氏一言所動舍父而出太幾一入反使他人以不侍疾見責然後出戰亦何及矣昔許世子止以不嘗藥而書獄况夫有勒兵聽政之命而已不能守父疾未嘗預而己不預知亂兵之宮警懼而祖是已結之也故曰為人臣子而

不知春秋之義必陷篡弒誅之罪翼之被殺自取之也魏以王慧龍為滎陽太守在郡十年曹叡並修歸附者萬餘家帝縱反間云慧龍以功高位下欲引宋人入寇魏主賜慧龍書曰劉義隆畏將軍如虎欲相中害不足介意

杜驥守金墉日帝使姚聳夫將千五百人往洛水取大鍾驥以虜馬來侵說使同守聳夫從之既而見城大不可守遂引去驥因而南遁言於帝曰本欲以死守城姚聳夫至而遽走人情沮敗不可復禁上大怒誅聳夫於壽陽聳夫勇健諸偏裨莫及也文帝信驥一言而殺勇將於千里之外下復辨詰其情實而魏主能察反間益任能臣盡其才用以此敵彼固不能規恢河南一却魏師而取勝矣故人君知人善任照知姦罔然後事可立而功可成也



魏尊保太后實氏為皇太后

崇寵保母至東漢野王君已極矣今以為太后又加皇稱是以居燥推濕之勤與鞠育顧復之恩比也夷狄之人知母而不知父至此則於母亦無差等曾是以為禮乎崔浩自名稽古者國有大失乃無一言知而默之是不忠也曰不知之是不智也既以保母為太后而不知止則其勢必至於加皇而稱矣既以保母為太后而不可止則他日必至於追贈封祖考官爵兄弟皆如外戚矣

初晉謝混尚晉陵公主混死詔絕婚公主悉以家事委混從子弘微惟有二女弘微為之紀理生業尺寸無私高祖即位公主降號東鄉君聽還謝氏及卒公私咸謂貲財宜歸二女田宅屬弘微弘微一無所取自以私祿葬東鄉君

弘微處謝混家事無不當者獨以私祿葬東鄉君則過於惠者也使東鄉君實無以法行如是焉可也彼固裕如者而反資之無乃繼富乎臨財苟得固非君子之道可以不與而與亦非君子所許中理焉可也

領軍將軍劉湛與僕射殷景仁素相善湛之入也景仁引之後猜隙漸生湛知帝信杖景仁乃自結於司徒義康欲因宰相之力以傾之義康數知景仁於帝帝待之益厚景仁乃稱疾解職表疏累乞帝不許使居家養疾

劉湛本因殷景仁而致遇既乃肯德且欲殺之湛固小人也景仁獨無失寸寸湛自結於義康竊權亂政之時景仁蒙帝深眷力足以去之即當請湛罪各端言于上謝已援引之失出湛之外既全素分又不使為義康之累則所



以處君臣兄弟之舊之分以得之矣顧乃稱疾遜位至于  
一再三內以國帝之心外以張湛之勢湛既落其度內則并  
義康而擯之人徒見湛驢用義康將為禍亂而不知景仁  
以柔弱勝剛強其心固之險有甚於湛之凶虐而無害也  
揚州大水主簿沈亮建議以爲酒粟穀而不足療飢請禁止  
詔從之

酒無益於生人而糜穀米小則起獄訟大則生禍敗古訓  
著矣食少之時未有不禁醪釀者以曹孫石勒皆能行之  
而後世獨不然蓋頌之流俗之論而利夫權錢之入也夫  
以良田種秫民不得食而糜之於酒起爭訟生禍敗其害  
甚大而不之恤焉酒之入先王所不仰國計所不資祇足  
以侈濟費耳其利亦寡而不之變豈經邦固本之善政哉

江州刺史檀道濟威名甚重朝廷疑之帝久疾不愈劉湛說  
義康以爲宮車一日晏如道濟不可復制義康召入朝矯詔  
殺之并誅其子十一人

瓜牙勲力之臣用之則如風霆肅物不用則如猛虎在山  
國家所倚敵人所畏也使其有罪猶當以輕重大小詳議  
而末減之自非叛賊無殺之之道也道濟有大功無小罪  
劉湛以疑忌之故其權臣除之爲身謀耳而義康任兼家  
國乃聽用讒譖不少顧慮然則不待他日讒者負之彰獨此  
一事自足以取死矣夫二人所慮莫如道濟之強也以爲  
去之則莫予毒已不知殺景仁而羸臥於無堅甲利兵之  
用而其鋒豈發慘於檀公其愚豈不甚矣哉

魏主以民言多貪詔吏民許官者令不法於是姦猾迫脅在



位而長吏貪縱者如故

守令於部民有君臣之道故任其嘗論之以為二千石尊  
重難危乃能使下故古者讓守令為民之父母又曰師帥  
其任固不重哉惠其教貪罷軟者志亦反已選任之道有  
未至耶乃使吏民皆得告舉是使勿變其主士許其將投  
鼠不思器之習則二世見當以重法由此其致矣崔浩為  
魏謀臣此詔乃亂政之大者曾不知諫焉豈其智如子房  
而識治體反劣於賈誼耶

魏主遣董琬等送其金帛使西域招撫九國

魏主初無西域之意也先此二年龜茲疎勒等九國入貢  
魏憲按漢世故事以遠兵力難及遣使勞費欲謝絕之  
善矣而惑於有司之說遣使竟為柔然所遮而不得

通是已慮之中而有司之失可以已也乃復遣使送金帛  
徃招撫之是貪而不能自克矣且向者諸國慕義而來可  
為國榮猶將不受今反以利誘之雖得其稱臣朝貢何足  
貴乎中庸九經有柔遠人之道來則迎徃則送謂禮文之  
施非謂金帛之餌也經國如是豈非崔浩之責哉

魏主欲伐涼州大集公卿議崔浩惡李順順使涼州十二反  
涼王數與宴遊時為驕慢之語恐順泄之以金寶納其懷順  
為之隱浩以白魏主魏主未信及議伐涼州順曰姑臧之地  
絕無水草難以久留浩曰漢書稱涼州之畜為天下饒若無  
水草畜何以蕃且漢人終不於無水草之地築城郭也順曰  
耳聞不如目見浩曰汝受人金欲為之遊說耶順遂不復言  
及魏主至姑臧見水草豐饒由是恨順謂浩曰卿言驗矣浩



曰臣言不實類皆如此

李順受涼全爲之隱罪固不容誅矣而崔浩許揚之意豈爲國公論哉順使外國而納其賂且言涼州無水草以沮魏師浩發露其情使君知之忠也而以爲不公何也先是順歸自涼爲魏主言涼必死牧健必立未幾而言驗魏主大喜賜予寵秩之而眷待彌厚事無巨細皆與之參議此乃浩之所以深疾者也方是時浩專腹心之寄言從計行而順亦在此列夫惟子房則能容陳平孔明則能容法正以荀文若之賢尚困於董昭以朱齊立之多智而不敏於周宗李順崔浩皆以何謀臣其才相敵其德不足以相受則勝負必有在矣或曰順實有罪浩言非妄何以爲浩短乎曰此浩之所以善譖也魏主至姑臧見水草豐饒乃謂

浩曰卿言皆驗對曰臣言不實類皆如此夫許揚實事以動主聽而濟其傾奪怨克之心豈南箕具錦之足比哉崔公其非君子矣

太子劭美鬚眉好讀書便巧爲喜延賓客意之所欲上必從之東宮置兵與羽林等

善養太子者使之近止人見正事聞正言凡異端詭過皆不得進焉不以此爲意則漢武爲戾國置博望苑而敗矣太子之職舍問安視膳守軍監國餘無事焉不以此爲意則楚成爲商臣置兵甲而敗矣此二端前監甚明文帝皆犯之使太子延賓客盛兵衛是導之於亂也文帝嘗告荆州刺史義恭曰汝志之所滯其欲必行此是彘事彘帝有克己之功不能口此亦可謂善教矣而太子所欲上必從



之何工於詔第而拙於誨子哉故曰為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後有賊而不知必蒙首惡之名宋文帝是矣上以司徒義康嫌隙已著將成禍亂誅其黨劉湛等出義康鎮豫章殺景仁卧疾五年雖不見上而密曰去來日以十數影迹周密莫有知者收湛之日上怒召景仁誅討處分一皆委之

聖人行事賢人之法也昔者象自以殺舜為事舜為天子則封之管蔡挾商欲危王室周公為冢宰則誅之今義康無殺兄之心亦無危社稷之謀文帝廢而徙之何所法也劉湛內用由殺景仁薦拔也義康上浸由劉湛驅扇也推原其故在景仁宜引薦拔之咎而黜劉湛則劉湛必服驅扇之罪而不累義康矣湛與義康既已敗壞無足論者而

文帝嘗仁豈無貴乎與付大政任其殺生有請則從不復可否此文帝寵義康過重啓其自恣之階矣景仁若忠於文帝蓋為之深謀遠慮勸使漸收威福截處義康國以子男不傷天性而後取錄羣小付之有司詳究事情或誅或黜務令各當其罪則國法正人心服矣乃因劉湛圖已并及相王是則疾五年與帝密謀稔惡養禍以伺幾便使帝失君臣之義虧兄弟之恩者安得尊罪劉湛耶文帝之始以徐傅廢殺二王大討厥辜比其中身掩耳彭城之戮所惡於前無以先後豈不有愧於羨亮哉故原始要終書斷此事當厚文帝景仁之責也

左衛將軍范曄有雋才而薄情淡性鄙躁為士流所鄙自謂才用不盡常怏怏不得志何尚之言於帝曰范曄志趣異



常請黜之帝曰始誅劉湛復遷范曄人將謂卿等不能容才  
朕信受讒言但知其如此無能為害也

人君於其臣患不知其忠邪知之矣患不亟進退之知忠  
賢而不亟進則君子倦於難進之誠知邪惡而不亟去則  
小人狃於難退之恩國家流亂常必由之文帝既知范曄  
非端人正士而使之典領衛兵與聞政事是稔惡也他日  
武帳岡叩刀之事豈不殆哉在易之姤陰長之卦也聖人  
於初六即有繫于金柅自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之  
戒羸豕者陰微在下之小人也其中心未嘗不在於消陽  
而蹢躅止之之道如以金柅止車而又繫之使不得進則  
得正而吉使之進而往則害陽而見凶矣文帝不知此義  
待其長而後治之非惟幾墜逆計而大獄一起所傷甚多

曷若止之於微之為且朝廷固不當頻用刑法若劉湛之  
徒則其自取耳范曄志逆未彰出置散地使亂心無憑恃  
而作不亦善乎而范曄之譏是惡曲突徙薪之勞而欲  
焦頭爛額為貴耶

魏寇謙之奏作靜輪宮以令其高不聞雞犬以上接天神崔  
浩勸魏主從之功曹萬計經年不成太子晃諫曰天人道殊  
卑高分定不可相接理在必然今虛耗民力將安用之必不  
得已請因東山萬仞之高庶為功差易魏主不從

太子晃謂卑高分定不可相接雖未盡理然已賢於崔浩  
之見寇謙之作宮欲令其高不聞雞犬之聲而後可以上  
接天神崔浩信之且與寇謙之同一愚誕也夫天何物也  
哉豈若地之有形歟自地而上無非天者昔人以積氣名



其象以倚蓋名其形皆非知天者也莊周氏曰天之蒼蒼  
其正色耶言天無色也無色則無形無聲無臭皆舉矣日  
月星辰之繫乎天非若山川草木之奠乎地也著明燾布  
踳度行止皆氣機自運莫使之然而然者無所託也若其  
有託則是形相屬一麗于形能不壞乎故天雖對地而  
名其未易以智識窺非地有方所可議之比也故子貢曰  
天不可階而升者無形也仲尼之言天地山川也皆以自  
微至著明之地則始於撮土山則始於拳石水則始於一  
勺是皆可見之物也惟天曰天斯昭昭之多夫昭昭果何  
物哉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而不離於昭  
昭之多故昔人言天未有闕切頭齒如仲尼者也非窮理  
豈足以知天非盡性豈足以事天天果遠乎哉故自賦

而言則曰天命曰天意而言則曰天德曰天恩而言則曰  
大道自不惑而言則曰天理自整用而言則曰天心自  
覆而言則曰天時自法度而言則曰天文自可推而言則  
曰天數自甚美而言則曰天休自可法而言則曰天則自  
應感而言則曰天變自不可犯而言則曰天威夫豈遠乎  
哉故號呼雖不同惟窮理盡性則知其非二物也神也者  
妙萬物而為言謂造化之跡盈虛消息而不可測者也故  
詩書易春秋語孟之書皆無天神之目惟牧野誓誥告皇  
天后上名山大川曰惟爾有神則神不專主乎天矣至周  
禮及郊特牲乃有所謂天神者此固漢儒駁雜之言鄭康  
成又以帝有五帝天有六天然後學士大夫惑其說而無  
所稽正有天下者議大祀禘祫禮亦渾淆而存之不能別



也夫人死曰鬼以鬼享者其平生親榮聲色嗜慾情性其子孫所嘗見而可想也大神地祇豈有親象聲色嗜慾情性而可想乎昧者不以天於是以身人與之心而億度之浸淫於黃老浮屠氏虛荒誕幻之說謂天之上更有天焉其多至於三十有三而宮室侍衛衣服器用擬諸人主所用而加以宏闊勝麗之致於人主之侈肆迷謬者謂己立聖與天神接或聆其語言或覩其儀觀或受其詔告符契則又大興土木崇飾殿宇偶而事之周遍四海謂以神道設教而愚黔首莫不因方士雜興鼓譟張侈其心意而至於是故嘗妄論以謂子而不知父不足以爲子帝王繼天而爲之不可以不知天乎知天然後能繼天而居其仁故成湯敷夏桀之罪曰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天子亦不命而

人臣而矯詔也成湯以烹享于天矣其治桀亦猶人臣治桀詔者且矯命之誅既行後世個不覺墮陷於罪惡而不自知豈非不學先王正道之故哉縱魏不恤民力因東山之高又崇虛意爲天也者方高方遠無所至極而其不然不可得而見也寇謙之無足云者崔浩自謂智如子房而稽古過之彼其聽信而撥於者乃爾豈不取笑後世而深可哀哉

魏主僕李順差次羣臣賜以爵位順受賄品第不平魏主怒賜死

士之優於才而劣於德者無不好賄蓋德以志持而才以氣用也使有才而無德其志富與貴且不足以淫之而况賄乎李順昔者受蒙賂金於古使人亦有勞勳受之未爲



過也其失在於歸而不以告耳歸而以告則處內處外而得而間言無日入焉惟歸而不以告也則面諛之情著而外交之罪實矣其死也得免乎雖然順非誤也誠好頭也既以受金為崔浩所白方負外交之罪未知所以自殘者又以差次擊臣納賂而不公非深好之妄肯以死易生哉順長於謀畫為叢腹心官討既高賞賜又厚而坐賂賄自敗是才為氣使而不知持志之方豈非才士之監誡

以荆州刺史義季為南兖州刺史以義宣為荆州刺史初帝以義宣不才故不用會稽公主屢以為言不得已用之詔之曰師護比表求還今欲以汝代之義宣雖恨然猶蒙已節用為士庶所安汝社有一惠減之者必歸黃林課厲事亦修課厲事亦修

帝以荆州上流重鎮使諸弟以次為之每命一人必深加訓戒故義恭義季皆有令譽豈費人才凡鄙當此委寄理宜不稱以帝詔勅丁寧亦知勉遂逃曠缺夫帝之所以眷者荆州者為國家大計也而遽委諸弟恩莫厚焉又能戒勅不使驕怠義莫重焉若以此心以待義康豈不盡善又豈美哉於荆州則忠而誨之於彭城則愛而敗之不善推其心為可惜哉

彭騎侍郎孔熙先有縱橫才不為時所知憤憤不得志父以職罪義康為救得免熙先常懷報效及義康遷豫章熙先知范曄志意不滿乃說曄曰大將軍失職天下憤怨小人受先君遺命以死報大將軍頃人情騷動天文舛錯此時運之至也苟順天人之心結英豪之士然後誅除異己崇奉明聖



說天下誰敢不從時初愕然然庶先再三陳說反意遂決  
范曄素懷不滿有快快之心此固姦人所乘之際也曄若  
反復深思悟伐君之不可為常庶先進其逆計登時發覺  
變邪志為忠慮宋朝爵賞理不應薄亦足以酬富貴之願  
矣苟不及此與反逆誅以馬濟凶而能逐者古無有也豈  
非士之戒哉

有司委克義康爵收付廷尉治罪詔免為庶人絕屬籍  
魏晉以來有國家者惟知計方可得志於天下先王之道  
漫不知學其滅者亦幸而成其敗者乃固當敗也宋高祖  
不學其巨於然其子孫亦然立功立事直用才氣智術而  
非高藝強武備不修以義理處人處己也是則庸愚凶暴  
為羣衆推一姓長耳揆以兩漢經術之風節行之俗自

不一見况三代道德之治乎宋文溫厚恭儉勵政守法盡  
美才也彭城慧察強識吏能精贖為劉湛所器而思謝述  
之賢思慧所教而嘆劉長之敗亦良質也然而兄弟素  
情不睦遂致天性成為仇讎故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  
倫也宋文不知此故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而蒙  
首惡之名義康不知此故守經而失其宜遭變而昧其權  
而陷誅死之罪苟其學而知之則皆免矣夫孔庶先范曄  
之獄義康初不預謀亦無書疏交通未嘗一往來往孔范  
既誅有司因請削爵治罪此何理也且內帝友愛已虧於  
義康不復顧矣是以羣下窺見此勢必欲殺之以快帝心  
而不忘也嗚呼宋之為宋統兩主而得之二子尋為股肱  
所誅一子又為兄弟所殺一子又為孫子所殺一孫又為



冀遠所層不孝之積與夫佛法之報如影響然而世之議  
者以是是而能侯置守之後爭執之禍為之減損何考之不  
詳而易生之言也

梁肅不事佛每言於魏主曰佛法虛誕為世費害悉宜除  
之魏討蓋吳至長安佛寺見有兵器魏主怒命有司闔寺  
焚之浩因託魏主悉誅天下沙門要經像記曰昔後漢荒君  
信惑邪偽以亂天帝由是政教不行禮義大壞九州之內鞠  
為丘墟矣有非常之人然後能行非常之事非朕孰能去此  
歷代像物諸浮圖形像皆燒之天下沙門皆坑之太子  
是謀不聽乃緩宣詔書沙門多匿得免惟塔廟無像子遺  
佛法虛誕為世費害崔浩之言似矣然浩未嘗深讀佛書  
也彼其尸牖未易知矣矣未易能辯未易折而精極

未易到也豈老莊所得擬哉八况冠謙之圖錄真經乃虛  
誕之尤者正瞿曇所訶耳而浩舍彼取此烏在其智也又  
設壇場置厨會月飯數千人作靜輪宮極其崇高財力萬  
計逾年而不成此與佛法為世費害又何異乎其下詔毀  
塔廟除經像誅沙門也魏主自以為非常之人而指漢明  
為荒君安知非浩所作侈大之辭也夫無謂已然後可以  
非諸人漢明豈嘗有冠謙之之感哉故欲革天下之弊者  
其所施設必有本末先後之序人君修德正己於上公卿  
大臣論道明法於下人倫既正教化既行然後示之以科  
條喻之以好惡變之以漸俟之以久則事不駭而政必成  
矣夫天地之化可謂速矣其為久寒也乃在夏熱之時其  
為夏熱也乃在久寒之日積之遠故其革之難為之豫故



其成之著豈可以一言一令用勢力殺伐而行之是以不旋踵而敗復生焉在易革之義曰已日乃孚言不可遽也文明言盡其事理也說言順人心也如此則大亨以正而無悔矣

帝欲伐林邑王范陽邁南陽宗慤自奮請從軍以為振武將軍既定林邑所獲未名之寶不可勝計慤一無所取還家之日衣櫛蕭然

宗慤其以馬文淵為戒者乎文淵無可戒者以慧故車為人所譖也故宗慤并慧以之類亦不賣而衣櫛蕭然蓋亦無行橐矣若宗慤者非剛而無慾則室而不求皆可以為賢矣將帥成大功而以財自污雖賢者有不能免則慤之賢益可尚矣

帝欲經略中原羣臣爭獻策以迎合取寵王玄謨尤其帝曰觀卿所陳令人有封狼居須意袁淑進曰陛下當席卷趙魏檢玉岱宗臣願上封禪書上悅

人有名不副實者如袁淑之類是也或曰元凶之際淑有忠節何以為名不副實也曰淑非能忠也其非能忠以願上封禪書知之也此袁淑之天也王僧達在文帝前議論執意明決沈慶之知其必來赴義此以天見之也

魏以崔浩監祕書事與高允等共撰國記閔湛郝標二人性巧佞為浩所寵勸浩刊于石以彰直筆浩書魏先世事甚詳實立石衢路見者無不忿恚共譖於魏主以為暴揚國惡魏主大怒下有司按治

好惡以類者鮮易者實多浩刻石書史立之衢路暴著國



實不少隱避其事上如此則必取人之能規諫于我而惡其諛說者此乃情性之類也彼閔湛郝標佞諂人也浩寵信而不悟而以直自任昧於為尊者諱之禮是好惡不以類其不仁久矣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浩其能免乎孔子作春秋凡魯公之惡皆婉其文為尊者諱所以存肅敬之心謹履霜之戒也浩而知此庶乎免矣雖然浩罪不至死魏燾平日顧待如何正使復有大罪猶當以功議減而遽殺之孰為猛寡恩乃如此哉

初魏主使高允授太子經及崔浩被收太子召允俱入朝謂允曰至尊有問但依吾語太子見魏主言允小心慎密且制由浩請赦其死魏主問允曰國書皆浩所為乎對曰臣與浩共為之浩總裁而已至於著述臣多於浩太子懼曰天威嚴重允小臣迷亂失次耳臣嚮聞六皆浩所為也魏主問允信如東宮言乎允曰殿下以臣侍講日久欲勾其生耳實不問臣臣無此言魏主曰臨死不易辭信也為臣不欺君貞也遂赦允而族浩

高允不欺之君子也與崔浩同為國史浩總裁大綱允多所著述此事之實也浩既被罪允義不可苟免自陳於君父之前內不欺其心外不欺其友上不欺其君若高允可謂仁矣而世或以能分謗取之則非也已無此事為人所誣者謗也譬如浩為元帥高允副之浩敗於前允軍無失而不欲自以為能則曰臣既副浩甘與同罪是則分謗也今浩領史允操筆允所著述乃多於浩特不敢自文以實告君耳夫何所謗而曰分之云乎夫情偽交於前或難辨



也是非定於古乃易見也於易見者猶不能見則於難辨者宜乎其憮然也

下詔伐魏

有天下者論一相相之職無所不統其大者文武二柄也魏晉以來以詐力取國苟兵糧不夫已斯善為君矣未有能擇任宰相責以治道者也文帝伐魏豈非大役而總朝政者義恭耳名臣勇將不誅則死所以折衝經遠者誰實可寄而動欲北伐伐即自敗蓋以不擇任賢人與之共政又無以養其心志厭靜思動輕用民力而師喪於外禍興於內故克宅厥心以正己者慎其相以治國人主之要務也

軍旅大記兵力不足悉發青冀徐豫三兖六州二十五民丁

情使數行符到十日裝束軍用不充借揚南徐兖江西四州富民家貲滿五十萬者四分之一

凡用兵者必有大將故曰師貞丈人吉必先豐財故曰行師十萬日費千金必先養士故曰必不教民戰是謂奔之必有指蹤腹心之臣故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文帝伐魏之舉義恭為總非運籌決勝之人也王玄謨為元帥乃諂諛貪復之士也發近邊六州民兵十日即行則無素養之銳卒也借根本四州民財四分取一則無素蓄之府庫也四者有一焉皆不足以克敵取勝而文帝兼百之虜馬之不過江其亦幸而已矣

魏入寇沈璞守盱眙會臧質兵敗赴城衆曰若質衆能退虜完城則功不在我不如勿受璞曰今兵多則虜退少則進



緩吾哥欲專功而留虜乎乃納之及魏師退璞上露版歸功於質

人之才可以建功立事而不能有成者以私欲蔽之故利害在前而不見從違用舍矣其宜當者皆是也孰有不爭功之心以濟國事為急如沈璞者乎向若璞從人之言不納臧質恐功不在我賞不歸已則盱眙必破身且不保尚何功賞之可望乎夫以利說人人鮮能按義以拒之使璞智見以及此可不謂天質之美乎使其希慕古人以能然可不謂學以知之乎既已却虜文歸功於臧質此一役也始終完粹璞與庸遠矣其視貪天之功以為己力者賢否豈不相萬哉

上每命將出師常授以成律交戰日時亦待中詔是以將帥莫敢自決此其所以敗也

古之為師也推將軍之轂委以間外之制不從中覆故人得盡其才而功可立此於古訓甚明成敗備見然而人君往往不能免中覆之弊以取喪敗何也其病在於欲功出於已而已命將出師攻伐千里之外而神機妙筭親授於九重之中幸而克捷羣臣奉觴上萬歲壽以謂英謀聖斷高出乎萬慮之表而為君者亦偃然當之曰誠是也於是侈心益縱黷武不已而禍亂由此生矣不知事有幸而中者幸可常乎宋高祖西征東伐身在行間則未嘗不勝命劉敬宣取蜀留義真守長安懸竹節度則皆致敗此文帝之前監也况文帝將略非長又用昔人所短犯兵家之戒則雖幸中亦不可異矣



初魯宗之奔魏其子軌常思南歸以昔殺徐湛之之父故不敢來軌卒子爽亡歸上以爽為司州刺史湛之以為廟筭遠圖不敢苟申私怨乞屏居田里不許

聖人立復讎之制者以引懦夫消人慾而存天理也讎莫重乎君父之見殺無忿志者畏於敵而不能報有貪心者怵於利而不肯報惑異端者推於宿命而不忍報而天理滅矣天下未有無父之國故父讎不報不可名為人天下未有無君之國故君讎不報不可立於世使人人知君父之重皆勉為忠孝故有讎必報則弑父弑君之禍息矣徐湛之於魯爽義不共天乞屏居田里不與比有事主似也力伸此志孰曰不可乃一請遂止尋又遷秩湛之居內魯爽守藩於是復讎之念微祿利之心重而為子之道滅矣

死 未行魏師至瓜步王義康數有怨言搖動八州慮義康為亂武陵王駿等共討之遂賜

伐魏之役文帝有心王玄暉定之文帝若引敗師已別當如註葛武侯宣布所失度其規諫若治首事者猶當如漢武懲馬邑之伏誅王恢以謝海內今則責躬之詔不聞敗事之人不治沈慶之之忠諫不賞百姓之從軍死傷及出財佐軍者不復反致猜於彭城慮其生難義其弟也而奏之於內峻猶子也而奏之於外義原竟死不亦悖乎

一十八年六月魏上常侍示愛性險暴太子是亞之給事中死尼道盛侍郎任而城有讎於太子而與愛不叶愛恐為道盛等所糾遂擢些三罪魏上志斬道盛等見以息卒謚曰景



魏主徐知其無罪至是之二十九年春正月治悼太子不  
已愛懼誅遂弑魏主

人之與人類也聖賢爲其其職在司  
牧人生之養之富之教之以君職舉矣盡此職者其後必  
昌或者爲君德其力好武樂殺則是自戕其類也虎豹  
蛇虺尚不自戕其類而司牧人者反不如焉則其悖毒怨  
結之禍未有不遷於己者不在其身必在其子孫往古  
一轍也魏自拓跋珪以來國勢日隆至壽而大然好大  
真功并吞不已用刑寡怨殺人已多威武遠揚而死於關  
手之手然則向者之兵鋒戰氣適足自伐而已可不戒哉  
易不云乎臣弑其君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  
由弗早辨也景穆之死事起宗愛既悟其非當即日浸

乃遲回猶豫至踰半載之久其昧於冰霜之戒甚矣及  
也不亦宜乎

上聞魏世祖殂下詔北伐使散騎侍郎徐爰隨軍銜中旨授  
諸將方略臨時宣示

古之爲師者不伐喪以敵國方遭大變所當矜憫推吾之  
心有不忍焉若乘其約幸其禍狃利而舉則狄道也中國  
之所以爲中國以有仁義而已矣失則爲夷狄中國居而  
夷狄行則無以賢於夷狄矣無以賢之其能服之乎宋高  
祖伐秦之喪不旋踵魏壽伐宋之喪出乎爾者反乎爾我  
以不仁不義自爲則人亦以不仁不義待我矣文帝不知  
戒焉又乘魏喪而伐之是以夷狄攻夷狄尚何較焉况宋  
魏淮南交兵之後亦既講解聘問往來通情好矣魏壽之



殂文帝宜申飭使臣贈死吊生則義聲遐暢仁心遠洽乃中國之道也曾不是圖惟攻伐是務則其心放甚矣能無合殿之禍哉古之為國家者經一事即增一智文帝以中覆失地喪師不少改悔豈天奪其鑒乎何迷謬之不反也初潘淑妃生潘有寵元皇后恚恨而死太子劭深惡潘潘懼乃曲意事之劭復與之善劭潘多過失數為上所詰責使巫祈請令過不上聞其後遂為巫蠱琢玉為上形像埋於殿下其黨告之上大驚遣使收捕得劭潘書數百紙皆呪詛又得所埋玉人命有司窮治遣中使切責劭潘上雖怒甚猶未忍罪也

古之廢太子者多以廢孽孽寵惑其心而小人欲結內援圖富貴于所置者為之助於是父子不能相保元凶劭異於是矣帝待之厚倚之深潘妃及潘結愛帝太嘗有廢立之意也而劭乃自生豕心形於筆墨不道之跡發露掩帝於是焉斷以大義集公卿下明詔廢徙遠服不孝之罪劭潘自取不慈之謗帝何有焉而以小忍遲迴猶至於八月之久其昧於履霜堅冰之戒甚矣其及不亦宜乎夷考宋魏行事未有大相遠者文帝保養黎庶元嘉之政於斯為盛所謂此善於彼耳而黷武不息自隳其美殘民之禍以自災于厥身與壽相望故老子曰佳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後用也可不戒哉

魏以陸麗為司徒賜爵平原王麗曰陛下國之正統當承基緒效順奉迎臣子常職不敢怕天之功以當大賞力辭不受魏主之立高允與謀而賞不及允終身不言



陸麗高允夷狄之人也夷狄之俗惟利是嗜者也二人有  
迎君立主之功一則辭賞而不居一則隱迹而不言中國  
有不及焉可不謂賢矣乎昔者周公相武王造周室相成  
王致太平周公既歿成王追念周公有大勲勞賜魯以天  
子禮樂使世祀周公子太廟說者曰周公有有人臣不能爲  
之功故賜以人臣不得用之禮樂世未知其說之非也君  
子正之曰人臣無不能爲之功天子禮樂非人臣所得用  
也故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忠孝一道也  
孝如大舜至矣適盡爲子之分耳功如周公大矣適盡爲  
臣之分耳舜與周公人也豈得指其所爲謂人所不能爲  
乎人而不爲則誰爲之耶自此義旣明然後知人臣以勲  
勞取賞或不滿意快快怨望至於作亂殺身者皆不明人

臣之義故耳至於嗣君即位其平日臣僕竟不遺有一  
髮爲故事而恩數倍於他人是以天下爲筐篋中物私得  
有之以相報勞何有不廣之甚也漢文修代來功在踐阼  
三時之後纔及宋昌一人若不數數然者庶幾有德之事  
矣

三十年帝欲廢劾誅潘以告潘淑妃妃以告潘潘以告劾初  
帝如東宮兵與羽林等至有寶田萬人以劾遂率兵矯詔夜開  
宮門直上合殿帝猶未寢遂弑之

晉之由生宋之燔秦之扶蘇漢之擡晉之適隋之勇唐之  
英弘賢等之被廢殺皆以讒間猜忌非有反逆之跡也若  
元凶劾則反逆之迹形于子書旣與陳謝帝前其暴著  
甚矣非有讒間猜忌之爭也御正乃公卿以大義廢之



已不失為慈父劬濟者盡天年不亦善乎  
石親無將其將已形而不治蓄疑敗謀其疑已久而不決置東宮兵與羽林等使其有言出入勢以所謀語悉淑妃不與平之漏是劬固欲弑而一帝固使之弑也宋之君臣厚愛養斯民然純恃智力糾持大業不知經訓昧於父子君臣之道禍發蕭藩取笑千載曰是觀之人君以務學為急不知春秋之義必蒙首惡之名可不信哉

幼檢料文帝巾箱得王僧綽所啓廢劬奏疏劬殺之

王僧綽蕭懿居必死之地知而不去以為忠耶元凶劬蕭寶卷豈足忠者為知耶死於昏亂之朝何智之足去然則於我何居僧綽趨駿於外善矣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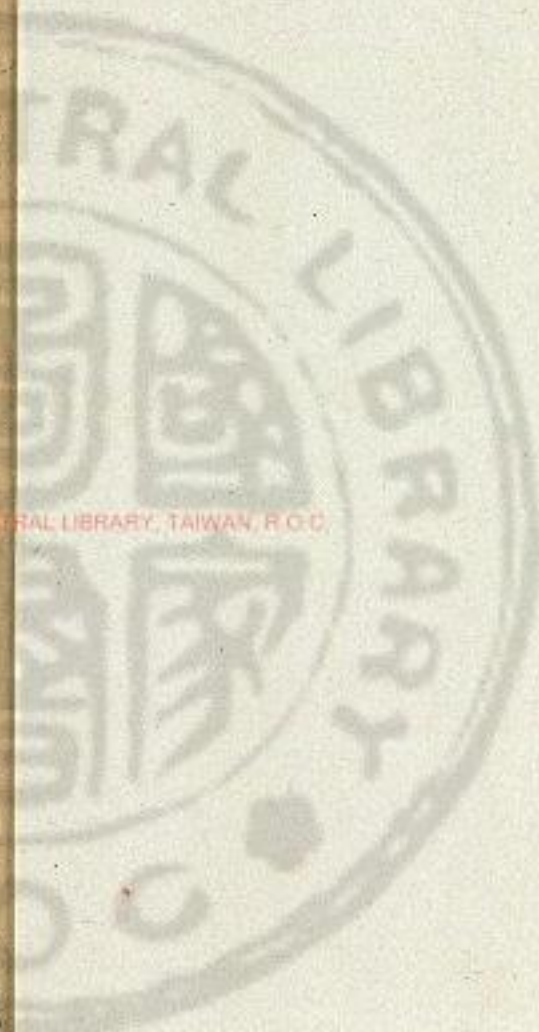


致遠讀史管見卷第十一

孝武

宋紀

初劭之謀逆也夜召東宮官問以濟否袁淑曰何患不克但不為天地所容耳左右引淑出淑還省繞床行至四更乃寢明日劭帥兵入宮急召淑淑眠不起劭停車催之淑徐起既至劭使登車又不上劭遂殺之及帝即位贈淑太尉謚忠獻異哉袁淑之為人也親聞逆謀諫而不聽幸被引出焉不歸上發覺言之乃還省鏡床四更乃寢其何所思耶抑有可疑耶抑懼禍耶抑亦有可從耶比劭呼之堅卧不起將以立異耶既不覺起而從之又不得車谷以立節耶皆不知所歎矣雖然淑之意必有在蓋將立於從違之間劭事成必懷有不合之恩不成則已有不同之知酬報之賞不





在其身必在其後此淑之故也武帝即位不加精察因以  
其惡而後得禍焉淑之姦計行矣夫知惡而不告是與之  
同情不之如也試張超然後為賊黨也若淑者加以庇隱  
大逆之罪斯為高矣

初勅以尚書令何尚之為司徒及初敗帝以尚之素有令譽  
且若勅朝用智將迎志有全脫故特免之後以為尚書令  
初勅見諸王起兵欲殺三鎮士民家口何尚之曰舉大事  
者不顧家今誅之正足以息之意耳勅乃下書一無所問  
武帝所謂用智將迎時有全脫者此也然可謂不知輕重  
之別矣且殺君子弑父天下大惡已為上將既不能討又  
不能去乃受其官爵安於地位是與之同情也且君父與  
士民家口孰重君父見弑三綱淪絕而不知懼士民家口

有君父而後存者也君父何在而家口是念尚之之姦計  
審其身相逆賊又布恩意于義旅之心武帝墮其計中不  
加精察仍寵赦之何異於養其一指而失其有皆不能三  
年而察小功者耶若尚之者加以黨附賊子之罪斯為當  
矣

江州刺史臧質與荊州刺史義宣謀逆以豫州刺史魯爽有  
勇力與之相結約以今秋舉事使者至爽所爽方醉即日起  
兵上遣沈慶之討之爽敗死

李壽之有言凶人之濟其身非亂世莫由魯爽以亂世之  
情行之平日其取敗也宜哉愚以謂凶人者會集姦果但  
能召亂非所以濟身也假如偶逢亂世亦偷延歲月終  
不免耳豈惟平日不可行雖亂世亦不可行也而世之君



子或取其說是與凶人指示一路豈所以為訓哉

上惡宗室強盛不欲權在臣下義恭知其指乃請省錄尚書

事

同姓諸侯棊布于外夾輔王室成周所以此而強孤秦以彼而亡武帝縱不知古獨以家事觀一營陽被廢若非文帝在荊州則宋室何所恃元凶作難一非武陵為義舉則禍亂何由平乃生忌心謂己以此得之人將視例不知摧抑一宗藩適自削弱譬如人去其手足則頭腹安能獨存雖免其身而嗣子受禍乃便嬖一夫之力諸侯無預焉豈非後人之監哉

南兖州刺史沈慶之請老以為左光祿大夫慶之固讓表數十上上不能奪聽之就第頃之上欲復用使何尚之往起之

尚之累陳上意慶之笑曰沈公不効何公往而復來尚之慚而止

七十致仕大為之制也若忠賢勳舊之臣國家所賴有不得謝者或以病而去他日氣幹復寧欲起之則當以身許國無以有己此古今之通誼也天出聖進退何常惟義之安耳何尚之失節之人固無足議者沈公確守素志堅一卧不起善矣然廣陵之役未免受鉞而行爪牙之言又以專斷而怒安在其為致仕也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夫所為信者將以復其言惟信近於義然後言可復故君子不可易其言也孔子謂微生乞鄰醯為不直者微生嘗以是請入而已不能免故可

顏竣丁父憂歲踰月起為丹陽王竣回辭表上上不許遣使



抱鼓登車載之郡舍

顏竣於宋武君臣之分不終者竣一不知量主之過也方義  
師初舉竣為諮議總內外以至成功於帝之為人亦當得  
其方寸矣而竣又已貴顯復欲何求既居父喪非有金革  
不得已從權之舉所當力辭起詔匹夫守志矧有義理帝  
亦安得而奪之不能以哀勝情以禮防欲龜勉受命此固  
取輕人主而護間所由入也

上自即吉之後奢淫自恣顏竣數諫上漫不悅竣疑上疏之  
乃求出外以占上意詔以竣為東揚州刺史竣始大懼

有諸已然後可以求諸人無諸已然後可以非諸人以孔  
孟之賢聖於道德可謂有諸已於不善可謂無諸已矣以  
之勸戒時君尚不能用顏竣釋服冒榮而反諫帝居喪淫

次豈惟不入適足召怨曰汝行如何乃欲正說夫如之者  
父尚不能行之於子况臣而可行於君乎

魏高允好切諫事有不便允輒求見魏主常屏左右以待之  
羣臣莫知其所言時有上書激訐者魏主謂羣臣曰君父一  
也父有過子何不作書於衆中諫之豈非不欲彰於外耶君  
有失不面陳而上表顯諫彰君之短明己之直豈忠臣乎高  
允真忠臣也朕有過未嘗不言言而天下不知可不謂忠乎  
高允諫君而天下不知此其忠慎可法也然非允固欲屏  
人而密諫也魏主自屏左右以待之是魏主惡人聞其過  
而允能不語之於外故天下不知耳魏主之言未盡善也  
其言曰君父一也君父之尊則同而情則異父子天性也  
父有過則見吾志微詞以喻之有大過三諫而不聽則號



泣而隨之甚不義然後爭之朝夕一家左右就養無衆中  
上書之理也君臣以義合也君有過可以面陳則面陳可  
以上書則上書可以屏語則屏語務在君改而已君而未  
改則有屢諫切諫苦諫極諫又不聽則有辭位而去而無  
從之之法也非親於父而踈於君情固然義固爾也今必  
責以面陳而不得上書且事有幾急身有遠邇居有內外  
勢有通壅安得常侍君顏而及過失之會乎顧臣子不當  
暴揚生惡以訐爲直耳不可謂上書顯諫者皆有彰君明  
已之心若魏主則惡聞其過故以是爲諷也且高允固賢  
而人才不同安得責人人如允哉善爲君者知從諫而已  
陸贄論盡之矣

吏部尚書顧觀之以爲人稟命有分定非智力所移而闇者  
不達妄意僥倖乃著定命論以釋之

賢聖安於義知命故也小人爲不義不知命故也簞食豆  
羹得之則生不得則死蹴爾而與之生人不屑非能知命  
者義心未亡耳義心未亡則其不屑若知命者矣繫馬于  
馭食祿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非不知有命義心不存  
耳義心不存則其受之真不知命矣夫命無形可見也若  
何而知之以義之可否知之也命不可改可改非命也君  
子之自處也義當貧則貧義當賤則賤義當富貴則富貴  
義盡則命正矣義不當然枉道以求之求之而得是亦命  
也而於義不合則其枉道乃徒費也豈不可惜哉是以顧  
義之士寧受五兩之綸於原憲而不願得百鎰之金於陽  
貨寧受一廛之地於伯夷而不願得百乘之家於盜蹠義



之可否命之通塞也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而不知義無以安於命此至學也定命論善矣苟不由義則其所謂定者特未定也

上以江智淵爲中書侍郎智淵少有操行沈懷文每稱之曰人所應有盡有人所應無盡無其惟江智淵乎

沈懷文所以舉江智淵者其有類清談之緒耶人所應有盡有人所應無盡無此兩言推其致極非聖人何足以當之武帝之爲人可見已智淵黽勉要官不知歛晦終以片言忤旨憂懼而卒史魚雖賢其在遠伯玉之後矣懷文兩言豈非過情之譽耶

東揚州刺史顏竣丁母憂送喪還都對親舊時有怨言王僧達奏之詔免官竣又上啓陳謝上天怒及竟陵王誕反上遂

誣竣與誕通謀賜死沈其妻子於水

顏竣事帝潛雖入爲侍中出領价藩分亦足矣前居父喪義不應起旣已失之今居母喪盡遠擇葬地因自韜默庶幾保身乃復還都又出怨語中庸不云乎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穽之中莫之知避也竣無驅之者洋洋然趨以就之小黠大癡何足算也雖然武帝亦不仁之甚矣方發潯陽屯溧州之時危疾在身兩軍交急若非竣累旬謹密應接無爽豈不殆哉乃因諫諍含怒移之誘誣加之黨逆旣誅其身又絕其後於腹心尚爾他臣何賴焉世非人君之道也

竟陵王誕反詔沈慶之討之誕以劉琨之爲中兵參軍辭曰忠孝不兩立琨之父在不敢承命誕殺之何康之謀開門納



官軍不果斬關而出誕置康之母於高樓不與食而死又以  
范義為左司馬義母妻子在城內或勸之曰事必不振子其  
行乎義曰子不可以弃母更不可以叛君必若何康之而生  
吾不為也

是三人者皆竟陵官屬各有父母而處于亂邦誰為得義  
乎曰現之以父在辭參軍之命而見殺上也何康之謀納  
官軍不果而出降其母被害次也若范義斯為下矣其言  
曰子不可以弃母是也而曰更不可以叛君夫誕方叛君  
已當力諫諫而不從不忍弃其母力諫而死可也乃執為  
吏之小節陷黨惡之大罪擇不處忠其智末矣

誕既敗詔城中士民無大小悉誅之

討罪人者戮其元惡則止矣胤征誓衆脅從罔治周公致

辟止于三監今以誕一人反叛而遷戮一城夫城中之人  
豈皆與誕同心生乎是長乎是父母妻子親族生業皆在  
是不得已而從之耳而皆殺之不亦濫乎或曰齊公子商  
人弑其君春秋書齊人執子叔姬以齊人皆有黨惡不赦  
之罪則如何曰春秋所治謂受商人之私惠者耳舉齊之  
衆容有不受者今武帝未嘗使究情而區別之也其可乎  
前廬陵內史周劭言事切直上衝之使有司奏劾居母喪不  
加禮傳送寧州於道殺之

武帝初即位詔求直言周劭條奏七事未及批逆鱗也獨  
勸帝行三年喪勿蓄金寶者鄙惑之謂又謂下令求言其  
本非實此最忤旨者然自免去職亦已七年五經大赦而  
帝藏怒宿怨竟不能容夫以直言求之而以直言殺之且



居喪淫恣充貪財利屢殺言者備載史書則所論非不實也  
也曾不自反方且懷恨反以不孝之罪加之于朝是豈人君之道乎

侍中沈懷文數以直諫忤旨上嘗出射逢風雨驟至懷文曰  
風雨如此非聖躬宜冒上依色曰卿欲効顏竣耶出為廣陵  
太守懷文詣建康朝正以女病久而未還為有司所糾免官  
禁錮十年懷文賣宅谷東上大怒收付廷尉三子行哭請命  
竟殺之

考之史沈懷文所諫者三事耳勿峻諸正科一也勿禁諸  
工任邊州輸器甲絕實三也及止風雨出獵三也此亦  
人臣納忠之常非有割口深至難堪之言也而帝已不能  
受免官禁錮十年而怒不釋必置之死是豈人君之道乎

懷文行已非若顏竣有以取禍者其及何也

晉庾冰相立議使沙門敬王者不果行上復有司奏曰  
浮圖為教反經亂道佛以誦儉自牧盡有簡禮三親直體萬  
乘者哉臣等參議以為沙門接見當盡敬虔依其本俗

革弊化俗者本諸身身正者物必正武帝罵高祖為田舍  
翁則非孝道抑削諸弟則無立義殺忠直士則無君人之  
仁為愛妾死罔罔廢政則無乾剛之德方之淳層未有以  
賢也顧欲正以上下之儀是從事於末而非本務矣其能  
變乎

上機警勇決學問該博文章華敏讀書能七行俱下  
所貴乎學問者將以輔成吾德也人君莫不乎正心修身



老子祖考友于兄弟用賢納諫美其政有一未善則舉以明之是則君學也武帝闇明無禮奢欲敗變視乃祖猶田叟待諸第若敵讎戲侮公卿而殺戮忠諫無一善可稱雖學問博洽將何用也是直口且談誦誇多爭勝於臣下耳或曰武帝失德如此何以能終日討劾之舉進無二心罪人斯得此其美也美惡兼除適足以免其身而已矣

廢帝

通鑑無廢帝紀附于武帝之末明帝紀初

宋紀

罷孝建以來所改制度還依元嘉尚書蔡興宗曰三年無改古典所貴今殯宮始徹而凡諸制度一皆刊削雖復禪代亦不至爾

三年無改之道謂人子所當自盡於父者非人才政事之謂也人才有大姦惡如飛廉惡來政事有大弊害如稅陌間架必待三年而後以則固已亡矣夫去留損益未係於亂存亡者徐徐而革之則可謂云爾已矣而不問是非可否一切更易揆於情則不懷於事則不效此履霜之漸篡竊之萌春秋之所謹不可易也

初世祖多猜忌大臣重足莫敢指過從世祖姐義恭等相賀曰今始免橫死矣甫過山陵義恭與柳元景顏師伯等共樂酣飲不捨晝夜帝不能平及之誅戴法祖大臣無不震懼於是元景師伯謀廢帝之義恭以告沈慶之慶之由義恭不厚又師伯斷朝事不與慶之合懷常曰沈公爪牙耳安得預政慶之恨之乃發其事帝自討義恭殺之族元景師伯人心戒懼則力善放肆則生過使義恭師伯元景諸公競競常如立于武帝之朝禍豈遽及又况八行喪服未除而



聲樂酬飲不捨晝夜帝心不平理正應爾其被罪豈非  
自取耶沈慶之累朝宿將有忠於國無咎於賢者也乃為告  
許之事不忍小忿而忽大謀惜哉已不得預朝權與人主  
濫殺執董謂我為爪牙之憾王公被誅執酷使廢帝而  
可為忠謀也則曰善矣不然無乃逢君之惡為大罪乎

沈慶之既獲顏柳之謀遂自疑於帝帝浸不悅慶  
之懼禍杜門不出蔡興宗性見說之曰主上比者所行人倫  
道盡公欲坐觀成敗豈惟旦暮及禍四溥重責將有所歸願  
公詳思其計慶之謝之再三陳說終不從及帝誅何邁量慶  
之必入諫先閉清溪諸橋以絕之慶之果性不得進而還遂  
賜慶之死

董仲舒有言人臣不知義者秋遭變事而不知其權陷于誅

死之罪嗚呼若沈慶之其斯人歟劉子業受重徵廢無感  
容此昌邑所以被廢者也不待太后疾欲擗景寧陵此周  
襄王所以自絕于周者也山陰新蔡鳥獸之行此漢之侯  
王所以自殺而國除者也一日而誅相王大臣三人此晉  
州蒲所以見殺者也蔡興宗所言雖非天地之常經是亦  
古今之通誼慶之受知三帝榮祿累朝雖不與國權而躬  
承顧託所宜斷以大義廢昏立明霍子孟之功不得專美  
於前矣乃徇小忠違至計兵柄在手見幾不作以至失身  
為賊所制不亦悲乎

蔡興宗說領軍王玄謨舉事玄謨謝曰此亦未易可行期當  
不泄公言右衛將軍劉道隆與興宗嘗俱從帝夜出興宗曰  
劉君比日思一閑寫道隆解其意搢興宗手曰蔡公勿多言



蔡興宗以廢君除惡之謀語沈玉劉三人獨劉道隆默許之王玄謨難焉沈慶之不從而不漏其語也何慶之於顏柳之謀則發之而於興宗則能隱也是非有出於人之本心者不可以私愛是不可以私惡非惟其公而已矣興宗之所以冒言三人之所以不漏當年後世亦無非之者以是非之公也人君恃崇高之勢殺戮之威兵甲之多宮闈之固觸情縱欲肆行不道自謂如日在天人莫能害也不知商度睥睨欲取之者近處乎心膂之間肘腋之下禍機一發疾若迅雷可不戒哉

帝遇弒

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治其亂養其生成其性而已矣非爲它也自羲農以來天下非一姓所終以天言之惟德是輔而無私親以人言之惟惠之懷而無私與若其淫虐肆於民上弃天地之性則天人同疾而伐之者至矣苟爲不然堯何爲不與丹朱以天下而與舜舜何爲不與商均以天下而與禹禹何爲不與益以天下而與啓家天下昔雖立嫡立長而何爲必以賢爲主也而蘇子著論乃曰武王非聖人也孔子蓋罪湯武顧自以爲殷之子孫而周人也故不敢然數致意焉曰大哉巍巍乎堯舜也禹吾無間然其不足於湯武也亦明矣曰武未盡善也又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伯夷叔齊之於武王蓋謂之弑君至耻之不食其粟而孔子與之孟軻始亂之曰吾聞武王誅獨夫紂未聞弑君也自是學者以湯武爲聖人之正若當然者皆孔氏之罪人也



使當時有良史如董狐者南巢之事必以叛書牧野之事必以弑書而湯武仁人也必將爲法受惡矣周公作無逸曰殷王中宗高宗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上不及湯下不及武亦以是哉文王受命稱王不繫紂之存亡也而以兵取之而放之而殺之而可乎荀文若聖人之徒也以爲非曹操莫與定海內故起而佐之所以爲操謀者皆王者之事也文若豈教操反者哉以仁義救天下天下既平神器自至將不得已而受之此文王之事文若之心也武王親以黃鉞斬紂使武庚受封而不叛豈復人也哉武王封之蓋亦不得已耳殷有天下六百年誅其君夷其社稷諸侯必有不悅者故封武庚以慰之此豈武王之意哉故曰武王非聖人也此蘇子之論也其辭則美而辯矣其

理則不然仲尼之稱嘆堯舜也蓋志於天下爲公也無間於禹者爲其以鯀之故雖貴爲天子不忍華宮室美食服也豈有意薄湯武而與魯堯舜哉武未盡善者指樂而言之其聲音節奏方之韶舞小不及云爾武王未伐紂之前嗣爲方伯固亦服事于周孔子通言周德之至何以知其專指文王也使仲尼厚於文而薄於武者憲章文武何耶伯夷叩馬之諫自太史公傳之孔氏未嘗及也孤竹君舍長而立幼伯夷以父命爲尊而讓其弟去之餓于首陽孔子以爲仁而無怨者豈爲武王伐紂而不食其粟哉孟子以紂爲獨夫者祖秦誓之言秦誓之言蓋當時實事受帥其旅衆多若林而倒戈自攻無一人爲紂致死非獨夫而何所以爲獨夫者非以其賊仁賊義而何殘賊之人肆於



民上天絕之人離之君之位亡矣是則誅獨夫而已在易  
 之革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卦者定數也湯武乘  
 此數者也猶帝乙之歸妹文王之明夷也而謂湯武非聖  
 人可乎惟湯武非弒君也故南巢之事史不書叛牧野之  
 事史不書弒借曰時無良史而序書者孔子也亦不足信  
 乎凡書百篇皆孔子所取以為經邦大訓若孔子心非湯  
 武則直削其誓誥有何不可而與典謨並存垂諸後世其  
 意蓋恐後世亂臣賊子假湯武以濟其姦故存其誓誥以  
 見桀紂之罪明湯武之德以謂必也德如湯武罪如桀紂  
 乃可襲其迹云耳故其序湯誓曰伊尹相湯伐桀而不謂  
 之叛其序洪範曰武王勝殷殺受而不謂之弒夫天下之  
 理折衷於孔子亦足矣以孟子為未足信已不可言智又

不信仲尼則吾誰與歸乎湯之勳德非用兵也謂其  
 誠我以為湯者曰湯誓為之湯以是為其勳德非用兵也  
 之志也使誠可勉則不為矣疑謀猶且不成勳德而可為  
 乎周公無逸所稱四人不及湯武者特舉其不敢荒寧之  
 事耳國長久之報以告繼世守文之君為觀遠遊田之戒  
 耳湯武創業之事故不及與周公既身相武王伐殷誅紂  
 矣而又心非之豈理也哉方紂之未亡也文王未嘗稱王  
 廬芮贊成而文王受命云者亦齊東野人之語耳蘇子不  
 攷義理而遽信之謂武王伐紂則不可文王稱王則可武  
 王為弒君矣文王獨非僭號乎天之命人豈有諄諄之言  
 文王何所據而受命也故泰誓故誓盡稱文考及柴望大  
 告武成之後行追王之禮矣然後稱文王此見於經者豈



不明哉苟或佐曹操取天下亦謀略智計之士耳比之子  
房尚遠不遇操挾天子殺伏后左右無非曹氏之人文王  
亦嘗為此乎以武王為非聖而以苟或如文王何悖謬之  
甚耶武王克商周及下車投殷之後於宋正為殷有天下  
之久不可以紂故而使聖賢之君不血食也故封武庚此  
乃天下之公義聖人繼絕之仁心乃謂不得已而為之又  
過矣殺其父封其子其子果人也則不當受武庚之反當  
也彼紂之惡未若紂之其神殛餘而禹相之謂禹非人也  
而可乎武王至于孟津羣后以師畢會遂及庸蜀羗茅微  
盧彭濮夷狄之君亦莫不至此豈口舌可論勢力可求乎  
而謂諸侯有不悅者是比以後世淺事近慮而商度聖人  
故不見聖人而失之遠也夫熱湯武而進曹操亦可矣

下子受子與武庚而厚誣之至此六一說之反理亂德者愚不  
可以不辨

明帝

湘東王或

宋紀

晉安王子勳及子尋陽豫州刺史殺琰應之上謂蔡興宗曰  
諸處未平琰復為逆事當奈何興宗曰逆之與順臣無以辨  
但人情甚安清湯可必

興宗嘗勸沈慶之王玄謨劉道隆以廢立之事今對明帝  
乃曰沛之與順臣無以辨是心昔之湘東今之尋陽所舉  
不異也其意云何無乃興宗以謀止於廢黜而謂殺之為  
甚耶

撫軍將軍殺孝相負其誠節陵殺諸將人莫為用出戰而死  
衆謂沈攸之宜代其任攸之以一方興名位相亞必不為己



下軍政不一致敗之由也乃堆乃興為主諸軍並充收之彼  
之曰吾本以濟國家豈計此之六降

平常之時人情事變猶不可知况而况世難方殷危機交  
急之際平君所以自強不怠日新其德者非但成己亦  
以成物也苟有一長片善遂之自足揚己矜衆則昨日之  
美未盈把握而今日之失已之岡陵矣惜哉孝祖之不知  
此義也沈攸之其慕沈璞者豈以濟務爲心不以名位爲  
意所屈甚微所成其大君子之節歟

袁顓兵敗欲奔尋陽沈攸之追斬之

袁顓之懼禍求出而刺雍州也祭興宗亦得荊州長史興  
宗不行顓勸之云興宗曰襄陽星惡顓曰天道遠吾但願  
脫虎口耳白刃交前不救沈天興宗曰內難得解外難亦

未可量汝欲在外求主我欲留中免禍各行其志可也既  
而廢帝被執尋陽起事四方其計咸歸焉朝廷所保惟淮  
南丹揚數郡卒之藩禦皆敗建康獲安顓之求全適以自  
滅興宗料事龜筮弗知以何道而知之耶曰興宗亦以人  
事觀之且是時親王壯大可思者盡拘之建康藩國皆乳  
臭小兒廢帝理必及難次立之勢當在叔父以尊屬長君  
而臨制內外其理既順其勢可倚豈不安於奉孩童以稱  
亂于外者乎此興宗之所獨言蓋嘗以微辭語顓而顓不

悟也

鄧琬聞兵敗憂懼無計張悅誅疾呼琬計事悅曰卿首唱此  
謀今計將安出琬曰正當判晉安王以謝罪且悅曰寧可賣  
主求活乃斬琬馳詣建安王休仁降諸軍至尋陽斬晉安王



子勛時年十一

鄧琬首謀為逆罪固不赦張悅初無諫止之言及事敗乃斬琬以自脫亦何異於此欲斬子勛之意即建安王休仁宜不受其降并斬送之云請免子勛之死則於義得矣子勛年未成童非能進却即琬者也周官一赦一曰幼弱二曰蠢愚其在八議一曰親親二曰議貴以此處子勛廢為庶人其可也

廢帝之世衣冠懼禍咸欲遠出至是流離外難百無一存衆乃服蔡興宗之先見

宋興于茲六世矣前後諸臣未有興宗之比者方嚴取敬於人主強直取服於小人工身乎昏亂之朝而猜忌不及勸人以廢立之事而誠心有孚及禍難必興從容乎其間

為之畫謀制勝者竟綴靖或違其所處尋致敗覆真可以謀王體國調善惜乎明帝用之不盡其才也衆人服其先見亦未知其所以見者故曰君子之所為衆人固不識也

上既誅子勛等司徒休仁曰松滋侯兄弟尚在非社稷之計也於是松滋侯子房等十人並賜死世祖二十八子於此盡矣

明帝以太祖之子叔父之尊剪暴夷凶更造王室是宜不待詔令而境內服從矣然尋陽一唱逆謀諸方響應都城危綴幾不自守謀臣竭慮將士盡力乃克平珍官易而難宜聽而叛是何也明帝年雖長屬雖尊宗正不推其賢中外不聞其德所以厭服之心皆末矣既克外難所當修仁



行善新美政事厚撫商姓簡其才行成立者布之要路其  
未成者未與民杜之害慎擇端方教以禮義以待任使則  
寶位安宋祚亦矣乃葛藟之不式而戕本是務曾為社稷  
計有如此者乎吁亦不仁之甚矣故孟子曰天子不仁不  
保四海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

徐州刺史薛安都等遣使乞降上以南方已平欲示威淮北  
命沈攸之將甲士五萬迎之蔡興宗曰今正煩軍使尺書若  
迎之以重丘勢必疑懼安都等又據大鎮密通邊陲如將外  
天必引虜入寇上不從謂蕭道成曰吾今因此北討卿意何  
如對曰恐非國家之利也上曰詎軍猛銳何往不克安都等  
聞大丘上之懼皆降

下之以心服于上者以仁不以暴以德不以力此明帝

曰位南兩仁未布德信未孚 奉陽之亂不得已而應之  
方有戒心用善言所以勝也示威淮北則得已不已而為  
之志驕氣盈期勿至計所以敗也兵凶器戰危事其勝與  
敗特係人主一念放與不放之間故心者事物之宗而王  
心者揆事宰物之權人主之急務也操而不放則以端端  
百里之地南征北伐而叛逆泮散王室載寧縱而不收則  
以猛將仗鉞強兵鼓行而喪師失地為國大辱此固後事  
之師不可不監者也

納太子妃令百官獻物孫奉伯止獻琴書上大怒封樂賜死  
既而原之

貢賦必有典式天子不私求財養太子不可不慎也明帝  
所行不亦異乎責百官使獻是導之取賂也且何以示太



子昭儉德以臨照之道耶雖赦孫奉伯而不殺然屬旨已傳孰不競獻以求免禍清約之士無所從出必濫被罪德貪鄙之夫不出於已則肆為格克一舉而數患生焉故人主必清心寡欲然後可以表正天下遏塞亂源也

建康記言荆州刺史巴陵王休若有至貴之相以此言報之以為南徐州刺史休若憂懼腹心將佐皆謂休若還朝心不免禍參軍王敬則曰今主上彌留政成省闕殿下聲著海內入朝之不返荆州帶甲十萬地方數千里上可以匡天子除姦臣下可以保境土全一身孰與賜劍賜第臣妾飲泣不敢葬乎休若素謹畏白於上而誅之

明帝意旨諸弟人皆知之寢疾日久人亦皆知之休若據上流無罪而見疑其勢必死如之何而可腹心將佐咸以入朝為難王參軍之謀非若郗超凶悖之計也固亦在所擬議者豈反逆之謂哉休若智不足以權事忠不足以格君殺謀主而蹈駭機是亦匹夫之謀耳

上與嬖臣楊暹長等為身後之計暹長慮上晏駕建安王休仁秉政已不得專權贊上除之上病甚內外莫不屬意休仁親舊預自結納上聞愈惡之召休仁傳尚書下省宿夜遣人齎藥賜死休仁罵曰孝武誅鋤兄弟子孫滅絕今復為爾宋祚其能久乎

有道者多助雖楚越可為肝膽失道者無助雖手足變為仇讎休仁自以於上有功嘗獻情款請殺松滋等十五是以諸猶子及若兄弟之親其自託於帝也至矣曾不知猜心一生父子且不相保而何有於兄弟乎且殺人以全己



而道猶或不為豈有盡殺兄弟之子而已能獨安者其逆  
彌甚則其禍彌階下省之藥勢所必至也然則休仁宜柰  
何有功不居謝免權任身奉朝請以忠孝敬慎兢兢自守  
已無失德而禍猶不免是則天也亦可無憾矣休仁臨終  
之言以孝武誅鋤兄弟子孫絕滅是猶不悟其勸殺松滋  
之失也悲夫

上誅吳喜一詔曰喜輕於萬端苟取物情豈可奉守文之主  
非志其功勢不獲已耳

壽寂之脫帝於垂死之中吳喜破叛黨於國家孤危之際  
所當十世宥也皆以知罪而殺之門既誅鋤兄弟外又陷  
幾勳臣以是為身後之遠慮正使嗣世无良尚未可保况  
填蟻之子乎

上疾篤慮吳喜為後身危臨朝王景文以三兒舅之勢必為宰相  
門族強盛或有異圖遣使齎藥賜死勅王景文正與客某叩  
函看已復置局下方與客合思行爭劫局竟徐曰疾勅賜死乃  
飲藥而卒

死者人之所難處也無罪而死尤人之所難也王景文  
當之坦然無怛心怖色若有道者何也曰存之夕念之深  
知其無可柰何而安之亦熟而已矣異端之學以無生為  
至視其身猶空虛然其空想之極者刃而不疾火而不知  
水而不覺也景文之能無懼者若是而已其比之逃難不  
安死者固已懸遠比之慷慨殺身者則亦云賢矣然尊為  
三公親為懿戚視人王失德曾無一言泯然而死於義闕  
矣與其能死曷若其盡忠之義以忠諫死不亦善乎



蒼梧王

宋紀

桂陽王休範以帝幼冲素族執政已不得為宰相必於桂陽諸侯舉兵于外若帝則必大舉奉迎若世祖則以義不同天師皆有名是以事功可立休範之舉何名哉特以蒼梧幼冲素族執政已不得為宰相怨憤而發是則反而已矣使休範有國家公慮移書朝廷問少帝何人之子得無異姓于我昭穆祖宗威靈安所顧饗乃以太義唱率荆郢入靖王室其庶幾乎

建平王景素孝友清儉好文學禮學士大夫太祖諸孫景素為長帝凶狂失德朝野皆屬意於景素楊暉長阮佃夫欲專權惡之有告景素謀反暉長欲誅之景素蕭道成以為不可乃止後竟為楊阮所殺

宋室諸侯王至是益微未有聞也而景素獨以孝友清儉好學禮士著名朝野屬意又且屬尊而簡長也表發蕭道成為社稷長遠之慮則當與蕭道成協謀定計黜退凶逆而暉立景素非唯克延宋祚又因以至公大義消抑道成窺覷之心一舉而兩得矣凡不是圍坐使楊阮小人肆其邪計陷戮賢王為毒難開道嗟乎表槩有忠志而無忠事惜哉初太宗嘗以陳太妃賜驛人李道兒已復迎還生帝故帝每自稱劉統或稱李將軍

人之保字螟蟪者雖取諸初生之時及其長也未有不知其姓者是何也以氣而示之異也然則何益矣惟自貧賤而之富貴之人則利於奉己者因冒昧而不自明如呂政是也其有知其姓而不以冒昧為利則終復之如李昇是也



蒼梧之非劉氏明帝必知之矣惟不能平忌疾之心思本  
支之重甘以大業付諸異姓人情至此不可以理斷殆天  
厭劉氏故奪明帝之駿歟不然何其愚蔽之極也作史者  
於明帝之殂書宋祚之絕乃實錄矣

帝欲殺蕭道成陳太妃常罵止之而嘗入領軍討時盛執道  
成裸卧帝立道成畫寢殿為的以鵝箭射之中其齊道成益懼  
與表

季世行

蕭道成圖篡矣矣不有以發也而蒼梧以戲射促之非以  
自迄乃促宋祚之絕耳道成豈有忠宋之心與表  
廢黜異姓建立宗室潘猶及掌然而不早為之所及  
齊事幾交急然後圖之夫豈伊霍之志哉表

乘此為之亦未為後乃執拘攣之見梅顛為主上獲大  
名為忠豈不謬哉

初魏尚書李敷李訢少相親善後訢受賂為人所告當死時  
敷符罪於魏主有司以中旨諷訢告敷除事可以得免訢從  
之魏主誅敷赦訢未幾訢復為尚書信用范擢及訢得罪出  
乃為徐州擢告訢謀外叛徵至問狀擢證其實訢曰汝受我恩  
乃忍為此乎擢曰公忍於李敷擢何不忍於公

天下之不窮者惟義理而已意氣執利皆有窮者也士以  
義理相與其無缺也固義理也一不善而一絕之亦義理  
也子夏與子而喪明呼天曰子何四乎曾子責之子夏投  
杖而拜深謝其過此朋友以義理相與有失則相規也孫



策之於表紹始合而卒離其離合皆有義也惟以義故責之如曹子而商也不敢辭怨之如孫策而公路不敢怒豈不美哉若以意氣勢利而交未有不光初凶終者二李范劉之徒可勝數哉可勝數哉

順帝

宋

沈攸之妻道成素相善及蒼梧遇害攸之在荊州以道成名位素出下一旦專制朝權心不平乃稱有素書是明帝與己約誓得太后手令云社稷之事一以委公於是勸兵東下遺道成書曰少帝昏狂發之可也奈何弑之又移易朝書布置親屬子孟孔明亦如此乎足下有賊宋之心吾敢指包

首之管耶

沈攸之名將也而不知義宜其敗也致怒道成特恨其專

制朝權出己之上是也忿也乃假素書手令布于遠邇人誰信之且其所為輸忠者明帝保字之螟蠅而非劉氏之苗裔天下所共知而以弑逆為道成罪此豈所以服人心哉蒼梧之死當為宋室慶不當為此舉事也攸之若知道成有賊宋之心於楊阮誣計景素之時要結道成廢蒼梧殺楊阮立景素隆宋祚一舉而兩得矣

去藥起兵欲誅道成兵敗謂其子曰本知一木不支大厦但以名義至此我不失為忠臣汝不失為孝子矣遂父子皆死人臣之罪莫大於殺君毒賊之徒莫深於篡國蕭道成兼有之沈攸之以勳勞宿將據上流之重才景倩以忠信義氣參朝極崇志欲討賊而能克何也劉宋之祚迄于明帝中外大臣不能匡之建宗支而使楊暉長阮



佃夫等二三細人扶植他姓至于六年之久凶虐驕恣人  
理不容蕭公羽翼已成爲民除害猶且遠如顧望不遽取  
之袁沈之師何名而起也其數不亦宜乎昔曹操劫挾天  
子二十餘載篡奪之事以次施行議者猶謂採取之羣盜  
非取之漢室今劉宋已亡蕭公殺李將軍而代之於宋何  
預焉以此書斷明帝之罪庶乎保字顛覆勳臣同氣推誠  
發聲疾惡父无者或可整矣

蕭道成欲引時賢來贊大業及召謝朓與語朓久之無言王  
儉知之喻其指謂朓言曰功高不賞公雖欲終身北面可乎  
道成正色裁之而朓采內和愼曰宋氏失德非公豈復寧濟  
但人情淺薄不能持久公若少復推遷豈惟大業亦淪七口  
亦且不保道成曰儉言不無理儉遂唱議加道成殊禮道成

### 國辭

道成之爲是紛紛者欲取國而不知所以取也要之道成  
不得在英雄之列特宋末諸人無出其右者故僞定一時  
耳三老黃公有云明其爲賊敵乃可服道成之誅必良也  
宜有播告聳動遐邇以謂明帝自殘其宗傳諸他姓李昱  
凶虐不道人神共疾孤總攝大政若沙淵水天下之事當  
與中外賢傑夙夜圖之於是王儉進易代之謀太后下宋  
終之詔事幾昭合不失時矣乃狃習弊風規爲禪讓復立  
順帝以召兵端豈非才氣狹促規摹不宏無經濟大略而  
然歟

### 帝下詔禪位

官天下者享國之日雖淺而子孫以安家天下者享國之



日雖長而子孫以危理勢然也古語有之三世為將道家所忌夫將為君使者也其禍尚如此况將將者乎自古有道之主少不令之主多有道者為民除害創業于前恭儉仁恕敷求賢哲昇之後嗣恐其失墜而已不令者為民之害毀業于後奢淫怠惰與小人處晏然不知前人之勤勞謂已與子孫永保天祿也而不自免其身者多矣身或幸免不能保其子孫者皆是也及其亡也願為匹夫而不可得而為之祖考者沉淪冥漠不復能知矣其平生創業勤勞非無功績亦與大化俱徂而不復可見矣豈不哀哉是故人君必監觀古今熟知往事究得失廢興之源治必法先王道必先仁恕衆建賢才與之共守而尤以教太子為急也至於宗室亦莫不慎擇師友輔以仁義使各成其材

以壯維城之勢已既無失德後嗣有可付則家天下之道雖不能與天地長久彼德嗣之六自祀周之三十世或可冀矣使紮紂之先知卒此項雖至今存可也

太祖高皇帝

齊紀

太子疇請殺謝朓帝曰殺之遂成其名王應容之度外耳謝朓於齊帝開業不能決然去之但不欲身預其事耳故屏人之問久而不對知機之諷對而不從至於解璽放詔則奔之而出亦謂革命重事耻出諸己而宋德淪廢又不足為忠故以遠避引遠處二者之間幾方之樓臂而前者亦可謂此善於彼矣使高帝舉重而名正則容吞而景幾有豈不更榮耶

太子順帝為汝陰王衛士殺之而以疾聞齊實之錄宋宗室



無少長皆死

安成王准素無黃室之望蕭公立之高一舉耳然一日此  
面則君臣之分存焉以三年之久乎宋德已終天命在我  
黼辰南向夫豈偶然王之汝陰盛其宮室備其供奉多其  
子女金帛而無利權其丙亦安能復為余壽也而必殺之  
又賞矣殺者又勅宋之宗室其規魏世之山陽公德又下  
襄矣不亦傷乎其不仁不亦甚乎

上性清儉主衣中有玉導上曰留此正是與長弊源即命擊  
碎帝曰使我治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

古之冕服有玉藻黻珽之飾以重寶文盛禮也為後也天  
子之費用一玉導未為大過為後嗣念碎一玉導未有深  
益然深懲病源之意亦可謂善矣不若擇賢人以輔導之

為制度以防閑之則其為益又弘博矣  
度未一年用錢八億萬豈無孫謀之及耶非其本故也孟  
子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人之慕儉而賤貨者豈不美金  
土同價之言然無此理也顧能使貴賤有等不妄用金  
不至踴貴焉耳必欲與土同價雖高帝在位百年亦不能致  
也

褚淵卒子貴耻父失節遂不仕以爵讓其弟屏居墓下終身  
褚良之心可謂孝矣其嘗三復幹父之父子其讀蔡仲之  
命而興起者乎雖然有未盡焉兄弟一體也齊嚴可受已  
為世子何義而辭若不可受已顧其義而使弟受其爵豈  
理也哉

武帝

齊紀



有司以天文失度請禳之上曰應天以實不以文我克己求治思隆憲政若火青在我禳之何益

武帝之言人君之言也是言在歲之三月耳夏四月以太祖舊憾誣荀伯玉壞宗祖而殺之所謂克己思政者何在蘇伯玉之言已於太祖也是李伯陽之忠也恨而殺之是慕容暉之事也桓熙祖之不親附己也是衛綰之節也又恨而殺之是不法漢景之行也武帝於是乎為子不子而為君不君矣然則其所謂克己者徒言之云耳豈知克己之道哉誠能克己何善之不成何治之不興歟

車騎將軍張敬兒好信夢意欲無陵嘗言夢舊村社樹高至天上聞而惡之有告敬兒道人至壘中貨易上疑其有異志殺之并其四子

張敬兒雖殺劉休範破沈攸之不忠於宋而忠於齊勳舊世臣也而以無罪殺之三月之間殺先帝忠勞勳之臣三獨不聞燕伯款晉州蒲之事乎吁亦殆哉其不及也幸矣幸不可常非人君所宜恃也若敬兒志願無極則足以殺其身而已矣

竟陵王子良篤好釋氏招致名僧講論佛法范縝盛稱無佛子良曰君不信因果何得有富貴貧賤縝曰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散或墜茵席之上或落糞土之中貴賤雖殊因果何在乃著神滅論以為形者神之宅神者形之用也神之於形猶利之於刀未聞刀沒而利存也形亡而神在哉

自古太平極盛之時四海戶戶皆封侯爵爵皆往以千萬計以率論之戶有十口是天下有一萬萬人也而官職之貴者



不過數十負則幾分而有一耶五之教以利誘人謂  
從我之道則所欲者隨念而至自其說行雖明智之資亦  
莫不惑今生修善以為之因後世之果而謂之果借如世  
有萬人篤信精練同時獲果而世之貴位纔數十負安得  
人人而貴哉妄誕若是而惑者終不悟也范縝之論亦未  
究理人不常貴亦不常賤先後升降莫可端倪今以風花  
散落為諭是則生而貴者不復賤生而賤者不復貴非通  
論矣其所謂神滅者尤非也形有質而神無方正猶刀之  
利也形雖亡神固自存刀雖壞利固自在利非鋒銛之謂  
神豈智識之拘耶范縝所見蓋以智識為神是墮於佛學  
而不自知也人死曰鬼不可謂之神神者陰陽不測妙萬  
物而為言未嘗斯須亡也非窮理盡性何足以知之

時中書舍人有四負各住一省謂之四戶及法亮等為之既  
恣重權勢傾朝廷四方餉遺歲數百萬王儉極言其弊上手  
詔酬答而不能改

四戶竊柄聚賄上不知也及王儉以開則非不知矣而手  
詔酬答終不肯治何也四方歲入餉遺凡數百萬必有所  
用之矣不然有汪國之臣而不行敗官之法雖乎免於天  
下之疑也

魏中書監高簡以為北狄所長者野戰短於攻城若用其長  
以奪其短則雖眾不能為患請依秦漢故事於六鎮之北築  
長城置兵打守東西不過千里用工不過十萬人一月可畢  
雖有暫勞可以求逸

拓拔攻討柔然累世矣亦嘗屢捷而大勝終不能滅之者



觀武而不耀德也不務以德綏懷而惟兵是尋則塹池千步崇城百尺延袤萬里適足疲民而自怠非長久安固之道也高閭所陳抑末矣

魏初民多墜附無官役而豪強徵歛倍於公賦給事中李安世上言歲飢民流田業多爲豪右所奪雖桑井難復宜更均量使力業相稱魏主喜之由是始議均田諸男夫十五以上受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更代相付賣者坐如律

有經世安民之慮者夫嘗不欲體國經野患在上無復古之君幸而其說或行均田制產功未十一則以貴戚近習不便而罷者多矣獨魏孝文慨然有志於先王之道以李安世片言而力行之自是邦有常賦官有常祿賂賂殆絕而民力寬裕其效如響然則美政良法非人君誠信而願

爲其孰能強之

唐高祖之攻隋錢塘上發禁兵擊之當之衆潰臺軍乘勝抄掠軍還收軍王陳天福弃市天福上寵將也既伏誅內外震

肅

君人之道當法天無私執非吾臣惟賢是好孰不宜力惟忠是賞孰不進言惟善是聽漠然如皇天在上不係心於一偏一曲而萬物莫不愛戴故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苟有私好私惡滯于方寸則與民無常情無以相遠而匹夫匹婦憫然不服之心起矣齊武帝未足爲賢君而寵將縱暴乃能誅而不赦公罰一行中外震肅苟物物如是所謂禹湯之治其興勃然又何難哉

高允卒



拓拔氏之臣無出高允之右者魏初無祿至是放祿纔五年耳而允出入二省五十餘年是五十年貴而無祿也魏主嘗至其居見草室布被厨有薪菜而已於是賞賚及之然賞賚不若祿入之常也晚而得祿又以振施親族是允未嘗不貧其貧而能樂者乎好讀書善諫諍喜薦賢恂恂如也其泰而不驕者乎可謂有德君子矣雖然其經世之才猶在魏王之下所以不能佐之以大有為也允尚如此他人固無所望矣

魏大旱代地尤甚牛疫人多餓死詔有司開倉賑貸聽民出關就食盡出御府衣服珍寶外並用繒布絳帛以其太平頃資百司下至工商阜隸逮于六鎮遠戍畿內饑寡孤獨皆有差自古歲旱其害先及而衆者惟農民而已在官之粟少又

取於農府庫之弊之又取於農農被害方深而公歛反急焉故歲小旱則農民流離大旱則擠于溝壑散為盜賊而巳或蒙賑恤之惠則平日無積以移運而不及時官非其人以刻削而不及下其弊不可勝言與亂同事大抵一轍也魏政素不以恤民固本為先獨孝文最為留意發廩移民出御府服珍需用以班賚之可謂美矣然牛疫而餓死者無預焉是不及農人也豈非以德為政之大闕歟世亦讀孟子不精講王道未至歟

魏世高主位卒魏主方享宗廟始薦聞之為廢祭臨視號慟貴戚之知於情雖重而宗廟之祭於禮為嚴是故春秋大夫卒於祭之日則不以聞蓋緣先祖之心耳大夫卒必聞樂不樂緣孝子之心不忍視已設之饌而遽撤之夫如是



則上盡肅敬於宗廟下全隱卹於臣子兩得之矣魏主以  
佗死始薦而廢陋於稽古其亦諸臣面牆之過耶

魏主使羣臣議與齊通好何如游明報曰既不遣使又侵其  
境宜在蕭贖入復遣使不亦可乎乃遣邢產來聘

人有四疾克伐怨欲是也而甚者克也克者好勝也所以  
然者志不勝氣為氣所使也苟知以理自勝而不以氣勝

人則克反為治己之功矣游明報以罷使侵境曲不在人  
謂繼齊好魏主從之可謂能內省而遷善自斯固聖人之

所與也常存此心魏於王也其庶乎  
以安陸侯延為雍州刺史躬留心獄訟得劫皆赦遣許以自

新再犯乃誅民畏而愛之  
子產曰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猛非君子之

政也古有寬栗剛柔之不齊而無言猛者曰威而不猛而  
已以此知猛非古人所貴也子產無乃有見於剛嚴莊矣

之可以為治而過之者乎夫弛張文武惟當而已矣成王  
戒君陳曰不剛不柔亦厥德允修成王君陳皆賢人耳而能

及此何子產之智而以猛為尚耶賊者不仁而毀其則為  
人害者也劫尤甚焉而劫而可赦則竊盜不復治矣聖王治

宥者過而已矣劫豈過耶得劫而治非失於嚴縱劫使自  
新不足為惠蕭紆於二者何居我才之前聞也

荆外刺史巴東王子璽言好武事私作錦袴絳襖欲以餉蠻夷

易器仗長史劉黃等欲告其反子璽殺黃等上怒遣胡諧之  
尹略帥兵詣江陵檢括子璽子璽曰子璽若束手自歸可全

其命諧之等至子璽言曰服豈城遣使相問曰非敢反也今還



闕受殺人之罪乃殺生其酒饌狗魚略棄之以流執戮日後  
子響怒出戰蓋雷大敗亡遣蕭順之將立繼至子響即日赴  
建康太子長懋素已心順之發建康也太子嘗謂順之使早  
爲之歎子響見順之必欲自由明順之縊殺之

子響未嘗反武節亦無必殺之意蓋爲將者衣服而行宜  
諭上言使之入朝可耳而胡諧之尹略故激怒之必有反  
形蕭順之受命宮中諭致之死地帝皆不知也高順之  
若聞東宮之命當具以白上曰言太子當友愛諸王共隆  
其業豈可以猜忌心自除乎足非宗社之福也如此則上心  
釋然太子知懼之了響得全臣子用上如此親王是逼竟無  
由自明暗嗚呼豈足良由聽言不審遣在太遽又有束手全  
命之詔以此凶凶謀人君君怒之可也

魏馮太后阻高祖勺飲不入口者五日楊椿諫曰陛下荷知  
宗之業豈可同匹夫之節以取僮仆且聖人之禮毀不滅性  
縱陛下欲自賢於萬代若宗廟何魏主爲之一進粥

先王之制雖有毀不滅性無以死傷生之言然不至焉者  
皆是也過之者千萬人而一二耳况於人主生於深宮素  
於富貴者乎又况非其所生者乎又况嘗欲見殺者乎而  
魏主能行人子之所當行爲之臣子者所宜將順以輔成  
之則自漢景以來君德盡壞而爲後世法宏且遠矣而楊  
椿乃於勺飲未入之時遽有僮仆滅性之憂何乃孫其君  
歟夫魏主至是亦已長矣臣下猶欲殺之使幼主而臨御  
其見殺豈有既耶故曰小忠者大忠之賊也雖然孝文之  
孝孝矣其非所當爲者歟



初魏太后忌魏主英敏恐不利於己魏廢之盛寒閉於空室三日絕其食大臣固諫乃得免魏主初無憾意又有官宦魏主於太后太后杖魏主數十及太后殂亦不復追問

初漢而後世主稍不覺若有孝文之母其得免於暴崩幸矣有讒已者其得多於誅戮則無矣馮太后於孝文非已出也而孝文事之如此其孝且年在幼冲寒而飢之者三日濱於死矣而怨心不形雖其天資純至亦見持守之志力矣使逢伊周之輔世所成就豈止於是而已耶雖然孝文之孝自情文而觀之則固可賢由理義而論之豈無失乎顯祖之死馮太后附之也為孝文者義不戴天矣則當如何孝文賢者不得以夷狄斷之謂其知母而不知父也孝文長者不得以鄉原斷之謂之矯情而要美名也使

孝文不知父之見醜則已矣然年已十歲加之厥成豈不知乎知之而致若於馮母如此既不可謂之知母而不知父又不可謂之矯情而要美名然則篤志力善而不知義理之中者乎嗚呼人倫之變莫大於此非可與權者不能處宜孝文之弗及也豈不惜哉

文州刺史房法乘好讀書常備燕不治事長史伏登之擅權法乘怒繫登之於獄登之得出將部曲襲州執法乘囚之別室法乘無事就登之求書讀登之不與以啓法乘心疾不任視事詔以登之為刺史法乘遂至嶺而卒

不善讀書者以古之時與今異其事未必可循古之人與已異其行未必可法古以為玩好之具娛耳目資談說而已如房法乘之徒夫豈少耶五經語益之在天下如衣服



飲食器具一不備則生人之用必不可無也言是則益少而害多者雖汗牛馬充棟字若丁之心所不存也以此讀書則必求其會而適於施矣今以讀書而不事事是人自人書自書了不相預則亦何必孜孜矻矻精神於繆素哉房法乘好讀書而方伯之位為備禪所篡孔文舉好讀書而千里之守為盜賊所逐豈哉陶元亮讀書不求甚解其言曰但得琴中趣不在音也可謂達者矣

魏主引見羣臣問以禘祫王鄭之義詔園丘宗廟皆有禘名從鄭禘祫并為一祭從王

宗廟之祭莫重於禘祫而自漢以來諸儒之論紛紜交錯誠如聚訟莫得其要則渙然行之不有達理真儒擇乎經訓而折其衷何以破古昔之昏昏示後來之昭昭耶真儒之言曰天子禘諸侯祫大七八享庶人薦此尊卑之等也所以知天子禘者以禮六禮之王不禘知之也所以知諸侯祫者魯侯國當用祫而以昭天子禮樂故春秋中有禘無祫而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言諸侯不當用禘也禘祫者合祭之名耳天子有所自出之帝為東向之尊餘廟以昭穆合食於前是之謂禘諸侯無所自出之帝則合羣廟之主而食於太廟是之謂祫石其時其物則視其所得用而降殺之矣以此斷禘祫豈不明哉四時之祭有禘之名是出於王制王制者漢文帝時諸儒刺經為之是時無達理之真儒而撥拾遺經於煨燼其文具在其合於周制者蓋不能絕宜其說禘祫之文有交錯之失也有國家者欲行禘禮斷以大傳及春秋則泮然無疑矣或問王制不純于







登臣丑於漢制雜以國俗使其君不得由惟對之哀而涉  
方議之失不寧惟是其初守禮違衆欲行通喪甚力其終  
也乃不能三年於是期而祥改片而禫是用古者父在爲  
母之服不中節矣無乃不得其本遂殺其末耶天禮惟其  
當而已施之當則如被衾冕而執鎮圭施之不當是衣狐  
白裘而坐諸莖菴也豈不惜哉

魏冀州刺史咸陽王禧入朝有司奏冀州民三千人稱禧清  
明有惠政請世祚冀州魏主詔曰封建雖古未必今宜經野  
由君理非下請以禧爲司州牧

不井田不封建而治天下終苟道也孝文於是失言矣未  
嘗講求古制何遽知其不宜於今也先王善政良法出於  
聖人法天之用如五穀而帛生人所須豈有古今之間哉

以爲不可行者非小智不能知則私意以爲不利於已耳  
下酌民言之公而從違之二帝三王率由斯道長吏近民  
民受其利害莫切焉若國之皆曰賢皆曰不可則宜察其  
故其公且實耶當聽其所欲如光武之留寇恂可也其私  
且不實耶當治妄言者如齊王之烹阿大夫善也今一無  
所問直以下不得請而拒之非矣或者見之亦以謂防牧  
伯之得民心何其隘也建官分職嫌其得民心則失民心  
者是可賞矣後世令甲有百姓舉留官長監司不得受接  
奏上之文其源流豈無所自耶

魏罷寒食饗詔祀堯舜禹周公於其國都

四時之祀天子用孟月禮之正也若寒食其始既不出於  
先王其節或跨乎仲季則非天子所宜行也苟以爲祖宗



常行有其舉之莫敢廢也蓋亦擇理之中而行之與寒  
食之祀始於晉人思介之推之焚而死也為之不食食然  
則有天下國家者以是日祀其祖考可謂不經之禮雖祖  
宗行之而未暇革今而革之去非以從是何不可之有魏  
主斷然罷之不膠者卓矣又能與堯舜禹周公各祀於其  
都其意尤美此皆有大大功德於民凡有三一國家者不可  
不祭焉者也此而不祭而祭淫祀古人云非其鬼而祭之  
誼也又曰淫祀無福可不慎擇而廢置之乎

中書郎王融自恃人地年三十望為三公輔嘗夜直省中撫按  
歎曰感爾寂寂鄧禹笑人行逢朱雀新開喧湫不得進推車  
壁曰車前無八驢安得稱丈夫

富貴人之所欲然不以其道得之不願也故曰不義而富

且貴於我如浮雲聖人不以富貴為榮而以道義為重邦  
有道而富且貴是得之以其道也如義無教聖人以崇高  
居之矣邦無道而富且貴是得之不以其道也於義不合  
聖人以浮雲視之矣士苟由道而顯義則治己之不暇尚  
奚軒裳鐘鼎之念哉道義重則彼輕富貴急則此亡相為  
消長者也躁進欲速如王融輩曾中無物則八驢是營反  
而求之於我何有君子之教曰求富貴者必將有用也推  
欲用之本斬而絕之則無累矣然此亦為自初用功者言  
之耳卷之有道行之可義涵養既久惟不富貴也富貴不  
能淫如伊尹周公安有貪危滿溢之患哉

魏主南伐大司馬安定王休執軍士為盜者三人將斬之魏  
主遇而赦之休曰陛下崩遠清江表始行至此而小人已為



攘盜不斬何以禁姦魏主曰誠如卿言然王者時有非常之  
澤三人罪雖應死而因緣遇朕雖違軍法可也

殺生子奪人主之至權也時有縱人使人不測此秦漢以  
夾狙詐之術朝三暮四非聖主不能無私之道也異應死  
而特恩赦之以爲非常之澤罪不應死而特旨誅之以爲  
獨斷之威皆君道之失也王者法天而行之矣

鬱林王 大孫昭業 齊紀

初世祖疾亟王融欲矯詔立竟陵王子良頃之世祖復蘇以  
朝事委西昌侯鸞世祖病篤鸞奉大孫立之子良素仁厚不樂  
世務帝少與子良慈愛鸞厚其養有欲即位聞王融之謀深忌  
之子良竟以憂卒

司馬氏曰王融乘危微倖謀易嗣君子良當時賢王素以忠  
自居不免憂死迹其所以然正由融速求富貴而已輕躁  
之士焉可近哉

子良賢王也素懷清尚不樂世務受遺之際推柄與鸞爲人  
所難能也而不免於憂死何也操術不明而擇士不精也  
喜賓客接才俊好釋氏信因果此所謂操術不明也門下  
八友梁武帝與其開國元臣咸在焉而獨厚王融此所謂  
擇士不精也武皇不豫融欲矯詔立子良而子良不知又  
戎服絳衫斷東宮仗而子良又不知上旣殂融以子良兵  
禁諸門子良又不知誠不知耶是不智也佯不知耶是不  
忠也禍變危疑之際事幾間不容髮而一聽王融譸張爲  
幻曾不覺悟略無可否至於迹涉疑似恐懼而殞乃自取  
之安得獨罪融哉融者亦劉班之徒耳子良不知監焉忽



哉

海陵王

新安王昭文齊紀

宣城王鸞謀繼大統多引名士與參籌策侍中謝朓心不願  
求出爲吳興太守至郡以酒數斛遺其弟吏部尚書論曰可  
力飲此勿預人事

司馬氏曰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二  
謝兄弟比肩貴近而危不預知可謂忠乎

愚竊謂朓之行已凡當危疑之際即其中退然蓋其所見  
如此非懷姦也如蕭道成謀禪蕭鸞謀篡立乎其朝者法  
鎮持危死生以之上也遂引遠自潔其身次也曹芳以  
臂爲福先爲禍始僥倖而冒進蓋不足數矣人各有志美  
不可必以一途思其上而不得得見引遠潔身者一矣

所以語其弟者當在議論之域未可以不忘也

帝起居飲食皆諮鸞而後行嘗思食然魚菜太官令答以無  
錄公命竟不與皇太后詔曰嗣主冲幼疴疾弗克負何宣城  
王胤體宜皇宜承寶命帝可降封海陵王高宗即位

古者立官分職之事人主也曰師曰傅曰保保者保其身  
體傳者輔以德義師者道之教訓不寧惟是凡立乎朝者  
皆得諫君其衛翼成就之道如此其密自非下愚不移之  
資亦必隨才而立矣方師傳保慎之職交修人主視聽言  
動一有不當則教導隨之其敬畏之心不敢少肆亦何異  
於思食魚然而不得錄命之拘也使宣城三意忠君而  
成其德雖不與魚然亦何害惟無忠君之意故禁其嗜欲  
則與絕其飲食無異閑其動作則與坐諸桎梏不殊此史



所以載思魚烝不得之小事以見宣城拘制其君之大惡夫惟物物由已則一旦解而廢之木為難矣

高宗明帝

齊紀

齊紀

上詐稱海陵王有疾遣御醫瞻視因而殞之

文惠太子素惡明帝曰我意口殍不喜此人不解其故及明帝得政文惠之子孫無遺此明帝所行之事非出於他人者也以人不喜我之故而勦其後嗣奪人之位廢其身又殺之以是自固謂不可搖矣身沒未幾已子單薨亦無免者然而宋齊之君妄然行之前乘覆車後來並轡疾驅端駕如弗及焉豈以是為故事當按而行之耶抑習俗所授不自覺耶無乃惻隱盡亡無復人心耶嗚呼悲夫

之廢鬱林王也詐蕭詠以揚州既而不與詠恚有怨言且

恃功頗干預朝政上數之曰隆昌之際非卿無今日今一門二州兄弟三封報卿極矣而恒懷怨望今賜卿死乃并二弟誅誣殺之又殺西陽王子明南海王子罕邵陵王子貞

蕭詠有恚言事起明帝既許以揚州而自背之夫以孫策之奇偉英邁尚不能堪袁術之給況險虜利欲之徒耶明帝盡亦反已有未盡乎雖然詠有恚言而已反逆未彰而翼已之功詎可志去其干政行私稍裁抑之可耳何至兄弟三人同時就戮延及三王無罪而死猜忌濫刑如此欲國之久長得乎人而無信雖父子且不相保中果孝矣雖豚魚亦感而化之在中孚之九五曰有孚攸吉言君道感通而天下信服國結讎然後當畀君之位故聖人以信易食君子以信易生明帝一食其言其失如此自詎而論則



有以取之矣

魏王如禾萊山定園立引諸儒議禮李彪言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類宮請先一日告廟從之

按鄭氏說有事于類宮告后稷也類宮郊之學也考諸禮記三祀皆由小至大以類而舉配林山類也呼沘水類也然則類宮廟之類也若非廟之類欲祀上帝而以始祖祭于學宮何義也哉益知類宮之非學而鄭氏考之不詳自安其說以為學也然則類宮或於之祭故曰昭假烈祖或於之宴故曰戾止飲酒或於之出令故曰匪怒伊教或於之受俘故曰席臣獻馘或於之慮獄故曰淑問獻囚或於之誓師故曰栢相于征而當魚是時戎事尤多詩八章而戎事居其三焉略無庠序養育人才之說其非學也昭昭

善矣

高祖晉而諸陵增置守衛

正己以及物政之經也敬親以及疏禮之序也及經而失序政非禮也禮非禮矣晉在宋前於齊無禮受之交遠事之素而為之俗凌置守雖曰近厚然非事之急先務也與其旌恩禮於累代之晉曷若薄叙九族以自著其家乎高祖子孫至是為衆明帝忌之一日而殺十王於是太祖世祖世宗諸王皆盡向使小推為晉修陵置守之心反思強弱廢興之故則於同姓必不至若是烈矣

初魏立以新興公丕世數之也于烈有功賜以不死之詔數後謀逆伏誅丕亦坐免為民魏主賜中烈詔曰數不反逆自負幽冥不關朕也本期始終而汝自棄絕一何可悲自今謀



反之外校如白耳

一人君許其百以不死何所始也其始於衛君公平公之為  
太子在戚也留澤長夫曰苟使朕入獲國服冕棄軒三死  
無與與之盟太子入即位後一年長夫謀召亡人斬太子  
疾懼請殺之夫公曰其罪免三死曰請三之後有罪殺之  
公曰諾哉明年長夫食於公乘適旬兩牛其衣狐裘祖不  
釋劍而食太子許必以還數一罪而殺之流及後世遂  
有刻許不怨之語至於毒鐵為矢以賜之焉然皆不能保  
是何也嘗之而不信也人君之言謂之命猶天命也天命  
一有不公平出命而不公必至於不信至者無所恃惡者無  
所懼而君道辱矣所貴乎刑者將以服人心也許之不死  
而陷之於人豈服哉歷觀前古為是者往往食其言豈非

後世之永戒乎

魏太子恂既廢頗悔過李彪密表恂謀逆詔賜死

魏孝文亦可謂英明慈愛之主矣太子有過以公義廢之  
是也既而悔過為左右所蔽卒以讒死其事迄不得白不  
亦悲乎古語有之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是役也獨信李彪  
一言未嘗多覆其虛言而遽殺之良由孝文已有嫌惡之  
心不開恫悔之路故讒間得入而冤結無告也孝文於愛  
而知其惡則得之矣憎而知其善不亦闕乎

初魏李彪家世孤微以志冲好士傾心附之冲亦重其才學  
薦於魏主且為之延譽於朝及為中尉結知人主稍稍疎冲  
魏主南伐彪冲共掌留魏彪多專恣冲不勝憤積其前後過  
惡禁於尚書省上表請付廷尉治罪彪坐除名



先達在上汲引後進去今通誼也舉前所知薦賢報國人  
臣公心也上焉者善人而人不知客主皆賢也次焉者以  
禮義相期施者之善受者不忘主客之賢否半矣次焉者  
以權利相與受者或不得已報者或不歸心蓋士無一二  
交文次焉者言以云爾相求五金貨寶雖備而已則盡市  
雲之徒耳人君深至九重責公卿牧守以薦進人才而其  
弊知之者必曰人君擇宰相者也若舜舉皋陶湯舉  
伊尹豈不舉傳說則甘相必能擇大吏選師帥惟賢能是  
用也公道躬率于上古官有司亦豈敢以利交而私舉于  
下此治道之序也故因李冲李彪之事而及之冲延譽彪  
以才學也又何必介音以爲禮敬之增彪彪親附冲圖汲引  
也又何必變情於勢位之磨軋二者交失也

魯稽太守王敬則反以奉衣因康候子恪爲名子恪亡走未知  
所在始安王遙光勸上盡遣高武子孫於是衆召諸王入宮  
令太醫煮椒二斛都水辦作材數十具須三更盡殺之時刻  
已至而上眠不起子恪自歸左右以聞上驚曰遙光幾誤人  
明日乃賜王侯供饌悉遣還第

異姓之臣受君知者有謀有猷尚不敢不盡忠竭誠爲君  
深計况同姓貴卿乎遙光前後勸明帝者惟以殺子孫爲  
事其人歟非人歟不可以人理推也其聞劉休仁而慕之  
者耶君疑同姓而已替之已非同姓耶先疎後親越糠及  
米同姓既盡行及我矣夫人有血氣心知之性而愚悖至  
此何也以利欲蔽之也明帝既知其誤已則宜并前者擅  
殺十王之罪一施之庶雪先帝而謝祖考乃復不治是



意亦欲其如此不深非之。雖免其身而歸子見我國隨  
以亡天之。殃小小顯而類乎。

魏主入寇聞上崩下詔禮不伐喪非還

魏王聞齊明廢立則舉兵問罪聞齊有大喪則弔而去之  
力行古義師則有名嗚呼美哉人之大故莫甚於遭喪推  
己奉愛之心則知之矣惟己無此心則必伐人之喪矣韓  
子載猫相乳之事人而伐喪是狸狔之不若矣後世操刑  
罰統百官者。臣且有反逆大罪於放奔中惟父母之憂  
不聽行服歸葬以盡人子之情其亦不忠厚之極無以訓  
天下之爲人臣子者矣

欽定四庫全書見義第十一



致堂讀史管見卷之第十二

東昏侯

齊紀

太尉陳顯達伐魏

報施之文當稱其情有人待我以橫逆君子必自反何以  
致之而修兵事既無以致之矣而橫逆猶是也則以無人  
待之而終不較也匹士自好於鄉黨尚不可違此道况有  
天下國家者乎先是魏伐齊問其篡立之故及聞齊喪即  
日班師是責我以義而待我以禮矣齊宜如何遣使告喪  
謝其矜卹申飭邊境勿得外侵則處已處人兩得之矣東  
昏既不知政陳顯達擅命興師禮義俱亡情文並棄是夷  
狄也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俄而大敗僅以身免齊不復  
北討遂至於亡蓋始于此戰矣顯達首事又無責罰是啓





反叛之漸也然東晉書

魏主連年在外馮太后之憂主問之後嬖使女巫厭禱曰一  
旦得如文明輔少主稱制者當賞報不賞事覺魏王曰吾以  
文明家女不能廢但虛置宮中有心庶能自死

馮后之罷於罪也其失由孝文也右者文明太后家女也  
文明太后沒顯祖孝文之讎也以當納之而以病出還  
私家且為尼矣不勝私情又召入拜昭儀用其言廢正后  
而立之是孝文為子之道為夫之義好色之心聽言之明  
於焉皆失豈不為盛德之累哉

魏主疾甚謂司徒騶曰吾殆不起嗣子幼弱社稷所倚惟在  
於汝汝其勉之騶泣曰臣以至親又參機要寵靈耀赫海內  
莫及所以不辭正恃日月之明今復任以元宰執握機政取

罪必矣周公大聖猶不由心疑而况臣乎魏主默然久之曰許  
思汝言理亦難奪乃以北海王詳鎮南將軍王肅廣陵王嘉  
尚書宋舟太尉禧右僕射澄等輔政

當孝文之季魏室親賢無出元騶之上者所宜位以元宰  
任兼軍國受遺託孤為宗社計正成周之用且戒慕燕之  
委評而騶亦當抑冲遠之私情體家邦之重任則兩得之  
矣而孝文與騶慮不及此易世之後禧詳亂政魏業浸衰  
惜哉夫騶之所為懇懇避權者殆已見太子之不足與有  
為耶孝文五歲而知代親之感嗣恪十六而未識政事之  
方此固騶所不願當事者也然貴戚之獨存亡所同義不  
應爾與其謙讓遠引終不自全曷若侃然立朝以身殉國  
乎



魏世宗違尊皇妣高后為文昭皇后配饗高祖封后兄肇為平原公

祖宗所為而善百世不可改其有失者隱而不舉則孝子之道也魏高宗事親至矣人臣之行如王祥亦不能有加矣稽古右文而其德孝廟謚之當自古鮮儼矣此世宗所宜兢兢翼翼是則是做者也父歿未逾時遽崇妾母顯貴外族恩禮赫赫然前世未有其不能繼志述事如此魏德之衰沒可卜矣雖然世宗之為是實孝文有以致之也正后有德操以諧而死次后無婦道以罪而殺世宗既立長樂虛宮則不得不追榮高氏以為母家乃勢所必至也豈非孝文之過乎

帝自即位不接朝士專信宦官時始安王造光尚書令除孝嗣右僕射江柘右將軍蕭坦之侍中江柘衛尉劉暄等皆省帝失德浸彰柘議廢帝立江直上寶立暄素忌寶立沙建安王寶寅遙光意欲自取以微旨動柘柘亦勸柘立遙光祐意回惑暄以遙光若立己失元舅之尊故遲疑久不決暄光怒遣人刺暄暄覺之遂發柘謀帝誅柘祀

廢立事之最大者也舉之而當猶有言其罪如嚴延年之於霍光者而君子與之以見不可不慎也如此考春秋衛事術以有罪為寤殖所逐而殖子喜納之則立非其次又未有說為喜所殺則喜之罪亦少減矣而聖人書曰悔喜執其君以是知廢立之事大舉之而當猶未有以逃責况私意乎東昏失德天下共知廢昏立明以安社稷固大臣之任也而江柘江柘初不知諸王孰賢有人望為羣心所



屬者先欲立寶玄又欲立寶寅又欲立遙光而劉暉者於  
寶玄則有平昔之嫌於遙光則恐生元亨之尊是純以私  
意謀也舉棋不定不已太平其為戮也宜矣

初高宗臨殂成帝曰作事不可在人後故帝每謀誅大臣皆  
發於倉猝決意無疑於是大臣皆莫能自保

善為子孫謀者必教以安固之道異哉齊明之謀也人主  
以一身寄於萬民之上猶屋室與民其基也藩輔其墻屏  
也大臣其股肱也宗支其肺腑也善人君子其元  
氣也政事法度其血脈也六者備則其國家猶天建地設  
而其身猶據太山而四維之雖欲危亡不可得已今乃教  
使猜防豫慮先事制人其子才智非如而凶暴加甚致左  
右前後人不自保江柘江祀蕭坦之劉暉沈文季徐孝自

相繼誅死於是舉兵弑祖而陳顥達叛求降于魏而  
業叛還軍廣陵而崔慧立叛建牙雍州而蕭衍叛東甲  
罪而陳伯之叛幹方大臣既叛于外於是瀕昏人出而桑  
偃叛謀有誅廢而張欣泰叛奔姑孰走而申胄叛以東府  
城降而徐元瑜叛以新亭降而李居士叛被讒擢誅而王  
珍國張稷叛何為不於未叛之時先事誅之而反出其後  
乎蕭衍之起也兵萬餘人耳至是東昏實自猶六倍之而  
不能保其首領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孫者順道也齊  
明之謀道理既甚無以蕪其子矣又况東昏之罪渾于紂

乎

陳顥達反於尋陽帝遣蕭詵等討之至廣陵詵景會諸軍主  
曰吾君三帝一也詵當顧託之徑劾主昏狂朝廷壞亂危而不



扶責在今日欲與諸君共安社稷如何衆皆響應於是遂軍  
向建康臺軍屢敗宮門皆閉崔覺慧景之子也與其將崔希  
祖爭功慧景不能決恭祖請燒北掖樓慧景以大事垂定不  
從慧景好佛日對客高談恭祖每陳說皆不用積其怨恨遂  
詣城降衆心離散慧景敗走追斬之

佛之學以世事皆塵幻電影生滅不實無定爲者欲人盡  
弃之然後能趨於空寂之外崔慧景方何所爲而對客談  
佛耶伊尹放太甲霍光廢昌邑前事之師也所宜忠心公  
慮爲國大計如周公之中夜以思惟恐其不合於三王也  
合則坐以待旦起而行之其恐違道而欲及時如此今慧  
景稱兵向關其事逆矣而以幼主昏狂欲安社稷其情若  
順順之功逆之罪皆未可知也其責不亦重乎而乃遇紛

不能解恃勝不知戒消談廢務多暇日焉其欲順人情不  
能著見而爲逆之事坐及誅夷不足悲矣且覺著子也誠  
有勞效猶當爲諸將相以示智能之士作三軍之氣乃使  
與人爭功不知抑而止之甚景之言曰朝廷壞亂危而不  
扶彼其總統衆危亂不自理也又何暇朝廷之論

慧景之反也蕭懿將兵在小兒帝遣使告之懿方食投箸而  
起將兵入援蕭衍懿曰謀賊之後則有不賞之功明賢之  
主尚或難立况於亂朝何以自免既爲賊行伊霍之事萬世  
一時也不爾便表還歷陽託以示拒若一朝放兵必生後悔  
懿不從慧景死懿爲尚書令懿王暉等懼懿威權請之  
曰懿將行廢立帝以爲然或在懿勸之出奔懿曰自古皆  
有死豈有敗走尚書令耶及帝初懿藥懿且死曰家第在雍



深為朝廷憂

昏主暴虐不足為忠而蕭然事之忠不足為死而蕭然致其死若懿者為之上六世也若懿居險之極而固守之其道窮矣夫以東昏之惡比紂為淳正使同比干立于其朝而以極諫剖心必不待與三仁之列矣則懿之死也於義何居小覘投箸應詔而入遂戡大難以緩國步忠之施於東昏者盡矣用蕭衍之計託以外拒表還歷陽是以苦為悔可以無凶者知不能免坐待金甕其智不足稱也是故士而不幸處乎昏亂之朝一而可者為徐孝嗣沈文季蕭懿則不可為陳顯達裴之業崔慧景又不可為蕭衍則又不可然則柰何孔子曰加道則隱富且是耻也欲富貴乎無道之邦又欲行不仁義雖聖人猶難之

雍州刺史蕭衍起兵移檄陳書以數帝罪惡

湯放桀武王伐紂皆聖人也而後世論者猶以為過何不以江左觀之劉子業劉昱蕭韶業蕭寶卷之待其所行事人倫道盡有桀紂之所不為者責宋或梁衍以臣伐君彼固為法受惡不得辭也而使昱卷凶淫不道肆於民上或以叛父為措而將屠之或雖殺為考而親斬之內則九族外則百官下則萬民無晨夕重衣惴惴慄慄不保生理而曰彼君也君可伐乎如此則天為民立君元后作民父母之道息矣詩人之刺其君者或曰狂童或曰狡童或曰頊鼠或曰鳥獸孔子編詩存而不刪而湯武之事則備載誓命以見桀紂之惡丘為獨天且謂商革夏周革商合澤中有火之數得順天應人之義及周之衰也黍離之詩次于



國風成周之城夷諸列國而天王之位降矣故曰天無常親民無常懷社稷無常奉以此防民猶有不畏檀車之聲如五朝之亡主者而謂湯武不聖人孟子之為孔子之罪人也而可乎

魏詳以禧驕奢貪濁白於魏主且言騶大得人情不宜久輔改魏主然之詔騶以王歸第禧進位太保詳為大將軍

甚矣昏主之不可與有為也元禧以有過惡為人所白而元騶以得人情為人所譖夫曰禧而譖騶者皆元詳也魏主恪於是年十有六曾不之詢之賢不可去朝矣而禧之罪不可為上相一升一黜而責詳以離間親賢不忠於國而治之則主斷明若聽清也治而中外服矣乃罷騶而進禧詳又被權任為魏政少不我得乎以賢為疑以譖為

忠而不亂者無有也

魏主既親政禧不以安會魏主出獵禧欲發兵襲之自旦至晡諫不以聽禧還軍世勸禧死由是益疎忌禁室

甚矣昏主之不可與有言也元禧為上相以驕為貪為所為不法為人所白魏主既聞之則宜詰其是非數其有無審如所白黜而去之改任親賢則禍亂無自而起矣乃置而不問反疑元騶罷使執第而禧也進拜三公是魏主所猜防者在騶之得人心而不怒禧之多為不法也則禧之謀反是魏主之過也夫以禧之故而并疑宗室魏之離折分崩益甚於此故曰邦之既蹙曰由一人

帝作善樂死山石皆塗以土求望民家有耕樹美則毀摘撤塗而從之隨即有妄朝亦相繼



五子之歌言滌邑倉無官卒之荒求有不亡者古之時人  
朴而後其或或言其大槩耶何不若後世之荒而淫  
也至武王數紂則有臺榭陂池之害臺榭陂池宮室之類  
歟非木竹石室池之飾歟斥而大之侈而新之則有不可  
勝言者萬鈞之大石蓄水浸田而通舟異狀之奇石封山  
置官而充貢窮搜乎溪谷遠盡乎江湖而石之好無狀也  
奪取上庶之塢圃大發農民之葦輦竿節必其比偶柯葉  
必其鮮潔而竹之好無狀也置圃春植不計根莖一宴剪  
賞意極猶少而并草之好無狀也美樹生於曠崖嘉肴出  
於殊方則其類極其極日花則權其樹而果木之好無狀  
也石以供室中一人殫昔殫民而為之猶且不可而公侯  
連第盛宮與文之衣別館若以繁廣密誇多闢表不移

而其於是斷伐運載四方並舉時無虛日自無虛日幼事  
者必橫百州或以之貶降官秩或以之破蕩貨產徭役不  
休農人怨苦此一役也而貞害若是已足以取亡况彼五  
荒之警其源於天祿之不終也雖笑前事之不忘後事之  
師也祖之所逮聞有未足信目見而身親猶不創懲毒  
謂者又從而贊之曰前政無失焉得以為口實文王之圖  
勳善雉兔者往焉若無所取彼何為而往且前寧人為大  
乎盛觀固後嗣之所當紹述也嗚呼不幾乎一言而喪邦  
乎

和帝 賈駟

齊紀

蕭衍蕭穎胄奉南康王寶融即位于江陵崔慧景太子暉請  
江陵書曰臣竊惟高宗之孝子忠臣而昏王之賊臣亂子



著江東至寶文與陛下先臣與鎮軍領曹是也雖成敗異術  
而所由同方陛下初登至尊天下繼齊之屈尚望陛下申之  
先帝之子陛下之兄所行之道即陛下所由哉此尚非恤  
其餘何苦今不可幸小民無識而閉之若使知其情節相帥  
而兆將何以應之故事寢不報又上疏曰臣非敢以父子而  
傷公義誠不曉聖朝之意若以先臣奉人臣逆人君爲不可  
今日之指象魏者其故何哉陛下申先臣則天下服不申則  
先臣之忠有識所知南董之筆千載可期何待陛下屈伸  
而爲優貶臣愚爲陛下計耳詔報曰今當顯加贈諡假尋丁  
獄死

崔復之言是也而詞太激請以亂臣賊子自居也  
而復言其罪其以殺之錯也而天詞之大激復之失也

然其言雖憤者不激切不足以伸己情而動人聽江陰君  
臣亦宜詳酌事理有以處之正實之慧景之名則言順而  
事成矣寶文慧景之舉爲忠歟爲賊歟不正其名而以言  
激之故施刑於偃是謂濫殺無辜人何以服

魏鎮南將軍元英上書曰肅寶卷驕縱曰甚其雄亦刺之書  
初掃土興兵順流而下惟有孤城更無重衛乃皇天授我之  
日臣乞步騎三萬直指沔陰據襄陽城斷黑水路然臣言  
相魚肉我居上流威震遐邇長驅南出進拔江陵則三楚可  
收岷蜀自絕又命楊徐聲言俱舉建康寧慮會游釜中可以  
齊又執而大同混天地而爲一車騎大將軍源懷亦言肅衍  
外侮寶卷內危廓清江表正在今日魏主以任城王澄爲都  
督淮南諸軍事使爲經略既而不果



南北之離合豈惟人事抑天數歟以陳叔寶之荒淫未至  
其蕭寶卷之甚也使魏孝文而未死其君巨賢豈又豈隋  
文帝之可方舉兵而南混一決矣孝文春秋方富而死死  
未三年蕭衍取齊而魏恪之才不逮其父遠矣故以元英  
首誠源懷恕次信誠三受卑征之寄終不能奮揚六師以  
圖大功在易師卦五君也而六居之故但登田禽執言帥  
師尸輿之戒而無一怒安民之象韓信稱高帝不善將兵  
而善將將豈不信夫或曰五朝雖偏安而正朔相承魏雖  
奄甸中夏要是夷狄天固不使夷狄主正朔也正使孝文  
尚存豈能兼有南北哉嗚呼其然豈其然乎

初衍起兵州郡悉降具輿太守袁昂獨拒境不受命及寔康  
平衍使李元履巡撫東土勅元履曰袁昂道素之門世有忠  
節勿以兵威凌辱元履至吳興昂亦不降開門撤備而已及  
至衍厚遇之

以袁淑為忠是謂珉為玉也孔子曰惡似而非者若淑是  
已以袁粲為忠是謂莛為楹也易曰力小而任重若粲是  
已然當時稱之後世詠之以為殺身明節舍生徇義曾無  
異詞豈世少忠臣故論者借以立勸耶抑推見至隱智者  
所難耶若袁昂負荷道素之門而前列如此故當廢與之  
際而自處乎清濁之間方諸率先送降者亦可謂此善於  
彼矣然而開門撤備身詣梁府尋受寵利師長百僚則不  
知昂所以自為果何說也

抑有受禪之志沈約進曰齊運已終公當承其運天心不可  
違人情不可失苟不早定若天子還都則人無異心誰復更



同公作賊耳

梁公以外諸侯入討昏亂於古有稽矣而沈約有作賊之說何也昔湯武躬聖德有民社仁治義享天下心悅而歸之夫惟不舉也舉則一戎衣而天下定矣無徵倖之心無取敗之道也後世則不然非必有積累之德也才智相高而已非必有秉仗之義也以兵力相亂而已鬪智角力則勝負出焉幸而勝則雖昏暴之君得舉叛亂之法而繩一下不幸而敗則雖忠憤之衆未免惡逆之罪而沉族是則一事成爲帝事不成爲賊此魏晉以來圖人之國者心所自知也而尚敢以順天應人與湯武比乎此崔嵬所以力雪父冤而蕭穎胄所以不肯與之伍也雖然均以成敗論與崔嵬景與蕭穎胄又何較焉

約出衍召范雲告之雲與略同約旨衍曰明早更來雲出語約約曰卿必待我雲許約約先期入衍命草具其事約乃出懷中詔書并諸盟誓以初無所改俄而雲來不得入約出問曰何以見也約舉手曰至矣曰不垂於望有頃衍召雲入漢約才智縱橫且口亦平業者爲二人也

楚人取國者豈有它哉則富貴之願耳若如張子房諸葛孔明則志不在此也如范雲沈約亦不汲汲於此也就圖富貴者論之又自石等與之沈約則真於人譽於公府僚范雲爲首約其次也沈約之議雲未言而約先之雲墮其計中屏不得入於言定趨戶雲言爲尚書僕射而雲爲散騎常侍以此一事推之約之德在機奪豈有既心雖爲功臣而不保厥終其亦幸而免於鉄鉞耳



荆州刺史蕭愷厲精為治自以少年居重任謂佐吏曰政之不臧士君子所宜共惜吾今開懷仰其無隱於是人得盡情荆人大悅

以天下為政則其政公不惡人之議之惟恐人之不議不得盡公也以一己為政則其政私不欲人之議之惟恐人之有議不得遂私也此君子小人用心之辨也居位行政代天養人於我何預焉有一不善民且受害君子公心苟不知也如或知之未有不改者博詢廣問求盡下情不以屈己為嫌不以沮撓為忌惟政之善而已此治所由興也居位行政違天拂人惟我是用焉無一而善民自愛乎小人心非不知也利己為念未有肯改者飾非掩諷言塞言路以誹謗結忠臣之舌以妖言銷義士之口惟政之不

善而已此亂所由成也昔鄭人將于鄉校而執政然明欲毀鄉校子產不肯曰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威以防之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吾聞而築之也然明曰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仲尼曰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聖賢之有心如此豈一身之為哉蕭愷亦未有他奇然其言則可為世筮是以表而替之

武帝上

梁紀

奉齊和帝為巴陵王欲以南海郡為巴陵國徙王居之沈約曰不可慕虛名而受實禍乃遣鄭伯高以生金進王王曰我死不須金醇酒足矣乃飲沉醉伯高相殺之



或問巴陵王有免死之理歟曰難乎其免矣使在荊州蕭  
穎曹推奉之時力辭不從如何曰可以免當時耳亦終不  
能免也嗚呼梁公欲篡直禱建康東昏既失人心若天命  
歸梁亦不容釋矣何必假人立標尋即仆之哉巴陵之立  
度非貪夫位也知不可逃委身而聽之也其貪爵酒度非  
妄夫命也知不可免捐虛以授之也嗚呼悲夫

齊和帝之鎮荊州也頗見遠為參軍及禪位見遠不食而卒  
上聞之曰我自應天從人何預士大夫事而見遠乃至於此  
五胡亂國皆祖述孟德而憲章仲達耳彼操以文王自居  
而炎以受禪為名則蕭道成比於湯武何不可之有所不  
足者東晉皇帝雖浮於紂而蕭公於仁義曾未窺其藩耳  
存易之平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未聞應天也應

者對感而為也人事作於下則天理應乎上豈曰天感乎  
上而人應乎下歟為是言者不知天之為天矣故易惟曰  
順乎天順天者順理也東昏之罪惡固天所絕然蕭衍借  
王天虎頭以嚴蕭穎曹於前豈鄭伯禽送生金以除巴陵  
王於後天何嘗有象與行下梁而使梁行不義殺不辜以  
應之邪後世治者不治實以兵取國者曰吾應天順人也  
相承而國祭至以為尊其失遠矣

詔有司祗用漢故事議贖刑律凡在官身犯鞭杖之罪悉  
入贖傳言其案自令史士在欲贖者聽

按益典五刑之目一曰象以典刑二曰鞭作官刑三曰扑  
作教刑四曰金作贖刑五曰估然賊刑何為設贖謂罪之  
疑者也三代刑祿空周穆王其法尤密乃有罰錢之數皆



爲疑殆也輒施於官蓋胥吏徒隸也亦施於教蓋學校夏  
楚也是則雖重而不輕護以薄嚴并以愧耻而已夫當官  
典教臨時之用有何可疑而使曠乎無疑而贖則頑者肆  
忘首惡法不嚴而入焉犯其末流乃至於惟贖之利變亂  
正刑其弊有不可勝言者且使士流與平民同條豈刑不  
上大夫之義乎

齊商康侯子恪嘗因事入見上從容謂曰我初平建康人皆  
勸我除去劉輩以一物心我以江左以來代謝之際心相屠  
滅感傷和氣所以國祚不長且我與卿宗屬未遠豈可遽如  
行路之 若有天命非我所執若無天命何忽行此曹志魏  
武之孫也晉思臣况卿猶是宗室我方坦然相期知無後隊  
自外之意少付自知我心故子恪兄弟凡十六人皆仕梁暨

清顯以壽終

梁武雖以兵取而其資泚殘忍之人也故於蕭子恪等能  
保全之向使沈約不進邪說封巴陵以小國俾奉齊祀爲  
梁賓武帝亦必從之豈不美哉武帝以利害所迫徂於弊  
俗未受命間先殺六寶蓋以立威勢而爲中外也旣受命  
又感於約而有生金之事是皆不知命之所爲也詩不云  
乎商之孫子其靡不億上帝旣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  
命靡常夫惟順天而受命則命在我矣何虞乎商之復得  
而勦其後裔哉向使武帝移待子恪十六人之心施諸六  
寶與巴陵王不行不義不殺不辜遂爲五朝盛德之王其  
又何訾耶

徵謝朓爲左光祿大夫朓詣闕固辭上不許以爲侍中司徒



尚書令禮遇優異。臚素憚煩，不省職事，衆頗失望。

士大夫非有德義，可以表正風俗，則有器業，可以協濟時務，以正風俗爲已任者於仕也。有從有違，以濟時務爲已長者於仕也。從多而違少矣。下乎此，則利祿而已矣。謝朓於齊梁易代之際，未嘗不逡巡引卻，異乎攘袂褰裳而趨之者。若有意乎名節也。而卒不能自保其志，侍中司徒尚書，令人臣之極位，辭不獲命去，而復還。若有意乎酬酢也，而卒無以自見其功，其於成已之仁成物之智，兩無所處，亦獨何哉。不幾於爲善近名，以要富貴者乎。

魏以彭城王勰爲太師，勰固辭，魏主敦諭，勰至，勰不得已受命。

元暉不受元宰之命於孝文，而於恪朝先爲司徒，尋被廢。

黜及此師命，又不得免。此勰所以取死者也。司徒太師，元宰何異受任於世宗。曷若受遺於孝文。旣欲遂其孝之懷，則定州臨民，揚州對敵，皆不當奉命。而況司徒之尊，太師之重乎。若謂宗室遺老，義同休戚，則不得以謙退爲事。安危治亂，死生以之。此則貴戚之卿所當然也。今則進不成，自任以社稷之重，退不成，自好與白雲負素卒爲一高麗。小人所困，惜哉。或曰：勰清尚素著，必無權利之心，在得之戒，特以懇辭不獲，故爾。曰：孔霸鄭玄，以異姓之臣，不拜三公，尚能全其志。守勰必欲退也，豈無其道。何至於爲人牽迫，不由己哉。

馮翊言：翊公爲姦吏所誣，逮詣廷尉，當死。翊年十五，乞代父命。上以其幼，疑人教之，使廷尉嚴加誘脅，取其款實。廷尉盛



陳檮訊之具詰粉曰審能死不若爲人教亦聽悔異粉曰愚豈不憚死不忍見父極刑故求代之奈何受人教耶廷討以聞乃者其父後丹陽丑王志欲舉粉充純孝粉曰父辱子死道固當然若因父取名何辱如之固拒而止

粉乞代父死人子當道也然年方成童而能之則其實去庸遠矣士志欲以純孝舉之亦爲其少而賢之也粉以因父取名爲辱則又賢矣使當時有縉紳先生明道德之歸以覺斯人又有高世之士含德隱耀相與薰陶以輔成其美庸詎知粉也不矜若於曾閔之後乎故嘗論之善不可以利爲爲利而爲善則無善之理故孝而有利心不成乎甚矣忠而有利心不成乎忠矣何者心無二用利輕則義重利絕則義絕一有利心參乎其間未有不反爲利所勝

者故當辭而思受則辭必不果臨戰而思生則戰必不力無不然者忠孝一道也孝如曾子盡子之分耳豈聞參也而邀賞於曾哲忠如周公盡臣之分耳豈聞旦也而邀賞於成王命周公爲太師召公爲太保當時聖賢無出二公之右其道德固所當爲不以周公嘗請代武王之死以三公爲報也忠如周公賢如周公勤勞如周公功烈如周公而有希報受賞之心是吉粉之不若也尚得爲子子之所法耶

魏司徒詳驕奢好聲色貪冒無厭嬖暱左右所在請託中外

嗟怨

元禧元詳同受孝之顧命者也其在孝文時非惟不聞過失且以治行著稱及事世宗遂居上相則驕奢貪淫如出



一執是何也于以見孝文勃廷之治而世宗馭臣之術矣  
故人主中人也得賢輔而與爲上親小久則爲下必矣臣  
下亦失其才中人也明主策勵之則爲善爲忠若遇庸君  
則罪惡見而功績亡矣是故六十四卦此上當君任者欲  
其以九居之不欲其以六居之也

魏攻義陽帝命曹景宗救之景宗頓軍不進但耀兵遊獵義  
陽降魏三關戍將亦弃城走御史彈奏景宗上以其功臣不  
治

義陽淮西之屏蔽也義陽不守則壽春合肥不得安寢矣  
曹景宗以步騎三萬人爲援軍視危不救遊獵自若遂使  
義陽陷沒三關弃城罪孰大焉貶號黜官未足償賊乃以  
功臣寢而不治則何以責人知守邊壘矣苟用功臣三數

人並守淮南而賞刑如此亦一日而失江北之地非不幸  
也梁武於是失馭將之道矣

置五經博士廣開館宇招納後進射策通明即除爲吏

文稱武帝雅好儒術至是置五經博士開館宇招後進四  
館所養士逾千人射策通明者除吏又修孔子廟以示尊  
師它日又幸國子學親臨講肄且詔皇太子及王侯之子  
年可從師者皆入學可謂勤矣然儒風不振人才不出是  
何也帝心尚佛學自天監改元即不食肉此躬行也而興  
庠序盛師弟子自特以美名而爲之是故人不從其令而  
從其意其意乃身率其令乃文具其後綱維不立人紀胥  
廢國破身隕爲萬世羞蓋始乎此矣人主心術所尚可不  
慎哉



魏中群臣環乞就鹽池與民共之。錄而書焉曰：聖人飲山澤之貨以寬田疇之賦，以助什一之儲。取此與彼，皆非為身所謂資矣。地之產惠天地之民，鹽池之禁為日已久，積而散之以濟軍國，非專為供大官之用也。宜如舊式，魏主卒從。疎議。

鹽池之為物，天地自然之利，所以養人也。盡指之民，則縱末作，資游惰，盡屬之官，則奪民日用而公室有近資之害。故疏陳于君之言，皆未得中道也。官為厲禁，使民取之而裁入其稅，則政平而害息矣。

魏縣騎將軍源懷性寬簡，不喜煩碎。常曰：為貴人當舉綱維，何必事事詳細。譬如為屋，但外望高顯，足矣。斷削不露，非屋之病也。

幾微者，古人功慎而不敢忽也。以姒為君，禹皋陶為臣，其反復警言，戒必以幾為言。幾者微也。古之先見也。又曰：幾者危也。微而慎，則吉；微而不慎，則危。成王曰：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恐其處是安也。古之聖賢慎微如此。召公以武王受一莖之獻，陳不矜細行之戒。畢公為父師，勸禹四世之老而有克勤小物之稱。源懷寬簡，不喜煩碎，自甚。戒稟之偏，豈可因以為法也。為政綱維固所當舉，而事制曲防。夫大本誠非治道所貴。一曰：總要而司存廢弛，則猶衰弊於下，徒振其頌，亦何益哉。懷所謂造屋之譬，亦非也。外望高顯而斷削不密，乃屋之病也。古人有言：民生在勤，孔明躬二十四司馬懿嘆其事煩傷生而揚顯，亦諫亮身兼眾



勞光武日昃罷朝夜分乃寐皇太子勸以勤勞不息非養  
性之福帝曰我自樂此不為疲也嗚呼為君如光武為臣  
如孔明乃能濟艱難之運矣非天下奇才負遠大之志安  
能如此哉

益川王宏以帝弟將兵伐魏宏性儒怯部分垂力卒之大敗

梁高祖

梁大舉伐魏有立功宿將皆不用而以介弟為元帥才望  
素無聞焉是并其師也萬務皆實重平事者必實才自乘  
田委吏而上至於調元宰物之職各有其才一物不稱亂  
之端也堯舜禹湯成周之治所以後世莫能及者人稱其  
官者當其重而已後世用人不惟其治而情故多途或以  
空言或以貴勢或以由中或以私昵或以虛名或以賂賂

或以董接或以恩紀才與官不相稱官與事不相稱政以  
是敗民以是離而亂亡隨之矣使天下之務不論才有能  
不第以貴爵崇職厭之而可濟則古聖人求賢宅俊無乃  
徒為是紛紛歟臨川王宏年齒已長方之宋室授藩維於  
孩孺固已差賢然任非其才雖善文亦何益故任官惟賢  
才人主之要道也

魏中山王英攻鍾離昌義之隨方抗禦之夜合戰上命章叔  
救之之苗身宗節度上勅景宗曰叔卿之鄉望宜善待之景  
宗禮敬甚謹上聞之曰二將和師必濟矣魏師遂敗走義之  
德景宗乃赦叔已請二人共會設錢二十萬官贖之景宗擲  
得雉散徐撫得盧遂取一子反之曰異事遂作景宗率先  
告捷叔獨居後世尤以此賢之



武帝是時有戒心故臨川王宏既敗不復委以將帥而用曹景宗救鍾離且以臺叡副之於是自少然則任私而用非其人其敗可立待改過而用得其人其功亦可立致速如影響哥不信夫雖然以曹臺論之景宗又非叡比也彼其臨財如此居伐又如此其習中有餘地矣

以臨川王宏為驃騎將軍魏黜中山王英為民

蜀魏街亭之戰馬謖敗軍孔明戮之曰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臨川王受任專征違諫自用未嘗見敵駭懼而償喪師五萬人幾如是而國不亡其罪大矣縱未用鉞猶當盡貶爵秩以示懲戒而慰死傷之衆乃用輕典行薄罰不亦私於同氣而輕用其民乎仁人之於兄弟絕寵愛之私敦友恭之義然後為得三軍五兵之運蓋

選衆舉才夫且兄弟之任故春秋書黑帥師以此防

五胡十六國以兄弟為將而人其道者尚多有之方是時魏室而既卑矣猶能黜廢元英而忍不能也彼梁無書書之屬善其後不亦始哉

上將有事于太廟詔以齋日不樂自今輿駕始出改復  
不作

國之大祀惟天地宗廟社稷為重今武帝所謂齋日二者非祭祀散齋致齋之齋也乃於屠犬并行一飲酒不如齋之齋也散齋七日致齋三日於必遷坐必變服食必盛饌其心志與其體氣俱神明亦示臣以飲酒不許齋也飲酒不許齋矣詔為社稷之齋已久之矣浮屠氏所行其法何如彼豈有宗廟之事備禮樂之容國家常典



何可酬也其或於理不以則詔有司稽也而益之可耳  
今乃因廢日而不樂既知其弗允也遂以爲定制其輕宗  
廟不亦太乎或曰人主敢重異端而輕宗廟何也曰佛者  
自謂天之上地之下惟己爲尊彼天帝者皆其下也夫天  
帝既爲我下矣則事之者何有於宗廟他曰武帝以諫類  
代牲在蓋魄兆於此矣信妄誕而不稽則忽義理而不察  
孰不然者

或請封禪上命諸儒議其儀許愷曰封禪出於緯書曲說非  
正經之通誼始於秦皇不足爲法古者祀天祭地禮有常數  
誠敬之道盡此而備至於封禪非所敢聞上喜納之因推演  
禮議以答請者

封禪之事漢唐之君往往行之曾無一人建議明白如許

懋者賢哉懋乎其學可謂正矣漢唐以來綿書行而經  
弛重以鄭玄轉聞寡要不知折衷於聖人而惟綿書之信  
世無達理大儒稽古正言以祛群惑遂使有天下者於  
事特肆其侈心千乘萬騎巡行費侈登山琢石誇大功績  
或有秘祝以祈不死取笑當代貽譏後來彼梁武之資未  
必如漢光武之英也一聞懋言遂遏欲行之志推廣其議  
以答請者則賢於光武遠矣使其舉措每如此則金甌之  
業何缺壞之有嗚呼許懋之言萬世之監也

左僕射張稷自謂功大賞薄常懷怨望乃求出外以爲青冀  
二州刺史

蓋雄之人易於廢君而難於弑主必假手凶愚無知之人  
以濟一時然其心不以爲善也甚則反歸殺焉而凶愚無



知之人終以不悟蓋不可勝數也張稷免於史大成濟之  
戮矣尚敢稱功而責賞其愚以不甚哉為梁武帝者數  
其罪而誅之上也全其身而廢之次也寵以端揆之崇非  
所以訓示臣子於是乎失政刑矣稷雖離極外補而付之  
邊郡獨不虞其生疆場之患乎卒之稷為百姓所殺祇送  
之報理宜然也

上與侍中沈約各疏粟事約少上三事出曰此公獲前不則  
羞死上怒欲罪之徐勉諫止約夢齊和帝斷其舌呼道士奏  
赤章於天稱禪代之事非由已出上大怒譴責之約懼而卒  
理義之心人皆有之方利慾熾然而理義不勝則如雲龍  
而蔽日也及情事倏過而理義自白則如雲去而日明也  
梁武固非常流其為大司馬欲受禪而未言也府中文武

不為不眾惟沈休文揣知其旨先唱九錫之議於是王亮  
范雲任昉皆為所傾而約居佐命之首及大事已定樞密  
缺入乃舍約而用徐勉其久為端揆志在台司上終不與  
也其待約可見矣而於謝朓袁昂何胤諸人則禮貌眷眷  
必欲致之而謂梁武無人物之鑒可乎約既以羞死之語  
侮慢其上又以赤章之奏欺誑于天其被譴責而免死於  
鈇鉞亦云幸矣嗚乎愷夫傾士為人篡國本以酬富貴之  
願而其究如此彼勸進推戴之徒曷亦監焉而少劊乎  
魏肅宗即位以高肇擁兵擅權殺之尊胡貴嬪為皇太妃  
以高后為尼徙居金墉瑤光寺

高肇以罪誅高后何罪而廢后雖嘗有除胡嬪之心然嬪  
乃妾也一旦立妾為后廢后為尼尋又殺之處議如此非



元澄元雍元懌于忠之過乎然自高后而論固有取死之道矣身為貴嬪妬于后而毒之已能無暴卒之報哉自胡后而論又有取死之道矣身為貴嬪廢高后而殺之已能無沈河之及哉

魏冀州沙門法慶以妖幻惑眾作亂以尼惠暉為妻自號大乘又合狂藥令人服之父子兄弟不復相識惟以殺害為事所在毀寺舍斬僧尼焚經像云新佛出世除去舊魔詔元遙討平之

南北之際事佛莫如魏謂之時為盛矣孔子曰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佛氏之言信美矣然其人非金石木土無情之物也其飲食男女之欲豈能絕耶不能勝其欲而強絕之則貪淫盜竊無所不至有甚於常人者國有常

刑尚且不畏而以佛道為防厚親深信違教異俗外若木寂中實奔熾舉世為所惑而不之思也魏明於法慶之事亦可觀其行矣曾不足懲而崇奉至其國力殫屈人力消伏禮義廢弛風俗頹敗而國隨以亡惟孫亦然豈非後來之求盜哉

魏尊胡太后為皇太后垂簾聽政請臨朝稱制

魏廢子立為太子則後魏之新生自以為法漢武劉戈之為也既六世矣偶無母氏一隔非美之得也至世宗始不殺胡太后理難全而胡后之存乃魏之所以亡者以成敗論則殺為是乎殺為非以義理論則不殺為仁殺為無道二者何從曰以慈則子孝殺人之母可謂慈也母見殺而不悲可謂慈乎是皆非人生之常理也若國之治忽其所



白致則多術矣言皆以母之故耳魏室衰敗正坐胡后臨朝此則一也漢元帝于忠諸公之罪也肅宗三歲即位又三年而靈后始聽政方不聽政之時雍與澄東國大政誅三顯殺高肇百官總己中外悅服能率吏均以俟若長何待於簾帷之政耶不深思遠慮其議審言無故奏請開禍亂之源雍澄無所可否相與行之然則非靈后獨能喪魏實諸大臣同任其責矣善乎蘇子之論攝主也曰曾子問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何謂攝主曰古者天子諸侯子未生而死則其弟若兄弟之子爲攝主子生而女也則攝主立生而男也則攝主退此之謂攝主古之人有爲之者季康子是也季栢子且死命其臣曰常曰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常

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栢子死康子即位既葬南氏生男正常載以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于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康子請退若康子者乃攝主矣是古之道也自秦漢以來不修是禮而以母后攝孔子曰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與聞外事且不可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而况可使當大位而臨天下乎女子爲政而國安在古惟齊之君王后與魯季一矣自東漢馬鄧尚不能無譏而漢之呂魏之胡唐之武蓋不勝其亂王莽楊堅因以易姓由此觀之豈若攝主之庶幾乎使母后而可信也攝主亦可信也若均之不可信則攝主取之猶吾先君之子孫也不愈於異姓哉或曰三代之禮君薨百官總己以聽于冢宰安用攝主曰非此之謂也嗣



天子長矣宅憂而未出令則以禮託冢宰若太子未生主而弱未能君也則三代之禮必不以天下付異姓付之攝主也決矣鄭玄之傳播主曰是上卿代君聽政者也使子生而女則上卿豈繼世者耶此玄之陋也是故攝主先王之令典孔子之法言也而世不知習見母后之攝以為當然故不得不論也此蘇子論之善者也向使元雍元澄法周之故維公維忠以召虎自任如厲王流彘之時共聞王政以俟宣王之長也則魏其坐寧矣何必武靈之聽斷耶魏子忠自謂有定社稷大功諷百僚加已賞大傅元雍元擇等議封忠常山郡公尚書元昭等上許不已太后勅公卿議擇等上言奉迎東輿臣子常職臣等前議授忠茅土者畏其威權故耳請追奪太后從之

大臣於爵秩辭受之略朝廷紀綱之所係百僚之所視勸者也豈得為人所授授所非授哉此而可許則亦何所不畏矣諸元雖賢未免於弱使于忠貪僞取貴獨無裁正之方乎縱不能爾自守分義侃然正色不苟依隨彼方將內愧之不暇又何敢遽相害也既已黽勉授之茅土若非元昭上許雍擇亦未肯追改雖然終能有諸猶賢乎已者大臣之義可不正已而正物哉

上用魏降人計堰淮水以灌壽陽役者二十萬歲餘始成死者數萬秋水暴漲堰壞其聲聞三百里緣淮城戍村落十餘萬口皆漂入海

水之有源者不可遏也故大河之北有鯨梁焉而無禹隄涇與導之異也梁武以力斷瀆既大不智規取壽陽其入



何非焉而欲薄之又大不仁於敵初未有損而自殘其民以數十萬計亦無怛悔之心惻隱之誠是何也武帝學佛者也佛之術以慈爲先而其行則忍其道以空爲至而其迹則泥錘泥而觀之以空雖忍而號之以慈蓋名實不相副者也聖人之道則異乎此矣實有是心故實有是事實有是事故實有是德表裏向符隱顯一致所以能成已而成物也一物失所如已疾痛凡曰天下孰匪吾仁豈有數十萬人由我而死漠然不以介意者乎不能保國蓋有其

徵矣

魏胡太后作永寧石窟寺極土木之美自佛法入中國以廟之盛未之有也

聖王之治以禮制欲而品節之故自天子至于庶人皆曰

麤服食器用莫不有等下不敢僭上不敢逾此物力所以不屈而民志所以大定也佛教以供養爲誠莊嚴爲勝自曩曩在己已爲此言詔其後學窮極珍寶貝華之具曾無限制何況爲其徒者惟知侈大而崇飾之能此者則許以數倍而誘以福利以自張皇其道未聞一僧諫止沮抑以爲非義者也魏有中國百數十年惟孝文之爲養民然國亦不富逮靈后肅宗從事佛教造寺禪觀遂至力屈二夷交侵六鎮盡叛羣盜如蝟毛而起國隨以亡孝文太平之風曾未二十年掃地盡矣彼一萬三千餘寺數十萬僧何毀於斯時後之好佛者豈亦視此爲龜鏡乎

魏之民多絕戶爲沙門李瑒上言罪莫大於不孝不孝莫大於絕祀豈得輕縱皆權之情肆其向法之意一身親老棄家



絕養欲當世之禮而求將來之益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矣  
有祭堂堂之政而從鬼教乎

周人建子爲正爲陽氣之始也正者歲之首月也以探始  
之故而用十一月爲歲首則四時易位矣故孔子不取曰  
行夏之時夏正建寅據人所見也何獨建正聖人之教莫  
不然者子路聖門之高弟也嘗問事鬼神孔子曰未能事  
人焉能事鬼敢問死子曰未知生焉知死語雖若不酬而  
意則兼舉矣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欲知死必先  
知生知所以生則知死之故矣欲事鬼神必先事人能知  
事人之道則知鬼神之情狀矣今佛之道遺生而修死棄  
人而明鬼皇皇焉以死爲一六事而極談鬼神謂人死必  
參乎鬼之間而禍福喜惡皆自鬼關治之凡人世實理與

事物之別皆指爲幻化不真而如形色名聲如天堂地獄  
輪轉與稽之言反指爲真實不虛是可信乎李瑒以一言  
蔽之曰鬼教蓋盡之矣而世有英明高遠之士剗心此教  
然以不悟曾瑒之不如豈不惑之甚耶

勅織官文錦不得爲鳥獸之形爲其裁剪有乖仁恕

生物雖衆動植二端而已曾子之行孝也樹木以時代焉  
禽獸以時殺焉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是君子  
於動植之物皆有不忍之心無暴殄之意不爲動物有知  
而加恤不爲植物無知而輕用之也孟子曰君子之於物  
也愛之而弗仁其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  
而愛物先後輕重各適其當此之謂道也今佛氏愛無差  
等以羽毛鱗介之屬與祖先父母輪轉生死者也彼牛羊



大豕安知其非吾祖先父世乎於是立不殺之教或者悅  
其名而不稽其理一唱百和泯然罔覺身與祖先父母處  
而心以牛羊犬豕待之泯亂彝倫一至於此豈不可痛哉  
夫物有本末事有終始升高者必自下陟遐者必自邇非  
人故爲宰豕皆理之自然也今而混同倒置之不父其父  
而謂他人爲父不兄其兄而謂他人爲兄餓父而殺之則  
曰曾愛豕之源割肉以啗虎則曰等慈悲之施曾是以爲  
道耶以梁武論之有如江淮之民水旱飢饉盡殺江淮鳥  
獸魚鱉足以救其死聖人所必爲也何者人與人類固不  
與鳥獸魚鱉爲類也今築堰遏淮灌人之國凡堰所害數  
十萬人爲天下主曾不測焉及春春於織文鳥章恐被剪  
裂妄心顛倒不覺宜迷孔子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梁

魏之謂矣

魏以崔亮爲吏部尚書時官負既少應選日多亮奏爲  
不問士之賢愚專以得解日月爲斷薛淑上言黎元之命繫  
於長吏若取年勞不簡賢否義均行厲次若貫魚執簿呼名  
一吏足矣何謂銓衡書奏不報魏之選舉失人自亮始也

以一身論之目不能視耳不能聽手不能執足不能行則  
一身之用廢矣以一家論之奴不知耕婢不知織臧不供  
外獲不供內則一家之事廢矣四海者君之家也萬民者  
君之身也設官分職舉天下之務猶耳目手足奴婢臧獲  
也一物不稱亂或生焉是故聖帝明王代天理物莫急於  
求賢才而任使之今天夫抱關者廢明以時擊析者晨夕  
必有節爲委吏而會計不當則善積缺矣爲乘田而牛羊



不息則芻牧缺矣是皆小役細務猶不可任非其才若夫  
環百里而為縣縣有令環數百里而為州州有守所統凡  
幾民所治凡幾事乃不選擇勝其任者畀之而付諸年格  
夫天下之善人少不善人多才者無幾不才者皆是也不  
問其才專以停解日月為斷是賢能庸謬姦凶之人相為  
升降以率會之賢能不能十一其九皆民之蠹也家如此  
身何由安身如此心何由寧故濟濟多士周之所以興也  
小人在位苗之所以亡也自崔亮制年格後世襲以為常  
更明君碩輔亦眾矣而終莫之改何也其意以謂任人則  
易以私任法則易以公人不常得不若一付之法猶為害  
也審如是而善則吏部一司不必置尚書小宰及諸部吏  
第加薛淑之言委之胥吏按籍呼名魚貫而進何不可之

又況又騰騰恣不法伺隙而動擇方以法裁制過其奏請  
是可行乎使擇以禮分身以義正國則內可以防太后之  
過外可以禁又騰之罪矣行一不善曾不旋踵死於凶人  
之主亦亦辱哉

上好釋氏士民無不從然而廉獨侍中章叡不與俗俯仰

君好之臣必從之上行之下必効之章叡為大臣而不阿

君邪好可不謂賢乎人子不學異端然後能孝人臣不

學異端然後能忠異端者背義而趨利壞人之心術者也

是以君子遠焉詩不亡乎德輔如毛民鮮克舉之惟仲山

甫與之愛莫助之使梁州有歡等數公庶幾少格其君乎

柔然國亂阿那瓌死魏言於魏主曰臣以家難輕來請闕乞

兵誅剪叛逆臣當統帥遺民奉事陛下魏主立阿那瓌為端



蠕王屢求反國朝議不可阿那瓌以百斤金賂元以遂聽此  
歸勃懷朔鎮將楊鈞發萬五千人送之右丞張普惠曰蠕蠕  
久為邊患今茲喪亂束身來歸撫之可也奈何救累世之勅  
敵資天亡之醜虜脫有顛覆楊鈞之肉其足食乎弗聽

魏伐蠕蠕凡五世乃能取之其勞師費財豈不可億計矣  
阿那瓌既朝即欲反國是見魏政之危有叛志也而魏方  
恃其強不為遠慮志服之之難遠聽其去張普惠所陳  
是矣而歸罪楊鈞則非其本也鈞為邊將奉命而行其失  
在不知可否而論於朝爾阿那瓌之計得行也乃元以受  
金而為之請也是必普惠所不知若其知之豈可置義而  
不白乎嗚呼小人之所以為小人者非必皆凶姦禍賊特  
所見小爾魏於蠕蠕勞師費財前後五世已臣而縱之其

有故善為天下者建官惟賢位事惟能而從以信賞必罰  
則太平可坐而致也夫人各有才而其用不同故自古取  
才必有數路猶患其狹今徒以進士任子而欲盡天下之  
才多見其有遺矣必欲賢能皆為吾用當並舉古人取士  
之制或以鄉舉或以進士或以恩任或設科目或許辟召  
或聽自薦或令引類合四海之大三年之中以五百人為  
率而均其數於眾流為宰相者因任原省是非賞罰各不  
失當焉率是以行雖起衰亂之俗而躋三王之治可也何  
停年格之足用乎

立將軍馮道根卒是日上方春祀二廟既出宮有司以聞上  
問朱异曰吉凶同日今可行乎對曰衛獻公聞拘莊死不釋  
服而往上即幸其宅哭之慟



禮莫重乎祭當齋猶不弔况在祭乎故曾子問君當祭不  
得成禮者詳矣而無及大臣死者是知以大臣死而廢祭  
非禮也衛獻公所行竊禮之不中者而梁武何學焉廟中  
之饌已設委而去之是以臣子爲重祖考爲輕不敬莫大  
焉

魏太傅惲美風儀胡后逼而幸之然惲素有才能輔政多所  
匡益侍中元义衛將軍劉騰恃寵驕恣志欲無極惲每裁之  
以法吏部去用騰弟爲郡人資乘越惲抑而不奏二人怨之  
誣惲謀反殺之

身正而人不從正者或有之矣未有身不正而能正人者  
也元惲爲非禮所逼獨無楮淵之節乎何不能抑而遽從  
之也備位大臣通乎君母雖有周公之才之美無以贖罪  
爲利害小人與百斤之金如何而又惟見金遂啓邊患和  
以是困而公誠並與嗚呼小人之所以不可用而貨賂之  
所以不可行以圖家存士係焉而知戒者鮮矣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武庫讀史卷第一

武帝下

初上卷臨川王宏太子宏等  
 並棄官及太子宏等  
 奔魏魏太子宏等  
 正德之為武  
 宜其意望之重也  
 而侯之西曹其  
 之政論正德  
 慶之至使出  
 乎劉之德有  
 百之失未足





收還爵土而歸以養終身以示邑而  
明邪不歸禍亂之莫甚矣而無  
正不立他後章天三章而無  
父而服無所自戒

魏元義志惡色人者實  
縱與其妻之人其請焉有司莫敢不  
亦下得之亦守會行生

魏政至亦守會行生

之是不之亦守會行生

也而小人不悟必至如石崇困於臨死之間則亦末如  
之何矣今元義好貨無厭其父既貪縱其妻又通請託其  
子又受賂遺於是牧守令長罔不貪汗郡縣小吏亦非公  
選本欲肥其家反以殺其身而亡人之國專利之禍如此  
故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可不畏哉  
可不戒哉

魏主從侍講賈思伯受春秋思伯雖貴傾身下士或問曰公  
何以能不驕思伯曰襄至便驕何常之有人以為雅談  
賈思伯襄至便驕之語非特雅談而已惟持其志者知之  
血氣有襄志立則無襄元帥可奪志立則不可奪以此一  
言亦可見思伯之所存矣其春秋之學獨無傳考魏主治



身為國未有以賢於未受春秋之時是時胡后淫亂而徐  
鄭用權使魏主監姜氏慶父之事必有防閑之道正家之  
法不至死於酖毒矣然則思伯所講肅宗所受無乃三家  
詳畧同異文章之末耶夫讀聖人經而留心於考詳略采  
同異溺文章之末是未嘗讀經也昔齊豹處於淇而河西  
善謳繇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故為其事必有其功今  
讀是經而不知經之弘意大旨以見於行事不若不讀之  
為愈也

魏以臨淮王或都督諸軍討破六韓拔陵或敗而歸賊勢日  
盛魏主引羣臣問計元脩義請遣重臣鎮恒朔以捍寇魏主  
曰去歲阿那瓌叛李宗請改鎮為州朕不從尋崇此表開鎮  
戶非冀之心致有今日之患既往難追聊復略論耳然崇貴  
戚重意欲遣之何如皆曰實合羣孽

國亂猶身之病其受之非一日善醫者治本而不治標六  
鎮之叛起於官官劉騰為司空之時好貨納賂山澤舟車  
之利罔不權固遂至刻剝六鎮交通互市歲入以巨萬萬  
計此六鎮攜離之本也比及破六韓拔陵作難蓋已累歲  
病根深矣李宗乞改鎮為州去年之言也使魏主亟行之  
尚恐後時不能收六鎮已潰之心既不能用又追恨忠謀  
且不知劉騰貪饒致寇之罪如人疾在膏肓乃隨朝夕變  
證而療之難乎其愈矣既而六鎮盡叛始用崇言改鎮為  
州遣使宣慰已無所及是故善為國家者當閒暇之時修  
其政刑常有危亡之憂若近在朝夕者制車於未奔楫舟  
於未沈徹祭土於未陰雨不使至於無可奈何至於無可



奈何孔子亦末如之何矣

侍中周捨坐事免以散騎常侍朱异代掌機密軍旅謀議方  
鎮改易朝儀詔勅皆典之异好文義多藝能精力敏贍上以  
是任之

機密者萬微之務也軍旅者三綱之用也謀議者腹心之  
任也方鎮者股肱之寄也朝儀者禮法之原也詔勅者賞  
罰之文也兼是六者而堪之非有道德才智孰可哉舍伊  
周而論其惟諸葛武侯乎如漢之魏相唐之陵贄亦庶乎  
無忝矣厥惟艱哉朱异特以好文義多藝能贍精力而當  
此任予以見梁武之不知人而异之不量力也夫綽侯木  
訥霍光篤慎其於文藝闕如也而安劉氏定社稷故無文  
藝不害為君子有文藝不害為小人朱异亡梁江攸

有國家者慎所取舍哉

初帝納東昏侯寵嬖七月而生豫章王綜宮中多疑之綜亦  
自疑聞俗說割血漚骨滲則為父子遂潛發東昏冢自殺一  
男試之驗由是常懷異志外人皆知之而莫敢言屢求邊任  
及在彭城遂降于魏梁軍潰魏乘勝追擊復取彭城

梁武諸子惟昭明為賢然未免有過其餘皆不肖矣擊伐  
東昏殞其身而移其柩尚何愛於一姬又不能察其隱微  
而生疑似之子子既長矣又不能察其性行而付疆場之  
權一日之間併失數城喪師覆將若談戲然古人云莫知  
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人多不知其子而帝王尤甚以  
其疎也父子固異宮出入固有時而豈可不日夕見乎日  
夕見則情意通情意通則孝慈接如是而有不知者鮮矣



豫章外叛之意夫人知之獨帝不知莫親於父子而有所不知又况其餘乎

邵陵王綸攝南徐州喜怒不恒肆行非法嘗逢喪車奪孝子服而著之側富號叫上始嚴責之綸不能改於是遣代綸悖慢綸甚乃取一老公短瘦類上者加以衮冕置之高坐朝之為君自陳無罪而就坐剝褫捶之上聞之大怒欲賜死太子統流涕固諫得免

三才均一氣而天為大四端皆至德而仁為要大而化之莫非聖人而堯舜文王孔子為盛載道之後世莫非經書而春秋為切五典莫非天叙而三綱為重故天下之理至幽險也而乾以易知之天下之事至繁艱也而坤以簡能之學進乎此不亦要乎昭明太子幼有穎質記誦博矣文

童美矣而於人倫有失

而服喪其悖逆之罪

一而流涕泣固諫請免

而敬恭孝愛之承於父

信邪取疑憂懼而死此

雖多亦奚以為

夏侯曹等克魏 而陽降城

江左自晉宋以來 比世

於雄傑取無 之秦其

之愚且拙者 二築淮

死者蓋幾 萬人夫

七萬五千口 是上

也邵陵王綸 而加褫親在

類希幾之生 而帝命可也

是恩也情義 之於弟者其篤

不至立不道 理哉其後不免

人子不知春 秋之義者也讀

十二獲男女 七萬五千口

矣地有常則 則行有常途以

進以固 日考 而未有如梁武

是十年其 然費不後論以

能取壽 湯藥不數十小

以數人而 易一人世愚拙



皇哉而命動者不得已而  
可以所治之吏所存之理  
怨復歸命國之兵而視人  
君惟好則天下無敵深  
乎

魏東清河郡山賊羣起以房早  
虎嘗無禮於景伯景伯至置若  
相帥出降

爲人上有情所難行理亦宜  
必立者不賞私勞一也不  
聽讒言四也不疾謗議五也  
也不逢君惡八也不怙權

於世一曰惟善以臣子爲  
人於殺也若夫爭地報  
讐者雖得之必失之故國  
欲以此道而規河南不亦左

伯爲東清河太守郡民劉簡  
子爲探賊以景伯不念舊惡

行行之而人必服德必廣功  
報怨二也不報宿怨三也不  
不己疾人六也不貪天功七  
九也不寧負人十世有一子

此已爲善行況燕有之慨  
其識足以照萬域魏平  
景伯母崔氏通經有明識且  
未知禮義耳乃召其母與之對  
伯供食未旬日悔過求還崔氏  
之凡二十餘日其子叩頭流血  
聞

子其量足以容四海昭乎  
德人以高天下矣

婦人列其子不孝母曰山民  
補其食使其子立堂下觀景  
曰此雖面慚其心未也且置  
其泣涕乞還乃聽之卒以孝

民固多愚然其良心終不  
善民而事尚刑法見其不  
扞格於是百姓無親其  
崔母一婦人而知教化之  
之功不取章面而在於心

也爲人上者不知教化可以  
也則謂民頑愈益治之民愈  
其長之意甚者視如寇讎焉  
不繫詞令而在於躬率教化  
旬月之間變頑悖爲孝子孰



謂民曰道或爲人二者

亦可以省己而修德矣崔氏

所以能然者日月明識其天

心曰道經是學以致之也施

諸家則其子能不忘舊

而感羣盜之心施諸人則山民

觀景伯養母而悔不孝

一行一婦人猶能爾爲民師而

不然豈下有視哉

魏蕭寶寅曰念出師累年廢寢食不賞一旦覆敗內不自安魏

人亦疑之遂有反意門人柳楷楷曰大王齊明帝天下所

屬舉事何疑寶寅遂反齊帝

蕭寶寅奔魏之心本欲假其兵力爲宗國復讎似也則宜

不離淮漢之北同間南伐死而後已若夫成功則大也冀

一雍二州宜梁所正邪而爲之刺史則非本心雖曰不利人

不信矣以長治以利終不至於傾亂也魏則無能請之

此小人之本末也惟魏無人焉耳設其有人當寶寅受任

冀州則已斷其復讎之心念而就利之情急于以處之是

積豕之牙也

魏靈太后再臨朝以來盜賊遽起封疆日蹙時討虜大都督

爾朱榮兵勢盛魏朝憚之高歡說榮曰今天子闇弱太后

淫亂變學擅權朝政不行以公雄武乘時奮發霸業舉鞭而

定也

魏之中葉以明地取士及其衰也以停年用人於是英雄

俊傑沈淪散逸或在草野或從盜賊才智不用意氣鬱結

思有以振而發之天下始多故矣自爾朱榮起魏室遂敗

君弑國分齊周承之一時人才角出東西戰爭智謀之士

不可勝數向使魏朝不拘門地不限停年收而用之二百



年之基業豈易傾乎是故姚興有言願治之主不惜才於異代而陸宣公曰凡興邦之良佐皆衰世之弃材人君以往事觀焉思過非矣

魏肅宗惡鄭儼徐紇適於太后不能去密詔爾朱榮舉兵內向以脅太后榮至上黨儼紇與太后謀醜殺肅宗

魏之亂始於世宗奉佛政事不修重以肅宗幼弱靈后稱制穢德彰聞元澄雍樛才薄力弱劉騰元叉擅權賈貨以召六鎮之兵雖然其間非無忠謀至計排難解紛者而朝廷忽焉自而舉之以使省閔為後戒云元斤彈于忠擅殺裴耶宜加顯戮而不聽崔光諫王后無適臣家之禮請息絕遊幸而不聽袁纘以南北諸鎮及郡縣僚佐統軍戍主多以貨賂得之請選華人材不聽李崇請罷心寺之

工與大學築城關而不聽張普惠諫復徵綿絲之稅以實民力而不聽薛淑論元元之命繫于長吏不當專取年勞不問賢否而不聽普惠又論送阿那瓌歸國救勅敵資士虜而不聽元孚請略依漢宣光武待呼韓邪之道以防蠕蠕而不聽元深言不用李崇改鎮為州之計將恐所慮不止西北而不聽元順言太后年垂不惑無以儀刑而不聽元纂乞於恒州北立郡縣安置降戶賑賚之而不聽辛雄上疏言前後出師敗多勝少由不明賞罰而不聽元深請出城陽王徽庶將士展其忠力而不聽雄又言夷夏之亂以守令非人請分郡縣為三等妙選才望不拘停年而不聽路思令言將帥多貴遊子弟不能平賊宜黜陟幽明賞善罰惡而不聽楊椿言蕭寶寅不可獨任恐生亂而不聽



源子豈論裴衍不可同任恐致敗而不聽以是觀之魏中外之臣非不能為國深慮而一切不聽然則非爾朱榮高歡能為毒也魏自亡耳

魏釗立始三歲太后欲久專政故也爾朱榮聞之大怒立長廣王子攸執太后及釗沈於河費穆曰公士馬不滿萬人若不大行誅罰內變作矣乃召百官責以天下喪亂肅宗暴崩不能屏弼之罪縱兵殺之死者二千餘人

平禍亂者雖假壯士健騎堅甲利兵然可取勝於一時非所恃以為安也大僚具官千百之眾雖借享榮祿然存亡大計非所盡責也爾朱誠有桓文之志取造亂者誅之擢叙賢才改紀國政削平外盜保養黎元偃武修文綏靖王室則五伯之功備矣乃恃其威力肆行誅殺曾不旋踵禍

及其身豈非勇有餘而智不足乎靈太后者魏朝罪人沈之當也彼三威釗何罪焉自臣庶謀逆猶無孩孺從死之法况嘗奉以為君乎榮非特無智其不仁又甚矣雖然仕于昏亂之朝懷寵耽利者亦可少戒哉

魏徐紇來奔

弑君天下之大惡人人之所同惡人人之所得殺也正朔在江左雖南北未合而王者無分民政刑可施則施之矣徐紇親弑其君惕心爾朱而不畏梁蓋謂梁無人也為梁計者聲言其罪肆諸市朝則君臣之義明近者畏懼而遠人感悅矣曾不是圖乃受而容之是教人為弑逆而無所懼也他日困於叛臣子姪擁兵雲翔而不進卒餓而死其禍有自來矣



魏爾朱榮女先爲肅宗嬪榮欲敬宗立以爲后敬宗疑未決  
祖瑩曰昔文公在秦懷嬴入侍反經合道陛下何疑敬宗從  
之

反經合道自先儒釋經者往往有此言是道之靈也孟子  
所謂反經者歸於常也常即五常道之庸也百姓日用者  
也後世所謂反經者皆常也既已背常安能合道乎然此  
言既行世之違犯正理者輒以自解其叛道多矣或曰非  
是之謂也如娶妻必告而舜不告爲天下得人者必傳賢  
而禹傳之子天尊地卑君臣之分而湯放桀武王伐紂兄  
弟託體於父是爲同氣而周公殺管叔婦人從人壽也終  
身不改而仲尼出妻若此者非反經乎曰此聖人處事之  
是之謂權權者猶衡之石焉進退前却與所懸之物輕

重適等故雖權也而輕者不使之重重者不使之輕乃所  
以爲經也故權者道之中也處經而有權則道之用不窮  
非聖人不能與豈變詐亂倫之謂哉古之禮叔不撫嫂嫂  
不撫叔其死也無服蓋推而遠之也而祖瑩以妻嫂爲反  
經則違道甚矣辰嬴之事晉文之失也尤而効之曾是以  
爲道乎正家者治國之本初政者治亂之源魏子攸行其  
所疑而不知非惑於邪說而不能辯林於強臣而不能正  
早墜之命於是乎在矣

帝以魏北海王顥爲魏主遣陳慶之將兵送之慶之乘虛進  
拔滎陽遂至梁國魏主出避之臨淮王彧安豐王延明帥百  
僚備法駕迎顥入洛陽宮即位改元

取國有五難一曰有寵二曰有人三曰有主四曰有謀五



曰有民而德居其最他人之兵力不與焉元顥者許之子  
無寵一矣獨身出奔無人二矣臨淮安豐非挽之者無主  
三矣乘虛浪進非有必克之計無謀四矣所恃梁民不聞  
壺漿之迎無民五矣而顥之行治不聞令名與晉重耳慕  
容垂相去懸絕何所資而欲踐魏祚以戡多難耶又况大  
事未定驕怠已生寵任非人不恤軍國其得至洛者藉一  
陳慶之而遽疑之是欲行而自斷其足也顥固無足言而  
梁武亦何意耶彼亦豈為顥十全之策姑以擾魏報劉昶  
蕭督寶寅之見侵爾是兒童之見戲劇之事也

上幸同泰寺設四部無遮大會上釋御服持法衣行清淨大  
捨以便省為房素牀及器乘小車私人執役羣臣以錢一億  
萬祈白三寶奉贖皇帝三請八許

佛行有五要舍其一也舍六者以物為己累必去而絕之  
故自父子妻子始弃所難弃絕所不可絕則真心空矣此  
舍之說也釋雲身為嫡嗣次當主國亦既其子一曰  
蓋弃絕之以就其所願逃居深山苦形練者六年然必  
有成此舍之行也梁武既絕其說則當師其行弃家弃國  
無所不弃雖非正理庶乎其真學佛者也今為帝王享天  
位內蓄姬妾外列官師富貴之崇子孫之衆宮室城池守  
衛之密猶以未足又命將出師爭奪于外凡有國之常無  
所不為惟恐失之烏在其能舍乎不即其行而樂其說既  
不成佛徒然辱身蓋不特正人非之為佛道如達磨者亦  
且笑之也然則從達磨可乎達磨以言外之妙日學神授  
提耳武帝呵其所為謂無功德者不亦可取歟曰為佛之



道者淺深利害雖所得不同也。六極致歸於殄厥倫理以之為已則逆而不祥以之為人則偏而不公以之為天下國家蓋無所處而得其當此乃為之所當舍者亦而絕之可也。

魏敬宗受制於爾朱榮相怏怏不以萬乘為榮與城陽王徽等謀誅之召溫子昇簡以殺董卓事子昇具道本不敬宗曰王允若即赦梁州人必不應至此意謂殺榮即赦其黨皆應不動也謀頗泄於榮之以為何能為敬宗乃詐言皇子生榮入賀敬宗手刃之入赦爾朱世略帥榮部曲與爾朱兆共奉長廣王暉為帝其黨四起魏兵屢敗敬宗為兆所執殺之袁昂之朝宗室伏王為強臣所立未有得公終者也。城陽王徽入年效於仁者且猶不免然則以此時非有次

立之勢不獲已而引荷國家者何必冒利而就害耶世之愚者多智者少又况宗室貴冑耳目富貴見其可得也者不前後慮其可失也者乘危而亂僥幸非意朝戴黃屋晚飲醜酒前車既覆後車不戒也。世之人如此嗚呼悲天使敬宗當爾朱榮密迎之際能察其微密已有不受也受而足以興有不辭也辭而足以容其庶幾耶夫爾朱榮養兵三世杖錢六年其良心爪牙之士眾矣雖為人養暴怒忍去之其易而其族黨涵思為用者豈一旅所能收也是則為榮所立弱亦不可強亦不可恃也。世之言確乎其不接為可哉豈不難其人哉。

魏城陽王徽走至山南抵沮仁。仁位仁一第三刺史皆徽所引。後徽齎金百斤馬五十疋。相仁利其財殺之。送首於爾朱。



北兆夢徵謂已曰我有人金一百斤馬百匹之祖仁家兆即捕  
捕祖仁如夢中之數得之不足疑其有鬼也

人死則氣散猶火為盡則光滅矣何為能見夢人爾朱  
兆未嘗意捕元徽而意其有鬼也又何為見徵於夢

耶元徽以窮投我而祖仁以怨誅德且利其父而殺之刑  
戮之民中不肖人禍必有足哀矣元徽嘗持大權享富貴

其用物必而多精多身唯兀而其病散也緩且山南距洛  
一日而近耳然氣交竟理或有之或問氣散緩速之說曰

燒火一燼而滅燄火當風乃滅咸陽火亦言火數月乃滅  
是其類也

魏齊民逐刺里爾贊贊奔逃而死或盜其柩以歸上猶以  
子禮葬於陵次贊即紵也在魏東

蕭繹信於怨望之一言下父北父奔軍外叛假手故欲  
殺繹示國三丁之罪此為大矣梁武之不忍也桐棺三寸

葬之而不封不樹其可也而尚諸陵慈之過也

魏節度帝下詔曰皇帝王之稱蓋流為冲挹自秦以來六  
稱之子今但稱帝亦已廢矣

皇帝王之號應時而稱不可常也兼二為名則失其義矣  
說者曰皇以尊帝以德言王以末言此自後世議之云

爾皇之為皇也王以道自居乎帝與王亦然是以知其非  
故取義以立號蓋當時以是言為尊爾是謂應時而變者

也嘗言之於人為孔子曰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是父  
亦可謂之尊又曰君之於世子也親則父也是父亦可謂

之親然而曰尊父不可也親父不可也是猶帝王之不可



蕪穉也。皇帝而可以蕪穉則謂之皇王亦可矣。謂之帝王亦可矣。以二者不可兼。則皇帝之不可兼也。秦呂政不于古訓師心自侈而兼此名。漢不之華後世遂因之以口筆於孰之故而忽其義。天之遠矣。孔子以至聖之資加王於天載之春秋初年。周無是稱也。孔子將以詔後也。兩漢而下自非大無道之君。本有不致敬孔子者。以其為人倫之至爾。敬其人當遵其教法。其事然後不悖於道。從敬其人而不遵其教法。其事則於道必悖。故有天下者用春秋之法。以天王為號。則名正理備而尊不可以加矣。

初昭明太子葬其母求墓地之吉者。或賂宦官俞三副求賣地云。若得錢三百萬。以百萬與之三副。啓上言太子所得地不如今地於上。吉。上年老多忌。即命市之。葬畢有道士

云此地不利長子。若厭之可以中延。乃為蠟鴻及諸物。埋於墓側。或謂於上云。太子為厭禱。上遣檢掘。果得物。大驚。將窮其事。徐勉諫止。由是太子終身慙憤。無以自明。及卒。上欲立其長子。歡為嗣。街其前事而止。

佛之道以寂滅為至。寂滅云者。滅盡眾有心。滅生滅并滅。而寂亦無滅者。其言之若甚難。自正術觀之。非如心與理一動與禮合。智周萬物。道濟天下之為難也。雖然。讀其書。則當踐其行。為其事。則當有其功。梁武學佛數十年矣。大捨雙矣。習空矣。矣。當如瞿曼。弊礙王位。此乃舍之大者。何乃疑其子之。其國也。均之為舍。我以與子。豈不賢於瞿曼之遠其父哉。年已老而忘方深。是數十年如蔬衣布。養僧造寺。一無所得。莊周氏所謂終身不靈者。梁武其人矣。



太子侍讀徐搢文體輕捷應對明敏上甚愛之龍遇日隆領  
軍朱昇不悅乘間白上云搢年老意在一郡自奉上出搢為  
新安太守

女無妍醜入宮見妬若宮中無妬婦則何妍之不進士無  
賢不肖入朝見嫉若朝中無妬臣則何賢之不達內有妬  
婦者家道必衰外有妬臣者國政必敗徐搢之為人未有  
以愈於朱昇也特為上所寵任而昇已媚之則奇才碩德  
又安得趨效其君之側哉人君欲觀腹心所寄之臣以其  
為士之廣狹賢否視之亦思過半矣

魏高歡起兵討爾朱氏孫騰說歡曰今朝廷隔絕號令無所  
稟朱權有所立則眾將沮散乃立元朔為帝

當是時節閔亦與高歡皆失策節閔雖為爾朱所喜而心

惡之高歡爾朱之人也而未相失蓋雄才蓋世已處重位  
節閔何獨不知君使入朝委以夾輔則爾朱無能為長高  
歡未有所事而洛已立君何必用不騰之計更復假建乎  
遣使上表輸忠自許魏方多難必無疑沮之理如此則兩  
得之矣不然聲爾朱弑君之罪仗義伐之款使朝野以臣  
帝室亦相文之惠也乃初無定策惑於邪謀豈君廢君猶  
易奴隸兵力雖盛功代雖高其行事不足稱矣

立西豐侯正德為監國王正德自結於朱昇昇一日天職故  
王之

昭明孝子也一赴昭陵之罪則嗚於不孝况朱昇信臣也  
而受正德之屬安得謂之忠為大臣者豈以猜忌非罪於  
我同姓則當力諫以止之其事非涉公則何與藩王交私



之義况此德外叛復還敵而復爵美室治親已失册矣罪  
在悖逆不為侯何謂失職而可土之辱得君專行政久  
必無所憾而父兄藩王蓋其資非遠器雖好文多藝而不  
見理義之正故於武帝之舉略無裨救而又敗之勿曰開  
國承家小人勿用亦可謂小人矣當是時袁昂為司空亦  
不聞一言規正焉用彼相哉

魏高歡以所立元朗疎遠使魏蘭根入觀節閔帝之為人欲  
得志之蘭根以節閔始采高明恐後難制遂幽之於三訓佛

師必有之故古之師必聲罪必奉詞名正則言順言順則  
事必自聖人作必矢以威天下之後何莫由焉道也保宋  
世所以入明者問肅宗崩故也高歡所以戰勝者討天柱

私君也其惡毒之名似矣既聲樂反人討此逆則必出於

其所行權公心為忠事表見於世志出相文之上以伊尹

周公諸葛武侯日期則天下孰與爭功而較德哉假仁術則

勢態凌彰故高歡而逆之乃此之覆轍也天淵失榮以臣

國靖亂為言而高歡宗之可歎訟勤廢政者既以我此討

北而又憎節閔之法采高明為後難制則所公其於榮非

者其間豈能以可言歡矣一策皆由孫騰魏蘭根之說然

言一在人而聽之在我也兩是見歡無方遠之略而其後

之不昌矣魏宗事佛其造塔寺贍養僧徒至於貧國

所以然者為一福利及子孫也財殫民困國隨以亡不聞

佛恩僧力少振救之而魏宗一帝皆廢死於寺中來世亦

可監矣



魏平陽王脩匿於田舍歡欲立之使斛斯椿見之脩曰得無  
賣我耶曰不也曰可保乎曰憂態百端何可保也椿馳還報  
歡帥文武奉表勸進乃為朗作詔策而禪位焉武帝即位  
富與貴人皆欲之然得之不以其道則君子不處焉况帝  
王之位乎誠使富貴之欲不能自遏惟利之從則善擇利  
者小必審安危大必許生歿亦不冒昧而趨之地平陽王  
脩所為自匿於民者本避禍耳故閔二君豈遠事哉又自  
知高歡之不可保且已非逆厲無次立之勢又非素負人  
望自必不得已之事乃袒裼赴燔囊淩涉波不思甚矣夫  
常情莫不畏死而愛生若愛非且據禍必不得已而既  
倖居之是以百年不賞之身易一日無辜之罪也故劉聰  
夢死後當為遼瀕國王則不復畏死而守之也

固嘗疑豈不一日為帝乎自古愚夫如是者可勝言耶  
魏青州民耿翔聚眾據冀州城斬太守送首來降詔以翔為  
兗州刺史

弑君天下之大惡聖人立法使人人得討之以天下之惡  
一也取翔來奔梁結疾魏然怒不廢禮盡移魏境相為戮  
之則義聲北震敵人悅服矣既不能殺又寵秩之是教民  
以弑君之利也何以為國乎人倫以三綱為大軍政以三  
綱為本梁武顛倒至此者心入佛言不知父子之仁君臣  
之義故爾

魏武帝伐高歡兵敗奔長安依宇文泰  
高歡於孝武有接立之勞而無悖逆之跡孝武信斛斯椿  
王思政讒間不忍小忿以甘言小數而圖之事發無名其



敗宜也彼宇文泰欲取高歡而未得其便孝武乃千里自  
送使爲挾資夫以分言之則歡親而泰疎以勢言之則歡  
順而泰逆以地言之則洛陽宗國而關中外藩也而孝武  
君臣之謀如此所謂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不可救已

先是熒惑入南斗上以諺云熒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乃跌  
而下殿以讓之及聞魏主西奔慙曰虜亦應天象耶

江左帝業雖曰偏安然正朔相承已歷四朝垂二百年魏  
亦稱帝雖得中土然盛極而衰不數年間廢弒接迹故晉  
安帝末年彗星出天津入太微經北斗魏主嗣召問諸儒  
以孰當災咎者崔浩以爲劉裕將篡之符後二年春裕欲  
受禪指意纒發其夜長星竟天故王猛語符堅謂江南正  
朔所在然則熒惑入南斗乃梁亡之應不在武帝則在其

子矣五行傳牽合附會以某異應某事渥而不通然亦不  
能言其應之遲速久近也或遲或速或久或近人所不能  
推而必知有國家者恐懼修省而已梁是時宋昇大爲熒  
惑象見于天武帝不知也乃跌而下堂欲以讓之其於格  
王正厥事不亦遠乎

魏高歡表於孝武曰陛下若還京洛臣當帥勒文武式清宮  
禁若返正無日則七廟不可無主臣則寧負陛下矣孝武不  
荅歡遂立清河世子善見是爲東魏孝靜帝

孝武之失高歡孽自己作若圖其討賊之勞嘉其匡正之  
績回思閭闔不在晉陽明詔高歡歸罪斛斯椿元士弼王  
思政三人重貶黜之以釋疑憾歡亦必讎然引咎表送封孫  
則君臣如初其革息矣于是修德行政選用賢才布在列



位愛養民力以固邦本使人主無過可議朝廷無事可指  
高歡雖有他志亦矣自而作也歡雖握兵實無自取之意  
持欲專制朝權耳觀其以四十啓邀迎魏主勤亦可見而  
魏主曾不一言意謂舍高歡之逼而就宇文泰之安也不  
思祖考累世據有中原建城郭宮室人有定志異乎夷狄  
居宮廬逐水草避害趨利者一離洛邑委宗廟社稷而遠  
依藩鎮是謂出奔自周無出則出奔者其位已絕矣所以  
高歡改立善見未為失義而黑獺尋殺孝武異於弑君人  
主喜怒從違可不慎乎夫情有厚薄分有疎親孝武舍高  
歡之親厚而就宇文之疎薄不知宇文規圖得已挾以令  
諸侯耳泰豈不曰歡於君有援立之勞席未暖而猜忌生  
弃之如遺然則何有於我哉嗚呼此其為後世戒多矣

東魏丞相歡以洛陽西逼西逼南近梁境乃議遷都書下三  
日即行四十萬戶狼狽就道

遷國大事也必君與民共一寧厥居然後遷然民相安  
雖不寧厥居猶懼遷也則必丁寧告諭俾曉然知安危之  
大計寬其期日制其先後宜道途暴露飢餓盜賊之虞  
立其坊里巷曲業肆墾廬之所不使生怨咨傷和氣然後  
民樂於遷矣今魏已都洛四十年其宮室自孝文初徙十  
年而後成以兩宗築經累不恤初欲遷移於樓見帝居之  
盛莫息而止而高歡於三月河逼逐四十餘萬戶狼狽入  
鄴其視人雖驅牛羊之類無不至若是理也此四十餘萬  
戶何啻幾百萬口羣兒病昏雙首豈一人得其所者多矣  
伊尹曰予視一夫一婦有不獲澤如已播而無之溝中糞







即拜綽大行臺左丞參典機要自是龍遇日陰綽始制文按  
程式朱出黑入反計帳戶籍之法

蘇綽有行義立治尚亦良相也所以然者綽知歷代興亡  
故也字之恭亦以其為強爾自是始為裕之足國之政蓋  
綽啓之進求情言問天地造化之始綽應對如流而史失  
之也夫天地造化有始無始此五經所不載孔孟所未言  
不知綽所對何說也或問天地造化果有所始乎無所始  
乎曰陰陽者天地之氣也造化者天地之事也乾坤者天  
地之性也覆載者天地之德也而未有知天地之始也揚  
子雲所謂鴻荒之世者亦仿像而形之耳莊子所謂至德  
之世者亦推高而論之耳極亂生治其間即鴻荒也唯國  
人淳其時即至德也然則有書契以來凡幾鴻荒幾至德

矣由是言之先後不相傳耳目不相際古猶今也安知其  
所始不知其所始又安知其所終也然則終不可知乎曰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既曰生是其始矣天下未有不可知  
之理也異端之學不知天地日月星辰風雨雷霆之故者  
以理為障也深於易則太極在我矣太極在我一日百終  
始可也參千萬歲而一終始可也

上為文帝作皇基寺以追福命有司求良材曲阿弘氏自湘  
州買巨材東下南津校尉孟少卿欲求媚於上誣弘氏為劫  
而殺之沒其材以為寺

古人有求福之道矣曰作善曰宜第曰靖其曰配命能如  
是者仰不愧俯不怍無人非無鬼責是謂福也福者備也  
備者百順之名非如金玉貨幣有形色臭味之可取挹也



善論福者莫如荀卿氏曰福莫長於無禍是皆指生人而  
言之也至西域乃有冥福之說謂人死而靈識有所往子  
孫當誦佛經爲佛事飯佛徒以資之是之謂追薦是之謂  
大孝凡千有餘年其事遂爲一卅之典常達人覺之萬有  
一焉最若不悟滔滔皆是也其說千緒萬端互相彌縫以  
防其敗固未易以筆舌辯姑卽一事驗之其言曰誦佛名  
號若干遍令死者獲福不可計今取死罪囚使僧人擇佛  
名號之能濟救苦惱者晝夜誦千旁囚也能免乎死庶乎  
其可信矣假如有資福之事而武帝之臣誣人而殺之奪  
其美材以充寺用方且爲其父滋罪何福之有  
丹榜陶弘景博學多藝能弃官隱居茅山上早與之遊及卽  
位恩禮甚篤國家每有大事必先諮之時入謂之山中宰相

臨終爲詩曰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論空豈悟昭陽殿遂作  
于宮時士大夫競談玄理故弘景詩云

弘景隱者也居山中而預朝廷大事非不在廿六位不謀其  
政之義也以與帝有舊且數蒙招致欲有所言造朝而言  
之可也且武帝時大事之失亦多矣處身則事浮屠處家  
則無義方治國則政刑不修對敵則師旅無名數十年間  
駸駸入於亂亡不聞弘景有一言以省帝心也臨終之詩  
亦何益哉然則弘景身雖隱而非知道者矣客有問弘景  
吾欲注周易本草宜何先對曰易宜先客曰何也曰注易  
誤猶不至殺人注本草誤則有不得其死者矣世以弘景  
爲知言曾不知本草所辨動植之性注而或誤其害有數  
也易之爲書盡性至命而開物成務不明其義而以爲玄



言如王弼何晏之徒既自喪其身又云人之國至於天下  
板蕩神州陸沉數十年而未止其所殺豈與本草一物之  
害比哉王何談易而已其效已若是况遍談六經而誤者  
又如何耶弘景之言於是大失而其注本草固亦多舛也  
方是時土壤斷絕弘景於藥物之出乎江之北者多以意  
度耳剽而論之鑿家者流往往皆言以爲未善然則其所注  
本草殺人亦多矣

東魏歡伐魏魏秦拒之連遠奚武覘歡軍武從三騎皆效歡  
將士衣服日暮去營數百步下馬潛聽得其軍號因上馬歷  
營者警夜者具知敵之往來狀而還歡聞秦至引兵會之秦伏  
兵待之歡心秦兵少爭以擊之秦兵奮起歡大敗獲甲士八  
萬弃鎗仗十八萬追至心而上而還

高歡之爲是役也以宇文拔恒農取諸城僅得八  
也而報之兵以忿與紀律不嚴魏以三騎雜入其軍  
號令知其虛晉而歡弗覺也既而大敗所喪十倍於前仗  
鎗又十餘倍焉夫幾如是而國不亡孟子曰爭地以戰殺  
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是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  
容於死孟子之所謂殺者殺敵人耳今戰而大敗陷民於  
死縱以此得國非積德累仁而祈天永命也終亦必亡而  
已矣

柔然頭兵可汗以兩魏分裂數爲邊患魏秦欲結婚以撫之  
令主廢乙弗后納頭兵女爲后魏主從之頭兵遂不報東魏  
之使

宇文泰欲圍圍而使人主廢賢后娶美女一舉而不仁不



智無禮無義之徒欲惟利是從且魏與秦然世仇也而竇彪之爲君然非有所顧賴夫豈肯一心專力而與魏且君有賢后而使之廢之繼又殺之孀婦之女尋亦自斃而秦然且婿高歡而與之親矣惜哉秦之爲此也若邊境得人以四隣爲守柔然雖大何畏焉方是時蘇綽爲秦謀臣獨憤於此而無諫止何耶

魏以宇文測行汾州事測爲政簡惠得士民心東魏人數來寇掠測擒獲命解縛引與相見設酒穀待以客禮并給糧餼衛送出境東魏人大慙不復爲寇

羊陸交歡邊境效華元子反者也宇文測待東魏人效叔子者也以利言之可爾非大夫出疆之正法脫有盡虎不成者爲敵人以計入之則城之覆也不難矣僥倖趨利者

功雖成君子猶耻之此固非黑黧之所及也

東魏歡以諸州調絹不依舊式悉令以四丈爲匹喪亂以來公私困竭民多餓死歡命諸州濱河及津梁皆置倉積穀以相轉漕供軍旅備飢饉

自古未有務農而亡國者農者天下之大本軍國之用無不資焉然惟知王道者乃知恤農假仁者次之恃力麀兵者多不以經意猶人跳梁激譁馳走不息而無食以養之不能二三日而斃矣高歡用武至是旣十年恤農之詔不頒勸農之官不建勸農之政不施初閩準式調絹置倉儲穀而已可謂知所先務乎是時河南州郡困於戰爭鞠爲茂草而魏自正光以後僧屋至二百萬人若使自相配耦授以荒餘之地給其牛種置田官督護之不四三年足食



足兵富強孰禦焉

東魏高仲密娶崔暹之妹既而弃之由是有隙暹有寵於高澄澄歡之子也仲密後娶妻李氏美澄強之不從衣服皆裂仲密怨澄及為北豫州刺史遂以虎牢降魏歡以仲密之叛由崔暹欲殺之澄固請乃止魏泰帥諸軍應仲密歡將兵十萬討泰戰于邛山泰軍大敗虜督將僚佐四十八人彭樂追泰急泰謂之曰我死豈有汝耶樂乃止明日復戰歡大敗悉俘其步卒歡步走賀拔勝追之樂力垂及而逸去既而歡復振泰不利而遁歡追之而不敢逼泰入關歡至陝

高歡之為此役也乃其子澄有宋督之惑故仲密奔魏以致魏師而歡不知反歸罪於崔暹是莫知其子之惡也仲密妻崔進妹而出之何恠乎暹之怒也澄悅仲密妻而逼

之何恠乎密之叛也是宜以縱欲責澄以誨子謝仲密魏師何自而來故今不能治內惟角鬪是務非但失步卒數萬人而歡幾為樂刃所及澄以一婦人之故危其父而喪其師其罪大矣而宇文黑獺亦未為得也仲密以虎牢來歸遣統將搆偏師為援自足以收黨附之心而不牽高歡之勢矣貪於境土董眾親行一日而失督將四十八人不為敵禽者尋丈間耳詩不云乎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忤不求何用不臧不忤則能懲忿不求則能窒慾然後貪憤之兵不舉矣泰歡貪憤不能止也悉力酣戰危不自保不知德行故也

陳元康說歡曰兩雄交爭歲月已久幸而大捷天授我也當乘勝追之歡慮泰有伏兵不從遂東歸



高歡字文泰未有以大相過也西魏文物差修為賢耳書  
曰同力度德同德度義歡泰之德義猶魯衛之政而其力  
則醜夷也是以相勝相負而不能相併當可乘之會則智  
有所困而不敵前滑曲之戰高歡為客大敗眾散泰若從  
李穆之言歡必不免然不果用也却山之戰宇文為客大  
敗退軍歡若從陳元康之言泰必不免然不果用也自此  
之後二公不復對壘而東西之勢適平雖曰人事抑天數  
歟

魏與柔然謀伐東魏頭兵可汗欲以女妻歡歡猶豫婁妃曰  
國家大計何疑焉歡乃聘之婁妃避正室謂歡曰勿復相顧  
以之彼疑

婦人從人者也一與之齊終身不改高歡身為國相

姓王法度所出風化所繫也以利害之故有妻而為無妻  
黜其正室聘合夷女亂倫滅理是中夏居而夷狄行矣時  
惟一柔然故取其女得以離宇文之交而息其兵假有敵  
國四方交至必為之壻而後可則其妻不勝絀矣一何計  
之鄙且辱耶

散騎常侍賀琛啓陳四事其一以為今戶口減落郡縣不堪  
裒削惟事徵斂民怨流移使者繁數所至漁獵桀黠長吏因  
之貪殘雖降復業之詔而民不得反其居也其二以為風俗  
侈靡宴飲逾制宜導以節儉其三以為百司奏事但欲詭競  
求進願責其公平之効黜其讒慝之心其四以為宜省事息  
費凡興造有非急者皆宜停罷上大怒勅書之曰朕有天下  
四十年公車讜言日聞聽覽卿能上事何不顯言某刺史暴



橫某使者漁獵士民飲食過差若加嚴禁恐益苛擾朝廷牲  
牢久不宰殺若有會同菜蔬而已我自非公宴不食國家之  
食凡所營造皆資雇借卿去宜導以節儉朕君處一床之地  
不飲酒不好音聲三更治事日具方食爲誰爲之救物故也  
卿又曰百官奏事詭競求進今不使外人呈事誰尸其任專  
委之人去何可得古人去專聽生姦獨任成亂趙高王莽呼  
鹿爲馬又可法歟

南史文雖荒蕞然事亦粗備若如武帝所謂公車讜言曰  
關聽覽則史豈有不載者今考之獨江子四管上封事極  
陳時政得失而賀琛繼之琛疏史猶載其語而子四所論  
仍無傳焉以武帝有國四十餘載讜言止此政可知矣尚  
以日聞答塞臣下豈非欺乎夫琛目擊時事是以粗述其

目帝誠聽納而召問之則恭橫貪殘之主名可得矣夫風  
俗侈靡飢寒之本也善爲國家者雖躬行節儉又必爲禮  
制使不得踰越今出必行又安有苛擾之患哉誠使禮制  
既定則雖太牢而祭大享養賢乃人主所當爲又何以蔬  
菜爲哉今武帝不立禮制致風俗侈靡而守宰貪殘爲良  
民害則雖布衣糲飯適足自苦無益於人也凡公卿而下  
至於民庶乃有私藏非已所蓄則他人物若官物也惟人  
主不然故曰天下莫非王土率土莫非王臣今武帝謂不  
食公食其用區徒資於傭借是有私藏也私藏非由天降  
地出不謂國家之物謂之何哉周公作無逸戒成王自古  
聖賢之君罔或不勤武帝夜半而起日昃而食勤亦至矣  
而國破身辱何也所治者事而非政也治事而不修政猶



人理髮須整衿袂盥澤怡面而元氣索然故枝葉未有害  
根本先撥矣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此言是也如趙高王莽  
固不可也如得賢人君子而用之不專亦不能成治功矣  
且武帝雖並置僕射三公等官而心所信向惟朱异一人  
與侯景忠誠呼鹿為馬不是過也然則其屈折賀琛率  
用強辯正自未能服其口又安能服其心乎迹其顛倒迷  
謬良以所學不正而已學道者人君急務苦心志餓形體  
清修寡欲而不知正道是以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  
日矣

中大同元年三月庚戌上幸同泰寺遂停寺省講三慧經四  
月丙戌解講大赦改元是夜同泰寺浮圖災上曰此魔也宜  
廣為法事下詔曰道高魔先行苦障生當窮茲土木倍增修

日遂起十二層浮圖將成值侯景亂而止

佛書固多就其命擇其精要者不過四五種而已梁武所  
講盡不及焉以此見其雖溺於佛而亦不知佛也江南雖  
小然號為帝王則一日二日之間幾事豈少哉乃留居僧  
寺至千逾月必以境內晏然無所廢興也而不知所夫多  
矣浮圖之災蓋天火之所以警戒也方且迷而不復歸於  
魔障窮極土木以肆狠心焉在乎其清心能舍也魔障之  
說佛家者流以况異已不信之人豈真有是哉而武帝用  
之昔孔子圍於匡七日不火食猶弦歌鼓琴顏子入見曰  
夫子之道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  
君子未嘗以相睚為魔也魯平公將見孟子嬖大止之孟  
子曰行止非人所能為吾之不遇魯侯天也未嘗以臧倉



為障也此君子處已處人之正道也豈異端之比哉

上年高諸子心不相下互相猜忌綸尹丹陽繹在江州紀在益州皆權倖人主太子綱惡之常選精兵以衛東宮

武帝從殄倫之道昧於君臣之義父子之恩義方不修家政大壞已方臨御而諸子已有相圖之心不能知也所謂治事而不及政豈不然哉武帝既已失矣太子綱若以幹蠱為任起敬起孝燮和兄弟則雖有急難外侮其禦矣莫親於兄弟尚且蓄兵以待之則非吾同氣者誰實可信嗚呼武帝不善保國重以簡文雖欲不亡不可得也

大清元年正月朔日食不盡如鉤

日食將既此大變也其為人君侵侮之象著矣豈惑入斗之比哉而武帝不以為懼豈懲跣而下堂之失耶抑天

奪其監也夫上天變異自古善言天忠於君者未有不以為儆戒之符也觀天變而不懼是不以天子自居而自絕于天矣其亡不亦宜乎

丙午東魏高歡卒侯景與世子澄有隙辛亥據河南叛歸于魏訪魏豫襄廣三州刺史執之欲襲兗州不克遣丁和來上表請舉河南內附先是正月乙卯夜上夢中原牧守皆以地來降明日告朱异异曰混一之兆也及丁和至稱景以乙卯日定計上益神之乃定議納景

夢固非一端然武帝之夢想所生也是時梁境晏然帝心未嘗不在伐魏自即位以來屢北師矣未之有得此其所以夢乎然國家大計當以義理斷其可否豈有憑一夢而決者假如或夢以國與人遂行禪讓可乎帝既不能自克



朱异又從君之昏以誦成之悲夫且正月丙午高歡薨侯景遂以辛亥降西魏方圖豫襄廣充等數州乙卯距辛亥纔四日豈暇定南歸之計丁和蓋已聞帝夢或朱异告之歟帝曾不察而益神其事蓋貪欲蔽心故莫能見也

歡自病逐君之醜事靜帝禮甚恭及澄當國倨慢頓甚

高歡圖霸功不足以贖過其所以有後者知改過也凡握兵強臣威勢已就苟有過舉往往遂非拒諫莫肯回心而鄉道也且老武西奔非歡逐之而歡自以爲醜降心刻意事靜帝其恭君臣相安十有餘年宇文泰歎德多矣揚曰无咎者善補過也高歡有焉

上命蕭淵明堰泗水以灌彭城侯得彭城進軍與侯景犄角東魏高岳救彭城梁兵大敗淵明等皆爲東魏所禽上聞之嘆曰吾得無復爲晉家乎東魏軍司杜弼作檄移梁朝其略云侯景豎子自爲茲逆而偽朝幸災忘義斷絕鄰好獲一人而失一國知者不爲也今乃操之以利器終恐尾大不掉狼戾難馴不肯爲臣亦欲稱帝且梁王操行無聞年既老耄用舍乖方廢立失所必將禍害骨肉釁起腹心終使荆棘生於建業麋鹿遊於姑蘇耳其後皆如弼言

改過者帝王之盛節聖人之至教也梁武雖納侯景遣將出師既敗於魏人則懲創前非猶可及止豈至遽如西晉乎又况杜弼檄文指陳闕失雖涉詬置而事理可推梁武若能虛其心平其氣反躬自責盡革弊政修明軍紀選授將帥圖長淮之險以堅守江左雖侯景前驅高澄繼至猶不足慮而智不及此以至於亡豈梁德告終天實厭之歟



不然何其速也在易之復言有失而後有復也其遠未遠而能復復之善者也志在親仁比而復之復之吉者也屢失而屢復復之危者也衆不能復已獨能之復之道者也君中體順以中道自成復之无悔者也以陰柔居復之終迷不復善反君之道復之凶者也武帝之失多矣遠矣於是而勉焉為復猶未知其如何況於迷而不復其凶必矣一故有外來之災有自作之咎用師大敗身死國亡其應如響可不戒哉今夫聖人之教以改過為功而釋氏之術以懺悔為急改過者知非而不重為也如滌垢如磨玷如補壞闕如去疣疔昔時所是今而非之故有日新之益而行以美德以隆也懺悔去者以言謝之而已小罪則小懺大罪則大懺多罪則多懺今言罪明日懺之云罪亡矣明日

罪後日又懺之云罪消矣如此是懺無時而已而罪亦無時而不可為也雖弑父弑君天下大逆苟能歸心佛乘深自懺悔則猶無過也天下有是理乎故凡為佛學未有一人以改過自治者或遇刑法或逢怨敵則歸之於魔障推之於冤對其失彌遠故其心迄不正而身迄不修此學者所宜深辨不可以惑焉者也

初歎臨死謂澄曰侯景專制河南十四年常有飛揚之念非汝所能駕御也堪敵景者惟有慕容紹宗耳我故不貴之留以遺汝及景來奔澄令紹宗追之景謂紹宗曰景死公復何用乃縱之去

紹宗之才誠足制景高歡信知人矣而故不貴之留以遺澄則所以待紹宗者有未盡焉唐太宗亦用此委李世勣



於高宗後之論者以此兩君為賢曰寧其身無受知人之名而使其子孫享得賢之利是皆失之也伊尹之稱成湯曰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成王將崩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以至師氏虎臣百尹御事同受顧命蓋平日儲養賢才以遺子孫推誠盡禮各得其道豈用私意小智軒輕屈之而使子孫以利祿誘之也使其臣利祿之人也則可使其臣不以三公易其介不以萬鍾變其義也又安得而用之彼紹宗世勳利祿之人耳故紹宗遂侯景不盡其力而世勳事高宗不竭其忠其君臣得失豈不明且驗耶

太子講莊老詹事何敬容退謂具孜曰西晉尚浮虛使中原淪於胡羯今東宮復爾江南其為戎乎

何敬容之言是也然老莊之害未甚於佛敬容為大臣餘年見武帝奉佛舍身不修國政曾無一言諫止之今傅儲君心知講老莊之非又不面陳而私與同列論議且國將為戎豈小故也此而可隱執不可隱敬容於是乎不忠之甚矣

澄謂淵明曰先王與梁和好十年不意一朝失信若梁不忘舊好吾亦不敢違先王諸人並當遣還淵明乃啓上上與羣臣議朱异以和為便傅岐曰此高澄設間以疑侯景耳若許通好侯景意不自安必為禍亂上厭用兵竟從异言

高澄雖夷狄然方事魏以立國與之為鄰豈不賢於侯景遠甚武帝貪小得忽大計絕魏而納景已大失矣然事無兩立者若與景則絕魏與魏則却景均之不兩立而一是



從則拒景不受通魏如初猶未失策今也修鄰好納叛臣二者並行無一敗之理矣傳岐忠謀破的而帝意厭兵是以朱异言得以入之所謂逢君者也

澄遣諸將略地江淮獲三十二州

梁方有侯景之擾而東魏求和一舉而數利并矣既使侯景生猜又使梁境弛備偏師散出遂取三十餘州梁王暹衰既貪且畏盛時英槩蕭索殆盡昔武王伐紂尚父鷹揚年皆八十有餘猷方壯德方新也堯舜穆王皆享國百歲堯舜聖人固無怠忽穆王賢人耳猶能荒度作刑以詰四方梁武未至是也加之不冒色不從禽不近酒樂清修如此而應酬幾事思慮短淺智識昏然殊非建牙樊沔之日是何也奉佛以弱其心志茹蔬以戕其氣體日入於衰朽而不自覺也不亦悲夫

侯景聞上與東魏和親遂反以臨賀王正德常懷憤恨與之合謀朝廷聞景反不知正德有叛意以正德都督諸軍正德遣大舡數十艘詐言載荻密以濟景景遂度采石建康恟懼侯景能濟江由正德舟楫之助正德能反噬由朱异失職之薦景固亂臣正德固賊子异乃亂賊之媒也而梁武終不悟焉使异荷榮祿之恩爲父長之虜當正德外叛而歸正明其罪啓上黜之遠服則子有不孝之心者亦知戒矣當侯景叛國而來照灼其情啓上拒之境外則臣有不忠之意者亦知懼矣二者皆失之然則非景與正德能亡梁也乃朱异亡之耳

朝野以侯景之禍共尤朱异异慚憤發疾卒上痛惜之



梁武無正心之學甘受佞人而杜絕忠諫朱异所以獲君  
心意者入于左腹也在易明夷之四近君之地而六居之  
是小人在高位以柔邪順其君者也明夷六五之君其明  
既傷矣故柔邪之人得自其幽隱以入其說不由顯明以  
道合也言入于左腹其說之深矣其心既益然後能行  
之于外于出門庭也不深得其心其能無悟耶國家之敗  
常必由之商之廉來秦之高漢之恭顯梁之异唐之林甫  
盧杞揚國忠如一轍也而其君愛之重之死而悲之亦莫  
不然夫惟乾剛之君至正至明然後免此患矣

上常蔬食圍城日久蔬菜皆絕乃食雞子

古之時禽獸嘗逼人矣聖人教之網罟佃漁則爲民除患  
而已因以制禮焉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其  
用禽獸亦猶用水火土木金穀適可則止然爲之教戒亦  
甚備渾梁之入罽羅之設則以時麋郊胎大覆巢射宿則  
有禁自天子至於庶人祭享燕食皆爲之度數食于飲食  
則雖強宗大姓施流放之刑暴殄生物則雖天位殷適被  
誅死之罪聖人之爲是其愛物之心可見矣所爲烹割炮  
燔熬煎捶醢醢脯鱠腊之亦猶范金合土斲木治穀各盡  
其理以備萬物之用自仁智處之則爲裁成輔相之道自  
不仁不智者觀之則如釋氏物我同命之說此差之毫釐  
謬以千里者也上古列聖開物成務因貳以濟百姓不使  
不殺豈不知愛物哉而其効至於鳳凰儀鳥獸舞魚鼈咸  
若反不可勝用亦可思其故矣自佛氏以不殺爲教謂犬  
豕牛羊皆吾宿世之祖考眷屬也而行之莫甚於梁武其



心未必不非笑堯舜周孔以為不慈不悲也臨御垂五十年菜羹糗飯以奉養宗廟賓宴不復血食果有報應福利者國祚靈長臣忠子孝叛亂不作壽考無期斯為驗矣乃一切不然禍亂既興太平之民百萬之眾十喪八九子叛其父弟反其兄叔姪骨肉相圖至盡人既如此物產亦不得其所然則向者茹蔬不殺之陰功果何在耶且佛道以無生為至其教本為一大事一大事者生死是也武帝壯強從事以及薨年猶不悟死生之理被圍受辱眷眷餘齡食肉破戒前功皆廢則為若厥初慎擇正道安處常理之為善乎佛學者生民之大蠹也梁武行事始天啓之使彼敗昭著以訖後來歟不然何其清躬苦行敦尚寬恤而一

以自解焉則亦末如之何矣

上憂憤成疾而崩侯景迎太子即位太子嗚咽不語

君子有言賢才多國將曰子孫才換將大梁寧子孫凡幾十八獨昭明仁孝而早死其孫大器姪孫確志氣自立皆凶愚貪利惟利是嗜無復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恩是矣狄不如而禽獸之類耳保守承平尚不足恃况國已傾安能復興乎簡文至痛極心而不敢哭希大利于逆賊且生死之柄侯景握之猶欲求容以位為悅其識趣如此而梁武以國中大事付之宜其見機不斷受給不悟召亡取辱無所不至使其知蔡女于有為子之道亦知所以自為矣

曾劉謀姚佛念之不如何足悲耶



東魏高澄為膳奴所殺

高歡身冒矢石辛勳百戰變家為國澄為世子以言色之  
故幾陷其父斃于馬禍其父自病逐君事魏主恭謹以終  
其身而澄不承先志肆為悖慢賊而幽之忠孝俱亡天理  
所不容也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苟曰無以求之膳奴之  
刀何緣而至哉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十一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十四

太宗簡文

梁紀

吳興太守張嶷舉兵討景兵既執之景嘉其節欲生之嶷詞不屈遂殺之

梁武非有仁義禮樂之化以固結人心也其子姪無不叛之而張嶷一書生荷專城之寄以不能斥救朝廷為耻義不降賊執節而死則為人守土之道得矣古人一飯之恩必報况剖符南面享榮祿而主其民人者乎苟非見義重於生則必不能爾嶷無負乎書矣

始興太守陳霸先起兵討景遣使詣江陵受湘東王繹節度舉大事者必守理仗義以正其始于時梁祚終陳霸先既已立功嶺外威名昭著欲治侯景者當自為一軍勿有





所屬選將練士出屯嶺北列侯景非惡及宗社危亡諸侯  
尋戈不肯赴難如此則忠臣義士雲合景從下章江越彭  
彘直趨建康精誠上格天理在我矣綸繹紀誓諸王各負  
不孝之罪安敢抗衡哉何必遣使江陵受其節度心雖勤  
王迹類黨惡此謀慮弗臧不知理義之過也亦可惜哉  
岳陽王啓與湘東王繹有隙起兵伐之求援於魏魏遣揚忠  
助之繹遣人說忠曰啓來伐叔而魏助之何以使天下歸心  
忠遂結盟而去

圖利而忘義未有能自反者也湘東責魏助姪伐叔是矣  
已於武帝則子也於簡文則弟也於國則臣也父被圍餓  
死而不救兄制于賊手而不救宗廟社稷日就滅亡而不  
救則誓何有於叔哉夫惟無瑕可以戮人所惡於下者無

以事上也則理順而人服矣蕭繹身負大罪人得而誅之  
而魏師不能聲罪致討亦可惜哉

湘東王繹與河東王譽相攻邵陵王綸欲救譽而憚繹兵強  
致書於繹曰天時地利不如人和况乎手足豈可相害今社  
稷危耻創巨痛深若外難未除家禍仍構亡之道也繹復書  
陳懇過惡不救

蕭綸此言君子之言也然侯景叛亂八月綸首被董督之  
命十一月景攻圍臺城久之而後綸軍始至討賊不力是  
時惟永安侯確忠憤可用景息而召之確不欲行綸欲殺  
之比城益危安隋侯駸勸綸分軍為三道出賊不意攻之  
綸又不從迹此求綸其象父而撞意未艾也且手足固重  
未切於君親并父如仇則繹何有於我哉方其西上次于



郢城正欲圖取湘東故以正義悲辭甘而動之不虞繹之  
覺也為子不道父屢赦之終無悛心又有乘危徼倖之意  
天假魏手戡諸江流亦足以垂世戒矣

東魏齊王高洋受禪即位自魏敬以來百官絕祿至是復給  
之

祿以報勞古者庶人在官猶後世胥史皂隸也亦皆有祿  
而元魏之世雖三公亦不敘祿所以然者為尚門地多胄  
子少寒宗其家足仰也然物情不齊雖名世家豈得皆富  
以孝文之明在位累年而後制為祿格未再世又罷故魏  
臣多貧者而六鎮之叛起於劉騰元義聚貨受賕無有紀  
極民困一怨一敗而不可振也善為國者察省吏負而厚  
其祿至於近民守長尤宜加豐使其去來遺塗不事俯育

昏嫁慶弔錮匱乏之患則中人得保廉節而中人以下亦  
畏刑憲此乃愛百姓養人才敦風俗之要道也

魏丞相泰聞洋稱帝帥兵討之濟河而還

古者相見必有名餼在野外倉卒與夫一飲一食之相遺  
問無不以詞重禮也人而無禮則猩猩鸚鵡之不如況於  
興師動衆踰越山河以伐人三軍之死生家國之存亡於  
是乎在故曰國之大事在戎而可無詞乎師道固多以執  
言為主執言者聲其罪而致討也故齊侯伐楚楚使屈完  
逆之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  
此問其來伐之因也使齊無以荅之是無名不義之師則  
楚直而齊曲矣惟齊有詞可奉責包茅之不入問昭王之  
不復於是楚人屈服謝罪而請盟漢三老董公有見乎此



曰明其為賊敵乃可服漢高用之以平項羽此所謂名正而言順言順而事成者也高歡宇文泰十年交兵未嘗有文告之辭以地醜德齊真能相尚也至是魏師伐齊為高洋廢君而篡國則不患無名矣上相仗鉞大衆就行濟河而前遠巡而退若有畏心不敢遂武何也無諸已然後可以非諸人恭自弒君之人也參度彼此尚何高洋之問故曰大人正己而物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使泰有迎帝之忠而無弒君之事當此機會舉師東伐則齊未可知也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不行不義不殺不辜不作苟見不治苟得為應物之勢有行與否也或曰泰若內歉則曷若初不輕舉之為善耶曰泰為此固欲假義於張皇威武實無戰情也

侯景西攻巴陵携太子大器以為質乃大敗齊師或勸太子北行太子曰國家喪敗志不圖生主上蒙塵忍違左右吾若去是叛父非避賊也涕下橫流即命前進

大器之言人子常道也然梁武義方不修正德綜綸等則有弒逆之心繹紀範答等則無赴難之意其父簡文為賊所脅不敢執哀而與之宴樂是兄弟父叔無足取儀而大器孝敬純誠蹈險不避其天資之美如此儻非梁德告終必為中興之主矣

景欲篡位先殺哀太子大器太子神明端凝雖居困阨而神貌怡然不貶平日及難顏色不變

卓哉哀太子之善處死也有父在死于宗廟非已職則靜以聽天而已梁武學佛五十年晚而心慮益昏在危迫中



或怒或嘆積憂病殞了無寂滅之樂簡文屈意忍耻求容于賊妻之以女與之詛盟臨難不知尋取廢弒之禍哀太子齒猶未也以清修精練則歎其祖以記誦才華則劣其父而臨危履險能固純孝之守嬰鋒蹈刃曾無惕怵之色言行不違義命俱盡老學宿儒有不逮焉亦可以為成人矣

景廢帝立豫章王棟太尉郭元建聞之自秦郡馳還謂景曰主上無愆失何為廢之景曰王偉勸吾早除民望以安天下元建曰挾天子令諸侯猶懼不濟無故廢之乃所以自危耳景以王偉為謀主偉前後所陳多矣而曾無郭元建之一言向使侯景既破臺城歛兵輔政以譏責武帝者及其道而正之武

事奉太子不失臣節則宋齊梁陳所以

取國不是過矣特有早晚耳觀元建之言非無識者然而使首逆賊是知二五而不知一也

王偉說景弒太宗以絕眾心景從之

王偉之言佐今叛前之常言也其所謂眾人者指何人哉使梁而無宗室亦庸猶有方岳外臣仗義而起豪傑之士出於草澤如劉裕之討桓玄者何可絕也使其所為而當人固不待詔令而服矣然則其所以絕人心者祇所以失人心歟而亂臣賊子終以不悟蓋逆理以始未有能順理以終固天理也

景即帝位湘東王暉命王僧辯擊之陳霸先統甲士三萬來

蕭暉以帝子介弟撫上流之望坐觀侯景攻破臺城幽死



武帝凶悍嗣主者通三代曾無甲兵東向救急雪忿安守  
巢穴自圖世終此固梁室之賊子也而不信僧辯諸人爲之  
用何也其先自王叔心憤怒而邵陵鄱陽諸帥皆已奔敗  
吳若未亡火立滅而僧辯又其司馬也使僧辯早有卓  
識其從違當不惑矣不然協計畢乃自其職分無足怪者  
獨陳霸先亦受節制爲可惜耳霸先在伐嶺南勳無過舉  
及以南江有殺三吳正名討賊用師有律僧辯諸人固可  
樓而取也霸先者不及此殆無發之者歟以湯武之聖尚  
須同德下亂之助其操則有荀或劉備則有孔明石勒猶  
有張賓符堅猶有苻猛而霸先之謀主于時無聞諸人  
心有九竅而蔽其目則其思慮遺闕多矣  
景敗走郭元建得其諸國璽送於鄴

有天下者必汲汲於一璽不之不得則歎然若郡守縣令  
之官而未視印紱也夫璽何所本哉二帝三王不聞得是  
物而後爲君也舜受之堯禹受之舜湯受之禹文武受之  
湯先聖後聖其合符節者璽也謂歟故詩書春秋記事  
詳矣曾不及璽獨秦諸大使率所以虫鳥之文刻之美玉  
兼稱是常以識節令自此而後始有璽書使秦善也而璽  
無所本固不當法使秦不善也而璽雖終終而破之爲宜  
又何足傳也故嘗論之官府百司之印章一代所爲而受  
之君者也不可以失失之則不敬天子之官亦一公所用  
而非受之於天者也必隨世而改不改則不新故漢有天  
下當刻漢璽而不必襲之秦所以天下宜刻唐璽而不必  
襲諸隋所以正位凝命去故而鼎取新也苟以爲不然



屬不於二帝三王監之於世之重以亂亡故遠者因事矣  
必以相傳為貴又豈得謂此是之父母耶

元帝

梁紀

誅王偉初偉於獄中上五百言湘東王愛之不若者之及  
聞偉作散文有湘東一目之句大怒遂殺

侯景叛亂為之畫謀贊成者皆王偉也春秋治亂之賊子

尤嚴於其黨若使人不知賊亂之一可與則不能自立不  
能自立則亂少烈矣惟為之黨者眾是故禍亂滋熾而天  
理淪亡故春秋之法既誅首惡又嚴於黨惡者所以息禍  
亂之源也若王偉者幸生獲之數其惡逆殘諸百詞首天  
足以及雪坤人之憤洗滅亡之耻乃以吟詠為章欲脫其  
罪其誅也又以一言斷已即戮其身是蕭繹喜怒殺生

為己私而不念君父也豈不悖哉

齊以平術為吏部尚書術性尚身明取士必以才器循名責  
實新舊參舉考之前後最為折衷

自魏用崔亮傳今之制銓選失人數十年矣亮在孝文時  
己任典選而不收建言者知孝文不可欺也高洋暴酷然  
臨事明斷平術得以通變者值高洋可行也夫傳年之法  
國家興亡所繫以高澄高洋尚知其弊而更改之亦明君  
賢相也反不能乎

魏丞相袁粲問劉晔曰我於古誰比晔曰昔以公為湯武今  
乃不如也粲曰湯武受政比庶幾望伊周何至不如相文  
字又秦以伊周九已行言無忌憚也夫伊周之為伊周  
豈為官尊職重也夫秦之為其言之出於口行之發於身



者無非至理當服之後世慕之此所以爲但周也苟有  
一言不然一行不善則不足稱聖人矣楚強之臣徒見伊  
尹放太甲周公攝王政謂與之廢主擅權相類豈非無忌  
憚之甚哉然則聖人不可學歟曰聖人可學而不可至學  
之爲聖人猶射之志乎正鵠也自能執弓矢必以正鵠爲  
志其中不中則非學之所能也自席捲糞除拯之唯諾至  
於事父事君必以聖人爲法其聖不聖則非才之所必也  
學聖人而不至則亦必爲賢人矣苟未嘗服膺至善入自  
聖門見其笑與而希其步趨愜然以伊周與我異世而同  
道是猶西施里人之鬻者且不可笑之甚哉

武陵王紀至西陵帝拔任約謝荅仁於獄使將兵非紀

任謝二人皆侯景所死力者也其罪當次於王偉段不能

殺反寵任之不亦逆理乎已自失道處非其據屈心後保  
合謀圖事興復之日猶未可冀乃推心世雖與同患難欲  
以長守古無有也

下詔還建康胡僧祐等曰建康王氣已盡與虜止隔一江若  
有不虞悔無及也羣臣皆荆州人不願東遷上亦以建康彫  
殘江陵全盛卒如僧祐等議

荊州雖非王者之宅然楚嘗王之矣楚始受封濱江之國  
後似賢能廣斥土地奄甸陳蔡觀兵周疆下收江黃橫行  
淮泗地方千餘里帶甲數十萬傳祚六七百年而後滅其  
後劉表牧之坐談西伯先主假之三分天下關羽用之威  
震中華孫氏有之抗衡曹魏晉宋齊梁倚爲重鎮財賦兵  
革當南朝之半故古之英雄皆以爲用武之國雖曰地利



不如人和在德而不在險若以形勢而論則江陵古郢何不可都之有然於蕭繼則不可也宗廟社稷皆在建康高祖憤崩簡文弒殞所當營奉陵寢伸至痛之情糞除枋桃修之享之祀若弗暇也正使內無襄陽之難外無齊魏之虞江陵全盛猶不得宴安而處矣今也孝誠不聞義聲不著第欲便其故有因以偷榮率此為道雖使據百一山河之勢有千八百諸侯之奉其為人圖取殆不旋踵又何江陵建康之擇乎

魏主謀誅宇文泰謀泄泰廢之立齊王廓

宇文泰何以取惡於魏主以殺元烈也元烈何以見誅於泰以謀除泰也泰援立人主身都將相為日久矣而元烈謀除之必其行事有不服人心者書曰一人三失怨豈在

一明不見是圖列雖謀泄而死泰不知自一行事有不得者而  
又上及至大君於是迎駕勤王之績不覺以勝廢言其主之  
罪也圖故之不如也而乃羞比相文人之言以自治者鮮矣  
帝好黃老於龍光殿講老子

老子之言曰兵者非君民之具也然齊魯相禮樂以為道則其心亦不從事於務遺物離人趨于冲泊而生人之治忽矣是則楊氏之所祖耳或問師與商也孰賢孔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然則師愈歟子曰過猶不及故曰中庸之為至德也民鮮能久矣老佛者皆畔夫中庸者也雖中庸則為己為人同歸於弊或問漢兩皇帝治齊師蓋公立相漢也以清淨文景之治人率依本黃老為躬省事薄斂緩獄不言兵而天下富老子之書外何負歟曰蓋公明黃老



者也其語魯矣子曰大道貴清淨而不自定此在老子書  
中一語可此一語非右提挽仁義絕滅禮樂之意故曹家  
於齊於漢悉為休息不擾至於文景斯極功矣雖然庶矣  
富矣不加之以教則三人之社也故曰飽食煖衣而無教  
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加以教然後司牧之功成而  
與天地參焉此豈老氏所能及哉又况撥捨其餘以為玄  
談清論而不切於事理有如西晉至使胡羯氏老腥重岱  
華錢三百年仲尼之道豈有此禍哉彼蕭繹曹何足云然  
方在漂搖陞祝中不思保國之計而講老子近有簡又不  
知鑒也其亦愚蔽之極矣

樂道子謹等入

蕭繹無父無君人人之所得謂也韓之六國平字文

宜矣然而不效文告之辭則以己奇得祝之惡未出於正  
也書曰惟干戈省厥躬彼秦而省躬亦何敢於伐人使秦  
而無過雖平江南一字內可也至此然後知聖人的一不  
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為湯為匹夫繫縛而無言  
天下之心其始正故其終成其德備故其功解正己而  
物正非虛言也

魏師攻城城陷帝焚圖書十四萬卷曰讀書萬卷猶有今日  
世有金樓子一書乃蕭世誠所著者其言雜出百氏小道  
皆不述五經正理又高自誇大謂人莫己若也劉盛有云  
苟能行則論語孝經一篇足矣此猶為博而寡要者使書  
經暇膺怨之一言亦必保其社稷又何以十四萬卷為讀  
書至是誠不若無書之愈也嗚呼此是食也有以安其身



年者有以生疾望命者未嘗食之罪哉

帝為魏人所害魏人立梁主資以荊州之地是為後梁中宗

興滅國繼絕世聖王之政所以歸民心合天德者也梁為侯景所滅蕭繹又自底敗宇文數千里遣將出兵為蕭詧之接立為梁後而資之土地人民庶幾乎古之道矣雖然似之而非也詧者梁武之孫昭明之子而繹之猶子也尊者親者有失豈為下者所當報乎梁武有憾於昭明於其死也不為首後而王詧兄弟三人詧已有恨心養士畜財以待事變則非終孫也繹以營據襄陽得地利乃父之所自起忘而圖之營請殺于繹以伐其敗父而殺之則非賢子也夫興滅繼絕固將擇其子孫之可者而報之

乎然則宇文立之良非善意直欲因蕭氏賤孤削弱而取之耳又烏足稱揚哉

敬帝

方智

梁紀

初陳霸先王僧辯奉晉安王方智即梁主位于建康既而齊立貞陽侯淵明為梁王遣兵送淵明歸僧辯懼遂迎淵明即位以晉安王為太子陳霸先討之淵明乃遜位于晉安王王即帝位

齊之納蕭淵明亦猶魏之立梁王詧也其視江南猶外府姑使為之主耳王僧辯執義不堅之人也事湘東臨危而不救奉晉安有急則改圖立身處國輕搖易變如此安得不為人所取耶

僧辯霸先既生嫌隙會有告齊師大舉者齊春者僧辯告霸朝



先為備霸先因舉兵襲殺僧辯既而竟無齊兵亦非霸先之  
論也

僧辯之才非霸先敵也初二公既入淮僧辯未有所處凡  
營落星山通石頭城分布諸將疏賊兵勢身居前行親敗  
侯景者皆霸先也事既粗定僧辯居中出霸先屯京口霸  
先取之之志胡矣會有告齊師大舉至壽春此乃霸先所  
為而僧辯不覺遂隋計中而史家以為非霸先之譎又一  
僧辯也不然為霸先諱耳使霸先大計先定以天命自慶  
取之侯景而非取之於梁則不至紛紛為此祖詠不亦偉  
乎

魏宇文泰諷淮安王育上表請如古制降爵為公於是宗室  
諸王皆降爵為公

二帝三王之列爵莫貴於公漢封為王非也曹魏後魏皆  
常降之而不能久者以身兼皇帝之號則固以王為卑虛  
之而不用將必後以為封是以不能久也及宇文氏稍倣  
古制定六官故自上而降焉此則周覺稱天王之本矣夫  
宇文德祿不足而其志尚可嘉後世有作者遵神尼之法  
天子稱天王臣下爵五等正名統實既無誇大之失而權  
臣之圖殊禮希九錫封若干郡開國置官以為僭逼之勢  
者當亦少損矣

魏初建六官以宇文泰為太師大冢宰柱國李弼為太傅太  
司徒趙貴為太保大宗伯獨孤信為大司馬于謹為大司寇  
侯莫陳崇為大司空自餘皆倣周禮

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然去古既遠文不足弼而



泥其迹未免於有過況出入之者乎周公位冢宰爲太師蓋其道隆德盛非大師不足以處之而冢宰正百官均四海亦難其人故以論道之重不行端揆之職此明見於書者也六卿皆統於冢宰以冢宰建六典故也周公既沒召公以太保兼冢宰必矣而孔氏因顧命之文謂畢公領司馬毛公領司空則未知其何所傳據且三公之責惟均而地官以下與冢宰必不若是班也今宇文氏之制何所考哉至於周官之屬有不當設而設者有不當屬而屬者其舛較甚衆皆劉子駿私意所述皇王大紀既已詳辯此不復云

王琳於勢益衰奉表詣成獻效于魏稱臣于梁

凡舉事者能自立則自立不能則當有所屬陳霸先宜不

必屬人者也王琳本湘東主璽下義不事後梁則建康其所以宜歸矣乃屈強于兩閭借勢于外境其能濟乎且琳之所以不歸建康者豈爲霸先下也審能如是則堅其志畢其力死而後已功之不成天也既不免奔齊又不免歸陳死於一夫之手有才而不知義惜哉

蘇顯祖肆行狂暴使宰相楊愔進廁籌

字有一字而數義者訓故不明則後來承誤失之愈遠漢武踞廁見衛青廁以自牀顯也亦猶文帝臨廁謂山岸也失其義遂如高洋之無禮洋之爲是必以武帝自解夫武帝駕馭英傑莫不盡力若如高洋之無禮大將軍惘然有不服之心矣

蘇裴謂之上書極諫顯祖謂楊愔曰愚之可敢如是對曰彼



欲階下殺之以成名於後世耳顯祖曰我且不殺爾焉得名  
賢哉楊愔假小人之言成君子之事凡皆愚然虐之君於  
諫已者莫不以其非流俗之譽也至或反易其言以揚于  
外加以無實之事清而謂之汙信而謂之詐欲以敗其名  
而致其罪故以諫得名人主之所甚惡也楊愔欲救裴謂  
之以爲是則不可以爲非則不可惟以謂之欲成名後世  
中其心之所憎乃必可免詭而不失於正可謂善諫者矣  
齊主委政楊愔百度修政故時人言主昏於上政清於下愔  
風表蓋裁爲朝野所重亦庶幾厄及得志有一餐之惠者必  
重報之雖先嘗欲殺已其亦不問

高洋無道極矣得一楊愔爲相彌縫其闕而匡救其失矣  
得沒于瀟下相之爲助其大如此使其率道而廣在賢才

西并宇文商收江介豈難也哉愔故大族遭罹禍故惟  
一身及其貴顯細思必報大怨不酬蓋困心衡慮之所益  
也夫報恩酬怨者人之常情也報恩而不酬怨非長者不  
能也以德報德以直報怨者君子之中道也有恩而忘之  
或復以爲怨無怨而致怨欲人之歸恩者恆害之小人也  
周晉公護以獨孤信名重不欲顯誅逼令自殺

宇文護之不終其始於此乎曹孟德以名重而殺孔文舉  
矣司馬昭以名重而殺夏侯玄矣彼兩人者非能翻懸魏  
晉之業特疑之瀆宇文護之慮亦此比也子夏曰君子敬  
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孟子曰愛人  
者人常愛之敬人者人常敬之此忠恕不易之道而森森  
校險者顧謂不爲負人之事則先機失於殺中以忠懇爲



純朴常談惟力是恃疑則殺忌則殺怨疾則殺天下若干人可疑可忌可怨疾者豈皆在吾左右前後左右前後又豈皆不足疑忌無可怨疾者耶宗魯之於齊豹堅平之於穆叔呂布之於董卓李緒兒之於安祿山非所疑忌疾怨者也宇文護不知此與獨孤信同為三公殺之不以其罪他日讀酒誥未終斃於王璉又豈獨孤信所為乎此可為猜忌忌克者之監矣

齊降之克廣州

凡人著績一方或有聲望為眾之所服因而任之未嘗不成大功言何則人心所歸故也伯也伯志太公歸周則知天下歸之矣微子既去西伯則知天下去之矣天下之才惟已為大

惡者必不可用自餘固難責以全美人主釋怨弃瑕無所疑忌眾以為為可民以為為使則用之矣或者褊心思意記過忘功固不足道而以能得人情轉而它使則必掩其所長廉頗在楚曰吾樂用趙人故樂毅去燕不復一戰而范蠡去越亦終不能有所為人君器使羣才可不知此道乎

周孝愍惠晉公護專權李植孫恒亦父居權要恐不為護所容謀共廢之事泄護廢孝愍為略陽公誅植等立寧都公毓尋弒略陽

諸葛孔明相蜀如二君劉禪天下庸主猶知敬而聽之中外莫敢謀者忠信不失臣道而已矣在易中孚六四居近君之位如月幾望不至於盈與日相敵乃得无咎宇文護以專取嫌不知自反其為臣之未盡也而上及於君不亦



悖乎高歡相魏孝靜致恭惟謹事必奏聞猶未免專橫之  
過護反不如豈獨李植孫恒誤略陽之罪哉前人所為後  
人所師宇文泰外爪其君動輒廢弒習慣為常不知其子  
從自及也忠為令德猶且不終其父析薪子弗克負況以  
廢弒導之取快目前而貽患身後曾是以為智乎

高祖

陳紀

永定元年十月乙亥即位于南郊丙子幸鍾山祠將帝廟庚  
辰出佛牙設無遮大會於闕前膜拜

陳高祖即位南郊祇見上帝矣祖考之廟猶未立也遽蹈  
梁武異賤之迹則知五十餘年佛教成俗雖英姿遠器猶  
紐於風化故以帝王之尊即位纔五日按行故事於觀闕  
前效胡人拜伏而不以為耻也且其所以設會而膜拜者

何為也哉為報歟為祈歟曰報者霸先自西江督護討賊  
立功馴致大位非以祈而得也曰祈者既稱為天子矣又  
何祈哉且天地神祇尚不可以非理而禱矧彼朽骨又何  
能靈霸先與邦固非愚主而且為是竊度梁室行之既久  
其威儀物采有司未嘗廢故霸先舉之其明年又幸寺舍  
身益可證矣自東晉而後佛法盛行非惟人主多惑其說  
至於名卿賢士亦莫不尊而信之在梁武世五十年之久  
惟韋叡不與時俯仰而荀濟深論其非餘無人焉同乎流  
俗合乎汙世能自拔者豈非豪傑之士哉

齊以常山王演錄尚書事除官者皆詣演謝其友王晞曰受  
爵天朝拜恩私第自古以為不可宜一切絕演從之

序進後又列為百官宰相之職也人主不能遍識天下之



士亦無不委宰相之道故宰相得用人不自疑也其有以辭謝市私恩則不繫乎其人之謝與不謝矣如其公也不謝固善然謝庸何傷如其私也無謝之之文而有謝之之實則不若公而謝之猶愈也擅權姦人欲遠朋比之迹凡除官者明絕其謝而被除之人皆腹心耳目手足也外跡而中密形睽而情親刺謁不通而賄賂通足跡不進而計謀進人主見其著不知其微國之移也無日矣

周太師護歸政於周王毓軍旅之事護猶總之

兵權有國之司命聖王執而不失堯不誅四凶以天下與舜而舜誅之則唐之兵權在舜矣舜不征有苗以天下與禹而禹征之則虞之兵權在禹矣康王由元子爲儲副其嗣位何疑而成王將崩命召畢相之召公乃俾仲相

毛爰齊侯呂伋以二二弋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門延入翼室居憂爲天下主夫虎賁天子之禁旅也于是而授之以兵也自堯舜至康王帝王垂世之法備矣而莫不謹於兵權老子所謂利器不可以示人者然則人主可失此權乎姦臣擅國未有不兼掌兵權其殺父與君未有不**得兵權而能之也**人主失此權是舉太阿授人以柄難乎其免矣宇文儼周建六官護既歸政猶總軍旅長司馬之任果何意耶周統不能收也是以及於難

官無金翠之飾

陳高祖之勇略才智江左一時無與角者故能奮由遠官以取大位雖享國日淺迹其過舉蓋亦甚少所可恨者無



宰相也自古大聖人爲天下亦必求賢爲輔相以助己宰  
相又廣求人材布之內外然後天下無廢事而治道可立  
豈有役其耳目運其心思以當萬機之衆獨委同功共事  
赧赧武夫五六人而能開物成務建不拔之基者若夫奉  
身儉約爲政寬簡此特爲國之一節耳豈世衰道微無名  
世之士可爲時用耶抑高祖不知古今不能求而致之也

世祖文帝

陳紀

齊顯祖盡誅諸元凡七百餘人

元魏固多賢君不孝文奄旬中土其治行尤美江左五朝  
皆莫及也其後爲高洋所亂幾至於殲焉長何也曰拓跋  
珪以來殺人多也獨孝文世元仁好儒變革舊習然二十年  
間亦數大舉兵夫兵凶器不得已而用之是不得已而殺

人得已而不已是以人爲嬉以殺爲儆天之所惡也天之  
道生而已矣天子之德好生而已矣司牧人而多殺人將  
爲子孫計不亦左乎故玩兵恃武者難乎其有後或曰帝  
王之裔自鮮克全以其奉養厚暴殄多盈虛消息理所必  
致是或一道也然唐虞夏商之後值聖人繼踵誅其無道  
者一人其餘固不盡勦之選賢疏封爲國恪賓其禮厚矣  
雖秦滅周漢滅秦去古已遠猶不戮其族屬獨自魏晉以  
來乃肆其忌疾至南北朝而尤甚彼已亡之國固有以取  
之而殺之者亦不仁之極矣高洋奪魏盍爲置後使統承  
先王乃至於幾無遺種又烏可以人理期也

周崔猷建議以爲聖人公革因時制宜今天子稱王不足以  
威天下請稱皇帝周主從之



陋哉崔猷之議也夫聖人則固公革因時矣非聖人而或  
公或革豈能得其當乎稱王者二稱帝者五稱王者七十  
有餘上豈不知合皇帝而稱之以理不可也孔子慮關百  
世制為定法加天於正其義遂備此乃有公有革無時而  
不宜者矣且天子之為是號也非威天下也正其名以統  
實猶穹然而覆名之曰天豈威之去乎

齊顯祖殂

高洋無道比紂為浮夫如是矣其不喪曰此可見世衰道  
微之極矣齊東昏之無道也蕭衍治之不待聖王有作也  
自蕭衍而論德非湯武寧無口實之慙由東昏而言罪同  
癸辛豈免檀車之伐而高洋乃獲死于牖下則當是時求  
一蕭衍亦不可得豈天地之氣漸以瀉薄耶何為使洋肆

於民上縱其虐虐而皇天上帝無震怒之情也雖然由堯  
至五代三千年間其為無道而幸免如高洋者有幾則恢  
恢之綱亦去密矣豈可憐哉

齊太子般立事決於常山王演機機以演與長廣王湛地位  
親逼恐不利於少主心忌之居頃之演出歸第自是詔敕多  
不關預王晞謂演曰若使他姓出納詔命大權必有所歸殿  
下雖欲守藩其可得耶演默然惟謹出二王為刺史二王大  
會百僚惜其宴執而殺之

演與惜二公之所以赴已處人皆有失而惜終為君子是  
以及禍演之失在於過聽王晞而惜之失在於謀出二王  
雖然惜為社稷計乃公心而晞勸演者一身利害乃私意  
其失則同其所以失則異矣使惜稽古者親賢並用之義



與演輔政國權散主不屬一人則漢亦安能遽為嗣君害  
故其出之也乃所以敷之也若晞則直欲贊演為欺孤之  
事其情惡矣惜之相齊王昏于上政清於下使高洋得保  
首領以沒厥功茂矣演欲報怨出之可也廢之可也執而  
殺之是洋之不如也晞有憾於洋志不得逞而假手常山  
致毒濟南真小人哉雖然成敗已矣而惜終君子也

演謂王晞曰不用卿言幾至傾覆今君憮雖清何以處我晞  
曰殿下往時位地猶可以名教出處今日事勢遂關天時非  
復人理所及

高演以神武之子而妻太后為內主在昆弟中孝友有  
令望而顯祖淫昏酷虐無恩在人其子弱推此廢興之定  
勢也而王晞之言何其悖歟天時之無外即人理也人理  
之不逆即天時也下盡人理上順天時乃名教之正道也  
晞欲遂其邪謀速演篡奪以名教天時人理分為三事所  
謂巧言亂德利口覆邦惜乎演之從之也

初江陵之陷長城世子昌沒於長安至是周人歸之昌致書  
於上辭其不遜上不擇封昌為陽王遣使迎候濟江中流墮  
之使以溺告

昌為俘鄰敵國非其國矣文帝何忌耶以高祖之故推昆  
弟之情閔其離外之患而失嗣世之尊矜其備嘗艱難而  
加友愛之道則文帝何嘗焉必殺之而後快其心不仁亦  
甚矣雖然昌亦有以取之也歸自他邦國有成主而書辭  
不遜是將何為責其不待已耶怒其不見讓耶是皆理之  
所不可行者而昌卒意以犯之則亦足以殺其身矣



齊太皇太后下令廢殷爲濟南王以演承大統肅宗即位以  
王臨爲侍郎苦辭不受或問之臨曰我聞人多矣得志少時  
鮮不顛覆人主因私何由可保非不好作要官但思之爛熟  
耳

王臨力辭要官而以得志爲願豈能難保爲戒則臨之說  
演使速取國者其心非爲富貴直欲報顯祖之欲殺已耳  
夫顯祖不道有絕嗣之理而臨則不當懷此心非惟君不  
可報以君之故遷怒及其子不亦悖乎雖然其辭要官而  
不居以得志易願豈能難保爲戒則可取矣

周以大夫宰護都督中外諸軍事今主府總於天官事無巨  
細皆先斷後聞

天下有事同而情異跡類而勢殊者不可不辨字文

五府總於天官是矣以爲空掌徒外之六典也而又其  
督中外諸軍之職則大司馬何用焉其把握兵柄不皆  
手如此苟無弑君篡國之心則無庸爾矣周六官之屬大  
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各有體統是故分職而治不盡  
總於天官則五卿爲虛設且又冢宰先斷後聞則人主尸  
位而已是豈成周設官之意哉事無巨細權臣專決人主  
所得知者幾何非有弑君篡國之心則不爲爾矣

齊主初許廣長王湛爲太弟既而立子百年爲太子湛心不  
平

昔成王幼剪桐葉封唐叔以爲戲周公曰天子無戲言請  
遂封之柳宗元以爲非曰第當封者周公宜以時言而封  
之不當封者周公乃成其王不中之戲以地與人設有不



幸王以桐葉戲封婦寺亦將從之乎是大不然自三叔壯  
長周公尚不知其將叛况於唐叔之小弱又必在所封乎  
為其少也適未及言成王既戲而封之斯亦可封矣于以  
輔益王之誠信啓其心而防其後是師道之善有知不當  
封或小人或婦寺王欲封之周公成之是周公戰國大  
夫之不若也故處事守正而酌之以權然後弗畔於道惟  
尚論亦然今齊主既有子而以太弟許湛是制命之非義  
者也若居齊國之常則令子而立弟亦由行殺之道矣不  
然輕諾寡信口惠而實不至怨災之所及也他日百年斃  
於亂挺非世祖實殺之乃肅宗自殺之耳

肅宗疾亟妻太后視之問濟南所在者三不對太后曰殺  
耶不用吾言死其宜矣遂去不顧詔徵長廣王湛嗣位帝  
湛書曰百年無罪汝善處之勿效前人也是日殂臨終言  
恨不見太行山陵墓之推曰肅宗天性至孝而不知足諱至  
此不學之故也

高歡諸子惟演也差賢乎弟弟於諸弟友使必子之言不  
過聽王晞廢君而為之真得才伯也齊之賢主去六代之推  
以不學少之誠哉身言肅宗臨終恨不見太行山陵之推  
謂其不知忌諱亦深之心亦以不得終事其母為歎其必  
則孝言不婉耳此未可以不學斷也

齊肅宗遺命至鄭湛猶疑其詐使所親詣殯所登而視之既  
復會其喜馳赴晉陽即位既元是為世祖

象弟也日欲殺舜舜不藏怒不矜怨一以親愛而已為  
人弟而兄又無見殺之意則當如何得遺詔而不信聞定



死而甚喜是處心積慮欲其兄之死也久矣施諸常人尚且不可而况尊則君也親則兄也而至於此其異於操刃而殺能幾許哉繼世之君必逾年而後改元以一年不二君也故不改於即位之初以不可曠年無君也故改於畢喪之後此古所以制有節也今高氏兄終弟及與繼世等乃不待逾年而改元於即位之日已則無君何以責人之忠乎我乎一時行之大臣不規具臣不諫書諸史策之聖之後世而其處心積慮欲其兄之亟死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將誰欺欺天乎

齊主逼通昭信李后曰不從殺爾子后從之既而有娠太康王紹德至不得見兒愠曰兒豈不知耶腹六故不見兒后大怒生女不與齊主心殺紹德后大哭齊主裸后亂搥之流血淋漓投諸渠水良久乃蘇送寺爲尼

李后之從湛宗不過畏死由愛其兒也誠使知義則義重於死死又何難兒之修短則有命矣智不及此一失其身不能免其子而折辱之患有甚於死者故古有女戒焉師傳以之教詔而賢婦人未有不知經旨者也李后以姪爲叔所侵凌後事之師也居其位當其事不知古有明監躬蹈覆車如出一軌可歎也哉

周主將視學以太傅于謹爲三老周主幸太學謹入門周主迎拜謹答拜升席南面憑几而坐周主親袒割牲跪設醬豆食畢北面而訪道謹起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明主虚心納諫天下乃安有功必賞有罪必罰則善者日進惡者日止去食去兵而信不可去願守信弗失言行者立身之基天



子之過人莫不知願陛下慎之周主再拜受言謹奉拜禮成  
而出

憲老乞言古先哲王成已致治之要道也學士大夫既知  
古矣處今之世五六十其而治亂事物之變亦又多矣  
其志守堅定血氣向衰亦不競於利欲矣故王者祈求多  
聞知過失訪疾苦以求諸大臣左右為未足也而又養老  
以求之然三代而後寥寥千五百年行饋餽之禮者不越  
數君而有言如子謹者抑又甚少此非牽制違拂難行之  
事也且希闊如此其好名慕古以符一時觀聽而為之則  
未有真得進言之益也嗚呼古之善政若井田封建之類  
其遂不可行於世耶

齊侍中和士開奏讀百端論齊主曰自古帝王垂世為灰土  
堯舜桀紂竟復何異陛下宜及少壯極意為樂日取快可  
敵千年齊主大悅自是數日一視朝書數字而已

和士開所以語齊主者蓋臣之所同也顧大姦之與小士  
開言之耳凡大姦邪欲竊國命必先盡其君之心君之心  
盡盡矣然後惟我所欲為雖易其耳目而不知盡心之術  
非一端惟得君所好而逢之則其術必中而盡為其蓋人  
之嗜好不齊也憚勤勞則娛以暇豫歎費出則豐以金帛  
恐其居處無所為也則鼓以聲樂俳優之戲恐其遊賞有  
所厭也則新以陳也臺榭之觀此在盡術中最為切身而  
必中者也人君方一于此則此荒倦怠生而威福之柄移  
矣故忠於君者惟欲效般樂之為戒太師周公其人也作  
無逸告成王及稼穡之艱小人之勞王不遑暇食而



與商受幽于泮池而立一室反覆未嘗以成王不得遂欲  
般樂為歡思所以附奉之也苟反是道則周公為我而  
十開為愛君施文慶虞世其揚國忠之徒以功名始終無  
墮首沈族之禍矣

齊殺樂陵王百年明白虹圍日再重又橫貫而不達赤星見  
故殺百年以厭之

知命之學非易非難合出於天無形聲可見如何其知也  
不為難乎而古之人臨難不懼委命而死者其眾其知之  
也不亦易乎不知者固眾人所同也其委命而死者亦未  
必知也然則知之何亦義之與比而已曰虹圍日赤星見  
是時天下凶公不知誰實意之祿王自以為憂也豈必修  
德而殺猶子以厭之是無義命也災咎之來若其可移明  
者猶不為况不可移而殺無罪乎高湛不知宋景公漢成

帝之得失使百年罹酷嗟夫以身率人人猶有不化不行  
諸身而望人從已此恃強逞力者之同弊也婁太后戒肅  
宗曰勿殺濟南而肅宗殺之曾不為其子計復以勿殺百  
年託之世祖彼亦不從吾言而從吾行耳

初周晉公護之母在齊及護用事齊人以歸突厥約周共擊  
齊護新得其母欲不許而恐突厥為患不得已發二十萬人  
同伐齊護無將略是行又非本心故大敗而還

晉公護既得其母而未有齊釁則當謝突厥之兵乃違心  
而行以二十萬眾大敗于敵幾何其不喪人之國耶或曰  
項羽已歸太公呂后漢高從而伐之不與是類乎曰不然  
劉項爭天下者也是時羽勢已弱故漢王遂乘之宇文與



齊相攻則異乎此矣設使周主修東山之怨而命護將護  
猶當有辭况慈親初歸邊無大警遽躡勉從人爲不得已  
之舉且師之老壯在曲直護理曲而氣餒其能濟耶

上不豫僕射到仲舉尚書孔奐安成王頊侍疾太子柔弱上  
憂之謂頊曰吾欲遵太伯之事頊涕泣固辭上謂仲舉奐曰  
四海事重宜立長君朕欲近則晉成遠隆毅法卿等宜遵此  
意奐流涕曰太子春秋鼎盛聖德日躋安成王介弟之尊足  
爲周旦廢立之事臣不敢聞上曰古之遺直也乃以奐輔政  
司馬氏曰孔奐處腹心之任決社稷之計以世祖之言爲不  
誠則當如費嬰面辨爰盎廷爭以絕覬覦者之心以爲誠耶  
則當請下詔書明告中外使世祖有宋宣之美高宗無楚靈  
之惡不然則盡忠竭節以死繼之如晉之荀息趙之肥義秦

何於君之存則逆探其情以求合及其既沒則權臣移國而  
不救嗣主失位而不死謂之遺直豈不悖哉

託孤重任自古所難死之非難而濟之爲難耳故受遺輔  
幼能勝者鮮矣向使陳世祖用殷不佞蔡景歷猶未可知  
孔奐其人哉或曰當世祖命頊及到仲舉孔奐之時宜  
何以對曰事君有犯而無隱平居小事猶不可不盡况授  
受之際存亡所係而敢避逆意之憎獻詭隨之論乎則當  
對之曰太子柔弱慈親所悉中外共知臣等奉承詔命敢  
不以死繼之然事有不克將如何處如此世祖必疑而復  
問然後請立長君隆殷則晉如詔旨所云封儲君以大國  
而廢弒之禍息矣方是時頊得政已久權勢隆重如費嬰  
爰盎之事祇爲空言如荀息肥義之志死亦無補故權其



重輕不失於義請立安成王其可也

臨海王

陳紀

中書舍人劉師知見項地望權勢為朝野所屬心忌之謀出  
項于外為項所殺右將軍韓子高興師知同謀事未發項誣  
以謀反死獄中

劉師知欲出安成王于外此國計也夫亦何罪乃誣奏而  
殺之韓子高興師知同謀而未舉項乃誣奏而殺之方世  
祖以大伯之事命項也項涕泗固辭至是乃欺陵孤寡殄  
戮忠良雖斬得尊榮而嗣世傾覆由所以取之非其道故  
天之報之如此可不監哉

周于謹卒謹勳高位重而事上恭恭每朝參所從不過二三

騎

商鞅存秦使多力者驂乘持才者傍車一物不具則不敢  
出子謹在周朝參所從不過二三騎一人數俱高位俱重  
而所為不同何也何謹之覆也坦坦而讓之多畏也謹無  
怨於人而鞅者怨之所集也故以能任怨為賢曰人之所  
不敢為也所以不肯為我皆為之怨者必眾我之為異者為  
國事凡思之謂不然貪利則人怨專權則人怨德虐則人  
怨嗚眾則人怨為己而不恤人見人怨若夫不貪利不專  
權與人同欲不以己私而罔刑辟劫之也則人何怨之有  
故二帝之臣無怨者舜之謂不待乎親也三王之臣  
無仁怨者周公之怨謂不得死也夫是怨也自怨身之  
謂非憾忿疾怒之比也貪利專權虐人者已以刑辟劫之  
致天下憾忿疾怒則一切不歸曰吾任怨吾任怨以是自



賢此五經所不載孔子孟孟所不道凶惡之人耳

高宗宣帝上頌

陳紀

齊太尉叡司空暹定遠出和士開為兗州刺史士開載二美女一珠簾贈定遠曰諸貴欲殺士開蒙王力特全其命謹以為謝定遠喜問曰欲復還否士開曰在內久不自安但乞王保護長為大州足矣士開請入辭二宮定遠許之士開見齊主及太后曰臣出之後必有大變因慟哭齊王太后亦泣問計士開曰正須數行詔耳於是出定遠為青州刺史叡入諫遇害士開復為左僕射定遠歸其所遺加以珍寶

暹定遠欲去和士開口為其姦貪諂媚以亂政也方且逐之而受其二女子一珠簾是納罪人之賂也則何如治士開矣心為利昏則幾事在前而不見士開之化其定遠也亦猶晉人以璧馬假道於虜耳藏之外府終必取之士開既留女簾復返定遠不為是亦不能免矣故曰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歐陽統在廣州十餘年威著百越自華皎叛帝疑之欲為之衛將軍統遂反詔章昭達討統

莊子曰凡事其始作也簡其將畢也必巨高宗初若乎心公道不殺劉師知關略韓之高則華皎歐陽統無言而反皎統皆有功於時撫藩良將牧也以殺劉韓之故懼信越之醜不取自安高宗於此遣信臣降手詔推誠慰諭彼必罷師若再三不從然後興師亦未為晚乃不知罪已速出忿兵雖克捷成功然虧君臣之義失御下之道德多矣齊和士開威權日盛嘗有人士參士開疾鑿云應服黃龍湯



士開有難色。人士曰：此甚易服，請先嘗之。舉而盡，士開感其意，爲之強服，疾遂愈。

莊子爲寓言，謂得車之多者，豈能王之痔歟？蓋無是事也。以譏好富貴者無所不至耳。亦不謂後世誠有此人。至於嘗盡而後，一之婦和士開，唐人之謂魏元忠者，然後知世誠有此人。吁！可悲已。夫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口之於味，性也。色必極美，聲必極和，臭必極香，味必極備，然後爲快情也。四者少有不齊，必棄而去之。而於臭味則尤甚焉。夫富貴之人，凡欲講此，已今以求富貴之故，反易其情性，以徇是，自爲其意，不過曰：吾所失有少，而所得者多。所尊者私，而所榮者顯，然亦不可名之。以人矣。是故孔子曰：謀之不可與事君，其患得患失，無所不至也。無所不

至，則上而弑父弑君，下而食狗彘之食，凡可以得者皆爲之也。夫理義出於人心，其可否豈不猶鼻口之於臭味歟？意在富貴而直道不可取也，則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以賢爲不肖，以不肖爲賢，財富節則以爲不必節，民當恤則以爲不必恤，天變可畏則以爲不必畏，公議可從則以爲不必從，人而如此，則是有目而以摸母爲正色，有耳而以蔡間爲正音，顛倒迷謬，有異於嘗糞者幾希矣。夫所以陷溺其心，至於此極者，利欲而已矣。其端甚微，其失不可救。君子可不慎乎？可不以義爲質，而戒富貴之念乎？

齊斛律光築十三城於西境，馬上以鞭指畫而成，拓地五百里，未嘗伐功。

有功而不伐，與有功而不受賞者上也。受少辭多者次也。



賞與功等又其次也功少而賞多耻也無功而受賞民斯  
為下矣失也而以爲得辱也而以爲榮似安而實危若治  
而實亂此非功也而以爲莫大之功受甚重之賞萌不厭  
之心爲無窮之計如董卓王莽之徒凶于身尤于宗而後  
已也夫以斛律明月之賢有功而不伐猶不竟終然則貪  
天之功以爲己力下義其罪而上賞其姦者吾爲之懼矣  
齊段韶卒韶有謀略得將士死力功高望重而雅性溫慎得  
宰相體

段韶周齊之良臣也史謂其得宰相體則恐譽過其實也  
得非以溫雅周慎而與此名乎夫溫雅周慎士之良德  
不足以當宰相必也哉造幾微慮周久遠德足以服羣  
道足以處常變其量有容其心不倚坐於廟朝百官

百姓樂業四夷賓服巍巍浩浩如深山大澤人不見其運  
動而威聲之所鎮厭惠澤之所浸灌天下晏然不知所以  
然而然此則宰相之體也段韶之時齊之小人交亂內外  
韶不能有所諫止又久於其位烏在其能贊世衰道微賢  
人君子以簡易之道行正大之情上不求合於人主故貴  
而不用用而不盡下不求合於士大夫故悅之者天下悅  
之者衆而和厚原慈之人往往久於柄任至有謂鼻能吸  
鹽三斗然後可以爲相者世傳其說謂信然也嗚呼安得  
伊尹傳說諸葛武侯之徒而爲之執鞭哉

周晉公諱圖周書曰比日天道如何對曰上台有變公歸  
政請老則享遐頤之壽十以保常爲藩屏不無非所知護沈吟  
久之曰不忘如此何辭未獲下



宇文護官尊位重公不稱無一人加矣問天道於庾亮云  
昔人有奪運之謀也一之為甚至于再護雖秉大權而  
無以正之勢無威一又屢殺近臣持此能全者鮮矣若  
彼李才忠計庶可也死乃知進而不知退知得而不知  
喪能無王誕之及上

周主執此晉公護始親朝政遷齊公憲為冢宰齊事之權歸  
憲等請裴文舉曰昔魏末不綱太祖西及周受命晉公復  
執之晉直有天子而制於人誠恐得廢公官輔以正道勸以  
義之歸時我三晉協和我兄弟勿令自以舉之文舉以白憲  
憲曰吾之與心公年不如此當書心竭節耳

九道流宣上 疑則百世感口于滿湯曰天哉王言一  
哉王心王者之心心言以宣知天覆日照滿湯時的人美

不見則天下服而禍亂息矣禍亂之生皆以君心蔽暗多  
疑喜猜於親族臣鄰務存形迹平時有過失含容不治或  
反以張之比及大惡然後裁處其所傷必多矣晉樂書既  
弑州蒲迎立周子周子令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庸非  
天乎抑人求君使出令也立而不從將焉用君二三子用  
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諸大夫曰敢不  
唯命是聽周子于時年十有四耳控制強卿纔十許言而  
意六七變抑揚開闔情達而理盡此其所以遂霸也周武  
帝所以語裴文舉諷齊公憲者明白無隱亦其次矣  
齊祖珽勢傾朝野斛律光惡之見輒罵曰小人穆提婆求娶  
光女不許祖穆皆怨光共為謠言白齊王誅之  
斛律明月能為將矣相則未也方是時韓長鸞穆提婆祖



珽之徒濁亂齊室為上相進賢黜姦乃其職矣不能明告於君數諸人迷國之罪放流殛竄而以空言肆罵夫將何補若自量智力不足辦者委權而去猶或免於滿溢而光之智皆不及此其及也宜矣

齊主頗好文學祖珽奏置文林館多引文學之士以充之以中書侍郎李德林黃門侍郎顏之推同判館事

李德林顏之推在齊稱賢者也舍其文學而質其行事難乎免於君子之責矣高緯據國濁亂之時也祖珽秉政小人之相也李顏二子儻有器識必不踐貴任况肯為珽所引技乎時事屢變懷祿容身無伏節死義之操蓋見于此孔子曰事君者非其人弗自孟子曰蘄遠臣其所主自者榮辱之本主者成敗之幾也故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

又惡不由其道謂此類也

齊祖珽頗收舉才望增損政務沙汰人物黜諸奄官羣小為致治之本陸令管穆提察等共請之出珽為北徐州刺史

父而不正不可以教子故曰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

正出君而不正不可以師臣故曰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宰相師長有僚尊不及君而親不及父而以不正自為其

不可行也必矣雖嚴刑峻法操勒于下足以禁其口而不足以服其心能行於暫而不能行於久故曰進以正可以

正邦也祖珽盜竊贓汗因廢為民交結官婢乃至宰相立身如此而欲收人才黜發寵舉治道是猶倣直景於曲表

挹清流於濁源飛厲而談忠義李蹠而語仁義無此理矣

李訓鄭注一任叔文皆祖珽之流也人主無知人之明悅



其才辯喜其敏給而付以國政嗚呼殆哉

齊蘭陵山王元恭美而勇以邛山之捷威之大盛武王許之  
爲蘭陵入陳曲齊主忌之長恭頗務聚飲所親尉相顧問之  
曰王非以邛山之捷欲自穢乎是避禍而速之也長恭涕泣  
問計相顧曰王威聲之重宜屬疾在家勿預時事長恭然其  
言未能退齊主酖殺之

功名之際人臣已難處矣若同姓有嫌疑之勢尤所難處  
也以事昏暗之君處之尤所難者也長恭當如之何屬疾  
在家勿預時事猶未足以自保必也無官室屏壙之壯無  
爪牙馬仗之衛貴而降言而資遠不爲疎適不爲厭謝絕  
宿客門者蕭條其庶幾乎尉相顧雖勉之退藏長恭尚且  
遲回未決則策之進乎相顧者又豈能用乎故不俟終日

而作非見幾之君子時中爾哉

洪國子祭酒張雕以經授齊主齊主其堂之淵與龍明何洪  
以相結穆提凌韓長鸞等主之洪珍薦雕爲侍中洪見委信  
雕欲立故報恩議論無所回避省宮掖不急之贊於左右驕  
縱之臣獻替惟懼以澄清爲口一任長鸞竟誣以謀反殺之

執經侍人主儒臣之至願也講明正術可以裨益君德敷  
宣往監可以輔成治道功有六於是乎然人臣不能自進  
必有基而揚之者不可不慎也輔弼賢人也公心而薦賢  
人主好學也虚心而從善雖子思子季子亦將幡然而起矣  
有一不然君子不屑就也今張雕侍讀齊君義兼師友其  
合與不合視道之從違可也乃交結嬖人欲行其志遠則  
不稽難疽璿環之訓近則不戒商君景監之事甚息必曰



姑與之合少貶無傷也而可以成大功是其用經不如王  
良之用經志詭遇之賤莫十禽之獲志不得就用殞厥軀  
末哉雕之為儒矣

周文宣后薨周主詔曰三年之喪達於天子但軍國務重須  
自聽朝衰麻之禮率遵前典百僚宜依遺令既葬而除公卿  
固請依權制周主不許卒申三年之制五內之服亦令依禮  
自漢文短喪之後能斷然行三年者惟晉武帝魏孝文周  
高祖可謂難得矣然春秋之義責備賢者晉武既為裴杜  
所惑行禮不備魏孝文之禮若備矣而服非所服周高祖  
衰麻苦塊卒三年之制最為賢行然推明通喪止於五服  
之內不及羣臣非所以教天下著於君臣之義也而又在  
喪類出遊幸無門廷之冠興師伐鄰此皆禮所不得為者

由高祖不學左右無稽古之臣以輔成之也使高祖至心  
如魏晉二君而講禮如孝文之詳訓臣以方喪三年不  
出遊幸不動兵革以終禮制雖三代何以加諸

周禁諸道二教經像悉毀罷沙門道士令還俗

物壞則虫牙木朽則蠹生人少則禽獸繁氣衰則邪滲入  
中國之有異端也亦然聖王不作三綱淪九法毀於是反  
常悖道之說遂行而不可遏矣時君世主間欲攘而闢之  
然皆世有偏執此抑彼是猶吹洩助瀾縱風止涼故不旋  
踵而興彼也一甚於前焉魏世袒黜佛善矣而信寇謹之  
唐武宗黜佛善矣而信趙真真此二道士荒唐誕妄乃禪  
宗有見者所訶斥也夫女能與佛消長乎然則周武帝無  
所偏好老佛並罷何為亦不能絕而又復也曰欲養人者



五十三  
必焚山澤驅虎豹放出蛇而後人得其養欲安身者必固  
元氣去穢底消陰慝而後身保其安欲闢異端者必隆儒  
術求賢人明仁義興教化而後人心正邪說息矣周武於  
此闕如也重以嗣子狂昏不遵先志使差行善政既行而  
沮惜哉非天數也乃人事未善焉耳矣

齊定州刺史南陽王綽性殘虐嘗見婦人抱子奪以飼狗婦  
人號哭綽怒併婦人縱狗食之齊主鑣至行在問在州何事  
最樂對曰樂蠲於器置俎其中齊主即命索蠲一斗置浴斛  
使人裸卧以為笑樂由是綽大有寵

自有生民以來列聖羣賢相與建立扶世之具凡以愛養  
斯民使免於災狄禽獸之害而已昔者成湯與葛伯同為  
諸侯葛伯殺一饋餉童子湯為是興師收徂之地室家相

慶以生為送之曰婦復離也而湯之王業由是而成然則  
天下之大情可見矣孟子曰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  
乃率獸而食人是自為獸也高綽不仁至此而高綽顧寵  
往焉蓋不待阿那肱韓長鸞穆提婆之徒濁亂政事也有  
王者作乎民伐罪自婦嬰載斯可矣

監豫州陳桃根表一織成羅文錦被各二百首悉焚之

作為奇巧以湧上心者陳桃根也羅文錦被夫何罪焉美

當詰責桃根貢籠不式削其官任以戒中外猶恐不能絕

也今徒焚其物而不治其人彼心謂上於我乎無怒心姑

以勤朴示天下耳他日未必不復嘗試其君終將納之唐

明皇先使後奢而便臣以詐求請美愛其此其效也

周子自將伐齊



禮在喪無外事惟金革之事無避焉亦謂其可者耳其不可者固弗之許也魯侯初宅曲阜斯然在襄經之中而徐夷並興東郊不開出戰之師與築城之役同日並舉孔子取其甚言編之於書其取之者又何也門庭之寇侵逼既急于是而曰吾服喪無外事何示以不保之得為孝乎故禮設金革無避之條謂此屬國若夫國家安靖邊鄙不從貪利而勤忘哀即戎斯乃不守之大者人徒見夫禮言金革之無避也而行之而昧於不可不可之理是以多失之春秋備書為戒深矣若周武者其犯斯戒者歟

周主宴羣臣王執因言皇太子非社稷主普天茹堅有反相周主不悅曰必天命有在將若之何

文營不才非特諍臣知之周尚祖亦知之矣若為國家

遠慮以大業付齊王憲豈遂亡乎高祖雖數問東宮於臣實為私愛所牽意專在其子惟恐他日得之也不知唐虞為天下擇人尚付諸異姓東宮既不才有才又幼弱有垂亡之勢矣曷若授之齊王之為愈乎其語王執天命云者拒諫喘然之意乎吁亦蔽矣

克齊晉州齊主方與馮淑妃獵於天池晉州告急者旦午三至右丞相高阿那肱曰大家正為樂邊鄙小小交兵乃常事何用急奏至晚平陽陷

孝子之事親以父母悅懌為得故本之以深愛待之以和氣承之以顏色要之以婉容父母之心一有不悅則末所以悅之故曰悅親有道而舜之大孝至於庶幾而成矣貪於事父以事君率是可乎曰父子以天屬君臣以義合貪



於事父以事君所可同者敬而已其所以與子義與所以  
獲乎上者其道固不同也有諫有嘯有危言有勸戒德義  
不修則言之政事不善則言之百姓不安則言之寇盜畔  
亂則言之三辰失行則言之山崩川竭則言之水旱饑凶  
則言之敗兵失土則言之小人亂國則言之危亡有常則  
言之凡此皆所以聳動君心使知畏懼不敢肆乎佚樂兢  
兢業業日慎一日然後為君之樂可保是謂先天下之憂  
而憂憂以天下後天下之樂而樂樂以天下堯舜禹湯文  
武之所共由而稷契臯伊說且召畢之所以忠於所事者  
也今穆提婆高阿那肱惟知使高緯耽樂之從或曰且當  
行樂人生如寄或曰大家正為樂勿奏邊急而縛信其言  
亦復酣飲鼓舞奏音度曲號無愁天子自一時觀之信足

樂矣俄而險隘不守師徒潰敗身為俘囚繼以誅滅前日  
之樂無可把玩而悲憂慘辱不可勝任是則戒慎憂懼乃  
所以為樂而荒樂縱恣乃所以為憂豈不昭昭然易見乎  
穆提婆高阿那肱幾風其壤曾何足言然世之君子以容  
悅事君惟恐君一日不樂陷於提婆那肱而不自知也故  
因列事君之道異乎事親一以仁一以義天下之大戒也  
齊主敗走穆提婆降周周主以提婆為宣州刺史詔諭齊臣  
曰若達天命官爵有加於是降者相繼

穆提婆導其君於淫樂亡齊之臣也周高祖廢之其罪孰  
而戮諸齊境則齊人悅服矣既不能然又籠殺之且以官  
爵誘降齊之臣子是好賁不堅惡惡不齊慈於近利而昧  
於遠圖行於齊非所以伐罪弔民施於國非所以教惠明



義不學之過也昔周公既誅紂則其從惡之臣必同時殄  
絕而孟子曰伐奄三年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于以見商  
之垂亡飛廉奔奄安則逢君危則逃難奄之助紂納其道  
播故周公克奄亟戮飛廉而微子來歸則封之於宋以代  
殺後其遺賢去惡明白如此而周高祖不知取法也世之  
人見理不明者往往謂人而不仁疾之已甚為亂故當夫  
決之時不能為揚庭之事曰小人不可盡去亦務為中道  
可爾是不明乎消息進退之理也夫之義以決盡陰柔為  
光而復之義以君子明來為吉豈曰小人不可盡去乎如  
以小人不可盡去則君子亦不可盡用是舜之舉十六相  
當舉其八而去四以當去其二以是為中不亦賊道乎然  
則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者何謂也曰治小人者刑當

其罪斯已矣惡忍之困苦之如晉之於欒盈錮之又錮使  
無所容則亂心生矣豈與戮防風放驩懲誅飛廉之事同  
日而語焉

齊主禪位於太子恒恒生八年矣尊齊主為太上皇帝

甚哉高緯小人之心儼猾之見也周師初侵四境未動以  
五世強國苟能如秦穆公齊威王漢武帝洗心自悔下哀  
痛之詔誅姦佞之臣盡改前愆用賢修政與百姓更始自  
我敗之自我存之亦可以謝過宗廟回改天意矣高緯不  
然安平無事則狎昵羣小恣為淫樂邊境告急則携挈嬖  
幸脫身遁逃而以危邦陳棄付諸孩孺欲叨傳禪之美而  
掩亂亡之罪操心如此天理所不容也其能免乎假手于  
周理則宜矣



齊上皇與后妃幼主奔青州欲入陳高阿那肱密召周師約  
生致齊主啓云周師尚遠由是上皇淹留自寬周師奄至禽  
之

國亡君與用事之臣當均其責不獨臣之罪也雖然扶世  
立教臣責尤重以享其榮祿道於危亡其情不可恕故耳  
高阿那肱韓長鸞穆提婆三人者均亂臣也而高阿那肱  
身為宰相以君解敵罪不上於死惜乎周祖之寬之也昔  
慕容仁叛既獲執先為斬其下之叛仁者而後戮仁雖  
周公用刑不越是矣高祖何昧於此耶他日勸進強臣密  
移周祚者皆所委心腹之臣其所由來者漸矣

周制庶人以上惟聽衣綢綿綢絲右道縵縵紗絹綺葛布凡九  
種餘悉禁之

民之貧有六而侈費居一焉上重斂則民貧下重賦則民  
貧好用兵則民貧末作衆則民貧隋將多則民貧上好奢  
則民貧而好奢之事有五華室屋一也侈嫁娶二也厚葬  
葬三也盛饋宴四也美服飾五也皆致貧之道也周制  
矣亦可以富民矣兼夫四者各為之制使上下有節多寡  
有數人知所守不敢踰越是則利用厚生之政而教化之  
本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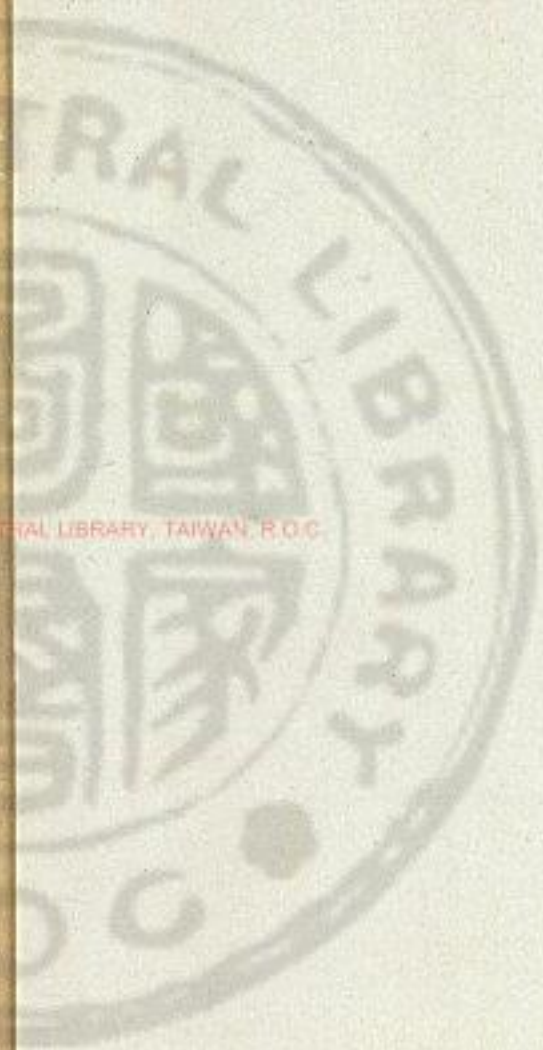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十五

高宗宣帝下

陳紀

上聞周滅齊欲爭徐兗詔具明徹伐之蕭摩訶獻策於明徹  
明徹曰塞旗陷陳將軍事也長弄遠略老夫事也摩訶失色  
而退車竟敗沒明徹憂憤而卒

器量之所以易滿者志不勝氣也能持其志則不為氣使  
矣器量之所以易滿者識不包物也能廣其識則不為物  
移矣雖然此在儒學士大夫尚有所不能以志識浮淺者  
衆也而况於介冑之士乎無惑乎明徹之傾覆矣在易之  
謙曰勞謙君子有終吉孔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語  
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  
者也以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猶不足觀故晉士燮漢





馮異蜀趙雲之徒戰勝攻取決若無事故能從王事而保其終明徹獨不知此哉夫量之可勉而宏非若力之難強而多也烏獲舉百鈞少加焉則不勝任矣惟量不然志惟我近立識惟我所靡也知此學者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亦可至也不知此者雖雄才大略如齊桓九合諸侯振而矜之則叛者九國曹操既克荊州張松見忽則天下三分又况其餘乎

周主初服常冠以皂紗全幅向後幘髮仍裁為四脚

君子大復古重變古非泥於古也以生人之具皆古大聖人因時制宜各有法象意義不可以私智更改之也用步卒而車戰法亡開阡陌而井地法亡建郡縣而封建法亡以日易月而通變之禮廢從事鞍馬而轡轡之儀絕參以

胡服而冕黻不復用尚以盃按而篋席不復施大抵欲利為安日趨於苟簡而聖王所作法象意義不復可見有天下者以智力得之凡所施設是今而非古如宣帝所謂漢家自有制度者豈不可歎之甚哉以周家紗幘一事論之此後世巾幘朝冠之所自始也古者賓祭喪燕戎事冠各有宜紗幘既行諸冠由此漸廢紗而用漆為兩帶上結兩帶後垂唐以來然矣此又四脚之變也其後則又以夫垂者左右橫之而其頂則起後平前方為六角若天子侍衛之近者則又武其一脚翹其一脚稽之法象果何所則求之意義果何所據然而行之數百年莫有以為非也至於總而翬并則屬之道家者流非道家之得也乃自老莊而後為之徒者其服變革未盡猶有古士服之餘製焉耳



治天下莫大於禮禮莫明於服服莫重於冠必欲盡善其  
必考古而立制夫亦何獨冠爲然哉

周宣帝忌齊王憲殺之

信之難立也久矣君臣之間將死深悲之意丁寧握手之  
言託以幼孤旋即背之者皆是也魏明帝屬齊王芳於司  
馬懿曾不數年而芳廢矣陳世祖屬臨海王於安成王瑛  
曾不數年而伯宗黜矣握大權而無逼上之勢臨大利而  
無歸己之念非賢者孰能之宇文憲少負令問躬抱材略  
戰伐有功事君謙謹未嘗聞過舉此固國之藩翰民之仰  
望也高祖旣牽於立子之愛含憲而與贊矣使憲有自取  
之心遵泰護累行之故又何難焉而恪守分義坐而待死  
所以然者緣高祖命裴文舉陪侍齊公有義方之訓而憲

于時有盡忠竭節之言是豈故奉以周旋不肯墜失其憲者  
其賢矣哉世衰道微人愛其情詭詐猜貳以相傾奪至於  
刑牲歃血指天誓日際命亡氏申固盟約猶不能踐也而  
憲以一言自許之故矢死弗渝可不謂賢矣乎觀憲之能  
賢蓋足以見贊之無道矣

周主之爲太子多失德王軌言於武帝武帝杖之及即位問  
鄭譯曰我脚杖痕誰所爲也譯以軌言宇文孝伯因言譯有  
廢立之謀軌遂坐誅他日周主問孝伯曰公知亮三反而不  
告遂殺孝伯

昏主不必事也不免於事者事之不必深則有所不必死  
若宇文孝伯以貴戚之卿膺顧命之重則異乎外臣矣死  
之非難處死之難也孝伯當於何而死贊欲殺齊王憲之



時可以力爭爭而不死之義也既已失之及贊欲殺烏  
先執之時亦可以力爭爭而不死之亦義也而孝伯於  
此一者咸有失焉於殺憲也諫既不力由此見蹠思所以  
自免者於殺執也非惟不諫又贊底之將以自免也曾不  
量無道之君心既失常加以忘克而同姓大臣居憂畏之  
地而輔拂之惜難乎真以智計全矣故如宇文孝伯知不  
免死而不能處死者也

周之自稱天元皇帝

夫所謂天子正王之號其於春秋代周蓋實謂天子謂坐  
夫以天自處也若周宣帝自稱天元后稱天后居稱天皇  
則稱天制號稱天教故稱大材置亦以天自處也曰非是  
之謂也高即名而信之則呂政者豈道同軒皇德協堯舜

乎仲尼惟懼人之名實不相副也故以天冠王繫其於天  
使稱之若漢名忠實則其職舉矣周宣所階皆嘉善稱  
之名也孔子所云言而明無私之理也各不可廢而理乃  
可則是理也叙之為五也秩之為五禮音之為五服用之  
為五刑使周宣其盡此理乎以稱天王何歎之有惟不順  
乎理也怒父杖已恨其死晚而五典亡矣居喪逾年即怒  
聲樂而五禮亡矣公制已下常被楚撻而五服亡矣天為  
刑制用法益深而五刑亡矣四者皆亡天理泯滅下同乎  
物猶有不決顧且以天自名非所當言而言宜其瘖而不  
能言所謂自作孽不可逭者也為天下者欲實副其名難  
不違於理斯可矣

周隋公楊堅謂孟德林曰經國重任欲與公共事必不得辭



德林曰願以不表公

李德林文學才謀在當時少比倫矣然不知節義故其所  
說無足稱者事齊身顯矣及周主入鄴則從之如水之赴  
壑事周信然矣及隋主竊幽則從之如鳥之投林國移之  
易漫無致命守死之操有所不召召無不往有所不令  
無不承方之妾婦以順為正昔猶不速焉以是自將文豎  
足貴也人反以為賤才謀足用也人反以為疑終見在思  
身名俱辱非隋文寡恩也德林招之者有素矣

虞慶則勸隋主盡誅宇文氏李德林以為不可隋主作色曰  
君書也不足議此由是德林品位不進

江左取國者必殺前朝之子孫如宋齊梁說者謂其享國  
不永由此致也獨陳高祖於蕭梁子孫待之甚仁而其國

亦不永何也曰此蔽人之論也人之保其身者於百骸四  
體五臟六腑其所養無尺寸之膚不愛焉無尺寸之膚不  
養焉夫然後心廣而體胖夫豈為心官是恃而肺腸無用  
元首在身而肘腓可棄哉人君保國何獨不然必也衆政  
備善百度無闕然後治道完固禍亂不生夫豈以一事偶  
合而定無窮之基小德適中而當聖賢之號哉虞慶則備  
位大臣無奇謀碩畫以贊初政顧請除宇文氏非惟迎逢  
隋主忌克之心亦習聞前世弊風以為故常耳李德林正  
言而不見信者國移君廢已無伏節死難之義而欲全彼  
破亡之宗宜隋主之忽其言也若夫以書生斥之云者猶  
胥隲吏固疾儒士此則楊堅之本態也隋得天下無功無  
德特以姿相奇偉蓋與蕭道成同而其亡國則有二焉一



曰隋文以晉史治國二曰獨孤后以妬忌治家如是而已矣

隋以蘇威爲度支尚書初威文綽在西魏以國用不足爲江  
稅法頗重旣而嘆曰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之威聞  
其言每以爲己任至是奏減賦役務從輕簡

所謂世臣者非門地之謂象賢之謂也父祖旣賢子孫克  
繼爲國者之所甚願矣父祖有嘉謀嘉猷爲國者惟恐其  
子孫之不能嗣也非惟君之望乎臣者然臣之願於君者  
莫不切切於是矣若前人之所爲不善惟恐其子孫之續  
之也非惟君之望乎臣者然臣之願於君者亦莫不懇懇  
於是矣自熙寧革祖宗五世之政爲開邊聚斂之事以失  
民心基禍本元祐削之盡復子舊天下晏然衣食滋殖紹

聖崇觀治改父之罪此與達孝之文未三十年胡塵犯關兩  
宮北狩中原塗炭南北不合其治亂之效最爲著明而紹  
述之黨堅持其說猶不肯變紹興初有一舊弼謂予曰元  
祐臣僚之子孫必欲行其家法而使人主不得行祖考之  
志此何理也嗚呼自紹聖而後言紹述者衆矣而未打深  
切中的如此言者人主而聞此紹述之志豈不益堅而憂  
國正論豈復可入所謂一言喪邦此類是矣夫自藝祖創  
業垂統四聖繼承天下大定旣已熙洽其有可損益更  
張者不過太平日久委靡頹壞有司之事耳以漸去之其弊  
自革而王安石欲一切改爲以從已學此元臣故老爲國深  
慮者安得不強諫而力爭也而紹述之人於王安石盡變  
五朝之政則以爲可於司馬光盡復五朝之舊則以爲



不可是王安石之賢出乎一祖四宗之上而開基享國百年善政曾不如青苗助役保甲之爲美也豈不悖哉夫論於未然之時而要其成敗昧者不信固宜也成敗之迹已判而猶敢顛倒是非如舊弼之語予者乃在戎馬生郊之後其心亦獨何哉彼蓋深曉王氏之學術以適己爲便而王氏固百世小人之所宗也其禍豈有既哉悲夫隋主始服黃百官常服同於庶人皆著黃袍隋主朝服亦如之唯以十三環帶爲異

服章之設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也莫卑乎民莫尊乎天子而服同一色上下無所辨民志何由定僭亂由此而生矣古之聖王自奉儉約惡衣菲食而事天地宗廟臨朝廷百官則等級分明故冕十有二章黻珽幅舄衡紘紕纒以昭

其度藻率鞞鞞絳厲游纓以昭其數威嚴尊貴無與二然後人主之勢隆非廣已以造大理當然也故晏平仲爲大國之卿一狐裘三十年澣衣濯冠以朝君子譏其隘曰難乎爲下也隋文儉約施之宮闈之中燕私之用可也與庶人同服而坐乎廟朝儉不中禮不足以爲法矣

隋獨孤后家貴盛而能謙恭好讀書言事多與隋主意合隋主甚寵憚之每臨朝后輒方輦進至閣乃止俟退朝則同反燕寢

婦人有好勢位者漢和喜是也有好財賄者後唐劉氏是也有好淫佚者魏之胡晉之賈是也有好作亂者漢之呂唐之武是也若獨孤則無是四者蓋以其志趣知之不必待攝制然後見也其失德在於妬忌特甚耳帝臨朝則方



輦而進俟帝歸則同反燕寢他日帝有爲人主不得自由之歎是帝之行止出入后必隨而監視之非有勢位之貪財賄之欲淫佚之過禍亂之念特在於禁切其夫其失德莫大焉隋竟以是亡妬忌之爲害豈小也哉

隋詔境內之民聽出家仍計口出錢營造經像於是民間佛書多於六經數十百倍

南之梁北之魏奉佛隆謹自佛法入中國以來莫與爲比矣所爲如是者將以徼福也而魏與梁之禍不待其子孫於其身已及之矣此隋文耳聞未遠之監也而又踵其弊其意以謂造寺建塔飯僧爲崇奉之事未若廣其書之爲益也故隋之世寺塔僧屋雖不若魏梁之盛而佛書乃增多流布讀之者衆則人不必造寺建塔飯僧而其害之所

浸若洪水之懷襄其不及者鮮矣然隋文亦自以爲莫大之福也而其禍先及其身而徧及於子孫明效昭然而世猶罔覺邪說惑人一至於此則不若親遇桀紂其害猶小且將有除之者矣

十四年上不豫太子與始興王叔陵等並入侍疾叔陵有異志上殂太子哀哭俯伏叔陵抽刀斫太子皇后來救又斫之乳媪自後掣其肘太子乃得免

古之聖人莫不以身爲後世法堯舜禹湯爲君之法也舜禹伊周爲臣之法也仲尼爲師之法也顏回爲弟子之法也堯禹文王爲父之法也文王武王爲世子之法也太子者國之儲君之貳一身而兼父子君臣之道責莫重焉武王爲世子七十餘年一旦享國天下之父從之則太公是



也王朝之仁人歸之則微子是也四方之友從之則八百諸侯是也使武王無孝稱無友則有酒色悖淫之過逸樂遊田之愆德善靡聞而惡名是播方保國之不得而何有於代殷彼其風行草偃勢若建瓴豈孟津三誓牧野一言所能哉豈有以先之非一日之積矣陳叔寶之在春宮也襲近小人飲酒無度朋淫比德中外共知其不足以嗣承大寶而爲人所輕侮有素矣誰不胡覬覦傾奪之心而況於兄弟乎是故方執大喪猶未即位叔陵之刃發辛亥次幾不免死僅而得生夫豈持叔陵凶悖之罪哉太子有以取之矣故曰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召公述武王之美曰惟冒丕單稱德爲世子者成敗之監若此其可易而爲之哉

長城公

陳紀

劉兪嘗飲自慶引羣臣使樂賦詩既醉召尚書毛喜于時山陵初畢喜見之不懌欲謀則已已醉乃陽爲心疾而出上醒亦悔召之乃出喜爲承事內史

書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無哲命陳叔寶爲太子無德既無其本矣及遭非意危得不死能思其故而克檢厥力務自修祈補前行之愆以收將來之效猶可以保其社稷而有其土宇乃公重服之中置酒展樂愴疾正士蓋意候人是過而不改無自新之息樂其所以亡者則何不士國敗家之有此初政也而陳之不爲陳不待卜筮而決矣

隋主以書稱大詔曰法德小人示防君之太師申公自今



雖有非但非謀逆縱乃百死然一謀問

隋文以李穆為君子耶則不當以百死罪之矣夫市卷  
之人屠沽之賤事有人人謀逆者舍曰謀逆亦未必人人  
有百死罪者正使市巷屠沽有百死罪而不謀逆李穆適  
與之比等何足為上公乎自古未聞但不謀逆而有百死  
罪而稱為君子者穆果有識豈當步此詔受而不辭是將  
以百死罪自為矣隋文之所以處其臣李穆之所以處其  
身於是交失矣

隋主不立言辭華詔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錄侍御史李諤亦  
以當時屬文體尚輕薄上書言其弊隋主以其疏頒示四方  
辭賦本於離騷而不逮騷矣聲韻四六本於辭賦而不逮  
賦又遠矣自屈宋妙才割為騷文而論篤君子猶不屑好

焉矧烏有若是長楊五柞之流乎則其失而每下者從可  
知也然後世方以之設科取士於是讀書者不復講求義  
理惟務摘采對偶一韻華奇一字競巧緝績成文去本愈  
遠父兄詔子弟師長訓生徒皆汲汲孜孜焉不為此則不  
足以收聲名躋仕路一旦得官回視曩習芻狗之不如也  
所用非所學所學非所用人才大壞其害豈小小哉然隋  
文不學故雖欲變革而不得其道以李諤所奏敍示四方  
亦何所懲艾哉夫理有中正無往不然為文者華則失之  
輕浮質則近於俚俗華而不浮質而不俗以之事上諭下  
治道所貴也今隋命公私文書皆實錄將有不得於言者  
矣又豈通論乎

上惡聞過失每有惡事孔籠曲為文飾稱揚贊美由是言聽



計從

君子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况於君父乎故春秋為事者諱禮記善則稱君所以廣忠愛也然則孔範合義矣乎曰為尊者諱諱其過失也善則稱君無善則不稱也無善則不稱有過而為之諱非惟存肅敬之心乃有諷勸之意焉是愛君之深而出君之至矣今範也以非為是以惡為美使其君安於失道而無天怒人怨之虞是君之大賊國之巨蠹豈得與揚善諱過者比乎其君一時順於耳契於心而穢德腥聞天下記之野史書之一夫諂言終不能掩萬世公議然則君臣昏亂相為諛說亦徒然而已矣或曰成王命君陳以嘉謏嘉猷入書而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皆其右之德也不幾於欺然者乎曰成王不敢以賢自貶而倚重君陳猶借聽於聰託視於明之意也雖然其言則未免於濫讀書者以意逆志可也

隋度支尚書長孫平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交一石以下貧富為差儲之當社委社司檢校以備凶年名曰義倉隋主從之

賑飢莫要乎近其人隋義倉取之於民不厚而置倉於當社飢民之得食也其庶矣乎儲備如此他日關中大旱民猶不免食粟糠豆屑帝親帥之如洛陽就食况素無備乎百姓知擠于溝壑而已矣後世義倉之名固在而置倉于州郡一有凶饑無狀有司固不以上聞也良有司敢以聞矣比及報可委吏屬出而施之文移反復給散艱阻往往監臨胥吏相與侵沒其受惠者大抵城郭之近力能自達



之人耳縣邑鄉遂之遠者安能扶老携幼數百里以就命  
合之慮哉能賑者其弊如此若逢迎上意不言水旱坐視  
流散無矜卹之心則國家大禍由此而起如王莽之末年  
元魏之六鎮煬帝之四方魚爛河決不可收殫矣必欲有  
備無患當以隋文當社置倉爲法而擇長民之官行勸農  
之事輔以揀荒之政本末具舉民之飢也庶有豸乎  
上每當郊祀常稱疾不行

國家大禮莫大於事天鸞旗法駕衣冕鎮圭千乘萬騎清  
道而行以對越乎上帝其餘祀事無得比隆者豈非人君  
尊崇之極哉而陳叔寶勸於行此惟媒遊漬會是好于以  
見小人下流之態矣以天則不事而事邪鬼以忠直則不  
近而近狎暱以百姓則不卹而卹大馬是黃屋左纛出警

入蹕之中居一小人焉故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  
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以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  
斯奪之矣其叔寶之謂乎

吳興章華好學善屬文朝廷以華素無伎閑競排詆之除太  
市令華鬱鬱不得志上書切諫帝怒斬之

人臣之義固不可視君垂亡而不諫然有可否之義焉比  
干同姓之卿也不得不諫諫而死之可以爲仁洩治異姓  
之卿也可以去之乃以諫死不得爲智孔子曰直哉史魚  
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  
無道則可卷而懷之此聖人教後世以語默去就之法也  
章華忠矣然官非諫諍職非御史危言廟上以蹈斧鉞而  
其本心乃以見擯於時鬱鬱不得志而發也則雖死於直



言安得繼洩治之後乎

立始安王深為太子深聰慧有志操容止儼然近侍未嘗見其喜愠帝遇沈后素薄張貴妃專後宮之政后澹然未嘗忌怨身居儉約數陳諫爭帝欲廢之而立張貴妃會國亡不果內助得人後同有望則家國無破亡之道沈后儉約不忌疾能規諫賢后也陳深聰慧有志操喜愠不形賢太子也而不救陳亡何也叔寶驕淫昏溺再戮直言儉佞在朝百度盡廢亡形已決所謂智者不能善後之時妻子雖賢捧土以塞孟津夫何禦滔滔之勢哉天無形也而不可致其怒民至卑也而不可致其怨連年之水旱成黨之叛賊皆可支也至於天怒而不覺民怨而不知則其亡也忽焉如山摧土崩而已矣

隋大舉入寇羣臣請出師議又不決帝從容謂侍臣曰王氣在此齊兵三來周師再至無不摧敗彼何為者耶孔範曰長江天塹古以為限隔南北今日虜軍豈能飛度耶帝以為然故不為備縱酒自若

人勝險則盡地而守敵不敢攻且能攻敵人與險均則長江峻山限帶封域足以自保人不勝險則金城湯池與平原廣野等耳故侯景雖桀黠豈能勝曹氏父子任約徐嗣徽雖善伺隙其勢力何敢望元魏盛時乃或終身齟齬而不得度或談笑倏忽而濟師彼天塹一也苟有人則險無人則夷爾方侯景之破梁也蕭氏雖披臺城荒涼湘東諸臣如胡僧祐輩皆謂金陵王氣已盡而陳高祖英武奮發又傳數世是王氣未嘗盡也苟有人則王無人則衰爾



且以王氣自居則天象在南而應矣連二年正月日食後  
一年五月日食則叔寶所宜警戒而若無見焉故周有天  
下卜世三十年八百而周公戒成王乃曰有夏與殷之  
服天命也皆有歷年而我不敢知也惟不敬厥德乃早墜  
厥命是年十二月公江鎮成各已言急而陳之君以王氣  
自居其臣以天險足恃曾不閱月身爲囚虜不修人事而  
但言天時與地利者即此可以得師矣

隋高頴先入建康晉王廣令留張麗華頴曰太公蒙面以斬  
髮已今豈可留

太公斬髮已事不經見而於傳有之知已見寵於君非由  
已也而不能無險誑之心有警戒之道恃寵稔惡則其罪  
與惡業等其死也固宜太公之斬之也亦必與衆共奔何

至蒙面而後誅之必若此言是太公陰悅其色有不忍  
心抑情而行法豈大賢之所爲哉史家失其傳故不可不  
辨

高祖

隋紀

帝命高頴與賀若弼論平陳弼頴曰臣文吏也安敢與大將  
論功帝嘉其讓初帝之伐陳問計於李德林至是欲賞之或  
說頴曰今歸功於德林諸將必憤惋且公有若虛行頴入言  
乃止

人之心難乎其仁也高頴對平陳之間歸功於賀若弼幾  
於仁矣而信或者之言沮李德林之賞恐其掩已又何不  
仁也勉爲謙抑不能久假而遽歸之功名不終豈無因而  
然哉



帝暴孔範王瑳王儀沈攸之等惡投之邊裔以江摠為開府儀  
同三司

孔範等所謂狎客亡陳之臣也帝既知之當戮于江南乃  
可謝吳越之人紆百姓之怨既貸其死又置諸邊刑寬而  
義不類矣江摠身為宰相不親政務惟以賦詩飲酒陪從  
邪暱蓋孔寧儀父之徒楚子不殺仲尼所非者也乃寵以  
尊位還以厚祿是訓臣子敗人家國而無後憂也王世充  
虞世基宇文士及之徒豈無所視傲而然哉

鄭譯請修雅樂詔牛弘何妥等議之積年不決妥自負宿儒  
恐不逮譯等競為異議各立朋黨乃請張樂試之先白帝曰  
黃鍾象人君之德及奏黃鍾之調帝曰滔滔和雅甚與我心  
會妥因奏上用黃鍾宮不假餘律帝悅從之

音五爾而律呂有十二猶十二支而配十干所以變而不  
窮也律呂陰陽也闕一則不和矣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  
徵為事羽為物今獨奏黃鍾而不用餘者是君而無臣  
無民無事無物其為君也不亦亢乎何妥使人也逢迎周  
宣立五后者隋文豈不知之而命以典樂安能探其主猜  
防忌克之微而尊隆君道寓意於黃鍾帝果悅而從之遂  
使古樂盡廢後世無所攷焉其害豈不甚哉且禮樂歷數  
有國之大事也王澤滅息易學不傳有欲議禮則紛如聚  
訟有欲修樂則詭承君意有欲正歷則必請殺異己者竟  
不能復三代之正况欲行先王之道乎夫論事莫驗於成  
敗之效萬寶常妙達鍾律樂聲雅淡必近古矣而為蘇威  
父子所抑及太常樂成寶常聞之曰亡國之音也淫厲而



哀天下將盡矣不二十年而其言驗向使隋文以五音不可備廢折劍無邪漢牛弘之徒而專委寶常製作雖不能救隋之亡而先代正音必不至泯絕於隋世矣雖然寶常知樂之聲音而未知樂之道也如知樂之道則其將死當以其書授之好樂者使傳于後而以不遇遂焚其書無廣博易良油然和樂之心故曰不知樂之道也

上猜忌不悅學既任智數得大位因以文法自矜明察臨下恒令左右覘內外有小過失加以重罪每於殿庭捶殺人

隋文帝太子其不悅學而喜殺固宜然古之名將悅學而不喜殺者亦衆矣隋文天資既薄重以家法是以如此曾不知君人之道豈文法殺戮所能成乎知道明理以仁為心雖不事文法其行事固不違乎文法也惟以文法為用

而不知道理尚慘刻忘寬恕乃一獄吏耳為天子而以獄吏自為天下豈復有教化之功仁義之澤故隋之世賢人君子潛伏在下而所用者多便佞故厲之小夫建祚不永豈偶然哉

楊素用兵多權謀馭衆嚴每將臨敵輒求人過失而斬之死者百餘人少者四五十人流血滿前言笑自若及其對陳先令一二百人赴敵陷陳不能陷陳而還者悉斬之又令二三百人復進還依向法將士股慄有必死之心由是戰無不勝稱為名將

伐讎討逆誅暴解紛兵之大用也讎未復逆未除暴未誅紛未解則有不得已而殺人者殺敵而已未聞司馬法先殺吾人而使之致力於殺人也特三令五申之曰汝不用



命子則有無餘刑子則望戮汝亦以警懼之未必誠行之也如揚素所為慘毒不道自英布彭越猶必羞之况韓信乎信驅市人而戰背水之陳躬帥士卒置之死地存與俱存亡與俱亡固不以無撫循之素嚴殺戮而用之也况素部曲皆練習精銳而所當者又纔尉遲迥漢王諒之徒乃殘忍如此而後成功稱為名將不亦異乎

國子博士何妥與左僕射蘇威爭議事積不相能威子夔為太子舍人與妥議樂各有所持詔百僚異其所同同變者十八九妥怒遂奏無與權吏部尚書盧愷郎中薛道衡共為朋黨威坐免愷等除名名士坐者百餘人自周宣以來選無清濁及愷與道衡在吏部始甄別士流故涉朋黨之謗以至得罪

隋朝朋黨之起由何妥蘇夔譏樂律而盧愷薛道衡流

品文帝不能察也樂律固所難知以要播抑萬嘗常而伸己學則何準乎妥之排已而自伸也其難不知實常之恭深而並用無律猶未若妥之其文至矣觀別流品乃金匱之要務君子若是而小人所非隋文兩俱不察惟妥之信則以獨用黃鍾之韻深入其心終不忘也而使朋黨獲譴者至百餘名士甚矣矣言小人得君之術也人君之甚惡者莫如朋黨惟與小人則好聞朋黨之言而賢人君子罹朋黨之禍而小人則陰比內親外疎實為朋黨者人君不得而知也此自心之通患也

關中大旱上遣左右視之食得豆屑雜糲上流涕自咎為之不御酒肉者殆將一暮親帥民就食洛陽



聖人仁覆天下所施極於博所濟極於衆如春氣生育無  
不至者君子善推其所為老幼吾之老幼以及人之老幼  
民亦咸被其澤以力假仁則其施有作輟其濟有方所不  
仁之人其視身與百姓猶金之、石火之於水不相涉入  
漠然而已隋文聞饑感動其心至於流涕不御酒肉至於  
一暮勉勉於假仁亦可以為民之父母矣比之實不憂民  
而外為文具今日下寬卹之詔明日放勸農之令而牧民  
者貪虐培克以奉之征之意自如也豈不遽然大有間乎  
其致開皇留無之俗也宜哉

齊州刺史盧賈坐民饑開集除名遂終身不用皇太子言其  
有佐命功上曰微此數、吾不至此然言反覆子也

隋文之初假善於晉中亦也引引武、上盧賈置左右將

之東宮召公卿謂曰承高祖著宜相從往往偶語有去就  
貴嚴兵而至衆遂莫敢動至東宮門者不納賈以之門關  
得入賈遂與丞相宿衛故隋文之篡鄭譯劉昫盧賈之功  
為大若李穆則效忠子外復李才則談天子內李德林則  
奉令于已然、不若三人經營計畫之多也夫是非之心  
人皆有之蓋惡之心人皆有之隋文固險默忍而其本  
心則未嘗泯亡方其圖集大利以權數相傾則操臂策  
爭先相附者為能及夫所欲既得而反思可否則潔身  
義不預危事若為是此蘇威所以蒙殊常之顧而譯賈廢  
死劉昫極刑亦可為傾覆輕薄厭常為新者之深監也

相州刺史盧通賈綾文布命焚於朝堂

以盡倖湯上心人臣之大罪也當治其人以勵其餘猶恐



有不戒者今第不戒而闔略其人夫人有心而物無知者也何刑罰之不類乎然古之人君若此者數人豈以為是而相因耶抑所見偶同也其意亦以謂焚去華俗可以訓儉示俗而懲貢之人其心亦何惡焉審出於此入將窺見其微不從令而從意他日所獻必有甚焉而人主之心不能常也有時而入之矣故曰焚其物不若治其人之為要也

帝嘗東怒欲六月殺人大理少卿趙綽爭曰至事之月天地成長庶類不可以此誅帝曰六月豈無雷電我則天而行何不可之有

則天而行人君之口理堯舜湯文武之聖而此而已隋文所言大哉王言也而其事則非也意天者以慶賞法春夏

以刑威法秋冬以當理法其無言以至公法其無私以言下法其自民以不息法其行健如此之類乃則天之道也雨露猶人君之惠澤也雷霆猶人君之號令也生成萬物之時固有雷霆而雷霆未嘗殺物隋文取則雷霆而乘怒殺人其違天多矣惜乎趙綽之不以是對也或問雷霆何為而然者有形耶有神耶曰古人未之言也然先達大儒亦嘗明其理矣蓋天地之間無非陰陽聚散闔闢之所為也可以神言不可以形論非如異端所謂龍車石斧鬼鼓火鞭怪誕之難信也故其言曰陰氣凝聚陽在內而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霆雖聖人復起不能易矣凡聲陽也光亦陽也光發而聲隨之陽氣奮擊欲出之勢也電緩小則震亦緩小電迅大則震亦迅大震電交至則必有兩震而



不雷電而不震則無雨由陰氣凝聚之有踈緩迅密也曰  
世人所得雷斧者何物也曰此猶星隕而為石也本乎天  
者氣而非形偶墮于地則成形矣然而不盡然也曰雷之  
破山壞廟折樹殺人者何謂也曰先儒以為陰陽之怒氣  
也氣鬱而怒方爾奮擊偶或值之則遭震矣然而不盡然  
也曰雷之閃爍激疾如金虬飛騰之狀何謂也曰光之發  
也惟光爾適映雲際則如是不當乎雲之際而在同雲之  
中則無此矣凡天地造化之迹苟不以理推必入于幻恠  
偽誕之說而終不能明故君子窮理之為要也

秦王俊在并州奢侈越度盛治宮室多內寵其妃崔氏妬於  
瓜中進毒由是得疾徵還上以俊奢縱免官賜崔氏死劉昇  
揚素諫曰秦王之過不應至此上曰我是五兒之父非此民

之父若如公言何不別制天子兒律

古者刑毀於眾庶所犯則有贖於親貴所犯則有議天子  
之子固異乎臣下之子矣故公族之罪不以犯有司而  
刑之于隱不與國人慮兄弟也其有死罪則磔于甸人而  
不肆諸市朝亦為之素服居外不聽樂為骨肉之親也是  
故觀舜之處象則知父之處子矣隋文以法律從事無義  
方之教由不悅學問故耳秦王俊好奢而峻宇非大罪也  
正在所訓者一不從則責其傳再不從則削其祿三不從  
而後可免其官豈有素不訓戒遽加重黜使罪有大於好  
奢峻宇又將何加以愚觀之隋文怒俊特不在是正以俊  
有嬖妾孽子為妻所毒此獨孤后所深惡者宜隋文之肖

之也



謂選東宮衛士入上臺高頴曰若盡取強者恐東宮宿衛太弱上作色曰我有出入故宿衛須勇毅太子毓德東宮何須壯士此極弊法我熟見前代公不須仍踵舊風頴子娶太子女故上以此言敬之

隋文為帝王高頴為宰相而皆不學此傳說所謂非所聞者宜其處大事而謬於理也康王為太子嗣位之時太保召公命仲相南宮毛及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處賁百人往逆以入以此見古者東宮未嘗置兵矣不為之選擇端良師傅教以孝弟忠信而多置兵此禍亂之本也頴不知楚商臣宋元凶之事而欲東宮有強卒不監文帝以后廢移周鼎之轍而為東宮論宿衛處人父子之間猶正牆面而立自處君臣之際猶掘墳索塗而行言不信而為是

被廢黜自取之也

生弘為吏部尚書選舉先德行而後文之務在慎審所進用

多稱職

世俗之見皆謂有才不能稱職德行非所先也苟務求德

一行以委其務是以辨之文奔轍以騁而守其口說之風王

而馳逐趨走安能勝乎求國於民者率由是言言文不難

得乎民之欲其其之華難得乎良之不欺其若其難得乎

民之各勉其事李康之說致此而共道無由也問於孔子

孔子曰臨之以莊則以敬矣不以華慈則兵忠矣舉善者

以教不能者則民勸矣不特是也凡問為政見於論語所

載孔子一以躬行身臨之為不及政刑法令之具而貴

捷給辨治之才孔子豈不適世將固使人尚推擢取魯鈍



以從政哉深考其故而考其事則知世之為善為貪無功  
一生事上逢君惡下為民善者非有德行之人乃有文才之  
士也牛至之智亦必以此然當是時隋文以吏道為君正  
才能馳騫之時而弘所見乃弱豈異且其所用德行之人  
又多樞機亦可信德行之足用而不必才能之為貴矣又  
况能善其賢人舉而加諸一位使表率能者其效為如何  
或曰孔子數才難而今不以才為尚不亦異乎曰才者為  
善之具也如舜之五臣周之十亂皆有聖人之才而行聖  
人之道者也有才而不為善猶駿足之馬而駁與之駕是  
左也孔子所歎以謂人之有才必如此十五人者然後  
無失也信乎才之難矣故曰雖有周公之十美而驕且吝  
亦不可用也

德不能也然小人性性有才而不知修德之方厚矣德  
而為君子者固小人之所鄙也而人主所宜辨也不能辨  
此則治亂之分也

秦王俊堯上哭數聲而止僚佐請立理上曰汝亦如一卷史  
記之何用理為故子浩崔郊所生班子曰漢書曰秦稱漢  
之末姬子榮鄭君子彊臣侍母廢今秦王二子母皆有罪不  
合立嗣從之以秦國官為喪主

其矣暗之不仁也秦王俊奢靡之過亦當言者常態未  
足深言而在所訓教使之知改而已何至一怒不解忍視  
其死而無哀戚之情乎人之至情見孺子將入水并皆有  
快傷惻隱之心己之子則厚乎人之子矣而殘身恩義如  
此率天下而路也何以使其子相愛而生是意哉史書



並記善惡以垂勸戒非求名而可得善也自有善可紀自然  
傳矣隋文以此論史意謂所載皆人之求名者何所見之  
按且鄙也漢唐如子榮郭皇后殯未嘗隨母發母為帝后  
則主之為皇太子世為王太子則子為王世子安在其不得承  
嗣哉魏王希旨害矣而隋文聽之皆由不學遂為此矣天  
母以罪廢而子無罪猶不當廢太子故孔氏三世出妻而  
其子為後曰善此家法也母廢死非其罪又併廢其子且  
使國之公侯王於禮則無稽於律則無傳而隋文行之此  
法之合於海文之所為耳

又云自古聖王之有勇強樂受質一怒下詔曰皇太子雖居  
二宮我豈忘子而忘乃忘故正之朝賀率非典則宜悉停斷  
自是而止也

有天下國家者其先乎定禮制隋文建國至是二十年乃  
不為東宮定儀式太子無過人之資安於僭差不知  
其非其失在朝廷矣則宜以漸變更使情與事愜然後父  
子之恩不薄而君臣之分以明乃遽下詔書驟加削損自  
生釁隙為讒賊之招開覆亡之禍良由自任術數而不習  
義理豈非後世之戒哉

勇多內寵獨孤后不平晉王廣知之彌自矯飾惟與蕭妃居  
處後庭有子皆不育后由是稱廣賢大臣用事者廣傾心與  
交雖婢僕亦稱廣仁奉上幸其第廣弄臣美姬惟留老醜者  
左右母帳少用謙素故絕樂器之絃不去塵埃上以為  
不習聲色還宮之章行也皆稱廢由是愛之特異諸子  
素好文武日以聰明稱聰者無所不聞又聞於無聲明者



所不見之見無事如此斯可以為天下上矣古人有  
也雖聰明而不棄可以為取明之直正心誠意循天之理  
而寄視聽於正直忠良之士以明四目而達四聰然後天  
下之事無不昭著而無能蔽之者隋文以苛察  
為能而不明正理以術數自用而不博採謀故為人所欺  
而罔覺其欺也夫善而妻欺之莫親於子而一欺之莫信於  
大臣而大臣欺之莫如讒譖之人受玩於上而上下亦可  
笑之甚哉子繼其宮諫呢喃諫諍然子生於尊而殺之  
有待姬而臣之奸然竹而臣之已其不謀知焉則朝廷  
之間畿甸之內無一不為其所欺也夫此雖  
信言夏啓周初亦非良之地亦非不為人所欺也如子繼其宮

今言相者來和視諸王對曰晉王貴不可言上問韋鼎曰  
誰得嗣位對曰王母皇后所最愛者當與之非臣所  
也上皇曰卿不顯言耶

吳貴於皇太子矣尚何相其容况莫定於父之統君之貳  
矣尚何問其嗣否不之嘗言也而有此意焉彼姦人桀黠  
固深探其意而逢迎之况發問至于再三乎劉子政有  
云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隋文猜阻已萌故獨孤后  
之譖恣行于內來和韋鼎楊素袁充元胄之誣罔行于外  
必卿之臣曾不諫止獨示受楊孝政二人以為不可亦安  
能救市虎之衆哉地必卑密而後水滄聚氣必壅底而後  
瘴疠出小人雖可惡其禍則文帝自為耳

與守文沐素善以奪宗之策問之沐曰能移上意者惟楊



素且迷與其弟約相厚請見約共圖之廣大悅迷以管主之意  
說約約以白素素大喜撫掌曰吾智疾不及此賴汝起予  
揚素非特勇將蓋亦知書與情然武夫有間矣既有殊功  
又位上宰君所信向太子廢立係其  
約之說登時發覺執宇文述歸諸司  
刑一舉而太子安邦本定藩王竊覲之禍息大臣匡輔之  
功著豈不美哉萬分一有如不濟正諫而死亦無愧矣乃  
惑於邪謀顧私而動既亡人國又殄其宗嗟夫素所謂智  
不及此者非不能及於惡也乃不能及於善耳豈非人臣  
之大戒哉

素入見后盛言太子不才后遣素全獲素不廢之  
行貨薦昧小人之事或以干進  
以免禍變亂黑白移易

是非自古有天下國家之  
善惡也故受昧  
其善而察其心  
如此夫虎豹食人而不食其  
尤甚今以妬忌之故虎豹之不如石  
能依隋文取天下豈未嘗考其心術耶

重憂懼不自安上知之使揚素觀勇  
入勇束帶待之素故又不准以激怒  
還奏勇怨望上疑之后又遣人伺  
加誣飾上遂疎勇

隋文於勇之事其可悲矣勇不當  
疑也以上愛而疑之素



不當信也。以又任而信之。既知專。不曰安而欲察其情。獨無心信。可使之人乎。而師素往哉。系至東宮。所以激怒勇。者乃兵機將略。臨敵致師之術。奈何施於國儲君。副乎隋文。聞其將毀太甚。心亦致疑。而又一獨孤。以言不復加慮。自此勇之廢黜。決矣。可不平乎。君子信讒如或醜之君子。不忠不舒。究之盜言。孔甘亂是用。敗其隋文之謂乎。又曰。懿嚴折。始為梟為鷓。婦有長舌。維傷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心其獨孤。后之謂乎。悲夫。

大史今表充言。臣觀天文。皇太子當發。上曰。玄象久見。羣臣不敢言耳。

表充職在占候。既觀天文之異。日。月。星辰。辰。歟。必有可指者。昭昭在上。惟無目。則不見焉。乃泛然而言。不端。

陳其重其矯。誣上天。女。效。邪。之。惡。父。在。楊。表。之。右。矣。而。隋。文。和。從。其。說。謂。玄。象。之。見。者。是。自。前。出。猶。比。殺。戮。於。雷。霆。之。意。耳。君。臣。以。深。情。相。中。而。以。天。文。相。質。障。理。如。此。何。以。克。享。天。心。乎。

廣略東宮。幸臣姬威。

告太子過失。威從之。上怒。太子。子。

御製集。百官責東宮。

百屬令素鞠。勇。素舞。又。假。錄。以。之。其。欲。

于月乙丑。上。服。陳。

大御武德殿。宣詔。廢。勇。勇。再。拜。江。下。集。

踏而出。左。右。莫。不。閉。

子之親。君臣之義。以權其申。意論。

王者聽刑訟。必原心。心之親。君臣之義。以權其申。意論。

輕重之序。清則淺。少之量。以別其。其。聰。明。致。其。忠。愛。

以盡其情。獄辭。既。史。以。告。皇。正。正。義。之。笑。乃。以。告。于。大。

司寇。大司寇。聽。之。亦。以。告。于。王。王。尚。不。決。也。命。三。公。



參聽之三公會以  
於太子專用楊素  
而廢之蓋隋文心  
楊素得其微而逢  
搖如拉枯朽表之  
此則他可知也家  
上切責東宮官洗  
足嗣馮業乃以唐  
敬鷹大後悅太子  
東宮太子后意字  
久矣捲揚仁德非  
下列均於所事蓋  
成矣王然後制刑  
慶文致之言即如  
如狡倖獄吏平  
以此銀鍊無辜者  
之故以世積之重  
示影之所於也其  
刑之施於之者如  
太子本中人鄉使  
擢正人輔之

太子本中人鄉使擢正人輔之

太子本中人鄉使擢正人輔之

太子本中人鄉使擢正人輔之

十一月戊子立廣為皇太子天下地震囚勇於東宮付屠掌

異莫異於天地之變地震必有方所見於漢魏五六朝其  
大者不過二十餘州亦極矣未聞方輿盡震也地者子道  
也臣道也宜靜而動其震之日當太子初立不在前後與  
事相符四海九州同日而震其變太矣其為厚載不寧將  
有傾側之象亦著矣且天無廢太子之文蓋諂妄言而暗  
文信以為實地有不當易太子之異揚搖阻執而隋文漫



如不聞其於天地尚如此設有強諫必不從也假如故太子誠以罪廢屏之遠方可爾而付令太子掌之是第四其兄也弟而可以囚則子制父何難焉他日帝疾病上臺宿衛與後宮如嬪盡見屏遠遣腹心入侍而大禍倏興蓋自文帝召之矣故曰其所由來者漸矣

房玄齡杜如晦皆頂選吏部侍郎高孝基名知人見玄齡嘆曰異日必為偉器見如晦謂曰君有應變之才必任棟梁之重俱以子孫託之

隋文以詐力當天命無人物之鑒高頌在當時為第一流既以讒廢牛弘李綱不敢批逆鱗嬰酷虐之鋒自餘無聞矣然一世之人如一世之物各足以周一世之用故藥之空青玉札寶之金珠象犀木之楨楠豫章未嘗聞前代期費而後代無有也人材者五行之秀氣五行與天地無窮則秀氣亦安有終極哉特在上者無意於用之而不求耳大唐開基以至太平房杜之功也而二人生於隋世已登仕版文帝果可與有為斯二人者亦豈肯埋光鏹采碌碌下僚而不願聞達哉後之人君讀史至此當起汲汲求賢之意要天下之仁人君子皆為我用而猶未以為憊具則永世永年之道也

太史令表充秦隋興已後晝日漸長開皇元年冬至之景長一丈二尺七寸二分自爾漸短至十七年短於舊二寸七分日去極近則景短而日長去極遠則景長而日短行內道則去極近行外道則去極遠京房曰太平日行上道伏惟大隋啓運上感乾元景短日長振古希有一悅於是改元仁壽以



取日長之意也至於百工作役並加程課

道德備者喜聞規諫內不足者甘受佞人夫佞人之為諂言也稱其所無者貪則譽其廉汙則誇其潔慘酷則謂之嚴斷苛察則謂之詳明而內不足者以不足為敷也是以樂入其說不復計是非虛實也景短日長之論豈待聰明然後能辨也而文帝信之夫日一日一周天其度三百有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不可過也若有長短則月之應日以死生星辰之虛天而進止皆當與日同其畧刻則四時寒暑皆不節序而造化之功紊矣是故君子有言凡人若履載之而不識天地之所以為天地在昭臨之下而不識日月之所以為日月黃帝之民何責焉學者如是其闕大矣况於人君乎今也為人所欺如玩嬰孺由不學故

耳故學者人君之急務也

柳述尚公主為兵部尚書恃寵使氣帝問韋雲起外閉不便事雲起曰柳述驕豪未嘗經事徒以主壻居要職亦不便之大者帝謂述曰雲起之言汝藥石也後有詔內外官舉所知述舉雲起除通事舍人

韋雲起議論柳述而述舉為所知其誠心服義歟未可知也其矯情要譽歟未可知也然聞過被劾而能不忿不怨稱而達之如出於誠心可不謂之賢矣乎如出矯情可不謂之勉於善乎是皆可師也

獨孤皇后崩太子對上及宮人哀慟絕氣若不勝喪者其處私室飲食言笑如平常又每朝令進二溢米而私令外取脯蘇置竹筒中以蠟閉口衣襟裹而納之



世無安而行之之人矣得見利而行之者斯可矣世無利而行之之人矣得見勉强而行之者斯可矣勉强之行若矯若偽是固輕薄子之所譏譏訕笑以為為行舜趨者然其譏譏訕笑亦未可全非以世有其人如隋煬帝是也故夫君子小人之辨矯情飾貌而趨向在善謂之勉強而行者矯情飾貌而趨向在惡此乃少正卯之徒聖人之所必誅而不赦豈得與勉強為善者雷同而論哉煬帝深知父母忌克妬害有心易欺罔也故匿姬妻殺庶子去聲樂尚儉素以中母音而傾東宮則又造孝思為哀感盛擗踊假嬰戚以中父意而因其位而隋文一不能察也嗚呼知人實難矧曰愛子以帝乙之賢尚蔽於紂辛而况隋文又何責矣天惟帝堯心如明鏡廷臣以啓明譽丹朱而堯以

罵訟知其惡天無私覆日無私照其萬世帝王之法歟一梁毗為西寧州刺史蠻夷酋長皆以金遺毗毗曰此物創不可食寒下奪毗患之後因請酋長以金遺毗毗曰此物創不可食寒下可食一無所受於是蠻夷感悟遂不相攻擊

黃金天下之寶人所欲也盜賊則攫之貪夫則藏之夷狄則爭之介人則遠之豪士則散之仁人君子所欲不存焉梁毗者其張奭之流歟知廉清之可以服貪乎也一無所受而諭以恩隙之所由起不獨言教且以身法雖夷狄尚且感悟而以擊以消況於昭儉德以照臨百蠻其効當如何彼新室之權武陵王之篋畜之無厭祇以賈死亦獨何哉而以為不可忽誨人也

王通詣闕獻太平十二策上不用罷歸



伊尹於湯無美不也感其三聘然後萌幡然之心伯夷大公  
於文王非相適也聞其養老然後有歸乎之歎孔明之於  
先主昧平生也蒙其枉駕然後起感激之意所謂待時而  
動樂則行之大人之事也隋文在位二十三年其賢其  
否固哲士所量以行藏其道者使王通而不為或知之而  
與之言皆不足以爲智將何處乎孟子曰大有爲之君必  
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則  
不足與有爲也通誠有太平之策不待君之求之而至門  
自獻抑亦異乎不召之臣矣且隋士以篡奪得國而君臣  
之義盡爲妻所鉗制而夫婦之道乖以讒言廢東宮而父  
子之恩滅此三者爲天下本甘受和自受采忠信之人可  
以學禮度之不存毛將焉得乎于時賊嗣胎禍忠臣踈斥

四海之勢駸駸潰敗而通方談太平之策豈直不  
蓋亦不能睹形殆類一腐儒耳是何也此爲儒而  
之蔽也或問自秦漢至五代千三百年知道之儒有幾人  
曰難言也學問之富德義之修節行之高則多有矣蓋見  
道體臻其隲奧言之而當行之而允非得其傳者孰能與  
此姑列其降者荀况董仲舒揚雄王通韓愈章章著矣况  
也正而失之駸舒也粹而失之泥雄也潛而失之儒通也  
謔而失之陋愈也達而失之淺董子有云爲人君父而不  
知春秋前讒後賊不能見也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  
不知春秋守經遭變不能處也必陷誅死之罪又曰仁人  
者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董子之格言也  
而其事君則納忠行已則守禮表章經術而黜滅邪說其



功不在孟子之下此董子之善行也韓子有至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此韓子之要語也而其事君則直言守道則不感力排釋之以扶皇極其功亦可亞於仲舒此韓子之勤力也故董氏韓氏比之三子為又賢焉荀卿尊仲尼而莊子思賢子而毀孟軻以性為惡以禮為偽非正而駁歟子雲用心於內其思深沉凡所立言依倣大訓而奉賢之際龜勉苟心非潛而儒歟文中子讀書談道躬耕自娛累微不起而於隋文說非所說於述經作非所作非懿而陋歟而三子立言可為法於後世者益又鮮矣此五人者皆希稟洙泗不甘於弟子之列者也而成就止此况訓詁箋注之流乎

以是知學之不易為也公未藝也而有無敢與戰者刺文繪事之巧累凡升竿意仁義之旨及其精能之所以為人大於此者乎故有不立文字指心見性之失也雖然其指之有故表一世輕賤儒術自以為精乎誦數刻苦乎詞藝以為詳審或記謚族譜系之皆不足以為己設問以默而

公奕之為數小技也射之為事於斷輪削篋操舟之工刻楮小刻獲佈之習是非有道德之則疑於不可思度而况人之民知之故有真以治身士苴未免一曲之蔽也佛氏知之傳而其所謂性者未免背理言之成理得其宗者方且師之所在而業儒之士平日專聞博識為淹該以辨析同異殊或者郡國之物之名數是識之者何所識欲自得之者



何所得行藏有是有何所有 危而懷之者何所懷感而遂  
通何以爲寂然之易無聲無臭何以見文王之孚則意塞  
而莫通舌舉而足對以反僕僕數拜於淳層氏之前面壁  
灰心身若槁木之枝以求其所謂一超頓悟者沒世窮生  
泊然兀然竟亦無得也爲僕至此曾不如向之工巧技藝  
而造其妙者可不深思而求其故乎子雲諸人亦可謂豪  
傑自立者矣其於孟子蓋未能窺其藩而躡其闕又况於  
孔氏乎彼顏回高堅前後之嚶子貢立行來和之稱子思  
明動變化之誠孟子不可知人之聖豈徒爲空言而終不  
可至乎告諸往而知來者豈不在於求仁而得仁乎亦信  
子雲諸人未嘗從事於斯乎 小知孟子之後復有得其傳  
者乎夫口耳章句紙上語何足以入德乎歸而求之有餘

師又何必舍中國而從夷狄之教乎

上寢疾於仁壽宮楊素柳述元巖入閣侍疾召皇太子入居  
大寶殿太子慮上不諱須預防擬手自爲書封山問素素錄  
錄事狀以報太子宫人出送上所上見而太素陳夫人爲太  
子所逼夫人拒之上恠甘不神色有異夫人告曰太子無禮上  
抵牾曰畜生何足什大重獨孤誤我乃呼柳述元巖曰召我  
兒述將呼太子上一曰勇也述巖出閣爲詔楊素走白太子太  
子矯詔執述巖繫獄追東宮兵帖上臺宿衛門禁出入並聽  
宇文述節度令右庶子張儼入侍疾盡遣復宮出就別室俄  
而上崩故中外頗有異論

隋文於故太子勇殿疑之極故常言曰仁壽宮還京師如  
入敵國他日又言畏其心害如防大敵然勇實無是也未



嘗如元凶劬之饗衛主不嘗如失友珪之結統軍太案東  
宮纔得取火槐木數千而已而以今將被廢更不能自伸  
也卒之追言甲帖禁衛蓋出後宮獨留心腹侍疾而帝暴  
崩者乃獨孤后所謂大子愛之晉王而隋文信之立以爲  
嗣者也莫親乎父子莫也乎父子疑所不當疑而加以謀  
逆之名信所不當信而假其殺殺之禍亦可爲聽牝鷄之  
晨忽坐器之重者之永監矣柳述元巖親逢事會此千載  
一時也則當白帝併召劬素揚廣入閣當帝前贊問陳夫  
人明正其罪降詔廢廣然議故太子可立則召之否則別  
命子孫之賢者素若不以請以軍法從事登時而宗社定  
矣乃出閣爲詔受制於時俄頃之間轉福爲禍述巖死有  
餘責矣故曰知幾其神乎聞不夾髮之時應而不失其知

幾乎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十五







國立中央圖書館 19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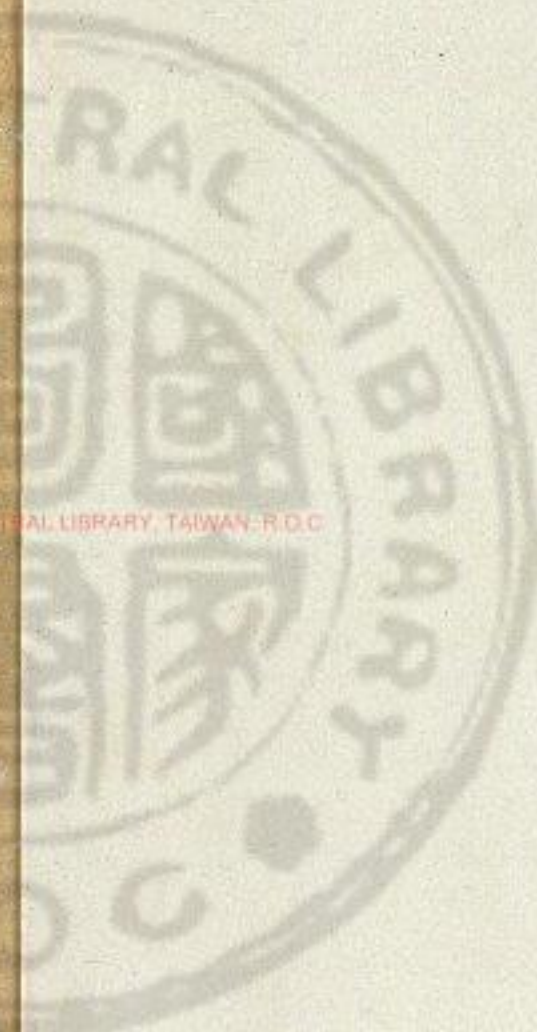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十六

煬帝

隋紀

漢王諒為并州總管高祖崩帝以高祖遺書付之先高祖與  
諒交約若遺書有汝勅字傍別加一點及發書無驗諒知有  
變遂反從諒者十九州王頊說諒宜長驅深入直據京都諒  
不能用唱言楊素及將誅之

舉兵必有其名立事不可行詐陳勝吳廣誅秦無道兵有  
名矣而狐鳴魚書乃行詐焉沈攸之袁粲為宋討賊事不  
詐矣而蟬鈴是助乃無名焉隋文之崩維宮省事秘而史  
已載云當時中外頗有異論諒獨不聞弒信曰未審而所  
被遺書不如高祖私約即可用此誓詞大行變焉晏駕不  
明之故以十九州附從之衆用王頊長驅深入之策既近





一京師則國喪情實理必彰露天不共戴死生以之豈不忠  
孝兩得乎而詭言素反為是舉兵是詐也詐而無名是自  
為逆也而可乎

一兵敗請降除名為以竟以幽死坐死從者二十餘萬家  
一而在遠不敢頃刻忘君必有天威不違顏之心然後為  
忠而况子平雖爾身于外安得頃刻忘父必有食坐見於  
羹牆之念然後為孝隋文五子自去其三獨漢王諒最蒙  
寵愛上不豫凡五十日自并至雖非有其遠入奉起居可  
也然不能然請問崩故以兵從之可也楊素出推是為逆  
實難言其罪吾士氣自振師直而壯矣有如不勝赴敵而  
死可以見先帝於地下人子之道亦無負焉既失上策又  
怨至可謂不效請降乃至請降死於讎賊之手志節名義一

五所后何足道哉何足道哉

初高祖與獨孤后誓無異生之子嘗曰前世嫡庶分爭或至  
亡國祿五子同母豈有此憂耶又德周室諸王微弱故使諸  
子分據大鎮及其晚節父子兄弟迭相猜忌五子皆不以壽  
終焉氏曰辛伯有言內寵並后外寵貳政嬖子醜嫡大都鞠  
國亂之本也高祖徒知嫡庶之多爭孤弱之易搖曾不知姦  
筠之逼雖同產至親不能無相傾爭者諸辛伯之言得其一  
而失其大半乎

仲尼聖父也伯魚賢子也以聖父教賢子其言曰汝為周  
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二南猶正牆面而立耳夫周南首  
亂睚召南首鵠巢皆言后妃夫人佐助君子之道有男女



則有天婦自生人以來誰獨不然何待明於二南而後無  
面牆之說乎君子之學也抑足於周南召南而已乎曰此  
聖哲之格言天地之常經人道所由立者以淺近而論則  
失之矣夫之職莫大乎刑家婦之德莫盛乎不妬關雎之  
詩專言后妃不妬忌之美也次之以樛木申之以螽斯重  
之以挑天而終之以召南之小星二南之詩二十有五其  
美后夫人之不妬忌者居五之一焉其他之應則又有鳧  
首采芣薺之賦標有梅鹿虞之篇其意以謂王后不妬忌  
於上國君夫人不妬忌於下不獨王與諸侯子孫衆多天  
下化之婦人皆樂有子矣夫樂有子則無間於彼我是庶  
人匹婦亦有賢行也人治如此則陰陽得其道而天地  
之和應之麟出于郊庶類蕃殖殷蓬莠茂穉豕之屬亦不

可勝用而王道成矣後世於五經蓋亦謂尊經聖人手不  
得不讀其讀之也口誦吟而心不信以爲古今異使陳遠  
難遵故平城之圍非舞干所能下亂秦之緒非結繩所能  
理后妃一人修德於閨闈突與之間而使天下化之人人  
無妬忌之行至於鳥獸其草木裕豈不大有遷庭乎夫經  
所明者理也史所紀者事也以理揆之事以事考諸理則  
若影響之態形聲有不可誣者矣隋文爲獨孤后所制校  
謀哀誓提而箝之蓋嘗手刃宮嬪帝不能正於是無異生  
之子而同母五男觀以常情不慮事變則庶孽窺覲之患  
誠無自而生矣獨孤氏不勝媚嫉既禁切其夫又憾恨其  
子勇也雖中人之才而大惡不彰特以寵近一姬誕育稍  
衆說言罔極遂見廢黜而多欲淫惡之人矯情飾貌誘取



信愛傾奪宗嗣堂堂大隋全撫四海夷狄賓服宇內晏如  
曾不十年盜賊充斥獨夫授首而祚祀絕矣方隋之盛  
郡縣民戶上版圖者八百九十餘萬自王薄竇建德高  
達爲倡而以東盡爲盜區是後四方並興擁衆十數萬而  
加多者垂天下黨以郡縣反者尚不與焉至唐武德六七  
年間蓋干戈雲擾狼吞虎噬者十三年而後內盜悉平  
後二年太宗即位貞觀仁義之治興涵養休息至高宗永  
徽三年天下樂業阜生將一由矣有司奏戶口纔及二百  
八十萬然則略會之隋氏極盛之民經亂離之後子孫  
能二二皆起於獨孤氏無關曜之德豈長立少而生焉  
此然後知古詩重訓之義至深至遠不可以爲空言而  
信也是故塗山與夏任姒造周易其乾坤詩自二南而竟

發以天下殺舜楚降二女觀其刑家既殞于厲則舜之德  
能化人也審矣是故恃強怙大縱情性暴戾武鬪呻吟  
則十人喪元撼忿洩怒則百城流血視奔賢才猶奔身擊  
主搜覓殺骨肉猶殺雀鼠鷄豚其酷讎凶德天下莫敢當  
也而大欲所牽一入婦人掌握不啻如馴馬在御進退疾  
徐惟六轡之聽向之雄強悍桀加於人者了無所施反以  
頌其身害于家而凶于國是故聖王之道必先誠意正心  
以自治其身正然後能齊其家其家理然後能治其國事  
若絲而效連行若迂而勢順及其治定功成能使中國爲  
一人而天下爲一家兵革刑措如唐虞之時成康之世者  
豈欺我焉司馬氏獨以大都耦國斷隋之所以亡曾不知  
內寵獨派外寵楊素父子奪嫡乃隋之所以亡者若秦王



後蜀王季才喜舉事先被廢斥漢王諒雖已起兵尋即推  
敗大都耦國皆能為隋膏肓之疾歟

築西苑周二百里其內為海河北有龍鱗渠綠澗作十六院  
堂器博觀窮極華麗宮樹秋冬彫落則剪綵為花葉綴於枝  
幹色渝則易以新者常如陽春沼內亦剪綵為荷芙蓉葉  
與遊幸則去水而布之

其所以資民也於民之靡不能明者猶裁成摺協之使咸  
得其所好固豈未控舟楫曰弓矢室室棺槨之類至於  
治府繕為酒醴和金石草木以成湯劑被髮紮皆是也則  
未有秦大用歸於無用也民之大用莫大於衣食是故  
天子親耕供染盛率天下之農祇玉后親蠶為祭服率天  
下之婦功二帝三王以來莫不然其不可緩而重之如此

今乃取綺羅縠帛以被卉木為美觀加之沈染工技之費  
而歸於無用其比之暴殄天物者厥罪均矣臨川有言人  
之使舉動費而不為侈毀綵製花是亦役心營動為天  
費也得不謂之侈乎一婦不織天下或受之寒商賈凡幾  
宦官凡幾樹苑中之沼凡幾所以新易弊為之不窮則一  
歲之中用綵豈可計而天下之寒者眾矣自隋歷唐以至  
于今五百年不聞造花以被卉木矣而綵花之習猶在也  
通四海九州而會之則於官樹苑沼相去幾何又有摩盪  
為服飾裹偶像者卒伍之妻商賈之妾倡優之人輕老之  
官莫不誇多鬪靡雖有大禁而莫之行也孔子曰上有好  
者下必甚焉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必欲惟土物變不  
作無益華薄從忠變奢為儉者當自官禁始而必行其禁



庶有瘳乎

帝頗惜名器羣臣當進者多令兼假而已雖有關其不獲  
名器君之所司不可以假人古之詔言人君之要守也湯  
帝能惜名器當選進者亦不輕授而令兼假寧謂其真詎  
非賢乎曰此似之而非者烏得賢夫湯帝貪欲忌克人也  
貪欲故吝忌克故狹以狹心行吝意雖臨危困僅就猶  
咸削將士勳賞况平時而肯以官爵與士大夫乎然亦未  
必不有輕視士大夫之心以謂莫足以當我之官爵者當  
是時風俗才德之臣皆如金玉隱於沙石之中而獨與字  
文述之知裴蘊字文愷虞世基數人竄之二十以取敗亡  
則其斯惜名器者歟夫失士以爲他人之資豈

揚素雖有大功特爲帝所猜忌素寢疾帝所心其不死素自  
知名位已極不肯餌藥曰我豈湏更活耶

揚素慶貴官顯蜀王秀貪漢王諒以扶湯帝前後三被賞  
賜通受帛一萬一千段綺羅千匹妓妾二十人反坐寶車  
馬之屬方其未得此也楊氏資產已不可勝會僮奴各數  
千人然則三賜雖多於繼富也亦何有而官爲主室爵祿  
大國亦無以復加借曰吾不爲是姑爲自安之計耶而前  
則見疎於文外優崇而實奪之權後則見忌於湯示殊禮  
而恐其不死素也尊榮兩朝受疑兩君心不違寧病不敢  
療惴惴然首領是虞自伐而死然則向之所爲無乃徒費  
耶不爲是而死豈不忠且榮耶不爲是未必有禍豈不賢  
且安耶是故君子莫大乎由義以聽命以義有不利而不  
肯由以命有難知而不肯聽其爲小人也無所不至矣



置洛口回洛倉穿三千三百窖窖容八千石

食者人生之至急饑饉者天時之大變也故保民之道莫先乎足食彘以此戒十二牧箕子以此告周武王孔子以此答子貢語子張孟子以此遍告齊滕梁魏之君而王制以制國用規豐耗量入爲出必使有九年之蓄其先務豫備如此然則隋帝之積米其多至於二千六百餘萬石何凶旱水溢之足慮其無貶矣乎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不紊其序然後治效立煬帝極奢于內窮武于外耕桑失業民不聊生所謂江河之水不足以實漏甕然則雖倉窖充盈滿是爲重斂多藏之罪耳故武王伐紂散財發粟而鹿臺鉅橋不能與穀同固隋氏洛口正此類耳

牛弘問劉炫曰今令史百倍於周何也炫曰古人委任賢

歲終考其殿最案不重校文不繁悉府史之任掌要目而已今之文簿恒慮覆治萬里追證百年舊案繁歎政弊職此之由弘曰魏齊之時令史從容而已今則不遑寧處何故炫曰往者州惟置紀綱郡置守丞縣置令而已其餘則官長自辟今小大悉由吏部官事不省而望從容其可得乎

劉炫之答牛弘者是矣而未盡也其不敢正言耶夫令史數多而不遑寧處者良由隋文之治皆吏道也繁文有覆治之慮舊案有追證之虞官盡屬銓曹事悉循條例則權必歸於令史而簿書日多簿書既多則令史勢必加衆欲其簡省從容何可得也然後知隋文勤勞旰食以衡石程書者大抵法令文案而已此乃老胥猾吏用以困眩官長者而以人主之重自弊精神其末流如牛弘所問固宜也



古之聖王不敢怠逸自致其勤者豈爲是哉朝以聽政書以訪問夕以修令夜徹百工使無惰淫而後即安則又有賢后妃鸚鳴儆戒或中夜以思坐以待旦而行之若區區然以文案爲訓典以法律爲詩書則自宰相而下擇史胥爲之足矣又何必求賢才故人主之勤一也國或以興亦或以衰蓋知勤而不知所當勤能知所當勤而勤之其興隆孰禦焉

帝微天下散樂高頴諫不聽退告人曰周天元好樂而亡安可復爾爲人所奏帝以頴誹謗朝政誅之

隋氏諸大臣無出高頴者矣恨頴所以處廢興得長有夫善也論知己而能相用孰如文論憾己而不足事孰如煬文帝尚且不能久要中道而變乃仕於賊子之朝又與之

論辨禮樂是激發其宿憾而速其見殺也隋煬無道極矣然方之高洋慘酷則少貶焉爲頴者當文帝廢斥爲民之後下復再起自放於幽間寂寞之鄉耕田鑿井以供租賦而待天年其或可免乎伊尹曰惟尹躬死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聖賢之監古處今欲君臣之間全其終始如此頴獨不此之慮耶薛道衡以才學有盛名高祖末爲襄州總管帝召之道衡上高祖文皇帝頌上不悅會議新令久不決道衡曰高頴不死令決當文帝怒曰汝憶頴耶付執法者推之裴蘊奏道衡有無君之心罪名雖似隱昧情意深爲悖逆帝曰公論其逆妙體本心遂殺之

薛道衡有才學之名而無義理之識方隋文廢太子時道



衡以樞要近臣不能諫爭親宣詔旨成君之惡矣煬主召之蓋以報德也道衡豈不知文帝崩殂之故而稱美先德於賊子之前將以警之耶抑以愧之耶以二事核之於義理皆無所合其學不足稱矣裴蘊所謂意為悖逆者腹誅之餘論也管蔡將叛周公不知而張湯裴蘊乃能隔皮肉骨血見人順逆之情煬主又稱其妙體本心吁亦異哉推所憎惡與所忌疾指其心曰爾將為逆爾將為逆然則誰不可殺者此與商紂剖比干以觀七竅也幾希矣或曰堯舜畏壬人難任人說者曰壬任也任猶妊也婦人之妊莫能知其為男為女也小人懷其情實而不可知者似焉是以堯舜畏而難之夫亦非妙體本心之謂乎曰此臨川王氏之說也先儒尚訓故自孔氏以壬與任皆為佞承上文

而言之曰巧言令色其後云爾此則有可指證以為非若探其情實曰甲盜也則之乙淫也宮之是堯舜與桀紂同一制刑而張湯裴蘊所建乃臯陶作士程王訓夏之典矣孔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其於宰我曰吾聽其言而觀其行雖心如明鏡物無遁情然不立探人情實而治之之法于以知臨川王氏之為邪說也然則春秋推見至隱者非歟曰是為亂臣賊子有其事而避其迹反以歸諸人者故發其蔽蓋而斷其姦隱豈以困無罪之人哉

帝欲大營汾陽宮御史大夫張衡諫曰比年勞役頗多百姓疲弊願加抑損帝甚不平衡又語人曰薛道衡直為枉死帝怒除名為民

張衡以州司馬為晉王庶書奪宗之策不過欲求富貴於



晉王為天子時耳然五六年間自右庶子纔得為御史大夫即被黜削放還田里曾不及州司馬之為安也富貴之願初不滿皆而惡逆之罪上通于天方以百姓疲弊為言夫百姓疲弊比之王室亂亡孰重又以薛道衡之死為狂夫道衡之在此之文帝暴崩就酷小人冒昧近利獲斧蹈險以徵幸於一時弒其君父既從之矣又欲以忠言正說取名於外茲凶及覆豈不可疾之甚哉

帝自江都幸涿郡御龍舟度河入永濟渠勅選部門下內史御史四司於前船選補受選者三千餘人徒步隨舡三千餘人不得處分死者什一二

甚哉美才難得而凡馬之衆也夫自江都至涿郡隨舟而行東南而極北邀矣而受選之士三千餘人皆

逐逐而不去以至死亡者于以見此三千餘人皆非棄瓊之流耳委以章綬錯諸百姓之上處于庶務之間決知其不免於殫曠之負也故善為天下者如漢光武唐太宗皆減省吏員而賢才是擇惟恐其難於上聞也專顧己私者不為官擇人入仕者徵備其才以收其虛譽而斬然見頭角者則消磨汰斥之慘悲其與已軌也於是服膺官使新故更代性性恣睢鬼瑣之流而天下之禍亂起天道士潘誕自言三百歲為帝合鍊金丹帝為之作嵩陽觀常役數千人所費巨萬六年丹不成帝斬之

隋煬在位十三年未嘗有一事偶合於善者獨斬潘誕為差勝然役數千人者凡六年其勞民費財豈可貴乎則雖能誅之亦未足以償所失之怨也凡方士固不為大言以



要人或引其期或廣其役或求所難得或邀所不可從蓋不如是不足以神其術而處其身蓋嘗有鍊丹者云凡火皆病也惟得桑柘之所變而非炭煤之屬乃可於是出帑鍊擇最美者如薪然束之旬月中焚三千匹亦不聞其有成也故夫求長生塵金丹自秦以來千五百年未有一人住世而不死者亦可監矣

帝大舉伐高麗左衛將軍麥鐵杖請為先鋒謂其子曰吾荷國恩今為死日遂戰死

麥將軍之死勢未至於必死之地也而慷慨赴敵易會其死何也謂高麗不可破乎謂隋煬不足事乎見天下將亂不忍蹈之手抑亦如伏波馬革裹尸之志乎許味其人蓋出最後策耳煬主弑父殺兄塗炭百姓而為之捐軀血膏

草野勇則勇矣不亦傷勇乎然則既已在行死之何而可曰勿請為先鋒隨眾進止全軍而反它日勿復為將可也諸將之東帝戒之曰今者弔民伐罪非為功名諸將或不識朕意欲輕兵掩襲非大軍行法當分軍為三道有所攻擊必三道相知毋得獨進凡軍事進止皆須交聞待報

煬帝素以狡猾詐偽為心術今傾國征伐亦不能勉布忠信又飾詞號令以濟其姦蓋自即位之後未嘗臨戎至是始身督諸軍遂欲進止節度皆自己出徵倖克捷則大告武成而將帥不足言矣其心實為功名而太言以反之此真所謂朕與文士高選亦當為天子同一意趣者也前此下林邑克契丹大破吐谷渾朝赤土服伊吾致高昌降突厥來虔羅無不如志此賢主所未必得者而煬帝能之所



謂天助不善非佑之也厚其毒而將降之罰耳若使軍師  
說客於彼七國有推敗齟齬則遼東之行未必至若是勇  
也以符堅善於治國兵威無敵施之江南遂至亡滅又况  
湯帝乎故天以武功張於前以禍亂慶於後然後逆賊之  
獄成而大罰加矣網恢恢而不失可不畏哉

禮部尚書楊玄感見朝政日紊而帝多猜忌內不自安遂謀  
作亂帝再伐高麗命玄感督運玄感選運夫得五千人刑牲  
誓衆且諭之曰主上無道不以百姓為念死遼東者以萬計  
今與君等救兆民之弊何如衆皆踴躍稱萬歲乃勒兵部分  
賜之罪惡不可解推方之桀討浮之已甚矣人得計之古  
今通誦也而楊玄感則不可玄感者流之子也素者齊太  
子顯而王莽計誅漢王誠然始於上義賊之事而左右之者

玄感以父之故致位列卿

心惡則致禍亂者未有一言規諫者蓋已不利於己而  
於羣衆人而如此何猶不食其餘矣昔懷祖廢其君其子  
喜復之者猶謂昌為喜其君若玄感者叛逆之賊何  
足道哉

玄感既平推治黨與帝曰玄感一呼而從者十萬益知天下  
人不敢多矣即為盜不盡誅無以懲後遂殺二萬餘人枉死  
者大半

伏節死義不從於亂古之教以責為人臣子者而不以責  
百姓也民心無常惟惠之懷是故聖王敬民畏民愛民保  
民而不聞必其從已而不得從人也吾撫之盡其道則彼



之親其上猶子之於母有不忍離者不撫而虐之則彼之惡其上猶讎仇寇賊然又安得而禁之場以一身與千百萬人爲怨敵不自省己而憾民從亂卒也會之頓之數之繼之者乃所親信厚善循衛之人也一人三失猶不免於隱微之怨况隋煬之罪盡南山竹不足以書乎

有事于南郊上不齋于次詰朝備法駕至即行禮是日大風上獨獻上帝三公分獻五帝禮畢御馬疾驅而歸

董子有言自非大無道之君天盡欲扶持而安全之故時出災異以警戒之至于再至于三而猶不悛然後改命有德若隋煬則大無道矣故自即位至繼死十有四年之間無復災異之變蓋其奪宗爲儲是日四州地震天既以告文帝而不知戒焉則已矣天意若曰四拜惡如煬非所告也

然則七年夏四月山東河南大水漂沒三十餘郡冬十月

底柱崩偃河逆流數十里何也按是春下詔討高麗四月

大衛天下兵十二月山東羣盜起人事感動則陰陽應之

山崩水溢不以雨故而四方之盜始於東南此感應之符

爾或曰使煬主觀而知懼罷兵不用增修德政可有瘳乎

曰罪有輕重罪有大小小惡輕罪悔而改往聖人所許也

五刑之屬三千而無弑父之條是不孝不足以蓋之而煬

也犯焉縱使息兵能兵省德修政是一盃水不足以救一

車薪之火亦無全而歸之之理矣或曰楚穆王何以能免

曰中國者禮義所自出治之大者矣而何夷狄比耶故

經史所載中國之人而爲商臣之事則未有能免者天下

豈有無父之例也隋煬窮罪極惡而不省一帝郊是而



天不吝大風之作正與慕容德何涉蓋天動威以絕之也  
故上天威怒莫大於郊見而不答既以景氣晏溫日星明  
擬為顛覆之端則震風凌雨一得成禮為勸終之應必矣  
高祖患洪水受郿城意惡之故遷都及帝即位忌大將軍  
李暹門族強盛有方士安伽陀言李氏當為天子勸帝盡誅  
海內李姓者暹從子敏小名洪兒帝疑其應讖收暹家誣其  
反而誅之

趙廢有定數乎曰一行一止猶非人所能為而況於得天  
下失天下乎然則人事無與焉任之可乎曰不可也以身  
論之生死有定數矣節嗜然積食飲時其起是而平其意  
怒使六冷不入則可以康寧而身終矣曰死既不可逃不  
若逞嗜然恣食飲起居履暴之烈然則邪竟能侵延也

疾可使有疾而長年可使夭折矣故聖人知數而不任於  
數必盡人事人事無憾則未有當治而亂當盛而衰者也  
若惟以氣數之不可移是則所謂平有民命而問懲其悔  
則必亡而已矣隋文之受與方士安伽陀之言其應為李  
淵而李淵不可得而殺也則將如之何抑以天下為羅凡  
李其姓水其名為盡誅之乎則桀紂之虐猶不至此其亦  
敬德修政可也隋文雖混一海內以勤儉致富庶而無經  
國遠猷取周幽王晉獻公所以亡國敗家者窮竭其藏而  
又苛酷嗜殺亂天經而逆物情重以賊子縱欲肆於民上  
一政世亡一李淵必復生一本淵是故占步之學君子不學  
一精如子雲而不免投閣之辱驗如郭璞而不救日中之死  
一堯命舜曰天之曆數在汝躬而舜方且察璿璣玉衡以齊



七政命禹曰天之曆數在汝躬而高方且諸侯卜功臣  
稽首而辭此聖人臨大人之際為後世之法者也

李密說羅讓曰今百姓饑饉洛口倉多積粟將置若魏劄大  
衆取之如拾遺耳發粟以振窮乏則百萬之衆一朝可集然  
後徵召四方引用賢豪除亡隋之社稷布將軍之政令讓從  
之密讓將兵一千襲破興洛倉杰民所取於是降者如流衆  
數十萬築洛口城而居之讓推密為主既而為密所敗

揚玄感之反也李密為謀主其中策使之徑取關中玄感  
不從而敗及密起此策故可用也而盤相洛口因遂城之  
何者於為人謀而拙於自為謀也密之衆本飢餓之民烏  
合成聚者緣二倉積粟故不能去爾觀密說羅讓之言若  
有大志者然夫夫欲拯生民去其疾乃不能致衆而借

無所成而况於密乎  
以頃粟之強挾詐謀其守以

李淵為晉陽留守其子世民見隋室方亂有安天下之志與  
陽官賈蕞寂晉陽令劉文靜善世民說淵與義兵先是蕞  
私以官人侍蕞寂從容言曰二郎欲舉大事正為寂以官  
人侍公恐事覺耳公意何如淵曰從之耳乃詐為勅書發兵  
高麗由是人情益思亂又勸淵與突厥相結以益兵勢  
淵早辭厚禮為書遺始畢曰六月欲舉義兵遠迎主上始畢  
曰隋主為人我所知也唐公自為我當助之將佐請從突厥  
之言淵不可寂等乃請尊天子為太上皇立代王為帝移檄  
郡縣以示突厥淵曰此可謂掩耳盜鍾然逼於時事不得不



湯伐桀繫桀之罪曰矯誣上天率割夏邑大桀如是而已  
武王伐商紂之罪則多矣其大者則沈酒冒色昵比罪  
人賊虐諫輔毒痛四海皆有之矣紂之甚者不修郊社不  
享宗廟湯雖不至是而弑父殺兄則紂之所未有其當討  
無疑矣世民父任為方伯已賜鉞鉞可以專征于是唐  
之修聲揚帝罪大逆無道浮于獨夫如此則雖德非成湯  
亦無愧於自毫之載矣不必用宮人私侍以劫父也不必  
詐為勅書發民以鼓怨也 不必稱臣突厥資力以助勢也  
不必遙尊江都為太上皇而立代王為帝也 不必卑辭復  
舊推獎李密以驕其志使不為我患也 堅守晉陽收刃之憂  
陳厚集其眾分擊東西二京戰聲既振羣盜自下乃遣良  
將總銳師南指揚土撫赦驍果離析楊廣之眾如此則不

逾旬時罪人斯得天下歸唐其誰能禦之情乎世民有安  
天下之志不足以撥亂也無湯武反身之學劉文靜等  
之士且裴寂又出其下以雖乘時舉事不旋踵成功而  
智術義理者多矣

淵以書密告密復書曰曰惟虛薄為四海共推所望左提  
右挈戮力同心執子嬰於以陽殪商羊於牧野豈不盛哉  
突曰密妄自矜大若遷純之乃更生一敵不如早辭推獎以  
驕其志復書曰吾幸承餘而大會義兵志在尊唐唯第旦  
圖錄老夫復封於唐斯榮之矣矧辛執要所不忍言遂曰  
唐公見推天下不足定矣

以義兵名其師曰為三室有叛亂之人吾仗義討之若  
光武伐莽先主伐操之類是也是時唐公專權為太上



而將扶立代王則不義之實使誰當之指揚而罪又豈當  
專指羣盜耶則我未有以異彼者措詞不登蓋擇義未精  
也由是觀之李密所謂殪卒執嬰者乃唐公所宜為而唐  
公方且以不忍聞答之則名實亦矣矣

淵克霍邑勞賞吏民選其丁壯從軍關中軍士欲歸者立授  
五品官遣歸或言太濫淵曰隋氏各勲賞以失人心且悅衆  
以官不愈於用兵乎

賞兵當以金帛不當以官官所以待賢才也唐公既失之  
而所與者皆關中軍士非有功伐特欲使歸長安誘動衆  
情耳此又失也隋氏各勲賞固非然人心附離乃係道之  
得失必欲以官收之安得如許官而給諸此又失也流及  
後世其弊益甚視其役則荷戈負甲之士也問其官則刺

史大夫也官既高俸亦厚一卒之費歲為錢至有數千萬  
者禍亂未平而民力已竭矣

泰山道士徐洪客始李玄善言曰大衆久聚恐必盡入散師老  
厭戰難以成功宜乘進取之機因士馬之銳沿河東指直向  
江都執取獨夫號令天下客壯其言以書招之洪客竟不出  
莫知所之

洪客之謀奇而非惟李密不及唐諸人皆不及也天下  
未嘗無才或隱於屠販寄於盜賊洪客魏徵優游黃冠中  
而抱匡時之略懷濟世之具而人不知也隋煬無道民怨  
可也軍叛可也士大夫去之可也為道士者棲身煙霞脫  
迹塵垢人君得失天下理亂何須我憂而慷慨發言深達  
要領勸人決策直取獨夫詩不云乎人之東流好是懸壺



其此之謂矣隋煬兵盛震搖天下視殺數十萬萬民猶如  
蟻壤而一道士乃生愈取之計大禹有言子視天下愚夫  
愚婦一能勝予况非愚者可不畏哉然李密不足與言狀  
室無乃未知晉陽與師或無路自達耶公孫以此一言觀其人其智中之奇固多矣而迄不自足雖大  
宗得天下亦寂無所傳聞豈已死歟如黃石公魯仲連  
之流歟嗚呼可謂高士矣

馬邑郡丞李靖素與淵有隙淵克長安收靖斬之靖大呼  
曰公欲平暴亂而以私怨殺壯士乎世民固請乃會之因召  
靖將與秦王伯也問耳餘人不能及也唐公乃經營  
天下且與之有隙而不知其才徵秦王力救免之則靖必  
死矣淵何為而生隙此必靖輕之有素也天不忘宿怨雖  
漢高去度尚且其幕於雍齒歟得子房一言不旋踵而封  
之秦王固請僅得不斬而自不能用也其輕去遠矣迹淵  
人物之鑑猶不遠勝公非有世民為之子則天下豈唐所  
有哉

恭帝

隋紀

詔唐王劔履下五

天道誠聖人亦誠

行必

息

雖非生知亦能學而知之矣雖非安行

利而行之矣

湯武之德不及堯舜而列於聖人者由此其選也故曰湯  
武身之也又曰反之也身之者不徒言之必躬行之也反  
之者不遂於情而復於禮也此位至帝王其智豈未有不



過絕於人者惟不知反身之道行不副言而情務其性則  
日遠於善而趨於不善如水之流於下也躬行復性其要  
不在乎他不在乎去偽而已矣桀紂尚為君則臣之天命殛  
之則伐之固不虛為臣之名而實為代之之事也以方  
伯舉兵殺殺而易位固不以漸次嘗試今日為冢宰明日  
為上公若毀兒陸而取之也其可其否一斷以義不可則  
止可則行其止也初無進動之形故止而安其行也亦無  
疑悔之慮故行而果此湯武之事也唐王惟不正名揚廣  
為弑父與君之賊而舉師正故節自繁多詭正並用故興  
王之術駁而不盡也去歲代王甫年十有三雖戶帝號豈  
能出黃鉞都督丞相唐王之命乎今茲劍履上殿贊拜不  
名又豈恭帝心恭唐王而然之乎越兩月九錫誅下唐王

乃曰孤秉大政而自加殊禮可乎魏晉之迹皆煩文飾偽  
欺天罔人孤竊耻之湯武皆推其至誠以應天順人豈必  
効唐虞之禪乎此言美矣而實未能然殊禮固不可自加  
也黃鉞都督丞相唐王之命果出於恭帝耶後之自加為  
非則前之命之為偽矣前之命之為是則後之自加亦何  
為而不可故能言湯武之誠而不悟在己之多為是故學  
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聽天而不迫思誠  
而無偽所以為君德也有君德則天德也有天德然後可  
以居天位矣

煬帝至江都荒淫益甚見中原已亂無心北歸司馬德戡字  
文智及等欲逃亡懼不免禍乃行大事以智及兄化及為主  
引兵入宮帝曰我何罪賊黨為文舉曰陛下違棄宗廟巡遊



不息外勤征討內極奢淫使四民喪業盜賊蜂起專任佞諛  
飾非拒諫何得無罪帝曰我實負百姓至於爾輩榮祿兼極  
何乃如是今日之事孰爲首耶德戡曰溥天同怨何止一人  
遂縊帝殺之化及自稱大丞相立秦王浩爲帝居別館以兵  
守之化及擁衆十萬據有六宮奉養一如煬帝

凡誅討無道之人得數其罪而屈其詞猶治姦惡之囚而  
得其承欸也夫然後快於人心如胡亥楊廣是已然廣責  
司馬德戡曰我負百姓而於爾等榮祿兼極何乃爲是德  
戡等皆無以應其無以應也亦猶煬帝之不能自文也于  
是君不君比於獨夫而宜於弑臣不臣同於叛逆而宜於  
誅惜哉宇文化及之不明乎義而爲利所沒也

唐王世子建成秦公世民督軍十萬至東都王世充閉門不

出城中意欲爲心惡者世民曰吾新定關中根本未固懸  
重漢分雖得東都不能守也遂引兵還

當是時王世充外困於密內得權未專唐兵臨之既有內  
應正可取之也而秦王舍之而去何也若乘時克東都  
則密非世民敵亦不勞餘策矣夫今不取他日之役動費  
十倍秦王無乃千慮而一失乎曰秦王言新得關中根本  
未固雖得東都亦不能守此事實非詭語也乃若王之深  
算其自度辦世充有餘縱使勢成亦必能克特欲定上事  
其功不欲與太子同事耳不然密於世充爲讎而王世充  
爲援兵東難合難易之勢也秦王豈固釋所易而甘從事  
於難者乎



以裴寂為右僕射知政事劉文靜為納言上待宴羣臣莫

比  
裴劉皆非宰相才一時起事同謀次第至此耳然自二人  
長短論之文靜智計出寂右建義之舉又文靜先言而高  
祖待寂特厚者寂之為人宜於高祖而文靜為人合於秦  
三也晉陽宮女之事自剛明者所不肯為不韋笑之於初  
當終以為悔而祭裴寂之誤已高祖則不然不取裴落落奇  
士而眷眷於私暱抑比之從而猶不忘也文靜固非宰相  
才寂既知政事文靜因無以自見故唐室之初殊不足觀  
高祖有天下若幸而得之者故曰人主之職論相而止矣  
李密兵敗於王世充帥餘衆來降朝廷待之不副本望裴  
不樂乃說上曰山東之衆皆臣故時麾下請往收撫憑藉國

威取世充如拾地芥耳上遣之羣臣多諫上不從密至桃林  
遂反

唐高祖遣密何思之不詳也曹公不追關羽為其有君臣  
之分先主不留徐庶為其有母子之情密何說哉以三十  
萬衆驕於敗亡平日爪牙莫肯再為之用况又各有係屬  
安能復收之密為此言以結高祖而高祖聽之過矣密初  
入朝授任誠薄高祖若念始者復書早膺圖錄之言盛宮  
室多子女銜金帛寵以虛名厚其禮貌則密亦無以生其  
喜也

上以舞胡安比奴為散騎侍郎李綱諫曰古者樂工不與士  
齒又况天下新定功臣行賞未遍高才猶滯草萊而先擢舞  
胡為五品非所以示後世也上曰業已授之不可追也



業已如此云者不肯改過拒諫之辭也李綱之諫比諸孫  
伏伽借裙襦充妓衣之論則已切矣何高祖能從伏伽而  
不能從綱也伏伽所言爲其事而無其人故諫不能入雖然英明之主  
則有其人矣高祖心悅其人故諫不能入雖然英明之主  
則無是矣當是時天下猶未平以金帛賞伶優尚恐戰士  
歛望而以黃散要官捐之舞胡其亦蔑視士大夫而輕王  
貴也哉

竇建德討宇文文化及禽之先謁隋蕭后語皆稱臣素服哭場  
帝蓋哀撫存隋之百官然後斬化及等

商紂既亡商之子孫皆臣服于周所難化者惟沫上頑民  
服紂成俗乃有哀號呼天欲紀其緒蠢然警動及鄙周邦  
則未聞殷之野旨爲紂斬哀號踊敬事妲己者也隋煬之

罪視桀爲浮其怨症誠離遍于四海民欲與之俱亡非若  
古昔王畿之內被害特甚者而已竇建德於是焉數字文  
化及以並之國恩不能斥諫親行弒逆輒自稱尊討而殺  
之可也而爲昏煬發哀拜謁蕭后則施之不當何足以感  
動人心其與漢高爲義帝之節不亦異乎

爲形儀由是授上儀同上以德尋在隋諂巧不忠深誚責之  
罪遣就舍德彝以秘策干上上悅俄遷侍郎

禍亂之臣於興國無怨惡也而不可不戮者天下之惡一  
也謝塗炭之人又以訓吾之臣子也古之賢哲有私勞於  
我而犯大義者猶不敢賞矧泛泛之故舊乎至於身爲大  
臣產禍召亂又與叛逆詆詈其君此而不誅反寵秩之唐



之宜爵為不足貴矣秘策云者非曲逆之六計子房之憂  
足也必奇技淫巧取媚房帷之事耳此固姦諂無耻者所  
優為也

齊王元吉為并州總管性驕侈好田獵如婢數百人使之戲  
為攻戰死傷甚眾乳母苦諫元吉醉怒殺之坐免官元吉諷  
并州父老詣闕留己遂復其官

晉陽王業所起委之帝子也矣而元吉驕奢好田酗酒妄  
殺而所長不聞夫豈可以牧民御衆乎免官追還是也復  
以詭計得留詰讓不加訓戒不行是愛之過而矜其惡也  
非特晉陽之人橫被虐政而元吉自此長惡不悛喪其封  
守它日幾於邦國大禍是故古人有言愛子者必教以義  
方而不納之於邪驕奢田酒而安於忍所自邪也

王世充醜死隋皇泰主主曰願自今以往不生帝王家

人有死於此復生於彼之理乎曰佛氏云然愚以謂無此  
理也人之所以有生陽氣施而陰氣受也其死也二氣離  
也何獨人凡物之生死皆然使父母而不遇未有能化育  
者遇而成其包任非一日至於日至之時如日出如雨降  
其生也不可禦雖欲頃刻稽之不可也人之為羣孩也知  
求乳而已視無見也聽無聞也心無思也童然而已矣養  
而說之五官之用與日滋長血氣盛筋骨強而體用備則  
強者向於羸盛者趨於衰至其極也心思短聰明近耗消  
漸散若冰釋若火熾其盡也不可止雖欲頃刻稽之不可  
也此人生死之大常也故原始要終則知死生之說矣原  
者推其本也要者究其極也其本以是生則其極以是死



豈不簡易而明白哉佛之說則不然為繼母所憎而并惡其父逃而出家則以其體非父所鍾也去降神于天託蔭母胎而出自左脅蓋以施受之道為流己也故其言曰眾生各因淫欲而正性命使世人皆離此以證無生其不能然則愛為根本死於心生於彼或人而為畜或畜而為人輪轉相續無有窮已故人貴修行精練不殺禽獸免於報身隨念之善即生樂處此其迷人誘世之大略也欲驗其不然者請得以質之羽毛鱗介與夫喘而肖翹之物在天地間抑有定數乎抑無定數乎若無定數則安知人死為畜畜死為人也有定數則自古至今人與禽獸相為死亡定不過此數以大較論之人殺禽獸則不可為量矣禽獸能殺人者無幾矣是當禽獸口加多充滿于宇內人日加

少遂至於無人然後其報復之事信矣而有不然者太平之際人得其養海內之戶以千萬計于時動物亦不可勝用上下給足若禽獸為人則禽獸宜彫耗而反加繁多喪亂之後人失其養或至千里人煙斷絕于時庶類亦不能獨茂求之難致若人為禽獸則禽獸宜繁多而反加彫耗此以目親實事而質之者一也人之寐也氣不離形識知固在也而不能於寐之中自知其寐也其將寐也雖大聖人亦不能卓然了然知寐與寤之分際也死之異於寐也以方寤之時或呼之或觸之瞿然而覺也死則不能矣呼之觸之瞿然而覺然其寐之熟也則睡味冥漠與死者無異又况於氣既離形如光之脫火知識泯泯不可復陽乃曰我有一念由吾所積皎皎然隨善惡所感而有所如往



豈不妄哉為佛之學者修行精練或有術數能知死期語於人者吾去留自如孰有生而不死死而復生者此又以聚散實理而質之者二也智者推是以思之則輪轉之妄見矣既不惑於輪轉則其言鬼神者亦從而可辨也其言鬼神既失正則其言性命道德亦不可信也蓋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即性命道德之理非有二致得之則皆得失之則皆失也或曰自賈誼明達已言人死為物非始於佛也亦不足信乎曰賈生所言亦猶莊周論神奇臭腐去者言人死則與朽壤之類等且然則記井識環之事如何曰是時佛說入中國已久抑已有幻之者耶或適有相類者耶嘗聞之侯仲良曰佛氏有奪胎之論何其不思而罔之甚也受氣胚胎誕彌厥月而為他人魂龜所易然則胚胎

之入也其生初乎其死物亡其空空無物乎則以問之名信言果果曰不然譬之僧館既有舍是者矣儼而勢危者至彼固當出而避之奪胎猶是也此二者愚智之辨也然則以鬼享者何謂也曰為子孫之心而制禮也祖考往矣為子孫者以為無有而不死於心安乎安則不祀可矣苟有不忍之心如有之念則為廟為主奉承而祭之不得不然矣然則祖考來格者何謂也曰此他人所不能知惟將祀事者知之儼然如見乎其位肅然如聞乎其聲穆然如瞻其容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致愛則存致敬則著此所謂來格來饗者也若紂昏棄肆祀則弗答矣五經均所以載道也或陳其著或闡其微無精粗微妙之殊也浮屠氏之類者未有不讀易其意若曰寂然不動齋戒以神明其



德此固佛之道也幽明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此西  
佛之教也是譬猶觀人者取其一節以為全體觀海者認  
其一漚以為全潮所遺多矣彼徒悅齋戒之德而不知吉  
凶與民同患之用也徒取寂然之靜而不知感而遂通之  
應也徒喜其死生鬼神之名與佛同而不知原始反終為  
物為變之所以然也而昧者信之曰以謂孔佛不二雖雋  
慧辯析如柳宗元亦推尊之曰其說合於生而靜者是亦  
斷章取義也宗元又曰佛者教人始以性善終以性善而  
眉山蘇子表而出之以為與孔子同是又不以大全助之  
也或曰如子所言則凡人之精爽靈明卓然異於萬物者  
其死也則與土木比乎曰人之所以為人者蓋有不為堯存  
不為桀亡不以生而精爽靈明不以死而晦昧其理者夫

非窮理何以知之非盡性何以有之此係乎學者功力之  
淺深不可以言語斷也

劉文靜自以功勳在禁淑之右而位居其下由是有憾嘗食  
酒醋拔刀擊柱曰會當斬淑家數有妖召巫為厭勝或告之  
上以劄吏文靜曰今淑為僕射臣不異眾人實有欲殺之心  
因醉怒言不許自保上曰觀此言其反明矣李綱請殺文靜竟  
其不反世民為之固請而曰留之必貽患上素親淑文靜竟  
坐死

高祖以缺空為反逆何不度情之甚歟上之所為不盡愜  
乎人者多矣匹夫匹婦一有憫然不服之心蓋以為反逆  
而誅之桀紂不至是也又靜首唱大謀嘗不勸動又以讒  
死寃哉而太宗不能力救何也曰非不能也不敢也高祖



先欲新李靖既固請矣今若又逆上意則裴寂必併秦王  
而竊之蓋文靜晉陽引寂見世民之時有漢高魏武之比  
而未嘗歸心高祖寂則高祖所厚而世民所薄也其不盡  
力諫為是也歟在世民為子則當然而李淵禍不能此  
數逆鱗使動舊寃死其責大矣為文靜者苟有高世之見  
既已出力與唐其功在先其名已著逆地逆德不與寂競  
甘於落慶用以全身何善如之而乃芥蒂悻悻然自取積  
毒其才智維高而識量淺矣

滑州刺史王軌為奴所殺獲其首詣黃建德降建德曰汝殺  
王大臣吾何為受之立命斬奴反其首受民感悅即日請降  
其旁州縣皆望風歸附

君臣父子人道之大倫中國之所以為中國也黃建德殺

與之弑其主者而遠遁歸附以順理也乃有賊人之子使  
證其父者亦獨何哉其淪胥為誦之政將居中國弃人倫  
自古不可惟司頤射公而雄長百蠻蓋夷狄與俱獸不遠  
也聖人外之苟欲除異己者其術固多何必捕獲其子使  
証其父以滅天理乎古之無道之邦忌克猜忍開奴婢  
言其父子相誦之路極矣而又有極者焉世衰道微久矣  
嗚呼悲夫

裴寂與王淵剛戰寂軍大敗上徻還責之既而寵待猶厚一  
為國而賞罰不類無以服人心人心不服則雖據廊廟之  
尊操福成之柄亦何以異於市井毀譽之相紛者哉裴寂  
與王淵同建義功之諍有死罪猶當十世宥之不可於其  
身而加戮裴寂漢祚已過及此失地喪師亦當平行取



不以其寵而失刑如此則唐之政事豈不日日新又日  
新哉而高祖紐於愛狎專顧私勞不以誠屬其臣君德於  
是大疵矣

王世充將帥多來降世充乃峻其法一人亡叛舉家殺戮父  
子兄弟夫婦許相告而免之又使五家為保有舉家亡者四  
鄰坐誅殺人益多亡者益甚

人之與人類也故不得相害殺人則死傷人則抵罪鄰里  
鄉黨則類之有情者也故出入則相友守望則相助疾病  
則相扶持族屬則類之親者也故五服之內許相容隱設  
法如此澤之所浸莫御矣抑而上之則夫婦兄弟父子  
從可知也夫父為子隱子為父隱以法論之則以誣譖終  
不言言則為罔一而孔子明之曰父子相為隱直在其中

矣直也而謂之直者順理故也今使父子不得相隱小  
則誦言之大則首計之不待行夷狄猾夏狗彘食人而人之  
類殄矣故子證父攘羊若直而理逆父子相為隱若曲而  
理順聖人人倫之至為此類也今夫謀反大逆理之大蠹  
也其謀而未覺非使人告了上則其罪遂成是不可不告  
者降此而設告言之科已陷於刻薄之政又况使天屬之  
最親者相告終何其不胥為夷狄禽獸矣乎故逆理愈甚  
則其失愈遠王世充始者輔皇太子繼而自立未甚有愧  
於唐公惟其尚威力而滅彝倫故亡如弗及焉世充無足  
言者而其惡政後出猶有萬尾故不得不論也

齊州平大悅宴羣臣賜繒帛使自入御府取之

韓昭侯惜一袴不妻子曰人君頗有為頗笑有為笑請



豈止嘆笑哉吾必待有功者并州平將士受賞宜矣待其  
羣臣又何與焉而亦有賜不已太平又使之竭力自取此  
魏齊潘后奢君所行豈足為法多取則傷廉少取則異眾  
且為公端近臣東帶指笏而抱負繚繚豈朝廷踰濟之容  
我是因一喜而數失也或曰既飲食之又賞幣帛以將其  
厚意固待忠臣嘉賓之道小何善焉曰非此之謂也必若  
有賜者誰能可也

世民擊世充世充隔水謂世民曰隋室傾覆唐帝關中鄭  
帝河南世充未嘗西侵子忽東來何也世民曰四海咸仰皇  
風惟公獨西擊教為此而來世充曰相與息兵講好不亦善  
乎應之曰奉詔取東都不令講好也

隋末西二京皆以親王留守其長安善甫者宗

廟在焉耳唐帝長安鄭帝洛陽迹其所以取之未有大相  
過者故王世充有隔水之問而秦王所以答之者語雖大  
而不暢不若後實建德書詞意之明決也使唐初舉事若  
湯伐桀若武王伐紂若沛公誅無道秦則義橫四海至仁  
無敵世充雖兵強將猛安得與獨夫之子子嬰之徒堅保  
孤城而唐室文告之詞豈止如是而已此董公所以貴於  
明其為賊也

上謂世民曰克城之日乘輿法物圖籍器械悉收之子女亦  
帛並賜將士

伐國者討其罪人斯已矣後世乃有既禽其主又坑其眾  
若已為不道而又取其子女以賞軍則非理益甚矣係累  
其子第古人所謂如火益熱也及其毫倪占人所謂猶可



及止也高祖之公於是大夫而秦王何不讓止而從之也  
生榮以婦人嬰兒為糧而世充收之世充使父子兄弟相  
告故害伐之公乃一公預以洛陽子女分賜將士彼子女  
者或數家之沒或至大夫之家非人又與世充而為暴  
虐者也何罪而沒為官運乎出令如此其愈於朱主者特  
不殺而已豈不悖哉

王世充求援于壽建德建德帥兵十萬救之世民曰一舉  
西克在此行矣遂使元吉討東都自將東越虎牢建德兵不  
得進戰不利凌敬說建德悉兵濟河攻取懷州河陽踰太  
行上黨徇汾晉趨蒲津則關中震駭鄭圍自解矣建德不  
從

凌敬之策誠善東也使實建德從之則秦主其未釋

陽之圍而自救乎抑分兵渡河躡其後而擊之乎  
和兩俱解而退乎曰是皆不然建德雖善將長安諸人及  
并州將帥自足以待之正使攻取懷孟而汾晉蒲津豈不  
戰所能下延引日月適足以孤洛陽之心耳秦王固將攻  
圍益急世充見建德不救而去亦叵測其所以危疑震懼  
能不破乎既破世充席戰勝之威益以降附之衆此取建  
德不過遲時月間耳

蘇威請見世民稱老疾不能拜世民遣人數之曰公隋室宰  
相危不能扶使君弑國亡見李密王世充皆拜伏舞蹈今既  
老病無勞相見及至長安又請見不許既老且貧無復官爵  
卒於家

蘇威相隋倪仰昏主之側十餘年間纔有兩言一論雁門



勳格太重致煬帝失人心者一論盜賊之多而無臣濟之策可謂危而不一改顛而不持罪固大矣若比之封德彝裴矩姦邪諂佞召危產亂則亦有間唐之寵任德彝為是則廢棄蘇威為非廢棄蘇威為得則寵任德彝為失要之威無可用者德彝其當戮之以為人臣迷國誤君之戒然後為當也

世民至長安俘王世充竇建德獻于太廟上斬建德于市赦世充為庶人徙處蜀未行獨孤修德殺之上免修德官

王竇非唐之叛臣也當隋之末世以烏合之眾盜名字者不可勝數唐室假仁而行則此二人之輕重世充為首宜戮其事煬不忠致隋失天下又弑皇太子而自立濫刑以逞虐及無罪而戮之而以宥世充者竇建德則刑有章矣

而世充不然其不戮世充也得非以內省有瑕歟其誅建德也無之豈惡其能敗已而使入進殺世充豈所謂與眾寡之數歟

鑿錢監於洛并幽益世民元吉賜三鑪裴寂賜一鑪自鑄錢

錢者國之大寶當鑄之王府不可歸之臣下漢賜蜀嚴道銅山與郡通豈可法也天下向平諸侯國土賞賜亦不為博矣何必更使自鑄乎賢而多財則損其志秦王不當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齊王豈當與至於裴寂既貴且富勞報逾分亦復得之而功出其上如劉文静者生則母老家貧死則賞財籍沒書曰無黨無偏王道平平高祖所為不亦足乎



蕭銑非唐之叛臣也舍平時豪傑誰不欲有分於海內者况銑又梁之苗裔乎唐若以文告之詞招而撫之銑見天下十已平九亦必束手聽命若再三諭之而終不下加兵未晚也唐之起異乎漢光武之復祖業銑之舉異乎公孫述之無所爲而爲之然光武待述訓勅屢下及王師已至成都猶眷眷于盡其降也以是揆之則唐所以施諸銑者未盡其理矣

銑大懼倉卒徵兵不集出戰大敗銑曰天不祚梁不可復支奈何以我而陷百姓乎帥羣臣總縷布情詣軍門降送於長安上數之銑曰隋失其鹿天下共逐若以爲罪無所逃死竟斬於都市

孔子曰繼絕世興滅國天下之民歸心焉桀紂之無道也聖王繼起猶必封其後非要譽於天下也所以歸民心合天德也蕭銑雖自帝一方蓋以宗國顛覆爲任其心豈與唐競哉又况唐師臨境銑兵未嘗力戰又不嬰城固守總服而出降夫豈王世充之比乎旣服其人當矜其志朕以江南百里之國使奉梁祀則唐之德庶幾乎武王下車之政矣而以盜賊待之必殺之而後憊得謂之仁乎

詔陝東道山東道行臺尚書令得承制補署

由朝廷制藩屏以藩屏臨州縣以州縣治百姓如挈壺而振其頌政出於一則稟承者無二三之惑今唐全有四海置郵以傳命雖萬里之遠不逾時月而至矣而建二三行臺于外使大臣承制補署其政出於朝廷又出於行臺夫



豈國無異政之咎哉

突厥入寇上問羣臣和與戰孰利鄭元璠曰戰則怨深不如和利封德彝曰不戰而和示之以弱不如勝而後和則恩威著矣上從之

唐待突厥禮與賁厚不計矣自武德二年至是四年之間大小入寇逾十數高祖猶與之和是欲戰則戰欲和則和權常在突厥也處之於後之爲難則以結之於初爲失也和戎之策始於晉魏絳侯伯之國一時儉安可耳使文公方伯必不爲爾悼公初以戎狄貪而無親是也而絳廣引后羿失人而亡挾以虜歲武不可重之語以警動之悼公雖英決之資然年才十八其盡知情僞固有歎於文公之老成也而絳之所以和戎者非自它略亦盟而賁之以中

其貪夫豈緩之以德乎二帝三王之時未嘗無戎狄聞有慎德而來賓者悼德而率服者封略既定華夷有限侵叛則代之去則不追也詩云薄伐玁狁至于太原是也唐初急於近功北面而稱臣是以啓威能納侮作始簡而將再也勞師費財不勝其巨矣人主以一帝三三孔子爲法修吾德政內安中國而外固邊圉不交通息其謀夏之心又安有結親之辱和好之耻乎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十七

高祖下

唐紀

淮陽壯王道玄與劉黑闥戰軍敗為黑闥所殺時道玄與副將史萬寶不協道玄帥輕騎先出犯陳約萬寶繼之萬寶不進謂所親曰奉勅以軍事見安今王輕進若與之俱必敗不如以王餌賊王敗賊必爭進堅陳待之破賊必矣由是道玄敗沒世民深惜之曰道玄常從吾征伐見吾深入賊陳心慕效之以至於此為之流涕

道玄之敗非深入之過乃史萬寶不援之罪也萬寶怒其不待己命輕騎先出許之繼進既而不動故以道玄餌賊而世民不知其情遂使老將歿計得行免於大戮世民平日遠料敵情如指諸掌而獨惜於此使道玄之憤結不得





是時天子令秦齊王教與詔勅並行有司莫知所從惟據得  
之先後爲定世民以淮安王神通有功給田數十頃張婕妤  
求之於上手勅賜之神通以教給在先不與上怒責世民  
曰我手勅不如汝教耶它日謂裴寂曰此兒久與兵在外爲  
書上所教非復昔日子也

王言惟作命命云者猶天之所以命物也而可僭乎太子  
今秦齊王教與詔勅並行雖高祖隆愛諸子之失而世民  
獨不知其不可而辭之耶房杜諸人亦無警發何也既許  
並行有司不得不以所承先後爲據高祖不思因事更制  
乃謂秦王爲書生所教夫書生凡有幾等豈謂孔孟五經  
之人皆亂人君臣父子以自爭

天子中允王珪洗馬魏劼謂太子曰秦王功蓋天下中外  
心服不但以年長居東宮無大功以鎮服海內今黑闥敗亡  
之餘殿下宜自警之以取功名因結山東豪傑庶可自安太  
子諱行一詩

范祖禹曰正子以長不以有功以德不以有衆古之道也工  
孫若勸建成以孝友之道則諸位安矣乃使之立功結黨是  
導之單也禍亂何從而息乎

范氏之論是則然矣秦高祖功高其德固遠過於建威  
而人之大倫有常有變建威成而賢也或能容其弟使世  
民而聖也斯能重其兄今建成長而無德乃欲使世民以  
命世之責盡代之功終守臣節雖其愚人亦知其不可况  
高祖素有二世民之意特與資助者耳王魏忠於太子與



其勸以立功而自安其共勤以處位而息亂乎世民向者  
之再辭爲太子也高祖言之而建成無意故耳今使建成  
力請如東海王強而去則父子君臣之間變而不失其正  
矣

葬立陽昭公三詔加前後部詩次班劍虎賁甲卒太常奉禮  
婦人無飯吹上曰公主親執金鼓興義兵以輔大業豈與常  
婦人比乎

此爲國家典禮政事法度而不稽諸古則終矣多矣唐以  
虎賁甲卒鼓吹葬公主此不稽古之事或問於古當何稽  
曰周家十亂有婦人焉或以爲文母者或謂子無臣母之  
義蓋邑姜也邑姜之功與周公旦太公望比亦異於常婦  
人矣昔周家事之有禮之經非書則詩必載之矣而略無

傳焉是知婦人不得用男子之禮也故過於禮者不若守  
於禮厚於禮者不若當於禮非禮之禮君子不以爲禮也  
惟婦人而用男子之禮也於是有被袞異執圭玉而封越  
上帝者矣

初定令以太尉司徒司空爲三公次尚書門下省書秘書殿  
中內侍爲六省次御史臺次太常至太府爲元守次將作監  
次國子學次天策上將府次左右衛至左右丞爲十四衛  
國子學上則祭先聖先師而儲經書次則選有道儒學問  
者爲博士職教導下則舉公卿大夫之賢與天下之英而  
養育成就之以備官使其地重矣且天子言親率親臨釋  
奠拜伏乎先聖之前而養三老五更又於三年饋醢之禮  
夫豈與他官府有司比也而次于匠監之下是失之太卑



然則如之何以尚書門下中書國子學秘書監等寺各一首  
而降內侍左右衛之上則尊儒重道之意明而三公與政  
之階赫矣

元均田租庸調法食祿之家無得與民爭利

古者制民之產是度其丁口之衆寡而授之田也無世而  
無在官之田不特唐初也係上之人肯給與不肯給與畜  
有制民常產抑富恤貧之意則必括民之無田者而給之  
田其富而逾制者必有限之之法收之之漸也若無此意  
則以民之犯法而沒田爲公家之利矣百姓爲市而買之  
甚則以爲價不售而復奪之入甚則強其親屬鄰里高價  
而買之而民之貧之富之利之病皆不以槩于心惟唐田  
得直軍始得稅斯已矣自後魏齊周以來莫如唐之租庸

調法最善然不能百年爲苟簡者所變可勝惜哉食祿之  
家無得與民爭利此以廉耻待士大夫之美政也古之時  
用人稱其官則久而不徙或終其身及其子孫祿有常賜  
故仕則不稼有馬聚則不察鷄豚家伐冰則不畜牛羊當  
是時而與民爭利斯可責矣後世用人不慎升黜無常朝  
饗大倉幕而家食苟非固窮之君子甘於叔水彼仰有事  
俯有育若不經營生理又何以能存慮懷慎爲宰相及其  
死也惟有一奴自鬻以辦喪事况其餘哉以理論之凡士  
而既仕者即當視其品而給之田進而任使則有祿以酬  
其勞置而不用則有田以資其生惟大譴大何不在原宥  
之例然後收其田里如此則不得與民爭利之法可行而  
廉耻之風益勸矣



世民既與建成元吉有隙建成元吉日夜譖世民於上請殺之秦府僚屬皆憂懼不知所出房玄齡長孫無忌勸王行周公之事世民猶豫未決玄齡無忌與杜如晦尉遲敬德日夜勸世民先事圖之世民曰骨肉相殘古今大惡吾誠知禍在朝夕欲俟其發然後以義討之敬德等再三陳說世民猶未從六月丁巳太白經天己未太白復經天傳奕客奏太白見秦分秦王當有天下上以狀授世民世民乃奏建成元吉淫亂後宮且曰臣無負兄弟今欲殺臣似爲世充建德報讎臣今枉死永違君親竟歸地下耻見諸賊上省之愕然報曰明當鞫問汝宜早參庚申世民帥無忌等入伏兵於玄武門上已召裴寂蕭瑀等欲按其事建成元吉至臨湖殿覺變欲歸世民射建成敬德射元吉並死上方泛舟海池世民使敬德

入宿衛敬德擐甲持矛直至上所上大驚問曰卿來何爲對曰太子謀反秦王誅之恐驚陛下遣臣宿衛上謂寂曰不意見此當如之何蕭瑀曰建成元吉本不豫義謀又無功嫉秦王功高望重共爲姦謀今秦王已誅之秦王功蓋天下率土歸心陛下若處以元良無復事矣上曰此吾夙心也癸亥立世民爲皇太子

司馬氏曰鄉使高祖有文王之明隱太子有泰伯之賢太宗有子臧之節則亂何由生旣不能然太宗始欲俟其先發然後應之則事非橫已猶爲愈也旣而爲羣下所迫遂至喋血禁門推刃同氣惜哉

太宗天資長於智勇短於仁義者也而又又在兵間機事猶熟其於太子齊王固制之有餘略矣惜乎其不知命也



昔桀惡湯囚之夏臺紂怒文王幽之羑里二聖人之德國  
蓋天下及見幽囚則匹夫耳譬猶神龍失水鷓鴣斃翮將  
何爲乎仲尼大聖人爲栢魍所圍七日至於絕糧是去死  
亦迫矣然而文王於是方且演易孔子於是方且弦歌在  
易困之象曰君子以致命遂志君子於困窮厄難之時猶  
能歸極天命以不折其志而况聖人樂天者乎太宗苟有  
見乎湯文孔子之事其居秦至府俊又如林爪牙具在又  
密邇君父夫豈與夏臺羑里陳蔡之危相似哉乃不能以  
義處命而爲先發制人之事又不欲如自己興戎者以猶  
豫不爲之形激謀臣猛將之心辭避再三不得已而後動  
此固破宋老生薛仁果劉黑闥之餘策也而司馬氏乃謂  
其爲君上所迫則誤矣夫長孫劌遲之徒懇懇速之者政

猶張儀在蘇秦術內而不知耳既已衣列建成元吉罪

高祖有明當鞠明汝宜早參之詔仍已命大臣數人欲世  
其事則宜入侍殺陛下俟別白若天命在我理必得伸苟  
爲不然夫豈力所能勝敬恭祗懼聽天所爲其與湯文不  
遠矣又况傳奏奏云太白見秦分秦王當有天下上以其  
狀授世民是有意從之也不能小忍乃於君父未及坐朝  
兄弟未奉質對之時已則彎弓舍矢而國儲殆憂敬德持  
矛直入山梁與師駢逐避位以授之嗚呼此何事哉  
夫太子之心統統殺之於父之側猶無父也最近於器尚  
憚不投况太子之貳父乎太宗不知師法湯文以全其義  
而謬引周公以蓋其心本於不知命而已不知命故不由  
於義不守義則必計於利然則臨湖之宴小人或有不爲



者矣惜昔有拯救生民之志削平禍亂之才而自爲此也  
或曰太宗嘗以誅兄弟之出問本請李諒一人皆辭不對  
何也二人皆知太宗翁張羅搏之幾又知太宗辦之不難  
也故辭而不對既可以令太宗無植黨之嫌於已又足以  
存與人父子兄弟之間其智固優於太宗矣然則房玄齡  
杜如晦勸成之何也曰能知太宗之舉異於周公非知道  
者不能房杜雖賢非知道者也魏徵亦然

太宗上

唐紀

詔追封故太子爲息王諡曰隱元百爲海陵王諡曰刺  
息隱王欲殺秦王而未舉身爲太子而被謀太宗追封之  
可也若元言則凶險禍賊勸建成除秦王又欲因之以除  
太子事雖未成原其意而觀之則不當追封也

上謂傅奕曰佛教玄妙卿何不悟奕曰佛乃胡中虛語  
彼土中國邪僻之人取莊老玄談飾以妖幻用欺愚俗有害  
於國臣非不悟鄙不學也

如奕之言未足以斷佛道之至彼所以能張大其說流傳  
千有餘歲高明之士往往從之者亦有以深動乎其心矣  
若詢曰妖幻而已則中人以下亦或能照之蓋不知夫也  
然其說實爲浩博連類以相慶六者反覆隱顯引而伸之  
遂至於數十萬言故君子曰若一欲窮之必未能窮而先  
爲所變故不若置而不觀此爲中人以下者言之也若夫  
上智之士既不可惑亦必遍讀其書挾其槩而別其髓然  
後水釋雲散渙然無疑信道術之爲天下裂而至當之必  
歸于一也



制自今中書門下及三品以上入閣議事皆命諫官隨之有失輒諫

有失輒許諫官諫此貞觀致治之本凡有天下者皆可待是為王者師也雖然諫官盡如魏徵褚遂良王珪之徒則上不懾人君威嚴下不承大臣風旨而言可聽矣苟徒取聽諫之名而不擇忠直識治道之士則或許或比陰行其私而人主不之覺其弊有甚於不置諫官者故耳目之任以得人為要也

上令封德彝舉賢久無所舉上詰之對曰非不盡心但於今未有奇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長古之致治者豈借才於異代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誣一世之人德彝慚而退舉賢才而效之君大臣職也為大臣而久無所舉人主詰

之是也若出此令而委之房杜王魏諸公非惟不應後亦必各得其人矣乃以望于封倫且取人以身不誣之理也倫非賢者安能知賢若舉其類集于朝廷豈非唐室之大憂乎是則非但德彝無知人之出登而太宗於德彝亦初不知其姦邪也信知人之難哉

右驍衛大將軍長孫順德納餽事覺上賜絹數十疋大理少卿曰枉法受財罪不可赦奈何更賜之上曰彼有人性得絹之辱甚於受刑如不知愧一禽獸耳德之何益

法與天下為平者也順德有功而罪至死若當議者行朝廷公論之末減可也苟無可議一何之法而已人主無容心焉今應死而賜帛雖曰示尊胡不施之他人而獨施之順德乎順德者長孫后之姪也而又有功太宗心欲生之



改假愧辱之說以曉廷尉而徇私之情見矣豈所謂講若畫一者哉

上謂蕭瑀曰朕少好弓矢得良弓十數目謂無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木心不直則脉埋皆非弓雖勁而發矢不直朕始寤繹者辨之未精也朕以弓矢定四方識之猶不能盡况天下之務乎乃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數延見問以民間疾苦政事得失

太宗射藝絕世矢無虛發若使弓材不良發矢不自則當危幾交急之時所欲擊者不能應弦而倒而瀆於殆也又矣工人之意則不為是蓋見太宗之微故借弓為諭所以規之也猶曰君心不正則言行皆邪勢雖尊嚴而出政不善云耳執藝之言所謂伯牙之彈而太宗聞之異乎子

之聽耶太宗英才蓋世羣臣亦一時豪傑多不足以整清光而造弓者乃自外而窺其內眾不可蓋如此人君可不慎哉凡人能反求諸己者實難太宗雖愧於聽德之聰然能因是延見京官問民疾苦政事得失是亦為君之道也以長孫無忌為右僕射無忌與上為布衣交加以外戚且有功上欲用為相者數矣文德皇后固請曰妾備位椒房不願兄弟復執國政呂霍上官可為深戒上不聽

用人之道固不擇親讎疎賤惟其才而已矣然長孫無忌亦常才也以布衣交則不當為宰相以外戚則不當與朝權以佐命功則與房杜諸人等爾上所以譽之者纔曰善避嫌疑應物敏速能決斷事理然則唐朝豈無與為對必不可闕如房杜王魏之比乎若從后言不使知政退避權



勢保其寵祿又安有黔南之禍哉

魏徵言於上曰臣幸得奉事陛下願為良臣勿為忠臣上曰忠良異乎曰稷契臯陶君臣協心俱享尊榮所謂良臣龍逢比干面折廷爭身誅國亡所謂忠臣上悅

忠良一道也未有優於忠而劣於良者亦未有偏於良而短於忠者魏公之言過於分別矣不若曰臣願為稷契臯陶諫行言聽不願如龍逢比干身誅國亡如此自足以警帝之意也夫稷契比干所謂易地則皆然者也後世事君者柔和獻納不敢強諫曰吾效稷契臯陶苟有犯顏苦口面折廷爭者則或非之曰爾何乃以桀紂俟吾君而欲為忠臣乎則魏公之說啓之矣

上謂王珪曰國家置中書門下以相檢察中書詔勅或有差失則門下當行駁正卿曹奩禹甸公勿雷同也

古者論一相而止至成王時雖以周公位冢宰然亦與召公同相為左右此尚書之序孔子之言也何者周公不敢自聖獨專相事又將訓後世為人心不同而大賢難得則參錯并用猶驅車猶植屋兼取衆力相輔相正歸於無失而已矣故自漢以來或置左右丞相或並置三公不拘一相之文至唐而法意尤密既有左右僕射又有侍中中書尚書兩令左右丞及以官未及而人可用者參豫朝政而其大綱則俾中書出令門下審駁分為二省而尚書受成放之有司當貞觀之時君明臣忠朝希批政不數年坐致太平其集材並用之效如此諸葛武侯曰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難相違覆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弃弊屨



而獲珠玉也嗚呼為君如太宗為臣如武侯公心望治可為後世法也若并數百年成規合三省為一以一相專之而官屬如故略無可否見姓署名是中書門下之名存而基命駁正之實亡矣豈非悔文便私之甚哉

大理少卿胡演進囚帳上命自今大辟皆令中書門下四品以上及尚書議之庶無冤濫既而引囚至岐州刺史鄭善果上曰善果雖有罪官品不卑豈可與諸囚為伍自今三品以上犯罪不須引過聽於朝堂俟進止

三品以上貴近之臣也太宗不使與諸囚同引得待臣以耻之道矣然諸囚蒙引而貴近之臣反不見引設有誣陷冤抑欲面訴於君而止于朝堂無由自進其所失又多矣隋史萬歲實在朝堂而楊素以往謁東宮讒之朝堂雖近

天子之君至是遠於萬里故太宗不欲使三品以上與囚同引者別引可也

上謂侍臣曰隋煬文辭不知是堯舜而非桀紂欲行事何其相反也魏徵曰人君雖聖猶當虛己受人煬帝恃才自用口誦堯舜而身為桀紂曾不自知以至亡也上曰前事不遠吾獨之師

太宗之問豈獨煬帝為然凡聖讀而孺行者皆是也魏徵當因此力陳堯舜所以為堯舜者使具君有修進企及之方則其益大矣顧言虛己受人與恃才自用以為聖惠之異何其見堯舜之淺耶貞觀之治徵功為多然至於斗米數錢外戶不閉則極矣上稽首德容丐臣道下觀民風其有愧於三代者何可殫數若使伊傳周召得太宗而相之



其效豈止於此乎哉

上曰梁武帝君臣縱談言及侯景之亂  
為周師所圍信使老一曰官我厭以聽  
者惟堯舜周孔之遠以為如焉有翼如  
可暫無

太宗不取老釋而好堯舜周孔之道  
以為如魚有水鳥有翼失之則死不  
能飛然乎抑徒慕之而云爾也孔子  
昔好之者不如樂之者使太之誠能  
者既知其美必出且求而致思則肉不  
腐殺兄及此駭君親而以其位它日  
與之生子復繼弟之後此人道所不

口官不能棄焉元帝  
此深足為戒朕所好  
恐有水失之則死不

可謂知所去取矣而  
暫無者則未知其  
知之者不如好之  
知之如對能掌約胎  
復在御矣劫父臣  
室弟婦欲以為妻  
為者比之於味也

是又痴疇之比不得與鰓魚取肉為伍  
攬取焉在其能好堯舜周孔之道哉故  
太古而未嘗實且者大抵如此夫允執  
中也而終於道心欲不踰聖者孔子之盛  
著亦讀書誦誦之謂道心之微又與老  
別乎自此而入庶乎其知道矣知之如  
嘗知之而以為我好堯舜周孔之道  
一物可把玩而好之也百姓日用而不  
翼而足有水顧不自知其

而太宗顧且勇於  
也惟尊聖人包以  
妙中者堯舜之盛  
也而始於志學志  
釋玄妙之言何以  
是則能好之矣未  
者矣也夫道非有  
能離亦猶鳥之有

上問王珪曰近世為國者益不古何  
昔宰相多用經術士故風俗淳厚近世重  
此治化所以益衰也

也對曰漢世尚儒  
文輕儒參以法律



上既泛問廷亦泛對如是則無切磋之益矣前古凡幾古近世凡幾世廷宜復帝曰不知陛下指為何代請得論之如是則有因事獻替之功矣若自理晉而下則無足言若自兩漢則西京文學之美不如東漢名節之邵而風俗厚薄治化流漓無不本於人君者忠心事君少勉其所未能而不獎其所已至兩漢盛時太宰所可及也禹湯文武之業豈不在所希慕乎

上謂房玄齡杜如晦曰廣求賢人隨才委任此宰相之職也此聞聽受詞訟日不暇於安能助朕求賢乎因勅尚書細務屬左右丞惟大事應奏者乃開僕射

宰相而受詞既非古制然當之者夫有以為不可辨賢如房杜亦且行之何也其說有五無經濟之略姑以是為勸於所職者一也人君明察則不敢當權而以共事自為者二也才用粗淺熟於有司之務謙遜其任益以是勉勉者三也上不知治本而責成於叢脞因以奉承之者四也實侵大權而故治文案親謀許為小心以眩其君者五也若誠知宰相職分如陳獻侯必不肯然矣房杜之才非能賢於太宗故太宗如是而止固不能為太甲高宗成王之事也

臣監修國史上語之曰上書詞理切直者朕從與不從皆當載之

凡入之心已以為是則欲天下皆是已以為非則欲天下皆非太宗於此其心實矣不敢自以為是而沒人之善使後世有考焉雖然切直之言猶瞋眩之藥將以已疾也知



其可服全而不服而効存其方皆若自克勉而從之以明  
益身之因乎

上問孔穎達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言若虛  
何謂也穎達具釋其義以對且曰非獨匹夫如是帝王亦然  
內蘊神明外當玄默故易以蒙養正以明夷泣衆若炷炬  
明飾非拒諫則下情不通取亡之道也上深善其言

六宗之間疑其不心如是蓋其爲人有善惟恐人之不知  
故於不矜不伐未能有行焉孔穎達所亦足以歲之矣  
雖然吾友從事於斯之意則未易曉也夫既能矣不自以  
爲能可也而又問於不能既多矣不自以爲多可也而又  
問於寡彼不能與寡者將何以益我不幾於僞以下人者  
乎定不以性善學者志不倦心不厭一善之不聞一義之

不知然如飲食之不飽也以何所爲而然哉曰曰學  
後疑不足夫聖如孔子猶曰我學不厭好古敏以求之誠  
以是無事也無極而事無方太宗而知之庶乎少進矣  
貞觀四年命諸將分擊突厥俾頡利可汗至長安上望嘆曰  
漢高祖用兵不能報今我子能滅突厥訖付得人復何  
憂哉

武德七年高祖患突厥入寇之頻欲遷都以避之秦王曰  
不可不出十年必定漠北至是遂七年而其言佳且雪其  
父稱臣之耻嗚呼可謂克家之子矣夫唐高祖之臣突厥  
也爲晉陽留守耳晉高祖之稱臣契丹也爲太原節度使  
耳彼始畢耶律皆夷狄之君疑亦可也而君子終不之與  
蓋以中國者禮義之所在夷狄者禽獸之與鄰今中國而



從夷狄是下喬木而入幽谷以陳相從許行孟子尚關之  
况唐晉二祖欲取天下而北面左社乎晉陽留守太原節  
度使尚不可况萬彙之主乎故唐高祖先臣之繼用敵國  
禮尋又正君臣之儀而太宗發憤慷慨幹父之蟲修德行  
政中國既治備師一出禽其主而空其庭方之十年生聚  
十年教訓然後用之者一何速也嗚呼可謂英武之君矣  
雖然好武功勤遠略者聖人所戒向使高祖以義不自強不  
假突厥士馬則無緣臣之初不臣之彼又何因古恃而驕  
責報無已中國既無忿怒則帥役無自而興故而而已  
必至於訟訟而不已必至於師君子作事謀始而末流之  
若此也

突厥降者十萬口詔君臣議區區之宜類師古

具之河北

分立酋長領其部落則永永無患矣李百藥以為  
散各即本部署為君長不相臣屬國分則弱而易  
難相吞滅各自保全必不能抗衡中國温彦博請  
故事置降匈奴於塞下全其部落順其土俗以實  
使為中國扞蔽觀徭以為宜縱之使還不可留之  
狄人而獸心今降者十萬數年蕃息倍多必為腹  
博曰王者之於萬物天覆地載今突厥困窮來歸  
孔子曰有教無類若救其死亡教之禮義數年之久  
民選其酋長使入宿衛畏服懷德何患之有上用  
獻言之道惟理是憑則言必忠聽言之道勿以同  
為是則聽必審太宗處降突厥備詢在庭當矣顏  
百藥之謀雖無大失未若魏徵之盡善也而太宗  
不從願

宜因其離  
制勢敵則  
隼漢建武  
空虛之地  
丁國夫戎  
心之疾彥  
何奔之  
以悉為吾  
博策  
於已者  
師古李  
不從願



用為博策何也彥博之策太宗之所為也其偶  
可知也其先意承志則不得為矣夫天無不覆地  
之再三如先意承志則不得為矣夫天無不覆地  
而中國夷狄之不可同軌亦非人為乃天地之氣  
偏駁之殊也孔子所謂有教無類者又非糝雜華  
也王者有九州四海之民尚不能徧以禮義教之  
之降虜且聖王之法開盛衰有如後嗣無德可懷  
畏是異意於肘腋也豈不殆哉太宗用其言未  
不及居歷之繼故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欲力  
之小武況不可必平語言之間何足介意

同賦未

不當言

然不載

有淳正

是之謂

則暇施

無感可

效而有

外荒

小國

太宗不以夷狄一言之慢遽與兵革幾於  
辭敢為不順者以獻大珠嘗試朝廷也遂其獻則善矣今  
不聞還其獻則是太宗貪其寶而甘其慢也明年五色鸞  
鵠與美女繼來則納侮多矣雖詔使者歸之而珠竟不還  
夫豈格遠人之道乎

詔自今三品以上服紫四品五品服緋六品七品服綠八品  
服青

朝服當以正色緋近於朱猶之可也惡紫奪朱而加於緋  
上可乎青者色之正也綠為間色而加於青上可乎必欲  
歸諸正必則古昔師先王其可也

上讀明堂鉞灸書去人五臟之系咸附於背詔自今不得答  
囚背



太宗誠有意於養民者也故耳目所接其心在民禁管因  
背亦可謂善推其所為者矣其致戶口滋多家給人足也  
宜哉後世有杖背之刑弱者往往至死蓋不知此至於總  
兵之人以私喜怒用大梃杖人背至於數百安而行之莫  
之禁也豈非仁政之累哉

上曰今承大亂之後恐斯民未易化也魏徵曰易如飢渴者  
易於飲食封德彝非之曰三代以還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  
漢雜霸道蓋欲化而不能豈能之而不欲耶徵曰五帝三王  
不易民而教黃帝湯武皆承大亂之後身致太平若謂古人  
淳樸漸致澆訛則至于今當化為鬼魅矣上然徵言

德意豈三代以還人漸澆訛未為甚矣魏徵言若果澆訛  
當為鬼魅則非也以書契以來觀之三代之時固不若唐

虞之世周之文勝又不若夏商之質兩漢風俗豈敢望  
唐室風俗又焉能及漢耶若謂民常淳朴無有澆訛是經  
繩之治可以易約劑土鼓之樂可以變絲竹矣要之一治  
一亂天地之大數也亂極人少則氣厚而人淳治極人夥  
則氣薄而人澆蓋或二三百歲或五六百歲淳澆一變而  
天地之氣虛盈息消後世誠不及古遠矣且地之生物無  
窮尚有一易再易三易之差而天之運行亦不能常春而  
不秋也此大淳澆之驗也若夫人之所以為人出於本心  
不可泯滅者則古猶今耳是故可以懷之以仁理之以義  
先之以敬讓示之以好惡也魏徵有見乎飢渴者易為飲  
食而無見於人心之未亡者故其效止於斗米數錢外戶  
不閉則無以進矣固不能使人人有士君子之器也



上令羣臣議封建魏徵曰京畿賦稅不多所資畿外若盡以  
封國邑經營頓闕又燕秦趙代俱帶外夷若有警急追兵內  
迫難以奔赴李百藥曰今使勳戚子孫皆有民徃易世之後  
將驕淫自恣攻戰相殘不若守令之迭居也顏師古請分王  
宗子勿令過大雜錯而居互相維持各守其境同心京室官  
察皆省司選用不得擅作威刑詔宗室及勳賢之臣作鎮藩  
部貽厥孫謀非有大故無或黜免所司明為條例定等級以  
聞

太宗嘗讀周官書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  
極之言慨然嘆曰不井田不封建不足以法三代之治詔  
羣臣議封建其本於此乎夫封建與天下共其利天道之  
公也郡縣之以天下奉一人人欲之私也魏徵善美嘗詳

考古制類以古制為難及為言國莽甚矣

人死蘇二公亦謂封建不可行蘇仍以始皇李斯柳宗元  
之論難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嗚呼豈其然乎凡斷天下之  
大法度全是我理之辨則何以處是非之決敢問古者封建  
其利心耶秦之兼并其義心耶洪水既平禹別九州弼成  
五服自甸至流周五千里眾建諸侯又設師長以總維之  
是堯舜禹共為此法以公天下而宗元以為不得已之勢  
誤矣誠知上古諸侯已為民害非聖人之意不得已因勢  
而存之則洪水懷襄民無所定天下之大變也何為民罹  
昏墊而侯伯獨能有其國以堯舜為三聖人不能因洪水  
之平更立制度為後世郡縣參錯變者乃反畫壤裂土修  
明五服之法一何三聖人智之弗及乎宗元曰自天子至



聖賢其德在人死必奉其嗣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夫  
為其德之不可忘是以憫其絕此仁之至義之盡不以為  
聖人之意而歸之勢可乎下堂迎觀者夷王過也豈觀者  
挽而下之乎不能定魯嗣宣王過也豈魯侯自亂長幼之  
序乎使周德未衰誰敢問其鼎使周不伐鄭誰敢射其肩  
使周常守文武成康之法諸侯安得盛強生不掉之患夫  
周之所以敗也譬猶木之枝本水之塞源外諸侯之比王  
室所謂枝幹流委爾論成敗而不循本窮源猶診人喪心  
而歸咎於手足之辟疾亦遠矣宗元又曰秦為郡邑守宰  
運四海於掌握其所以大壞者由暴威竭貨然天下有叛  
人而無叛吏咎在人怨而已夫桀之與紂豈非暴威竭貨  
乎民之怨之曰何日而喪予及汝皆亡豈非叛人乎使

不怨湯武又安得帥而伐之哉方秦之將亡也陳吳奮  
其白旆劉項從而斃之兵車所向攻城以數十計無為秦  
死守者安得謂秦無叛吏也宗元又曰凡封建之國理者  
少亂者多胡不以天下觀之固亦然矣且以封建為失制  
而非失政秦失政而非失制夫制與政誰為此名宗元別  
之也是未悟制即政政即制也又言諸侯國亂天子不得  
變其君是未嘗讀孟子孟子自謂周室班爵祿聞其大略  
矣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  
之不朝者如此它可類推矣此固述周家待諸侯之道也  
周公伐武庚二年伐奄三年或戮之或遷之又嘗滅國五  
十鳥在其不敢變也漢不制侯王過其未萌之惡及大逆  
不道然後勒兵而夷之此非三代故事自漢之夫袁盎固



言之於文帝矣豈可舉此以例禹湯文武所為哉方三代  
盛時諸侯或自其國入為三公王室有難諸侯或釋位以  
間王政至其衰也五伯雖強大猶且攘夷狄以尊戴天下  
之共主凡若此類宗元皆略而不稱乃摘取衰微禍亂之  
一二欲舉封建而廢之是猶見則者而欲廢天下之屨也  
夫田叔魏尚黃霸汲黯固賢牧守三代盛時豈無如是諸  
侯乎苟以守宰斥去為易為王政之行者趙廣漢韓延壽  
王尊之徒皆百姓所便殺之逐之曾不旋踵又何足貴耶  
宗元又曰殷資三千諸侯以黜夏周資八百諸侯以剪商  
故不敢變易也是聖人於未舉兵之前要結衆力及成功  
之後姑息求安此十六國五代庸主之所行而謂湯武為  
之乎宗元又曰封建非公之大者公天下自秦始是蔽于

理之言也謂三代聖主無公心以封建自私是伯夷而  
盜跖之事也謂秦無私意以郡  
于之忠也一何不類之甚歟宗  
君下天下斯安彼繼世者上果  
大夫食祿采地以蓋其封域雖  
天下此又蔽蒙之極也天子而  
才者亦不敢越亂法度上固  
能之真有奏言之試有明明則  
取遺材不用而詩書機之者誰  
如周之衰如秦之季如漢魏之  
而興邦之良佐遂流于民伍  
何救於此故宗元曰封建論也



如堯舜湯武亦曰天子之治  
至若唐虞三代亦無以加  
矣井天下之田使民各有以  
其生天下之國使賢才  
皆得以施其用人主自治不  
千里大小相維輕重相制  
外無強暴侵凌微弱不立之  
內無暴土衆民奪奪恣肆  
之失是以義處利均天地之心  
以故二新運之法天道之公  
也若秦則妬民之慕井而自  
四兼井管天下之利以自奉  
故曰郡縣之制人欲之私也  
鄭子講之詳乃以封建為  
爭端不知聖人所以自強也  
未以為爭豈夏商以下數百  
年苟無桀也商不得而取也  
商有天下數百年苟無紂則  
周亦不得而取也豈非息爭  
之效乎若以為不足以息爭  
者秦建郡縣不二十年而漢  
爭之漢繼二百年而王莽爭  
之又繼二百年而三國爭之  
三國各不數十年而晉繼之

晉又不數十年而夷狄爭之是後爭者益衆分裂益多享  
國益促唐最久矣亦立於三百年而爭者四起末中葉而  
失天下之半是郡縣已後崇殖大利揭示爭端曾不如三  
代千八百年纔三姓也蘇子又曰臣弑君子弑父兄弟相  
賊殺未有不出於襲封者漢唐以來卿大夫不世襲則無  
篡弑之禍夫襲封之大者莫過於帝王矣劉劭揚廣皆襲  
封者也設欲救此其必如唐虞官天下而後可則王莽董  
卓曹操劉裕之徒又將何以止之而三代之君一姓多者  
至三十餘君未聞有劾廢莽卓操裕之事其諸侯篡弑亦  
不聞出於武王成康之時安得以封建為爭之端亂之始  
歟是故舍堯舜湯武大聖人公心正法而取始皇李斯所  
見列國未流之論欲廢封建孟子所謂人之易其言孔子



所謂不知而作者也或曰然則封建今可行乎曰何獨封建也二帝三王之法孰不可行者在人而已矣然欲行封建先自井田始范子亦惑於謂今之法不可用於古猶古之法不可用於今而其若論乃欲行限田復周官鄉舉里選長三年是豈非古法而何獨難於封建且後之法私意妄爲固不可行於古而爲天下者不以二帝三王善政良法爲則則又何貴於稽古建事而六經載籍無益於斯世矣

上謂執政曰朕欲公等極諫公等亦宜受人諫不可以已之欲惡人違之苟自不能受諫安能諫人

太宗俾諸大臣受諫意則有謂而言不失正其意蓋欲大臣知諫之難受欲之難違以明已之不易也然其言則善矣非惟責其臣以諫君又訓其臣以正己切磋之義也三代人君必有師友後世師難其人得端良正直之士使講論經訓箴規闕失如三益之友則君亦可以成德而寡過文皇勉此不怠其致升平也宜哉

六年正月朔日有食之文武官復請封禪上初不許請者不已上亦欲從也魏徵不可上曰公以朕功未高德未厚中國未安四夷未服耶對曰否上曰然則何爲不可封禪徵曰今承大亂之後戶口未復倉廩尚虛而大駕東巡其勞費未易任也會河南北數州大水事遂寢

自孟子沒聖學不傳學者以天人爲二致不能盡觀休咎之符凡大事常象往往推以道遠難知置於冥漠而不省也時者無足異矣以太宗之明房杜王魏並侍左右止旦



日食天變為大不聞哥訓告教誨以消陰沴復陽德而羣  
臣獻諫多蕩上心請登泰上明示得意太宗口雖不允實  
欲從之至稱以高德厚中國安四夷服偃然自足衛雖以  
空虛勞費為言若非河南北數州大水亦未必為止也夫  
大水者陰氣沴也。食者陽德微也較之一者日食君象  
尤當儆懼者而不知戒焉豈非以天人為二致不察不知  
道之過耶

上將幸九成宮避暑馬周諫曰太宗之台制度比於宸居尚為  
卑小且地高寒人主皇春秋已高陛下宜朝夕侍膳令九  
戒宮去京師三百餘里太上皇或時思念陛下陛下何以赴  
之且太上皇曰病口而陛下居涼處溫清之禮竊竊未安今  
行計不可復止願速三返期

為天子父母之至也以天下養之至也高祖大愛  
及宸君壯而禮而太宗以畏暑出就涼清奉承之禮當弱其  
矣為周直以此諫可也不惟太宗當止其行而為上星重  
營其趣致不宜緩乃開行計不可復止之語以中君之微  
曾見以為志子自古繼出之罪多於繼前即位得養其母  
者多矣新有及父之生而事之者也得養其母不足以盡  
人子之心事父致孝然後為謙周宜以此深察帝心使力  
慕大舜事親之道庶足以少掩前失而垂法後人太宗聞  
言感動則九成之卑不悅而自止矣

虞世南上聖德論

忠臣事君不稱其所已能者必勉於其所未至者豈固為  
是拂心而違耳哉道固如此也無不覆壽者天之才也不



嘗云云以譽其大惟有災變則記之無不照臨者日之明  
也不當云云以譽其明惟有侵蝕則記之是故孔子作春  
秋常事不書其意以謂慈明忠孝父子君臣之常也猶飢  
食渴飲物理當然者豈異事哉惟敗常反理乃書于策以  
訓後世使正其心術復常循理交適於治而已矣聖學不  
明為上者有一善在己則矜誇自足以臨其下為臣者於  
君之失德朝之闕政則默不敢言而務為歸美之習詠歌  
贊頌惟恐任後於是天變動於上而不知地變動於下而  
不聞民心違怨歆二詛祝而不悟而危亡至矣自三代以  
後名工之漸大嘗不由此以此知孔子常事不書而天災  
日蝕與人事敗常反理者必書其為教有益於世甚大而  
小夫賤士以將順為勤以諂諛為親者在朋友則交指在

官師則交誤在父子則交失在君臣則交敗其有害於世  
甚酷矣虞世南清尚文雅善名士也亦為聖德論比太宗  
於堯舜其亦未嘗不知孔子之教也

以陳叔達為禮部尚書帝謂之曰知武德中有讜言故以此  
相報對曰臣當日之言非為陛下乃社稷之計耳

人臣之義無私交而况藩王與太子有隙之時乎言所左  
右疑所集也而陳叔達無是心特以秦王有功不可默恐  
生後悔言于高祖是皆天下之公論亦初無贊高祖廢立  
之意於秦王非私交也叔達端良自宜在親近之地苟欲  
遷序何患無名而太宗乃舉武德中讜言是以危疑向背  
誘臣下為後日計豈君道哉

公知已下請封禪者不已上諭以舊有氣疾恐登高浸劇公



等勿復言

孔子刪詩定書纂易作春秋言禮正樂為後世教亦備矣  
未嘗言封禪之事書云至于岱宗柴因之守而祭天也詩  
云陟其高山因巡守而祀嶽也獨禮記有曰因名山而升  
中于天鄭氏釋云升上也中乃也巡守至方嶽燔柴祭天  
告以諸侯之成功也又引孝經說曰封乎泰山考績燔燔  
禘于梁甫刻石紀號以為之證此梁許懋所謂緯書曲說  
非二經正典也豈惟鄭氏為然雖禮記之文亦有可疑  
者矣夫豈出於聖人乎舜與周未嘗升中而周皇降後世  
升中者多矣象物不應何也太宗高祖與羣臣搜窮經訓辨  
封禪是非如曰可行則列二帝三王已然之迹襲而行之  
之如不可行亦當自陳其故正宗子孫乃以氣疾為辭

誤矣有如手疾而當祀廟遂廢去承學有如足疾而當郊  
見遂廢郊降乎不能以五經正義啟沃上心蓋諸臣不學  
之咎也

七年帝親錄繫囚見應死者閔之縱使歸家期以來秋來就  
死仍赦天下死囚皆縱遣使至期來詣京師凡三百九十人  
無人督帥皆如期自詣朝堂無亡匿者上皆赦之

罪至死無可赦者當死而不死則輕刑宜如何此三百九  
十人者既得一年之期必嘗相約以如期而集則可以免  
死太宗悅其信服而志其刑赦之頗也其間寧無殺人償  
死者乎而赦之何被殺者之不幸而蒙赦者之幸也然不  
敢違逸而皆至情則可矜矣要之始者縱之之過也若以  
為盛德所化者隋文時亦有之或畏威或用計未足多道



也

八年皇甫德參諫修洛陽宮上欲治其謗訕之罪魏徵諫止  
無常者其惟人心乎太宗初下洛陽毀隋宮室惡其侈也  
曾未十年即欲修建雖為諫少輟然意終不已竟使成之  
最後并怒諫者欲加之罪何其一念之難回也以愚度其  
故太宗本情實好誇勝初見隋氏宮室外雖矯改而雄奇  
靡麗之觀過於目而著於心猶投種在地不能遏其發生  
之萌也夫以太宗克已從諫終身勉焉其心術有蔽不能  
自祛猶如此况不能克已從諫者且如何則亦觸情縱欲  
猶兼葭蓬葦寧有既耶

九年四月上皇崩羣臣請上準遺詔以事上不許六月羣臣  
復請聽政上許之

漢文短吏長之喪景帝冒而行之遂為帝王不學以事干  
古罪人也然遇賢主則必欲復古故百武帝魏孝文周高  
祖皆自致其心不攝於浮誕然以其臣無能引君於當道  
者使三君所為未臻於至當君子惜之若太宗躬不世出  
之資為大有為之主以天下養父從容十年四方無虞朝  
廷安靖遭此變故所宜講修諒闇過密之制禮由已出一  
正詭俗至示萬代而乃因陋就簡反不能勉及晉魏宇文  
諸君且莫賢於魏徵耻其君不若堯舜者於此寂無諫勸  
又况其餘乎安於常情狃於衆習而難於改作此凡庸齷  
齷者所宜而乃見於貞觀之君臣可不深嗟而重歎歟  
吐谷渾入寇詔大舉討之上欲以李靖為將為其老重勞之  
靖請行上大悅以為大總管節度諸軍平吐谷渾而歸高麗



生後軍期靖按之既生誣告靖反按驗無狀既生坐減死徙  
邊靖自是闔門仕絕賓客

事君之美雖惟命是從然功名既成人臣所難處也李靖  
老矣宣力亦已多立效亦已衆矣納祿於君奉身而退合  
止足之戒無避事之嫌不亦善乎吐谷渾其時勢已衰弱  
特伏允悍猾猶且為寇唐朝他將皆足以辦靖何必攘臂  
請行為馮婦耶况前破頡利為人所讒固被責誚幾不免  
於大矣今復賈餘勇又為人所誣乃至闔門謝客以避禍  
蓋不以馬援為監是以得此辱也知進知退不失其正抑  
君子所難耶

十年諸王之藩上與之別曰諸子尚可有兄弟不可復得因  
流涕嗚咽不能止

臨湖之變太宗不能以義命少忍勁箭一發天性為  
不卹也然理義出於人心雖下愚蠢蠢猶不可亡滅而况  
英傑之資乎事往時遷終必自悔然已不可如何矣此太  
宗所以因送諸王而動脊令之悲者也人倫之際易以失  
恩可不慎哉

權萬紀上言宣饒二州銀六萬米之歲可得數百萬計上曰  
朕之所乏者非財也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耳卿未嘗進一  
賢退一不肖而專言稅銀之利欲以相靈侯我耶是日黜萬  
紀還家

大學之教曰古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與其有聚  
斂之臣寧有盜臣改古國不以利為利而以義為利也自  
寧言之國家歲得數百萬緡非因頌會實斂而取之山澤



似亦未有害者太宗不惟置其利又且黜其人而專以進賢利民為急以拒塞私藏為戒嘗所取舍明示好惡可為人君之法矣以此防民德宗猶以培克虜賈而越在草莽憲宗猶以崇聚貨財而善不克終

以王珪為魏王泰師泰見珪輒拜珪亦以師道自居為人師者豈徒禮貌云乎哉必有道以授人而道以人倫為至魏王泰是時承寵偏厚於尸第間漸生異慮防其微而革其心不於師而誰望而王珪告戒之方教訓之道未之闕也魏王卒以窺伺儲位廢斥而死夫豈獨泰之罪哉珪與有責矣

馬周上疏其略曰三代及漢歷年之久者以恩結人心故也陛下當隆禹湯文武之業為四代之基豈得但持當年而已

今戶口不及隋之什一而給役者兄去弟還遺老相繼恩詔曾無事實京師及四方所造乘輿器用諸王妃主服飾議者皆不以為儉陛下知民疾苦尚復如此太子生長深宮萬歲之後所當憂也貞觀之初天下饑歉而民不怨者知陛下憂念故也今比年豐稔而民怨者知陛下不復念之多營不急之務故也夫儉以息人陛下已行於貞觀之初在於今日固不難也陛下寵遇諸王頗有過厚者萬代之後不可不慮也百姓治安係於刺史縣令今朝廷惟重內官而輕州縣所以百姓未安也上稱善久之謂侍臣曰刺史朕嘗自選縣令詔京官五品以上各舉一人

馬周書言四五事太宗從其一而已其要曰陛下當隆禹湯文武之業豈得但持當年而已此最大病也



特太宗兄三代以後得天下者皆然皆不知治世先由後  
甲之義前弊未盡革而後息已生也及黜謂武帝內多欲  
而外施仁義是也太宗嬪御不為稀營造不為少窮兵黷  
武以收遠略在位十餘年矣年豐食足百姓怨咨焉周言  
之者未有以改也豈非經濟之術已殫無所可為乎刺史  
至多人君安能遍識人材委大臣慎舉可也縣令卑而尤  
衆近民尤甚尤不可不擇必欲得人使為縣有政績者舉  
其所知一人可也展轉求之則千百賢令亦可致矣而必  
使京官以上舉之人各有才其用不同則識趣各異京官  
五品以上安能皆得縣令之才乎

武士護女年十四上聞其美召入宮為才人

嬪御雖下皇后有等然配御至尊有子或為天下主所係

不細必簡不有德不專以令色取也武氏賢就未燬而首  
質之美達於帝聰言必有為之流揚以冀薦進者唐之中  
微乃源於此孔子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  
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禍福將至等不善必先疴之貞  
觀六年日食正旦河南北數州大水七年山東河南四十  
餘州大水八年山東河南淮海之間大水十一年大雨數  
洛溢入宮溺死者二十餘人陽德不競陰氣盛長為戒明  
切至于再三而帝不能監觀於微敬慎以推其類而防其  
微方且悅於美色以自昏蔽深山大澤龍蛇生焉大禍伏  
藏俟時而發雖曰天有定數若堯舜禹湯文武必不緣一  
美婦人而致國家破壞幾無遺種也關雎之序曰憂在進  
賢不淫其色其惟不由慾而動者能與於斯乎



上謂魏徵曰朕政事何如往年對曰威德所加比目觀之初則遠矣人悅服則不遠也上曰遠方畏威慕德故來服若其不遠何以致之對曰陛下往以未治為憂故德義日新今以既治為安故不遠上曰今所為猶往年也何以異對曰陛下貞觀之初導人使諫今則不然雖勉從之猶有難色所以異也上曰非公無能及此人苦不自覺耳

天下之理不進則退不退則進以天地日月四時之運萬物之盈虛消長觀焉則見矣人之德慧術智何獨不然太宗自謂今所為猶往年也是則不遠也猶之日為雖在昔六時未嘗不明若語其嚮於熙盛豈若不中之時乎是故乾之象曰君子以日新不息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知從事於此者惟持志存誠以堯舜為必可及勉焉

自有孜孜斃而後已是則湯武所以反之而聖成勳不殊者惜乎太宗之不進也

上既詔宗室羣臣襲刺吏于志寧馬周上疏爭之會趙州刺史長孫無忌等皆不願之國上表固讓且曰臣披荆榛事陛下今海內寧一奈何弃之外州與遷徙何異上曰割地封功臣古今通義欲公後嗣輔朕子孫共傳永久而公等乃發言知宗室朕豈強公等耶詔傳世封刺史

無忌佐太宗取天下甘不才智於趨事赴功優矣而於先王經世長慮則不知也故其沮襲封充力其後流置黔南與出刺趙州相去如何安符請刺史與遷徙不殊其家皆沒為宦奴婢則子孫誅夷之禍何預乎封建徒使良法不行古制益弛聖人心事固非小才近智所能窺也



上幸九成宮突厥突利可汗之弟結社率謀反率故部落四十餘人夜犯行宮踰四重塞弓矢亂發衛士奮擊久之乃退盡追斬之於是言者多以塞入殿留河南不便詔並令度河還其舊部上曰不用魏徵言遂致損損

魏公嘗勸用侯君集為宰相君集反太宗怒彥博之絕昏仆碑溫彥博勸居突厥塞內突厥反太宗怒彥博而悔不用魏徵之言事同而處之異何也以是見留突厥塞內使充宿衛如一家者本太宗雄誇之心彥博探其微而贊之故不以歸咎歟雖然行若只幕之變亦已危矣古人謂夷狄人面獸心不可以禮義化不可以仁恩結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者為此故也太宗慕冠帶百蠻之名推心下疑幾至危殆豈非後世之永戒哉

時有婆羅門僧言得佛齒所擊前無堅物長安士女輻市傳奕時時疾謂其子曰吾聞有金剛石性至堅唯冷生能破之汝往試焉其子往見佛齒出角叩之應手而碎乃止奕臨終戒其子無得學佛書又集魏晉以來駁佛者為高識傳行於世

自唐初佛齒流傳經傳奕播擊其妻者矣然論空左偽物不息韓退之曰甚矣人之好侘也不求其端不訊末惟侘之欲聞佛齒為賢然亦人耳使其心有道其思瓜齒若何而能神使其能神則其四支百骸五藏六府常不壞何獨齒與骨哉其徒寶而畜之者又云有五色珠附而生焉其名曰舍利子云消氣所結也附於佛骨者自然有之若僧體則火而後有之今以人身論一自



來日就臭敗莫不惡之矣乃能凝聚堅固聚若珠寶  
異而可貴耶愚嘗思而得之曰凡物必有有用物而無  
地不生也道者用之不窮者也無用之道聖人不行  
交而物生焉氣不能不交故物不得天生天地變化  
蕃人民衆禽獸息氣不爲之耗兵革水旱之後人物  
或十去七八氣不爲之羨凡賦而爲形各有粹極不  
氣焉故動植之聲色臭味英華子實皆粹極不貳之  
也其尤粹者在石爲玉在沙爲金在草爲竹箭在木  
栢在羽爲翠翟在介爲珠玕其在人也爲才爲智爲  
聖雖稟賦偏濁如虎狼豺蝮皆爲才亦各有益於人  
汙穢之甚如矢如溺如糞壤雖爲穢且有已病起死之  
故盈天地之間無不可用者用而當其理是則道也今

貴珍其身而鄙賤人理闕蓄固護以無所入他  
之至及其死也秉畀烈火獨得所謂舍利子而已是物也  
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病不可療無益於生人盈天地之間  
未有與爲比者是過絕有用之源而歸於無用之地豈非  
無當之甚乎夫物雖皆可用非人莫能用之人爲至靈聖  
賢又其靈之尤者也其功至於彌綸天地贊助化育使天  
地日月山川動植各得其所而其本則由陰陽施受而生  
佛氏所謂汙穢濁亂不屑爲之者也夫生一聖賢其用如  
此其比之舍利子之無用相去如何哉世人悅其名而不  
核其實委心信事惟恐在後佛之徒因又崇飾眩耀之以  
憲宗英明猶爲所惑而放逐正諫又况其凡乎夫婆羅門  
所寶者猶以物不能毀爲異非傳奕有以屈之雖太宗亦



將動矣後世虛爲益其往往以異獸齒骨并舍利藏之人  
其能辨也以子日所語凡數齒其大者寸餘或倍之計  
皇靈之身縱魁岸不過尋丈而胸中有如許大齒則其首  
當居其身三之二何以成體而藏之者與敬而信之者其  
然莫之計也夫達人則無是矣宜不必辨然達者少而愚  
人多故爲此諄諄幸悟者衆而迷漸解於人心亦非小補  
非得已也

上命安君集討高昌魏文泰文泰憂懼而卒子智盛立致  
書君集曰得罪於天子者先王也天罰所加身已物故智盛  
賢位未終幸賜憐察君集報曰苟能悔過當束手軍門智盛  
不出君集攻之窮蹙出降君集分兵略地上以爲州縣君集  
遣臣等奉餅及智成而歸

中國禮義之地四夷所爲視效而賓服者也高昌有罪三  
師討之既聞其喪罪人已死則宜按兵遣使弔唁立其  
嗣子懷以恩信乃不攻而自服之道也今乃伐其憂荒無  
禮無義夫豈天子之兵乎是故以利言之乘人之約迫以  
強暴坐收數百里之地斥廣輿圖信足誇耀一時以義言  
之則窮兵遠討以高昌王一人然驚之故而係累其孤郡  
縣其主仁者不爲也正其義不謀其利則取國之功不足  
以掩不義之耻矣

言者請上親覽表奏以防壅蔽上以問魏徵對曰斯人不知  
大體必使陛下一一親之豈惟朝堂郡縣之事亦當親之矣  
凡表奏皆稱臣是欲徹于主聽不可不覽者也魏徵所對  
與言者之意異矣若以外有司言于朝堂人主取而視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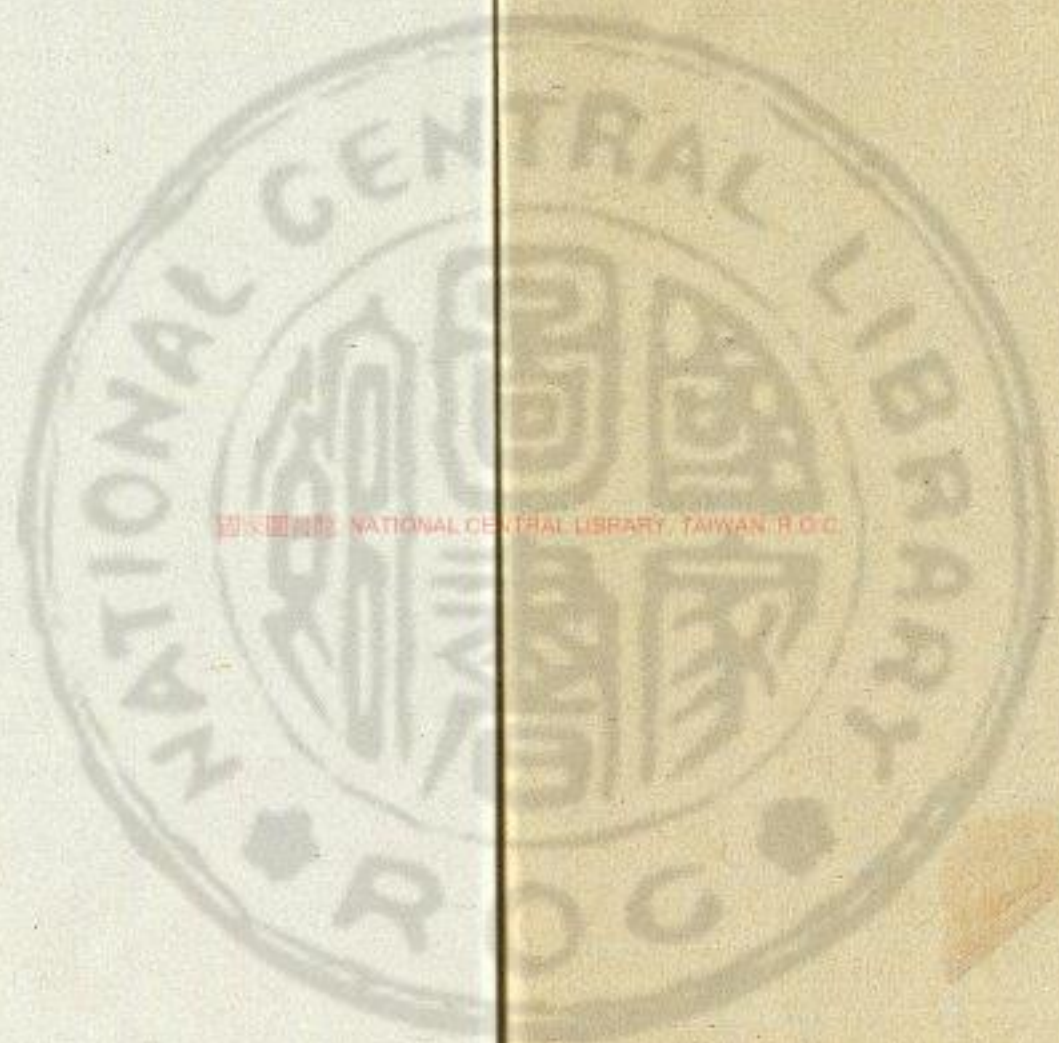
則為越俎侵官并治要之體也臣下表奏而人主不之省  
豈所以周事物之情也太宗若以蒙蔽疑尚尙未有以自  
白也

上嘉吐蕃東祿贊善應對以琅邪公主外孫宴之辭曰臣婦  
父母所聘不可弃也上益賢之然欲撫以厚恩不從其志  
有妻氏事中國之法不許也東祿贊雖夷狄然知敬父母  
之命字伉儷之情則當聽其義成其美乃中國禮義之教  
矣欲無以厚恩者獨無它道乎且四夷善應對者豈少其  
人必一一以昏撫之皇帝王之行事于太宗耻遠人之不  
賓而不耻配耦之非類是未可諭也

太子詹事于志寧遭逆後尋起復舊職太子治宮室妨農功  
又好鄭衛之音又寵昵宦官役使司馭等半歲不許分番私  
引突厥達哥友入宮志寧妻切諫太子怒遣刺客張師政  
于承基殺之二人見志寧寢處苦塊竟不忍

詹事東宮官之尊者太子於之學為父子焉學為君臣焉  
于志寧不當越復太宗不當奪其後也人臣有大尊長者惟  
金華之事耳而金華之事又有不可詹事辨導儲君以忠  
以孝乃從金華之例冒哀居官則何以訓志丁矣且太子  
之不納其諫也雖然自太子言之然欲肆情又將殺志寧  
是兩刺客之不如其不能終宜哉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likely a library call number or classification code, partially obscured by the binding.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十八

太宗下

唐紀

詔自今皇太子用庫物所司勿爲限制於是太子發取無度左庶子張玄素上書諫之太子怒令戶奴伺玄素早朝以馬箠擊之幾死

周官有王及后世子不會之文以愚度之非武王周公之法也莫尊於王沙曰后曰世子用物不會是以尊貴之故得肆爲費後世聖人節以制度自家刑國之道哉正使周官膳夫酒正內府有此文然家宰之職量入爲出得以法式佐王均節財用則雖曰不會而會在其中特不使有司以法沮止若自下而制上者耳太宗之詔太子於是大失諸賢在朝不聞以爲不可獨張玄素止於末流幾斃於馬



簠之下豈非君臣交失乎且周官三職所掌抑可疑也人  
之日用好美好者莫大乎膳與服而易以溺人者莫如酒  
此三物者惟意所取不限多寡則窮極口腹為珠襦瓊弁  
長夜之飲當由此起聖人所以抑情制欲未有不防其微  
漸今乃立膏後之法自躬行之燕及妻子則不必其餘淫  
樂之過獨此亦可以亡國而敗家矣是安知非六國陰謀  
及劉子駿之姦意邪說邪

上謂侍臣曰薛延陀屈強漠北今御之止有二策苟非發兵  
殄滅則與之昏姻以撫之耳二者何從房玄齡對曰中國新  
定兵凶戰危臣以為親便遂以新興公主妻之

人各有偶天子之女非夷狄所當偶也昏世愚主則何較  
焉漢高祖唐太宗不世出之英而皆不耻以夷狄為子婿

人君見有不及則藉聖臣助而正之房公祖於漢

遠稽先王豈非可歎之甚耶夫薛延陀之未服也

德猶有所闕增修仁義而明其政刑求則授之不至不強

也何必於服已乎此上策也舍而不用乃嫁女以結其心

是為非策而太宗君臣正爾都俞不亦鄙歟

魏徵寢疾上親至其第許以衡山公主妻其子叔玉

魏公於太宗之欲婚其子也當辭之或以愚類不堪尚主

或以儒素恐溺貴驕萬一不從適當丁寧家人使之懇免

則君臣之契庶乎保全矣不寧惟是屏之女性往嫁諸夷

狄人臣無外交而况可與夷狄為中夷乎

齊州都督齊王祐性輕躁昵近羣小好政猶上婁以書切責

長史權萬紀條祐過失奏之詔祐入朝祐遂殺萬紀而反上



命李勣討之執祐至京師賜死

君國子民當用有德庶姓不勝任則黜汰隨之豈可以不肖子弟肆於民上乎齊王祐才行無聞而昵近羣小教而不改太宗既知之其不可爲牧伯明也所宜召還使奉朝請嚴選師傅輔其防閑之則不失富貴矣乃不爲之所至使陷於逆亂於祐何誅焉太宗爲君父之道獨無責乎哉上使李靖教侯君集兵法君集言於上曰靖將更矣上問其故對曰靖教臣之粗而匿其精以是知之上以問靖靖曰此乃君集欲反今諸夏已定臣之所教足以制四夷而君集固求盡臣之術非反而何旣而君集勸太子謀反伏誅

衛公亮以兵法與韓信等而不爲術勝則過之在相位恂恂以不能言又被讒杜門謝客之類非信所及也然君集

告上之際亦已危哉向也不遇明君則受戮矣夫雖如  
如太宗問以術之精者不知靖何詞以對是故君子有若  
無實若虛當太宗之問之也宜曰臣平日奉使在朝皆仰  
憑聖筭是以所向克捷臣何力之有焉又況被命使教君  
集其敢有隱君集既盡臣之術而心欲無厭妄意精粗之  
別以動陛下之聽必欲見效是逢蒙也惟聖明察之如此  
則諛意忠言盡所歸以言無諛者也今人以精術言居如君  
集之言其幽多矣多益辨之言亦何敢言前史謂三世爲將  
道家此心也爲口實亦極後世書之耳莫布信越不待  
再世也極素子勣不待二世也太公入寸膚揚封於營丘  
幾三十君三丘之後世之所祀述也何爲而然乎

太子取蓋謀反漢王元昌勸之事爲承其廢元昌先上一回許



魏王泰爲太子一云法鍾意圖請立晉王治泰恐治立謂之曰汝與元昌言今得無事乎治憂形於色上問之治以狀告上  
愾然始悔立泰之言矣一曰責承乾承乾曰臣爲太子復何  
求但爲泰所圖時與朝臣謀自安之術不逞之人遂教臣爲  
逆耳今若立泰所謂落其度內上謂無忌房玄齡李世勣諸  
遂良曰我一第三子所爲若是我心誠無聊賴因自投于床  
抽佩刀欲自刺無忌等扶抱奮力請上所立上曰我欲立  
治無忌曰謹奉詔上謂治曰汝舅許汝矣宜拜謝遂立治爲  
皇太子

太子非爵非賞可立則立不可則不立豈當以言許人若  
懸爵賞耶高祖惟再三許泰主而中變也是以激臨湖之  
大太宗豈忽忘之又蹈覆轍僅其子自速廢放何臨敵制

勝智出萬夫而麴父子間捨攘乃爾至於投床且欲自刺  
無理義雍容之氣取笑後來豈非才有餘而德不足歟  
李世勣嘗侍宴上從容謂曰朕不可託幼孤者無踰公世勣  
流涕辭謝齧指出血

古者不盟惡言而退蓋人不愛其情相命而信矣逮德  
下衰疑阻猜貳者於刑牲歃血而誓曰或聞之命司盟司  
植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元公一曰十一國之祖明神  
殛之俾失其民墜命亡氏踣其國家甘言可謂毒深痛切  
矣曾未旋踵又已背之是故孔子於春秋不責盟誓而善  
胥命取苟息欲人之慎信而不食言也若李勣齧指出血  
以受太宗之託若不爲負義者乎王武曩與之祭以一  
言喪邦則不必待如里克然後爲棄大節也夫以言許人



者猶忘非其本心動受託而無一言從其舉措出立而已使  
當其先鋒之六五得濟乎

詔太子知在右屯營兵馬事其大將軍以下並受處分

太子奉家嗣之重六節夕視君膳者也君行與之有守則  
從從曰撫軍曰監國古之制也自古東宮有兵則致禍  
亂載在方冊豈意乎太宗之意亦曰我之得天下以兵  
故於此而授其重也子者必使之止止人聞正言見  
正行少而習惡以而為焉何患其不能嗣乎世宗而汲汲  
於授之凶器一何昧霜冰之也致承乾逆謀太宗之過  
大矣太宗非庸主也為人君父而不知春秋故其為大  
而首惡之責尤重也

魏徵嘗薦侯君集有宰相才君集謀以誅上始疑徵而嘗受

有言徵自錄前後諫辭以示起居郎褚遂良上愈不悅乃罷  
叔玉尚主而踏所撰碑

侯君集非宰相才魏徵薦之誠失也然徵事太宗十有五  
年嘉謀忠益朝右無一助成乎定之功豈勞杜所能及今

以一言之失訖殞身後罷官踏碑其譴罰輕重適與封德

彝等嗚呼使志士仁人有憂天下之心濟生民之術而無

心於當世之用者非此等事有以啓之耶以太宗魏

公君臣之契猶不終又况其凡乎無世而無小人方徵

之受知人主言信行不可間也及其死矣孰似之言莫

與辨者故自錄諫辭以示褚遂良之諸行焉勸雖死遂良

猶在可以質其信太宗亦不問遂良是與遂良併疑之

矣夫期之君而有此與惟乎日有食之也



工部尚書李太亮初充奉密所獲將殺之賊帥張弼見而釋之遂與定交及太亮出求弼欲報其德弼時爲將作丞自匿不言太亮遇諸途而弼之持弼而泣推家貴以遺之弼拒不受太亮言於上乞以官授弼上擢弼爲中郎將時人皆賢太亮不負恩而弼之不伐也

或問不負恩與有恩於人而不自言孰爲賢曰市井小人一飯之惠猶必能報而聖如禹頌以不伐爲克己之大功則不伐者難而其報遠矣夫旅弼賊帥也死於死豈知太亮他日當富貴而爲其耶亦一時見其人而有動於心太亮感其不殺而不志報之人之常情也弼不自無匪既又却其恩遺以財者之相免非以利欲也亦可謂不渝其義者矣世之無德於人猶或掠取他人之美今弼於大

亮施而不求其報孰謂盜賊皆小人而衣冠皆君子耶夫惟以利爲心而不顧公義於是子而責報於父臣而責報於君君臣父子去義遠利以相接而人之大倫亂矣昔晉五臣從亡誠有功於重耳重耳得國五臣受賞未爲過也而介之推惡之曰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公子而誰去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爲己力不亦謬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負天之功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之遂隱而死之推之義雖若過中然與其貪也寧介以此防民猶有無功之保賞而又賞不知憂憂足之道者

王疑太子仁弱謂長孫無忌曰公勸我立雉奴恐不能守社稷長孫上格英果類我我欲立之如何無忌固爭上曰公以恪



非已甥耶無忌曰太子仁厚具天子之良主儲副至重且可數  
易上乃止

太宗深知太子懦弱謂長孫黨其甥是也無忌言儲副不  
可數易亦是也太子懦弱舊矣非適今然太宗胡不於  
廢承乾時熟察諸人世有均之為庶何疑於選賢乃專聽  
無忌貪晉王之親細而舍吳王之英果至是則不可易矣  
太子天下本本數理天下數震動危道也故曰君子慎始  
始之不圖終悔何及

上問羣臣太子性行外人亦聞之乎司徒無忌曰太子雖不  
出宮門天下無不欽仰陛下神武乃撥亂之才太子仁恕實  
守文之德此皇天所以託太子也

為大臣又懿厥其任也而恩深與餘人異矣凡為人謀者

不可不忠况為君父謀乎為君父謀雖薄物細故猶不可  
不得其當况建太子乎無忌以懿戚后輔相所宜援立英  
果以安靖國家乃私於其甥悉力擁護雖晉王無大過在  
庭多以為宜然主斷太論示眾趨向者無忌而已無忌之  
心為國則輕為身則重晉王既立可以長保富貴無及子  
孫理在不疑也曾無幾何時因於誣罔不得見上闕白一  
言竟被誅絕然則向之營私適所以自伐可為大臣謀國  
置嗣不忠之戒矣雖然高宗自擊元舅羽翼之勤一旦弃  
猶棄其士不少顧惜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突厥候利送可汗不能撫御其眾悉奔候利苾南度河請處  
於勝夏之間羣臣不可上曰夷狄亦人耳其情與中夏不殊  
人主患德澤不加不必猜忌異類蓋德澤洽則四夷可使如



一家猜忌多則骨肉不免為讎敵突厥貧弱吾收而養之計其感恩入於骨髓豈肯為患候利於既失衆輕騎入朝上以為右武衛將軍

太宗所謂人主患德澤不加不必猜忌異類其言有是有非子貢問如有博施濟衆何如子曰堯舜其猶病諸非謂堯舜不能是也四海至廣矣施必極於博濟必周於衆聖人心所欲也而勢有弗及耳是故先王畿次中夏外四夷雖一視同仁然必篤近而舉遠也亦猶一身上有高祖下有玄孫豈不欲盡為之服哉隆殺之勢不得不然也至於畫為五服要荒在外為之限禁其來有時以杜亂華之階遏謀夏之禍自堯舜三代皆不敢廢夫聖人之心與天同誠必不為猜忌也然六與我曾仲尼書之又與我盟春秋

日而記之以為非我族類不當以中國待之與為會盟也而太宗所見特異乎此是以二帝三王有所未盡耶夫厚遇夷狄則於中國將薄矣推誠異類則於可信者必不信矣其勢然也或曰太宗有失可指乎曰若伐高麗之役苦劔南造船曾不若待突厥也非薄於中國乎魏徵既死絕昏而仆碑曾不若信突厥也非疑於可信乎

上自為文祭魏太祖曰臨危制勝料敵出奇一將之智有餘萬乘之才不足

知人則易自知則難太宗之評魏武者正所以自狀耳或問漢高光魏武蜀先主唐文皇人品如何曰高祖尚矣光武蜀先主猶魯衛之政也魏武太宗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其所長所短蓋略相當光武蜀先主才德俱優魏武



太宗才優於德然規模建立皆在漢高範圍之內耳

上伐遼東攻其白巖城將軍契苾何力挺身陷陳梁中其腰  
既而得刺何力者上付何力使殺之何力曰彼為其生非有  
怨讎遂捨之

太宗初討王世充也登宣武陵單雄信引槩直趨之賴尉  
遲敬德至遂解圍洛陽既平雄信與宋釆等俱被誅李世  
勳力救之不得是時太宗經營四方收致勇士如不及雄  
信在世充朝非有大罪惡如段達之徒不可赦也特以相  
危之故耳今觀契苾何力不怨刺己者夷狄之人而陳義  
甚高然則太宗反思雄信之死非為不及漢高蓋亦深愧  
何力矣後之人遇此其必以何力為法乎

上謂李世勳曰安市城險而兵精建安兵弱而糧少公可先

攻建安世勳曰不如先攻安市上曰以公為將安得不用公  
策勿誤吾事世勳攻安市安市人棄城鼓譟世勳請克城後  
皆坑之安市人聞之堅守不下

兵豈易用哉以太宗英武諸將百戰之餘士馬精練財用  
給足而征弒逆之小夷其必克之勢誠如泰山之壓卵矣  
而李勳以一言之失遂不能下安市城太宗挫志而歸營  
一驚成疾兵果易用耶世勳之言乃田單所以誤燕將而堅  
即墨之心者也反以自為可謂大謬矣太宗初戒世勳曰  
不得不用公言勿誤吾事至是不黜世勳蓋取則秦穆此  
其所以為賢也

上寢疾劉洎從內出謂同列曰聖躬可憂或譖于上曰洎言  
國家事不足憂但當輔幼主行伊霍故事大臣有異志者誅



之上以爲然賜泊自盡

潛劉洎之人史不載也獨洎子以爲褚遂良夫遂良王魏之亞豈諸人者而洎又直臣遂良以有事言是耶孫甫辨之當矣太宗殺洎甚遽不謀之大臣不付之法司直用謫言遂下詔旨左右執政亦不聞諫譬是何也太宗盛意伐高麗挫屈而歸斬忿之氣無所發泄正爾卧疾而諸劉洎者觸其諱惡是故雷霆震怒不復思惟人主必以義理養其心志使氣合大和則喜無過差怒無暴悖矣

上之伐高麗也攻安市城高麗北部將薩延壽惠真帥兵十五萬救之上令以千騎誘之兵始交而偽走高麗乘勝競進江夏王道宗言於上曰高麗偏國而來平壤之守必弱願假臣兵五千覆其根本上不應與延壽戰大破之驛書報太子

曰朕爲將如何既而攻安市一下下引兵而歸至京師上曰吾以天下之力困于小夷何也道宗具陳其乘虛取平壤之言上張然曰當時勿吾不憶也

太宗對敵有嘉謀而不取何爲其然也初遇釋薩延壽欲誘攻而取之道宗陳計正值太宗經度延壽之時遂不見答既克之方驛報太子自以爲將之功道宗固不敢再言也太宗爲秦王破諸大賊必謀並進其去取靡不當也鏡意乎高麗而忽忘奇策蓋其志滿而氣驕是以親將大衆而盈於小醜志不可滿氣不可驕也如此夫

十一月癸未上謂侍臣曰今日吾生日世俗皆以爲樂在朕樂成傷感今君臨天下富有四海而承歡膝下求不可得此子路所以有負米之恨也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奈何以



劬勞之日爲宴樂立因泣數行下左右皆悲

劬勞之日父母存置酒爲壽因以自慶可也父母既亡於是焉大爲宴樂有人心者宜於此焉變矣天子者天下之表儀也太宗念親不宴而泣去之數百歲讀其言猶使人惻然有感而明皇雖非目覩當亦傳聞矣千秋節之置既不法祖宗又爲後世非禮之訓至受貢獻焉流弊之遠歲歲取於百姓而爲人臣報上之忠必如太宗一掃除之則人主孝慕之志彰而臣子諂諛之習革矣

進士張昌齡獻翠微宮頌上愛其文命於通事舍人裏供奉皇甫德參諫修洛陽宮即欲以誅謗罪之張昌齡獻翠微宮頌即以供奉賞之然則人臣何苦而直諫何憚而不諂夫懸濶賞罰人之非理導諛立重法沮人之竭忠

太宗非盛德之主也直心才能撥亂功蓋一時耳其所以躬致隆平者惟勉勉納心一事可爲百王之師法然魏穆既死則直言罕聞重以女孫無忌常獻諛語是故太宗晚節益自矜伐征討不休營繕相繼劉洎張亮李君羨無罪見殺張昌齡以獻頌得官房禡二三公亦不敢違藥石之規而一宮妾乃能納忠上雖善其言亦不能改也於是見

諛上善其言

太宗非盛德之主也直心才能撥亂功蓋一時耳其所以躬致隆平者惟勉勉納心一事可爲百王之師法然魏穆既死則直言罕聞重以女孫無忌常獻諛語是故太宗晚節益自矜伐征討不休營繕相繼劉洎張亮李君羨無罪見殺張昌齡以獻頌得官房禡二三公亦不敢違藥石之規而一宮妾乃能納忠上雖善其言亦不能改也於是見

太宗非盛德之主也直心才能撥亂功蓋一時耳其所以躬致隆平者惟勉勉納心一事可爲百王之師法然魏穆既死則直言罕聞重以女孫無忌常獻諛語是故太宗晚節益自矜伐征討不休營繕相繼劉洎張亮李君羨無罪見殺張昌齡以獻頌得官房禡二三公亦不敢違藥石之規而一宮妾乃能納忠上雖善其言亦不能改也於是見



太宗之德益衰而志彌怠矣

左武衛將軍武連縣公武女李君羨直玄武門時太白屢書見太史占云女王昌民間又傳秘記云唐三世後女王武王代有天下上以君羨小名五娘又其官稱封邑皆有武字深惡之君羨因是坐誅上密問太史令李淳風曰秘記所云信有之乎對曰臣仰稽天象其人已在宮中不過三十年當王天下殺唐子孫殆盡上曰疑似者盡殺之何如對曰天之所命不可違也且自今三十年其人已老庶幾頗有慈心為禍或淺借使得殺之天或生壯者肆其怨毒恐陛下子孫無遺類矣上乃止

李淳風之言以象數之然則治亂皆前定人事不必為矣即可乎然則太宗必修人事將何所為曰占與秘記言女王武王而以疑君羨則不類矣蓋亦求之宮中與宗室王侯之婦氏有武其姓者乎於此而為之防雖策之下者猶賢於如隋煬之殺疑似也太宗慮不及此過意而它求蓋以謂占記之文未必正言之而武才人日侍左右以愛而不疑如睫之在目也太宗若能如古聖王不聽聲色奉三無私以臨天下必無妬女之患矣

貞觀二十三年帝崩

堯舜之德後世有能繼之者乎曰顏子能之湯武之功後世有能繼之者乎曰孟子能之成康之治後世有能繼之者乎曰未見其人也或者曰顏孟未有所為而子以為可繼堯舜湯武如唐太宗阜安百姓四海晏然何愧於成康而子以為未見其人敢問何謂也曰有聖人之道有聖人



之才顏蓋有道者也而不以弘之唐太宗有才者也而未聞聖人之道此其所以異也或曰自漢而後天下合少離多迄無善治至於隋煬無道極矣太宗天授英武氣蓋一世親執弓矢削平僭亂舉四海之執熱濯以清風而納諸富庶豈其大而略其小不亦恕乎曰玉有瑕瑜不能相掩况於人之得失太宗之功誠大矣高矣盛矣然春秋之義責備賢者學惡自畫而德惡小成功業者應時而造時運既往特陳迹耳而行事是非出於人心有不可泯沒者後世將於是焉以爲師資可不辨乎以愚攷太宗平生資材氣局特與曹操相俯仰曾何漢高之敢跋求諸三代其視商太甲周成王蓋望洋向若而歎矣夫太甲成王皆中主也太甲欲敗度繼敗禮一經伊尹嚴訓自怨自艾起仁還

義成王聽流言疑周公一經白王天動威出郊奠幣改悔日新皆終其身不復有愆言逸德也今太宗見隋煬拒諫而亡力反其道勉勉納諫自漢以後一人而已可謂美矣然前失雖更後失繼作其先謹言交至則治安之效著其後忠益向少則危亂之漸多比之遽緩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者猶不逮也比之太甲成王不重前過豈直倍蓰哉事太宗以諫諍爲己任者莫若魏徵矣其生也嘗目爲田舍翁而欲殺之其死也竟信讒間絕其昏而仆其碑太甲成王寧有是耶夫伊尹周公心傳堯舜之道而無差者也鄭文貞公口言堯舜之道而或中者也伊尹能使太甲爲商賢王而不能使之爲湯也周公能使成王爲周賢王而不能使之爲武也則魏徵格君與太宗所就止於如是無足怪



也

高宗

唐紀

六月帝即位八月地震晉州尤甚壓殺五十餘人

隋煬立為太子天下地震其事未遠高宗必聞之矣即位  
纔逾兩月而地震不言方所是亦盡震也豈小變哉而晉  
陽尤甚皇天示戒王業所興於是不寧而多所覆壓其變  
益甚高宗曾無恐懼之心修德之事漠然如不知也使其  
推類而求克正厥事兢兢勿忘則武尼必不入宮而禍源  
自弭矣當是時大臣亦無一言以警上心欲銷去之者蓋  
忽天地之戒自太宗猶然為天下主而昧於商太戊周宣  
王宋景公應天之事豈非闕失之大歟

上謂宰相曰聞官司行事多不盡公長孫無忌曰肆清曲法  
實亦不敢至於小小收取人情恐陛下尚不能免

常情易私而難公況於帝王威尊可以生可以殺可以予  
可以奪格以公道猶恐其肆於情欲也况為之開私邪之  
路乎高宗以官司不盡公問無忌無忌宜將順美意勸其  
君以身率臣下其有徇私曲法者刑責加焉是則宰相之  
職而朝廷正矣無忌乃導以收取人情夫人君以天下為  
家惟至公則人情服何以收取為無忌失言而褚遂良弃  
外彼張行成于志寧高季輔備位輔弼固常才也不能革  
而正之使其君以收取人情為是而官司不避徇私之嫌  
其竊政豈有既耶

散騎常侍房遺愛尚太宗女高陽公主以謀反伏誅

取天下者以義為之則天理所佑以利為之則神道所虧



唐起晉陽裴劉之謀也太宗承統房杜之策也是皆乘風  
雲之會依日月之光當與有唐相為終始而禍敗之及或  
在其身或在其子孫殊不與周召蕭曹比是何也裴寂以  
貧賤為嘆文靜在縲紲之中贊唐公父子起事非有拯亂  
匡時之略亦欲自免因圖富貴耳雖太宗志在安天下而  
裴劉初心則為己而發斯念也天地鬼神其知之矣故天  
下歸唐而文靜不能自全寂雖僅全其身至其孫亦殆矣  
房杜之賢固非裴劉所敢班然太白經天之際密進籌畫  
圖取成吉使太宗手剪兇第并殺其子十人此陳平無後  
之慮也而房杜蹈之其宗嗣不延宜哉昔管鮮蔡度霍處  
挾武庚以畔周公殺鮮囚度而降處三叔欲危周公以間  
王室得罪於天下故周公治之如此或殺或囚或降視輕

重也管叔重罪又無子故不為置後設若有子亦存之矣  
蔡叔罪不至死而其子賢故復拜諸蔡霍叔為庶人不齒  
者三年過三年則齒矣此周公治親之法也若息隱巢刺  
謀害太宗耳又未發非得罪於天下者太宗既已殺之乃  
盡除其子其與周公不亦異之甚歟太宗之子孫幾滅于  
武氏杜荷房遺愛為宰相子又尚帝女積習驕侈而闕於  
義方交通逆謀兩族遂隕是故以人治言之則立事建功  
可掩愆咎以天道言之則善惡之積咎以類應貞觀君臣  
其德業被世固為光榮而出反之事酷毒亦甚然後知聖  
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者豈徒然哉  
無忌深惡吳王恪遺愛誣其同謀恪坐死江夏王道宗與無  
忌及褚遂良不協坐與遺愛交通流嶺表



魏徵死能繼之者惟褚遂良耳蓋社稷臣也其譖劉洎  
顯迹史不明指之獨以洎子訟寃之言故君子爲遂良辨  
以爲無譖人之事也江夏王道宗唐賢王也有大功無顯  
過坐與遺愛交通而貶已爲不可又緣無忌遂良私憾然  
則故入其罪矣無忌因遺愛之獄濫及吳王遂良所宜救  
止旣不能然後以素不相協而斥道宗夫受顧命秉大政  
而刑罰頗類不當人心其不能保終而來讒言有以也夫

罷房玄齡配饗

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况遺愛逆謀在玄齡身後乎霍禹旣  
誅不廢大將軍之圖形杜荷伏法不絕如晦之從祀然則  
房玄齡宜視此矣而無忌遂良奉承不諫其以爲嫌乎抑  
以爲是平二者必居一焉皆失也

上爲太子也入侍太宗見武才人而悅之太宗崩武氏出感  
業寺爲尼上內之後宮王皇后之謀也時蕭淑妃有寵后欲  
以武氏間之故勸上納焉

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太宗作帝  
範以訓太子其事備矣然皆空言也高宗之所取法者太  
宗之所行耳行之而善賢子之所從而肖者未必從也  
行之而不善賢子之所諱而不肖者必效之也武氏之事  
惡矣方諸巢刺王妃猶爲薄乎云耳他日玄宗納壽王妃  
則有甚焉故曰爲人君父而不知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  
之名唐世無家法由太宗首惡也

夏四月大雨山水衝玄武門入寢殿漂溺衛士及居民死者  
三千人六月恒州大水呼沱溢漂溺五千三百家秋九月上



謂五品以上曰先帝時五品以上論事不絕豈今日獨無事耶何公等皆不言也

謂治亂非天數耶則周秦下世漢家陽九隋蕭平仲唐李淳風之言不誣也謂皆天數也則高宗正殿事周公代兒死宣王側身修行早不為虐之應不誣也今以匹夫死生觀之伏斧鑕以俟者多矣而上之人怒俄釋則遂生有恩昵足恃者多矣而上之人心俄怒則遂死死生之際間不容髮而主者喜怒若反覆手乃有當生而死當死而生然則治亂相易亦猶是矣此古先聖王所以不恃天命必盡人事如賢者壽疾雖有死證而必冀其生也又天人之際若不相預而有若影隨身相符或先期而毒賊或當事而示警非凶德告終亦必欲扶持而安全如唐太宗有功在

人無一卅卽亡之理故天於高宗再三遣吉其意深惜乎高宗之不宗也卽位之歲地震奪陽武氏之宮水滸寢殿離父之詔王諱諱然命之不若是切矣尚宗之遺之莫然大臣亦無以恐懼修省告其君者及詔五品以上言之言事又皆泯默無一人應詔豈天固欲中微唐室耶何人謀之忽不如天意之昭也

上召長孫無忌等入內殿上曰皇后無子武昭儀有子今欲立昭儀爲后如何褚遂良力諫叩頭流血上大怒命引出昭儀於集市中人言曰何不殺之無忌曰遂良受先朝顧命不可加刑

褚遂良忠矣然以消自盈虛之理始知乃取之義毫髮不伐至用斧柯而無所不爲人謂有不可歸之天數



上自太宗在極中事風雲之變而後有秘記正使太宗  
愛其所志而疑有所不測之憂豈得不聞而逆為國家長  
慮乎之況占訖之識也其人有其人則當率協羣公上書皇后  
沮止長髮之命深謀高宗割制不忿勿于先帝之私恣意  
退忠不遺餘少其勢必可遏也當其時而不右及事既成  
雖叩首出血繼之以死亦何益矣故易以見幾為吉而茹  
以攸牲見凶大臣不可不學也

上以問李勣對曰此陛下家事何心更問外人上意遂決  
為天子而以我家事為言隋文帝唐德宗是也為宰相而  
以陛下家事為言李勣林甫是也嗚呼此孔子所謂喪邦  
之言也李泌論之詳矣後世雖不聞為此言而此言常在  
事涉宮禁之內天子人婦之間君不以謀于臣臣不以

于君得失存亡秦越相視此家事之餘訓也惟明君以天  
下為一家賢相以天下為己任然後無此意矣

武后既立王后蕭妃並囚於別院上嘗問行至其所見其室  
封閉極密惟竅壁以通食器惻然傷之曰朕別有處置武后  
怒遣人杖王氏蕭氏各一百斷去手足投酒甕中數日而死  
又斬之

武后不道勿論可也而王后之禍誰實為之太甲曰自作  
孽不可遺王后之謂也蕭妃於后無悖亂之節后之惡之  
特以己無子而彼有寵耳使后少知關雎之義師漢陰鄧  
三后之所為薦進後庭以博帝意敬恭婦德率履不越高  
宗方且體貌之不暇而自有於他意乃不勝妬忌召外寇  
以攻內嬖是未嘗推媿嫉之心忍夫人之何有於我也其



及也宜嗚呼此亦可為後世為人父母之戒矣

韓瑗遂良為潭州都督韓瑗之弟為遂良訟寃上不納

韓瑗之心則忠為高宗計則是而所以處遂良將奈何哉  
使還朝廷耶彼又安肯事武后石亦安肯容其來使為刺  
使耶則外諸侯奉承王庶亦何補於國家之論且瑗之迹  
危若累卵而更為遂良慮乎天下皆庸以父妾為妻力諫  
不從奉身而去以俟天命可耳

劉洎子訟其父免以為遂良所譖而死上以問近臣與遂良  
曰今雪洎則先帝用刑不當矣事遂獲

父有少德子不可揚而遭之譖諱可也國家其不洽亂所  
係尚不當理而拚人心安得避嫌而不改改之所以掩之  
也避嫌而不改則其失當在天下非之史策亦曾之萬世議

之是豈所以為孝乎劉洎子欲雪父冤其道無由因褚令  
罪逐故假以為名庶甘六志必行耳身立瑗之言避為先帝  
蓋用刑之失亦恐遂良由此重獲罪也其意則是其一則  
非不可不察也

宰相奏天下無虞請隔日視事從之

先王疎獎不顯後世猶息况導本以倦朝也庭燎之詩美

宣王也因以箴詞第見皆美末上箴也說者曰

朝以辨色同履而元其濟禮之中也夜未之則早

矣夜未央則太子笑早也禮之中也夜未之則早

禮之中為貴此所謂而箴之之也先哲王未有以早

朝為戒者詩人之意善以先勤而後息耳此義於

經訓為有益太宗一季二日一朝為戒高宗春秋鼎



盛天下一日萬幾乃無故獻諫曰視事得非取媚于  
房帷間乎為大臣而如此亦以異於雞鳴賢如陳荒滿急  
優之者矣戶室中替豈獨高宗凡大臣與有罪焉

詔百今僧尼不得受父母及尊長所司明法禁斷

太宗已詔僧尼致敬父母未嘗變也高宗又何為有此  
詔乎曰此武后意也武后嘗令外人未必盡知也高宗  
立之之詔謂受賜於先帝事同君固不曰取之於尼也  
是故降此詔仰挫僧尼以白已之元在宮掖而不來自感  
業寺耳雖然其意則邪其事則正天下豈有無父之國故  
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天下豈有無君之國故雖國  
君於諸父昆弟無所不臣况天子乎必也令浮屠老子之  
徒於父母於君上於所尊者無不致敬而父母尊者不得

屈若然後為宜也

武后怨長孫無忌不助已許敬宗以利害說無忌無忌每  
面折之敬宗亦怨武后令敬宗伺隙而陷之會有告李  
方季真朋黨事敬宗按敬宗以誣季方與無忌謀以上  
以為然竟不引開無忌下詔削封已黔州安置

詩三百六篇惡說者居五六焉其義皆以自微而考積少  
而多如采芣采芣青蠅貝錦之類是也孔子言譖愬之情  
亦以浸潤膚受况之蓋不如是也聽者疑而不能入也今  
許敬宗之譖無忌直以謀反動主心值高宗庸懦不復  
疑一二日間片言而決不必疑捷幡幡然後濟也吁可  
畏哉太宗每斷死罪慎重詳審一丁再高宗所親見而  
不知法也若盧祖尚魯相張亮以一時之怒不付有司



而經殺之干以啓後嗣理刑注之端施之元舅而不少  
其禍福不亦榮哉  
身其也十其效乃爾則若若忠  
直道者皆韓二三公同

改氏族志為武氏錄許敬宗以之族志不叙正以本之故  
諸改之乃以武氏為第一

太宗修氏族志以皇姓為首許敬宗乃降李而升武高宗  
苟有幾微之見心豈安乎敬宗去不疑高宗聽許無忤  
是自紕其姓矣許敬宗所以敗也其行無忌憚者非特以  
其君懦昏也蓋信占記之文知武氏將昌可倚故以取富  
貴耳由是見褚遂良不能止邪於未萌禁亂之勅生而忽  
於占記所告也夫未入官之時獻半金捉其用力為易既

拜昭儀之後羸豕躑躅其所之為難至於置笏毀其叩頭  
流與曹不若田舍翁易婦之占言適得其幾是以君子痛惜  
於斯焉

浪江道大總管任雅相薨雅相為將未嘗委親戚故吏從軍  
謂人曰官無大小皆國家公器豈可苟便其私由是賞罰皆  
平人服其公

任雅相宰相才也而死於一將使遇太宗則必見用矣使  
居無忌之任必不收取物情私用刑罰矣詩人之譏尹氏  
太師也曰瑣瑣姻婭則無應仕宰相代天子序進賢才而  
以姻婭冗瑣之人妨塞仕路詩人仰天而訴以為韜凶大  
戾者世鮮不蹈犯此戒而雅相持軍不奏親戚不以國家  
公器自便其私故知其可以任百揆之職矣



西突厥寇庭州刺史來濟曰吾父當死今以身報國不擇甲冑赴敵而死

褚遂良至愛州上表自陳定策之功受遣之寄曰鱗蟻餘齒乞陛下哀憐君子悲之而亦嫌其氣衰而志挫也來濟赴敵而死可謂善處死矣人孰不死處死之為難使遂良而知此則能待盡無言矣

魏州刺史孝協坐賊賜死司宗卿秦孝協父叔良死王事孝協無兄弟恐絕嗣上曰畫一之法不以親疎異制苟害百姓雖皇太子亦不赦

當言而不言忽有所言則其言必奇當行而不行忽有所行則其行必異喜怒賞罰亦莫不然高宗昏懦肆恣奔太宗之法如掃塵燦凜然而於孝協之賊雖守畫一此畫一

豈不可施之許敬宗李義府耶法雖畫一然皇太后與夫人有間矣必以治庶人者治皇族幾何不廉之無陛下禮與法之所無者武后猶且出意創為又況於啓之曰苟害百姓雖皇太子不赦他日東宮連見廢殺畫一不赦之教也

武后專作威福上動為所制不勝其忿有道士郭行真出入禁中為厭勝之術宦者王伏勝發之上大怒召西臺侍郎上官儀議廢后左右奔告后后詣上自訴上羞縮不忍曰我無此心皆上官儀教我后使許敬宗誣奏儀伏勝與故太子忠謀大逆儀伏勝死于流所朝士坐與儀交通者流貶甚眾於是大權悉歸中宮天子拱手而已

武氏殺皇后蕭妃長孫韓瑗諸人高宗豈能不介然于心



而卒莫如之何上官儀之事自己爲之又非有讒人交間而致之死雖薛婦機譎忍毒而高宗亦大懼矣君子有言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高宗宜剛而柔宜健而順宜制而從直由陰濁勝且云后通方士入宮爲厭禱於敗露而決勝當是以聚塵劫持其君高宗素非烈丈夫又負此不義故雖知郭行真之事猶不敢校暗嗾憤屈甘之而已孔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其高宗之謂乎

壽張人張公藝九世同居上幸其宅問所以能同居之故公藝書忍字百餘以進上善之

張公藝之言直矣可謂朴茂之民而未及古之三老也新城三老啓漢高以君臣之大義虛闢三老悟孝武以父子之至情湖三老猶能辨王尊被劾之非羣正朝則刑罰之爲常皆因事有補不苟然也高宗非不能忍之患乃過於忍之失張公藝又勸之故知其資朴茂而智術短矣爲公藝者宜曰臣家所以同居之久由家長專治權在男子婦人不預外事也如此萬分一其有警焉耳矣

初劉仁軌與李義府有怨會仁軌運糧浮海遭風失船合鹽察御史衣異式鞠之義甫謂異式曰君能辦事勿憂無官異式謂仁軌曰君與何人爲讎宜自爲計仁軌曰當官不職國有常刑若自予決竊所未甘乃具獄以聞上命除名及仁軌爲相異式大懼仁軌聞之薦爲司元大夫杜易簡曰斯所謂矯枉過正矣

袁異式若爲小人者則不受仁軌之言直殺之以取知義



府矣今則不然是異式之賢也仁孰欲報之者具以上聞  
如李太亮可也遽有遷叙又越二級將以示無怨之公道  
足以爲私共宰相之體也

劉齊賢爲人方正上其書之爲晉州司馬將宣文皇帝常從  
上獵因言晉州產鷄請以齊賢捕之上曰彼豈捕鷄者如何  
以此待之

人主雖爲嗜慾昏蔽其本心之明亦不可亡也特所蔽者  
重故不能推廣其明耳高宗若以待劉齊賢之心博求賢  
才列之朝廷則膏肓之疾必有良醫能已之者既知齊賢  
方正而置之外州司馬雖不使捕鷄亦不能采其謀猷言  
善不用郭公之道耳

上封事

爲國必務農務農必本末備舉然後實益及於天下  
政出房帷輔相悉詔天下駸駸入於危難四方日窮  
勤於九推夫豈勸農之令乎

高麗

高麗事之小國較之契丹高昌吐蕃薛延陀之難取相  
去遠矣然以隋之強盛以太宗之神武皆再三伐之而不  
能克何高宗成功之易耶曰此乃隋唐征伐之效積威約  
之漸觀其時未可耳夫以一方而當天下縱使地利可恃  
人和可守而三十年間七拒八敵筋力外耗氣血內傷安  
能以是久而不敗又况太宗名將李世勣薛仁貴猶存而  
中國富庶少事勢力益壯故雖以高宗庸懦蔽弱而坐收  
前人難集之功也苟不原其本適觀其末謂高宗威德所



致與漢宣服匈奴朝呼韓耶爲比則誤矣

司刑太常伯盧承慶嘗考內外官有一人督運遭風失米考中下其人容止自若無言而退承慶重其雅量注曰非力所及考中中其人既無喜色亦無愧詞又一寵辱不驚考上上考士者當較其素令以一時容止而進退之厚貌深情者得以蒙其姦矣然觀承慶判注之語則知古者考課有所毀譽而得之者以爲榮祿此亦山公啓事之餘俗也後世課最負犯立爲定目依式而書於吏文無繆則善矣其人有異績美行無由察錄而貪穢一害幸免按舉者即以無過著于官簿賢不一亂功罪同區未之有改也豈非激揚之闕政乎

吐蕃一西域十八州詔罷龜茲于闐焉耆疎勒四鎮以薛仁

貴阿史那道真郭待封討之

太宗勤兵遠略郡縣四夷以爲帝王之盛節也然北荒初平建十三州分遣敕勒酋長未至所部而廻紇吐迷度已私稱可汗官號皆如突厥之故以是知克伐雖易而不叛爲難也至是吐蕃復盛破吐谷渾陷西域十八州朝廷遂奔四鎮遣三將往討大敗而還而新羅百濟高麗餘種相繼叛亂突厥亦遂反命將出師自是無寧歲是故舜之服蠻夷也以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也武王之通道于九夷八蠻也以慎德也檢狄匪茹宣王討之至于太原而止不窮追也齊桓公越千里爲燕闢地而伐山戎孔子不取也所以然者不虛內事外困吾民之力爭不毛之地取虛名而受一禍故也是故吐蕃突厥高麗新羅臣而又



叛者太宗之所致也。使太宗而在，尚未有善後之策。况高宗乎。

郭待封耻居薛仁貴之下，多違其言。唐兵遂大敗，三將脫身免。並除名。

薛仁貴能攻戰而未知為制將之體也。郭待封既數相違，豈可與之共事。斬之上也。言于朝，俟命次也。乃不能然其覆敗自取之矣。待封苟以國事為重，忘其班資，以沈攸之曹景宗為法，則協濟成功，俱受顯賞，豈不美哉。雖然是役也，待封之罪重，仁貴之罪輕，而罰一施之。他日魏元忠亦以為言，謂二人罪當同科者，非也。

詔劉仁軌等改修國史，以許敬宗等所紀多不實，具故也。

作始不可不慎也。自太宗必欲觀史，雖房元齡不敢盡使見也。乃與許敬宗等刪為高祖實錄，上之。既經刪削，則遺闕已多矣。敬宗之所以敢為不實，得非房公啓之歟。故嘗謂左右史當選天下有識直士，久於其官，爵祿優放，而官則不從。天子不觀史，宰相不修史，詔史官第書事實，而不得輒有褒貶，則是非得失，法度文章，後世有考矣。

武后上表以為國家聖緒，出自玄元皇帝，請令王公以下皆習老子。每歲明經、律、孝經論語策試，又請自今父在為母服。齊衰三年，詔書褒美行之。

武氏之請加母服，所以崇陰教也。猶不欲特請，乃以聖緒出於老子先之，而請王公以下習老子書，可謂能行其說者。夫五服古聖人所制，其輕重隆殺皆有理義，豈可以私意增損。武氏之為此請也，蓋自太宗時禮官請加高祖父



母諸服太宗不命博學碩儒斷以經訓正以古禮而率然從之於是武后請加母服也曰玄宗加帝謚建九廟作而不法自以爲厚而不知違經背禮乃所以爲非也古者父在爲母齊衰期豈聖人固薄於母哉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定于一也其繫乾曰大哉乾元於坤則不言大而言至此齊衰期之義也今於父在以母比隆躋地乎天扶陰敵陽其欲陵滅夫宗獨御四海之意豈特履霜而已哉不特高宗惜如而其失至今未革也必欲得正其必以古爲則乎

太子弘仁孝謙謹上甚愛之中外屬心武后方逞其志太子奏請數迂旨由是失愛暴薨于合璧宮人以其爲天后配之也太子弘幼有美質居東宮十五年其過失惟命宮臣擲匱

一節而已嘗受春秋左氏傳至商臣事廢書而嘆曰經聖人垂訓而書此何耶郭瑜對曰春秋義存褒貶故商臣千載而惡名不滅弘曰非惟口不可道亦耳所不忍聞願受他經瑜請讀禮從之弘是時年方幼學而至心如此豈非賢乎其死也非有它過特以奏請旨嗚呼爲人臣子而不知春秋之義者必陷誅死之罪弘之謂矣太子之職朝夕問安侍膳此外非所預也君父懦昏母后專忍尤當遵養時晦以絕疑忌之萌而輕用其智不自韜默此春秋所禁也使郭瑜知此教弘以爲太子之道豈至於一言違忤而見醜哉經訓不明皆腐儒暗於大理而居人父子之間其禍如此則人君愛其子而爲之擇師友者可不慎哉大理奏權善才范懷義誤斫昭陵栢罪當除名上命殺之狄



仁傑二人罪不當死上曰善才等斫陵柏我不殺則為不  
仁傑固執不已乃流二人于嶺南

高宗非可以理斷者而其言則不可不辨其言何謂以不  
殺伐陵柏之人則為不孝是也人子承宗廟社稷之重其  
職豈為陵墓一木之存亡耶祖武不可違也考志不可背  
也所遺之人材不可屏棄也所立之法度不可改也祖宗  
有未善猶當掩隱而消乎之父母有失德猶當彌縫而是  
正之如此則孝道庶乎其可言矣今高宗於乃考帝範十  
不違一妻父之妃而殺顧命大臣其與陵柏孰重者安  
行而不忌而切切於薄物細故以為孝豈不猶盜跖以分  
均出後為仁義陳仲子避兄離母而居於陵以為廉乎故  
計末遺本飾小名妨大德者君子之所惡也譬猶人有諱

其父祖之名者寧違禮律以行其私而不知違禮律之  
不孝也夷改其行事曾未足以增光祖考盡子孫之道獨  
於名諱必曲為之避一聞人言之小則斂衽變色大則譴  
怒隨之是亦高宗罪伐陵柏之類爾夫名有可易以它字  
者若之為如淨之為潔是也右不可易以他字者青而為  
綠土而為泥是也以太宗二名論之以代易世以人易民  
或可或不可也代以一朝言世以二三十年今日有諱于  
宋代則非其義矣人以三才言氏以萬姓言人曰仁者民  
也則非其義矣古而不稱魯乎是故廟而諱祖考于孫不  
稱不稱社言古不稱魯乎是故廟而諱祖考于孫不  
相悉其為諱也諱魯而諱則諱不可以為諱書不可以為  
舒也嫌名而諱則不可諱也諱魯而諱則諱不可以為諱書  
不可以為諱也而世



之人豈違禮乎以行其不皆其也嗚呼子而知孝之產臣  
而知忠之人則必不為此小恭大諂矣

夏五月上辛火成口山雨大寒焮兵有凍死者

傳言唐無寒故秦無燠年天周之衰秦之盛其歲年固多  
豈盡無寒燠哉亦言舒緩慘烈之應而高宗可謂舒遲  
解緩之君在各徵且得常燠今乃盛夏而寒何也此武臣  
好殺氣之先至者以或曰是時武臣未全得唐之政未全  
殺也何為而有此曰天降時雨則山川出雲暗慾將至而  
開必先大冬肅殺凝陰所為也乃北於仲夏之時每見微  
者知之人君而不悟也生平其時者必有晦迹韜光之士

矣

上以吐蕃為憂悉召侍臣謀之或欲和或欲守

之竟不能決

太宗於眾謀紛紜之時若非心有先定必難入擇從善疾  
如轉圜決擇從善撫寶建德以成舉專用辭收之類是也  
心有先定處突厥於塞內專用溫彥博之智也則未有  
發言盈庭莫知去取而罷者也高宗之行賞罰尚多議吐  
蕃而不決則以君無先帝之明也其時三議親與聖戰  
兼也和親則辱國有耻者不為聖戰則疲民憊隱者不忍  
保境嚴備策之中也一言立斷矣

但師人明崇儼以符呪幻術為天石所重官至正議大夫為  
賊所殺崇儼屢言於后以太子賢不善承繼反死賊不得后  
疑賢所為誣以謀反廢為庶人

先是郭行真入宮事露高宗為之殺大臣及後太子



以明崇儉之死為之廢太子而然不知其情實人心既昏  
乃如是耶儉勝之事未嘗究治行其國無恙今之發崇  
儉者安知非行真爭寵所為之行其國無恙今之發崇  
著矣

詔裴行儉討突厥行儉謂其下曰行其國無恙今之發崇  
詐勝之

撫士責誠不易之言也制敵尚詐非仁義之兵也春秋純  
兵法殺矣獨於以詐勝者則書曰敗敗者彼來戰而我以  
詐勝之也晉文城濮之戰其功也以矣許曹衛以携楚之黨  
拘室春以激楚之怒然後得臣意決則一戰而勝之孔  
子不美其功而陋其譎及大國秋嬰車崇卒以敗勝望  
人亦以欺書其惡用詐謀如此耳知制敵尚詐非仁義之

言已於前城對敵一破誠信不反為人所敗乎曰先武  
破尋是孔明拒曹孟德言弱不伴而未嘗用詐尤或直順  
人之心而孔明行師有而是以所向無敵必曰詐而已矣  
過不可言言豈不自欺乎

薛紹尚大平公主紹母太示女城陽公主也紹兄顛以寵盜  
憂之問疾相言精克構曰帝初尚主國家故事若以恭順行  
之亦何傷相言曰婦得士無事取官府不得不懼也  
士大夫有志節者多不身近姻天家而帝女下嫁必妙選  
望族名士各從欲則無時可以成婚然舜由匹夫為天  
子婿能使一女之稱此則尚主之法式也帝女而不  
擇名士為婦名士而為天子婿可乎必也公主有父母  
師保之訓如不驕其女而為之婿者德行







黔州都督謝祐希天后意逼零陵王明自殺上深惜之盡免黔府官屬祐一夕忽失其首垂拱中明子零陵王俊黎國公傑爲天后所殺有司籍其家得祐首漆爲穢器題云謝祐乃知明子使刺客取之也

零陵王俊黎國公傑能爲人子矣或曰謝祐爲都督承武后意而殺其父二子安得報私仇乎曰祐非有高宗之命而黨於賊后是亦賊也二子殺之何不可之有又况明之死高宗深惜之而盡免黔州官屬二子報父之深仇固知君之密意矣使武氏而不專制二人者蓋高宗之所賞也

則天皇后上

唐紀

中宗即位立妃韋氏爲后中宗欲以后父韋玄貞爲侍中裴炎固爭中宗怒曰我以天下與韋玄貞何不可而惜侍中

炎曰太后密謀廢立太后集百官於乾元殿裴炎勸兵入宮宣太后令廢中宗爲廬陵王中宗曰我何罪太后曰汝欲以天下與韋玄貞何得無罪乃幽于別所立豫王旦爲皇帝是爲睿宗事皆決於太后

世觀中宗之廢者往往歸咎武氏而不知事起裴炎也中宗云以天下與韋玄貞固爲失言炎安得奔告于后遽謀廢之耶身爲宰相勸兵宣令則廢君之罪炎爲首而武后爲從矣炎但知玄貞與政必與己分權不若倚后爲重而不爲唐室遠慮以啓革命屠戮之禍然則炎之罪又不止於廢后而已武氏包藏禍心覬覦神器自高宗中代其迹益彰炎豈懵然不識乎苟不能識是爲不智罪猶淺也識后意趣而勸使廢立是欲爲后腹心股肱之助其情爲如



何它日劉景先胡元範與文武間不以炎為反者皆昧於君臣之大義者也

武承嗣請太后追王其祖以武氏七廟太后從之裴炎讓曰太后母臨天下當不至公不可私於所親獨不見呂氏之敗乎太后曰呂后以權與生者故及於敗今吾尊尊二者何傷乎對曰事當防微杜漸不可長耳太后不從

哀哉裴炎之愚也人主一言之失即勸女三慶之而成以防微杜漸事尚有微漸於廢君者乎呂氏作殺趙主而廢姬也遂有王諸呂之事武氏殘其主母而害三太子比之呂后孰為甚炎舉呂氏之敗以為戒而不知廢天子者呂后所無有也事當防微而為之決其以事當杜漸而為之撤其杜絕行此事而口出戒所謂識二一而不益十者

其愚置不甚乎

諸武用事衆心憤亂會英公李敬業同弟敬猷唐之奇駭賓王杜求仁坐事被黜皆會于揚州各以失職作亂以斤復為解遂起兵開三府一曰斤復府二曰英公府三曰揚州大都督府敬業自稱斤復府上將領揚州大都督求得一人類貌故太子賢給衆去賢不死亡在此因奉以號令

崇敬業欲因天下之憤而舉兵者直數武后盡君廢主欲代唐室之業且行且撤收衆風馳苟得罪人何憂唐室無主而施施然開三府方放成方遂王郎之所為給衆出令夫大事豈可以詐立哉已自為詐人誰以誠應之其不旋踵而敗也宜哉

太后問於裴炎對曰皇帝年長不親政事故豎子得以為



謂若太后返政則不計自平矣太后怒以炎欲反斬之  
裴炎謂睿宗年長不親政事故賊得以爲辭中宗年長既  
親政矣而炎廢之何說也始而廢中宗開太后視朝今而  
議討賊勸太后復辟譬猶以肉啗飢虎又從而奪之則見  
亦而已矣故能權輕重而後可以當國家之大事韋玄貞  
爲侍中雖曰外戚然有長孫無忌前例亦未至遽擅權而  
亂國也方之太后專斷之父豈不懸遠乎中宗雖下愚炎  
與玄貞反劉仁軌劉禕之徒左提右挈雖排太后不預  
外可也然炎當高宗初崩中宗即位之時即奏言太子未  
應宣敕有要運覲分望宣太后令施行纔兩月乃有廢立  
之舉既自黨于太后矣今又欲使太后歸政睿宗以叔公  
議而弛張大柄一出於己其將能乎太后目之以爲

欲許此名不可得矣

詔李孝逸討敬業魏元忠謂孝逸曰天下安危在此一舉  
元忠智謀誠可爲世用而不知所以自用於天子之朝  
可謂不待價而沽之者矣其言曰天下安危繫此一舉使  
敬業而敗則武后愈安何繫於唐室然則將不令李孝逸  
拒之乎口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元忠獻言高宗而命  
以官誠有遠見宏略者永淳弘道之間白晦而去雖非見  
幾亦未嘗坎也至是鋒穎已見聲名已彰難平直卷而懷  
之矣然位未高而寵祿淺有道以遠迹猶賢乎知進而不  
知退也

制內外九品以上及百姓咸令自舉

女而自媒求貞女者賤之士而自薦求良士者輕之故有



天下國家必重名檢抑奔競取難進之士勵靖遠之規所  
以成人材而興禮義也武后此詔可謂失矣陸宣公通達  
治體者不以以為美談曰當時有得人之稱累朝賴多士  
之用何也此為德宗猜忌而發非古今之通誼也誠使宰  
相得人內外長官皆稱其任各舉所知寧憂之才何必開  
銜書南之門清廉耻之道乎狄仁傑張柬之姚宋諸公且自  
薦者故凡自薦賢者不為而才者為之人君安治天下固  
賴立賢也為本也

舊銅為魏晉之朝堂銘其書曰延恩獻賦頌求仕進者投  
翰曰招諫言朝政得失者如之西曰仲寬有冤抑者投之  
曰通玄言天災變軍機和計者投之命正諫補闕拾遺  
人掌之失責識官乃得投若疏

古有師石者以達下情也上之出令如君馬建其  
勢然也下之責誠如搏水過石亦其勢然也故明君慎於  
出令而急於民情之上達武心之意則其所為則之是  
矣然欲知得失聞冤枉及天益變則可也使人獻賦頌求仕  
進則不可也後世於所不可者不謀而同之於所可者乃  
閉而不行或又設令曰如某事乃得言某事乃不得言於  
是民之幽隱國之利病上皆不得知諂言曰進而危之之  
膏盲成矣

太后自徐敬業之反疑天下人多圖己乃盛開告密之門詭  
任酷吏周興來俊臣之徒競為殘忍酷法作大枷有定百脉  
突地吼死猪愁求破家反是盛舉等名或以椽關手足而轉之  
謂之鳳凰環起或以切絆其股引枷向前謂之驢駒於蹶或



使跪捧拋界其... 一仙八獸果或使立高大之上引拋  
星向後謂之... 梯或倒懸石鍊其言或以酷虐昇或以  
鐵圈殺其首而加... 手有腦象隨出者... 入獄者望風誣  
服

自古酷刑未有甚於武后之時其... 亦人理蓋  
出於佛氏所說地獄之... 也佛之意亦以怖惡人使之信  
也然其說自南北朝... 至唐未有用以治獄者何...  
武后之時效之也佛... 在冊知之者... 形于繪畫則人  
人得見而慘刻之... 由是滋矣闢... 本固地獄變...  
至今尚有之况... 時羣... 得之繪畫... 感於可知矣  
是故惟仁人之言其... 佛本以... 之謂治罪...  
陰間... 不實其... 受此苦也... 亦不仁之甚矣

... 郎同... 劉禕之竊謂賈... 曰太后...  
... 昏立明何不返政大... 太后不悅曰禕之我所引  
... 復疑我或誣禕之受... 太后命王本立推之... 宣敕示  
... 禕之曰不經鳳閣... 何名為敕太后大怒... 為捍拒制  
... 賜死

禕之受知武后... 有所見面陳之... 可也... 政大  
議乎而與人言之... 不知言成之戒也... 道有常有... 立乎  
正而變通於中... 變而不正斯亂已... 武氏方欲滅唐而自立  
變而不正之大者... 劉禕之以常道律之... 亦昧乎... 雖然不  
經鳳閣... 何名為敕此則宰相之言也... 太后一時... 分  
後世特言御筆之... 屬也... 今之出治亂安危繫焉... 雖小事  
猶不可不慎况... 殺乎相乎... 時... 政事者... 凡六七十人無敢



執議以一陰制羣陽消錄  
三才而幹之世  
盡言數使然耶抑人不能配

致世語史官見卷第十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宋儒致堂胡先生讀史管見卷十九

木石山人 刻

唐紀

則天皇后下

太后遣韋待價擊吐蕃韋方質請如舊制遣御史監軍太后曰古者明君遣將委以閫外之事比聞御史監軍事無小大皆須承稟以下制上非令典也且何以責其有功遂罷之

事有意非而言文 取其言可也武后不置監軍之類是

已人吾命將必置監軍其一欲號令以予已成則收其功

論上能制命也敗則歸諸將謂下違令也其二以兵授人

多至數十萬不能無疑焉耳武后管握大柄謀不任下猶

恐大臣分權言者爭論以沮其勢故因方質奏請言以下





制上之非普示意旨雖然其不置監軍之事則可為法矣  
自明皇肅代德憲皆不免此蔽賢臣勸諫終莫肯回用是  
元武氏智術之高控勒四海奇才碩德皆不能出其籠絡  
豈偶然哉可以男子而不如一婦人哉

太后以私憾殺却之賢、臨刑極口罵太后發揚隱隱自  
是法官刑人先以木丸塞其口

弊法必有所自後世習為故常而不革木丸是也使其情  
服回無言而受刑使其未服而塞其口與殺不<sub>干</sub>幾希用  
刑之君子可不悉察而禁止之歟

河南道巡撫大使狄仁傑以吳楚多淫祠奏焚其一千七百  
餘所獨留夏禹吳太伯季札伍負四祠

禹與太伯季札或聖或賢祠之當矣彼一千七百餘所獨

無賢于伍負者乎而得與禹班狄公何意哉曰公之留此  
四祠所以諷武氏也夏禹與子者也太伯季札讓國者也  
伍負復讎者也其意若曰文與子而奪之及今而讓猶足  
為賢不然將有復讎者起矣仁人君子之有所為也豈苟  
然而已哉范氏為狄公廟碑表出此事而系之曰神猶正  
之而況于人蓋亦未喻懷英之意也夫范之為此碑亦將  
以諷焉而終于懷英之微意猶有所未喻賢哲心事之難  
明如此又況其<sub>下</sub>乎或問伍負之事是耶非耶蘓子有言  
楊雄以三諫不去<sub>去</sub>尸藉棺為子胥之罪此曲士陋說也  
子胥吳宗臣與國存亡去將安往百諫不聽繼之以死可  
也父不受誅子復讎禮也生則斬首死則鞭尸發其至痛  
無所釋也至於藉棺則闔廬與群臣之罪非子胥意也愚



竊以為不然以君討臣而許之報是有父子無君臣非聖人之教也子胥之治報受死命烏夫豈父奢之意哉吳伐楚入郢楚子奔鄖辛之弟懷將試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子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必犯是余殺汝乃止其視子胥亦賢乎若如公羊之言弑君之理踵相接而肩相摩矣蘇子取之蓋擇焉而不精之過也故子胥無足取者狄懷英借以發意可也

霍王元軌廢徙黔州而死

元軌賢王也史言其恭謹自守舉措不妄處士劉玄平以無所短稱之然武氏方肉視諸李而元軌為青州刺史及諸王宗室謀舉兵又無必成之計烏合四起未嘗有一戈匹馬出境而西坐待潰敗賢雖可稱而周身之智克亂之

才不足云矣

太后策貢士於洛陽殿貢士殿試自此始

漢策問賢良非試之也延于大庭天子稱制訪以理道其事重矣貢士既試于南宮已精其較選而又試之殿廡是以南宮為不足信耶其先所第名必從而升降之殆猶兒戲耳蓋先正富文忠請罷殿試其說甚當然未能有行焉無亦悅其名以謂親屈帝尊策天下士其褒然為舉首者天子所親擢歟南宮禮闈遴選文學卿大夫使司衡鑑嚴莫甚焉以是為亦也重複試之于是上者或下後者或先前日所考殆成虛設古者明試以言豈其若是之勞且玩也又况事自僭竊亂淫之武后可不革哉

太后可群臣之請改國號曰周上尊號曰聖神皇帝以睿宗



為皇嗣賜姓武氏立武氏七廟

君子有言臣居尊位羿莽是也猶可言也婦居尊位女媧武氏是也非常之變不可言也湯武革命且盡言之獨於坤之六五有黃裳之戒而不盡言者廢興常理也婦居尊位非常之變故心夫無其事而不言可也女媧武氏是有其事矣雖不言安可隱乎曰婦而居尊位是月昃乎晝天卑地尊陽德消亡陰道獨盛舛逆謬戾形氣交錯雖天下皆小人夸狄居中國洪水橫流日食晝晦不是過矣然則可于女媧之事於史有之而孔子序書斷自唐虞自堯以來凡三千年呂氏欲為而未成武氏遂踐祚革命如男子然非常之變其大若此豈天数耶然三千年間總有一武氏雖曰天数亦不及終其身而元氣克復後是或欲為是

者豈無其漸仁人義士監於高宗必逆有以處之則女主之過可冀其不重出何者以理之所無故也若其可冀則坤之六五不以黃裳為戒矣

以狄仁傑同平章事

狄公在武后世第一等人也而不恥於事女主何也曰將以復唐也故寧受屈辱瀕于危殆而眷于后又善藏其用不先事而言待時而後發其誠心足以感動之故雖如武后鷙烈暴悞亦為之慮回易意而廢主得還其功大矣古人有不羞汙君者仁傑必以是自為武氏于世年將七十以人生常數期之反正之日若可待也是以不計其身之危辱以冀唐室之復寧雖未及如志而廬陵王來居東宮魄兆已見矣向若既踐相位罹來俊臣之獄一斥不復



則此志不遂何以自白於天下後世耶是故同人之九三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無不利孔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然則仁傑比之伊尹五就桀五就湯蓋瞠若乎其後矣伊尹之就傑也湯使之也桀不可與為善決矣非湯使尹諫且勸之尹何為而往桀苟能聽尹則湯豈有鳴條之舉哉惟至于再三至于四五而言終不入也於是託湯以伐夏救民蓋未嘗枉已也故尹進而醜有夏退則有亳可歸仁傑進而不醜武氏未見其退志烏得與伊尹比欤柳宗元乃為之說曰伊尹蓋嘗思曰湯仁人也其功遲桀誠不仁朝吾從而莫及于天下可也夫聖人救世之心雖切而不肯火賤以求用如其不然孔子當燔肉之不至受女

樂而不朝何汲然去之乎為是說者蓋以文其黨附王叔文之罪所謂自以為中庸而無忌憚也楊子雲有言絀身將以伸道也孔子見所不見敬所不敬者絀身也此言亦非也身者行道之具猶燭者照暗之物也身既絀矣道安能伸燭不自明安能破暗孔子無不見無不敬未嘗絀也其言曰天厭之吾將仕矣以天自處行止在我曾是以為絀乎斯道也惟知聖人者知之

太后引見存撫使許與人無問賢愚悉加擢用時人語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擢推侍御史盥脫校書郎有舉人沈全交續之曰麴心存撫使眯目聖神皇御史紀先知劾其誹謗請赴法太后笑曰使卿等不濫何恤人言

眯目眊袖可謂誹謗矣紀先知糾之未為甚過沈全交苟



死亦將何辭而武后付之一笑仍責舉官使之自反此明  
主所為也夫以女主而時能行明主所為宜其運動四海  
呼吸雷風一時英賢無不佞首為用由是觀之呂政于忠  
諫者以誹謗罪之於是有偶語之禁有妖言之令防民之  
口甚于防川小決而勝廣起大決而劉項動將以過之適  
以來之計始皇猜阻雄暴之資輔以李斯文法刻薄之十  
而行事曾不如武氏之一婦人秦用是亡武用是存豈不  
為後世之明監乎

李昭德密言于太后曰魏王承嗣權太重太后曰吾姪也昭  
德曰子猶有弑父况姪乎以親王為宰相權侷人主臣恐陛  
下不得久安天位也太后矍然曰朕未知之思遂罷承嗣及  
武攸寧

以文而觀昭德為武后深計以安其位也以情而觀承嗣  
據相權勢必速飛譎而去之所以剪其翼此謀慮之善者  
也諸武雖至列朝廷而不預政事則其氣燄亦少損矣  
朱敬則上疏請寬刑省罰以為文明草昧天地屯蒙三叔流  
言四凶構難不設鉤鉅無以應天順人不切刑名不可摧姦  
息異神道助直無罪不除蒼生晏然紫宸易玉向時之妙策  
乃當今之芻狗太后善之自是刑獄稍衰

凡說人以善而不深得其為惡之本情則情不可格而善  
無自入武氏猜阻辨詐夫豈易諫哉陳子昂前後懇：納  
說甚美后雖不怒亦終不從何李昭德朱敬則一言變其  
所難如反手之易哉得其情故也后篡奪人國故惡人之  
篡奪之此武承嗣所以罷相也刑名告端既已收功直若



芻狗爾此制獄所以少衰也苟直曰承嗣不可相制獄不可用是以水沃石而已矣

姚璿奏請令宰相撰時政記月送史館從之時政記自此始也

殿試始于武氏已不可不改矣時政記又始此亦莫之改也豈非史之大疵耶唐制以宰相修史固非善法然記注之官不廢則猶可考實今直使宰相撰時政記月付史館則偽美而易惡假善而蓋非實事不必書事不必實而不復可信矣况武后行事汙穢冊牘奚可勝載姚璿欲為之隱掩故建是議耳一經宰相手筆史官不敢改其末流至有君臣更相為賜者臣有大佞而有片善于時君顧其相曰可書其善于時政記君有大過而有私恩于己臣復

其君曰聖德某事臣已書于時政記以是而送史館錄之惟謹而記言與動之官猶立仗烏未嘗載筆螭頭也用是而為史其可信者眇矣或曰審如是則武后史必皆溢美今之所傳何其瑕瑜不相掩也曰未嘗無公道亦未嘗無能之士一時之史雖不記天下之人固記之故王允殺蔡邕終無益于下接之窘君子亦力為善可爾力為善則已無所歎而人不防也不為善而惟人是防將見不可勝防而終莫之禦也

九月太后出梨花一枝以示宰相皆以為瑞杜景儉曰今草木黃落而更發榮陰陽不和咎在臣等太后曰卿真宰相也卉木有小華于秋冬之交者俗謂之小陽春非瑞也亦非異也杜景儉之言似之而非也正使梨不應花而花以為



陰陽失時孰與婦人不應帝而帝之為天地易位乎幸能  
正言曷若盡言而淺言之姑以盜世俗之小名何足稱也  
右千牛衛將軍安平王武攸緒少有志行恬澹寡欲求棄官  
隱於嵩山太后疑其詐許之以觀其所為攸緒優游巖壑一  
如山林之士

武氏網羅人才至衆蓋有實不副舉者矣未聞有才行而  
不為時用者也當是時拂衣而去惟武攸緒一人焉舍王  
爵之尊辭兵衛之貴安于巖壑而甘于貧賤使不之疑其  
智足嘉矣猜忌之主與內不足者常疑士大夫不為已用  
或至迫之以醜劫之以兵武氏量雖非宏而識亦闊達以  
為天下之士既皆為我制指則雖親屬棄官求志亦無嫌  
焉又况覘其所為無偽飾者遂以取信由是論之當時奇

才高識不能自晦而立乎其朝者深可惜矣夫下惠伯夷  
雖俱稱百世之師夷考其德蓋下惠所為易而伯夷所  
為難以二者比方而論不羞汙君何如不立乎惡人之  
朝也自附於展禽則將有偷合苟容之行自附于伯夷則  
不失為守道潔身之人觀所趨向則所立可見矣雖然下  
惠亦豈易為耶雖曰不羞汙君不卑小官然而不怨遺佚  
不憫厄窮進不隱賢直道以事人不以三公易其介夫豈  
苟于一官而求容悅乎君乎獵從其一偏而廢其衆善是  
穿窬而已矣

婁師德與吐蕃戰大敗貶原州司馬師德因暑移牒驚曰官  
爵盡無耶既而曰亦善不復介意  
身體髮膚生而有之也志士仁人猶不求生以害仁况官



爵非生而有之者乎而世之愚者患得患失決性命以饗  
富貴寧犯理違義苟賤亡恥耳官爵不可無也雖中人以  
下者衆所以至此亦由在上者不以義榮為率而以勢榮  
相高故也或曰官爵之不必固也如此則聖人垂戒使無  
危溢之行以長守富貴者何說也曰言各有當也四岳九  
官十二牧能夙夜在公靖共爾位終身不徙可也湯文為  
諸侯而見囚辱亦可謂危溢致之乎比干箕子逢龍又可  
以長守富貴為心乎下而言之官守不得其職言責不得  
其言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乃曰長守富貴孔子之教  
也吾不可以輕去是則穿窬而已矣婁師德長者人也雖  
以貶削為驚尋亦安之猶賢乎卷：於墜甌者而史謂其  
不復介意則非也儻來之物寧容介意介而不舍又將如

何

鑄九鼎成徙置通天宮豫州鼎高丈八尺餘州高丈四尺各  
圖山川物產于其上共用銅五十六萬斤自玄武門入令宰  
相帥宿衛兵十餘萬人曳之

禹鼎之說見于左氏春秋傳記周王孫滿之言曰夏氏遠  
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之使民知神姦民入山林不逢  
不若魑魅罔兩桀有昏德鼎遷于商：紂暴虐鼎遷于周  
以為非欤則有是鼎以為是欤則豈有王室鑄一鼎象魑  
魅罔兩不若之形而佞九州之民盡能見而識之也且使  
民不見魑魅罔兩不若之形豈治國者急務後世無此鼎  
民亦何嘗為魑魅罔兩不若害之于山林之間耶以愚度  
之特遠方圖物鑄鼎象之為可信耳蓋禹治水別九州定



山川陂澤之名賦貢多少之數故鑄之於鼎使後世有考焉大抵禹貢所記即鼎文也因以寓意于鼎曰寶此則可以正位而凝命云爾是故三代傳之而不敢失周家雖增九州為十二梳五服為六而百畝之微與夏后五十而貢同為什一中經暴君汙吏隳壞法制而陟禹之跡典則有考者未必不以鼎而見之也周仁六籍學士猶見焚滅而况於鼎既淪沒矣後世方且襲而為之勞人費財而無益於事如武氏所作圖山川物產將何為哉其甚者乃取天下元臣憂在社稷忠于人主者目為姦邪比之魑罔而鑄之于鼎是禹鼎者載平天下之具武帝汾鼎武后神鼎直為奇觀而後世之鼎乃禍亂之原本耳狗名失寶至此為上者可不辨是非之歸乎

來俊臣方用事選司受其屬請不次除官者每銓數百人及俊臣受誅侍郎皆自首太后責之對曰臣負陛下罪止一身違忤俊臣立見族滅

人主欲行其志不能自達必付事柄于可任之臣其志善其臣賢則福逮蒼生而仁不可勝用其志不善其臣不賢則君取其一臣取其十而害不可勝言武氏委來俊臣之徒本欲誅鋤異己者耳而俊臣倚勢挾威恣為姦利有司不敢拒武氏不得知然則武氏所得少而俊臣所得多人君監此必不以不義之心而托之不義之人使利歸于下而歸于上矣

宰相狄仁傑上疏以為用武荒外邀功絕域竭武庫之寶爭不毛之地苟求冠帶遠夷之稱不務固本安人之術此秦皇



漢武所行非五帝三王之事業也近者頻歲出師所費滋廣調發日加百姓虛弊今關東饑饉蜀漢逃亡本根一搖憂患不淺切謂使夸狄無侵侮之患則可矣何必窮其窟穴與螻蟻較長短哉

陳子昂諫說武氏甚多其論亦美而或者譏其失言謂武氏不可與言而與言之也言既不行強聒不已故其論雖美自後世觀之豈不猶資章甫以適越乎是故方類聚物以群分仁義之道或可以警盜跖而堯舜湯武之事業非所以語武氏也今狄公以邀功絕域不務固本安人為非二帝三王所行而勸止之不幾與子昂比乎曰人之語默行止有事同而情異者此屬是也武氏已老太子既在東宮天下必復歸唐狄公所為懇懇恐百姓虛弊根本搖動

者為唐室計耳以此求懷英之心然後知其與陳拾遺遠矣

命淮陽王武延秀入突厥納默啜女為妃鳳閣舍人張柬之諫曰自古未有中國親王娶夸狄女者忤旨出刺合州

賊后之宗唐室之讎也何名為中國親王棄之夷狄猶為漏網未伏其罪此何足惜者而柬之論之耶突厥尚知武氏小姓門戶不敵而柬之獨不知之耶始以淺事而論太后族子娶可汗女豈不賢于捐公主而嫁諸夷狄耶故論事不正其本而治其末則名不正而言不順矣

宰相蘇味道依阿取容嘗謂人曰處事不宜明白但模稜持兩端可矣時人謂之蘓模稜

是非別白曲直不淆者天下共願之公情而姦宄小人之



所不利也自鄉黨積而至於朝廷苟是非曲直各當其分即二帝三王之世也是非曲直各失其分即幽厲桀紂之世也百姓之直為曲所勝是為非所蒙必求直于縣：不為之理即求直于州：又不為之理外而有按察內而有朝省必異一伸之而終不得伸則曲而非者唾掌得意相視而群起矣又况百姓而上為士為大夫為卿輔而是非曲直亦復如此天下不乱不可得也故宰相者別白是非辨論曲直進賢退不肖然後可以服天下之心焉今蘓味道以模稜自處又以教人下雖不為百姓所賴而朝無怨疾得持祿容身之道一時富貴久已湮滅而史冊所紀千載不磨猶前日事也亦何美哉雖然比之以是為非以曲為直以賢為不肖以愚佞為忠良確守此見牢不可破者

則又為賢矣雖至鹿馬易位其如人心不服何是故哀公問于孔子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措諸枉則民服舉枉措諸直則民不服

吉頊與張易之昌宗皆為控鶴監供奉頊說二人曰公兄弟貴寵如此天下切齒多矣將何以自全二人懼問計頊曰天下咸思廬陵王公何不勸主上立之以繫蒼生之望豈徒免禍亦可長保富貴矣二人承間以為言太后知頊之謀乃召問頊：復具陳利害太后意乃定託言王有疾即召歸就

歸廬陵王狄仁傑雖首言之太后未許也及吉頊為二張謀后意乃定託言王有疾召還就鑿然則頊功為多而當時及後世稱復唐之功者特歸之仁傑而不歸之頊何也



人臣建策效計當原其心心誠爲國耶事雖不就君子予之心不在國而假善以濟其私耶功雖幸成公論非之狄公精忠惟復唐室是念其請歸廬陵王也太后雖未之許然心已開悟矣吉頊乃傍緣二張誘以長保富貴太后雖即從之其如狄公之請在前又無附麗而正行其志乎故以權譎求濟託非所託者是自爲不正安能正邦况頊以告密進身黨附來俊臣一言之禍殺名士三十六家爲人如此又欲竊返正嗣君之功豈天理所容乎

初聞知微田婦道使突厥還婦道以突厥必負約不可恃和親宜爲之備知微以爲和親必可保既許其昏而突厥大入寇太后夷知微三族擢婦道爲夏官侍郎

莊周氏論治道先之以明天而終之以是非賞罰是不見

賞而反收之非不見罰而復脫之雖堯南面而立舜北面而朝天下不可治也自突厥爲患武后遣使闚知微以爲和親必可保婦道以和親必負約夫利害在數千里外而信誕繫使人立談之報則宜何從主此事者亦從吾所欲而已武后意在和親故用知微策既而突厥罷和親發兵大入連陷數郡殺掠不可勝計自此其國大振拓地萬里益輕中國若主此事者必欲行吾所欲而畏用兵知微必進言曰虜所以侵犯者由我誠未著禮未備賂未厚也宜益遣使人卑辭重幣必得其歡心而爲知微之徒者窺見間隙各入其說扳緣而起朋附而行薦賄不已必至割地割地不已必至稱臣雖盡失河北猶未止也武氏灼見此弊慨然反前日之失選將興師分道攘斥突厥既退分別



兩使人是非大明賞罰則與漢高封婁敬斬言匈奴可擊者異世而同其能嗚呼一婦人干天位罪不容誅而英謀雄斷乃爾道與於德宗與石晉之前得無羞其顏而奪之氣乎

內史王及善嘗忤旨稱病謁假月餘太后不問及善歎曰豈有中書令而天子可一日不見乎事可知矣乃上疏乞骸骨太后不許

經理天下者貴禮物法度有常守而不肯輕變欲民之耳目習而心志定也及其久也姦雄百計欲掃滅前迹而建置其私百姓終不與也故光武起南陽入洛邑吏民見漢官威儀流涕而屬心武后更革唐室被袞冕見郊廟豈不異哉行之終十餘年雖將相大臣安于承事若宜然者以

王及善目武氏為天子之言槩可見矣中書令不可一日不見天子而女主豈得僭位十五年稱皇帝乎安于此而不安於彼其為推類也末矣

胡僧邀太后觀葬舍利狄仁傑諫太后中道而還曰以吾直臣之氣

憲宗英主也惑于佛骨而欲殺韓愈太后崇寵浮屠甚矣乃能聽狄公之言自遏其志以從直諫憲宗宜然而不能然女主宜不能然而然彼其總攬賢豪驅駕一世其才有過人者矣後之人主可不強于為善乎

狄仁傑嘗薦姚崇元柏彥範等數十人率為名臣或謂仁傑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門仁傑曰薦賢為國非為私也治古宰相以傍招俊乂為任後世乃有植黨之嫌惟明君



能不以此嫌而廢大臣薦賢之職以所益者大也狄公引進凡數十人而當時不以植郃為譏亦可見其得人而無私矣得人衆多不以其私可謂賢宰相矣或者援親姻阿所好固為負國偷得避嫌之譽而無所舉使賢愚同滯是亦私而已矣

三月大雪蘇味道率百官入賀御史王求禮進言曰今陽和布氣而寒雪為災豈得以為瑞乎賀者皆諂諛也太后為之罷朝

忠臣無所不用其忠雖慶瑞顯著必從而諷諫佞臣無所不用其佞無是事猶指為有也設如物象呈異則顛倒吉凶變移休咎無所不至或一切匿覆而不以聞其意人君疑而問思而悟求所以至此者則于已不利故雖天變動

於上地變動于下率百官鉗其口結其舌反取雲氣草木之疑似者以為慶瑞洋然稱而贊之此姦臣之同態也蘇味道不至是特其資好諛故為賀雪之舉然王求禮昌言於下武后罷朝于上則其諂不得行而家蔽之徒亦為之惕息使明君當御則味道難逃孔王之罰矣

天官侍郎崔玄暉性介直未嘗請謁執政惡之改文昌左丞月餘太后謂玄暉曰自卿改官聞令史設齋自慶此欲盛為姦貪耳今還卿舊任

是時狄仁傑已薨在執政位者韋安石李迥秀顧琮蘇味道諸人也琮無所建明迥秀孝母而出不敬之妻安石疾邪而抑二張之鄙况于玄暉介直必見容矣所見惡者得非蘇味道乎味道前以賀雪而屈於求禮今以抑玄暉而



奪於太后然且強顏不退大臣無恥不亦辱其位哉

長安二年九月朔日食既三年九月朔日食既

呂后末年日食惡之曰此為我也未幾而薨武后至是日食再既明年亦薨日者至陽之精人君之表今乃為女主之應天道亦僭乎今高宗武后觀之高宗自顯慶五年已後至崩凡二十三年日食且十而武后自廢中宗臨朝至薨凡二十一年日食總七高宗昏庸無斷武后英明有決相去之遠不惟人事而垂象所表亦著矣夫陽淑不競則陰息長中國蠹壞則夸狄進君子道消則小人盛理固然也武氏反陰為陽居中履極奄唐虞之舊域班正朔于八荒其氣融所感上致日星之變不亦宜乎人居觀此可不法天行健進德修業以臻大人之造正天地之經乎

張昌宗譖魏元忠謀反太后欲使元忠昌宗廷辨之昌宗密賂鳳閣舍人張說許以美官使證元忠說許之明日太后召說：將入鳳閣舍人宋璟謂說曰名義至重鬼神難欺不可黨邪臨正以求苟免萬代瞻仰在此舉也御史張廷珪左史劉知幾亦曰無汙青史及入太后問之說曰臣實不聞元忠謀反但昌宗逼臣使誣證之耳太后曰張說反覆小人宜并繫治他日更問說對如前命更鞠之所執如初元忠貶高要尉說流嶺表

宋璟可謂賢矣為張說謀而忠張說亦可謂賢矣聞宋璟言而受使事君者相詔相聽皆如是朝廷豈有過舉哉雖然此最凶渠姦賊之所惡指為朋黨者也其言曰爾雖有義安得自伸顧惟我之從可爾以此為言固端的則特立



獨行者必斥而去阿諛比附者必悅而留而是非之理亂矣詳說之為人非能守義不回者也璟既戒之甚力張廷珪劉知幾人從而激勵之逢生麻中勢不得不直也苟惟不然說他日事業可紀如是者甚少豈爵位既高不能親忠良以自助耶若子貢乎三益之交也

時武三思以下皆謹事張易之兄弟宋璟獨不為禮諸張積怒常欲中傷之太后知之故得免

武后雖肆行誅殺而當時號為賢士則未有死者惟所寵信邪惡之人反多不免至如狄仁傑徐有功朱敬則宋璟之徒則保護尤力其與庸遠矣非惟盛時弛張如志及其末路衆正畢集而終賴以免豈非智術之高歟明皇之初用賢求治中道而廢馴致大亂又不免其身方諸王母乃

大不及陰能任陽剛之事而陽不能勝陰柔之克豈天之降才爾殊哉

太后寢疾宰相不得見者累月惟張易之昌宗侍側二人見太后疾篤恐禍及已引用黨援陰為之備屢有飛書言其謀反或告昌宗召術士李弘泰占相弘泰言昌宗有天子相太后命韋承慶宋璟崔神慶鞠之承慶奏弘泰之語昌宗尋已奏聞準法首原璟奏昌宗僅以弘泰為妖妄何不執送有司雖云奏聞終是包藏禍心請窮治其罪太后久之不應璟曰儻不即收繫恐其搖動衆心太后勅璟揚州推按又勅幽州推按又勅安撫隴蜀璟皆不行復奏收昌宗太后溫顏解之璟教愈厲太后乃可其奏遣昌宗詣臺璟按之未畢太后遣中使特赦之璟歎曰不先擊小子腦裂負此恨矣太后使昌



宗詣璟謝璟拒不見

二慶邪黨也宋璟正士也武氏若欲曲庇昌宗則付二慶足矣而使璟同鞠之其心固了了邪正之判矣是故璟雖再三陳論至于抗制不受太后終不之恚以內嬖之私終不可屈外庭之議也大嬖寵私溺其情難移予不可得之於父臣又安能必之于君子而武氏肯自抑斷以伸正直之氣其與漢文聽申屠嘉而推辱鄧通何以異哉使其生為男子而臨天下其雄材大畧殆與孝武等矣人主愛非所安不為公論所奪者視此寧不愧耶

神龍元年正月太后疾甚張易之昌宗用事張柬之崔玄暉敬暉桓彥範袁恕已帥兵詣東宮迎太子至玄武門斬關而入太后在迎仙宮東之等斬易之昌宗于廡下進至太后寢殿太后驚問曰亂者誰耶對曰易之昌宗謀反臣等奉太子誅之太后見太子曰乃汝耶小子既誅可還東宮彥範進曰太子安得更歸天意人心久思李氏群臣不忘太宗天皇之德故奉太子誅賊臣願陛下傳位以順天人之心太后乃傳位于太子丙午中宗即位帥百官上太后尊號曰則天大聖皇帝復國號曰唐

武氏之禍古所未有也張柬之諸王第知反正廢主而不能以大義處非常之變者不為唐室討罪人是也武后以太宗才人蠱惑嗣帝一罪也戕殺主母皇后二罪也黜中宗幽而奪之三罪也殺君之子三人四罪也自立為帝五罪也廢唐宗廟六罪也誅鋤宗室殆盡七罪也穢德彰聞八罪也尊用酷吏毒痛四海九罪也兵既入宮當先奉太



子復位即以武氏至唐太廟數其九罪稱高祖太宗之命廢為庶人而賜之死中宗不得與焉又取武姓王侯嘗用事肆虐于唐之人者盡戮之然後足以慰在天之靈雪臣民之憤而天地之常經立矣或曰此大事也於古有誓乎曰有昔者文姜預弑魯桓哀姜預弑二君聖人例以孫書若其去而不返以深絕之所以著恩輕而義重也宋桓公之夫人衛女也生襄公而出襄公既立其母思之而義不可往乃作河廣之詩以自抑襄公尊為國君號令自己莫或下之者欲迎其母又何難焉終不敢徇私恩以廢大義也醒人錄河廣于國風豈獨見衛女之以禮制心王欲明襄公之重本其義與春秋所書一也夫知母而不知父走獸是也人則知父矣學士大夫則知尊祖矣桀紂為天下

主及其失道聖人猶存湯武之事况于太宗親平四海功隆業大而故時宮嬪已髡首為尼乃干天位負九大罪此於高祖太宗豈有婦禮于中宗豈有母道而乃膠常守故不能討治使得傳位又受顯冊仍皇帝之稱以是見五王雖能反正舊主苟非因武后久疾其勢可乘亦未敢動則其平日處心積慮欲戡此難者志氣忠果而智謀淺近使禍本不除諸武遺燼燄然再熾然則中睿之間有功者未有大子五王者也而有罪者亦未有大子五王者也為大臣斷大事而無學其不能善始善終決矣或曰使狄公而在當有以異乎此耶曰狄公亦如是而已矣何以知之觀其說武氏之言曰立廬陵王則陛下萬歲後享唐之血食立三思則宗廟無祔姑之禮狄公固不肯給以血食于先



而以討之於後也故知其亦如是而已耳或曰文姜與聞乎弑君是以絕母子之恩武氏亦嘗殺也此而同之不亦過乎曰弑君立君宗廟猶未亡也其罪已當絕况移其宗廟改其國姓是滅之矣豈不重于弑君者耶夫惟如是故不旋踵韋后肆行無所忌憚意可以為常也然則以中睿之間有功者未有大於五王而有罪者亦未有大於五王者豈不信乎為大臣斷大事欲善始而善終豈不在於有學乎

中宗

立妃韋氏為皇后上在房陵與后同幽閉備嘗艱危情愛甚篤與后私誓曰異時復見天日當惟卿所欲不相禁禦及再為后遂干預朝政如武后在高宗之世

孟子曰人恒過然後能改困于心衡于慮而後作徵于色發于聲而後喻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故生于憂患而死于安樂也中宗之在房陵去死一間耳自中人以下猶必憤悱怨艾監觀懲創進其獨智思平國家之難則與韋后誓言宜如何道而猥以不相禁禦豫許之其頑鄙無趣操一至于此使長王廬陵豈免危溢之行篡弑之禍而况當天下之重耶狄張諸公力復唐室志則忠矣知人之鑒得無愧于丙吉乎

二張之誅也洛州長史薛季昶謂張柬之曰二凶雖除產祿猶在去草不去根終當復生柬之曰大事已定夫何能為季昶歎曰吾不知死所矣劉幽求亦謂彥範曰武三思尚存若不早圖噬臍無及不從及上即位與三思議政事由是武氏



之勢復振

刑賞當與事類五王討亂所殺者張易之五人而武氏不預焉於是失先後重輕之類矣易之等嬖人也非唐室所以存亡者武三思親則為王尊則為相誠不易圖反正之初宜亟誅之若夫漏甕沃焦釜若斬蛇虺刺虎豹不足以喻其急也乃置而不問是棄遺燼于槁葦之中可謂智乎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孔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夫桑之為物深固難拔苞桑則叢生道尤難拔也難拔如此於之維繫焉則雖否而有休息之道無危亡之患張柬之桓彥範智昧于此故未及治而復亂未及安而復危國既傾顛身亦

隨之聖人設戒豈虛言而無驗可不信哉

以安車徵武攸緒既至除太子賓客固請還山許之

武攸緒之志不繼于其族卓矣他人避武后之亂思中宗之後事革則奮然而出攸緒見其末也應召而來遺榮而去故在嗣聖中睿之際一人而已矣

敬暉等畏武三思之讒以考功員外郎崔湜為耳目伺其動靜湜見上親三思而忌暉等乃悉以暉謀告三思反為三思用

讀史者往々忿怒崔湜之為小人彼小人何往而不然無足罪者獨五王不知人可恨耳上則不知中宗次則不知三思其為崔湜所反也固宜夫三思之惡布在天下何用更伺其動靜是時建義諸人分柄文武若合謀同志再匡



王室討除三思猶未晚也必若中宗與韋后復修則天政事斷以大義廢昏立明奉睿宗以主社稷雖為法受惡豈不賢于為三思所殖醢乎而五王智不及此其受禍也宜哉

河南北十七州大水宋務光上疏以為外戚太盛後庭干預朝政之咎上不省

六月洛水溢流二十餘家七月霖雨不止而有十七州大水之變于時韋氏未大張三思未專權而天戒已如此使中宗稍有遇災而懼之意亦必推求象類以陰盛為虞思正厥事則宋務光之言必見采納惟其漠然不以經意而敬暉諸公亦不能以災異之符儆動上心故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不可禦矣昔者宋大水魯公使弔焉對曰孤實不

敬天降之災又以為君憂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今唐大水如是而君臣視之猶鄰國之壑也欲不亡得乎

則天崩上居諒陰以魏元忠攝冢宰三日元忠素負忠直之望武三思憚之矯太后遺制賜元忠實封百户元忠捧制感咽涕泗見者曰事去矣

魏元忠當高宗季年由太學生慷慨論事歷武后世屢瀕危殆而無所屈折蓋以死為輕以義為重矣實封百户於宰相何加焉而至于懷感悲涕何也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元忠至可止而不止義氣不勝有貪志焉故雖位為公輔猶愛百户之封為三思所啗容、猶默坐視五王夷滅政事紊亂不敢一言而卒亦不免孔子曰桓也德焉



得剛為大臣而有愆已且不正如正人何  
元忠為相不復強諫惟與時俯仰中外失望

中宗鼎鑊豈若武后之列三思凶敵豈若周來之甚元忠  
不懼武后而惕息于中宗不畏周來而屈折于三思是何  
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故也君子有言德成者不為血氣  
所使何以能成其德持志以養之而已單食豆羹不得則  
死然蹴而與之乞人不屑血氣尚勝故也萬鍾之祿與不  
得則死者相去遠矣然有不辨理義而受之者血氣衰故  
也知所以戒則志常為主血氣不能盛衰之矣又曰血氣  
性也有命為君子不謂性也夫此所謂聖學也元忠受材  
美矣而不知學以養之故忘其在得之戒而罹殆辱之患  
也

武三思誣敬暉桓彥範張柬之袁恕已崔玄暉謀反皆長流  
嶺南外三思請夷暉等三族上不許崔湜說三思矯制殺之  
乃遣大理正周利用奉使嶺外比至柬之玄暉已死殺彥範  
暉恕已而還拜御史中丞

詩曰無言不酌無德不報五王親討諸張奉中宗返正反  
以快仇人之心以怨報德人理亡矣此五人者自非謀反  
大逆猶將十世宥之而無罪戕殺其逆天理不亦甚乎夫  
廢我者毀我宗廟社稷者寵以重德復我者存我宗廟社  
稷者施以極刑中宗之為人何人哉始雖不許三思之請  
既而不治矯制之事是與三思同情也遇毒而死其能免  
乎

三思既殺五王權傾人主常言我不知代間何者為善人何



者為惡人但於我善者則為善人于吾惡者即為惡人耳  
三思之言至不道也讀之者莫不嗤而比之矣然躬踐者  
亦豈少哉常人之情莫不好人同乎已而惡人異乎已君  
子則惟義之比惟理之從惟賢之與以其心公而無偏繫  
之私行治而無譏議之嫌量大而無忌疾之情也心不公  
行不治量不大則不期為小人而自入于小人矣陷于小  
人而不自知則同乎已者是之異乎已者非之是者躋之  
非者排之高斯林甫盧杞元載由此其選也豈特三思為  
然哉夫此六人其四禍及其身其二及其子孫未有脫然  
無禍者後之人宜何從三思之言其不足祖述亦明矣  
右補闕權若訥上疏以為神龍元年制書一事已上並依貞  
觀豈可近舍母儀遠尊祖德乎制褒美

諛人獻媚而不虞其言之不敬夫不敬者大逆之罪也禮  
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  
知尊禰矣學士大夫則知尊祖矣今權若訥居諫諍之地  
職在獻可替否不以學士大夫待其君而以禽獸遇之其  
罪云何中宗邁闕于前而受侮于後曾不省悟反褒美之  
天理淪亡祖宗謹怒作丕刑于朕孫死無日矣

皇后以太子重俊非己出惡之武三思上官婕妤安樂公主  
與駙馬武崇訓常陟侮太子又言于上請廢之太子積不能  
平與李多祚等矯制發羽林千騎兵殺三思崇訓于其第自  
肅章門斬關而入叩閣索上官婕妤：大言曰觀其意先  
索婉兒次索皇后次及大家上登玄武門樓以避兵鋒俯謂  
千騎曰汝輩皆朕宿衛何為從多祚反能斬反者勿患不富



貴於是千騎斬多祚等衆遂潰太子走為左右所殺上以其首祭三思崇訓

討諸張退武后以中宗返正者李多祚嘗奉令承教於張東之矣其時武后雖如瘠牛苟知其謀先事而發憤于豚上其畏不死然以五王協計乘人心久憤扶正抑邪是以成功今多祚無外庭大臣廢昏立明之策獨舉禁兵以子脇父其事逆矣既殺三思若遂中止韋氏之兵得不動乎然則上官婕妤次及大家之言非恐喝中宗乃太子勢所必至也為多祚者宜拒太子不從其請善矣不知春秋之義陷于誅死不亦傷乎

太子起兵遇魏元忠之子升脇以自隨太子敗升為亂兵所殺于是宗楚客紀處訥言元忠與太子通謀請夷三族制不

許楚客使姚廷筠冉祖雍楊再思李矯袁守一再三彈之貶務川尉行至洛陵而卒

元忠責居嶺南召旨之敬雖在上返正之日乃五王以其勲舊之故豈主意哉既見三思擅權五王受制韋后內亂鄭普思葉靜能以妖妄見信則事可知矣遠巡不至上也一見親君慶其復位密進忠益稱病而退次也至就爰立於是乎不智矣及受實封喋不復語本欲依違取容而終亦不免是故釋禍莫若守正則輕重不足論也既不能自晦于斯時曷若致大臣之義盡匡輔之道以身死國乃與韋巨源楊再思祝欽明蘇瓌李矯之徒同群並立視五王荼毒而不能救名節盡隳可以為知進而不知退者之戒矣



遣使分道詣江淮贖生

贖生釋氏之法也武后信僧懷義下禁屠之令孰與酷吏所殺為多韋后信僧慧範遣贖生之使孰與五王所受為虐是不知類之極也大不知類固佛之所謂道也其流習之弊雖不信佛者亦或以贖生禁屠為仁政之術希陰德之報或于誕日受羽毛鱗介之獻從而釋之或置于苑囿而畜以汙池臣以是為忠子以是為孝僚隸輿臺以是為勤而急政暴賦殃及百姓則不以為念也棄逐賢才使不得行則不以為意也輕重緩急反易倒置豈竟舜急先務之智急親賢之仁哉故雖不信佛而不知其類則陷于佛而不自覺由不善推其所為故不忍于小而忍行于其大也

置修文館大學士四員直學士八員學士十二員選公卿以下善為文者充之每遊幸宴集學士必從賦詩屬和使上官昭容第其甲乙優者賜金帛於是天下靡然爭以文章相尚儒學之士莫得進矣

欲觀世之治亂以所好尚可也上好朴實者治之所由興也上好文華者亂之所由成也欲觀士之賢否以所積習可也務德勵行者君子之徒也辯慧詞藻者小人之歸也君天下之道率以朴實而敷求敦重之人布之列位猶恐不及今乃立之標的誘以美官而文華是勸又使宮婢品藻之彼變亂是非移易白黑令色無恥巧言簧鼓使人主眩於真偽皆此流也故漢靈置鴻都取敗于前中宗置修文以取敗于後豈非有天下之明監哉



突厥施娑葛既立故將闕啜忠節不服數相攻郭元振奏追忠節入宿衛行至播山城經畧使同以悌說之曰國家不受高官顯爵待君者以君有衆也脫身入朝一老胡耳豈惟不保寵祿死生亦制于人今宰相宗楚客紀履訥用事不若厚賂之請留發安西兵引吐蕃擊娑葛既不失部落又得報仇忠節用其言楚客遣馮嘉賓安撫忠節呂守素處置四鎮發甘涼以西兵兼徵吐蕃討娑葛于是娑葛入寇生擒忠節殺嘉賓守素

荀卿氏曰散無遠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彰是故惟不言也言則人知之惟不為也為則人見之宗紀二相坐乎廟朝巖巖然可謂深嚴尊重矣而財賄之好雖數千里之外蠻夸之人亦見其情發使遣餌果為所陷殺將覆軍貽國大

辱小人嗜利忘患如此為天下者可不審擇清德尚義之君子而用之哉

中丞姚廷筠奏為君者任臣為臣者奉法萬幾叢委不可徧覽自今若軍國大事條式無文者聽奏餘各準法處分從之老胥猾吏欲因其官長者必以文書之繁使其精力不給則得以竊其柄且示不敢自專之小心而官長終不悟也夫臣之欲竊其君之柄者亦然小事必奏小利必陳卑官賤品之除黜亦必進稟可謂委權遠勢恭以謹矣而大謀顛錯威福潛移則君得知也人君所以致此豈無說乎一曰疑一曰察二者苟有一焉豈惟姦臣得行其計彼愚庸懷祿者亦得置君于叢脞之地而已偷享其安故惟知道之主提綱總要斯患則亡矣



韋嗣立上疏以爲近來京官有犯者方遣為刺史選人衰耄者方補為縣令以此理人何由率化望自今應除省臺及五品以上官先于刺史縣令中選用則天下理矣上不聽郡守縣令天下之根本先覺有言能為一縣盡其職者可以相國矣其重如此而世多忽之京官有犯及黜望下者乃遣刺州自漢氏已然吏部選人衰耄者方補縣令其弊至今在也夫仕于朝廷或失意者或負罪戾而付之一郡其不以升黜為閭而肯該過自新者有幾不然是棄一郡矣人之壯也才力志氣可以有為思自表見往：今勵及血氣既衰戒之在得方且使臨民治效無聞惟貨是鬻是棄一縣矣故欲占世之治亂以守令賢否觀之而宰相之事業立可見矣

### 楊再思薨

再思貴為宰相一善無聞而有兩足狐之號其心固不以為恥也持祿取容竟卒于位自兵知者觀之必以謂賢於張柬之崔玄暉之徒矣彼其自處亦必曰白璧不可為吾寧以偷合而全身也嗚呼天地久遠人以身生其間何啻白駒之過隙君子所以異乎小人者勉：于為善不與草木俱腐焉耳使柬之玄暉之徒無善可稱而又罹冤橫是誠再思之不若矣自後世觀之再思雖卒于相位歟以公衮而一善無聞兩足狐之名不可說也五王雖困躓冤橫死于凶人而忠烈顯：為興復唐室之功臣不可滅也故君子不較榮辱成敗于一日以千歲自期而已矣定州人郎岌上言宗楚客將為亂后殺之許州參軍燕欽融



上言皇后圖危宗社楚客殺之上意快：后及其黨始懼  
易曰閑有家悔亡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女子陰柔之質  
易以流蕩大為之防猶或踰之况決其限制而與之開道  
乎韋后之至此極也田中宗在房陵不相禁禦之誓也既  
曰不相禁禦則何事不可為而又有快：心能無及乎昔  
魯桓公失防閑之道卒殞其身春秋備書以為後戒中宗  
愚闇豈所當責祇足以證聖人之訓非空言者其有警於  
來世亦多矣

上燕近臣国子祭酒祝欽明作八風舞備諸醜態上笑欽明  
素以儒學著明吏部侍郎盧藏用曰祝公五經掃地盡矣  
祝欽明素以儒學著名而其所為如此世以是議儒學之  
士大抵聖讀而庸行也雖然欽明止于自毀而已或乃有

口筆且旦而身心管商險詖盱眙以饜富貴謀人之國一  
不成而萬有餘喪者其醜態豈不百倍于欽明之可哂乎  
原其失以經其事二也經自經事自事則雖盡治五經無  
救于八風之舞經即事：即經則雖不能記誦其文而道  
固與之合矣

安樂公主欲韋后臨朝已為皇太女乃合謀進毒上崩温王  
重茂即位韋后攝政請遵武后故事南北衛軍臺閣要司皆  
以韋氏子弟領之宗楚客密謀革命臨淄王隆基相王旦之  
子也素有匡復社稷之志率羽林兵入斬韋后安樂公主武  
延秀上官昭容迎相王輔少帝捕斬諸韋極裸無免者武氏  
宗屬誅死流竄亦盡

殲殄諸韋懲五王之不斷也誅竄諸武懲中宗之失刑也



撥亂反正之道必拔本而塞源徒芟刈其枝柯決涸其流  
委則未有不復為患者縱不復為患亦不厭人心拂天理  
矣然則當是時臨淄王當條陳禍乱原本起自武后黜其  
號夷其陵罷其祭享以庶人禮葬之絕之于祖宗猶足以  
救中宗五王之久而世女主禍乱之戒也或曰禮無臣子  
貶尊上之文中睿皆皆武氏子也其可乎曰臣子無貶尊  
上之文常禮也武氏所為天下大變天理所無也睿宗雖  
不敢出自己意大臣以道正國豈惟處經事而得其宜固  
將遭變事而知其權召會百官告于高祖太宗之庙而行  
之為法受惡可也武攸緒賢者乃玉石俱焚惜哉

劉幽求言于隆基曰相王疇昔已居宸極群望所屬今人心  
未安豈得尚守小節不早即位以鎮天下乎隆基曰王性恬

淡不以代事嬰懷雖有天下猶讓于人安肯代之乎幽求曰  
衆心不可違雖欲獨善如社稷乎何隆基入言相王許之睿  
宗即位以少帝為温王

臨淄舉事之初或請先白相王隆基恐王預危事而不白  
既誅韋庶人劉幽求曰衆約今夕共立相王何不早定隆  
基又止之至是復拒幽求之議不得已而入告然則隆基  
之意本欲自取特迫于父子不敢出言惜乎睿宗之不見  
幾幽求之不知變也韋庶人武三思淆乱中外睿宗曾無  
討除之意而隆基能之大事已定幽求且請于相王使以  
神器歸之臨淄則太平公主之乱無自而生矣朱王成器  
猶能遠監建成力辭儲位而睿宗反不能為他日聞變登  
樓然後畀付父子之間交有所損幽求勇能戡亂而智不



能燭微惜哉

睿宗

謚故太子重俊曰節愍

重俊無太子無良師傅不忍一朝之忿而涉於反逆之跡所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者也使重俊有見微知著之智遵養時晦俟韋氏之亂而後舉不亦善乎既不能然稱兵闕下曾無辭說是則反耳復其位號謚曰節愍徒以其殺三思父子而不斷其兵勢之上浸也昔者蒯瞶以欲殺南子故至於出奔春秋罪其輕宗廟社稷之所付託而恣行故雖書世子而義不繫于與之世其國也重俊則又甚矣故曰為人臣子而不知春秋之義者必陷誅死之罪

侍御史倪若水彈祝欽明郭山憚亂常改作希旨病君左遷

欽明饒州刺史山憚括州長史

王者之制行偽而堅言偽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不以聽焉孔子為政于魯七日而誅少正卯為是故也祝郭二人建皇后助祭天地之言自武氏奪攘矯虔廷臣猶無此議夫豈特亂常改作而已縱不誅死尚當盡削官秩投之四裔以為飾六藝文姦言之戒今雖貶絀而有民有社夫豈足以示懲哉

侍御史崔泚太子中允薛昭素奏曰斜封官皆先帝所除姚元之等一朝盡奪之彰先帝之過為陛下招怨制並量才叙用

彰先帝之過為陛下招怨姦人之言類如此使遇明君惟是之從必曰置先帝於過舉豈所以為孝治美譽于群小



豈所以為君爾以靈帝侯我耶然則姦言無自入矣且以姚宋秉政而崔薛之說得行何也睿宗以六居五使太平陰疑于陽其剛柔尚不自理而奚是非之能辯姚宋若力爭之勢將有所激矣然則是乎曰當其時事有大于此者姑忍焉可也

上以二女西城隆昌公主為女官各為之造觀用工數百萬右補闕辛替否上疏極諫上不能從而嘉其切直

睿宗之賢于中宗者特宮闈清肅一事耳其優柔不斷是非紊亂賢不肖混淆未有以甚相遠也使無玄宗繼其後而在位日久亦同歸于亂而已矣辛替否之言可謂忠切亦不能行蓋惑于異端者未有不蔽其從善之明也夫女子當深居閨房在家從父母既嫁從夫死從子豈有聽

其不嫁學于異端建觀聚徒者其名為清虛恬靜之地其實鮮不為汙穢恣肆之事睿宗不能察也二觀之費用錢百餘萬緡其于露臺百金不既多乎而韓愈美唐之言曰高宗中睿休養生息其諸以睿宗無可稱者直與父兄比列而已耶

薛訥鎮幽州二十餘年吏民安之未嘗舉兵出塞虜亦不敢犯與燕州刺史李瑄有隙瑄毀之於劉幽求：薦孫佺代之佺與奚酋戰佺軍覆沒

核毀譽以考功罪之實而施賞罰焉稷卨傳不越是道劉幽求聽李瑄一言而撤幽州二十年完固之屏翰更命他將身與衆殲焉諛匿之人不蒙誅罰陟降之地不見誚讓雖不以世事嬰懷然居其位安得不與其休戚哉子



夏問孔子曰何如斯可謂之父母矣子曰四方有敗必先  
知之可謂民之父母矣夫堂下遠于百里門庭遠于千里  
此崇高深嚴之勢也四方有敗蒙蔽者當益衆而人主乃  
能先知之夫豈遣間伺信小臣所致其必有道矣赤子未  
能言其心之好惡身之疾痛父母必知之以其誠心在焉  
保民如保赤子心誠求之其不知者鮮矣



宋儒致堂胡先生讀史管見卷之二十

唐紀

玄宗上

木石山人校刊

上之爲太子王琚說之曰韋庶人弑逆人心不服誅之易耳  
太平公主武后之子凶猾無比大臣多爲之用琚竊憂之上  
曰言之恐傷上意不言爲患日深奈何琚曰天子之孝異於  
匹夫當以安宗廟社稷爲重上悅及即位以爲中書郎

孝一也而分不齊故自天子至於庶人事親之心未始或  
殊顧所以養之者有廣狹耳不可謂曾參布衣而其孝不  
足不可謂舜撫四海而其孝有餘孟子知之故曰事親若  
曾子可也又曰舜視棄天下猶棄弊屣也夫曾子之貧可





知矣固不以貧而自歎舜之富貴可知矣亦不以富貴而自足以愛親之至貧賤富貴無預焉愛親性也貧賤富貴命也君子盡性不謂命也姦險之人撼其君乃有王琚李輔國以安宗廟社稷為大孝之論於是趨近功規小利而父子之恩失矣夫睿宗無恙不圖安其心而曰安宗廟社稷豈得比于庶人玄宗無恙不圖安其身而曰安宗廟社稷豈可同於匹夫已而兵甲內動二帝震驚而曰吾安宗廟社稷是外其父于宗廟社稷也曾是以為孝而不謂之悖德乎

初崔湜與譙王重福通嘗死張說劉幽求營護脫之既而湜附太平罷說政事及幽求貶湜諷廣州都督周利貞殺之桂州都督王曖知之留幽求不遣

張說劉幽求皆有才智而短于器識者也是以不知人彼崔湜之不肖著矣曾何足救者是故縱虺得鬻放虎得噬幽求之免亦幸而已取人者未嘗不以身孔明所謂各務其所尚是也然修身必以道而道有正有邪故修道必以仁心果仁矣乃能好人能惡人好惡不失其類則所好必善所惡必惡故仁其心者知人之要也

開門張燈作大酺奏伎樂上皇與上御門樓臨觀以夜繼晝凡月餘

張燈起於佛老二家至元魏北齊然後盛尤侈于隋而唐不能革也其實以為遊觀其名曰與民同樂夫國家百費皆出于民而張燈之飾至于用紵縠錦繡金珠翠羽民有以油蠟而破產者苟其樂業雖牽車服賈亦能洗腆用酒



何必張燈然後可以同其樂哉誠曰與民同者民之不安其業不樂其生多在四方遠于京師之虞而輦轂之下繁華所集水旱不知饑饉不聞也樂不及遠而與近者同之無乃繼富而不能周急乎以此而思則張燈之事非先王令典有因先務法而勿舉可也

太平公主既與上有隙遂與竇懷貞岑義蕭至忠崔湜等謀廢立上自將入討上皇聞變登承天門樓郭元振奏皇帝誅懷貞無它也上皇乃下詔軍國政刑一皆取皇帝處分朕方無為養志以遂素心賜公主死諸子黨與誅者數十人

太平公主恃寵干政其罪固大然上皇之愛妹也玄宗苟以大計不獲已者既已戒嚴當先奏知上皇然後舉則無倉猝震動之虞矣曾不是思乃勒兵劫入致上皇登樓以

避

之其驚駭父心不亦甚乎孝子之事父母也及父母之所下氣怡穀不敢噦噫咳嗽欠身唾涕寒不敢襲瘵不敢搔其敬戒如此父母有愛妾雖沒身教之不衰况同氣乎玄宗惑于王琚之謀欲去其害已者雖觸父而不忌其不孝大矣夫太平非有不利于睿宗及得罪天下者也直將圖玄宗耳玄宗殺之是亦太宗殺建成之類也為玄宗計者剪太平羽翼廢而不殺可也睿宗每自謂素懷淡泊不樂世務然則盡子傳位之盡釋萬幾則太平亦無所恃而謀亂乃有眷眷之情尚知大政昧于亢龍有悔是以不智處身而以不孝處其子也豈非後王之戒哉

上幸新豐講武于驪山之下以軍容不整坐兵部尚書郭元振於纛下將斬之張說劉幽求諫曰元振有大功不可殺乃



流新州

玄宗材氣英采而於治天下用人材行賞罰之道則不逮太宗遠矣即位之初方平內難外無寇警天下萬幾固有先後之序而何急于講武乃又不戒視成欲誅有功之士一舉而三失焉使宋璟在朝必有正諫而張說劉幽求不能也徒能免郭元振而已夫欲誅郭元振者非本務也當止其講武以閉其邪心乃大臣之義也

上以姚崇為相張說疾之使御史彈之上不納說懼乃潛詣岐王中欵坐是出刺相州

人臣之義無私交况以宰相而通于有寵之藩王將何為乎得非求其援已乎正使岐王敢為之言上之疑必自此起既非安身之道而且為岐王之累說號有智於是大愚

矣進退常事也姚崇既相說亦何懼而為此紛々故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

舊制雅俗樂皆隸太常上以禮樂之司不應典倡優雜伎乃置左右教坊掌之又選樂工及宮女自教曲法于梨園禮部侍郎張廷珪上疏深以鄭毅遊獵為戒上嘉賞之而不能用玄宗謂太常不應典倡優雜伎是也而更置坊院武選宮女以實之此則煬帝所為也傳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終玄宗之亡也直坐好樂而已而廷臣獨張廷珪一人進諫又不見納昔顏回聖之賢問為邦于孔子孔子語以四代之制且曰故鄭毅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夫以顏子尚當戒此况玄宗處富貴之極乎大臣之責務引其君以當道格其非心而防其微漸者也姚崇於是昧其所職矣夫鄭



衛之音進俯退俯姦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侏儒孫雜子女淫于色而害于德而人主玩心儲神夜以繼日雖英明剛毅或未免于移其志意况玄宗中人之質乎人謂姚崇為賢相以此一事觀之名過其實矣

教所在無得創建佛寺積壞應葺者乃聽

孔子曰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夫滅國絕世或有罪以取之或不幸而及之其上之人則斲元德顯功也興而繼之所以天下歸心也逸民者或抱道懷德或有才有行人所尊敬上未及知者也舉而登之所以天下歸心也若夫異端之教殄滅彝倫自絕其類聚姦猾惰游之人於焉衣食其異于滅國絕世逸民亦遠矣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次也以漸廢之上也而許之葺壞補弊是

以滅國絕世待之也不亦左乎且天下功臣賢士及庶民之無後者亦衆矣武德貞觀勳烈之裔武氏中宗殺戮破滅之家風雨不庇流離失所者亦不少矣曾不是圖而施諸浮屠之居是豈君人之道乎

禁百官家毋得與僧尼道士往還

人之與人類也無不得相見之理惟罪人則人之所棄而夸狄者中國之所絕也今唐不使百官與僧尼道士往還是鄙賤之矣苟惡其作姦興亂則庶民與百官何間焉不然是夷狄待之罪人畜之則曷若衣巾冠帶之使齒于平民不亦善乎

立嗣謙為皇太子嗣真上之長子母曰劉華妃嗣歎次子也母曰趙麗妃以倡進有寵故立之嗣歎後改名瑛



母正則子重母賢則子良貴為天子皇后主內妃嬪婦御皆具官而納倡優違其問又立兵子為儲貳是不鑒趙王遷亡國之禍其輕宗廟慢神器甚矣嗣謙雖欲不死亦安得而不死蓋不待楊泗之譖武惠妃之誣李林甫之搖而輕賤不正之勢必至于是也夫以善始尚不克善終以正合尚不免邪敗况反是乎

御史大夫宋璟坐監朝堂杖人輕貶睦州刺史

御史大夫古三公也宗璟開元第一等人也監杖人輕小過之以第一等人為古三公之官而有小過絀而置于數千里之小州何其待賢人之輕也遂君過舉而不知諫止姚崇之司刑罰也戾哉

劉幽求自杭州刺史徙柳州刺史憤恚而卒

劉幽求與鍾紹京初以怨望貶刺遠州吳紹京怨望不已故自果州再貶溱州幽求不聞後過亦貶何也玄宗初平韋后之亂意欲自取而幽求請婦之相王者至于再三玄宗雖以大義即從其言然方寸芥蒂久而猶有不念舊功竟使廢死古人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君者也協平家難大功也失位怨望小過也周公謂魯公曰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而玄宗反此使天下之士見微知著則戕冠而來者必少納履而云者必多矣

皇后妹夫長孫昕與李傑不協伺傑出而毆之上怒杖殺昕於朝堂

漢高與秦民約曰法三章爾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欲其稱也長孫昕恃親肆忿輒毆李傑比之尉遲敬德施諸



道宗者亦何以異削官可也遠貶可也置之於死無乃不論輕重之序而失刑罰之中乎高宗有言雖太子有罪亦不可赦近于公矣而失父子之恩緣此意太子他日安能免于絀死玄宗以重刑加諸后黨之輕罪亦近于公矣而傷夫婦之義緣此意皇后它日安能免于廢殺是故喜怒必以類言者心之殺刑罰不可不慎也

或言今歲選叙太濫縣令非才上悉召縣令於殿庭試策惟韋濟詞理第一擢為醴泉令餘二百人不入第且令之官四十五人放歸學門吏部侍郎盧從愿李朝隱並左遷二人典選六年皆名稱職濟嗣立之子也

玄宗輕信或者之論欲以空言而取實才不知修葦銓法之弊一舉而三失焉韋濟宰相子稔聞規模多識典故其詞理中選也固宜既彼識擢不聞以循良稱是實不副書矣彼二百餘人不入第而得之官則曷若初不試之為愈也其四十五人放歸問學者安知無朴實之材乎夫以盧從愿李朝隱典選有名在職六年而其失如此則庭試一日以空言進退不足以得能否之真必與玄宗必欲求牧民良吏使大臣及長官各舉一人要以賞罰而任用之其庶幾乎

六月上皇崩十月至于橋陵廟號睿宗

玄宗舉兵誅討韋氏雪君憤辱厥功雖大而意在自取不得而已婦之子父尋又怵惑邪說殺父同氣至使睿宗盡釋大權而問安侍膳以天下養之事一無聞焉其友爱隆厚獨施諸五王同寢共宴遊戲賞樂更奏絲竹親煮藥餌



何其至也豈非以手足天性均出於父乎施諸手足者如此于父宜如何而孝養無間五月而葬不太薄乎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它善推其所為而已玄宗能其小而不能其大力于次者而忽于至者不推其所為無乃初心有利欲之蔽乎無乃感宗王之讓已而薄其父乎雖享國日久而天理好還終不可違是故正其義不謀其利者為子則孝為臣則忠自天子至于庶人其揆一也

盧懷慎疾亟表薦宋璟李傑李朝隱盧從愈皆明時重器上深納之既薨家無餘蓄惟一老奴自鬻辦喪

報德莫如薦賢盧懷慎死不忘君可謂忠矣然貴為宰相亦既累年而家無餘蓄何也不營貲產而賑施親舊故也君之鄉佐是謂股肱。或虧何痛如之况懷慎賢宰相

乎其疾也帝不使人問疾醫來其薨也無臨弔賻卹之禮視之若路人焉然則何以得賢士大夫之心乎

五年春太廟四室懷時將幸東都宋璟以為不可姚崇曰太廟屋朽皆符堅時物朽腐而壞何足異也陛下以閔中不稔故幸東都百司供擬已備不可失信但應遷神主于太極殿更修太廟如期自行耳上大喜

孟子曰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姚崇之是其逢也甚矣其言曰陛下以閔中不稔故幸東都然以史考之去年無水旱之變獨山東有蝗耳是設為不稔之名以成巡幸之事豈非逢君之惡乎正使歲飢宰相之職量入為出以制國用何至使人主移蹕而蹴食也夫災有輕重異有大小史不書飢而崇以巡幸



為是大廟四室壞異孰大焉而崇以不足異為言大臣以道事君固如是耶魯文公時世室屋壞春秋書之以自正月不雨至于七月無壞道故也今唐朝非有雨霖震動而四室壞其為宗廟隳毀之徵著見明甚而君臣以謠相蒙不知戒焉因是見唐有天下不自建太廟而因隋故屋非禮亦大矣太宗營繕甚衆而忽于所當先賢于王珪能幾何哉

貞觀之制大臣奏事必使諫官史官隨之有失則匡正美惡有必記諸司皆于正牙奏事御史彈百官對仗而讀及許敬宗義甫用事政多私僻乃屏左右密奏監奏御史及待制官遠立以俟其退諫官史官皆隨仗出武后以法制群下許諫官御史得以風聞言事率以險詖相傾覆及宋璟為相遂復

### 貞觀故事

嗚呼貞觀之制其致承平之藥石乎許敬宗李義甫所行其亂朝廷敗天下之醜毒乎武氏使諫官御史以風聞言事其興姦慝來譏譖害忠良傷公道之符契乎為天子者謹守貞觀之制而盡革許李武氏之所為而朝廷不清政事不美天下不治者夫之有也臨川王氏為諫臣說曰爭臣古下士也宰相古三公也為其大賢也故使之為三公為其小善之小也故使之為下士今乃使才善微小之下士而言道隆德駿之三公非矣信斯言也則古者士傳言庶人謗詎誹謗之木置敢諫之鼓擇蕪蕘之言不伏小人之箴聞怨我詈我則皇自敬德者舉皆過也而可乎其後既登三品乃建言復貞觀故事及位輔弼或人白以曩所



建言請今行之對曰審如是得不相擾夫于人則欲使言者擾之于已則惡人之擾其用心如此宜其功業之無聞而禍亂之所由起也許李令諫官隨伏出其言必曰幾事不密則害成許李不足言矣然凡事之好皆幾也恐其不善故諫官諫而史官記之於是莫敢不善且漏洩者中語固有常刑豈可為是而廢令典乎至于風聞言事尤所不可朝廷者衆正之原是非所仰以決譖愆所望以明毀譽所待以公人心服與不服一在是焉彼風聞者得于道聽塗說或兩怒溢惡豈皆真實遽然按之以施刑罰其差失多矣言者既以風聞初不審諦被言者又泯默被罪不得申理而寬結無告傷平明之政亦甚矣故曰謹守貞觀之制盡革去李許武氏之所為則朝廷清政事美而天下治

矣

有告天兵軍使張嘉貞贓賄者按驗無狀上欲反坐告者嘉貞奏曰今若罪之恐塞言路使天下事無由上達願特赦之遂得減死

人告已有過實無所致怨矣告而無實怨之可也嘉貞非爲不怨又乞赦罪恐塞言路而下情不得上達其廣心遠識如此夫豈以一身橫行于天下而鉗黎庶之口乎李林甫元載苟能率長安有暴尸縊死之禍哉嗚呼嘉貞此舉可以為後法矣

飲酒禮於州縣令每歲十二月行之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飲酒古者鄉禮也於之有敬讓焉於之有仁義焉于之貴禮而賤財焉



於之行孝悌而見王道焉其重如此然必先制民之產使安土樂業急政暴賦無施于其間設為庠序學校教以人倫且與其賢能出長而入治之然後禮樂可行鄉飲酒者禮之一條也人道所急有冠有昏有喪有祭有燕有射有鄉飲酒其緩急則教又有序矣今獨舉鄉飲而行之它皆不及焉安能有益于百姓哉祇為繁文末節而已矣其末流無以飲食之至斂其錢以致衆如合醪者貧士苦之豈禮意耶

盧履冰請從禮父在為母暮敕依喪服傳文然士大夫各從其意褚無量嘆曰聖人豈不知母恩之厚乎厭降之禮所以明尊卑異戎狄也俗情膚淺一紊其制誰能正之

義理莫大于人倫人倫莫重于父母聖人人倫之至也不敢以母比于父者以天無二日尊無二上故也父在為母暮父沒然後為母三年其隆殺之節謹嚴如此欲民自別于禽獸故也武氏推崇陰教躋齊貳斬久而不革至盧履冰褚無量言之雖有敕依喪服傳文而俗狃于情各行其意是以仲尼事母不如武氏也而可乎夫天下有疑義無所折衷一斷以聖人之法則賢者當俯而就而不肖者當企而及庶乎不失于中道今并聖人而不信則仁義禮樂之不見非毀者幾希老氏推提絕物滅楊墨無父無君豈不始于差殊觀乎必一正之以喪服傳文違者有刑庶幾禮得其正而人道立矣

宋璟疾有罪而妄訴不已者悉付御史治之會天旱優人作噍戲言負寃者相公皆繫之獄魁是以出時議禁惡錢璟以



監察御史蕭隱之充使括之隱之嚴急煩擾怨嗟盈路璟遂  
罷相

惡錢為貨泉之害不可不革其失在所遣使人嚴急煩擾  
而以之罷宰相何也玄宗外雖重璟心實厭之正藩吏之  
墨敕抑寧王之糾封勒還朝集使之以貨求官者治負罪  
而妄訴不已者是皆上心不悅群口沸騰者也雖然優人  
魁戲中傷尤甚安知非楊思勗之徒懷宿憾而甚佞為之  
乎姚崇張說善于迎合故罷而復用宋璟韓休介然守正  
故一斥不復甚哉君子之難合也史稱唐之賢相曰前有  
房杜後有姚宋夫姚非宋比也安得齊名必也張九齡乎  
乃可與璟同日而語矣

突厥寇甘涼先是朔方大總管王晼奏請西發拔悉密東發  
奚契丹掩毗伽於瞿落水上毗伽大懼瞰容谷曰二部絕遠  
不能相及拔悉密輕而好利勢亦先至晼與張嘉貞有隙所  
請必不從也既而果然瞰欲谷遂擊拔悉密盡俘以歸毗伽  
由是盡有默啜之衆

詩人美北伐之功雖出于吉甫而居中主議以成之者乃  
張仲也故先曰文武吉甫萬邦為憲而終曰侯誰在矣張  
仲孝友未有邊將大臣異意而能成功者也王晼與張嘉  
貞不相說乃欲發兵既已失之嘉貞儻以國事為重私憾  
為輕則宜降心屈意協晼心力乃過其所請使虜人得計  
然則是役也王晼之罪小嘉貞之罪大矣且晼嘉貞不相  
悅瞰容谷能知之于數千里之外而玄宗不能察之于一  
堂之上夫何以折衝而經遠乎蠻夸之國分中國之利也



嘉貞一行私憾而突厥大振盡有默啜之衆後復欲離析之其力幾倍矣使嘉貞于峻推昔日之不罪告者之心以廢之豈不德廣而功茂耶

### 制增太廟為九室

范祖禹有言書云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則天子七廟自古而然也其祖宗有功德而其廟不毀則無世教商之三宗周之文武是也然則三昭三穆之外猶足以祖有功而宗有德矣明皇始為九廟何所取乎夫先覺君子皆以漢儒祖有功宗有德之論為非曰子孫于祖考無選擇而事之之義是故天子七廟而已矣有祧焉不惠其數盈也有禘焉不惠其乏饗也今既以九廟為非而有功德之廟不毀則九亦安足以盡之文武固造周者以功而論則成康身

致太平刑措不用亦豈可毀耶是故宗廟之禮由子孫不忘而建不忘者仁也或七廟或五廟或三廟者禮也其有功德無功德非子孫所當祔祧而陰殺之也名之曰幽厲非子孫所當回隱而遷改之也一斷以先王之禮無敢損益於其間是則禮之盡也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者吉凶善惡皆以是觀之云耳

王皇后色衰愛弛武惠妃有寵陰懷傾奪之志后心不平有不遜語上愈不悅以后無子議廢之

有男女而後有夫婦有夫婦而後有父子夫婦人倫之本也以義合以德選以禮相遇夫豈華色是論乎王后色衰而玄宗愛弛玄宗于是失夫道矣賢而不答起敬起順薦進良淑如樛木卷耳之行而心懷不平出語不遜王后於



是失婦德矣雖然乾以秉御為才陽以倡率為事王后之有是由玄宗致之也昔者文王刑于寡妻以御于家邦故易家人之九五曰王假有家夫以陽剛居位恭己正家其效至于心化誠格而交相愛焉夫豈以色衰愛弛託言無子而廢其禮合之妻哉

溪州蠻覃行璋反命楊思勗將兵擊之思勗生擒行璋斬首三萬級而歸加思勗輔國大將軍赦行璋為洵水府別駕

玄宗時名將帥甚衆溪蠻之反必使中人為制將何哉反者單行璋所謂渠魁也為之用者所謂脇從也渠魁不治而命之以官脇從不赦而斬級三萬夫豈王而代罪之義乎為賊魁者未有不畜珍寶積貨財急則用以自免愚竊意思勗有所取于行璋而為之地也自高力士承恩遇楊

思勗得兵權它日輔璆琳以納賂蓋邊臣謀反邊令誠以諛言致兩將受誅而唐室中人之禍日甚一日皆玄宗啟之也方諸作俑不已甚乎

張說議封禪儀請以睿宗配皇地祇從之

聞祀南郊以受命之祖配天者矣聞祀明堂以父配上帝者矣是見于經以義類制禮非苟然者至唐則升侑紛然或行或止且以睿宗配地祇何所據而為之也夫無所稽據私意妄議名欲尊崇祖考實所以輕瀆之耳它日蕭嵩建議其頗謬又甚焉非禮之禮皆不足法也

上封泰山謂賀知章曰前代玉牒之文何故秘之對曰或密求神仙故不欲人見上曰吾為蒼生祈福耳乃出玉牒宣示群臣



人君過舉鮮不由臣下獻諛而然玄宗是在位十有三年四方無虞年穀屢豐而侈心未彰也方降詔書不奏祥瑞其意亦可尚矣張說無故建議東封以啓帝驕急之源忠賢愛君者果如是乎先是裴光庭言于說曰封禪者告成功也而明皇乃謂賀知章吾為蒼生祈福耳是時帝未好神仙未必有祕祝若其告功之文則群臣不得見也使其無有而專為蒼生祈福何惑之甚欵夫福非如粟帛金寶可求而取之物也百姓之所謂福者壽富康寧而已上好儉則民財豐節力役則民不困養生送死無憾則四海皆躋乎仁壽之域此在人君行與不行之間苟誠行之則蒼生之福朝祈而夕至又何必千乘萬騎張浮費虛文泥金檢玉而謁之於天乎

王毛仲將嫁女上問何須毛仲頓首對曰但未得客上曰張說源乾曜豈不可呼耶毛仲曰此則得之上曰汝不能致者必求環也朕明日為汝召之明日上為宰相曰朕奴毛仲有姻事卿等宜與諸達官悉詣其第既而日中衆客未敢舉筋待環、久之方至執酒西向拜謝飲不盡卮稱疾而歸

為天下國家有九經其二曰尊賢其四曰敬大臣也尊賢則不惑敬大臣則不眩聖帝明王何敢由斯道豈有德冠在庭貴為宰相而屈使與奴為席客慢侮孰甚焉夫貴、為其近于君也宰相君之股肱耳目也何近如之而屈使與奴為敵體廉不太無陞乎慢人而自侮不太迫乎昔淮南王謀反于漢庭獨憚汲黯視說公孫弘等如發蒙振落耳王毛仲恣橫無所畏忌蓋已蒙落張源茂視冠冕玄宗



又使二人率達官而往以成毛仲僭越之勢無敢規正者  
獨廣平公以義起禮從容中節可以警發上心而沮抑不  
遜不有君子其能國乎

吐蕃陷瓜州執河西節度使王君奭之父君奭登城西望而  
泣不敢出兵君奭徵時往來回紇等四部為其所輕既帥河  
西以法繩之密奏四部將叛回紇承宗坐流濱州其族子護  
輸糾合黨衆謀報仇會吐蕃遣使詣突厥君奭帥兵邀之護  
輸伏兵突起遂殺君奭

私忌公仇者市井之見也賤憾責報者斗筲之量也王君  
奭誠欲立功邊徼非廣其器局豈足以得人才非平其睚  
眦豈足以收士心乃挾微時嫌恨假節制之權以行之既  
貽禍于父又不免其身彼亦安知廉藺先國家而後私讎

之善哉

河西副大使蕭嵩屢破吐蕃入拜兵部尚書同平章事

宰相極天下之選以伊尹周公為準則而後可充其任豈  
不難哉今以賞軍功則其失大矣夫軍功在士卒賞以金  
帛可也在將帥升其階秩可也功又大則兼二者可也賜  
之土田第舍可也宰相非所以為賞也歐陽脩記錢思公  
之言曰宰相猶可以他才居之翰林學士非真有文章者  
不可為也蓋以是為名言然未之思也取他不為宰相如  
劉晏則曉錢穀矣張說則善詞藝矣姚崇則精吏道矣李  
靖則能將兵矣趣是事則用是長濟緩急于一時可耳然  
如耳目鼻口不可以相借官也夫豈奮庸熙載亮采惠疇  
宅百揆均四海之全德乎



秦隴等州獠反楊思勗討平之斬首六萬思勗性殘酷所得俘虜或生剝其面或掣去頭皮

楊思勗至是三為將皆克捷生致賊首信有才矣然三役所殺凡十一萬人夫嶺海獠民易動難靜所以從賊者無乃守令非其人乎前代或選有名德者往以單車入賊壘宣布恩德數十萬衆登時解散又何必殺戮然後能下也嶺南之寇服而又叛正緣思勗殘虐以殄滅為功不以拊循為事耳然則其平寇之伐不足以贖其多殺人之罪也

宰相宇文融以治財賦得幸既坐貶國用不足上復思之會有告其贓賄事流巖州道卒然自後言利以取貴仕者皆祖於融

聖人設教深惡聚斂者為其有損而無益也下則損民財上則損君德大則損國政小則損吏治無所施而不損而無分毫之益也不為是者下則益民財上則益君德大則益國政小則益吏治無所施而不益而無錙銖之損也聖人忠恕重絕人至于聚斂則昌言以疾之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求也為季氏聚斂賦粟倍于它日子曰非我徒也二三子鳴鼓攻之可也夫竊賄為盜其罪不赦寧有盜臣而不欲聚斂則聚斂者其罪死無疑矣故孟子曰我能為君闢土地充府庫今之良臣古之民賊也賊仁者謂之賊則其賊罪死無疑矣玄宗在位浸久侈心日生宇文融窺見間隙率先言利以中主欲是時宋璟已去位張九齡未來故其說肆行而莫禦雖融旋貽覆敗然唐室中



微乃自是始豈非後來之永鑒哉

冬十月朔日食不盡如鉤

開元十有七年而日五食玄宗素服候變減膳撤樂者一而已是時宗璟為相進修德推誠親君子遠小人絕女謁除諛慝之言史雖不載帝賞用其言然璟方秉政帝心有閑所以潛消陰沴之道不闕矣至是奢欲既肆大侖財利委任宇文融徵求酷榷毒遍四海君德掩晦謫見于天天之示人顯矣玄宗志操衰于始初著矣苟觀其象思其變克正厥事撤志蔽去德之累則雖日食豈足為咎乎

開元十八年天下奏死罪止二十四人

以文觀之四海九州之大一歲死罪止二十有四人幾於刑措矣以實論之玄宗方以奢汰逸樂教有邦則獄訟安得一一伸理曲直安得一一辨白無乃慕刑措之名飾太平之盛有當死而蒙宥者乎官吏之慘舒一視上之好惡君好之則臣為之止行之則下從之故詩云誘民孔易苟欲指刑不用雖囹圄常空可也然訟獄曲直不得其分姦猾逋誅蠹害脫死而平人冤抑者衆矣是故善為治者必去華而務實則不為人所罔也

韓休數于上前面折蕭嵩之短嵩乞骸骨聖於泣下上為之動容二人遂皆罷相

正士之難合佞人之易親也悲夫玄宗非不知韓休之正蕭嵩之佞今乃兩罷之何也休雖以數諫受知然忤旨拂意而上之蓄怒亦多矣其罷之也猶罷宗璟也休面折嵩而帝不悅何也必嵩順指帝謂其輕已猶德宗之于蕭復



也。高以悲辭涕泣動上而傾休是妾婦之道也。正色立朝于上不諂于下不比乃宰相之高致而明皇惡之。它日君子必益踈小人必益親而李林甫得以二十年安于其位矣。

張九齡自韶州入見求終喪不許

宰相師表百僚其進必以禮退必以義然後人心服而政教行。當是時朝廷非有金革危急之事而起九齡于衰服之中九齡非有無所避焉之義而釋齊麻于巖廊之上上下交失也。而在九齡財尤甚辭而不起當身居苦次今不遠數千里自韶至洛則非其地陳情之節且又不力九齡於是乎失正矣。春秋責備賢者是以君子惜之。

上御五鳳樓醮宴命三百里內刺史縣令各帥所部音樂集

樓下較勝負懷州刺史以車載樂工皆衣文繡黜為散官

既有命較音樂勝負而以華靡黜刺史是誘之陷于罪也。初若不出此命彼亦安敢出意自為哉。刺史雖被黜其心必惘然不服故出令不可不慎也。

殿中侍御史楊汪既殺張審素更名萬頃審素二子璿琇皆流嶺表逃歸都城手殺萬頃繫表于斧言父冤狀議者多言父死非罪子能報讎宜加矜宥張九齡亦欲活之裴耀卿李林甫以為壞法救曰國家設法期于止殺如各伸子志則展轉相讎曾參殺人亦不可恕並杖死。

復讎固人之至情以立臣子之大義也。讎而不復則人道滅絕天理淪亡故曰父之讎不與共戴天君之讎視父張審素未嘗反為人妄告楊汪受命往按遽以反聞審素生



斬此汪之罪也理與琇忿其父死之寃舍命報之其失在不訟于司寇其志亦可矜矣張九齡欲宥之豈非為此乎而裴李降敕之言何其戾哉設法之意固欲止殺然子志不伸豈所以為教且曰曾參殺人亦不可怒是有見于殺人者死而無見于復讎之義也楊汪非理殺張審素而璠琇殺汪事適均等但以非司寇而擅殺當之仍矜其志則免死而流放之可耳若直殺之是楊氏以一人而當張氏三人之命不亦頗乎

張守珪使左驍衛將軍安祿山討奚契丹軍敗守珪奏請斬之上惜其才敕令免官張九齡固爭曰祿山失律喪師不可不誅且其貌有反相不殺必為患上曰卿勿以王彥甫識石勒枉害忠良竟救之

禍福若有定數若由人事今置毒于前食則死不食則生生死繫乎食與不食則人事為近矣故古之聖人必修人事其于天命曰我不敢知使明皇常任賢相如宋璟韓休張九齡內無楊太真之蠱惑外無安祿山之姦狡則焉攸亂祿山敗軍其罪應誅九齡直以軍法爭論其理自勝乃言未來之事斷其後患是故玄宗拒之蘇子曰齊桓公不殺敬仲楚成王不殺重耳漢高不殺劉濞晉武不殺劉淵符堅不殺慕容垂明皇不殺安祿山此盛德事也愚以謂彼五人者皆賢而無罪何名而殺祿山則有死罪矣明皇不能按法行辟反以王夷甫識石勒之事而沮九齡是謂保養姦邪悞違忠諫安得為盛德哉

上欲以牛仙客為尚書張九齡固執不可上怒曰事皆由卿



耶九齡曰陛下不知臣愚使為宰相事有未允不可不盡言  
上曰卿嫌仙客寒微而卿有何閥閱九齡曰臣嶺海孤賤不  
如仙客生于中華然出入臺閣典司誥命有年矣仙客邊隅  
小吏目不知書若大任之恐不愜衆望上不聽

玄宗方相張九齡而駢辯摧折如此者九齡非有可輕也  
直緣釋服居位人主疑其重利祿而好貴勢可以制指耳  
是故古之君子不苟就不俯從使去就從違之重在我而  
不在人在義而不在利庶乎招不來麾不去足以取信於  
其上也

上欲以李林甫為相問于張九齡對曰宰相繫國安危若林  
甫相必為廟社之憂上不從

宰相莫大乎知人曲江公以安祿山必為後日之患李林

甫必貽宗社之憂雖著卑不遇也可謂大臣矣林甫欺君  
蔽主總權柄饗富貴垂二十年九齡一斥不復竟死于外  
自一時觀之九齡為辱林甫為榮九齡為負林甫為勝然  
而天地之化一息不留二十年雖久何啻如飛電之過目  
也其氣燄威力與其乃骨既已化為游塵蕩為冷風而其  
姦心邪迹與九齡之忠規正道並存于史書而人之好惡  
良心未亡也則聞九齡之風者孰不聳然興起願為執鞭  
而于林甫雖匹夫匹婦亦羞道焉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  
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使凡事君者於  
此知所去取亦思過半矣或曰進賢退不肖宰相職也九  
齡不能去安李徒伐以口舌何也曰忠賢之于事有所不  
可亦陳其正理開悟君心而已其聽否在君雖仲尼孟子



不能必其說之行也苟必其說之行將用智任術與小人無異矣故曰若夫成功則天也

是時上奢欲急政而九齡遇事無大小必力爭林甫日思所以中傷之

忠愛其君者必思納諸無過之地而不計一身之安危不忠愛其君者惟其身之營使君荒怠昏亂而不仁也孔子曰知為君之難則一言興邦亦不遠矣九齡之于明皇用是道也又曰予無樂乎為君惟其言而莫予違也則一言長邦亦不遠矣林甫之于明皇用是道也夫以違拂對順從則有恭與不恭之似以恣肆對儆戒則有樂與不樂之殊惟聰明睿智之君則知違拂之為恭而順從之為大不恭也知儆戒之可樂而恣肆之有大不樂也是時天下

若無事矣人君若可以適意舒情矣人臣若可以有聽從無諫諍矣而九齡遇事無大小必力爭使明皇稍有持盈守成恐及危溢之心則九齡一人常立于朝不必置敬器不必設盤銘不必書之座右不必觀之圖畫而放心必收禍亂必弭嗚呼九齡可謂古之大臣矣

上為臨淄王也趙麗妃皇甫德儀劉才人皆有寵麗妃生太子瑛德儀生瑤才人生瑒及即位幸武惠妃生壽王瑁寵冠諸子太子與瑤瑒各以母失職怨望駙馬都尉楊洵常以三子過失告惠妃：訐于上：欲皆廢之九齡固爭惠妃使人謂九齡曰公之為援宰相可長處九齡叱之以白上故太子得無動及九齡貶楊洵諸三子有異謀上問宰相林甫曰此陛下家事非臣所預遂廢三子為庶人尋皆賜死



明皇惠妃林甫黜張九齡裴耀卿而廢太子及二王也意在壽王瑁也異意之臣既黜于外所憎之子又死于內王瑁之立何疑矣而終不得立是明皇徒聽譖徒逐賢徒殺子徒欲立其所愛而皆無所益祇足以固林甫之權豈非蔽惑之甚歟女子小人無遠慮者也惠妃誘曲江曰公為之援宰相可長處是意明皇遂崩其子遂立其子遂臨朝也非惟其子不得立其身尋亦就斃長處之言茫、不售故君子守正則邪不能移仗義則利不能動林甫邪利人也是以受命如響卒之于惠瑁無得焉其為黨邪陷正悖於天理之戒不亦深切而著明乎

林甫欲蔽塞人主視聽自專大椎明謂諸諫官曰今明主在上群臣將順之不暇烏用多言諸君不見立仗馬乎食三品料一鳴輒斥去悔之何及自是諫諍路絕矣

一人之身中浣瘡萬則疾生矣一川之行築隄障閼則水決矣天地之氣上下閉塞則物病矣四海之勢君臣阻絕則國亂矣國有言路凡所以通睽阻離絕之患者也善為國者必不壅言路善觀國者觀言路之蕪闢焉明皇于宋璟韓休張九齡之納忠盡言始悅而卒憎之宰相尚如此諫諍者可知矣故開元之時鮮以諫諍顯者今林甫乃公然閉其路柵其門本以便私而不知家與國由此俱敗彼其召諫官而箝之明皇不得聞亦無一人敢以上達者蓋群臣既知主心而畏林甫則亦持祿取容而已矣不言之禍至郭從進而後大決不可按止然則人主何利焉故知太宗貞觀使諫官隨仗論事孜孜聽諫如不及者所以導



川不壅而免危亡之禍也

上頗好祀神鬼太常博士王璜專習祠祭之禮以干時上悅之以為侍御史領祠祭使璜祈禱或焚紙錢習禮者羞之人君不知命則有淫祀之惑神仙之好知命則不為是矣昔成王幼冲聽謬言以疑周公及其覺悟力善修德終其身無過舉觀顧命一篇安于死生之際出經遠保世之言列諸典謨而孔子以之與禹湯文武並稱焉何其盛哉明皇親平內難奄旬四海即位之初多可紀述比及中身日荒日怠本末先後幾如二人卒于失國播遷為後世非笑何也不學聖人不法先王富貴生而不仁而死于安樂也其聞道德仁義而從事焉豈有棄忠保佞廢妻殺子崇淫祀求神仙之罪哉古者祭必用幣所以交神猶人之相見

有幣以為禮非利之也後世淫祀既衆尊壘遽亘不復可施于是廢幣帛而用楮泉夫淫祀者有祈禱焉而用楮泉是以賄交于神也使神而果神也夫豈可賄使其不神而可賄也又安用是雖然王璜行之而習禮者羞之則當時猶未盡惑也後世舉四海而用楮泉未有革之者不亦悲乎

林甫數勸上立壽王瑁上以忠王璵年長且仁孝恭謹意欲立璵猶豫未決自念春秋高三子誅死繼嗣未定常忽不樂高力士曰得非以即君未定耶但推長而立誰敢復爭上曰汝言是也遂立璵為太子璵即浚也後更名紹

太子瑛既誅武惠妃又死諸王有長于瑁者瑁尚幼又未有稱焉而林甫必欲上之何也遂非者小人之常態也亦



以惑上使信已若非黨武氏而為之者設使明皇從其計他日楊大真有子林甫于瑁也何有雖然林甫亦可謂不智矣苟能如高力士之言推長而立援建忠王豈非國家之大利而必欲成其偏私之意蓋力于遂非而不肯改過者固小人之常態也

劍南節度使王昱大敗于吐蕃貶高安尉而死有南詔皮邏閣者本哀牢夸蠻語謂王曰詔先有六詔莫相統一歷代因之以分其勢皮邏閣賂王昱求合為一昱為之奏朝廷許之賜名歸義封雲南王其後卒為邊患

賈誼論治安之策曰為天下者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唐太宗以此術而馭四夸凡下其國必剖分之所以消後患也然桀黠者未有不復合其離散併其部落誠以勢完力一者夷狄之利而中國之患也王昱杖鉞劍南當為國家消患于未萌乃貪沒賄賂墮皮邏計中為請朝命混一六詔他日唐師勞弊盜賊遂起實始于此昱雖自以兵敗貶死然受賕基禍之罪竟不及施而當國聽信之人亦無責焉豈非後世之監哉

初睿宗喪既除祫于太廟自是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是歲夏既禘冬又當祫太常議以為祭數則瀆請停今年祫祭自是通計五年一禘從之

禮記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省于其君于祫及其高祖是天子禘諸侯大夫士祫之正文也終大傳一篇無舛駁於聖王之教者此孔氏所傳也王制乃漢儒刺經為之出於



孝文之世其舛駁于程王之教者多矣固非孔氏所傳也  
以義類考之禘祫皆合食也故君子曰禘其所自出之帝  
為東向之尊其餘合食于前此之謂禘諸侯無所自出之  
帝則于太祖廟合群廟之主而食此之謂祫天子禘諸侯  
祫上下之殺也魯諸侯何以得禘成王追念周公有大勲  
勞于天下賜魯以天子禮樂使用諸太廟上祀周公于是  
乎有禘所以春秋言禘不言祫也此誓大傳而折衷者也  
王制之文曰春杓夏禘又曰天子祫禘祫嘗祫烝又曰諸  
侯禘一植一祫又曰諸侯杓則不禘則不嘗其言紛錯  
淆亂莫可按據鄭氏不能辯正又曲為之說春杓夏禘乃  
夏殷祭名周則改之以禘為殷祭且王制所載六官之事  
皆周制也此惑于漢儒而不通禘義之一也又曰天子諸

侯之喪畢合先君主于祖廟而祭之謂之祫此惑于漢儒  
不通禘義之二也又曰天子先祫而後時祭此惑於漢儒  
不通禘祭之三也又曰魯禮三年喪畢而祫于太祖明年  
春禘于群廟此惑于漢儒不通禘義之四也又曰禘殷祭  
也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此又自叛其說不曉禘義之  
五也又曰諸侯祫歲不禘下天子也此又不曉禘義之六  
也其釋大傳禘祫曰禘其所自出謂知天也此又斷以己  
意不曉禘義之七也其失有七而未嘗折衷于孔子孔子  
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則知諸侯無禘而當祫天子無祫而  
有禘豈不明白而易知乎後世惟王制之信憑鄭氏所釋  
而不考祭法大傳及孔子之言唐遂至夏禘冬祫始知其  
數而瀆也不亦失之遠乎天子諸侯之禮若一與二之辨



豈可僭哉魯受成王之賜以臣僭君孔子已深非之况後世遵漢儒之謬以君用臣反不能知其失乎聖君監此則一言而決矣

安祿山傾巧善事人人多譽之上左右至祿山皆厚賂之上益以為賢除營州都督平盧軍役

父子恩至親也可以賄賂而疎之君臣之義至嚴也可以賄賂而亂之小人至多也以利合者小人之事也夫惟君子不可以貨取而人主必昭儉德以照臨百官清心寡欲不直貨利而用君子立乎朝廷則寵賂之門自塞矣明皇自入宇文融之說殫天下以自奉清者以之濁明者以之暗正者以之邪公者以之私又用李林甫重自掩蔽故使祿山專以貨寶交結左右蒙養姦慝所以治國者不以利

為利而以義為利為其生患之若此也孟子對梁王以何必曰利為其末流至于弑君篡國而猶不止也

李林甫為相凡才望出已右及為上所厚者必有計出之上嘗歎美兵部侍郎盧絢之蘊藉林甫語其子曰交廣藉才上欲命尊君若憚行必左遷不然以賓詹分務東洛亦優賢之命也絢懼而從之遂除詹事員外同正上又嘗言絳州刺史嚴挺之可用林甫即諭其弟云上意甚厚盍稱疾求還挺之從之林甫以奏白上云挺之衰老得風疾乃授以散秩使便醫藥

明皇任李林甫可謂不貳矣移不貳之心施之張九齡不亦善乎張九齡與裴耀卿善則疑其為黨李林甫盡屏異己則不疑其專所疑非所當疑則所信必非所當信所憎



必非所當憎則所好必非所當好欲不亂亡得乎盧絢之請賓詹嚴挺之得風疾一召見而詢旁之使君臣之情通有何不可而阻于讒間二臣雖在京師如鶻萬里詩云勿問勿仕勿罔君子其玄宗之謂乎

韋堅引漉水抵苑東望春楼下為潭聚運船大通漕渠發人丘隴自江淮至京城民間愁怨二年而成上幸樓觀之堅以新船數百扁榜郡名各陳珍寶仍進輕貨及百牙盤食上置宴竟日而罷褒賞有差

富貴四海則四海之財皆所有也顧藏之于民猶父不推其而富其家也乃必使刻剝之吏損下益上而聚于京師譬之一家父獨富而子皆貧也而可乎夫稅賦有定制姦貪之吏尚稱加耗巧為名色以取之有至于四加五加而未止者况無名不經之歛其弊可勝言哉民輸其十公上所得一二而已然則受聚歛之惡殺腹削赤子以肥用事者人君亦何若而為此哉取宇文融韋堅楊慎矜王鉷楊國忠第五琦元載之本末觀之而參以當日國事之成敗則必知戒矣唐太宗責權萬紀曰朕有天下所少者非財也爾未嘗進一賢而言銀山之利將以桓靈俟我耶即日黜之明皇遺忽此言為韋堅列珍貨眩而啗之如以者核誘童稚然豈非後來之監戒乎

林甫以楊慎矜屈附于已復以為御史中丞

甄叙人才降陟多士卒相職也人主不當以特旨紊中書之政使除受一出于宰相則他岐塞矣李林甫妬賢嫉能雖謹守格式實以困抑百僚至于巧諂邪險之人則超騰



不次是自不守公道何以禁人主之別教哉去歲慎矜自  
贄善大夫蒙上親擢知中丞事慎矜畏林甫而不敢拜至  
此彌年矣林甫喜其畏已而屈附復申前命然則視玄宗  
為何如人君監此其不以權柄授人不以私徇撓政使進  
擬庶位必由宰相而可否俞弗必聽君命則上下交得其  
道矣

安祿山奏臣薨先朝名將李靖李勣從臣求食遂命立廟  
祿山之夢誠乎偽乎以愚觀之誠有是夢也蓋其無涯之  
志已萌矣然教畏其君則必不敢言今而上言則侮慢之  
心已彰矣明皇遽從所請使之立廟以祀靖勣不悟祿山  
以太宗自處也一何昏惑不思之甚耶

林甫謂李適之曰華山有金礦米之可富國主上未知也適

之奏之上問林甫對曰臣久知之但華山陛下本命王氣所  
在鑿之非宜故不敢言上戒適之曰自今議事先與林甫議  
之適之由是束手

適之若欲與林甫異者持正守義可也而入其獻利之言  
是聽賊指導而從穿窬之路也何以治賊乎若出次策者  
亦當以林甫所教而奏之則林甫王氣之言不得進矣而  
乃義不足以勝言利希寵之心智不足以防小人相傾之  
計坐而受禍其自取之耶

故事宰相午後六刻乃出林甫奏太平無事已時即還第機  
務決于私家

舜之治至于鳳皇來儀可謂至矣然君臣方以無虞相傲  
戒曰無若丹朱傲以殄厥世無遊於逸無淫于樂無教逸



欲有邦勅天之命屢省乃成其敬慎如此是故其盈不傾其成不壞君既有終相亦惟終夫盛者衰之源也治者亂之基也一日二日之間幾危之事至衆至萬苟以為易則雖將至焉明皇怠荒既不以大政為意林甫蒙蔽又復以無事自居曾未七八年大禍忽發如河決魚爛不可壅收于是而圖之亦奚及矣是故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者周成王所以祇勤于德夙夜不逮之道也

左驍衛兵曹柳勣之妻贊善大夫杜有鄰之女也勣性踈狂好功名與淄川太守裴敦復北海太守李邕著作郎王曾為友皆當時名士勣與妻族不協為飛語告有鄰妄稱圖讖指斥乘輿林甫令告温鞠之乃勣首謀也温連引曾等皆杖死李邕自謂著舊久在外意快：林甫惡其負材使氣故回事

除之

自林甫言之則興大獄殺名士以除異已懾衆心固非君子之道自柳勣王曾裴敦復李邕言之則以踈狂好功名恃才氣懷快：雖處治世猶恐不免况乱世乎其及也非不幸也是故春秋惡諸侯專殺大夫而大夫之死鮮無以取之者所以訓後世為人臣使之修身慎行以免于禍辱也

林甫子岫以蒲盈為懼諫曰大人怨仇滿天下一朝禍至欲為役夫不可得也林甫不樂曰勢已如此將若之何

林甫以才智得其君盡軋多士而下之然曾不及其子之有遠慮也因事進戒言切意迫林甫若曰是改弦易調易如反掌何不可之有而執迷膠固不能自克甘於受禍重



於離權不智孰甚焉豈天以其罪極惡大不誘其衷乎何其莫親于子而諫之不入也

高力士承恩歲久太子兄呼之諸王公翁呼之林甫祿山皆因之以取將相然和謹少過善觀時俯仰不敢驕橫故天子終親信之士大夫亦不疾惡也

有內侍以來善固其寵祿者莫如高力士恭謹自將不敢驕橫是其術也然其罪亦大矣任莫重于將相力士於明皇言無不聽以王毛仲之信愛一言去之如折朽木審能為明皇忠計者密主張九齡而去李林甫佐佑王忠嗣而去安祿山論功較績夫孰與讓既不能然反使安李因己以取將相它日雖有大柄不可假人及邊將擁兵大重之說亦安能回二人已盛之勢哉不謹于大而謹于小知所

以保身而不知所以保國此固小人之事耳於力士何責焉以當時得譽于士大夫而無有疾惡之者故不可不辨也

咸寧太守趙奉璋告林甫罪二十餘條狀未達林甫知之諷御史逮捕以妖言杖殺之

自古殺忠諫者必亡人君以此猶亡其國宰相以此豈不亡其家與身乎郡守二千石吏官亦尊矣御史天子耳目也受宰相風指殺二千石而天子不知由明皇自蔽其聰明也亡秦之法忠諫者謂之妖言漢文忠厚革而除之而姦擅之臣惡人之議已必舉而用之王氏曰重華既去不可得見天下紛々以經幾秦蓋傷此類也夫何以言而不言及不可與言而與之言皆謂之不智是故史魚雖直不



若遽伯玉之能卷懷也洩也治雖忠其猶在宋子哀之後也趙奉璋職守于外有社有民盍以宿業為務官非諫臣職非御史出位而言聖人所不許可謂一朝之忿輕用其身悻悻者所為又不得與史魚洩治班其死也其自取之也

補裕自今於太清宮聖祖前設位序正

唐非李暉之裔而以暉為祖孝子慈孫豈忍為也使暉而果祖也猶非所自出之帝不得與合食之享况非其祖而加之祖考之上是有兩姓之庙也此唐世典禮大失而當時無一人言者君好諛而臣獻諛故雖以它人為祖而終不得知又况其餘乎

時諸貴戚競以進食相尚上命宦官姚思藝為檢校進食使

水陸珍羞數十盤一盤費中人十家之產

人之食非以貧賤而能少非富貴而加多君子曰人不為飢而死雖不食可也是故上智衛生盡道適可則止志士無求飽之心焉養口體窮鼎俎者民斯為下矣明皇不監隋煬之失貴為天子而悅人進食置使檢校使奢靡相驅風俗相煽暴殄天物夫豈一一克至尊之御乎君取其一下取其干矣其視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美不致粢食不馨其猶塵埃乎然古之帝王以儉而求以約而無失而桀紂以酒池肉林而亡明皇厭飫珍羞未足其欲咸陽之厄尚食不隨饗餌多飯歛餒而過孰得孰失為後世法戒不亦著乎

初吉温曰李林甫得進及楊釗息遇浸深温遂去林甫而附



劉為之畫策代林甫執政剪其心腹林甫不能救劉改名國忠

小人之取人取其所附已屈而敏者然能屈于我則亦能屈於人矣能敏于求則亦能敏于叛矣何者以利為心故也若其徇義則惟是之從不苟從也惟不義之違不苟違也雖不為翁、炎熱之態亦不為擠、奔下石之事然而小人取人寧舍君子者氣類之合故也吉溫之流自古不為少矣使其不背林甫則無以懲林甫之傾陷正人天之報施亦不從其類歟

楊釗張易之之甥也奏乞昭雪易之兄弟制引易之兄弟迎中宗出于房陵之功復其官爵仍賜一子官

張易之兄弟汗辱宮闈又嘗以謀反繫治竟被斬戮方之

葉靜能馬秦客何以異玄宗討內難葉馬即日伏誅乃於今稱易之有功復其爵秩官其後裔則葉馬諸人無乃銜冤于地下乎安祿山窺見此事交通掖庭實楊釗與玄宗啟之小人無遠慮不足怪而明皇昏惑至此不亦悲哉

楊國忠為御史中丞方承恩用事祿山登降殿階國忠常扶掖之祿山與王鉞俱為大夫鉞權重林甫祿山見林甫頗倨林甫召鉞、趨拜甚謹祿山不覺自失容貌益恭林甫與祿山語每揣知其情先言之祿山驚服祿山于公卿皆慢侮獨憚林甫每見雖盛冬常汗沾衣

祿山玩明皇女、兒視楊釗猶不物獨憚林甫誠以林甫智術足以御之也木用稍有忠于明皇之心明以祿山兵多勢大將生變亂開悟上意剪落其羽翼剖削其爪牙移



之也。消未然之患則身雖多罪亦有可贖乃姑欲示以精神脇以氣勢使之畏已而已是其事明皇雖久荷寵任雖厚而無毫髮之報尚可謂之人類也哉或曰明皇信祿山之甚林甫度未必能去是以為此謀也曰不然林甫殺上三子屢起大獄動搖東宮所欲除者無不如志况祿山在外用力尤易乎特無此心耳意者林甫亦知祿山必反恃已能禽制之故養養不動如將帥縱賊以自封殖此固老姦巨猾之同調也

劔南節度使鮮于仲通討南詔壺大敗士卒死者六萬人仲通僅以身免

楊國忠感鮮于仲通薦已報以節鉞而開南詔之際前後喪師幾二十萬人高仙芝擊大食喪師三萬人安祿山討

奚契丹喪師六萬人其時天下無事戶口歲滋而三年間死于邊域者幾三十萬人前此楊思勗討叛蠻所殺又十一萬人夫為天養人者天子之職也將帥殺之如此而明皇不得知失職久矣其能免乎

楊國忠加御史大夫初林甫以國忠微才且貴妃之族故善遇之國忠與王鉞俱為中丞鉞用林甫薦為大夫國忠不悅會邢絳謀作亂國忠鞠之令絳引林甫交私之狀上由是疎之而國忠貴震天下矣

以智巧傾人者人亦以智巧傾之矣以勢力壓人者人亦以勢力壓之矣以無道橫逆加人者人亦以無道橫逆加之矣雖黜除異已希戮謗議使不為我害然天下之人至衆之患一一而防禁之得君之路至多安得一一而壅遏



之者。無常。又安能備所不及。備主心不定。又安能固所不可。固此賢人君子所以直道而行不可則止者也。李林甫好興大獄。意天下無如我何。而國忠用其術以治之。曾子曰。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小人覩此亦可革心而改轍矣。

林甫薨。國忠為相。誣林甫謀反。剝林甫官爵。子孫流嶺南。資產沒官。親黨坐貶者五十餘人。剖棺褫服。挾取含珠。以廢人禮葬。

林甫專國十九年。罪惡山積。國忠舉其迷國誤朝之甚者。按實行法。雖臨而斬之可也。乃誣以謀反。則林甫實未嘗反也。雖快一時之憤。然邦憲差忒。非朝廷之體矣。子岫嘗戒其父曰。大人仇怨滿天。下一旦欲為役夫。不可得。林甫曰。勢已如此。將若之何。雖生免刑戮。而肉未及寒。剖棺挾口夷諸庶人。以葬十九年所積悖入之債。還歸于官。子孫竄流。親鄙披敗。前日之威勢富貴。一旦如浮煙飛塵。不可搏玩。未用遠引前古。與之同朝者。裴耀卿。張九齡。嚴挺之。盧絢。諸人生榮死哀。曾無此患。而國忠終不監戒。隨以族滅。嗚呼。窮義之極。於顏回。窮利之極。于盜跖。利之一字。能惑心喪身覆家亡國也。審矣決矣。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二十一

玄宗下

唐紀

國忠謂客曰吾本寒家一旦緣椒房至此未知稅駕之所然  
念終不能致令名不若且極樂耳

去憂而從樂人生之常情也樂之過者憂必隨之况樂非  
其道乎國忠以令名終不可致不若且極樂以其所為而  
樂可保也君子亦為之矣林用錫敗非異時事也又非它  
人所為也國忠不知監焉孟子曰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  
所以亡者李林甫楊國忠是矣

國忠子暄舉明經學業荒陋不及格禮部侍郎達奚珣未敢  
落也以白國忠國忠怒曰我子何患不富貴乃令鼠輩相賣  
遂置暄上第及暄為戶侍郎始遷吏部暄猶自嘆淹回



鄭武公父子並為周司徒丁公呂伋世濟其美入掌兵政  
周公為太師伯禽封於魯國忠所謂我子何患不富貴未  
為失言但取之不由其道直以威勢迫脅有司而廢公選  
之法是則正書攫金又非止鑽穴窺隙而已也夫取之不  
由其道則其失之也亦然國忠父子燁然貴赫能幾何時  
張彘所以有冰山之况也昔李岫尚知其父之危苦口諫  
勸諫無復取名位意張濤潘其不及岫又遠矣李之贈之  
無非以聽天遺於首知無知施罰重輕固不憚焉

唐初詔以中書品下官士者為之乾封以後始召文士  
元萬歲元帝詔等皆謂文士當於此門候進止時人謂之  
門士中宗之世上言者一置於書上即位始置翰林院延  
文士下石權

國家時時多立山川於中書中書有私徇小則詔書大則  
黜削可也不當疑其專而公其權翰林初置人才與翰流  
並處其後雜流不入職清而地禁專以處忠賢文章之士  
然有云子利人之目內相之稱則非王政設官之體矣王  
者無私豈云私人相無不統豈云內相是與大臣自設形  
迹為異同之進退輔弼既與之謀安而無請託之嫌小人  
處之附下罔上安知無賣主之事故君道公而已矣或曰  
文章之用至衆中書門下之職至重勢有不能兼也故必  
委之翰林不可廢也曰自太宗高宗時尚未有此小閣之  
事武氏聚華藻輕薄之人於此門而中宗以言異主文柄  
是何足法者不必遠尋西漢上法一二三五取則矣其觀則  
所損益可知矣



天寶十三載夏六月朔日食不盡如鉤

春秋魯桓公三年秋七月日食既先儒以為荆楚僭號寧  
拒王師之應呂武末年皆有此象二后尋沒梁武太清中  
日食不盡如鉤侯景叛亂連弑兩君梁亦隳滅明皇時日  
有食之同於太清者再焉其變不亦大乎而不知戒焉以  
數言之日中則冥令享國既久乃將晦之時也以義言之  
謫見則食令主德昏蔽乃蝕盡之象也先是開元十七年  
日食不盡如鉤為用宇文融也自十八年至天寶五載十  
七年間日食且十天於明皇會春丁寧之意勤矣而恐懼  
修德正厥事成無傳焉故自二十年至二十五年復無告戒其  
欲絕之而猶未忍也至早日人以不盡如鉤為寵揚太真也  
用宇文融其心蔽於貨利於皇意堅王鉉極極於立為聚

斂而明皇好貨之甚終不可解矣寵揚太真其心蔽於聲  
色於是韓國虜國盡國並承恩澤而明皇好色之蔽終不  
可撤矣凡欲非一端惟貨色尤甚徇于貨色必疎賢人此  
昏之所由也遠色賤貨必親賢人此明之所自也湯之盤  
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湯何以能然哉不邇聲色不  
殖貨利而已矣明皇誠能仰觀於天俯求於己知太陽侵  
蝕之咎不在乎他董而正之其變亂為治易危為安猶反  
手耳

是歲戶部奏天下郡三百二十一縣千五百三十八戶九百  
六萬九千一百五十四口五千二百八十八萬四百八十八  
有盛必有衰有成必有壞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  
乎况於鬼神乎世有博古考言自古人主義民至千萬



戶則止矣三代以上無經播者焉漢而後說未有溢於一  
千萬戶明皇繼之矣繁夥既極理復虧耗豈人力所能遏  
哉是以數言亦然也然以漢之盛而武帝繼之以隋高祖而煬帝繼之以明皇而德山出焉不然者堯舜  
禹啓太平凡三百餘年成王致刑補遺二穆王昭王  
嗣守不業太平亦二百餘年豈與後世中國無事之時淺  
促之比也然則唐虞夏周之民豈止一千萬而已哉養  
之既三教之又備無天札遂及兵革殺戮之滿父子祖孫  
連數十世爲太平之民二者以天理物於是爲盡矣明皇  
享國雖久戶口雖多不待易世而身自敗之比禍亂猶平  
幾之於盜徒以內有一楊太真外有一李林甫而致之鳴  
呼可不財哉可不財哉

祿山表獻馬三千匹每匹控二人達奚珣疑有變奏言止  
之上亦稍寤遣馮神威喻旨且曰朕新爲卿作一湯十月於  
黃清宮待卿神威至范陽祿山踞牀不拜曰馬不獻亦可十  
月當詣京師引神威置館舍不復見遣還亦無表十月上幸  
華清宮

前此言安祿山反者上不信以未有迹也至是其迹已著  
可以信矣方且幸華清賜湯浴如常日然無乃明皇欲其  
反乎不然何其蔽惑之甚也或曰當是時祿山兵精馬壯  
使明皇逆爲之備亦安能禦之曰顏杲卿張巡之徒以一  
縣一郡千百之衆尚能倉卒立功况據四海全盛之勢乎  
苟變易其思慮深雲其精神善也立有區區比祿山  
之反尚在兩月之後縱河北倣樣賊亦安得遽然跨河踐



華生守社稷越在卑野之界必可免矣惟其迷而不悟知而不戒則末如之何也

祿山反詔榮王琬為元帥高仙芝副之統諸軍東征出內府錢帛於京師募兵皆市井子弟也上遣宦者邊令誠監其軍武氏湍亂而用得其人兵制不改太宗之舊故內無盜賊之變外有四夷之功明皇耽樂而用非其人以召募長征繼府衛良法故邊鄙一叛而州郡瓦解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至是當分市人充東討是則張說所建才足以備數一時未二十年其制已壞至無兵可使輕變祖宗成憲其患乃爾太宗人既將征伐四克未嘗遣中貴人監其軍也武后尚不肯以御史監軍曰自下制上謂非令典且何以使人有功遂罷之玄宗寵信宦官於是始遣邊令誠為

東基後世無窮禍上不法自亂下不反女上何以休

西六

該數以事于仙芝仙芝不從乃誣奏仙芝其對常清之罪上大怒命令誡即軍中斬之初常清共欺三遣使陳賊形勢上皆不覺常清自詣闕獻金還軍既斬二人士卒大呼稱枉其聲震地

大盜賊舉國方陸危令誠當協心畢力以佐兩將雖敗于河北若嚴扞潼關與蒲坂連接則長安猶有所恃乃以私意干請怒其不從遂誣奏之小人不知緩急以利為喜怒如此明皇若引召常清問以軍事猶得修備禦之策既不見使者又不見常清直以國之成敗為戲而使令誠肆其讒毒以生士卒之怨欲不亡得乎



顏杲卿起兵河北響應附祿山者六郡而已杲卿使人入漁陽招買循邺城人馬燧說循曰祿山終當夷滅公若誅諸將不從命者以范陽歸國不世之功也循然之未發祿山知之殺循

顏杲卿倉卒拒賊斬二將禽一將走一將散井陘之眾解饒陽之圍河北十七郡皆應之得兵二十餘萬若曹循事就賊果既傾真可不逾旬時坐平大難矣曾未十日反敗於賊是何也明皇保養燕郭奔置賢能而殺戮諫士天固不使得忠義之報也又况癰疽之發其來已久方爾潰決無一手掩而止之之理也杲卿巡遠之徒所以相繼摧滅者也故制治保邦必慎於未然之前若軍既奔壘舟既沈沈則人力有所不得施矣

杲卿兵敗祿山殺之顏氏一門死者三十餘人

致亂者李林甫楊國忠也而受禍輕許國者顏杲卿也而得禍重此淺識之士所以疑天理善惡報施之僭也此亦猶顏回不年而桀跖壽考陽虎列鼎而尼父棄羹天之於人未嘗數數然較其善惡之長短輕重尺寸銖兩而報之要之人生有正理必當為善而不可為惡天有常道為善者必佑為惡者必罰此則終古不可易者若杲卿家禍蓋亦百一箇君子之不幸也幸不幸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史思明圍饒陽李光弼至常山常山兵執安思義降光弼問取思明之計於思義思義明述退

廣於咨訪惟善之從雖敗可以成功專已自用復謀連眾



雖勝可以致敗韓信得卒空軍而下燕齊左重降虜也信  
方秉大將之權擁三軍之衆席破國之威夫豈無人而降  
虜是師此固古聖賢所不爲而信能之宜其凜然爲漢三傑  
也李光弼其間信之流也而興起者乎

顏真卿敗賊兵於堂邑軍鋒大振時北海太守賀蘭進明亦  
起兵真卿召之共討每言咨之由是軍權稍移於進明真卿  
不以為嫌且以堂邑功讓之

顏真卿守平原先賀蘭進明起兵又為河東來訪使則進  
明乃於部也要與并力可也咨其計畫可也軍權稍移則  
過矣雖以堂邑之功則又甚矣真卿爲是得非懲信山之  
敗乎愚想二公遇猶不足方是知進明京師之遠也  
進明曰又不若賊請與京明偕行以救宗族也此與只不

同謀起兵者也某卿若知其情宜語之曰君兄應賊召正  
應留此與我協力破賊乃可以自滿今行未有益也如此  
則嘉謀止而王承業亦何緣更其表而舉其功乎某卿  
既失之真卿乃務下已以濟國事然進明未嘗預堂邑之  
戰而以衆人之功歸之是此以不情相與彼以不情相受  
如此其能久相處乎爲真卿者宜具堂邑戰伐之朝廷  
朝廷必以真卿爲制將於是部勒所得數郡與郭李犄角  
不亦善乎是故每事咨之不足爲謙以進明非可咨之人  
也軍權稍移不足爲賢以進明非制將之才也謙以衆功  
不足爲恩以進明非所當得而與之也真卿忠義奮發而  
功烈不就者蓋始乎此矣

郭子儀李光弼請北取范陽覆其巢穴賊必內潰上不能從



智計之士所見略同自祿山起前後欲傾其巢穴者凡四  
人顏杲卿郭子儀李光弼李泌其謀非相約並時而發也  
杲卿不幸才未及展李郭則以告玄宗李泌則以告肅宗  
矣皆不見聽立則智慮已昏肅則志意不遠遂使奇略抑  
鬱而禍亂延蔓天下之事莫大於人不能謀謀之已臧而  
不能用則末如之何矣夫賊之枝葉散蔓於兩河然皆居  
客地也傾其巢穴猶潦水四漲而無壑可歸其涸固可立  
而俟也

國忠集首官問計皆不對國忠曰人告安祿山反已十年上  
不之信今日之事非宰相之過也

當無事時竊寵於君凡百輒以爲己功及禍亂既形責君  
於衆臺髮不以爲己負姦人罔不然者然人非嬰孩也獸  
豈可眩也言祿山反者甚衆而上不信是則然矣致祿山  
之反者誰歟身爲宰相不任此事得乎依倚而啓者於  
昏朝廷不理馴致大亂乃曰非宰相之過欲以自名之人  
交怒其發不待旋踵矣

車駕幸蜀至馬嵬驛將士憤怒呼曰國忠謀反遂殺之何曰又  
大夫魏方進曰汝曹何敢害宰相衆又殺之

國忠言祿山反非誣也而明皇不信林甫國忠亦不信也  
而皆以反死何也林甫好以反誣人國忠又以反誣林甫  
躬自蹈之亦其理宜矣天下之憤積二十餘年大盛而決此  
乃子產焚載書之時也魏方進當因其勢而順導之乃以  
殺宰相誣責士卒不知時措一至於此苟以國忠爲不可  
殺是與之同亦不得免乎此矣昏亂之朝管爲御史大夫



一無規正亦不得免乎死矣

上出慰勞令收隊皆不應陳玄禮曰國志既誅貴妃不宜俱奉願割恩正法上倚杖傾首而立久之意諤前曰最怒難犯安危在晷刻願速決上曰貴妃之惡反謀高力士曰將士勢不自安乃命縊之軍士皆呼萬歲始整部伍為行計

天子之尊威制四海而不能庇一婦人何也然之所集揚所起也明皇昏於楊妃几十年以王儲為色從侍併得三十年租庸歲供額外錢帛百億以供宮中宴賜與毒遍天下矣楊國忠以疎族進為鮮于仲通帥劍南喪師二十萬人又開邊患則毒又深於西南矣五楊請誅府將為制殺則毒又縮於畿甸矣貴妃死於祿山以至叛反則毒又甚於禍國矣夫知是人安得不怨一尸三失怨豈在明細當

圖其所不見豈有況怨塞宇宙獨以貴妃一家之故夫何由更避其死也人君孰不有女寵而寵惑至此自非陳玄禮高力士韋諤勸以速殺則衆怒之禍必及其身之而或者乃去不聞夏竦之衰自誅褒姒以是為玄宗之笑則非矣使陳韋不言明皇豈能斷而除之蓋亦迫於不得已耳

上至扶風士卒潛懷去就往往流言不遜上患之會成都貢春繒十餘萬匹至上陳之於庭召將士諭之曰朕比衰老致逆胡亂常令卿等勞苦朕甚愧之今聽卿等還家朕獨在蜀可分此綵以備資糧若歸見長安父老為朕致意各好自愛也因泣下沾衿衆皆哭曰臣等死生從陛下不敢有二上良久曰去留聽卿自便流言遂息

嗚呼悲夫玄宗之在扶風也方其盛時開闢乾坤轉移山



海頤指氣使無不如志今也受制於士卒懼恐於流言欲  
齊之以刑則刑不得施欲辱之以勢則勢不得行遂至甘  
詞善誘若乞憐者然後僅免危殆向者削平內難志氣英  
果今何在歟無乃不知持其志以縱其氣是以豪侈放逸  
於前而挫折屈辱於後歟由是知終始惟一厥德日新者  
其必有道而人君所當鑒也

陳希烈晚節失恩然上與張均張增俱降賊祿山以希烈均  
為相

宰相人臣之極位既已為之不獲乎上者奉身而退可也  
何敢生怨正使懷有不平亦何至喪身而事賊且相祿山  
有踰於相明皇乎不從賊之善能於失恩乎希烈學莊  
若者也被徒見其曠蕩放肆以立名即與毀名節等耳審  
如是者為宰相與不為宰相亦可齊以一致而怨於失恩  
何也學高子而不得其王猶為坑儒焚書之事况學莊老  
乎

肅宗

唐紀

玄宗之在馬嵬也父老遮道請留乃命太子於後宣慰父老  
曰至尊既不肯留某等願從殿下東取長安若皆入蜀中原  
無主共擁太子馬不得行使人白狀玄宗曰天也喻太子曰  
汝勉之勿以吾為念又使人宣旨欲傳位太子不受行至靈  
武裴冕杜鴻漸等上太子應請還馬嵬之命虜五上肅宗遂  
即位尊玄宗曰上皇天帝

范祖禹曰肅宗以皇太子討賊遂自稱帝此乃太子叛父何  
以討祿山也



玄宗既有傳位之命太子非直叛也其失在玄宗命不  
行而裴冕諸人急於策晉是以致此咎也孟子勸滕文公  
行三年喪文公曰父兄自官不我欲也恐其不能盡於大  
事孟子曰啜菽飲水深墨即位而哭百官莫敢不哀者先之  
也世子曰然是誠在我遂行之使肅宗有廢文之見豈為  
諸人所移得以移之則其心有以來之耳唐高祖睿立之  
為上皇非所欲也曷可以釋位而不釋遂至逼遷不見樂  
故也而太宗明肅不能少待或稱兵或借使皆有奪位之  
惡欲速見小利故也父不父子不子昧於春秋首惡誅死  
之戒甚矣豈非後世之大鑒歟

帝為太子與京兆李泌為布衣交及即位欲以泌為右相泌  
固辭曰陛下待以賓友則貴於空相矣何必屈其志上乃止  
裴冕杜鴻漸魏少遊等於肅宗初無雅素特乘時攀附以  
取貴耳李鄴侯則帝之故人也其不惟肅宗當丞相之冕  
固宜避席而讓也在泌自處亦無賺取之嫌不稱之譏然  
力辭而不居何也無乃其心有所不可於帝歟魏少遊從  
遽相屈伏既非素交之道乘危傳襲又相承奉均蒙不正  
之責此泌所以重當輔弼而輕為賓友者也

令狐潮圍張巡於雍丘為巡所敗潮謂巡曰是下其如天道  
何巡曰卿未識人倫焉知天道

人倫天道同條而共貫者也而秦漢以後學者不知其一  
矣使巡偶然言之得不謂之時合乎使其學而知之得不  
謂之心通乎令狐潮之意謂唐室衰亂蓋天道也豈惟潮  
凡有背叛之心者孰不為此言惟明於人倫則犯上者且



無有况作亂乎以是觀之非特能取軍守城而已蓋賢宰相也

上與必語及李林甫欲殺諸將克長安發兵家焚骨揚灰必曰枯骨何知徒示聖德不弘耳上不悅曰此賊昔日百方危朕柰何矜之必曰但恐上皇聞此敕意陛下為韋妃之故萬一慚憤感疾是陛下不能安親上流涕拜曰朕不及此

林甫之罪不可勝誅矣肅宗若數其蒙蔽專擅妬嫉忠賢養成禍亂致上皇播越宗社塗炭按誅王莽故事惡而斬之以伸天下之憤何不可之有顧獨憾其危已是以天子而讎匹夫不亦徇乎天下大物也非器足以容德足以覆必不勝任肅宗必克復兩京而遠失河北豈非可以小知而不可大受耶

至德元載冬十月朔日食既

日食大變也既變之尤大者也肅宗始初清明志平禍亂未有酒色昏荒之事而謫見于天若是其大何也人主之德莫加乎孝其剛莫先乎無慾其明莫要乎知君子小人之辨肅宗乘危取位而不能孝父愛張良娣而不能刑家任用李輔國殺其賢子使室必不敢自安而君子退小人進其功業不遂父子不相保而身不得令終卒以是三者天之示人豈有一毫之僭乎使肅宗克謹天戒以日自况恐懼修省元正嚴事則雖有其象而無其應矣

烏承恩以信都降思明

先是常山守王備欲降賊諸將殺之遣使者宗仙運來迎承恩承恩以無詔命辭其二說之終不聽確守此志以信



都之衆與朔方三千人憑巖高深要結鄰援相與擊賊萬  
一不捷死於其位上也至於方屈則近有李郭可從曾不  
是圖乃舉城降賊何見理之不明而執義之不堅歟是故  
從常山之請不若固信都之守而下史思明之拜不若用  
宗仙蓮之說惜乎承恩之智昧於輕重可否之差也

上問李泌敵強如此何時可定對曰賊所獲皆輸范陽豈有  
四海之志若令李光弼出井陘郭子儀入河東則史思明張  
忠志安守忠田乾真皆不敢去其地是以兩軍繫其四將也  
從祿山出惟阿史那承慶耳願敕子儀勿取華陰使兩京之  
道常通陛下軍拔風與李郭互出擊其首尾賊至則避去則  
乘之復命建寧並塞犄角與光弼取范陽四合而攻之必成  
禽矣

李泌之策與子儀光弼同但備疏在遠語之不及詳耳使  
肅宗盡行之則河北本根之患盡去它日藩鎮無自而起  
豈非久遠良計乎而肅宗先從後違夫豈智之不足乃心  
有牽制之私耳不亦惜哉

祿山為其子慶緒所殺  
明皇寵愛祿山自林甫國忠皆不及也疑間之言如水沃  
石而待遇益隆願欲倚之打西北二虜而已得請意娛樂  
耳祿山乃以反叛報不賞之恩不亦逆理之甚乎逆之甚  
則其反速天降灾殃各從其類故祿山以臣反君則慶緒  
以子弑父如表之有景而亂臣賊子然六懲也

上欲立太子李泌諫止  
肅宗不受寶冊曰不敢棄危傳襲但以中原未靖權總百



官耳夫百官名稱乃可攝行何者人臣有功緒之稽進退之義也惟天下無攝攝皇帝云者王莽之惡非法也今肅宗已即位布號於四海而奉玄宗爲上皇矣豈曰權總云乎夫賢冊虛禮也亦猶傳國璽之爲物也居其位而無璽與冊不害爲天子受冊佩璽而不居其位不害其非人主也置寶冊於別殿事之如定省者虛文也身爲皇帝先欲建中宮又欲建太子猶曰不敢乘危傳業吾誰欺欺天乎李輔國本飛龍小兒給事太子宫上委信之輔國外恭謹而內狡險見張良娣有寵陰附會之建寧王倓言二人罪惡於上二人譖倓謀害廣平上怒賜倓死

古之人憤而啓悱而發衛於思慮而作傷於聲色而喻操心危慮患深而達肅宗爲太子厄於太子林甫二十年其憤排危困多矣親見其父志一楊妃信任宦官聽讒殺子曾不知戒夫明皇中人之法也身致太平然後肆意亦中人常事肅宗方在播越大勳未集巨寇猶存宗廟未養其除陵寢未瞻省已襲危亡之迹其所以克取舊物者得非天未厭唐而忠賢是賴乎不然中人以下不可語上無自能興復之理也

賊將尹子奇攻睢陽許遠告急于張巡巡自寧陵引兵與遠合遠謂巡曰遠懦不習兵公智勇兼濟請遠守公戰自是遠但調軍糧修戰具居中應接而已戰鬪善畫一出於巡賊遂大敗夜遁

賢哉許遠之爲也張巡位出己下知其能而授之兵協濟國難虛心佐佑之不以為嫌推此意也盧懷慎之招業其



所優爲也夫惟賢人君子有推賢讓善之誠心而無妬忌之行一有妬忌之行不問其事之大小必當以小人斷之此見於秦穆自誓而孔子言大學引以爲據者故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充而不已伊尹周公是也人之有技如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充而不已李林甫盧杞是也

上至鳳翔諸道兵皆會李泌請用前策上曰今當直取兩京更先范陽不亦迂乎曰曰今以新至之銳攻已老之師其勢必克賊衆遁歸伺官軍之去必復南來則用兵未已也若先除其巢穴則根本永絕矣上曰朕切於晨昏之戀不能待此事有大小緩急之分不知而倒置之不可言智知而逆施之不可言仁肅宗初從李輔國大孝之言不爲兒女之戀

於馬嵬會一皇而西行爲宗廟社稷之大計也今大計未就復盡置晨昏寧棄遼馭而不川何也欲速見小利之過也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害不成肅宗雖已即位未入京師有衣錦夜行之心故乘諸軍初集急取長安戴黃屋建左纛猶人之富貴而以歸故鄉爲榮也豈非年壯長而心尚童歟夫安能削平僭亂而混一四海歟

上皇思張九齡乞見爲之流涕遣使至曲江祭之厚恤其家楊妃再出宮及歸而寵愈厚張九齡罷相繼貶而死于荆孔子曰我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其效驗至於亡國可不懼乎李觀有言使管仲而不死雖內嬖六人庸何傷君子非之曰未有盡其心於女色而又能盡其心於賢者也王氏亦曰但誅宰誣則宮中有西施不足憂矣是不然附託楊



妃以進身固位者李林甫楊國忠高力士安祿山凡幾幸  
豈可勝誅耶故西施者宰豎之所倚也妲己者飛廉之所  
倚也張麗華者一總之所倚也胡武嬪者于忠之所倚也  
楊太真者李林甫楊國忠安祿山諸人之所倚也小人必  
倚內寵君子則無所倚也明皇忽九齡之言及身履危亡  
而後思其先見方之衣紹有憾於田豐則遠矣雖然亦奚  
及哉正使卿也用九齡言禍亂不自范陽可耳太真在宮  
林甫在朝九齡必日逐殺一祿山生一祿山亦無救於播  
遷之禍是故太平之君惟無欲然後能持盈而守成也

尹子奇復攻臨城山死傷之餘纔六百人張巡許遠分城  
而守時許叔冀在誰外賀蘭進明在臨淮皆擁兵不救巡念  
南齊雲臺急於臨淮登臺再三說之慷慨泣下進明終無出

師意賊知援絕圍之益急初宰相房琯惡進明以為河南節  
度使以叔冀副之叔冀恃其兵銳且官與進明等不受其節  
制故進明不敢分兵非惟疾巡遠功名亦懼為叔冀所襲也  
嗚呼賀蘭進明亦可謂不思矣巡遠危迫亡在旦夕我能  
救之功名獨不在我乎誠有虞於叔冀者直以事理騰牋  
聽命可也今遲疑還悞智勇俱喪而忠義不立千載之後  
猶有羞於南齊雲臺不辱乎房琯若知進明不可用則明  
言於上而廢之以為有才則不當用私惡而委之兵柄操  
此心以取人羣難平功業之遂矣

上欲速得京師與回紇約曰克城日土地士庶歸唐金帛子  
女歸回紇

湯十一征而為三百姓知其心曰非為富有天下也為匹



夫匹婦復讎也伊尹相湯爲世不衡其言也一夫不獲其罪在我宜其代天理物爲聖君各相也夫子女豈禽獸讎賊之比哉乃大唐五世之民耳爲急欲得城之故乃舉而棄之於夷狄或功勳之家或禮義之族或富庶之裔或孤弱之遺先已爲大盜所困其望王命何啻渴者之望水使回紇宜而獵之其冤恫憤怨之氣以迫於王命無所伸愆其方之推而納之溝中者何以異乎夫關宗於是失君道矣在是責者非裴冕房瑄與李泌耶

李泌請爲閑人上曰累年同憂今方一樂奈何遽去必曰臣有五不可留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寵臣太深臣功太高迹太奇不聽臣去是殺臣也上曰卿何疑朕如此泌曰殺臣者非陛下乃五不可也陛下向日待臣如此臣於事猶有不敬言者况天下既安乎上曰卿以朕不從比伐之謀乎泌曰非也乃建寧耳上曰建寧欲害其兄圖繼嗣卿不知耶泌曰審然若廣平當怨之廣平每言其冤流涕嗚咽可以察矣上泣下曰旣往不咎然曰願慎將來耳昔天右有四子天右方圖稱制惡太子弘聰明黜殺之立次子賢賢內憂懼作黃臺瓜詞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二摘猶爲可四摘抱蔓歸今陛下已一摘矣慎無再焉上驚曰安有是時良娣忌廣平有大功潛構流言故泌及之泌固請歸山上留之不得乃聽之

鄴侯不事肅宗必欲辭去者豈但以交友之分難於君臣哉正坐良娣輔國表裏相結旣無除之之道寧舍相位而隱於山林冀君之或思其故而一悟也雖然幸售而圖新



改往而修來惟剛明之才能之肅宗豈其人乎誠所謂五不可者一曰遇陛下太早則意在交友之分也其四者特爲之詞耳其情竒以內間張后外間李父留而不去豈必及也而難於發言故言建寧寃死以戒再摘之禍語雖不及而意則有指矣使漢高光武而聞之不待辭之畢而深有感于心必反復百餘言肅宗終不喻也於是固誦而必去是故爲國有九經以勸賢敬大臣爲重勸賢有四事以去讒遠色爲首張后龍于內輔國寵于外則賢者必不自保賢者不自保則唐室之卑自是始矣嗚呼鄴侯亦可謂得出處進退之義者矣

以嚴莊爲司農卿

嚴莊祿山佐命元臣最貴用事諸將皆不及者既同祿山

叛君又教慶緒殺父天下之罪尚有大於此者乎此而可忍孰不可忍矣唐既受其降又官使之則當時亂臣賊子又何必討斯舉也殆將吹波而助瀾歟

上皇至鳳翔悉以甲兵輸郡庫上發精騎三千奉迎

父子天性也大利所在嫌疑生焉上皇不以甲兵自隨其慮深矣肅宗之迎父也當盛威儀備物米何必發精騎耶事之無成憲者有其舉之當爲後法今以精騎迎安輿它日遂有露刃而劫遷者凡物不可不慎而况於父乎夫上皇釋兵而見其子豈非張后輔國之謀已有聞於外耶與慶之不獲安其居辟穀之不得考其死漸生于是矣

上欲加均張垵死上皇曰均垵事賊皆任權要均仍爲賊豈吾家事罪不可赦上叩頭曰臣非張說父子無有今日臣



不能活均均何面目見說於九泉上皇曰均均為汝長流黃表  
均不可活汝更勿赦上泣而從命

張說及均於肅宗為太子時固有保護之功然其計得行  
則由上皇仁慈也非上皇必欲信讒而二張必能奪之也  
今肅宗謂非說父子無有今日以生生之恩專歸說均而  
上皇無預焉豈不悖天理歟古之明君不賞私勞不伐私  
怨蓋不以一身而害天下之公義也均均增貴連國戚身出  
相門受寵蒙榮非他人比一旦稱臣于賊曾不疑愧若以  
私勞免其大戮則君臣之義廢而國法不必設矣為肅宗  
者以均均付之廷尉不得免死而為張說置後其庶幾乎  
立張淑妃為皇后

故妣韋氏無罪被廢削髮為尼尚在禁中肅宗宜如何若

以家世曉上皇之公則上皇必不使上皇知蓋時移事

變於言上皇必有憐恤之意上皇必不使上皇知蓋時移事

日乾元元年三月如崩張淑妃為尼如肅宗初問李泌

之意上皇必憐恤如此無乃上皇必復書上皇而未果此固

張后生身之禍國之所以深然上皇者歟

張后生身之禍國之所以深然上皇者歟

子何如張后生身之禍國之所以深然上皇者歟

武惠妃欲立三子三子皆致明皇一日殺三子肅宗亦曰殺也

廣立三子三子皆致明皇一日殺三子肅宗亦曰殺也

而惑於張后不能自決使李揆懷姙內以言禁如李林

甫重以朝服為髮遺之不得立而唐室遂亂夫然則張  
其辱美哉







毛若虛李光弼國爾宗

現輔國者 權若矣 梁為

言曾天金月竟為輔國

正諫何自而入正 姦邪

為一身則不知之何是

權重者得路不病

把別德宗以為輕賦之法

曾若曾待君子以此心夫

回茲以軍國公主無子聽歸

以天子女而配夷狄耻也

其耻不矢而唐之君臣不

罪之原一息 且為重懲而反罪李

明是法立之請先已奏原仍文得

力辯是善也 以國為一身之言

之臣何世無之 入主聽信與之

聖時神制輔國是肅宗以為事

思則代宗以為薄 我善後百言

可不與李光弼同則德宗以為罪

豈有此哉哉

示解

南及一十年以三子出而求歸

以為罪三子與夷狄結誓言以為

常事故也匹士之家相擇為配偶或不允而見出尚羞于  
鄉里况夷狄乎設有公主下嫁士大夫而見出斯士也免  
死幸矣今回紇馮凌肅宗不敢加以一言甘心受之乾德  
不剛不大甚乎與夷狄結昏者可不以為求監乎

李光弼屯中渾與史思明力戰思明潰走

祿山部將無如史思明桀黠難克者中渾之戰李光弼不

遺餘力矣客主相當僅得一勝自是之後二人不復對陳

向若不罷郭子儀使與光弼掎角圖思明賊必可平而

無後患矣史言魚朝恩惡子儀而不言所惡之事竊以意

度之子儀渾洪重厚不能為閹尹屈此固朝恩之所惡也

自高力士有權寵外庭目之為羽父而肅宗亦以父呼李

輔國李揆非諂士也身為宰相於輔國亦執子弟禮化自



上流久而成俗人不知其不可也而郭公大賢寧肯以尚  
父之重降禮於軍容其見惡宜矣或曰當是時人主委信  
內侍子儀既欲為國平賊盍亦少貶以濟事為務而形見  
圭角自取疑疾以至罷落兵權置諸閑散豈非所矜者小  
而所失者大乎曰此子儀之所以為子儀而不可及者也  
使子儀奉承朝恩受其慰薦以固權位雖禽思明平河北  
未免枉尋而直尺王良之所不為而謂子儀為之乎使肅  
宗誠意於戡定四海必專命子儀不使中人得軒輊之子  
儀受知君父而為之建功立業雖赴湯火蹈白刃可矣故  
易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光弼之見  
惡於程元振也得非亦近是乎

宰相第五琦坐事貶御史大夫賀蘭進明坐琦黨貶

史之亂用命守死者莫過於張巡許遠擁兵不救者莫  
甚於賀蘭進明肅宗以此罪進明雖殺之于睢陽以謝戰  
沒忠義之鬼良不為過乃置而不問仍為御史大夫反用  
第五琦黨而去之夫位為宰相安得不進人才被其引掖  
即稱朋黨其後來者豈元氣獨立而已則朋黨荷時而已  
耶故凡坐宰相而廢退誅殺者惟大逆不道迷國罔上之  
罪乃可苟罪不形顯徒以朋黨之夕而逐之非政刑也肅  
宗以房琯黨而逐嚴武以李岷黨而逐崔伯陽以第五琦  
黨而逐賀蘭進明謂惡人臣亦私亦可矣而張錡以不事  
去要罷肅華李峴郭子儀李光弼以忤輔國朝恩罷是黨  
於中貴人則無一不家宰相序進則為黨好惡如此豈足  
以看天下而服人心乎



李輔國雖暴貴用事言去石皆輕之輔國志報言於上曰  
上皇居與慶宮與外人交通陳玄禮高力士謀不利於陛下  
陛下當為社稷計豈得為正夫之孝若迎居之內可以杜絕  
小人上不應會愛及輔國矯詔將五百騎雲天迎上皇遷居  
甘露殿上皇為慶宮所留侍衛纒厄老數十人流力士等於  
遠方輔國請上請罪上曰知防微杜漸以安社稷何懼也自  
是上皇日以不懼成疾成疾上初猶在問安既而但遣人起居

內寵雖入堅台皇為一人主不悟又委信之其終不至於  
弒逆者古無有也肅宗之事亦可以為監矣夫祖考所  
為賢德也子孫歸之能及者非賢非德也子孫所  
鮮不也焉兩漢而下繼世之君後作柩前即位孰有為天

子子親承大寶得問安侍膳舉四海之養以全其孝者  
樂如唐數君可謂千載一時不可逢之嘉會矣而太宗明  
皇肅宗之孝道無稱焉豈非自太宗失之歟高祖睿玄晚  
節末路不免兵甲震擊之禍而玄宗尤酷嗚呼悲夫輔國  
之言曰陛下當為社稷大計豈得徇匹夫之孝夫孝以奉  
父母為先然後上及於祖宗今父在也乃困其身休其心  
而社稷不安此中人口下所能辨者肅宗不察蓋自馬嵬  
西行輔國已有是言今又云爾是知肅宗為人可誘以利  
故也當是時白刃脅遷去左右之人而居西內上皇辟  
殿成疾以至殂殞其異於趙武靈王沙丘之禍幾希矣夫  
以討賊之故奪父之位其終至於如此使安慶緒史朝義  
而有知豈不含笑於九泉元結頌唐中興曰盛德曰大業



是過舉也始末知其終也

或言天下未平不宜置郭子儀於散地制子儀統諸道兵自朔方直取范陽還定河北為魚朝恩沮而止

直取范陽還定河北固討賊之上策然道由河北乃抵范陽而者賊未盡得河北也是以此策可施今則往往為安史所有猶為是計不亦晚乎雖然以兵柄付郭子儀則善矣朝恩力沮其行亦何意哉無乃見肅宗無河北之志耶肅宗初意復兩京而已後東京為思明所取亦不甚介懷姑命光弼禦之欲速見小利又用關尹廢奔勳臣坐失天下之半孔子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嗚呼人君不以天下為度其能濟者末矣

史朝義思明長子也無寵思明欲殺之而在少子朝清或泄

其謀朝義喜為其言夜引兵而入思明為之而衣其質禽之恩明日殺我大早則不待我取安也蓋後之朝義即帝位

逆前之人皆事無成其心固不為改謬也不為敗謀則豈不為與乎然不能如此者利欲之極也義理不極不為聖賢利欲不極不為次斯利積而欲滋則雖百高臺唐而無終日之計故安慶緒更朝義皆以親子進而暴事皆不經宿也夫保山思切狡黠有餘矣我而僭稱坐席天嘗暖皆欲廢長而少也言出丁口而乃及于腹父及于質慈及于胥天之報也亦明矣速矣不可道矣而亂巨賊子有相摩足相躡也夫豈不覺知也下監性報乎思明曰殺我大早何不待我百言矣嗚呼此不幸為汝所誤而死



于朝義亦何成之有

上元二年秋七月朔日食既大星皆見

人君不取表于天而取表于日者以父事天故也日者陽精發見之至著者也以爲人君之表也彗孛乘其天則暗而不明臣子背君父則暗而不明矣伏侵中國則暗而不明政權在臣下則暗而不明高宗有其二焉其六日深未嘗改也故至德元年即位甫爾日食一既至是食之又既而加暗焉大星皆見陽精淪溺天聖常象亦古著矣而肅宗終無恐懼修省仰答變異之意必以天象人事不相涉也曾未十月非常之禍上及其父駭震其躬並逮其子雖欲救之亦無及矣是故日食有常度而春秋每食必書不嫌其詞重者以變會其莫大乎日食戒人君不可忽天象

也以此勝民間三九天寶日再食之不盡如鈞至德上元日食再既大星皆見而視之蔑如也無乃不知天命而侮聖人之言歟

或告鴻臚卿康謙與史朝義通事連嚴莊俱下獄京兆尹劉晏遣吏防守莊家上尋敕出莊莊怨晏言其道禁中語矜功怨上貶晏刺道州莊難江射諫伏誅

嚴莊死有餘罪不可以其降而貴之既用爲司農卿已失刑矣今幸其自敗正名行辟夫豈不可又寬宥焉肅宗政刑之不可曉類如此若事無實則康謙不應獨死若事有實則劉晏不應被誣使晏誠有矜功怨上之言不輕於莊之背叛殺逆之罪乎乃聽其反執得自解免而謙蒙曖昧之誅書云無黨無偏王道平平亦異乎此矣



三年建巳月十一皇崩

野史記明皇之前其說世異如唐書不載馬氏考異亦復闕焉得亦無恐人之不習乎然以當日之事考之張后於上皇無所憾者西內之遷乃后與李輔國同謀苟無深憾肯應至此故竊疑之上皇歸自成都肅宗故妃韋氏尚在張淑妃自立而後於立其間必有曲折或上皇悔昔日之舉而上亦未忘故情有復后位之意耶不然劫取厥身以自近計何為也然則玄宗所謂吾嘗服大丹不可死及他日盜發陵寢是其腦骨破而縱若黃金所絡者豈鑿空相將而為此言使其無之肅宗不孝之罪猶得未減不然何以自白乎載乎噫嘻悲夫

后太子輔國晚亦有傳上扶掖后謂太子曰輔國逼遷聖皇

太子出  
大陰與元振謀作亂不可不誅太子泣辭太子出  
土係于沙洲之手對曰能乃選宦官勇力者二百人  
甲於長生殿後元振知之與輔國勒兵而入上在長生殿  
以二子之命逼后下殿幽於後宮左右驚散上崩輔國  
移后立代宗

張后以言遷聖皇為李輔國罪則其同謀為惡無疑矣后  
素欲廢太子故教以計賊知其必不能克欲因以斃之而  
不虞元振之覺其情也后從帝起于艱難淑今不聞而方  
興治德二帝既不以道終又欲陷太子於不惡而立其所  
愛其不尸戮也幸矣肅宗在位八年自李泌既去制敕盡  
出輔國之手帝所不可纏十一耳及其久也惡之而不能  
去知張后專權而無如之何父為中官悍婦所操窘而不



得知已駭於亂兵而以驚怖死子制于兩大閹而不正其始而謂之中興唐室夏少康周宣王漢光武顧如是

代宗上

唐紀

上在東宮以李輔國專橫心不平及即位以輔國有殺張后功不欲顯誅使盜夜殺之遣使存問其家仍贈太傅

不平輔國專橫者公心也不欲顯誅之者私心也公與私特在利己不利己之間人君可不慎乎上之為廣平王張后深欲去之故上惡后而德輔國之衛已而殺后也是以隱其死夫張后天下之母也閹人安得而殺之以震驚肅宗為罪耶則是口與兵非后也以將危太子為罪耶則太子已在外告于空相奉而立之可也且后正位中宮猶太子之母也輔國使使者以太子命逼后下殿幽而殺之其

為太子累人矣而猶以有子庇覆之若其沒子歸下  
賻贈焉代宗之舉可以為

光弼為袁晁汝東皆平晁之衆近二十萬

袁晁之起民從者如市其然自元載徵負租之刻而不聊生也至是再經春夏轉攻州縣所陷幾遍于浙江之東然後討平其為賊被殺與良民之殺於賊者幾何人矣豈非罔民而刑之乎而元載致寇朝廷不治他日至擢為宰相然則聚斂之人何所憚耶貪其財忘其罪視赤子不以介意草薙而禽獮之君人之德喪矣

禮部侍郎楊綰上貢舉條目秀才問經義二十條對策五道楊綰初議請令縣察孝廉取行著鄉閭學知經術薦之於州刺史考試升之於省是彷彿鄉舉里選之意也及上貢



舉條則徒有問經對策之目而無縣察州升之文或者猶  
沮止之建議之難如此及縮為相可以行矣亦復不聞再  
請豈有所不及歟抑薨謝之遽也夫問以經義已涉空言  
然亦足以觀人士之師尚顧縮所條其詳不可見耳宜為  
之法曰凡應經義科者有司問以十條令隨所占經引先  
儒之說兩家至三家而主其善者或有已見則附于後不  
得誇矜辭藻惟務直述每條以二百五十字至三百字止  
如此則人之習經者可見其通塞矣對策惟問以前代故  
事有疑難無折衷者以五道為率每道亦以三百字止而  
不得問以時事以杜其諂諛之態如此則人之習史者可  
見其深淺矣若夫投牒自應最壞人才之本也廣取士之  
門如漢武泛如之比者自薦可也讀誦五經修孔氏業而  
進之不以禮使登門竟舉有羞耻者不肯為也舉數千人  
而來之不以為耻則習俗使然耳是故王氏至棘園之外  
見誰何之密拂衣去之曰以此待天下士耶欲革此者於  
鄉里必慎選守令於庠序必慎選師儒察其毀譽觀其言  
行次第而為之可矣

吐蕃入寇邊將苦急程元振皆不以聞至邠州上始知之京  
師震駭詔郭子儀為副元帥子儀閑廢日久部曲離散召募  
得二十騎而行遣使入奏請兵元振過之不見吐蕃度便橋  
上倉卒不知所為出幸陝州

郭子儀之德之才可以兼任將相乃置之閑處至無一人  
部曲及有急難又遽委用之以為真不賢耶則不必用以  
為真賢耶則不當廢代宗於開尹之言受命如響於進退



子儀如待奴隸自李光弼以下恃功負氣夫豈堪此寧受  
不朝之罪而不忍見魚朝恩程元振之面也獨子儀無纖  
芥于膏中一聞君命不俟駕而行蹈危履險死生以之其  
忠義精誠仰貫白日而度量宏偉無所不包蓋可以爲人  
臣之師表矣使代宗挈國權兵柄而付之于以復太宗之  
業何難焉而柔情不能也可勝嘆矣哉

程元振專權甚於李輔國已矣功臣上旣狼狽出幸發詔徵  
兵皆忌元振莫至中外切齒太常博士柳伋上疏請斬元振  
下詔引咎上以元振有保護功削官放歸田里

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王者奉三無私  
以勞天下可謂民之父母矣夫匹夫行私不可自立於鄉  
里一命行私無以信服於吏民而況天子乎是故叔孫昭

子不賞私勞而殺豎牛漢高祖不賞私勞而誅丁公君子  
美之美其公心不以一身而廢天下之義也元振於代宗  
雖有保護之功而迷國誤朝幾覆宗社於是而權宗社一  
身之輕重則宜肆諸市朝仰謝九廟申謝諸將下謝百姓  
則代宗之心如夫如日天下見之而王道著矣今不以此  
爲念而專念其保己曰吾垂情於保己者何患人之不我  
保也夫蕃戎入寇元振不以聞子儀請兵元振不召見虜  
騎至便橋帝方出奔其不爲吐蕃所得者幾希如是而尚  
可謂之保護乎要之帝心先蠱於私故終迷是非之分耳  
以魚朝恩爲天下觀軍容宣慰處置使權寵無比築城於鄠  
縣及中渭橋北屯兵以備吐蕃以駱奉仙將其兵  
以貴常侍爲易去則肅宗不能去輔國代宗用程元振然



後去之以貴常侍為難去則柳伉以太常博士一朝極論則元振不得固寵而安位代宗監此亦可以已矣又以兵柄盡授朝恩是明皇肅代父子祖孫皆以閹尹為可委腹心外廷所不及也至其既久根深蒂固權重勢雄其於人主如日瘤如肺癰如疾在膏肓誠不可去矣夫致僕固懷恩反者騷奉仙也惡郭子儀而讒之者魚朝恩也奉仙取信懷恩已不可回子儀再造唐室乃益崇寵朝恩以形迹之於勳臣體貌略不加焉子儀則終長者矣代宗君道如何哉

劉晏坐與程元振交通元振之貶李峴有力焉由是為宦官所疾與晏皆罷

代宗之相獨李峴為賢以忤宦官而罷去是教士大夫使君子此司也欲天下之亂不難矣劉晏亦附程元振何能為矣夫晏既坐與元振交通而賜罷則峴宜以黜退元振而受賞今兩貶之于以見代宗之權不勝宦官之勢陰盛陽微君德衰矣

郭子儀以大盜既平而所在聚兵耗盡百姓表請罷之仍自河中為始敕罷河中節度

子儀忠謀為國反見黜削不明之君胡可與言哉是時河南諸鎮兵罷之易耳河北若不受命子儀必有以處之代宗一切不問而獨罷河中此乃魚朝恩計也朝恩屯兵中渭橋與鄠縣名備吐蕃實以自衛若朝廷從子儀所請則渭橋鄠縣之兵必還禁旅不得外屯矣於是朝恩深憾之



曰爾欲罷所在聚兵我故不罷而獨罷爾所部以是為足以抑之也小人度君子無所不至不知於子儀何損焉朝恩失倚則如豕無牙牛無角蠱無尾子儀蓋嘗閑居部曲散去略盡不聞之事則河中無兵夫何損焉代宗不察勳臣之忠用朝恩言敕書殺禮君道缺矣

上之手陝也李光弼忘程元振擁兵不至光弼治軍嚴諸將不敢仰視既久不朝其下無復稟畏懼恨成疾而薨

人臣之義無以有已東西南北惟命是從况蕃戎入寇乘輿播越使未奉詔命猶當奔赴危難死生以之况徵兵之制累下乎光弼雖微中官豈可移之君父坐視而不顧夫所以不敢至京師者小則畏讒大則畏死有如唐室威令振舉問諸將緩於勤王之罪則光弼為首其能免乎

子蒙塵而方伯之師星馳騰發擊退虜賊再安宗社元振雖欲譖期誣罔亦豈能建奪公議哉光弼不忍小忿以失大節不學之過也昔趙鞅入于晉陽本拒范中行也而春秋以叛書之君子曰人臣專士與君為市則其篡弒之萌堅冰之戒豈無以有已者乎光弼困於讒間遷延君外不肯釋兵卒以憂死蓋不知春秋叛趙鞅之義故耳光弼與郭子儀齊名馭兵之道戰伐之能尚或近之而不能以功名自終古人曰行百里者九十言玩節末路之難豈不信天子儀以武舉准而其軍事頗知道者雖曰未學君子謂之學矣

廣德二年戶部奏戶口一百九十一萬口一千六百九十餘萬天寶十二年至此戶口一星終戶九矣其六口王失其四



雖河朔強梁民叛不令正使有其半亦亡其半矣明皇四十餘年生聚幾一十萬之額以揚之真意林甫二人敗之則十年之中所耗無慮十之六七成難復易如此養民者人君職也有意於養事不克於猶不免於自殘殄之况無意於養之者乎民之生於肅代德宗之時蓋亦自生自死於天地間耳豈非失職之甚歟郭子儀請罷兵於前獨孤及請休兵於後而聽者如不聞故知斯民之無可牧也置百高坐於資聖西明兩寺內出仁王經一寶輿講之以人為菩薩鬼神尊以兩簿百官迎從

佛書固有深微幽遠者不為禳禱而祈福也若仁王經則淺俗無取為甚而代宗好之宜其於忠言正論不能聽也在肅宗時嘗飯僧數百人晨夕誦佛宰相張鎰曰帝王當修德以安人未聞飯僧可致太平者上雖然之其後乃以人為菩薩鬼神是直兒戲耳代宗資非英傑重以元載杜鴻漸王縉之徒皆僧人之奴隸也而並位宰相於是兒戲盛作天下日入於我昏派亂不可救止千載之後撫其遺迹使人深嘆重歎而已矣

回紇吐蕃入寇圍涇陽郭子儀嚴備不戰遣人說回紇共擊吐蕃回紇曰郭公豈在汝給我耳可得見乎子儀曰今寒寨不敵若投身說之可不戰而下遂與數騎免胄而進諸酋長相顧曰是也皆下馬羅拜

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郭子儀輕騎見虜非惟虜不敢害又聽其言講解而去賢於數十萬衆方擊塵戰之功惟忠言足以感動之而已夫其忠信非可一



日而為也積之既久行之既著名發於實而效見乎遠則其音聲容貌亦將可孚乎此回紇諸酋所以釋兵下馬而拜者也夫豈可為設而僥倖哉德其善義無素欲以矯誠虛信而冀犬羊之革心至則靡耳嗚呼誠之格物如此三代君臣德以誠成政以誠立教以誠帥其鼓舞丕變至於麟鳳在郊龜龍漚沚鳥鵲之巢可俯而窺也況於斯人乎況於夷狄乎王者之迹息聖人之道衰專以智力相糾時不復知誠之理人變其清巧偽日滋風俗靡靡入於媮薄如武侯之刑罰無惑於李平郭公之片言取信於回紇寒雲千餘年蓋可一二數耳在易之師曰師身丈人吉貞也者包中正誠通而中義者也子儀其庶幾乎

子儀取酒與其酋長共飲回紇請子儀先為誓子儀酌地曰大唐天子萬歲回紇可汗萬歲兩國將相亦萬歲有背約者身殞陳前家族滅絕諸酋長大喜遂與定約而還吐蕃夜遁回紇追擊破之

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樂為雖要子儀為誓使子儀急於退師許以重言而他日不能副或能副之而有傷於國則踵未旋而難復作矣今子儀之誓初聞之若重大嚴然不可犯者及味其言乃無所誓焉所謂苟有負約身隕家滅者果何約乎既不失己又得虜情且無敵血結盟之差處之難容而出之勇決施之無悔而守之無疵以此排難解紛何愧之有

元載擅權恐奏事者攻訐其短令百官奏事先白宰相刑部尚書顏真卿奏曰臣本庸深疾言者卒成幸蜀之禍然猶不



啟明公奏事皆言白也陛下儻不早寤漸成孤立載奏真知誹謗貶峽州別駕

妖言誹謗之罪雖非德政以之篡君猶可也爾世孔子曰惡居下流而訕上者若夫身為列卿言大臣敢蔽於其君而大臣目之為誹謗是以君自居之觀願真卿之疏戒林甫覆轍恐代宗孤立至忠至切何誹謗之有而元載以誹謗罪之異於指鹿為馬者幾希昔趙奉璋以外郡刺史告林甫二十餘罪林甫詔御史以妖言杖殺之林甫恣肆不待言而奉璋不無責焉以非言責之官也今顏公為天子近臣何事不可言者其忠義緣達自可當輔弼之任而代宗不悟其厚於君也而黜逐之以快讒慝之人嗚呼不明一至於此乎

邠寧節度使馬燧以段秀實為都虞候卒有能引弓重一四十斤者犯盜當死燧欲生之秀實曰法不一雖韓彭不能用衆竟殺之

勇力之士非難得也勇力之士死法畏義則國家之寶也肅宗時將軍士去榮挾私怨殺本縣令實至草見素請誅之肅宗以其言用嚴竟赦之使去榮職足以糜祿山碎思明聖王之法猶所不許何者部民殺令是與邊將叛君父其惡一也肅宗曲意以屈公誠莫去榮一職之功而終不聞焉卒之破平逆亂者乃郭李諸將帥也然則彼為是過應耳今段秀實一將之任其遠見正如曹意所論而馬燧又能從其說予以按諸肅宗豈不有愧於將將之道哉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二十一

興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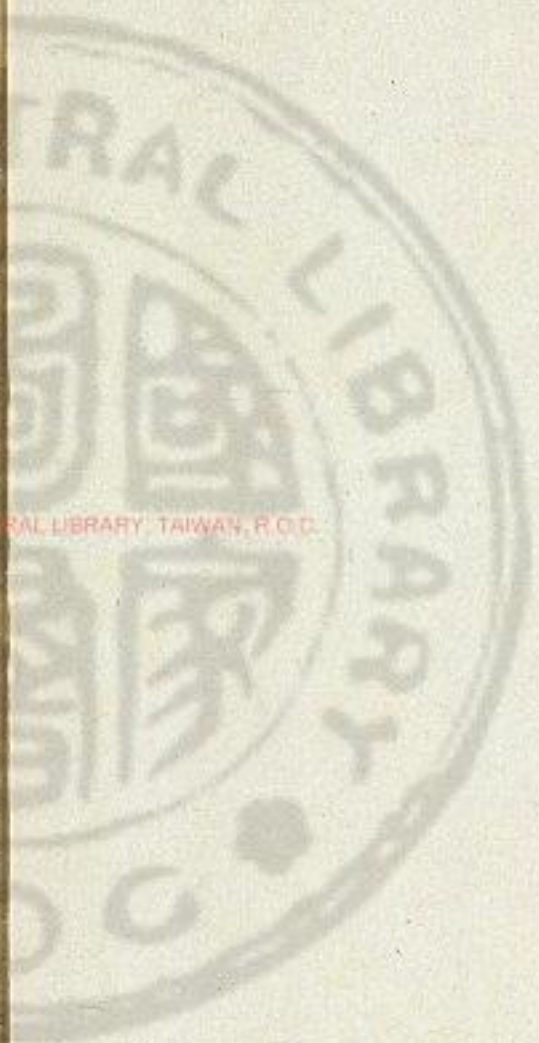


代宗下

唐紀

冬十月乙未上生日諸道獻物為壽共直錢二十四萬婚當  
袞上言以為節度使非能勇耕女織必取之於民欲懲取媚  
不可長也請却之上不聽

隘哉代宗何其無天下之度也古者諸侯不貢車服天子  
不私取財玉畿所入足以供車服矣故不責諸侯貢焉上  
之所好下必有其者故不許天子求焉天子而好私財不  
於諸侯何自得之諸侯欲營私財不於百姓何自得之於  
是暴長管吏及民膏血各自封殖其歸于君父者百之一  
耳不寧惟是必有貪暴務廣之人意無紀極而借徽奪攘  
之事作故君人若得此德臨照百官百官莫之各安其





分傷心不生而兵。殺刑可增矣常哀若以此啓代宗庶  
乎其聽歟乃謂節廢使歛然求媚夫代宗唯喜人媚己未  
嘗有愛慕斯民之意宜哀言之不入也第世知元王秉政  
二十年不接賊吏而不循其本代宗既自受賂又通中人  
受賂於是宰相受賂則節鎮守令固將不令而化既肥其  
家且奉其上而四海困窮矣夫元王之不接賊吏好賄之  
術當然也若其接之貨實得至平代宗受此惡名千載不  
滅一歲所得纔二十四萬緡不知天下富室有倍蓰什百  
於此者不以撫有四海爲大而以二十四萬緡爲多其意

以國祿與私幣爲別也臨哉郵歟何其無天下之度耶  
聖朝恩厚以先所賜莊爲章敬寺以資章敬太后冥福於是  
聖社極慶聖都市之特不足用夫不請毀曲江及華清宮館以

給之高郵三上書力諫皆寢不報

人死而冥無福無禍使其有也豈可祈禳所以知其不可  
祈禳者以人之生驗之所欲之福無所於求而所蒙之禍  
無所於免故也生死一道也借曰可者莫大於父而母次  
之肅宗以震驚晏駕所當先也舍父念母無乃悖於人道  
乎禽獸知母而不知父奄人則父母皆不知也姦雄如曹  
操尚不知其生出之本末故知奄人之不知也自不知其  
父母安能使人孝而佛氏者乃不知父焉造新資福其有  
益乎其無益乎且章敬寺魚朝恩舍莊爲之非始代宗之  
命則資太后宜福者朝恩之恭耳宜竭其私財致其私力  
今乃毀曲江及華清宮爲之曲江者國家之池籞也華清  
宮者先帝之別館也而代宗一一順從曾不可否高郵所



諫事理明白乃聽之兢兢焉夫惑於異端者其心不仁固無是非之擇也

始上未甚重佛宰相元載王縉杜鴻漸皆好之上嘗問佛言報應果爲有無載曰國家運祚靈長非宿植福業何以致之福業已定雖時有小災終不能爲害所以安史皆有子禍懷恩出門病死回紇吐蕃不戰而退此非人力豈得言無報應也上由是深信之

代宗雖庸才其問報應之有無則亦要矣人之所爲惑於佛者一以是故也代宗若問諸高郢郢之對必正矣彼元載王杜乃惑焉者而可問乎是故求道於瞽瞍聽於瞶所得益迷矣雖然二人之說淺近誣罔非難見也顧代宗不能辨耳其言曰國家運祚靈長非宿植福業何以致之若

夏殷周有天下之久後世皆莫及其時未有佛也而三代之祖皆有大功盛德衣被生人豈福業茫昧之謂乎又曰福業已定雖時有小災終不爲害且如武氏殺唐子孫幾盡廢其國姓唐幾以亡猶曰不害乎安史子禍是誠報應乃五經所載臣弑君子弑父有以致之者抑嘗聞弑父弑君而免於刑戮者乎不寧惟是若非王師戮力四面攻討彼固從容傳繼豈不勢窮事迫而生內變乎僕固懷恩叛至再三然後病死豈稱兵出關而遽然乎回紇吐蕃大舉入寇不戰而退若非郭子儀馬燧馬璘李晟諸人善於扞禦彼肯無故而退乎方諸人盜之憑陵也宗社危若旒綴君臣遁逃計無所出所賴諸臣效策將帥忠賢故能不渝歲時災異大難今乃言非由人力而歸功宿植豈非誣罔



之甚乎如使宿楚可慮曷若安史不逆僕固不叛回紇吐  
蕃不入寇之爲神乎如或逆或叛或入寇曷若端居京闕  
不必命將出師以俟其自乎凡此皆謀愆誕妄以欺主聽  
不過欲使其君脩廢祠祭空寂不事事一則可以竊權柄  
二則可以抑勳臣蓋孰大焉後世稽古者反復代宗所行  
亦可以得師矣

盜發郭子儀父冢捕之不獲人疑魚朝恩爲之子儀入朝朝  
廷憂其生變子儀見上上語及之子儀流涕曰臣父將兵不  
能禁暴軍士多發人家此乃天譴也

刑施於死者不過發冢而斷棺匹夫而立墓有犯必以死  
爭之況王公將相之重耶子儀縱不與魚軍容爲說辭之  
朝廷事下京兆而賊必可得則曲直固有在矣子儀乃一

切不問直引必首責安朝廷之亡也雖忠且厚無  
乎曰此子儀之所以爲子儀而人莫能及者也向若果於  
求賊使上下震動變難雖不自己作而彼此懷疑事生於  
激將有意外之變忠順蹉跌不足以爲孝矣是故審輕重  
度小大寧賊不得罪己之言一出天子釋憂衆情綏定魚  
朝恩欲激怒召亂之意如弦斷矢折旣無所施而指蹤穿  
窬之心亦必汗顏泚頰默自愧悔武侯有云難平者事也  
子儀所謂善平之者歟非可與權安能及此哉

上與李泌語及齊王佖泌請用岐薛故事贈太子上泣曰吾  
弟首建靈武之議成中興之業岐薛豈有此功乎曰卿使海  
存朕必以爲太弟今當崇以帝號成吾夙心制追謚佖曰承  
天皇帝



肅宗殺後代宗帝之皆失也謚之為帝猶謚之為太子皆非所當以為謚者也唐室父子兄弟擇利而行豈有誠心由義者代宗曰使俊尚存必為太弟今當崇以帝號成吾夙心俊死久矣此言易發也夫廣平王居長肅宗建儲豈可舍而立俊俊無當立之勢何有太子之贈既不為太子何有皇帝之稱代宗固失矣李泌之議亦非也意者改封大國加以美謚於其後裔恩數致隆則可矣

內出孟蘭盆賜章敬寺設七廟神座書尊號於幡上百官迎謁於光順門歲以為常

蘭盆起於佛之徒曰目連者念母之不見也佛教以此會為追薦云耳用於章敬已為不可又設七廟神座併祖宗而侮之不敬莫大焉七廟有主有室神所憑依何為而

於章敬寺哉目連之於七月為此會也以佛言其母墮地  
下獄嬰罹毒苦故以升濟之也今舉高祖太宗而下皆以  
為有罪而修蘭盆供以升濟之不敬莫甚焉夫幡之制形  
佛氏以象人故有頭腹手足其意使之代其身而事佛耳  
今書祖宗尊號於幡居則懸之行則揭之不敬莫加焉代  
宗於宗廟之奉未聞孝恭之節而徇闖丑諂諛因而黷于  
一祖考一舉而犯三不敬豈為子孫之道哉

郭子儀入朝魚朝恩邀之遊章敬寺元載恐其相結告子儀  
曰朝恩謀不利於公將士請東田以從子儀曰彼無天子命  
安敢見若母命汝曹欲何為乃從家僮數人朝恩恠其從  
者之約子儀以所聞告朝恩流涕曰非公長者能無疑乎  
道有要事有本得其要本無所處而不當故處家庭不違



乎學則一道德矣。唐朝廷不違乎忠則臣道得矣。元載設  
反間特欲離魚郭之交耳。而子儀處之何其盡已。盡人務  
然有餘也。其心以君命為主。以天命為斷。一聽之命則智  
所可以兩忘。威力可以併棄。疑我者安得不服。惡我者安  
得不平。此子儀所以不聽害已之言。輕身見魚朝恩而深  
有以感動其心者也。元載本欲離郭於魚而反以自間。小  
人用者每每如此。以邪而不正。故耳。夫子儀常此為免。曾  
而下吐蕃回紇十萬之衆。施於朝廷。亦何足道。蓋厚德敦  
誠物致其極。固無難易。小文之辨也。

打鴻由是居其令。傳其遺令。如是以葬。

郭載鴻由之言。也。生既但。人曰。死又徵福於佛。使福而  
可徵。則鴻由之言。計矣。子儀之遺令。漸離好佛而不悟其要。

言為因果。淨言所移。如誠悟甘。公安則必如瞿曇。棄國王之  
位。割妻子之愛。入山。捨毀教。以悲飲會。吾形體以成其道。  
也。今皇刻其人。始相受。萬鍾之奉。而不能舍。及老病死矣。  
乃始為僧。号謂死而受生。後復何善果。豈非貪著蔽蒙之極。  
歟。後世有賢者。過鴻漸遠。其位與之同。及其終。亦欲為此。  
舉是亦不思而已矣。佛氏以了生死為一大事。精練之至。  
不但坐而死矣。或立或倒。或預言死日。及期不喪。世俗所  
共知。而敬之者也。君子則不取。曰。自達磨以來。蓋無一人  
見道者。若其真見。則臨死之時。必以布帛裹首。而逝。必不  
昔削髮。胡服。而終殘學。曲士蓋哂其言也。曾子寢疾病。董  
子曰。逝而祝。大夫之篋歟。曾子曰。然。此季孫所賜也。我未  
之能易。呼其子元。起而易之。元曰。夫子之病革矣。幸而



至於曰請殺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  
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  
焉斯已矣壘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君子之貴於得正  
不肯一息安於不正乃如此此始可謂真悟者矣夫身軀  
髮膚受之父母得全而歸之然後為孝故剪爪墮頂猶或  
燕焉豈有生而弁冕死而髡首以是為達哉中國之麗于  
罪者則豈今以學佛之故而從此刑反謂之道不亦異乎  
夫曾子上智矣卧非其簣不以疾病委頓而必易之而杜  
鴻漸幸非髡首之徒死于宰相不以衣服劓載而必髡之  
有志于道者其以鴻漸為法乎抑以曾子為師也  
上惡魚朝恩擅權與元載謀因賜宴於禁中繼殺之昇尺還  
家賜錢以葬

古今皆謂官官難去者以其掌兵也是則然矣而或不然  
李輔國程元振魚朝恩相繼掌兵其氣勢隆重月異而歲  
不同真若不可去者然代宗去此三人而無肘腋反噬之  
變是知官官非難去簡人主喜怒如何耳方其喜之以郭  
李大勳不免於程魚之讒錢不自保而代宗信任寵待不  
可解也及其怒之用李岷計而元振逐與元載謀而朝恩  
繼如掃蕩壤如弃涕唾如殺孤豚腐鼠曾無難者然則前  
代中當侍之患至於無可柰何者以人主無意於可為之  
時而已及不可為然後為之宜其俱廢也代宗之政無可  
紀述獨誅三宦官及元載為最武而就其專論之皆不能  
盡善豈非不若慎之於初之為美歟既寵之又殺之復隱  
之而厚賜之非改刑矣



成都司錄李少良言元載姦賊陰事上置少良於客省少良以上語告友人卓頌殿中御史陸瑛以告載載奏之上怒三人皆杖死

李少良雖忠然身犯二死位卑而言高一也不密而失身二也韋瓘漏言而死亦宜矣陸瑛黨於元載者而載不能庇之何也代宗已有除載之心固喜少良言之而怒瑛瑛泄之也誠欲治載者以少良所訟召大臣侍從諫官集下朝堂推究治之所言諷則少良當與衆同弁所言實則載當待諸市朝豈有欲治其人而反殺言之者則誰復敢以大區（惡）達乎（惡）雖然為朝廷計則如此為少良計思不出其位可也

回紇自乾元以來一匹不和市一馬易四十練動至數萬疋皆

為瘠無用至者不絕朝廷苦之上欲悅其意命盡市之回紇辭歸載馬價用車千餘乘

中書

古者國有馬政况為天子審欲畜馬繁者開元故事具在八坊監牧之地初不失也釋能其事者付之月滋月益何患於乏既不修此乃市諸遠夷所得非駿而徒耗民力夫千乘之縑無慮數十萬計其損不亦大乎代宗欲悅回紇而不恤百姓以與回紇同取兩京見其勞績而百姓耕桑輸納之勤則不以介意非知緩急之序矣夫為國固不可闕武備然非以馬之多少為存亡其之北土馬之所生無與國焉誠以數十萬縑易致驍騎猶非所急矧捐人所衣被之物而博駑瘠不堪戰乘之馬智者不為也况仁者乎吐蕃入寇郭子儀遣軍城拒之史抗溫儒雅遠城節度官軍



大敗子儀召諸將曰是軍罪在我不在諸將今何策可雪耻  
城曰今日惟理城罪不則再見子儀使城再擊之虜敗遁  
去

違令致敗者史抗温雅儒也而渾瑊以為已罪受命禦寇  
者渾瑊也而郭子儀自任其失責躬如此所以前敗而後  
勝敗使子儀曰我為元帥寧有過舉而欲討瑊瑊又曰不  
稟節度豈我之咎而欲斬二將則偏裨心怒卒伍意離馴  
致大敗亦未可知矣然而人之常情鮮不非人而是已事  
成則曰我之智謀事敗則曰人之負戾以武侯及郭公之  
德度觀為人之相越豈不遠哉司馬師劉弘尚且能之志  
士可以得師矣

僧不空奉贈司空肅國公謚曰大辯正廣智不空三藏和尚

名者實之賓也有其實則與以是名如為一小白為之二不  
黑也無其實而予以是名如大而呼為虺馬而呼為馬也  
故孔子為政必先正名又曰名器不可以假人各不正則  
言不順而事不成焉極至於民無所措手足聖人重名也  
器如此而可忽乎今士大夫才不稱其服飾有鷄梁之箭  
而况浮屠氏毀膚髮壞衣裳以刑人目辱乃貴為台司官  
至公輔耶之大國而又難以大辯正廣智不空三藏和尚  
之號何其清也使其可以易地而處則以十一字之號而  
號元載王縉可乎此特優伶戲劇之類而代示顯行之其  
為董正治官之累豈細哉豈非後來之監戒哉

陝州軍亂遂天將趙令珍會淮西節度使李忠臣入朝遇  
上命忠臣按之陝州軍亂遂天將趙令珍會淮西節度使李忠臣入朝遇



所掠庫物一日獲萬然賞其從兵

事有機合其來不可為其去不可追惟智者接而不失故  
易以知然為神舜以惟幾為戒此固非至忠臣所能預亦  
可為後人之法耳忠臣受命按陝軍之逐六將者代宗無  
此政也而偶有之忠臣又適至陝州亂軍又甚異忠臣而  
不設動則其推求其亂之人按法行戮而撫其餘駐師少  
留待其命帥至云而後去豈不善哉乃馮藉聲執而取其  
貨財以與己應身不能禦寇而為寇也忠義之烈入手而  
卒之其人無識彼非彼哉

回紇書刺而人有司其之擊其酋長馳至可也而去上

回紇書刺而人有司其之擊其酋長馳至可也而去上

子崇高而愛者有哉故傳以成古亦子非也謂畏之者以

國帝王而畏者有哉故傳以成古亦子非也謂畏之者以  
取二京之功不得已而容忍者當時既縱其大掠繼又與  
之厚賜雖侵犯邊境猶不絕和好而與之互市所以報之  
逾涯甚矣而何愛畏容忍一至於此耶居上以寬為主而  
無以濟之則失於縱弛解緩而啓龍納侮之患生故寬而  
栗者皋陶所以告其君寬而有制者成王所以訓其臣若  
代宗一於寬而已所謂以水濟水而不可食琴瑟之專一  
而不可聽者也千百夷戎悍猾無禮於闕門之外而君相  
屏身被田承嗣朱滔李寶臣之徒固且驟然而笑悠然而  
思勃然而起矣

田承嗣叛於魏州攻之不下元載王縉奏魏州鹽賈請禁鹽



入其境以困之上不計曰承嗣負朕百姓何罪

佛之道以慈悲為行平等為法元王學佛者也何獨惡魏

之人而欲困哉若曰為國計則亦違平佛教矣代宗所

言乃人君之

於魏之又書

行逆施以善一身猶悖於理况代天工宰萬物乎

李靈曜殺大將不受朝命詔李忠臣馬燧討之靈曜逆戰忠

臣道燧固執不可遂克之燧知忠臣暴戾議以已功忠臣

累專其功有與之爭功者忠臣擊殺之

君子尚德不矜功德出於性功出於才君子而有功必不

矜不伐不有而當之小人而有功必矜必伐必有重賞

貴仕觀人者觀其德之勉與不勉其德之居與不居

子小人之分玉石判矣夫德而功非功也夫功而德非德也

粹於而而益於其和順中積而美華哉發其可矜者故曰

據於德功利之人意欲驕盈血氣盛滿一奪宜爵祿如稱

者如餒者如有所失者故功名外物也君子所性不存焉

解后有成猶風之濯執熱雨之潤焦槁在物自被而於已

無存真寄焉耳馬燧未必知此也全身遠禍而讓其功也

雖然方諸有其功者賢矣方諸爭功者又賢矣其視無功

而為有功者豈直霄壤之間哉

田承嗣累表入朝竟不至上復命討之上表謝罪上亦無如

之何悉復其官爵令不必朝

田承嗣玩代宗不啻如嬰孩去之數百年矣讀其事猶使

人氣拂膺而髮衝冠代宗既能堪之而元載身執國政亦



復恬然何其甚巨竟大長者一至此耶元載能黜顧繇殺  
李少良逐劉真知由李必左遷楊綰疎遠郭子儀疑若勇  
矣而姑息回紇攝異吐蕃於河北諸鎮莫敢誰何又何怯  
歟是故伊尹相湯伐夏湯曰公朕必生既克夏矣湯曰爾  
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伊尹曰一夫不獲時予之辜甚畏怯  
所施如此今元載王縉於所當治者則退縮柔懦若奉父  
師若迎驕子惟恐傷之於所不當治者則震耀威武張皇  
刑辟快意肆志惟恐受辱而勇宜勇而怯此小人之  
常態也不有君子其能治乎得伊尹之臣而相成湯之  
君乎

元載王縉爭相陷落  
縉之志在右馮泄謀於大將軍吳  
湊湊上之舅也會有台言縉圖為不軌上命湊收二人於朝  
堂令劉蕙鞠之間端皆出禁中仍遣中使語以陰事賜載自  
盡妻子皆伏誅籍其家財胡椒至八百石縉初亦賜死繼貶  
劉括劉安請之也

元載王縉固有罪可誅然殺載至於孥戮孫乃過乎載縉  
非有兵柄何變之是虞田其朝也召致百官下制燕之誠  
無難者若有不軌之圖不歸司寇獨與貴戚之握兵者謀  
之其紊亂政事經邦不續一切開略直加以反逆之罪不  
復覆按并其妻子俱受極典何峻哉以愚度之代宗固  
怒載矣蓄其憾激其怒發其機者必中人也是時中人無  
事權勢者前史亦無可稽據而曰中人何也曰殺程元振  
若李琨而岷奉身無功故止於罷免元載殺魚朝恩而父  
在相位姦賊恣橫罪惡貫盈平時董蒸脂習於上之聞聽



考衆矣安知非朝恩之黨爲朝恩報仇耶不然上方與吳  
湊謀何爲告變者繼至又問端皆自中出仍使中使詰責  
而劉晏鞠之乎晏素附程元振固北軍之人魚氏之恨在  
載而不在縉故晏免縉而取載也以是知朝恩有黨在內  
伺帝意而陷之無疑矣雖然自載而論則有取死之過元  
元勳德清望名流一切踈斥弄權舞智政以賄或有議  
已者或黨或殺招怨多矣其能免乎昔鄭申侯一國大夫  
專利不厭已足以殺其身况爲天下宰苟好賄焉可勝富  
哉故史載其厚載弟以胡椒八百斛明之嗚呼亦可謂愚  
矣未論大賢若盧懷慎李元紘張嘉貞豈有此患乎

以湯官爲相館惟清儉制下之日朝野相賀其儀方宴冬  
間之減坐中聲樂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勸從甚盛即日省  
之中丞崔寬第舍宏侈亟毀撤之

郭公勣與崔中丞事類而情殊子儀成人之美者也幹與  
寬則畏之者也謂幹寬有仰德服化之心者非上謂子儀  
有揚威蹈蹈之能者亦非也嗟夫躬行之效如此楊繼獨  
以清儉一行已足以丕變侈靡之俗若使成德之士而任  
有道之君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勳之斯和  
者豈遠哉

遣中使發元載祖父墓斷棺葬尸毀其家廟焚其木主

元載之刑已重矣又誅其父祖此當施之安祿山武三思  
者孰何以得之然宗素寬厚忽爲此校克深害之事不與  
其所行相類又不類之外廷委之京兆直使中使往焉益  
可以驗載之禍乃朝臣餘黨報之無疑矣夫刑非人主之



私也五刑五用順天言也實非人主之私也五服五章奉  
天命也苟輕重適差則人心不服彼克深室者固中人常  
態假手代宗而代宗不知焉任是責者豈非楊常二相歟  
楊常常哀薦湖州刺史頻其恨一即日召還為刑部尚書  
魯公行義剛方知歸忠諫更歷既久望實俱高可以為相  
孰不謂宜而代宗不知用焉知人信難哉代宗信愛李泌  
自為太子時及在位十有四載猶未能置諸左右今以楊  
常一言召其知不旋踵已為非常之遇矣

身時李真已據十五州田思爾嗣據七州李寶臣亦據七州梁  
崇義據六州雖奉事朝廷而不用法令上寬仁一聽其所為  
史稱代宗寬仁以愚湘之直原而無立志樂因循而憚興  
事直於寬為近仁則不知也夫仁之道難言哉自世俗論

之能好人者仁矣而孔子兼能惡人言之愛人者仁矣而  
子孟子兼親賢言之夫豈柔惠樂因循之謂乎惟恕亦然世  
之言恕者寬厚哀矜而已矣孔子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則寬厚哀矜直恕之用耳不足以盡恕也求仁必自恕始  
強恕必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始夫己所不欲而施於人  
者滔滔皆是也豈特代宗使代宗強恕而行其心必公必  
明其為善去惡必皆惟日不足然後可以稱仁也則烏有  
坐視羣姦侮慢朝廷割據境土而不以經意者哉

郭子儀入朝命杜黃裳主留務李懷光陰謀代子儀矯為詔  
書欲誅大將董家察其詐以詰之懷光服罪乃矯子儀命出  
之於外

李懷光本渤海靺鞨也其才之較黠足以立功亦足以作



亂先為僕固懷恩將後乃歸郭公郭公德度威望如此而  
懷光乃生莫之之心姦詐讒毀立為杜黃裳所覺坐而受  
制黃裳之相業於此可見矣或曰懷光矯詔書與黃裳矯  
帥命何異曰矯元帥命以安軍府留後之任也矯天子詔  
書欲誅大將豈偏裨之事乎惜哉黃裳猶有未盡者人臣  
之罪莫大於矯詔今懷光將誅除異已而奪主帥之柄既  
伏其誅所宜按軍法而殺之乃不能爾豈思之有未至耶  
上謂李泌曰路嗣恭獻琉璃盤徑九寸乃以徑尺者遺元載  
俟其至當議之泌曰嗣恭畏權勢而不知大體且新立大功  
奈何以此罪之上意乃解

嶺南為哥舒晃攝奪路嗣恭平之功亦大矣賞秩未加者  
將四年非代宗與李泌言兵情孰知嗣恭以琉璃盤取怒  
乎一琉璃盤與廣州孰重克復廣州而不見知琉璃盤小  
則憾之不忘豈人君之心哉夫元載惟以總于貨寶不全  
其宗代宗見盈尺之盤所宜惕然自戒而猶不悟貨寶之  
惑人乃著而不去人君嗜好可不防乎嗣恭才更也見載  
方秉權而又貪墨故媚寵之力甚於媚奧使其讀書見劉  
義康取甘之事必知懼矣微鄴侯為之解殆矣豈非入臣  
之至戒哉

子儀疑副使張曇輕已銜之孔目官吳曜從而構之子儀怒  
誣曇扇動軍衆誅之高郢力爭之子儀奏貶之既而僚佐多  
去之子儀悔之悉薦於朝以吳曜誤已逐之

子儀平素少過失惟殺張曇逐高郢為盛德之累雖然不  
旋踵而悔悟盡改其事子子不云乎君子之過也如日月



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其子儀之謂  
乎欲知君子小人之辨以遂非與改過觀之亦可盡其情  
矣

常袞言陛下欲用李泌爲公卿請且以爲刺史使周知人間  
利病上命泌爲澧州刺史

李泌白衣事肅宗於靈武已欲相之泌雖不受實行宰相  
之職代宗所見也至是又二十有三年而常袞尚謂其未  
周知人間利病蔽賢罔上不亦甚乎泌見尼於元載代宗  
不能主持至使寄館外藩今又徇袞巧言出之于雲夢南  
土泌亦將老矣代宗不自知其在位尚幾何時也急親賢  
者大豈若此之紓緩耶

德宗上

唐紀

崔祐甫奏服常袞曰御史大夫從忍而服皇帝二十七日而  
羣臣如之崔祐甫以遺詔去天下吏人三日釋服朝野中  
莫非天下凡百執事莫非吏人相與力爭鬪色陵厲袞不  
能堪乃奏祐甫率情變亂長河南少尹故事宰相常有數人  
直事者署其名而奏之時郭子儀亦平章事袞代署名祐甫  
既貶子儀入言其無罪上問卿卿奏可貶何也子儀對不知  
上以袞欺罔大駭怒袞湖州刺史以祐甫爲相旣而喪服竟  
用袞議

方喪三年短爲二十七日矣崔祐甫猶以爲多祐甫非不  
忠不孝者特狃於遺詔而又通吏人於百執事則過矣宰  
相而下自古未有以爲吏人者此強辯也遺詔從薄臣子  
從厚不亦可乎迹其所以祐甫素惡常袞是故立異設若



衮初為祐甫之說則祐甫拒之必如衮議蓋徒以虛氣加衮而不核義理之當也使其所守可行則既相之後可以行矣而卒從衮議豈非理有難奪乎故商論不能降心屈意從善審是而紛然嘵嘵但欲求勝者此廷臣之通患惟克己君子斯不然矣

先是諸國累獻馴象凡四十有一士曰費豢養而違物性安用之縱於荆

君以養人為職凡為人害者必去之是故禹平水土放龍蛇周公驅犀豹遠羣象夫象一食兼牛馬大而無用且又傷人唐世乃多畜養以供玩好不知受貢遠致其害甚廣為之治道為之建屋為之儲糧為之衛送校人馴吏旁緣求索無所不至夫以周公遠之而唐室來之其輕人而

貴畜其矣太保訓武王曰不寶遠物則遠人格珍禽奇獸不育于國德宗始初清明其行事無愧於先王是可法也黎幹與宦官劉忠翼善或生二人嘗勸代宗立韓王迥為太子並賜死

黎幹小人也當黜無疑而以諸嬖無實之言而殺之則非矣勸代宗奪嫡必有可按之迹若無可按豈得以疑似殄戮臣下乎且德宗已即位幹為兵部侍郎縱與忠翼有謀亦何能為此皆讒厲之言而德宗不察意者於幹有宿憾耶

庚子立皇子六人為王乙巳立皇弟二人為王

兄弟與己皆先人遺體非子所得比也况先之乎兄弟於己之子以諸父稱同日而封猶為不可今乃先子而後弟



上則不足以表同氣之重下則不足以立尊卑之訓是過舉矣

罷天下權酒取息

善政建於古聖王者後世鮮克遵之以謂時異俗殊不可膠柱而調瑟也不善之政興於後世之世者後世多不肯改以爲強兵足用不可既有而棄之也推酒茶筭舟車筭山澤古聖王所不爲而後世以爲大利之源置官立法防之嚴取之悉甚於常賦一或弛廢立見闕匱不知三代之天下亦後世之天下亦慮官吏亦用軍旅亦賑水旱亦交四夷所仰者獨貢助什一而足是何道也故取之有制用之有節聖人爲此無係於筭者則貢助什一不啻足矣費心無度使民無藝貢助世世所不能支則必推一又推筭

之又筭筭之又筭稱貸於富家稅陌於大族多至於倍加至於什百於是財竭下叛并國而尖之是故知治體者欲罷官權酒使民自爲之而量取其利雖未盡合古制亦裕民去奢之漸也德宗盡罷之善矣已而侂利最急故知盡罷之未若勿推而以予民之爲善也

既濟言選曹之弊請五品以上及羣司長官令宰相進叙兵部得參議六品以下或僚佐之屬許州府辟用吏兵部察舉或選用非公則加譴黜責成授任誰敢不勉則賢者自進不肖者自退無不治矣

銓選年格之弊有志於治天下者莫不以爲當革而莫有行之者豈皆智之不及歟蓋以自不能無私而度人之不能公也自以不能知人而度人之亦不能知也故寧付之



成法猶意乎拔十得五而已縱未可盡革如沈既濟之論  
亦可救其甚弊御史部守按籍成法人才之賢否一不預  
焉大則委宰臣敘進下則聽州府辟舉其徇私不稱則吏  
部察御史按劾豈有不得人之患哉雖然世無不可革  
之弊以周漢良法魏崔亮唐裴光庭一朝而廢之則崔亮  
裴光庭所建何難改之有為政在人人存則政舉矣其本  
則係乎人君有愛民之意與否耳

蕭代嘗言陰陽鬼神事無大小必卜上雅不之信葬代宗但  
取七月之期事集而發不復擇日

古者大事必用卜龜爲卜者爲筮筮短龜長故洪範稽疑  
以下爲主舜禪禹詢命于元龜周公東征用寧王遺我大  
寶龜諸侯有守龜大夫不藏龜其重如此易曰天生神物

聖人則之龜既可占吉凶聖人誠意天地鬼神所不能違  
也況於著龜乎是故古有大事必用卜卜之法既不傳卜  
之者誠意又不至而咎龜之不言卜之無益也則過矣雖  
然卜法之妙雖不傳而世未嘗廢龜苟遵古而用凡冠昏  
喪祭於之決日猶賢於後世用陰陽家說拘而多忌也以  
葬論之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不及爲不  
懷過之爲不敬於其月三卜遠日以爲期是則禮意矣豈  
不簡而易用又無拘忌之患以入於卜懷不敬之失乎德  
宗不信陰陽家善矣山陵取七月當矣享集而發不復擇  
日則失之於野幾於民庶樵樵之所爲者曷若於其月卜  
日之爲無於豐也

楊炎以崔寧爲朔方節度使又以杜希全張光晟李建徽爲



留後窺寧所為三人得自奏事仍詔之使伺寧過失

陸象先有言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耳善乎其言也擾之者譽智自私而心不廣故不能行其所無事揚炎處崔寧是也寧而可用委以節鎮可也有如不可獨無心官而為是紛紛何也既付以一方本無留後而以三人為之使寧知此意是促其反側矣夫豈建侯樹屏之公道乎

上問貞父郎關播為政之要對曰必求有道賢父與之共理上曰比已下詔遣使詢訪庶幾可乎對曰是惟得文詞干進之士耳有道賢人安肯隨牒舉選上悅

關播為揚州所薦觀遠臣以其所為主播亦君子人矣對德宗為政之言首尾無失大哉言乎向使德宗問以孰為有道賢人若何而可致播豈默歎而已然播受盧杞引為

宰相事祀甚謹又薦李元平當李希烈希烈談突而擒之則恐播徒能言之不必知有道賢人之為誰也其言雖大其事難稱不以人廢言德宗勉焉可也然則隨牒舉選皆非賢人乎曰不然自非生知必進德修業以臻于成也隨牒舉也不隨向也不祿今也不干斯人也必其德之進業之修何害其有道也古之時鄉舉里選故士從幼而貴已後世設科取士士有為養行志者安得不由之以進不由之者上也由之而反身獨進者次也及其成功一也崔祐甫以疾多不視事

上臣事君以人莫難於薦引之士宰相師表百僚莫大於進退之節知賢而不舉是竊位也有疾而不去是賴寵也何以爲賢當是時可以爲相者李泌顏真卿也祐甫舍之



而引揚炎使病而無害天子惜而留之猶之可耳今至於賜告廢務不上乞骸之請它人何責哉祐甫則不當然也禹拜稽首讓于稷契且陶伊尹曰臣罔以寵利居成功此宰相之法歟

揚炎欲城原州詔涇州爲城具涇人將士怒曰吾屬始吾邠州南營耕桑徙屯涇州披荆榛立一府今又投之塞外何罪至此乎劉文喜因衆心之怨據涇州叛上命李懷光討平之而原州竟不果城

楊炎咸元載薦引之恩報其仇讎修其政事若子之於父然不亦過乎載之言曰原州居滄原推沙堡之間吐蕃弃而不居故壘尚存若城之二十日可畢移京西軍成之草肥水美軍食可自給漸開隴右進要安西據吐蕃腹心則

朝廷可高枕矣會爲田神功所沮不果城故父欲卒其志以愚論之一人皆失也當是時吐蕃雖爲唐患然人寇有時常使朝于儀馬燈李晟諸人保固吾圍何足慮者河北諸鎮驕不奉命所當先治載炎不此之慮顧與吐蕃爭合近圖遠置叛臣而禦夷狄豈緩急之身哉處置失當立致涇平之變勞師費財然後克之而城竟不能立謀之不臧孰其於此故推公心合公議不失大時措之宜事猶難濟况率其私情紹述恩地而不爲國計者哉

自上即位平虜即度使李正己內不自安遣使入奏會涇州捷奏至上使觀文喜之首而歸正己憂懼

朝廷賞一善罰一惡風動四方遠於置郵而傳命也劉文喜叛亂當誅旣已授首藩鎮寧有不聞者何必留其使人



觀而後去以生反側之心乎故不使之觀則諸鎮畏威其  
心皆然獨使平盧使人觀之是示以欲討之之意而促其  
反也於是李正己連結成德嚴六保境而河北之難起矣  
然後知人主一嘖一笑樞機之發不可不慎蓋爲此也  
荆南節度使庾澤希楊公指奏忠山刺史劉晏與朱泚書詞  
多怨望云補州兵欲拒朝命上密遣中使緘殺之然陛下詔  
賜死天下以爲冤

殺大臣者當有實罪庾澤言劉晏與朱泚書書必可驗也  
召兵拒命兵必可覈也遣公正御史往忠州鞠治如其不  
妻妾死何辭一聞讒言不復考按乃命中使密殺之其政  
刑矣晏雖非賢者然於國家有足食之功罪不至死而置  
之死欲以服姦雄之心難矣故來瑛死於前而梁崇義僕

固懷恩以爲辭劉晏死於後而田悅等正己以爲懼由殺  
之不以其罪也豈可謂我能殺之而不恤人之服不服哉  
晏旣死後來言利者皆莫及

劉晏言利之臣君子所不道也而其言有不可廢者一曰  
集衆務在得人勾檢簿書出納錢穀必委之士類吏惟書  
符牒而已此不獨可施之轉運事也二曰戶口多則賦稅  
廣故其理財以養民爲先此雖爲守爲令皆當力行者也  
三曰官多則民擾但於出鹽之鄉置鹽官自餘州縣不復  
置故雖天下吏員皆當減省不貴多也四曰論大事不計  
小費凡事必爲永久之慮此又合於孔子所謂見小利則  
大事不成無遠慮則必有近憂者也五曰事無開劇必於  
一日中決之凡訟獄文移言上行下未有不以決遣爲利



滯滄為害者也此晏可法之五事也然晏專用之理財則  
狹矣晏之足國其功豈王鉞韋堅楊慎矜之比然亦未免  
於誅死何也財者猶泉也其名曰布泉行不可壅利布不  
可專壅而專之利於上必不利於下利於公必不利於私  
不利則起怨怨積則生禍矣方晏之總利權也史言衆頗  
疾之夫能為國足用非歸於己也衆何自而生疾是必有  
說矣以故善為國者不謀利善其身者不以利利者對害  
而言背於義者也

成德節度使李寶臣薨其子惟岳自為留後奏求旌節上不  
許初田承嗣薨寶臣請以其子田悅繼襲代宗許之至是悅  
屢為惟岳請未許或諫曰不因而命之必為亂上曰向日  
因而命之多矣而亂益滋是亂命不足以及亂也然則惟岳  
必為亂命不命等耳竟不許

德宗所言皆是也不以小利妨大義不姑息目前而貽後  
患不為叛臣搖動而失朝廷之勢不用爵命弭亂而欲以  
威武整齊之皆人君之事也而不能有濟者失本末先後  
之序欲速故也

李正己累表請劉晏罪譏斥朝廷楊炎懼密論之云晏嘗言請  
立獨孤后上自惡而殺之上聞之由是有誅炎之志

春秋之義殺大夫獨稱君者出於君之意也稱國者君與  
用事之大夫同謀也大夫見殺者鮮不有以取之矣君之  
殺之及與用事之大夫同謀殺之豈皆當其罪乎故孔子  
並書之以戒操生殺之權者必奉天討不可以私亂之也  
然則劉晏之誅楊炎為元載報仇德宗無預焉可以免稱



君之責矣曰不然君出令者也臣行君之令者也炎雖有誅晏之心若德宗昭察則炎之私安得行矣初譴晏與黎幹劉忠翼同謀而罷其四使又託以奏事不實而貶刺忠州又誣以與朱泚通書召兵拒命而賜之死此二者豈炎擅為之必皆奏稟而賜可矣使德宗無意安得中使衝制救至于忠州然則晏之死在炎則為報元載之仇在德宗則為憾獨孤之事正合春秋稱國以殺君臣皆有責焉者也而炎乃欲免己之責歸惡於君可乎孔子曰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君誠有過惡且子之義猶當匡救于內而隱諱于外今乃反是炎之心怯矣其死也不亦宜乎郭子儀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衆不疾此漢唐以來而人不非之年八十五而終

功蓋天下而上不疑位極人臣而衆不疾此漢唐以來將相所難者子儀以何道而能然惟仗忠信安義命而已夫頃暫之誠不足以動孺子積之而著可以及豚魚觀其正居未可驗不憂不懼之實行乎危難然後見夷險如一之致此子儀之所自為也人臣惟不能仗忠信故功大而見疑惟不能安義命故位高而取疾疑疾叢于厥身則又設偽以事上舞智以御下喪廉耻用威刑無所不至惟君是怨惟士大夫是怒其失愈遠則苟若直道而行之為平易無虞如子儀未嘗失其富貴乎夫窮奢極欲小人處富貴之所為也嘗謂子儀之賢而有是哉竊恐其言之過矣

初蕭嵩家廟在曲江玄宗以娛遊之地命徙之楊炎惡嚴郢盧杞令郢陷炎會炎營家廟於蕭嵩廟地且賣舊宅為官解



郢按之以爲有羨利於法監主自盜當絞祀因請立廟地王  
氣故玄宗徙之炎有異志故建廟於其地炎坐貶崖州司戶  
中使護送縊殺之

德宗欲誅楊炎者炎則有罪矣自貶官拜相專復恩讎視  
河北諸鎮連兵跋扈曾不建討平之策顧祖述元載遠城  
原州州不克城反致涇卒變亂行兩稅革租庸調之善政  
殺劉晏致外諸侯之不服挾私報仇歸怨於上以此罪炎  
炎無辭矣乃聽盧杞自盜之誣異意之譖遣中使縊之則  
殺之不以其罪矣炎其服乎故爲天下者舉人毀人賞人  
刑人當明白公正如權衡之於輕重不少低昂則物情慤  
適苟有一毫私意行乎其間雖數百年而不泯是故刑賞  
非難中理爲貴

李惟岳遣兵與孟祐守東鹿朱滔攻拔之惟岳懼掌書記那  
真說惟岳入朝祐知其謀以告田悅悅使人讓之曰尚書何  
負於大夫而歸以反逆之罪欲自先雪如斬那真則相待如  
初判官畢華言於惟岳曰田尚書以大夫之故陷身重圍負  
之不義且魏博潘青兵強食富足抗天下奈何遽爲二三之  
計乎惟岳乃斬那真發兵圍東鹿兵又敗燒營而遁

以諸鎮相與言之畢華謂惟岳不可負田悅者是也以天  
下大義言之魏博之不可負比朝廷執重權其重輕斷以  
大義斬畢華而從那真轉禍爲福矣乃林邪說弄忠謀畢  
華之計行那真之身死惟岳興亡於是乎決是故聽言爲  
難

李惟岳既爲其將王武俊所殺朝廷謂天下不日可平以張



孝忠為易定滄節度使王武俊為恒冀都團練觀察使康日知為深趙都團練觀察使武俊素輕孝忠自以功在日知上而孝忠為節度已與日知同列又失趙定二州心不悅又詔以糧三千石給朱滔馬五百匹給馬燧遂不奉詔

自諸侯言之一國君臣有定分反者為叛君王武俊殺李惟岳是也王朝所當誅而況行賞乎然惟岳不重朝命擅有土宇詔諸道兵討之降者有賞則武俊非叛君乃殺賊也以恒冀賞之宜矣乃吝惜節鉞削其二州又分其糧馬此則朝廷忿事之過也與以趙定列之藩維而不分其糧馬武俊新立功受知朝廷其勲於忠義之節必矣范陽魏博正爾連衡而武俊截然居之不與滔悅合則田氏先亡朱為之次不待逾年而決也惜哉事幾已至而應之失宜

使李泌類真卿李勉在朝而至歟耶

劉洽攻李納于濮州納於城上涕泣求自新遣其子弟入見會中使宋鳳朝稱納勢窮不可捨上乃囚其子弟納遂從與田悅合朝廷始以李洧兼徐海沂都團練使海沂已為納所據洧竟無所得

舉大衆討不庭而宰相以私怒失事幾中官以善言沮措置致可得者復失已臣者復叛則曷若不舉之為愈也使其不知是堂上拔城戶內禽將也使知而不治是自失上策尚何他人之討乎盧杞若不怒崔程先見張鎰而亟從李洧之請則李廬失其右臂德宗若不聽定鳳朝勿捨李納之說而囚其子弟則田悅等喪其輔車於是魏博孤立河北定矣故師之上六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時兩河用兵月費百餘萬緡府庫不支數月詔借商人錢長  
安冀然如被寇盜

行師十萬日費千金故費莫大於兵善用兵者先富其民  
而實其府庫必不得已而舉猶當事不愆素役不淹時則  
已察弓矢鮮車甲矢德宗誠有削平諸叛之志慎擇賢方  
置之輔相脩明政事安養百姓持以十年諸鎮之守或死  
或老或傳其子弟或歸于將佐其費多矣然後出而羨之  
財命智勇之將見可而進必可以保大定功矣而德宗眩  
聰明逞智術欲速成而失其序當是時天下稅戶三百八  
萬五千餘戶稅穀二百一十五萬七千餘斛而籍兵七十  
六萬七千餘人是稅戶四穀斛三而養一兵他用不與焉  
枝甲荷戈者既不常飽量入以為出國非其國矣好武功

者天子也制國用者冢子也兩河又無功府庫不支數  
月借資稅屋之事起而城火潰大駕震塵矣夫古書鄭  
弃其師君臣同力言非此類乎君子於一言一行猶必稽  
其終而慮其弊况三軍士兵之連存亡休焉乃不為後圖  
使樞密之人與方士圖廢而矣

李抱真馬燧有隙不和中是又無成功李晟和解之變軍  
騎造地真官釋獄結歡

喜怒者氣也不為喜怒所使惟循理者能之雖然氣與理  
相為勝負者也純暴于氣則理幾亡之為難焉燧聞李  
晟一言平矜時之憾蓋李晟不勝而理義本明也燧非  
知學者尚能如此學士大師孔子孟康詩書以道德自任  
而行立情塗由平欲境以真理遠專以言為用宜其不能







盧杞惡顏真卿欲出之真卿謂杞曰先中丞傳首豈不原其  
卿以舌舐面血今相公忍不記者乎杞曰然起拜恨之甚  
甚

魯公之言直矣然盧杞不可與言者也而與之言之者於  
直此所以取禍也孔子三危邦不入亂邦不居魯公清忠  
直道再為常伯輔相有虛位而不用人若夫知三矣年踰  
七十致仕而歸得保身之明無屑去之嫌不亦善乎而與  
盧杞同朝且有相容之許而觸其所惡聞難以言智矣

田悅王武俊議奉朱滔為王滔不可幽州判官李子千請俱  
稱王而不改年號如昔諸侯奉周家正朔豈得常為叛臣用  
兵既無名有功無官爵為賞使將吏何所依歸乎滔等以為  
然滔稱冀王悅稱魏王武俊稱趙王仍請李納稱齊王築壇  
於軍中告天而受之

君子有言雖盜賊相聚禮樂未嘗亡必有統屬即禮也必  
相聽順也也此其良心不可滅者也爾為利欲所昏則  
成所劫則淪胥以敗耳李子千之謀惡為叛臣豈非棄彝  
懿德乎惜乎忘其名而不惡其實見其小而不見其大耳  
王師則日用兵無名稱王而用兵無名益大矣此徒以七  
國楚漢間論而不知時勢之不同也子千苟能惡叛臣之  
實而見君臣之大義破田悅王武俊之邪謀勸以忠事  
廷勿得專土滔幸而聽功孰與比不幸而斥而若其忠義  
之節如秋霜烈日終古不泯方之為大盜指蹤卒以無成  
徒穢簡冊者其相去不亦遠乎



李希烈攻陷汝州上問計於盧杞杞曰誠得儒雅重臣為陳  
禍福可不戰而下願真卿三朝舊臣名重海內真其人也上  
命真卿宣慰希烈制下舉朝失色

聽言之道不以理揆之則必以事觀之揆以理非上智不  
能也觀以事雖中才可勉矣盧杞傾願真卿而出之其言  
似是而無此理豈有凶悍叛逆之賊據土地擁甲兵戰勝  
攻克又挾強援而肯為一老臣緩頰於下者哉德宗不能  
以此推之則當問杞以真卿不歸者復有何策朕重失元  
老卿能保其不為希烈所害則可耳乃一切信從略不反  
復真卿出使彌年幽囚迫脅至于見殺其事著矣蓋以建  
明不效枉陷忠賢而責杞乎亦復漠然如無有也為家者  
雖與犬為人所讓尚且求之不置若其健藏才隸固不忍

真卿在朝之時小人為飲食視君子若戈矛而曾  
公以八十之年不知退休遂蹈大難死非其所豈不惜哉  
准寧都虞候周曾密謀襲希烈奉真卿為節度使事泄見殺  
周曾之計若成願真卿肯從之乎曰從之則何以異於羣  
叛真卿固不為也亦將勸以請帥于朝耳

初行稅間架除陌錢法於是怨聲盈於遠近  
鴉羽烏啄食之必死人知其毒也則未有食之者苛政重  
斂之毒民何啻於鴉羽烏啄而有國者徃徃不知戒焉何  
也樂其便已而忘其害之在後也上智之君獨觀萬化之  
原故能制治保邦於未危亂之時豈復以剝民取禍哉若  
夫中主無不好貨喜便之臣窺見間隙必有以批卻導窺  
而中其欲如稅間架陌錢其事至陋而禍甚速人君避



之豈直當如鳩羽鳥喙而已然其流終不能絕也手實之法自室盛而及於金盃狗彘不甚於稅間架乎入官者以百為陌其出也留其二十有三不甚於墊錢陌乎前世以此喪邦後世以此理財謂人主可欺也豈非孟子所謂民賊乎

李勣遣唐漢臣救襄城上遣劉德信助之勣奏希烈精兵在襄城許州空虛若襲許州則襄陽圍自解遣二將趣許州未至數十里上遣中使責其違詔二將狼狽而反賊邀擊大敗之汴軍由是不振

人主雖不當親兵而不可不知用兵之道古之聖王未有不知用兵之道而能制世御俗者惟知用兵之道故擇賢將而付之兵專任責成而已所謂推轂拔旆師曰簡以

軍制之是也必從中覆者蔽暗狹劣者也惟漢光武智勇出諸將之上故其選制必中軍會選之輒敗尤武之自知亦審矣雖太宗用英衛固亦聽其所為也德宗時於大理狹於用人身在長安又安知襄葉間便宜詔使一出遠使汴軍敗弱襄城不救李勣失守選制之害如此王舅所謂怛中而不信人者德宗之謂矣

上發涇原兵救襄城節度使姚令言將兵五千至京師一無所賜詔京兆犒師惟糲食菜餼衆怒鼓噪遂趣京城令言自禁中馳出止之軍士不聽斬關而入上倉卒出幸羣臣不知乘輿所之令言與亂兵迎朱泚而奉之

膏肓之病起於風寒暑濕善治者治本而不治標人見涇卒變生倉卒而不知其來久矣自大曆三年元載欲遠郭



子儀自邠州徙馬璘鎮涇原自河中徙子儀鎮邠寧四鎮  
北邊之兵以羈旅勞弊重於遷徙遂謀作亂賴留後段秀  
實處之有方衆不敢動遂遷于涇然非所欲也楊炎紹  
述載志築原州城涇當爲城且將士怒曰吾屬始居邠州  
甫營耕桑地著即來屯涇拔荆榛立軍府今又投之塞外  
何罪至此於是劉文喜據州不受詔討之累月然後平涇  
人之心可知矣撫之不至結之不厚徒驅以威力無怨之  
人猶不可使況行怨民而又犒以糲食菜餼哉易曰惟深  
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德宗以智  
術取下而不能極深研幾一軍蓄憾十有八年昧於履霜  
堅冰甚矣離宮之厄棄遺茂不幸而言中耳

朱泚以司農卿段秀實與夫兵柄意其怏怏以兵劫之秀實

自度不免泗州弟曰且置由以死向社稷乃見泚泚喜謂計  
實說之奉迎乘輿泚不悅他日召秀實與諸將帝曰吾嘗聞  
泚面大罵舉劾擊之泚知旬旬脫走秀實遇害

楊子雲有言孫子不重兵以保天命君子曰韋去於無可奈  
何則區區之命亦何足保段秀實是也秀實以既在京師惟  
有死耳不死于家則泚必召之不得不見見則必爲之用  
而去道日以遠矣秀實之志將有所圖也故少忍以待  
然無濟理也則死爲正不然將爲李陵秀實亦可謂知  
所處者然恨其未盡善也亂兵入城天子出避執羈勒以  
從人臣所當爲秀實不知此而猶爲司農知見幾不敏惜  
哉抱忠負材草草而死也

上在奉天杜希全等四將入援將至上召將相議道所從出



關播渾瑊曰漠谷險狹恐爲賊所邀不若自乾陵北過營於城東北與城中相應且分賊勢盧杞曰若出乾陵恐驚陵寢瑊曰自泚圍城斬乾陵松柏其驚多矣今城中危迫惟希全等來若得營據要地泚可破也杞曰陛下行師豈比逆賊若令希全過之是自驚陵寢上乃令自漠谷進果爲賊所邀四軍敗潰泚攻城益急

小人之言事似是而非盧杞曰僕使援兵出乾陵是自驚陵寢其言似孝陛下行師豈比逆賊其言似忠此人主不權輕重者之所樂聞也陵寢宗廟一耳賊據宮闕汗辱宗廟而祀不以爲念援兵假道陵下那有震敬焉而杞乃誣之又以險言劫脅渾瑊謂比上於賊苟得人主取信制服異已雖危國亡師安行而不顧也凡人在宴安則智慮易昏

李懷光既解奉天之圍數言盧杞奸邪言見一當奏誅之杞懼言於上曰若使懷光乘勝取長安一舉可克今聽其入朝賜宴留連使賊得爲備恐難圖矣上詔懷光直取長安懷光自以數千里赴難解重圍而只尺不得見天子意殊怏怏曰吾已爲姦臣所排事可知矣遂引兵去

懷光數十里總衆勤王既走朱泚解重圍於禮亦有問勞宴賜慰撫將士通君臣之情而賞執行焉縱使盧杞入言德宗自欲召見有何不可而問勞之使不出宴賜之惠不



施賞賚之典不行直使引軍擊賊雖富家待臧聚不至若是薄矣在易師之九二曰在師中吉王三錫命孔子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德宗不知將將之道夫豈特靈祀之罪哉處置一失未泚未滅而懷光已叛故曰事苟善處雖敗可以為功苟不善處雖勝足以為敗居懷光之地者若郭子儀乃能無怒焉耳

上曰朕本好推誠多被奸人賣弄今致患害又在推誠誠之為道固非德宗所知使老學宿師為之亦豈易哉凡言至德者惟得其心猶以雲喻白以墨喻黑明其然矣而不能言其所以然故凡言誠者亦曰質朴純實而已矣至誠者大出大言質朴純實亦曰中庸曰誠者非自成己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智也性之德也合內外

之道也思至於此是謂以人合天然則誠固質朴純實而以質朴純實為誠則不可聖人自觀如天地身明如日月無一理之不盡無一善之不該無一事之不知無一治之不立如是然後可以言誠學者不能至也則必闕邪去偽以存其心其心常存則理明義精於人之賢否必能知也於事之是非必能斷也此思誠之效也夫豈推然木塊然土墮視眩口可亦唯否亦唯曰井有人焉亦將從之之謂耶德宗之所謂推誠者推此而已故於所不當信而信之由不知聖人之學是以易其言夫豈但德宗蓋人君之通患也

李懷光數上表暴揚盧杞等罪惡上不得已貶之

應賞刑威曰君故刑賞必自人君出則權不下移當賞不



賞迫於公議而後賞當刑不刑迫於公議而後刑則權不在上而人畏愛之心它適矣德宗保養巨姦濱於危亡而不忍去若僥倖無議之者猶且使竊據高位而終不以危亡之責歸之也及李懷光再三陳論然後不得已而黜杞等長為天子而不能退姦而將帥乃能退之致懷光輕視朝廷旋即肆逆者非獨盧杞召之乃德宗有以來之矣夫諫何異德宗早用陸贄言自罷杞等則下移二昔之勢何自而起哉

術者上言國家危運宜有變更以應時勢羣臣請更尊號陸贄曰尊號本非古制行於安泰之日已而承謙中興李密亂之時尤傷事體亂愈深則尊號愈重帝人主輕重不在尊號與其

增美稱以失人心不若黜舊號以抵天戒

嗟乎人之為諂者何其多而納忠者何其少也君父失守宗社播越于外盜據京闕四郊多壘而奉天羣臣請更加尊號以為不忠歟則方履危難何忍心不忠直無識耳向使陸贄言從不及逆耳之言不聞諂請遂行則滅亡之勢也不有君子其能國乎藝曰嬴秦德衰兼善帶人主輕重不在名稱德宗若深思而切問之藝必有格言舉其君於堯舜禹湯之盛矣

赦天下其所加墊陌錢稅間架竹木茶漆權鐵之類悉停罷方未幸奉天之時若有請罷墊陌等暴斂之事者方軍乏與人必指為孟浪之言謬悠之說矣奉天圍解置關之甚一旦盡罷利入七八條又不聞不足之慮則知向者言利



之臣乘時措克德宗悅其橫入之多而聽之也雖然先聽  
之以致亂後罷之以致平猶賢於血入于牙不肯吐口者  
此七八條在當時所謂暴飲流及後世遂為廢書之遺民  
日益窮亂日益滋德又下衰矣必欲裕百姓安邦  
化息爭奪以致陸平熙洽之治不遵先王取良之  
其可也

上於行宮廡下貯諸道貢物榜曰瓊林大恩陸陸真以為  
戰賞未行而遽私別庫則士卒怨望上疏力諫上命去其榜  
而已

人嘗為虎豹所驚毒藥所傷者言之猶有怖色況後犯之  
而欲以專制禍至於貧無善根求播擄不得其悲涕  
淚事才而首身憤而不啓悻而不發困於心斷於慮而不

也無亂也惟貨是黷自昔人君不足用為善蓋鮮儂矣宋  
陸宣公精忠厚德懇懇至到盡事之之義不以其君難語  
而永矢弗告其誰能不起道光膠口之意故以德宗之  
得益顯陸贄之賢也嗚呼贄可為人臣之式矣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二十二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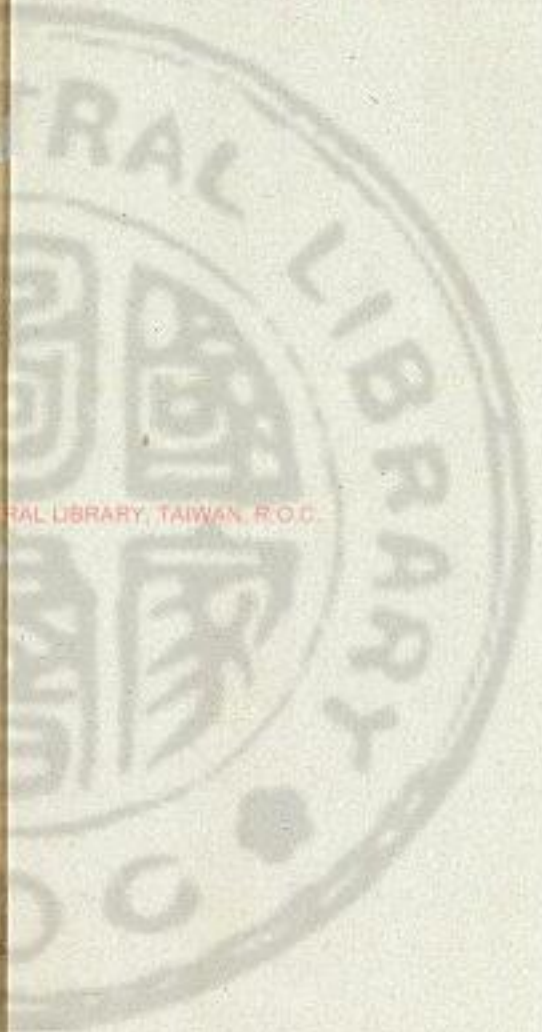


德宗下

唐紀

蕭復上言不宜委官官以兵權上不悅

心在天下則悅惡公所悅者與天下同其好所惡者與天下同其憎否則不是詩書所載由堯舜至于幽厲千歲之間禹嘗諫舜矣皋陶嘗諫禹矣仲虺嘗諫湯矣傳說嘗諫武丁矣召公嘗諫武王矣周公嘗諫成王矣夫有言帝不悅王不悅者顧曰舍之從人也汝無面從也必諫弗喘也政過不吝也朕之愆允若時也惟太甲背師保之訓予即怨文克成哲王其賤虐諫輔如紂辛聽我魏若如厲王則危亡之至是故聞諫而怒聞諂而喜者聖惠一分而論治守國以悅取容者治亂之決也史記以采凡記某人





言某事直言逆指者必以不統不聽不報係之甚則加罪  
其稱悅稱嘉納稱賞寶之者蓋百一焉人君監古而反諸  
身以此一節思之所得亦多矣

復又言陛下踐祚之初聖德光被自用楊炎盧杞躐亂朝政  
以致今日陛下誠能變更舊志臣敢不竭方僅使臣依阿苟  
免臣實不能

蕭復可謂大臣矣請君變更亂志此格其非心引諸當道  
之言也楊炎報仇也盧杞事姦邪非德宗心合而志從二  
人安得進故炎杞雖可罪必德宗變志則如炎杞之  
徒不再用矣正其本故也夫改非而從是名者誠難然太  
甲周成齊威漢武由此其選矣顧人主無意耳苟有意焉  
回心而鄉道猶反手轉足夫何難也然德宗非其人也

復非一知之然身爲宰相焉當盡言故以去留與帝爲  
不行而後去志則臣懼夫豈度者之長短而用吾尺寸以  
俯就之哉若復者可謂大臣矣

復與盧杞同奏事以順上旨復作色曰盧杞言不正上愕然  
退謂左右曰蕭復輕朕除復山南十道宣慰安撫使實踐之  
也

以君子爲股肱心膂則治必成以小人爲股肱心膂則亂  
必深天下之事未有能獨濟者也顧其所同異如何耳與  
君子矣而小人間之亦或小治而終不絕也與小人矣而  
君子參之亦未遽亂而終不免也惟一於君子一於小人  
則和平疾疹界然判矣德宗爲唐室其亂之主由與小人  
一也蕭復言官官縱橫而上不悅是與官官爲一體也



言盧杞不止而上愕然是與盧杞爲一心也夫火不可入水薰不可變猶燥濕臭味各以其族無惑乎善復姜公輔陸贄之見踈也雖然豈人之本心哉惟德宗吝於改過而已矣吝者地道也若天則運而無積人君爲天所子當在天行健日新其德不當如地之吝畜過而不改也吐蕃尚結贊請出兵助唐收京城遣使發其兵尚結贊言蕃法發兵以主兵大臣爲信今制書無懷光署名故不敢來上命陸贄喻懷光懷光固執不可尚結贊亦不進

唐室之不亡也幸哉吐蕃尚結贊亦許有餘言未嘗借兵而自請入援收復京城以好辭却之而奪其意既而國事體又絕我夷後患豈不善哉而德宗許其來懷光死其至是皆不知尚結贊之心也主兵大臣懷光也尚結贊意

欲亂唐而助懷光且其擁兵不擊賊故必欲得其信署以啓交通之路爲相目之辭耳使懷光而悟與虜合勢唐必殆矣吐蕃旣去上喜愛之以問陸贄贄對其然亦不能料尚結贊之詭謀也故曰唐之不亡者幸也

賜懷光鐵券懷光投於地曰人臣反賜鐵券懷光不反今賜之是使之反也

鐵券許之以不死也人臣有死罪安得不死而預以免死許之之誘而致於戮也愚者以之肆黠者以之殺無施而可故雖高帝於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券金匱石室藏之宗廟而不免於殺韓信醢彭越斬英布又況其凡乎是故有功則賞有罪則刑堯舜三王不易之道何以鐵券爲

懷光以韓游瓌掌之在奉天約之爲變游瓌奏之上問策安



出對曰懷光總諸道兵恃衆爲亂今郊盜盡武河中振武潼關滑北皆有守將陛下各以其衆及地授之尊懷光之官罷其權則行營諸將各受本府指麾矣懷光獨立安能爲亂上曰罷懷光兵若朱泚何對曰泚不足憂也

李懷光反迹已露削其都統又何疑焉若慮其與朱泚合者彼先既通謀而尚使有總制之權是爲虎傅翼也乃曰罷懷光兵如朱泚何其暗如此且李晟忠義孤軍介于朱李之間德宗待之未有殊異懷光已叛猶眷眷焉蓋勇於拒諫勇於聚斂勇於去君子而怯於從善怯於改過怯於去小人固德宗之惡德也

懷光遣人詣邠州留後張昕悉發所留兵會涇陽韓遊瓌說昕曰李太尉已歸福祿中丞可自求多福昕曰微賤賴李太

尉得至此不忍負也

昕遂不敢以遊者

張昕武人固不知天下本無遊壞業已說之當更說之曰

李太尉能奉人以官不能以官與人官乃天子之命也不

尉忠於天子則中丞附之可以爲榮懷光背叛而中丞與

之兵是重賊也及今自坡上足以助朝廷之勢下足以孤

懷光之心脫身逆亂之所策也忠義之列何名爲有哉且

以爲有者與負國孰重也如此則昕亦必了然矣

陸贄在翰林爲上所親信然竟以數諫任意盧杞雖影上心

庶之贊極言杞效邪致亂上親從而心不悅故恩遇雖隆未得爲相

陸公言盧杞姦邪在杞貶後杞在位時固不敢言也視杞



姦邪致亂而不言可謂忠乎曰贊之言力矣但不斥其姓名耳初朱此輩奉天上一語及亂故深自克責贊對以昏羣臣之罪也而以取賊可謂為首此既退上又問當今切務贊曰羣臣其欲者先行之所甚惡者先去之百辟所患在於君臣遠隔知事未必實贊事未必分人各隱情以言為諱昔趙武吟而為晉賢臣終侯木吟而為漢元輔然則口給者事或非信以此察天下之情固多矣凡上皆指虛杞也贊疏既上懷米表至於足逐杞蓋贊之說明辨有理帝亦無以拒之故也方諸詆訐毀譽者其效優矣在翰林帝在危厄所言十用六七帝歸長安贊登相位所言十用三四而前史乃歎贊以去其言定未得為相而西哉聖君言聽計行可矣豈多於相與不相其贊之與否

當任輔佐若贊之心夫豈愛鍾鼎自人觀之則可云爾使致身宰相而阿諛苟合一無規正又豈若淹留翰林論思獻納之有小補也

上欲為長女唐安公主造塔厚葬姜公輔表諫上謂陸贄曰此非宰相所宜論公輔正欲指朕過失自求名耳相負如此當如何處贄力陳其無罪上意猶怒罷公輔相

姜公輔以一言忤意而罷相位盧杞誤國垂三幾不可去人臣以此量主何至屈身小賊以求用哉為相三年誤國垂三不以為負反稱其小心甫登相位稍陳忠諫遽以為負而疾其求名嗚呼示之以好惡使天下知所從違者君道也德宗之好惡如此何其戾哉

朱滔兵敗走恐范陽留守劉焯因敗圖己評悉發守兵且集



仗迎之時人多之

古人有言除君之惡惟力是視苟得爲之雖失小信傷面  
謹智士固從其大者矣此篇之事誰不切齒扼腕幸治敗  
北劉惔當明君臣大義獎率將士據險拒之舉范陽歸國  
其功豈不大乎夫不薄人於險乘人之危非所施於亂臣  
賊子也惔於是味轉禍爲福之幾失洗心自新之道矣史  
謂時人多之者亦流俗之論耳孔子曰不如鄉人之善者  
好之不善者惡之以其公也揆以公義劉惔在所宜惡非  
所宜多也

陸贄曰權之爲我取類權衡者重其所輕輕其所重謂之權  
也反矣以反道爲權君上行之必失衆臣下用之必陷身

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此句絕也唐棣之華偏其反而  
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其義不與上相蒙仲尼舉詩以明夫  
之思也何遠之有之意耳訓詁家乃貫之爲一謂唐棣之  
華一反一正以喻用權者當反經以合道於是權之義不  
明於天下而變詐術數之事行矣湯伐桀升自階道所當  
從也先儒乃曰出其不意文王脫羑里固自若也先儒乃  
曰陰脩德政武王見紂不悛誓衆往伐非觀兵也先儒乃  
曰退而示弱至如孔子與蒲人盟不滿衛而卒適衛佛胥  
召既欲往而卒不往若此之類皆以反經合道斷之由誤  
諸論語也其流之失至於弑君篡國者以爲逆取而順守  
之陸贄之師承不可考然所學真正觀其陳輕重之義破  
反道之說此固鄒魯正傳秦漢諸儒所不能及者宜其操  
守堅固議論端實敵爲通達而不辟於道也使遇唐太宗



其效不在魏文貞之下矣

車駕還長安李晟請見上於三橋先賀正賊後謝收復之晚伏路左請罪

晟初得長安下令曰賴將士之力克清宮禁及見上又謝收復之晚伏路左請罪推功於下引咎歸己此固哲人所爲而最能之宜其孤忠獨立以一軍奮發而追蹤汾陽與彼細人者有尺寸之功自比嵩華惟恐人之議之也至於罪戾過咎則舉歸諸人惟恐人之有令聞廣譽爲己之妨也由是雖有功而世不許其功雖無罪而世必以爲罪又況有罪而無功者乎以西平之行觀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信矣

李希烈遣中使至蔡州殺顏真卿中使曰有勅賜卿死真卿

曰老臣無狀罪當死不知使者幾日發長安使者曰自大梁來真卿曰然則賊耳何謂勅耶遂縊殺之

真卿可謂能處死矣自至希烈軍首尾歲餘未嘗有一言之失一行之誤迫脅備至志節益明君子哉若人忠烈哉若人方希烈使至稱詔賜死死固決矣而詔旨不可不辨故問其發長安之日知其賊使也然後呵叱而就縊不如是則使指不白心事不盡此非有古人之事可法也而真卿處之恬然略不失次君子曰感戴殺身者易難容就義者難魯公其庶乎

馬燧說下晉陽慈三州先走朝廷命庫日知爲晉陽慈節度使日知未至而三州降燧命燧領之燧固讓於日知且言因降而授恐後以爲當上書之



馬燧邠城人也以武力自奮不知其嘗學與否也按其  
行事則儒士所不逮者多矣至三州之地讓諸康日知是  
其一也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燧之讓非好名  
也當是時河北諸鎮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  
盈城燧於是而讓三州所以勸也因示法焉使後有克獲  
城邑者不生覬覦一舉而廉德在已愧心在人事體在朝  
廷可謂賢者所為矣苟非其人非我所有猶將力取況我  
所有其肯舍諸

代宗既誅魚朝恩不復使宦官典兵上還長安頗忌宿將始  
令宦官分典禁旅以竇貞場王希遷監神策軍左右廂立焉  
使

代宗政事無可稱者惟殺三巨寇戮一貪相有光青史李

韓愈程元振植根先朝魚朝恩亦非驟進仍迭帝恩

之難矣而代宗皆能去之自朝恩之後不復以神策委命  
人此又其制斷之善也於相考可為後法者也德宗乃舉  
宿衛親兵盡付竇霍於是中人擅兵相授終以亡唐其禍  
豈可與安史朱泚諸鎮同日而語哉吐蕃畏李晟馬燧渾  
瑊而惡之是也德宗何為亦爾耶忌李晟而不忌李懷光  
疾馬燧而不疾尚結贊憎蕭復姜公輔而不憎盧杞白志  
貞殆猶人有喪心之疾者迷鄰穢混汙潔本于地而親下  
何以為天下乎此誠欲保全功臣不使顛覆者如光武處  
鄧賈諸公而慎揀別將以次任使可矣計不出此乃舉周  
虜亮賈分界官者蓋以官者為一體而不慮癰疽之難療  
痛癢之難割膏肓之不可為是故察與明相似而不同察



察小慧猶炬燭然見此而不見彼見近而不見遠德宗是也明者博昭猶日方中堯舜湯武是也故人君貴明不貴察惟知學乎聖人則明矣

或謂韓滉有異心問李泌曰滉公忠守節儉嗇主駕在外貢獻不絕鎮撫江東盜賊不起此人謗毀耳上曰卿弗聞外議乎泌曰願上章明其無它乞宣示中書上曰朕方欲用卿人亦何易可保恐非為卿累泌退上章以百口保滉上曰卿雖與滉親在豈得不自愛乎泌曰臣知其實無異心願早下臣章以解衆惑遂下泌章滉聞之感悅流涕即日貢米百萬斛既而陳少遊亦貢二十萬斛上謂泌曰滉乃能化少遊對曰豈惟少遊諸道將爭入貢矣

人君左右豈可無通達謀慮之臣哉韓滉受疑謂其志

若非空泛力為申辯至千四五則主猜已成滉無以自白而江東之亂起矣續滉守節不貳亦必暗鳴而死所損不亦多乎德宗語以曰朕方欲用卿卿雖與滉親善人亦何易可保此不獨以小人待滉亦不以君子待泌矣既暗之又制之又携離之使執志轉移者承此旨則滉終不能免故為人君謀慮必確然秉義不為勢誘利回乃能無失此人臣之法戒也

盧杞遇赦上用為饒州刺史給事中袁高應草制白盧翰劄從一曰盧杞致鑿與諸邊海內瘡痍柰何遽遷大都願相公執奏翰等不從高遂奏杞不可復用補闕陳京趙需亦上疏爭之未決京曰杞之執政一日日常如兵在其鑿今復用之則姦黨皆唾掌而起上大怒京爭之益力乃以杞為澧州別駕



使人謂李泌曰朕已可高所奏泌曰累日外人竊議比陛下於相靈今承德音乃堯舜不逮也

前相罪逐後相或欲寬之或欲殺之未必公心也爲己而已矣寬之者將以爲例也殺之者恐其復來也恐其復來者盧杞殺楊炎之類是也將以爲例者盧翰劉從一用盧杞之類是也私心甚微見於行事則若揭日月故率天下司賞刑惟力行至公則天下服矣素高諸人言杞甚力德宗雖不從猶未怒也及陳京曰杞若復用則姦黨皆唾掌而起上乃大怒則以杞黨自居意京譏己也非爭之者衆則杞殆不可過仁人之言其利溥哉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德宗非能從諫者至是勉強而從其美不可掩矣李泌將順之言是也而以爲堯舜不逮則失言也顧當曰累日外

人竊議比陛下於相靈今承德音乃知陛下可與堯舜比則可耳

馬燧渾瑊破李懷光兵於長春宮南諸將相繼來降懷光知衆心不從己乃詐稱聚貨財飾車馬俟路通入貢由是得偷安旬月

李懷光何勇於爲逆而不果於爲順也方長春之守未下決意釋甲而朝上念勤王之功亦必赦其死既明知衆心不從而歸國爲是以給其下又得少安則順在逆亡之證益明而遲疑需待終不悛革小人從善如登從惡如崩類皆如此使懷光知高郢李鄘而取謀焉馬渾二公無以爲伐矣

初懷光解奉天圍上以其子璿爲監察御史寵待甚厚及懷



光頰兵不進璿密言一曰臣父必負陛下願早為之備臣聞君父一也陛下待臣厚故不忍不言上曰然則卿以何策自免對曰臣進言非苟求其生臣父敗則臣俱死矣復有何策使臣賣父求生陛下亦安用之上曰卿更喻卿父使君臣父子俱全不亦善乎璿至咸陽還曰無益也願陛下備之及懷光死璿自殺

嗟乎李璿之死也知父之非義說之而不從知君之不可皆欲事之而不得其告上曰臣父敗則死矣復有何策此以微言自歸冀上留而生之而上不喻也上雖不喻亦宜預詔馬燧以懷光叛逆罪止其身念燧勤王無辜特宥其子使懷光父子知之則懷光必使璿勿死璿亦可以不死矣

初李璿與馬燧謀以營地一人自隨西川劉蕡使張延賞怒追而逐之由是璿至是上召延賞入相吳表陳其意上重其言而止

西平雖同平章事與陟百官已非其任况進退宰相子屢取營妓張延賞進而逐之交失也與聲色之惑則辱不及已此晟之失也晟有功於蜀雖取子女而去固將帥常態而况營妓延賞何預焉而必奪之此延賞之失也與其責人不若責己則晟之失為重延賞之失為輕而晟不知自反至於成隙又陳延賞其他過惡而厄其入相是克伐怨欲必行矣失而又大其累德多矣夫朝廷得失非將帥所當預而宰相用舍繫吾一言善不待尚結贊之問而德宗猜心已萌處功名者可不慎乎



以給事中崔造同平章事造少進韓會盧東美張正則爲友  
以王佐自許時人謂之四憂上以造敢言故不次用之造久  
在外奏錢穀諸使罔上之弊奏罷水陸運使度支巡院江淮  
轉運使等諸道租賦悉委觀察使刺史遣官部送詣京師未  
幾如舊法造遂罷

四憂以王佐自許獨造至乎相所設者罷轉運一事耳  
而所以易之者卒於無成王佐心之少實也如此古之人修  
佐王之業者必務引君於正道道果何物哉必始於格物  
致知意誠心正其身治外以可推而及人己之道術不明  
君之邪僻不去而能成善治者未矣則未知崔造所學果  
出於此乎不出於此乎雖知其請罷諸使而使觀察使刺  
史遣官部送租賦于京師則善政也顧其弊之初事難遽

集四相在內未必協謀韓滉久執利權力行沮止故不能  
獨濟耳夫財賦出於縣而總於州使觀察使刺史任責賦  
不造關之責何患乎大辦而多張使名衆建官吏苟非委  
以聚斂則安所用哉利聚於上怨興於下侵漁賄賂費耗虧  
失其弊不可勝言造所建明非特當時可行後世固可行也  
陳仙竒殺李希烈舉衆來降以爲淮西節度使吳少誠殺仙  
竒爲希烈報仇以少誠爲淮西節度使

陳仙竒爲國殺賊賞以節鉞是也吳少誠黨賊而殺仙竒舍  
而不討亦以留後與之功罪不明賞罰混淆兆淮蔡之亂傳  
三姓四將故易曰君子慎始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此類是也  
義城節度使李澄死其子克寧殺行軍司馬墨纒視事劉玄  
佐出師屯境上以制之且使告訕劉玄克寧乃不敢龍表位



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必擇賢有德者成周命微子啓  
康叔封蔡仲胡訓告之詞及君陳畢公任分正東郊保釐  
之事未有一言獎其才使之富國強兵者其書且在可考  
也誠以爲民上當父母之任亦賢有德者不能諸侯無小  
大皆賢有德亂何自生矣故謂鄰曰友邦欲其相勉於善  
而相禁其不善也人君知此義有肯輕以牧守與人乎李  
克寧已有亂心得劉玄佐糾持之而惡亦不作其效可見  
故輕外任以處有罪失意之人非知治道者也

劉玄佐在汴習鄰道故事久未入朝韓滉過汴勸之仍請拜  
其母母喜置酒滉又言之玄佐曰久有此志但力未辦滉曰  
我力可及此丈母垂白不可使更帥諸婦女往填宮也母悲  
泣不自勝滉乃遺玄佐錢二十萬繕備行裝玄佐入朝

劉玄佐能邊李克寧之襲位也自緩於入朝何也  
人而快於自治者固常人之性也玄佐內有賢母教訓外  
有韓滉琢磨遂終身不失臣節滉化陳少遊貢米及沮王罷  
謀亂又勸劉玄佐入朝而德示感於流言以異意疑之非  
李泌力爲解紛其差失事會臨可及耶

上命李晟與張延賞釋怨晟奉詔與延賞結爲兄弟國官欲  
盡歡表薦延賞爲相然延賞若思如故

康蘭賈冠馬李六君子嘗有矣講解遂平而張延賞終  
怨何也延賞固小人而所計者入相之利害也宰相人臣  
之極地予以幹旋萬化慘紅百辟而爲人所前却故延賞  
失之怨得之怨延賞不是善矣西平於是又失焉前不  
其罪惡今又薦其可相人之賢否係我和與不和夫豈不



取疑於人主也。亦所和而和，故其和不遂。他日延賞，謔間之如故。然則曷若堅守初議，之為正與。

陳仙舟既舉，淮西降詔發其兵於京西防秋。仙舟遣五千人以行，會仙舟為吳少誠所殺。兵遂叛歸上，勅陝觀察使李泌防遏，勿令濟河。泌擊之，賊虜屢敗，殺其士卒三分之二。時劉玄佐入朝，上命乘驛歸汴，以詔書緣道誘之，得百三十人，至汴州盡殺之。

易曰：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王通曰：詔其見王者之心也。淮西叛戍李泌處之有節，乃矣。千百人破散之餘，何必誘致而後可。平德宗嘗為防秋兵，所為欲速平之。至世詔書付洛鎮使為餌，賊之具不亦自輕其言乎。言而不信，人知此心後有是類，可復用乎。賈林有言：陛下性急，此性不改。

憂未艾也。帝雖賞之，終無佩章之益。是以年彌進而德彌退也。

齊映在諸相中，頗敢言。上漫不悅，張延賞與映有隙，言其非宰相器，罷之。

謂德宗不好聽言乎。崔造乃以敢言用，謂德宗好聽言乎。齊映乃以敢言罷，何者為是。德宗誠喜聞臣下議論，但惡忠直喜讒邪耳。讒邪之人，利口囁嚅，辭繁理寡，如張延賞、韋渠牟、盧杞之徒，無足恠者。陸敬輿、李長源，每有諫說，亦必周詳委曲，至于再三，至五六何也。以德宗不明，不知是不足，以開悟之耳。然二人之言聽從者，十纔居半。以是知帝所喜聞者，獨讒邪之言。石投水而必受也。堯舜之間，都俞吁咈，則已。漢然冰釋，怡然理順，太甲不義，背訓伊尹。



告之纒數十語則已思庸克終厥德惟太康聽五子之歌而不革紂辛聞祖伊之告而不悛天用勦絕其命此虞夏商周千餘年治亂之大較也故觀君之明暗於聽言盡之一言而寤者上智也反覆而後喻者次之力爭而後回者又次之竭誠苦口至或以死諫而終莫省者不足復論矣上以白志貞爲浙西觀察使柳渾曰儉人不可復用詔用之訓齊士旅克清大憝者李晟也敗壞軍旅以致播越者白志貞也於晟則必疑之忌之終廢退之於志貞則必思之宥之終任使之摧仆松梓扶植荆棘恃勢懷諫行於一時可耳其如青史之不泯何夫泛觀四海洞視千古知善之不可不爲而力爲之者賢人之業也倒行逆施違恤來日曰吾得志斯已矣者小人之志也

李息冀慕魏徃直諫故上有所問極言無隱而未嘗泄於人君子有三立必有祈向慕用乃克有成顏回曰舜何人也  
有爲者亦若是此立德者也諸葛武侯以管樂自許此立功者也揚子雲準易作太玄準論語依法言此立言者也  
所志在上其成則中所志在中其成則下苟茫茫然無所志師心而行或幸而成或偶而中者有矣必不足以垂世而名家以方圓不出於規矩故也小人亦然王莽述祿產者也胡廣述張禹者也恭顯述趙高者也盧杞述李林甫者也慕之不切則述之不力其述不力則其禍不極故君子小人各有所睹而行其志焉李晟以忠勇自奮所宜遠蹤孫吳近則英衛而乃慕魏徃以直諫事君極言無隱然則晟非特良將乃賢相也德宗置之閑處七年而死向使



陪侍廟堂參斷國政至於七年其有古來國可勝數哉故  
九爲士皆不可無志向而宰相尤不可無所取法觀其心  
之景仰則其人之賢否世之治忽判矣

吐蕃尚結贊求和李晟曰此必詐也張延賞與晟有隙言和  
親便上意亦欲與吐蕃共擊回紇計遂定遣延賞監吐蕃於  
平涼晟戒城曰不可不嚴爲備延賞言於上曰晟不欲盟好  
之成故戒城以嚴備上命城推誠待虜旣盟吐蕃伏兵大至  
城僅走免虜兵大敗

陸贄可信者也而疑其有黨李良可信者也而疑其權重  
盧杞不可信者也而以爲小心高結贊之不可信者也而  
與之和好且德宗曰謂平日失於推誠反致忠害而不思  
其所信者非所常信也夫夷狄亦又耳上古聖人懷之以

德接之以禮叛亂侵寇則威之以刑固不逆不猜阻亦豈  
渾淪溷滓略無防慮惟言是聽惟必是從哉德宗張延賞  
若以疑忌賢者之心而施諸尚結贊以愛信吐蕃之意而  
施諸李晟豈有平涼之辱主相蒙耻終不能雪哉

### 延賞慙懼謝病

逆斷利害而其事未形固難施賞罰非日言之今日而驗  
亦可以悟矣而卒不悟夫何所蔽而然耶蕭後以一言責  
盧杞姜公輔以一言諫厚葬遂而去之不俟效熟以彼兩  
事之忤較張延賞譖賢喪師以至辱國其罪孰大而誰讓  
不加爲相如故則以其謀議不與我同若黜延賞猶自黜  
焉耳漢高刻印遣鄴生聞子房言即促銷印從善如轉圜  
其君也哉



上謂李泌曰自今軍旅糧儲卿主之吏禮委張延賞刑法委柳渾泌曰不可陛下不以臣不才使待罪宰相宰相之職天下之事咸共平章若各有所主是乃有司也上笑曰朕失辭上古一相專任賢也漢置二人以右爲重存參脩之意焉唐自武后以來乃有數宰相然亦無救於李林甫楊國忠元載盧杞之專權故以擇人爲要不以多負爲善也夫聖王之法關盛衰唐虞三代歷聖賢之君亦衆矣獨以一相治得人故耳如德宗所論是於尚書六曹之上又建一長官而非相也必欲綱舉而紀從莫若法古置一相考慎其人而置左右丞或參知政務各二人分轄六曹守成法督稽滯察姦欺決訟牒有疑事應更革則以告宰相而宰相者不得親細故署名文案專與人主講道勸玉釐求賢

列于無職下酌民言考法幽隱如此則上下詳略之任各得其宜而治道成矣

柳渾與張延賞議事多異延賞諷之曰相公舊德弟節言重必可以渾曰吾頭可斷舌不可禁上好文雅而渾質直無威儀上不悅欲黜爲王屋長史李泌言無故事請以爲常侍上曰苟得罷之無不可者

張延賞之語柳夷曠者乃李林甫所以俛使希烈盧杞所以待闡播者也人臣之義比有事主雖賤官卑秩有志直或言之士猶將達之使自效于君况同列乎而以節語禁戒是相奴隸也延賞爲相無可紀述而誤國之罪則多柳渾以擇相責德宗以選畿邑更非人主之職言吐蕃不可與盟白志貞不當再用皆有大臣風槩上惡之者惡其



直而信延賞之讓耳不勝其忿至曰苟得罷之無所不可  
誠以是施之延賞豈不曰能惡人乎

上欲廢太子問於李泌必切諫且曰臣昔以建寧之故固辭  
官爵誓不近天子左右不幸今日復為陛下相又觀此事

人臣之極位士大夫之至願也然有不肯為者其志殊焉  
洎天下惠皆百世師後之君子尚友而自比則有寧為清  
而不為和者矣貪夫之言曰進退行藏惟義所在不可以  
必退為高其言似也其志則知進而不知退者也孔子豈  
不欲道之行必於問陳則去燔肉不至則去受女樂而不朝  
則去待以季氏之間則去罔未嘗以必進為是此進退仕  
止之法也李泌必誓不近天子左右言雖有激然必實於  
心以為是獻石臣之義如之何廢之以為非歟

相亦罔終立有美棄者居亂邦見其君一如仲尼則可不然  
則剛必蹈祖徇用未必相辱故與其進不若退與其仕不若  
止也

上曰此朕家事何預於卿而力爭如此泌曰天子以四海為  
家今臣獨任宰相之重一物失所責歸於臣况坐視太子寃  
橫而不可言乎

正術邪論而各有宗以宮內為家事自陪君臣始唐無大  
宗之李勣以是讓高宗林甫以是讓明皇夫天子之事孰  
有大於廢后黜宰相曰此非臣所當預乃陛下家事也  
人主曰此固我家事豈外廷所宜預哉曰是文臣徇主欲  
人主肆邪心而亂亡起矣考之周禮太宰之職詔王廷六  
典持八柄治道意備至於王后世子則不會其臆服而已



若夫庖膳養身魚梁獸異艾酒醴地鹽醴聖賻畧交惟授  
裘服皮幣闔寺內堅窟掃御叙絲枲縫染之役悉屬家室  
而大王正家之道則無一言及之宰相以道佐人主言謂  
周公而察成王患將以爲後法乎齊相公葵丘之會令諸  
侯曰無以妾爲妾無易樹子所以備天子之明禁此則文  
武之澤而宰相所當輔弼於君者也故狄懷英曰王者以  
四海爲家四海之內孰非家事元首版肱義同一體臣位  
宰相安得不預乎而李長源宗述此意以啓德宗予以知  
齊相一斥天下孔子與之狄李二公爲唐賢相皆得聖人  
之意者周禮太宰官屬必非周公所建無疑矣

請北和四統南通雲西而西結大食天竺以困吐蕃上素  
不許沙力陳利害曰卿以和而四統爲是則朕固非

耶必曰臣爲社稷而言若苟合取容何以見肅代於天上

自非大而不不能無過故人君必罪輔拂諫爭之臣惟恐  
其不諫以有教德關政略危亡之漸也夫豈自以爲是而

惡人之議其非也苟以爲言事聖君有聽從無諫爭是錯  
亦曰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親事法官之中嗟乎二十

之言不見於五經不出於孔孟何所受耶錯明申韓無足  
道者荀卿及宗王術者也而亦爲此言其誤天下與來世

豈有既哉夫苟以取容者妾婦之道有指此人而謂之曰  
何爲妾婦歟則必斃然不悅其則以惡聲隨之而其所行

汝事也也汝事誤人也是也溺於富貴不能自克而已  
矣故人能與汝之實與所往而六爲義也

四統和親上表補臣上大喜謂必曰四統何畏服如如此



對曰此陛下威靈臣何力之有

事功出於臣下效智謀輸才力及其有成必曰此君之德非臣所能也君亦安然受之不幾於偏乎曰道固當然非爲也在易坤之六三曰含章可貞或從王事無成有終謂有功善則隱晦其美而歸之於君不敢當其成然後下得恭順之道而上無忌惡之心也在師之九二曰在師中吉承大寵也爲衆之主專制其事所以能吉者以受委於君非已無因而致者也是故智如良平不恃帷幄爲謀主則威秦桑羽之事何以效如英衛不披鉞鉞制關外則伐四克之績何以著故自有成功而知此道者必謙退讓抑然而若無下也既所以蓄德又非所以全身也夫於伐室於無高無壽生於氣氣所以然者利於師

大勲勞於天下孰若周公使周公以勲勞自喜既以前而受賞又以東征受賞又以踐奄受賞又以滅國五十受賞又以制禮樂敘度量而受賞必見於詩書今可考者爲太師位冢宰開國曲阜以侯伯禽而已不聞賞而又賞也太師冢宰其所當爲也裨侯千東衆建親賢非私於周公也然則周公有大勲勞而未嘗取賞明矣故曰以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驕吝者盈而敝之謂歟上曰人言盧杞姦邪朕殊不覺必曰儻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上曰建中之亂術士豫請城奉天此蓋天命非杞所致必曰天命他人皆可言惟君相不可蓋君相造命者也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所以亡也

桑道茂之言驗然則方士不可信乎曰占步小數時有或



中君子亦盡人事而已向若德宗不相盧杞緩於用兵不  
汲汲聚斂安得離宮之厄惟有此三者則蒙塵在外必不  
免矣是故明皇用李林甫則有蜀道之行代宗用程元振  
則有山南之狩德宗用盧杞則有奉天之幸僖宗用田令  
孜則有成都之駐而不聞太憲武宣有焉豈不以昏明勤  
逸為辨歟

必覺必屢乞更命相薦竇參董晉上未用及疾甚復薦之乃  
並拜相參剛果峭刻無學術多權數晉充位而已然為人重  
信所言於上者未嘗泄於人或尚之晉曰欲知宰相賢否視  
天下安危所謀議於上前者不足道也必有謀略而好談神  
誕誕故為世所輕

宰相莫之不如為賢然知人其難哉以魏文貞精博猶生之

侯君集况餘人乎必如狄仁傑之薦張柬之張柬之薦李  
德裕乃無負矣李鄴侯知庸過人而以膏粱子弟代豈臣擇  
不如已者以自顯乎抑誠不知也當是時忠言深計焯焯  
著見孰居陸贄之先舍贄而引參何也參在位五年君德  
國政猶前日耳其言以天下安危視宰相賢否則是而以  
謀議於君前為不足道則非謀議固安危之本也禹益皋  
陶伊傅周公謀議具在其所行不出其所言苟一無所謀  
議安知所行者何事是直大言耳史謂鄴侯好詭誕為世  
所輕稽其施設鮮不效者獨於復府兵及招大食天竺之  
策為不售故言事易成事難君子所以於其言無所肯  
上思李懷光之功而子孫皆已誅乃以其外孫燕八八為之  
後賜姓名李承緒而官資之



李懷光胡人也其姓已不可詳既改之爲李又以燕八八  
嗣之是一家而三姓也德宗記人之功善矣若懷光者既  
嘗勤王而無叛逆爲之置後可也今以惡與功相乘除功  
尚何有則繼絕之恩施過厚矣假曰寧過於厚必得其苗  
裔而官養之而遠襲曾克之謬晉朝之失而忽於吾人滅  
郟之戒是豈虞舜別生分類之道乎

以陸贄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陸贄言李必相後不復諫說豈帝訪問之遺歟抑推尊長  
源而然也以愚度之正謂長源周旋三帝間已爲後進嫌  
有爭材競能之意耳或問陸贄何如人也曰其孟子所謂  
有安社稷臣以安社稷爲悅者歟不然道合則從不合則  
去乃天民矣

贄請令臺省長官各舉其屬考其殿最并以升黜舉者  
之未幾或奏曰諸司所舉皆有情故或受貨賂不得實上  
密諭贄自今除改卿宜自擇勿任諸司贄上疏再三辯論上  
竟追前詔不行

稽之古訓則旁招俊乂列于庶位傳說事高宗之道也考  
之故事則廣求賢人隨才授任者太宗命房杜之言也陸  
相所請纔施之臺省長官舉其大者耳其策豈不簡而易  
用要而易守乎德宗旣已聽之又沮於讒言贄雖再三辨  
理終不見納是宰相不得行其職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  
尚當求去况宰相乎

上以司農少卿裴延齡判度支執贄奏延齡妄誕小又恐駭物  
聽上不從



經制國用量入爲出宰相職也戶部度支特行其事耳德宗與邪而弃正惡直而喜讒好佞而說欺多疑而信誕義延齡兼走四惡故得入其說惜乎陸相論之之不詳去之不力也過是則如陰日進陽道將剝不可過矣論之詳去之力而猶不行焉奉身而退亦愈於它日譖疾之深禍與衆之大而贊猶隱忍以居位是再失之也先是贊請臺者具言各舉其屬有沮之者必延齡也延齡惡此法之害已故也

贊曰帝王懷柔萬邦惟德與義寧人負我無我負人

自漢初有命我負人無公負我之說凡尚詐謀爭功利者率用之終亦自蹈其患人之所以異於夷狄禽獸者以有仁義之心也禽獸者飲血搏噬而已夷狄尚力而有知焉

故殺於人既人矣則當以仁存心以義行事全其所以爲人其今日寧拔負人無人負我此夷狄猶或不爲也然英德盛深而非所圖而虞人害已周身之計鮮不出此則未有知其失如陸相之言者嗟乎撫我負人推而盡也忠恕之道也寧公負我守而固也知命之事也敬輿之學愚既公甘論權而得之矣今又以此見之其真沫泗之徒歟是言可爲君子道難與克伐怨欲者言也

石燕公妻公輔久不遷官詣贊求遷贊曰實相嘗擬上不允有怨公之言公輔懼請爲道士上問其故公輔以聞參言贊一責參歸怨於君貶公輔吉州別駕

九品百官極於宰相既爲宰相矣而眷眷於遷秩陋哉姜子之爲是也向者以謹言劇主蔽獻忠策救國危何其壯



哉不獲乎上黜為右庶子若將終身焉可矣不安於是詭  
贊遂聞上怒未怠遽有黃冠之請躁動悚驚幾無以自  
與是為沒丈夫者幾希是故君子不可不知道不知道則  
富貴能淫之貧賤能移之威武能屈之雖欲不如是蓋莫  
能自免也然德宗亦可謂涼德矣公輔非有迷國誤朝之  
罪一在不復上不克終相亦罔終此之謂歟

用鹽之法張滂奏去乾水災減稅用度不充請凡州縣產茶  
及茶山等處皆皆其直什稅稅窳令所在別貯俟有水旱  
代民田稅之自是歲收錢四十萬緡夫嘗以救水旱

茶者生人所日用也其急甚於酒然王儲場積谷室以  
及劉晏皆善而不征酒為忠厚天地生物民以養人取之  
不可悉也張滂稅茶則未矣凡言利者未嘗不假託美名

以奉人主私欲滂以茶稅錢代水旱田租是也誠已立  
後莫肯蠲非惟不蠲從而增廣其數嚴峻其法者有之矣  
或至於官盡推之商旅不得貿遷而必與官為市在私則  
終不能禁而推理惡少竊販之害與偶有敗獲益人積吏  
相為囊橐獄迄不直而治所由歷株連枝蔓致良民破產  
搜村比里甚則盜賊出焉在公則收貯不虞受泄不時至  
於朽敗與新斂相妨或沒入竊販無所售用於是舉而焚  
之或乃沉之殃民害物咸弗恤也其原則在於得數十萬  
緡錢而已夫弛山澤之禁以予民王政也必不得已而商  
旅貿遷而薄其征茶也者東南所有西北所無雖口誦征  
其入于王府者亦不貲矣息盜奪止訟獄佐國用其利亦  
大矣張滂王涯豈足效哉



上欲殺竇參陸贄力言其罪不至死更貶驩州上又命理其親黨文欲籍其家財贄皆諫止

世傳陸敬輿有憾於竇參憐而陷之其說甚在此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者也言雖不足以盡人善聽言則得之矣陸公所言於德宗者反覆致詳而無失言其行事亦無過舉而謂以左遷宿怨是豈知敬輿者哉德宗欲殺參贄辯而生之又欲理其親黨贄諫而釋之又欲籍其家貲贄論而止之嘗有憾焉而肯為是耶或問孔子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當以德報德以直報怨贄於參非以德報怨也以直行事耳使參有死罪執其佐天子者刑罰稱物平施可也今不報之名而德之全參宜死而生之又安得為直乎

以中書侍郎趙憬為門下侍郎憬疑陸贄欲專大政排己置門下多稱疾不豫事由是贄與贄有隙

以趙憬傳考之有小善無大過不可以非君子目之也嘗獻審官六議一曰議相臣中外知其賢者用之責才而備則不可得其言豈不當乎當其時中外所謂賢者非陸贄而誰憬能言之而不能行之有疑於贄而與之有隙何也德宗之用贄也私命之曰惡重事勿對憬陳論贄不可曰臣所奏事惟憬得知陛下勞心委曲防護是於心膂之內尚有取迹之拘職同事殊鮮克有濟非無私之德也由是觀之贄豈擅權而涉憬者哉由中書過門下而自懷猜阻疑贄亦已耳然則能言之而不能行之蓋聞此理而口言之筆書之未嘗及求諸心也心與理二未有見才而不疾



見功而不忘見賢而思齊見不善而能改者也

賈耽陸贄盧邁趙憬為相百官曰事更讓不言奏請依至德故事宰相迭秉筆以處政事旬日一易詔從之其後一日一易

人誰不學而其見有深淺正邪之異人孰無才而其用有小大遠近之別以成周之盛聖賢輩出亦不使召畧毛芮並為冢宰必於其中擇一相以統百官也唐乃用四五人為之權鈞勢一迭相推避賢者不得有所施不賢者得有所容夫豈治國之良計乎旬日一易筆亦何愈於一日一易一日一易筆亦何益於旬日一易均之狐裘蒙茸吾誰適從由是知人君之職任一相乃不可易之道特在乎識賢一日耳

漢書遺使說雲南王異牟尋逐吐蕃歸唐復國得  
夷狄之難合中國何與焉天之有道內治民安邊國得人雖四夷之勢連環于外不能為吾害苟為反是雖使一方瓜分瓦解然一燭之火亦可燎原故凡從事於方外之績者鮮不自及以大宗英武禽制百蠻無不如所欲亦未有離而不合服而不叛者也李鄴侯思并吐蕃故力勸德宗與回紇和親而招雲南大食天竺以分吐蕃之勢於是羣臯遣使要結累年而異牟尋奔吐蕃向中國此後吐蕃為邊患益稀豈非其國盛衰自有數耶然後數十年唐室之禍不起於吐蕃乃起於雲南以此知中國當自治以為強於非我族類者晝如圻固封守來則不拒不來則不強然後堂堂之惠不召於藩籬之外矣



上欲修神龍寺須五十尺松不可得裴延齡曰同州一谷木可八十尺上曰開元天寶間求之猶不可得今安有之對曰天生珍材固待聖君開元天寶何從得之

德宗之好諂而甘受佞人也雖面斥其祖而怒心不生蕭復責盧杞使之正言則以為輕己而怒裴延齡之言其侮慢不敬亦甚矣則安於聽之不以為辱先嗚呼已自蔑其先安得使人之不蔑已耶

裴延齡日短陸贄於上趙憬之入相贄實引之既而有憾密以贄所譏彈延齡事告延齡故延齡益得以為計上由是不直贄罷為太子賓客

趙憬言於德宗嘗以任賢為急使其與陸贄言時必景仰慕用之不足矣及同在相位非惟不知其賢又忘其引薦

疑其專擅反與裴延齡比而云之人非甚愚宜時於是賢不肖之辨如此又况惛懇懇於用乎而何為其然曰君子之知貴乎至知之至者如今之濕知火之熱知美色之可愛知惡臭之可惡雖不幸而瞽而瞶此知不可亂也知之不至者猶士而言學言善言道言言誠言性言仁言恕言鬼神得其形影之似而已學以記誦斷善以柔弱斷道以玄妙斷中以隨俗斷誠以權朴斷性以靜斷仁以愛斷恕以寬宥斷鬼神以幽冥斷是皆形影之似而非其至也寬理不至則在我者有蔽而不盡在我者有蔽而不盡則在人者安能同達而無感者憬以任賢為急而不知賢者為誰正此類也既不能知賢則外不能知不肖此憬所以與延齡比也是故大學之道必格物物格然後



知至知至然後意誠意誠然後心正心正矣。夫豈有黨議邪害忠貞之事哉。

初陽城自處士徵為諫議大夫。日夜痛飲。至是陸贄貶忠州。別駕上怒未解。中外以為非。且不測城守。延兵門上。疏論延齡姦贄無罪。時朝夕相延齡。城曰。若相延齡。城當壞白麻。慟哭於庭。

陽城賢矣。惜其未盡善也。諸諫官言事細碎。信為有失。城登諫司。至是七年。豈皆無大事可言乎。開悟人君。必有其漸。防過邪佞。必於其微。陸相見疎。延齡被眷。夫豈一日之積。臺釐不伐。至用斧柯。則用力多。而見功寡矣。故君子以為城未知陰陽消長之義者。也。絲絲之。言若可壞之物。天子之廷。非慟哭之地。使上必欲相延齡。先聞此言。逐城而

有何不可。故如城所為。山人處士。疎直質野之態。耳雖然。主昏於上。姦熾於下。諫論一發。正氣凜然。陸免於死。裴不果。相其有功於唐。甚大夫。豈風流文雅。委蛇醜藉者所能及哉。則城亦未可訾也。陸公在翰林。諫爭十從六七。自為相。十從三四。故愚惜其去之之晚。不違乎不可則止之義也。

以實文場。霍仙鳴為護軍中尉。初上置六統軍。以夏節度使。罷鎮者相承。用麻紙寫制。至是文場諷宰相。統軍降麻。翰林學士黃繼奏曰。故事惟封王命相。用麻。今以命中尉。不識陛下特以寵文場。遂為著令也。上乃謂文場曰。武德貞觀時。中人不過負名。軍同正。自補國以來。隨壞制度。朕今用爾。不為無私。若復以麻制宣。天下必謂爾脅我矣。文場叩



頭謝上謂細曰宰相不能違拒中人朕得卿言方寤耳

祖宗成憲惟子孫不知也知則必信之矣知而不行則未  
如之何矣武德貞觀時中人不過真外將軍同正德宗既  
知之自輔國以來隳壞制度德宗又知之則何為不改而  
命為護軍中尉也其言曰朕今用爾不為無私此其病也  
有私不自克人之通患亞聖之資惟善是從欲明動差隨  
即克之次則審輕重度大小寧已之不得肆而必歸於理  
焉罪莫大於故德宗不捨其私是吝也是遠非也是不殺  
也是自弃也是樂其所以士也然人心有所蔽亦有所明  
肅宗寵任輔國而惜宰相嘉祐之免之不從德宗委任竇霍  
而惜白麻答大臣之不拒當具時苟有賢公卿誠心足以  
感格乘其明而達之收還兵柄不付中人安知德宗之

終殺哉上之初用李林甫與蘇旅也陸贄以為謀議之  
臣李勉盧翰劉從一居邪諂之地皆不聞諫止女得不均

其一二耳

上自降贊元尤不任宰相又信者豈延齡李齊運王紹李  
實蓋執誼韋渠本皆權傾宰相渠不此跡尤見親狎

德宗以宰相不足任則曷給以此五八人者為相以宰相

可兼則安知此五八人之不爭欺也庸其據和位為黨故

不以為相則安知其今不也相朋結也是皆無說獨以韋

渠李觀之然後知上所私等以爭奪也耳當其時固不可

諫事也矣三何足效直可為後來人主之戒而已人主之

尊無天日月星辰震蕩風雷雨霹靂高天廣漠莫可階

及乃引取人所莊惑以澤穢大清其時序也不亦多矣



光祿少卿張茂宗許尚義章公主未成昏而有母憂詔起復  
為左衛將軍在拾遺導又諫曰古有墨衰而從立軍之事者  
未聞駙馬起復尚王也太常博士章鼎裴堪亦上疏諫上不  
悅命趣下嫁之期

朝廷所為下所視效四方面內而化焉今乃教人以喪昏  
雖不立法而人自式之六帝以天下婦之儀也駙馬天下  
婿之表也而可以喪昏百姓何責焉昔惠文公即位二年  
八月使大夫如齊納幣春秋哭之謂其喪未終而國昏也  
要在三年之外喪未終而國昏且不可以其志哀也况  
身有衰經如之何其易之乎當衰經而服吉服異其焉  
常人加不敢為而德宗推諫其力仍促昏期不以為異者  
豈惜朕不知理義哉良由言見易日之事庶首之短也

是以聖王以身化人而輔以法制已則無禮以人之

市中市外間物名為官市實奪之也

百姓憂奪縣令得而治之縣令強取郡守得而治之郡守  
倚法以前按察使得而治之宰相用又儲斂天子得而逐  
之天子而兼是數者不恤咨怨不畏非議不納諫說則無  
如何矣匹夫交易賈不相直取而有之旁觀不平廉者愧  
耻富有四海而行同匹夫書之青史千古不泯豈非永監  
哉

太學生薛約師事陽城坐言事徙連州城送之郊上以為黨  
出城為道州刺史

人心之所服者公而已矣言所敬者義而已矣薛約以言



事流從則未知其所言是歟非歟果其非也陽城於約有  
師弟子之分出郊送之猶未得比諸樂布夫何罪焉果其  
是也則朝廷從無罪之士人先生送無罪之弟子失在德  
宗而不存司業何乃其成遂之不義而又不義不公而又  
不公歟天下畏服不亦在乎夫天下有公是非不為堯存  
不為桀亡況可以勢利誘以威威脅耶德宗自以薛約有  
罪可耳必使陽城亦罪之然則我違道之好惡人亦當好  
惡我徇情之毀譽人亦當毀譽其拂理不亦甚乎雖然德  
宗為是蓋不為薛約乃為陸贄則亦欲蓋而彰耳

渾瑊死

德宗破朱泚及李懷光李晟馬燧渾瑊三人是賴社稷臣  
也忠烈堂堂戰伐之多蓋餘事矣然而稽之清議則燧瑊  
之譽不若西平之譽何也其為信戎狄以與盟而臣主蒙  
其耻乎燧與良器有隙瑊以奉詔為原至使平涼之怨終  
唐不雪故二君忠烈雖無可訾若乃憂深思遠之明守正  
不撓之操則方是遠矣是故以時論之時運不可留以事  
論之事往無所係以人論之白駒過隙倏然而已獨有是  
弄之理出乎人心者愈久而終存所以志士仁人一言一  
動必以仁義為歸謀人國家不以功利為尚者良有以也  
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因討吳少誠大募戰士恣行誅殺有  
據漢南之志上下姑息藩鎮無如之何

德宗有制斷四海之勢而鋒銳銷更一至於此何也不知  
持志之方為氣所動也聖人喜怒在物而不在己眾人喜  
怒在己而不在物惟喜怒在物故登十矢相以其賢也流



四凶以其罪也若持衡者懸鏡若用尺度輕重妍媸長短  
我無與焉是以其德行其威立而天下服惟喜怒在已故  
忠賢如李晟蕭復姜公輔陸贄陽城則惡之忌之疎之斥  
之跋扈如劉惔吳少誠李筠古李萬榮于阇李錡之徒則  
畏之下之撫之緩之若飛徇之悍馬若慈母之孺子若守  
門之大盜動靜欲惡死生我不能自立焉是以其德不流  
其威不肅而天下侮玩之矣暴其氣而氣衰矣忘不爲主  
故宜剛而柔宜怯而勇奮然而剛乃不當斷者也惕然而  
懼乃不當懼者也使其知持身之方義理是憑豈有此惠  
深四觀察使杜兼惡幕僚李藩誣奏藩搆動軍情上大怒召  
藩長安望見藩儀變安知此乃曰此豈爲惡者耶

古今之事一也觀古事而是非明處今事而得失亂者何  
也有意與無意也其於涉已不涉已者亦然李藩從下土  
來在諸公卿未有向背在諸中尉未有忤違德宗視之猶  
日方中也故不待聽言觀行但以其儀度安雅而知其非  
爲惡之人也使虛心平意照臨百官每每如此雖不中不  
遠矣故嘗論之見人見已皆如閭鑑中之象察情燭狀皆  
如觀水中之影執古御今皆如用尺寸之度適權合變皆  
如持關石之準參昭彼已皆如挈四平之矩糾正枉曲皆  
如陳一直之繩然後不出戶而知天下坐於室而明四海  
考諸三王而不謬以俟百世而不惑矣不得此而南嚮堯  
何以爲君不得此而北面舜何以爲臣非格物物格何以  
啓進此之塗非強恕求仁何以克安此之居故自天子至



子匹士必明夫大學之道而後可也

吳少誠擊韓全義妻敗之會少誠致書於監軍者求昭洗朝廷亦厭用兵詔赦之後其官爵全義至長安實文場掩其敗迹上禮遇甚厚全義稱足疾遣司馬崔放入對放為全義謝無功上曰全義招來少誠其功大矣何必殺人然後為功

天之生物均於生之而已美惡在物天無意厚於美而溥於惡也故五穀松柏與臭草毒木同育乎雨露之滋鳳凰麒麟與梟獍狼虎並安乎覆載之大若夫裁成輔相以補其不全則在人矣是故或勸畜之或辯斬之或靈異之或驅放之然後萬物各得其所聖人治物尚爾况治人乎是故遏惡而揚善先德而後刑內君子而外小人尊君父而抑臣子貴中國而賤夷狄重農桑而抑末作降經學而後

詞藝師王道而鄙霸術崇正理而絕異端追雅頌而放淫溺皆所以調御二氣扶持皇極以全天地之功而盡三才之道者也以內君子外小人一事論之見其為君子矣則必保護之安存之如養禾稼者去其稂莠及其蝨賊則君子得以盡其心見其為小人矣則必制取之防閑之如治疾病者絕其本根瘡其再作則小人不得肆其姦能如是則人主之職舉而治可望也德宗則不然以待小人之方待君子以禮君子之具禮小人故蕭陸安陽諸人以毫釐忤犯其罪彌天而於實文場韓全義則以罪為功自為之說委曲反覆惟恐傷之其亦昧於己職甚矣

李錡既以貢獻固主恩又以饋進結權貴持此驕縱浙西布衣崔善身上封事言宮市進奉及鹽鐵之弊與錡不法事上



命械送錡錡生瘞之

德宗殺崔善貞與起奉璋李少良之事類乎曰不類李林甫怒奏言己玄宗不知也代宗怒少良漏言不專爲元載也善貞言官市進奉觸德宗深病德宗乃假手於錡使肆其酷毒以快己與諸宦者之心不君甚矣夫不正之人臣所犯而加以惡名此乃姦人所爲何有人君惡人議己而激怒於僭亂之藩鎮致納忠之士死於戕賊如是而可以爲君乎殺諫臣者必亡其國德宗幸而免幸非君子之所徵也

翰林待詔王伾善書山陰王叔文善其俱侍太子叔文請詭多計自言讀書知治道常爲太子言民間疾苦太子嘗欲極言官市之害衆稱賀退叔文曰太子職當視膳問安不宜言外事陛下如疑太子收人心何以自解太子大懼遂大慶幸與伾相密結名士求速進有柳宗元劉禹錫等七八人焉

小人之有才者豈無一言之出而一行之美顧大本不正故終歸於邪耳君子之非成德也豈能言皆中倫行皆中慮顧其志在於善故終歸於正也惡耳王叔文止太子勿預外事是也以此一言兼收其餘此堯舜所難而孔子所改也易曰進以正可以正邦叔文誠知讀書知治道豈不知進身之禮士之仕也猶女之嫁也故列子書言禦寇嫁於衛嫁者俟禮備然後行不則野合與鑽穴踰牆相去幾何矣叔文誠讀書知治道乃以奕秋小數待詔供奉雜於伎藝卜祝之間是所謂不由其道者也柳宗元劉禹錫以是



觀之則豈至迷於所從陷身不義哉

承貞元年正月太子病不能言帝疾甚凡二十餘日中外莫知兩宮安否癸巳帝崩倉卒召翰林學士鄭綱衛次公等至金鑾殿草遺詔宦官或曰禁中議所立未定次公曰太子雖有疾地居寡嫡中外屬心必不得已猶應立廣陵王綱和之議遂定

范祖禹曰昔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憑玉几以訓之以元子而付之王崩太保誥地子釗于南門之外所以顯之於衆也然則古之立君未有私竊取諸宮中而立之出於官寺婦人之手者也顧命之書所以爲萬世之法而後世之君貪者天下以終事爲諱以後嗣爲忌是以繼承之際鮮有能正其禮者順宗爲太子二十年一旦雖病已有壯子而官

若猶有它議或太子幼弱儲位未定幾合而不變也德宗在位歲久最爲猜忌及其將沒不能召宰相而屬以社稷儲君發置輒於宦者向非次公能沮其謀幾有趙高之事矣

貪人必吝不可取而取之曰貪可與而不與之曰吝德宗好貨財親小人小人貴財固一物也既專意羨歛不復顧義理所在惟得是務不復以賢才爲意惟利是從至其甚也或記其進奉之名而授以旄鉞或悅其進奉之言而貸其罪矣於金玉幣帛尚奢者如此况天位之貴海宇之富肯使其子孫得之乎故惟貪爲吝相應之符也順宗自去

年九月風瘖逮正月未愈長子廣陵王淳年二十有八矣英眷之姿可付大器德宗於是焉建爲皇太孫使攝行聽斷則有光于高祖春立之事豈不美哉身自抱疾子又病



廢者竟遲留計不早決賴天未喪唐鄭衛二公會逢其適  
得以片言遂定國是設有宦官如李輔國仇士良之姦凶  
專橫廢長立少先議于禁奧之中亦誰敢違故德順授受  
不係於太子壯長儲位又定也范氏之論非矣自禹傳子  
後世遂爲成法明哲之君處死生傳代動爲天下則言爲  
天下道如顧命所載者偉矣然仲尼猶曰大道之行也天  
下爲公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况夫貪有其位吝于子孫  
則聖人何以言之哉





聖堂讀史管見卷第二十四

順宗

唐紀

取京兆尹道王實通州長史

按司馬氏所續資治通鑑不取新唐史以其多殘也至順宗實錄則取韓愈所撰者十居八九以其可信也今舉李德裕一人觀之曰實為京兆務徵求以給進奉言於上曰今歲雜事而不苗其美由是租稅皆不免人窮至壞屋賣瓦木麥石以應官優人戶輔端為謠嘲之實奏其詐謗朝政被殺之至譏市里驩呼皆袖瓦礫遮道伺之實由間道獲免此皆韓筆也而韓與實書曰愈來京師十五年所見公知不可勝數皆守官奉職無過失而已未有赤心憂國如閣下者今年不雨百有餘日種不入土野無青草而盜賊



不敢起穀價不敢貴百坊二十司六軍二十七縣之人皆  
若閣下親臨其家老姦宿賊摧縮銷沮奄亡禍喪影滅迹  
絕非閣下條理鎮服布宣天子威德其何能及此愈少也  
從事於文學見有忠於君孝於親者雖在千百年之前猶  
敬而慕之况親逢閣下得不候於左右以求效其懇懇乎  
愈尋子為監察御史即上疏論京畿百姓窮困應今年稅錢  
草粟徵未得者請俟來年釐麥遂貶山陽令夫李實一人  
耳而韓公嘗之糞之如二人焉韓公蘄至於古之立言者  
以是教人曰無誘於勢利今書與史並行使人將何從故  
嘗試評之此未免涉乎文士之通患也孔子曰吾之於人  
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斯民也三代之所  
以直道而行者也毀譽各當其實則人無干譽逃毀之詐

三代之民如此故聖人之譽人也必因其已見之美雖不  
自言其毀人若春秋所疑皆因其既然之罪如鑑之妍醜  
夫何心哉今昌黎伯載實於史者不敢以非為是是其公  
也而稱實於書者未免於以不肖為賢乃其私矣公與私  
特在乎有求無求之間一有文華之士傲其所為將以入  
之今日譽之為似傳周召既而不得所欲明日毀之為其  
弊康來揚毫揆藻豈不以為憚安知無作偏之自乎故言  
行君子之樞機不可不慎也

德宗末十年不赦至是始追忠州別駕陸贄等赴京師贄  
未聞命而不贄之策政黜李吉甫於外既而為忠州刺史贄  
門人以為憂吉甫所以宰相禮事之

德宗十年不赦美政也而所以不赦者獨為左降臣僚是



則痛心也孔子曰惡似而非者謂此類也雖然君子不失  
口於人何況赦令所以布大信於天下言之斯行之矣言  
而不行是人君自侮其言也為大臣所沮是侮人主之言  
也皆不可也故赦而不行猶不若德宗惡人之幸赦而故  
不赦之愈也夫刑禁人之望解釋逋負人之望蠲除何嘗  
於焦枯之望雨澤哉故易以解卦明之曰雷雨作解君子  
以之赦宥焉但不可以為故事而妄下耳苟以為故事而  
妄下則必文具而實不至水旱之逋負名曰蠲除而督之  
不置也縉紳之刑禁名曰解釋而拘之不舍也其蒙實惠  
者直冠賊姦尤耳然則可不慎乎李吉甫雖非端士然柄  
錡之子終聞典故矣故陸贄殿中不敢廢宰相之禮比  
之挾怨私觀時勢肆意陵藉不為朝廷惜事體不為賢者

存禮貌如李暉之徒相去遠矣于是陸贄與之交裴垣與  
之言上則憲宗委之彼有以取之也故諺曰桃李不言下  
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喻大矣史稱贄在忠州闔戶而趨  
人不識其面避謗不著書但集方書而已嗚呼贄之為此  
以德宗猜忌故也大臣遷黜固不當通人事有述作藉用  
白茅慎之至也雖然虐政虐世如武后朝以謀反一言毒  
痛四海又安問其罪之有無也

以給事中陸淳為太子侍讀更名質韋執誼自以專權恐太  
子不悅故以質為侍讀使潛伺太子意且解之及質發言太  
子怒曰陛下令先生為寡人講經義耳何為預他事質皇懼  
而出

孔子春秋既成門弟子無受其義者後乃有公羊穀梁氏



作傳異乎左氏叙事而已歷秦迄漢至唐凡六七百年而後趙匡陸溥啖助三家出焉其發明聖人之意為多蓋有功於春秋者春秋書紀侯來朝明君子不可主非所主也書滅項明事君者不當墮黨大夫也書臧卒人執鄭祭仲叔孫得臣卒則人主當以義自立不可為人所役使也書公不與盟以明事之不義者以不與為幸也伯冲與章執誼厚善為之掩惡於太子受其命而不辭名在八司馬之冠一何悖春秋之甚哉故窮經首而不歸之義理則經必不明索義理而不歸之於心則理必不得心不得理則心也理也經也猶風馬牛之不相及也太子曰講經義何為頃池事此失言也善講經義者必以今世之事參之然後其合否可斷惟文通學不治心心不自正是以周知所對

耳

其執誼初為王叔文所引用既得位欲掩其迹且迫於公議時為異同遂成仇怨

韋門圭竇之士知自修者猶必慎獨恐愧屋漏故詩曰鼓鍾于宮聲聞于外又曰潛雖伏矣亦孔之灼况為天下宰乃陰惡而陽善實不肖而文賢欲以欺世盜名其能不敗乎韋執誼與裴延齡韋渠牟為輩流固無所責矣然知王叔文之不善有不可從則其良心未盡亡也良心未盡亡聖人固教之而不絕也是故欲掩其迹則曷若不為迫於公議則曷若盡改既與為異以取恕於君子又欲為同以不惡於小人天下無此理矣孔子曰小人間居為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肺肝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



必慎其獨也然自古如此者多矣為利回義疚之士亦可少戒矣

憲宗

唐紀

荆南獻毛龜上曰朕所寶惟賢自今珍禽奇獸皆毋得獻人君取象於日者以其明而已九為鬼為蜮為欺為姦必於晦冥莫夜之時日之方中物無遁照雖使之為姦欺鬼蜮畏人見焉必不敢陳于前矣故明君臨下如日之方中昏君猶晦冥莫夜之時耳憲宗始初清明才發一語詔建邪佞聞而喪膽便僻側媚喋無所施志士仁人洋洋然其心忠臣義夫戢戢然纓其冠相與趣乎光明之旦熙洽之會一人元氣萬邦以貞豈不信夫

聖樞國書執誦奏如令史官撰日曆

史官其職大不與天子不觀故得直筆取信於後世其次則如自觀之制史官日隨仗入隨事記之猶為近古自李義府許敬宗不許史官聞仗後事以行其私姚璿又建令宰相撰時政記意欲迷眩千古今韋執誼又奏令史官撰日曆日曆云者猶起草也將加是正而潤色焉耳苟數人者誠無私意何用為是紛紛以其請建之紛紛則其誣上行私之心欲蓋而益彰矣夫天下有公是非不為言語文字可以變移白黑淆亂忠邪故義府敬宗執謹之惡至于今不泯有志於垂名竹帛者自修而已矣四川節度使韋平薨支度副使劉闢白為留後表求旌節朝廷不許徵為給事中闢不從命遂以為西川節度使諫議大夫韋丹曰今闢不誅則誰不為叛上善其言以初嗣位未



能討也關又求領三川上不許遂反上欲討之而議者以爲蜀險固難取杜黃裳獨曰取之如拈芥耳神策軍使高崇之可用願以軍事委之勿置監軍關必可擒翰林學士李吉甫亦勸上討關上從之於是用兵討蜀以至虜行朔河皆黃裳啓之也

然則如景日中天而重雲散東風普地而冰凍釋耳豈越險固惟劉玄德諸葛公在焉雖曹操司馬懿不得窺其藩自餘未有不破者况劉關魯更竊據非素得士民之心也而公卿議者聞然以爲難取獨譚議韋丹贊計於前翰林李吉甫啓沃於內而杜黃裳富國決策且薦將臣意遂決嗚呼討平禍亂興起治功所患有二人主無志

也有其意而無大臣助之二也就二者論之君求同德臣爲易得臣求有爲之君爲難逢德宗姑息藩鎮晚而益甚視其朝如無人焉憲宗一日當宁賢相長將忠言嘉謀並出輦轂之下具僚之中不待招于四方而後得也故討平楊亂興起治功惟患人主無大有爲之志焉耳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矣

上真宰相論自古帝王或勤勞庶政或端拱無爲何者可從杜黃裳對曰人主夙夜憂勤不自暇逸然勞於求人而逸於任人此真受所以能無爲而治也煩細之事各有司存秦皇衡石程書魏明按尚書事隋文衛士傳餐非其道也

黃裳之言固要矣然夙夜憂勤不自暇逸必有其聖苟無其事而徒然憂勤則憂何所憂勤何所勤哉侵官不可也



兼于燕言燕獄庶慎不可也然則當何爲哉古之人君既  
得賢材布之列位矣於是朝以聽政則公卿在前史在左  
右諫爭七人訓告教誨而無怠朝矣晝以訪問則監于成  
憲學于古訓多識前言往行與萬民之疾苦物情之幽隱  
而無怠晝矣夕以修令則思夫應違慮天榮辱慎而後出  
奠而後發不敢苟也而無怠夕矣而又無滯于觀于逸于  
遊于敗于濫于樂而又盤有銘几有戒杖有詔罍有箴圖  
有規藝有諫大所以垂畏祇懼不使放心邪氣得設焉者  
如此夜而寢息則又有鷄鳴之賢妃卷耳之淑女警戒相  
成不憚宴安昧爽不顯坐以待旦此乃憂勤之事也憂勤  
如此此乃所以無爲也是故勤勞者非衡石程書衛士傳  
疑之疑爲者非遺弃萬務略然兀然之謂也稽無逸

周公之言則人君之云具矣蓋豈非有隱也其所得如是  
而已向使亦林甫董祀承此旨必有邪謀入于左腹指其  
君於酖毒之地而盜其權柄矣

### 策試制舉之士

制策亦以空言取人然其來最古得人亦多至于末流應  
科者既未必英才而發問之目往往摘抉細隱窮所難知  
務求博洽之士而直言極諫之風替矣要必深詔中外精  
求方聞有學行者勿令先獻所業直召至殿庭而親策以  
當世之急務與大政事之闕失使舉古治宜於今者如其  
可采則就加任使以合於堯舜奏言試功之舉則瑰璋儻  
特之才不困於黜揚淘汰而國家收多士之實用矣

李師道自爲平盧節度副使杜黃裳請乘其未定而分之上



以劉闢未平命師道為留後

因幾而制與失幾而治其難易十相倍也平盧擅龍衣位杜黃裳欲因其未定而分之良計也憲宗蓋與反復論辨其始終則黃裳必有處置空言或乃遽以地授師道他日計之勞費為如何故君子言難平者事也易失者時也智者接於事而必平敏者及於時而不失也

高宗文平蜀上謂杜黃裳曰卿之初也

人臣之義有功不顧非苟為避讓理固當然含章可貞無成有終著于坤卦六三之象故在禹則曰不自滿假在皋陶則曰予未有知在益則曰滿招損謙受益在周公則曰予小子且非克有正在謙則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在禮則曰善則歸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是公自古人臣之

事君事其君勞之必對曰此君之靈也臣何力之有焉能如是在己不失恭順之道在上不生忌惡之心故曰臣何力之有焉者處功名之正法非詭對也王濬不知此義上表自明杜黃裳不知此義披襟對詔曠關多矣

徵少室山人李渤為左拾遺辭疾不至朝政有失輒附奏陳論

孔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伊尹未受三聘之禮固不與湯言伐桀之事傳說未悉百工之求固不與武丁論遷志之方故不在其位而為之謀與居其位而不為之謀所謂師過而商不及皆不得中行者也君子之觀伊尹以其蓋一也然與其幡然為出處之決其蓋賢於也初無毫髮當世之念及其幡然也乃自棄舜君民之心諸葛孔明則



廬中不求聞達及感王德枉駕然後許以驅馳古之達人  
心無二用如此由是觀李渤辭揚則不當與聞朝政計國  
則不當辭疾山居豈尚細景行有未詳乎

杜黃裳有經濟大略而不修小節故不得久在相位  
以尺朽而奔合抱之木不得稱爲良匠以二卵而奔十城  
之將不可聞於鄰國杜遵素頗通餽謝自其失也憲宗  
欲張皇六師削平僭亂無寧舍小以取大乎使遵素有才  
貢之短未志貨殖者厚賜予之名田金帛充期其家而資  
其長筭善策之才業矣惜哉以憲宗之明而使輔相有  
不獲自盡之嘆也

李吉甫爲相謂中書舍人裴垍曰吉甫流落十五年一旦蒙  
恩至此思所以報德惟在進賢而朝廷後進罕可接議若

我言之始或至跡三十餘人數月選用略盡當時翕然稱吉  
甫得人

人主不自用而任宰相宰相不自用而任卿大夫任各得  
其人雖唐虞不越是矣或乃量褊迫而多疑阻則怙寵專  
位推忘人之軋已故譖黜疎斥之計日生于曾中忠賢智  
能之士盡置之度外如林甫盧杞然終亦何益矣李吉甫  
不得在端亮之列然於陸敬輿能忘纖介之憾於裴垍能  
輸訪問之悃此固君子之高致也夫聽言莫難於受薦以  
人才志趣有異有同故忌克之人必自選擇以防參商不  
角之爲己害也今吉甫一旦垍所疏三十餘人曾不猜  
斯知人之明雖在裴垍得人之譽乃歸吉甫誠率是道而  
不變其相業可少訾耶



上嘗問李絳曰諫官多謗訕無事實朕欲譴其尤者一二人  
何如對曰孜孜求諫猶懼不至况罪之乎上善其言它日謂  
宰相曰以太宗之聖諫者猶往復數四况朕寡昧自今事有  
違宜卿當平論無但一二而已

憲宗可謂從善如轉圜者矣初欲誅譴諫官及聞李絳之  
一言乃合宰相以事當十論蓋畏德之不美而治之不成也  
其心方虛志方銳故善易入人君之賢莫大於善易入音  
者舜之為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  
禦此所以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也憲宗之志未必及  
此然二百之皇從諫之效近有德宗懷諫之失故其心易  
於知善言謂知所監得所法其中興也不亦宜乎

山東節度使于頔懼上其威為子李友求為其子許之李

諫之曰非卿所知既成昏悞出望外上令諷之入朝  
連奉詔

莫貴乎天子之女而唐世人主或以女嫁夷狄或以女嫁  
叛臣是以女為餽人之具也李絳之諫所宜聽從憲宗反  
以非卿所知拒之則亦謂絳論雖正我方用權而已以六  
餌人夫豈所以為權乎于頔不朝謝得婦而來朝是其朝  
在謝得婦而不在于諸侯朝天子也其辱大矣憲宗不以  
為耻由祖考素輕其女其所由來久矣故習不可不慎也  
御史中丞盧坦彈山南西道節度使柳晟浙東觀察使闞濟  
美違物進奉上曰朕已釋其罪不可失信坦曰赦令陛下之  
大信也奈何弃大信而存小信乎上乃命歸所進於有司  
正月赦令禁長吏進奉三月柳晟闞濟美故違約束自常



情觀之姦臣冒法行險嘗試其君者也憲宗受而不罪然則二臣非敢嘗試乃見主心之微而中其所欲也卒之憲宗溺於聚斂踈遠君子甘心小人晟濟美可謂整頓矣使憲宗無悅之之意則當下詔以民賦有常二臣所進何所從出遣清正御史往考覆之必有倚法以削之事則以其物代兩道百姓常賦而嚴加黜貶然後足以示戒今一切不問而歸所進於有司庸何愈顧以不欲失信為辭是養一指而失有背為放飯而問齒決飾小名妨大德孔子之所惡也

右僕射裴均素附宦官得貴顯嘗入朝踰位而立中丞盧坦坦曰是守正不阿權倖者坦尋改右庶子

盧坦面折裴均憲宗弗見也而坦被斥何也主均之宦官譖之也譖之之言不得潛矣憲宗聽而不與坦家其黜闇而弗得白故陸贄曰凡讒人者懼於公辨或云歲月已久不可究尋或云事體有傷須為隱忍或云惡迹未露宜假它事為名或云但弃其人何必明言責辱此皆德宗之失不謂憲宗亦然是故孔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愆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愆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淮南節度使王諤厚進奉及賂宦官求平章事翰林學士白居易諫事遂寢

任宦官喜進奉德宗之大弊終身之膏肓也憲宗遠慕貞觀之治而近循正元之失何也殆亦勿少出入乃祖左右



習聞熟見固以是為常事而不之惟歟夫官吏不滌之罪  
莫汙於受賂百代不變之法也杜黃裳有經濟大略而以  
通餽謝無清白稱遂罷相位人君以一身表正萬邦乃納  
藩鎮賄賂又欲以宰相賞之尚何官吏之責哉必以為無  
害則監臨受賄之法可廢苟一行一否又何以示天下之  
至公以此言之庶有豸乎故嘗觀天地之德天德主施萬  
物資始而清明粹精一毫不係也坤為吝嗇雖化育莫不  
其益無方而歸根養本皆反於土故清於物欲者其起所  
達於理義者其志潔故人君當位乎天德也

上嘗問裴垺為理之要對曰正其心

裴垺正心之對可謂大臣之言矣然德者必有所行之  
事故顏回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為仁顏回曰請問其目

孔子乃告以四勿曰勿者克己復禮之事也正心亦然使  
憲宗能問曰心一也若何而有不正正之之道如何垺必  
有復于王矣茫然以正心為務而無所用力則猶人知食  
之可以飽而不能饜也又安所食乎

給事中李藩在門下制勅有不可者於黃紙後批之吏請夏  
連素紙藩曰如此何名批敕裴垺薦藩有宰相器擢為門下  
侍郎同平章事藩知無不言上甚重之

裴垺賞論事諫官喜批敕給事此宰相所難能垺何以能  
爾觀垺告憲宗為理正心之言則知垺之方寸不為利回  
不為義攻矣政出於廟堂而諫官論之是指撻我也勅出  
於宰相而給事批之是輕忽我也淺則慍甚則怒又甚焉  
則斥逐誅殺隨之其防人言甚於寇讎孰有虛懷大度以



天下理亂爲己責而不橫私其身如裴弘中者乎嗚呼其  
賢矣昔司馬遷慕用晏嬰願爲執鞭而不可得曰高山仰  
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而心好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思  
於弘中亦云

山南東道節度使裴均於德音後首進奉李絳白居易請却  
之上今付度支既而有旨進奏院自今諸道進奉無得申御  
史臺居易復以爲言上不聽

攻病者不去病源而徒飲以藥藥不對病雖曼澤怡面膏  
葷充盈病固自存也任官官喜進奉憲宗之大病也李絳  
白居易於此二者當朝夕納誨必期於格君非心如晉元  
之覆盃如符堅之止獵終身不爲則天下之治始可望矣  
病本不除今日勸以用賢用之必不力明日勸以去不肖

去之必不果雖目前暫得治安之效亦終於危亂而已矣  
祖甲不義一聽師保之訓克終允德成王信讒一悟周公  
之忠無敢昏逾夫豈過而不改改而復作哉雖二君天質  
美茂良由伊尹周公治病有方耳由是觀之李白諸公臣  
救之道抑未至歟

中丞李夷簡彈京兆尹楊憑貪汙僭侈貶臨賀尉親友無敢  
送者操揚尉徐晦獨至藍曰與別後數日夷簡奏晦爲監察  
御史晦謝曰平生未嘗望公顏色公何從而取之夷簡曰君  
不負揚臨賀肯負國乎

或問徐晦李夷簡所行孰難曰晦不以夷險背恩風義之  
事也夷簡方彈劾楊憑而不遷怒於晦非宅心以理者不  
能較之二子夷簡難矣凡人鮮能不遷怒者以甲有罪必



并甲之父子兄弟姻戚黨與而惡之至或取反親賈友之人以示向背從違之利害於是交際之道缺士夫之行惡矣曰是論之美簡之賢豈易及哉

以吐突承瓘為左右神策河中河陽浙西宣歙等道行營兵馬使招討虜置等使白居易奏曰陛下念承瓘勤勞富貴之可也至於軍國權柄動關理亂豈可徇一時之情而取笑萬代乎

人君欲富其臣非厚祿不可欲貴其臣非高位不可加厚祿高位於奄尹以報其勤勞先王無是也白居易於是失言孟子曰不直則道不見蓋亦直舉太宗故事內侍省不置三品官番衣廩食守門傳命而已自中宗明皇隳壞先烈而其於德宗將有弑君亡國之禍願盡剋此弊追復貞

觀憲宗方欲中興唐室心雖有蔽未至於昏可為忠言安知其不遂開納罪

河南尹房式有不法事東臺御史元稹奏攝之擯令停務朝廷以為不可召稹還西京至敷水驛有內侍破驛呼罵而入以馬鞭擊傷稹面上復引稹前過貶江陵士曹

菁莪之詩曰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良玉不燼精金不變人材如是者千萬人而一一耳禮義以維之名譽以崇之扶持成就如拱把之木至於合抱千霄者中人之資也伐之以斧斤牧之以牛羊則雖松柏亦不得遂况常木乎以元微之論焉其資甚美夫為小人之歸者憲宗敗之也稹當帝初上疏論事其言忠直剴切豈出李絳之下一為中人所辱憲宗不念前日之讜言偏長宦豎之



氣勢不理前事又從而重譴之是風言天下使知守正之不利黨邪之得安也積本欲自修希附名勝既經挫折不克固守一變而從此司遂與賢人君子為敵雖抑沮兼度以墮河北之績雖種下喬入幽祇自毀壞靖言其故由憲宗不能長育人材也嗚呼豈非人君之監歟

白居易嘗因論事言陛下錯上色莊而罷密謂李絳曰居易不遜湏令出院絳曰居易言雖少思志在納忠今日罪之恐天下箝口矣上悅待居易如初

成湯有言萬方有罪在予一人盤庚亦曰邦之不臧惟予有佚罰况過誤出於己則聖賢之君深自克悔宜如何哉憲宗求諫納忠號為英主而猶駭聞錯之一字况庸庸者乎雖然始怒居易以直忤己終從李絳以忠相益去非徒

是如反覆手使每每如斯貞觀之治真可改而及也

上問神仙果有之乎李德裕對曰秦皇漢武學仙之效具載前史陛下方勵志太平宜拒絕方士苟道盛德克人安國理何憂無堯舜之壽

浮屠氏謂死而復生黃冠師謂白日輕舉其言誕甚而人多惑之何也曰貪故也貴為天子富有四海意滿志得所懼者死耳誠得如華封人之說乘彼白雲至于帝鄉豈非甚願顧自天地以來未有如是者鼎湖之事出於燕齊方士詭譎相承秦皇漢武畢力竭智求而不得矣李藩之論甚正而不足回憲宗者無以易之也傳說告高宗曰惟學遜志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憲宗未嘗求賢人講經術遜志于聖王之學也則不好浮屠必好黃老其勢固然



也誠使學爲王者事日月緝熙彼方知所不足欲罷不能  
異端何自而入耶

李絳諫上聚財上曰今兩河數十州不奉政令河湟數千里  
淪於左衽朕思雪耻而財力不贍故不得不蓄聚耳不然宮  
中用度極儉薄多齋何用耶

尚書載帝王治亂備矣曾無一言及於謀利惟禹貢紀貢  
賦以修六府洪範列食貨以序八政非謀利也若夫稱不  
殖貨利爲盛德則有之矣詔乃具貝玉爲丕刑則有之矣  
謂萬民惟正之供則有之矣戒大臣倚法以削則有之矣  
散財發粟大賚四海而萬姓悅服則有之矣其丁寧反復  
相訓告相教誨者惟以勤以儉修德政用吉士守成憲去  
儉邪爲急曰如是則治則安則永年不如是則危則亡則

暨命上下千載若合符契所以謂之大訓不可違焉者也  
三鎮不臣河湟淪陷誠天子憂責無乃德有未修政有未  
善君子有未盡用小人有未盡去乎四者誠備矣不臣者  
必臣淪陷者必復非難事也四者有關雖得三鎮取河湟亦  
安能保哉以是語憲宗則汲汲聚財適爲德政之累非  
所以服天下之心也且湯之於桀武王之於紂大小之勢  
相絕遠矣商周有德而用賢則桀紂不得保天下况以天  
子而臨藩鎮與夷狄乎苟以湯武爲師不出十年何患治  
功不立李絳用是問憲宗或可止藥其惑耶

弓箭庫使劉希光受賂事覺賜死事連吐突承璀貶淮南監  
軍上問李絳曰朕出承璀何如對曰外人不意陛下遽能如  
是上曰此家奴耳卿以驅使之久故假以恩私若有違犯去



之如一毛耳

憲宗心實難於去承璀而言之何其易也誠以爲易者李絳白居易李元素李鄴許孟容李夷簡孟簡呂元膺獨孤郭表均段平仲前後陳列甚力帝皆不聽而自謂猶去一毛斯毛之難去不幾於劉更生所謂佞山乎今以他人事涉憲宗出之非帝惡承璀也姑以謝劉希光耳希光亦內侍也受人金錢罪抵死承璀與其事縱不殺之豈不當配流而猶得出監方鎮之軍刑法太頗然憲宗則以爲重典矣既以謝希光又以過外議不自覺其情之泄於言也去一奄尹若驕兒煦齒欣然以語于人且其言又有失者曰卿以過使之久故假以恩私若有違犯去之輕如一毛夫授以禁兵出爲制將曷重如之以是爲恩私可乎師出無

功使叛臣益肆侮玩比之與受賂者通情豈可同日語也才得降爲監軍未幾又爲左衛大將軍知內侍省矣以是知憲宗實眷眷於承璀不得已而暫出之當時不能自克其私垂之簡冊使後人得以尋究見其心事豈不爲英國之累哉

李吉甫言天下已太平陛下宜爲樂

吉甫太平爲樂之言所謂一言而近於喪邦者也故後世無度十旬弗反者少康也靡明靡晦式號式呼者商紂也不敬天怒戲豫游衍者厲王也人生如寄惟當行樂者齊高緯也賦詩飲酒奏伎不輟者陳叔寶也執絲竹萬八千人酒卮不離口者隋煬帝也若舜則儆戒無虞若禹則克勤于邦若湯則慄慄危懼若大戊武丁則不敢荒寧若祖



甲則無時豫念若文王則自朝至于日中具不遑暇食周公纂之以戒成王曰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無皇曰今日耽樂如是者非民所從非天所順是人則有大過矣矣周公非特言之又自行之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如有所未合則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而行之然後知虞夏商周之太平誠可樂矣夫憂其所當憂然後能樂其所可樂若憂之不恤惟樂是務樂未畢也憂必及之聖賢無疆之恤者所以為無疆之休也吉甫位為上相乃以樂詔君陷於穆提婆江總虞世基而不自覺不亦鄙賤之甚乎

李吉甫勸上嚴刑上問李絳對曰王有尚德不尚刑上曰然他日于頃復勸上嚴刑上謂宰相曰頃欲使朕失人心乎吉甫失色退而抑首不言笑竟曰

吉甫與李絳陳言處事折屈於上前者五六矣苟所執有理而折屈如此蓋辭位而去諸吉甫既不引退憲宗亦兩存之故隱忍耻辱重失富貴者固鄙夫容身之術而知其媚佞終不憎惡者亦人主宅心之謬使李絳而不獲乎上如吉甫其肯強顏于位哉

上嘗與宰相論治道於延政殿日軒暑甚汗透御服宰相求退上曰朕入禁中獨與宮中宦官處耳故樂與卿等共談為理之要殊不知倦

憲宗亦可謂欲自振者矣深宮之中與宦官處聲色便僻耳目口體之所安也拂甘所順強其所劣捐其所習弃其所能者外廷公卿之言論也苟非力欲自振誰肯



以此而易彼此昏君庸臣一所以甘心亂亡者也雖然憲宗知之矣曷不思所以勝之乎博延道德術業老成儒學之士使日直近殿聽朝之一以燕處其間或講明經旨或敷陳史籍或陳述本朝故事可以喜樂可以永日夫何官御之足患哉故有志之君必出而親賢士大夫無志者反是

梁守謙為樞密使

寵待宦官莫甚於德宗而樞密之名司馬氏獨於元和元年載知樞密院劉光琦今又見梁守謙為樞密使然則樞密之名未詳其所始而廷使號則必憲宗之命矣自恭顯十常侍以來固已用事猶為中臣至唐末則樞密使與宰相相同秦事聽進止平者力均強者權勝五代因以為上府處動舊之臣委以腹心使監察宰相官職矣茶其美其源

乃自憲宗啓之必欲精士建官以邦禁歸之大司馬而罷樞密之職然後為善也

吐蕃寇涇州李絳上言京西京北皆有神策鎮兵始以備禦吐蕃使與節度使犄角相應今則坐耗縣官每有寇至節度使邀與俱進則云申取中尉處分比其得報虜去遠矣縱有奔赴而無以相制棄肯用命何所益乎請割隸當道節度使使號令齊一則軍聲振矣上從之既而神策軍驕恣日久不第請節度使竟為宦官所沮而止

李絳既請憲宗既從使宦者不沮而神策軍不願分隸則遂已乎曰號令聚散出於朝廷僅以任絳絳之有餘矣神策軍之所以不願正由宦者鼓扇憲宗方主管者則絳絳亦安能為力哉憲宗過劉光琦遣使齎敕叱吐突承璀



度撤碑樓何其快也至於分隸神策外扞西戎乃國計之大者反爲官官尼止由不能推其所爲也苟能推之足以運量四海不能推之將其身之不自保非虛言也

振武節度使李光進請修受降城時城爲河所毀李吉甫請徙其徙於天德故城李絳及戶部侍郎盧坦以爲受降城據虜要衝守邊利地奈何舍萬代永安之策徇一時省費之便乎况天德故城僻遠烽候不接唐多唐突勢無由知是無故而蹙國二百里也城使周懷義去亦然上卒用吉甫策

吉甫在相位七年矣言鮮用計鮮效憲宗忽從其策修天德故城蹙地二百里而不惜何也李絳忠鯁至此稍以取厭矣吉甫媚順至此益以取憐也人寧惟是絳謀謀者驗功名日昭君子佑焉上始疑其言黨振武之議憲宗固懷

義所見與絳言上必曰言九其爲黨者也故寧蹙地而不從絳彼吉甫與西協謀者上必曰是孤立無黨者也故寧違絳而用其策嗚呼亦可謂不明乎善者矣明乎善者能相吉甫在位終其身蓋非見於此也

羣臣表請立郭妃爲后上以妃宗強恐既正位後宮莫得進竟不許

天子之配曰后天子治外后治內各正其位天地之大義也嘗有萬乘主而不立后者乎以妃自儼豈不輕其身以妃助祭豈不輕其祖以事之重也故必擇勳賢之後令淑之質以繼先聖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未聞有宗門強盛之虞後宮不得進之患也郭妃爲人必方嚴守禮法者是

以憲宗畏之恐妨已之從欲雖然豈禮也哉嗟夫德之難



於執中也自古有不得已而立后光武之於郭氏是也有以愛而終后漢成之於趙氏是也有以先帝之私為后高宗之於武氏是也有以倡廢為后明皇之於趙麗妃是也有以宮婢為后齊後主之於穆氏是也是皆不正之極也夫憲宗身居寡嗣娶汾陽後孫正統加焉而反不能居之以正以欲廢度以繼廢禮卒致郭妃晚廢亂殺之禍其所由來豈無漸乎

上問宰相人言外間朋黨盛何也李絳曰此羣小欲害善人之言夫君子固與君子人豈可使之與小人合然後謂之非當廢陛下察之

自天子至於庶人各有其類則合弗類則離合者越字當異天壤如出于其時日守其人端拜而議離者父子而異同肝膽而楚越合堂同席而情志否隔猶耳目鼻口不可以相借官也故堯舜禹湯文武為類者也桀紂幽厲呂政栢靈高洋蕭寶融陳叔寶隋楊廣為類者也伯益皋陶稷契夔龍伊尹仲虺秦朱太公望周公旦召畢毛芮為類者也飛廉惡來李斯和士開高那肱江總孔範虞世基許敬宗李林甫為類者也類者若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其附麗不以膠漆其約束不以繩索也生乎異世者既如彼則生乎同時者亦如此必矣未聞蕭寶融隋楊廣而慕周畢尹旦莫也亦未聞周成康王而景行飛廉惡來也君子固與君子為友朋小人固與小人相黨比人君必惡朋黨者推己及人而觀之則得失判矣將自處於君子乎將自同於小人乎將以朋黨名君子而惡之乎將與



小人爲一而不自知其朋黨乎朋黨之論不出於三代之  
前明王之世獨簡賢附勢寔繁有徒者湯之所以數桀而  
伐之也多罪逋逃是信是使者武之所以數紂而殺之也  
若虞夏商周聖賢相與同聲者應同氣者求百僚師師九  
官遜讓三十之衆實惟一心未有譏其爲朋黨者也然則  
立朋黨之論無乃所同非所當同所惡非所當惡陷於黨  
比而不自知歟故嘗考古而申其說君子之類或以道德  
或以學行或以氣節或以論議窮則相益達則相推可以  
名之曰朋而不可謂之黨小人之類或以才智或以邪惡  
或以恩知或以勢利窮則相踈達則相親可以名之曰黨  
而不可謂之朋然小人欲害君子者并二名而一以目之  
于其時臨其事者惑於直僞堅不肯之辨而聽交章合衆

織疑以之言謂所治者小人而治之者君子也自後世觀  
焉乃太相繆必故前漢之黨指蕭望之劉向張猛周堪而  
治之者元帝與弘恭石顯也後漢之黨指李膺范滂二百  
餘人而治之者相靈與十常侍也唐之黨指獨孤揆崔遠  
等三十餘人而治之者朱全忠與柳璨李振也此三黨者  
係宗社存亡使天下震動者也其果小人耶抑君子耶而  
高祖之臣皆自豐沛光武諸將半出南陽宣帝圖形於驥  
廐太宗延士於瀛州予以興起治功計安天下又安可以  
其衆多而指爲朋黨也耶夫小人固憎君子然欲一一而  
罪之則君子飭躬勵操鮮可瑕疵惟以朋黨名之則人君  
之暗惡忌克者必信故用黨之一字可以空人之國至有  
舉網竭澤之喻焉凡其謂君子者曰同訕曰同或最甚



則加以同心背叛人君而暗而惑而忌克欲不信得乎以  
憲宗有意於治事功未也逸欲漸生邪說衆之遂疑君子  
初以朋黨疑李絳又以朋黨疑裴度而於程昇皇甫鏘則  
不疑也所以然者終變裴諫昇鏘順從然則同所非同惡  
所非惡陷於黨比而不自知信矣憲宗英明未若太宗也  
以太宗克己納諫致太平晚而稍怠遂疑魏瓘阿黨憲宗  
固不能免矣所以然者不學故也太甲師伊尹成王師周  
公武丁師傅說所學者正其心與理義不違則無光明後  
暗始勤終怠之失是故武丁與學修德遠積于身然後傳  
說得以欽承惟託乃僚同不同心之合漢擢儻入列于庶  
位不然說方且為黨魁也罪之不殺矣嗚呼此朋黨之辨  
無偏無黨之天也

李絳以足疾辭位初上欲相絳先出吐突承瓘為淮南監軍  
至是上召承瓘入先罷絳相

憲宗敬憚李絳不使吐突承瓘居中善矣而有未善者絳  
與承瓘輕重若是班乎以趙高李斯相俯仰以蕭傅恭顯  
相軒輊卒之內外勝負者胡亥漢元所為也憲宗何乃取  
則於二君耶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人不知  
學則無進益之功而有虧損之失方憲宗志欲中興勉聽  
輔拂寧出嬖佞而相忠賢若其知學明道則此志不惰絳  
必不去相也承瓘必不離淮南雖成湯之德可勉而至也  
方行萬里信宿而畫豈特復歸于故又且不逮其初故曰  
天下之理不進則退不退則進未有一定無進無退者然  
則人君得不以學為念乎



回紇屢請昏朝廷以公主出降費廣未許李絳力諫以為何惜小費以生邊患

李深之之以足疾辭相位也豈真疾耶抑寄意於行之之難也坐乎廟朝與天子論道以興大化既不見庸奉身而退無所受事可也天子而婿夷狄雖有故曲若揆以正理夫豈當贊而鋒銀鑿言之於是味華夷之辨失語默之宜矣

王叔文之黨坐謫官者凡十年不量移執政有欲用之者諫官不可上亦惡之皆以為遠州刺史官雖進而地益遠

八司馬有學若莫如陸淳可見於遺書使不早死必有遷善之美叔之桑榆也劉柳文才豈獨當時鮮儷或謂憲宗用法太嚴而人才難得豈應以一眚終弃是不然夢得子

厚之附任文也蓋有變易儲貳之秘謀未及為而敗今觀其文反歸咎於人且終身以叔文為賢可與興起治功者夢得之間大鈞曰坦坦之衢萬人所趨蒙一布武化為畏途子厚之乞巧曰變清徇勢射利抵熾中心甚憎為彼所竒不知為叔文探聽外事謀議唱和日夜如狂榮辱進退生於造次十餘家之門車馬如市此可謂坦坦之衢耶抑非徇勢射利之巧耶夢得作玄都觀桃花詩死黨未嘗少悛子厚至託諷淫婦人有始無卒者以詆憲宗二人者既失身匪人不知創艾乃以筆墨語言深自文飾上及君父以成小人之過則其免於大戮已為深幸擯廢沒齒非不幸也衛公嘗謂李仲言之惡根於心無改悔之理惟顏子大賢乃能不貳過語雖嚴扁然以劉柳二子觀焉非志於



誠身欲寡尤悔者豈有舍故趨新以臻无咎之地哉  
諸將討淮西久未下韓愈上言以為必克然未可知者在陛  
下斷與不斷耳

優柔不斷者如漢元帝宋文帝唐文宗雖勤儉願治而反  
且衰亂不斷之害大矣銳然而斷如景帝殺亞夫東京銅  
名士行堅伐江左梁武納侯景隋文廢儲后太宗征高麗  
德宗和吐蕃皆確然必行莫可回阻然則斷之為害亦豈  
小乎故凡一善之目或用之而是或用之而非無不然者  
惟明乎實理則如久裘夏葛及適其宜苟不明實理而慕  
其虛名未有不失者也人君欲明乎實理惟學而已矣  
王承宗縱兵四掠幽澹定三鎮皆請討之上許之張弘靖以  
為兩役並與恐國力不支請併力淮西上不聽

治非可一日而成亂非可一日而去憲宗之心始銳而終  
怠者欲速故也張弘靖之請乃忠於國計豈李逢吉之比  
哉在逢吉則聽之在弘靖則違之銳與怠異也孔子曰無  
欲速欲速則不達聖人一言而洞千古之情可不信乎  
韋貴之罷相以請罷兵故也

韋貴之非直請不用兵也其言曰昔在建中始於討魏及  
齊而蔡蕪趙皆應之卒致涇卒之變由德宗欲速成太平  
之功也今宜先討具元濟後討王承宗其謀與張弘靖同  
憲宗宜召裴度三人參議可否度亦必以為然矣夫討不  
庭復土宇是也而不度可否難易必於進取豈善為師者  
哉况當用兵之時尤欲君子在朝小人勿用乃相繼去二  
相而拜李逢吉與王涯其年皇甫鎛亦以聚斂得幸方決



疣潰癰已御酒色之毒所以四體腹心幾完而頓弊存歟  
討王承宗者兵十餘萬二年而無功乃罷兵併力取淮西  
古人有云武不可贖贖武無烈憲宗若能持其志無暴其  
氣用張弘靖辜貴之之言專意淮西裴度視師二相居內  
協謀共濟蓋不待四年而淮蔡平矣然後先以文告之詞  
申以相極之戒河北叛臣固將斂社聽命其有不服然後  
震武以懾威之蓋不止王承宗一鎮可平也發之甚銳罷  
之無名為敵所輕傷厥損重亦大矣故曰必有忍其乃有  
濟忍者隱忍也非殘忍也

翰林學士令狐楚以行制失辭罷為中書舍人

孔子曰為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  
東里子產潤色之聖人言此者謂鄭雖小國其命令尚不

敢輕發以四人者各效所長然後盡善則有天下者可知  
矣唐置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專掌內外制詔之文其能者  
或以名家不能者或至傳笑名家者未必合制詔之體道  
三代之隆也賢於不能者耳不能而至於傳笑豈不辱國  
哉是故必如孔子之教不主於一人惟其無失為貴才華  
之士不得擅其文樸學之人不得隱其質文質相濟義理  
有歸則絲綸之行遠而鼓動之效著矣武丁命相曰其代  
予言成周誥命皆周公為之故身觀制誥自中書出猶為  
近古僕遵此法又參用詞人以合於修飾潤色之義雖有  
失亦寡矣

惟西自兵少誠以來遣將出兵皆聽以便宜故人得盡其才  
舉天下之兵四年克之



用兵使遂將自出智謀張巡以是殺賊而必勝吳元濟以是拒師而難敗誠善術也而杜牧謂宰相議兵於廟堂之上兵形已成然後付之將帥則未知其論之當與否歟命將出師者宰相之任若夫兵形進退聚散奇正無常安得而預言之故責宰相不可不知兵是也而言以兵之成形付之將帥則又疑其未知用兵之道也

命六軍修麟德殿浚龍首池土木浸興矣  
唐虞三代之君在位久者至於百年少者亦數十年祖甲縱欲乃在初載一經怨艾終身不復有過武丁祀豐于昵不聰致異祖已訓之乃不敢荒寧嘉靖殷邦成王過聽流言致疑周公既聞鷓鴣之篇重感風雷之變泣涕悔悟敬迓天威嗣守大訓以逮顧命此三君者皆非聖人之資也

而其克己誦言旨新徽德逸樂盤遊之行心不設於身體名配堯舜與比湯武何其美也若夫唐惟孝文恭儉亦常遵法光武未免封禪之後太宗亦然憲武中興有始無卒曾不能彷彿三代之意是何也聖人則安而行之矣下乎聖人君子不勉則不中知所以思勉非學不能也學之精甚衆唯精大學之序思之勉之然後意必誠心必正身必修詩必久逸欲無自生而况於聲色貨賄臺池苑囿之樂乎又君以三代賢主自期監漢唐之失不願與之同也則有取乎此言矣

上方委裝度用兵宰相李夷簡自謂才不及度求出鎮以為淮南節度使

李夷簡可謂君子矣不以才之所不能而嫉能者豈本為



鍾浪就遠外使天子伸伐叛之志裴度展濟時之略可謂  
君子矣不如是必爲李逢吉之異議元稹之沮撓苟得去  
之而已以取容雖危國士師安行而不顧也夷簡無是已  
非人之心於逐楊憑取徐晦見之宜其自屈於裴度也  
淮西既平上浸驕侈戶部侍郎皇甫鎛監鐵使程異數進羨  
餘並拜封裴度崔羣極陳不可上不聽

憲宗之治幾於中興天乎人乎曰以事觀之元和之初即  
用杜黃裳繼以裴相李絳裴度納諫之明討亂之志宗稟  
乎使天下畏服人也非天也然逢吉異鎛已在班行向若  
無杜裴諸公專任言庸則在班行者乘間緣隙升爲卿相  
且有建中之亂矣然則元和小康是天數適然人事參會  
也雖然逢吉王涯才去異鎛徑進樞度于外崔羣亦不能  
獨立河朔功烈不終帝以多慾陷于私逆前日虛心克己  
躬勉圖治之迹回首論墮是故勅天之命惟時惟幾者舜  
所以自警也不敬厥德早墜厥命者周公所以告成王也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繼天爲之子而知此道必能位  
乎天德有始有卒矣

度復上疏力爭上以爲朋黨不之省

與君子而小人得聞之者誠不至也誠之所以不至者邪  
汨之也乾九二之言龍德也曰閑邪存其誠閑邪云者猶  
置水於器不可以火投之宿火於爨不可以水及之也持  
心如此聲色貨利暴慢鄙僻無自而入則正靜虛明誠無  
不存及其久也純亦不已而天德全矣舜有天下選於衆  
而相堯陶其用賢不二禹有天下選於衆而相伊尹其終



始惟一。是天德也。不知此道者。其初以意氣相合資之興。事浩業既得所欲。則心無常守。而愛惡移焉。所謂將恐將懼。實予于懷。將安將樂。弃于如遺者。故漢景平七國。則亞夫死。晉武敗符堅。則謝安退。德宗還京師。則陸贄逐。憲宗定淮蔡。則裴度遠。惟迎合希意之小人。乃膠固而不可解。此范蠡所以浮鷁。夷子房所以從赤松。魯仲連所以甘貧。賤至長源。所以為隱遯者也。方是時。憲宗任宦官悅進奉。異鐔結吐突承璀。以羨餘得相。其黨熾甚。裴度與崔羣極諫。不聞臺議。有言反謂度為朋黨。益信黨論。乃人主與小人相合之言。而以誣陷君子者。豈不為後世之大戒哉。方士柳泌。言天台山神仙所聚。多<sub>寶</sub>上以泌為台州刺史。求之諫官。事論以而人主喜。方士未有使之<sub>臨</sub>民者。上曰。煩

一州之力而能為人主致長生。臣子何愛焉。是羣臣莫敢言。

諫官言方士未有臨民者。然則效漢武嫁之以女。使佩六印。貴震天下。則可乎。要當反復深切為帝論。人生不可益。天命不可移。方士不可信。使帝開寤。則台州刺史不以命。必矣。果能為人主增其年齡。豈論一州。雖捐一道。誠不足愛。且州縣者天子之州。縣非諫官所有也。憲宗徒以強辯。壓羣臣而不稽其理。羣臣又不能陳天人之道。性命之說。格君惑心。浪然而退。曾未幾時。金丹所作。躁怒取禍。無以自解。悔亦何及矣。豈非無窮之監哉。

功德傳。上言鳳翔法門寺塔有佛指骨。相傳三十年。一開開。則歲豐人安。來年應開。請迎之上。遣中使帥僧眾迎至京師。



留禁中三日歷送諸寺

德宗任宦官喜邪佞悅進奉姑息藩鎮憲宗幼在左右備見祖武其初用君子欲削平諸侯必曰此外治也而寵信吐突諸人又聚斂不厭必曰此內事也逮其末末君子亦漸踈遠獨無姑息藩鎮之弊耳迎致佛骨亦起於貞元六年詔出岐山佛指入置禁中出送諸寺傾都瞻禮施財無算憲宗常以為美觀也故亦踵而行之功德使曰三十年當一開開則歲豐人安貞元六年至是三十年矣使其事驗憲宗曾不獲嘉報逾年而殺殞其為誕妄不足信彰彰著矣使而以功德名用浮屠止之言且官者為之也具仁義禮智者謂之德有勳滿勞力者謂之功矧墨之教殄滅彝倫敗壞天下反以功德自居為國者又而信之此皆

由不學先王之道故習無見聞謂然也然則較憲宗平生行事莫得失相半或亦得小失多歟

裴度纂述蔡邕用兵上之憂勤略獻之請付史官上不許忠臣事君有規諫無諂諛纂述主德請付史官諂諛者所為也裴度亦爾何也曰度所謂循常人之事而寓忠智之意者也蔡邕用兵度實任之憲宗為之罷退宰臣黜除朝士亦眾矣功名之際人臣所難處也度至是功益高名益重流言易生而主心有疑之時也歸策於上推而弗居度之慮遠矣苟止於此未免身謀也故備載用兵以來上心憂勤則當時所行舉目皆得使憲宗憶取之之難必思守之不易是乃文類將順實則匡救君子之所為衆人固不識也若指曰度被讒見踈獻使困寵者淺之乎其度中



立矣

戶部侍郎李渤上言臣過渭南長源鄉舊四百戶今纔百戶閩鄉縣舊三千戶今纔千戶它處皆然蓋由聚斂之臣剝下媚上惟思竭澤不慮無魚故也執政惡之渤謝病免

天寶初天下戶幾一千萬元和初合方鎮有戶百四十四萬是十矢其八也憲宗急於用兵則養民之政不得厚重以用昇轉聚斂受諸道貢獻百姓難乎其阜蕃矣以閩粵之俗觀之計產而育子民迫於飢餒或至相食故詩曰知我如此不如無生當是時蓋有以身爲累者矣憲宗深居高拱生齒之虧益不得知也夫因李渤有言則宜赫然震怒黜聚斂之臣罷貢獻之令而政擢用良守宰以修代天子民之職乃聞之漠然不復留意又真言不敢居

傳始勤終惰卒蹈不測古人曰國不問一般樂人似是自求禍也豈不信哉

上問宰相玄宗之政先理後亂何也崔羣曰用姚崇宋璟則理用李林甫楊國忠則亂故用人得失所繫非輕願陛下以開元初爲法天寶末爲戒皇再鑄深恨之

皇用鍾以林甫爲非則當勿效其所爲以爲是則何恨於崔羣之對既能懷恨是羞惡之心未亡也而不能自克必以賄賂媚主乃律所謂知而故犯者矣孔子曰求也爲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乃賦粟倍它日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孟子曰我能爲君闢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富也鑄躬犯此罪又故爲之其刑孰加焉它日崖州之



吳其猶為經典乎

上尊號皇帝鑄欲增孝德字崔羣曰言聖則孝德舉

矣鑄鑄之曰鑒於陛下惜孝德二字上怒因事黜羣

其哉憲宗之不學也孔子不居其聖光武禁人稱己為聖

謙德如此豈不美哉尊號非古也後世之侈心也受之已

非不增加美言且怒臣下之有斬一何陋歟聖者無不

通之文豈有聖而不孝者亦豈有聖而無德者鑄錢穀小

人烏知理義而憲宗入其說不學之過也夫不省己之有

無據人所稱即認為實是惑之大也使誠有之羣焉得而

損之使誠無之羣焉得而與長由志量不廣功業粗建

侈汰之心生故邪佞之言入和道明理則無此失矣

或問人臣之義不當諂諛是也君之有德諛諛發而揚

之亦不可耶曰事君者必以禹益為卑為式此六君

子者未嘗納譽於其君也詩人誰歸美者為君能下下

以成其政故臣子不敢認為伐復歸之於君乃坤六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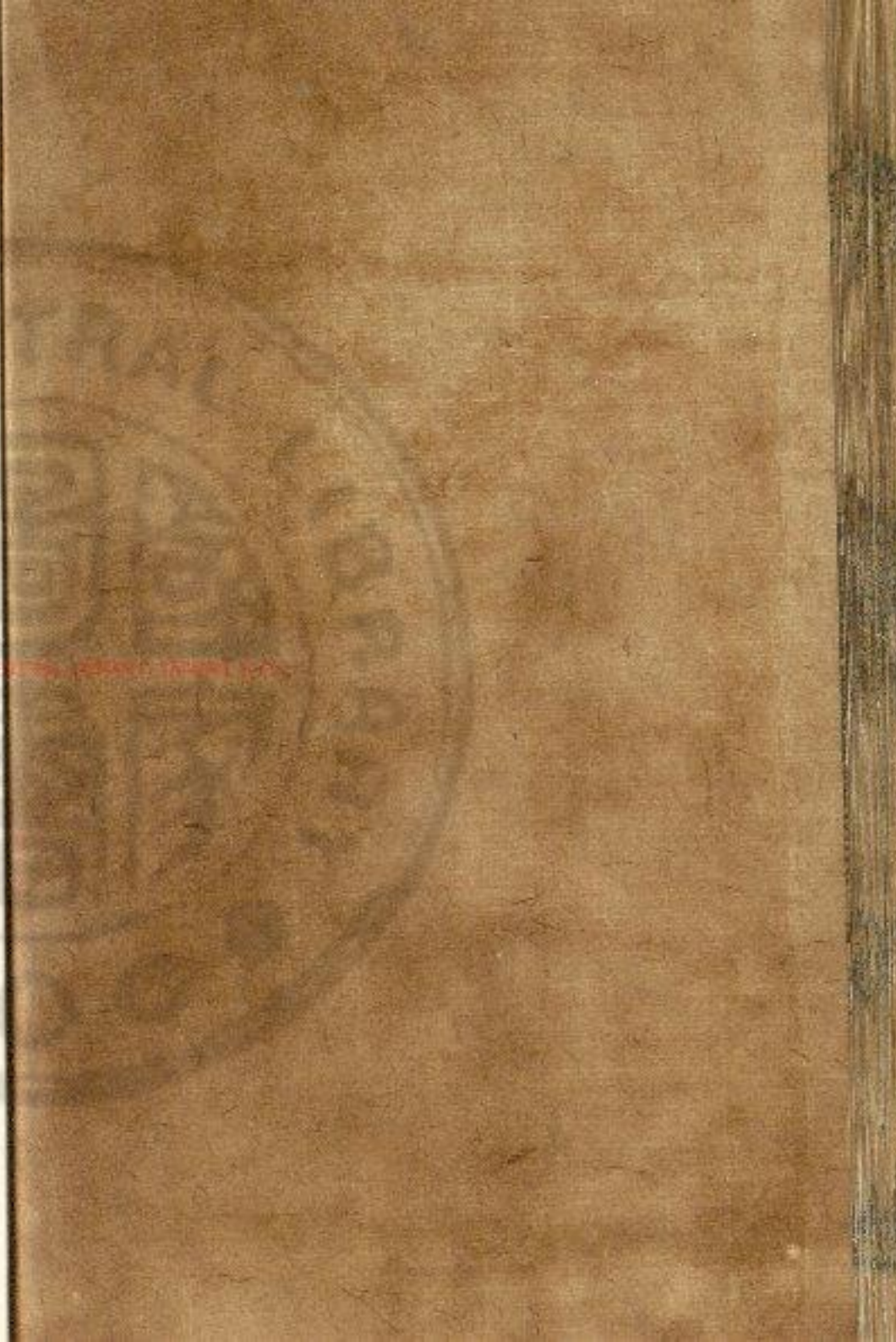
之義也孔子所謂將順者扶持誘掖之使臻于成也故不

以六君子之道事其君而獻諂導諛焉是不敬其君者也





国家图书馆 NATIONAL DEPARTMENT OF LIBRARY





穆宗

正月丙午上即位二月丁丑御丹鳳門樓赦天下事舉盛陳  
倡優雜戲觀之丁亥幸神策軍觀手搏雜戲羣臣多諫上不  
聽

憲宗不知帝王之學初即位喜對諸學士李絳白居易崔  
羣等亦隨事納忠而已未有極論大學本末使帝服膺拳  
拳而勿失者也己既不得學力又安能擇人使教其子哉  
穆宗踐祚年二十有五矣若憲宗知周公傳成王之道自  
其幼學而輔成王之居仁由義通古知今十五年之久豈不  
爲賢主乎一旦居兆民之上身在大喪極方在殯已與羣  
臣言服游戲無度若膏梁驂子初無所知者不旋踵而即



世周公曰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亦罔克壽或五  
六年或四三年其德敬之類歟是故善爲國家遠慮者必  
以輔導太子爲急周公少於成王幼而習之所見必正事  
所聞必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故習與智長化與心成所  
謂輔導者非告詔以過而後諫也在于薰陶涵養而已  
矣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闈寺嬪御之時少則  
氣質自化德器自成蓋與近習久熟則生褻慢與賢士大  
夫久熟則生愛敬故也三代人君必有師保傅之官後世  
舉事無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傅道  
既踈保職又闕夫傳德義者在乎防閑見之非節嗜慾之  
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慎之心蓋人君居此  
高之位持威福之柄百官祇慄一而莫敢仰視萬方

所求必得苟非知道畏義所養如此其成可知矣故中常  
之君無不驕肆英明之主自無蒲假此自古治亂之所由  
也周公作立政之書言常伯常任之尊與綴衣虎賁之賤  
同以爲戒要在得人以爲知恤此者鮮矣夫僕臣正厥后  
克聖左右侍御罔匪正人旦夕承弼然後出入起居無違  
禮發號施令無不善後世不復知此乃謂人主就學所以  
涉書史臨凡古今也夫此特一端而已故觀自古帝王才質  
鮮不過人然而完德有道之君至少皆由其幼少無輔導  
之方而勢位使然也大學之法以豫爲先蓋人之方幼智  
思未有所主則當以格言至論日陳于前盈耳充腹又自  
安習若固有之者後日雖有邪說移惑不能入也爲之不  
豫及其既長意慮偏好生於內衆口辯言鑠於外欲其純



完不可得已蓋人心無常雖大聖人處富貴之極當隆盛之際不忘警戒而曰幼冲之質其可廢閑邪拂違之道乎凡此皆任道君子之言其為國家至急至切之務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

上性修奉太后尤為莊靡非

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故曰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至於侈靡越度則非所以為孝矣曾子曰夫所謂孝者諭父母於道也又曰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又諭父母於道所謂尊親也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所謂弗辱也華衣服美飲食盛聲樂嬉戲土木之奉多恩澤匪頒宴遊之費所謂能養也若穆宗奉太后以侈靡猶不得為能養者何也孔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不故何以別乎夫以知養而

不敬猶不得為能養也

以知養而不知敬猶不得為能養也

聞耳目之娛口體之供以侈靡為貴也使其有之豈不載於書者既以天下養矣身為聖人可謂弗辱矣然蒸人一格姦可謂諭父母於道矣故孝以舜為至孔子事親之法也

上謂給事中丁公著曰聞外間人多宴樂時和人安足用為慈公著曰此非佳事恐漸勞聖慮上曰何故對曰遊宴不已則百職皆廢陛下能無憂乎

奉阿音舜曰無教遠從湯戒諸侯曰無節愆滯殷邦方興一洗酌于酒箕子以為憂焉臣上下沉湎淫佚常武以為刺外服侯甸男衛邦在內服百僚庶尹宗工罔敢崇飲周公以為諾凡姦邪之臣欲竊君權柄者必納之於逸樂丁公



著可謂忠矣公卿大夫宴樂相從而公著以為耕勞聖慮者樂在上則憂必生于下下無憂則上必享其樂此仁人憂深思遠之言也

翰林學士李德裕吉甫之子也以中書舍人李宗閔對策議切其父恨之自是二人各分朋黨更相傾軋垂四十年

李衛公才高氣勁而不知止惜哉李宗閔對策天子亦據已見論國事耳使言而非耶彼於吾父無素仇安得而怨之使言而是耶必思力善效忠以善其身亦不當然而不解也且譏切與發冢孰重郭汾陽不怒父冢見發安朝廷反側之心而文饒切恨父政被譏激士大夫分黨之患心之廣狹如此宜功名然如之味也示陽黨雖多小人使文饒平心而思難兼取而並容之彼員才智者必得為吾用

以此佐王其業豈不宏且遠歟

田弘正受詔鎮成德自以盧鎮久戰有父兄之仇乃以魏兵二千從赴鎮因留自衛度王人不給其糧賜弘正不得已遣歸弘正厚於骨肉兄弟子姪在兩都者四十人競為修廩弘正釐魏鎮之貨以供之將士不平以魏兵故不敢發及魏兵去都知兵馬使王庭湊遂殺之

天下所共利而爭之者財也己所得取而他用之猶足以召怨非己所取而取之其能免乎田弘正於魏貨取非所當取也於鎮貨非所當他用也而皆犯之是牽於兄弟子姪之私情而不明人我取予之大義也忠義雖多以利而沒夫豈獨王庭湊之罪哉

宿州刺史李直臣坐贓當死直臣為之請曰直臣有才可惜



牛僧孺曰設法所以會制有才之人安祿山朱泚皆才過於人法不能制者也

有德者寡有才者衆德成曰賢才贍曰能聖人不偏廢也尊之使之爲異耳不爲才者難制設法以制之也方且使之賴其力用隨而制之防其罪惡人亦安肯自盡哉僧孺所言知其一而未知其二者祿山朱泚之才孰與共驩苗餘此四人堯用之舜誅之各有攸當也祿山與泚非法不能制乃二君縱使至是耳人主若從僧孺言於有才者動以法從事失人心禍亂之道也然則女之何屢言其才不過其任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而已矣

兩河略定蕭儂段文昌以天下太平宜漸銷兵請詔天下軍鎮有兵處每歲百人中限八人逃死上方充募遂可其奏軍

士落籍者衆皆爲盜

兵不可好好兵者必有不戢自焚之災亦不可惡惡之者必有授人以柄之禍三代藏兵於農三時耕種一時講武若有征討則命卿將之天子六卿大國三卿次國二卿小國一卿大事則六軍盡行又召會諸侯諸侯之軍無王命不敢私用內外重輕之勢如此其不用也舉天下皆力農桑知孝弟之民其用也舉萬乘皆贏股肱決射御之士夫豈有兵少兵多之患哉唐自張說變革府衛日以陵夷李鄴侯言欲修復而不果也憲宗中興所宜討論舊制而急於近效不爲遠圖至蕭儂段文昌募銷偃之美名而不知弛張之道旣許以逃死則百入之中豈但八人而已哉將貪帥利其衣糧則軍鎮之兵實亡而名在耳夫兵有國之



大事也宰相既妄奏請穆宗聽之惜然則以憲宗秦養其子不知教之之過也

朱克融王庭湊作亂詔諸道兵討之諸節度既有監軍領偏師者亦置中使監陳小勝則自以為功不勝則歸罪主將凡舉動皆自禁中授以方略故雖以十五萬衆裴度元臣宿望烏重胤李光顏當時名將屯守踰年竟無成功

魚朝恩督九節度則無功吐突承璀督六鎮則無功伐蜀之役不置監軍而劉闢授首淮蔡之役不置監軍而吳元濟成禽上黨之役不置監軍而劉稹伏誅夫以裴度威望烏重胤李光顏諸名將以討幽鎮夫何足士者而不能有尺寸功則以中制舉動衆建監軍而已嗚呼與亂同事欲

無敗得乎然則度不辭而當其任何也曰天子委之中外信之大臣之義不以愛身而忘國事也郭尚父相州之行亦猶是耶

元稱怨裴度欲解其兵柄故勸上雪王庭湊而罷兵以度爲司空留守東都

元微之以詩名其名出白居易上夫詩雖小技豈無知識者所能爲也託意於諷諫則可以觀其事君寓情於美刺則可以觀其達政若無識則其言皆理傷道雖有華藻不能獨勝而不爲人所賞重矣王庭湊逆亂之賊臣也裴晉公忠勲之元老也崔潭峻魏弘簡刀鋸之賤人也深結崔魏左右庭湊而沮抑晉公其所見如此則其詩雖凌駕七子而追攀四始亦何足貴歟不特稹也如柳子厚劉夢得



何獨不然故君子以有識為貴

一在東宮聞天下厭苦憲宗用兵故即位務優假將卒以求

不

宗漢武用法嚴而太子寬厚於是朝臣與官僚分黨與穆宗柔懦無憲宗英果之氣矣又况張皇六師削平僭叛尤非鄙夫懦士所樂故以天下厭兵榮感儲副而憲宗不知其子之為人所惡也所以善養太子者必使之親正人聞正言見正事邪僻側媚皆無自入以此善始猶懼不終始之不圖終於何有

要元稹皆罷相

先是和王傳于方說元稹曾零說王庭湊使出牛元翼仍賂吏兵部令吏偽出告身二十道以便給賜稹皆然之有

委賞者知其謀告裴度云方為稹結客刺度度隱而不發賞詣神策告之詔左僕射韓皋等鞠之皆無驗而一相俱罷然則何說也稹為宰相聽邪人計賂吏兵部偽出告身不問其心獨此一事豈端揆所宜為其罷宜矣而併及裴度則以主稹中人愾其獨罷穆宗庸昏不能辨也夫事在目前又有獄訟之核且不能辨况國門之外乎

牛僧孺為相時僧孺與李德裕皆有入相之望德裕在禁入年不遷以為李逢吉引僧孺為相以排已由是李逢吉之怨愈深

李文饒養氣臥直利略通學不知命惜哉亂流謀得簞食且寔則生不得則死然有乞於闔闔竟不可得豈非命豈而况宰相位亞人主舉于官百品中取二三人為



之石非有命雖以仲尼之聖而位不至若其有命則市井庸鄙之夫往往爲之其爲之者或終其身或才及旬月或聞命而死或朝坐廟堂夕被囚竄或尊榮累世或家接幾夷考其善惡雖係於公爲要其極安能違必然之數歟彼李宗閔牛僧孺公伯寮之類孔孟歸之天命者也文饒不悟但知畜怨其不能行所無事而爲方寸之累大矣是故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君子之成名小人之對也張說有云宰相時來則爲之今以不速爲生怨不亦淺陋之極歟

敬宗

唐紀

李逢吉素忌李紳令王守澄言於上曰陛下之爲儲威逢吉

力也李紳輩其欲立深王耳坐續之等繼上言言之未

逢吉奏紳謀不利於上上猶再三覆問然後貶紳爲端州司

馬自官誦中書賀逢吉猶以狀太輕上欲殺之獨草處厚力

諫不可會上閱禁中文書得表度李紳請立上爲太子疏上

乃嗾譴雖未召還後有言者不復聽矣

爲人臣而動搖東宮罪不容於死必事狀明白獄成而乎

然後致刑今逢吉鑿空生詞使貴戚震怒於內羣臣攻擊於

外加李紳之辟蒿非辜處厚力爲辨明則紳必死矣逢吉

以建儲爲己功王守澄左之敬宗既閱文書得裴度李

紳之疏則逢吉守澄黨比計罔救然明白于是罷逢吉而

相紳置守澄於法豈不偉哉使紳誠有搖動之罪穆宗發

覺治之可也敬宗既爲天子矣又何治焉今以逢吉讒紳



謀不利於己則欲殺之得紳請立己疏則嗟嘆之是以其  
喜怒皆私己而發不以公道行之此所以來讒賊之口也  
紳既敗百官詣中書賀然則舉朝為逢吉黨獨厚一又  
忠於敬宗殺臣為害忠良擅作威福如此而君不悟唐室  
自是日益理矣

蘇玄明與梁王張韶會謀作亂差兵於紫宸車以入至銀臺  
門易服揮兵大呼趣禁庭上在清思殿狼狽出幸少頃廢藝  
金等鑿定之明日上還宮盜所歷諸門監門官者三十五人  
法當死詔並赦之仍不改所任

門戶之役闕者所護也竊盜入宮幾及乘輿其死何疑焉  
雖兩中尉諸內侍力欲死之亦無以為辭矣赦其死已為  
失利又不改所任心曰此獨行弑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祖宗遺事不使太子與賢士大夫狎執事昵宮官其禍至  
於殺之生之廢之立之如御蒼頭然亦不思甚矣豈為後  
世戒多矣

韋處厚諫上游宴曰先帝以酒色致疾損壽臣不死諫以歷  
下年已十五故也今皇子纔一歲臣安敢畏死而不言

韋德載忠賢人也而告敬宗之言未免有失夫人君荒耽  
于色沈湎于酒人臣不在其位可也既獲親近安得不力  
諫矣曰君有子長矣姑聽其沉湎可也是安得為忠乎不  
然宴遊逸樂之可為與否特係乎子之長幼周公不為是  
言也或者德載欲深感敬宗益不曰先帝以酒色之故天  
年不遐陛下富於春秋血氣未定萬一致疾隳宗社任  
託之重貽皇太后之憂臣不敢愛死而不言則亦足以勸



聽矣

鄆令崔發聞五坊人毆百姓發怒命禽以入曳之於庭不知  
乃中使也上怒擊發於獄羣百未聽李逢吉從容言曰發  
誠大不敬然其母年垂八十自發下獄積憂成疾陛下方以  
孝理天下所宜矜念上愍然曰如卿所言朕何為不赦之即  
釋其罪

人君自非大無道如桀紂齊淫隋驕則未有不可諫者顧  
人臣觀望則愛身而緘口耳是故貪寵祿以負其君者常  
多李逢吉非能忠也委曲開譬亦能感悟敬宗而免崔發  
之死不特是也聽李紳厚而寤李紳宣慰李勣而擢劉栖  
楚納李程而罷營殿賞宣遊之諫而賜錫綵闡延臺之諷  
而宥李漢覽失丁之奏而禁度僧受丹宸之獻而

從北門之奏而寬皇孫用張仲方之說而減殿費涇進言  
所引而仙李紳米言者所陳而禮裴度知洛宮荒弛而罷  
東巡凡此十餘條皆敬宗兩年所行方之德宗拒諫豈不  
優哉其失在於幼少之時不親師傅教化奢糞以爲陵德  
此豈獨敬宗之失乃穆宗過也故養太子不可不慎古帝  
王之慮深矣

我即度使劉悟薨子從諫爲悟遺表求知留後太子綽以爲  
諫夫嘗與兵衆必不盡附今但速除一帥令乘程是鎮賜  
五十萬沉使之賞設必無違拒

本深之在憲宗朝第一人也資氣中正而輔以智謀故能  
開元和中興之業然竊有未論者深之撫馭藩鎮必以優  
實收軍士之情且以魏博論之既以田興爲帥勢自帖矣



復出內繕百五十萬以賜之中間又欲以二十萬匹羈縻  
回紇此又欲以五十萬匹賞設上黨豈事幾應接當如是  
耶其後帥山南罷遣新募軍宜少優給乃有斬焉無乃可  
以與可以無與之中固難執權耶

李逢吉罷在為山南東道節度使

李逢吉邪黨盈朝力沮裴度而為度言者亦衆敬宗卒能  
辨察誣謗乃度入相出逢吉于此亦肅代德穆之所難  
也敬宗有恙一餘勤其志在於押暱羣小好遊戲妄賜予  
而已而前史斥為昏狂則亦毀過其真矣然敬宗押暱羣  
小好遊戲妄賜予裴度無能改於其德使至於遇弒何也  
曰帝之習為不義自在東宮為自己久血氣未定即享富  
貴之奉非真資阜異不陷溺者鮮矣度固忠賢若伊尹救

祖甲之道當有所不及况在位日淺耶

文宗

唐紀

雖虛懷聽納而不能堅決與宰相議事已定乃復中變  
人之性無不善而材有愚明柔強之異知學以反之則無  
陷于一偏之失矣文宗恭儉寬勤其實其美年十有八正  
講明道義增益德義之時裴章二公宜敷求各需實之左  
右使得以二帝三王正心修身之學輔導啟沃既博學之  
又審問之又博思之又明辨之知義理之正忠邪之別是  
非可否之處先後緩急之序然後勉以有為則雖愚必明  
雖弱必強矣植木而不培其根浚水而不自其源乃欲責  
效於章疏望治於頰舌不亦遠乎或曰此伊尹周公之所  
能自孟子後聖學不傳安得真儒而收正君之效耶曰道



未嘗出於人心者固在士而有當世之志必以孔子為師學之為王者事也世無明王真儒猶得以善世之道私淑諸人而傳之後無真儒則天下賢賢然莫知所適思識淺論謀三斷國而大成就不足云矣此君子所以以任道為重也

鹽鐵使王播自淮入朝力圖大用所獻銀器以十計綾絹以十萬計遂拜左僕射同平章事

公千萬知五百萬漢靈醜政也文宗即位裴韋二賢當國而王播入賄除宰相何也無乃以進奉為常事故歟進奉取官雖累朝常事在裴韋則不當以常事忽之視大弊而不能革使姦貪之人持金帛躋廊廟其瀆天職而滓上心多矣豈非裴韋之責耶

策賢良方正中世自二十二人劉蕡對策切直考官不敢取諫官御史欲論奏玆抑之

劉蕡對策時執事大臣裴度韋處厚也抑諫官御史不令伸蕡何也愚讀蕡策有三事焉裴韋之所避也一曰闈寺擅權致陛下不得正其始二曰誠能挈國權以歸相則心無不達三曰何不塞陰邪之路屏褻狎之臣一則譏及文宗二則譽隆宰輔三則力詆官寺此裴韋所以拒之而不敢當者也雖然此常常之見耳二公累朝舊德蓋以棟國取賢任君救弊為重乎是時未有一人言及官寺者因蕡有言置之高第請開延英召會公卿給舍諫官御史并貴常侍五六人陳太宗故事及近代之失咨訪殿中公議既合此五六人者必有自善之謀納兵之請因而處之以禮



則不出中具大計定矣乃避遠小嫌失於事會官寺必曰  
晉公尚不敢治我且則黜直言之士增北司之氣其失豈  
小也哉善所陳畧不宋由傷李訓鄭注者但欲復之于門  
戶掃除非有草薶當獮之意事必可行惜乎裴韋讀之不  
詳思之不精也

上性儉素聽朝之暇惟以書史自娛聲樂遊畋未嘗留意

老子有言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處富貴之極地目備色耳  
備聲口備味體備立而能清約儉素不以累心所謂出乎  
其類拔乎其萃者矣以史考之能幾君哉文宗率其素稟  
終始不變其可與也善興起治道無疑矣而且及承弼之  
人無伊傳周召之望遂使其君有祖甲成王之質而懷周  
報漢獻之憤聖學未傳豈細故哉讀其書味其文未嘗不

掩卷而嘆息也

南詔寇成都詔山南西道發兵救之興元兵少虜虜使李絳  
募兵千人以行未至而警退詔罷新軍絳悉遣之給以廩交  
皆怏怏而退監定楊叔元素惡注不委已以賜酒激之衆怒  
大譟趨府絳方宴不為備遂為賊所害注言右坐溫  
造為節度使造至凡新軍盡殺之囚叔元以事聞詔遣康州  
李深之當憲宗時罷相而不去未為無眷眷於君之意歷  
穆與敬猶為僕射且與王播爭校儀注至為李逢吉所逐  
則失進退之義矣素與宦人為仇敵豈不知連帥之權半  
屬監軍既同方鎮又不禮焉則昧防閑之幾矣募兵雖不  
及用罷而遣之亦宜犒賜而給以廩交則勿撫接之宜矣  
府有正兵比及作亂己方張宴坐受屠害則無備豫之素



矣豈其年老而智衰乎何處經遭變之多舛也終之禍皆  
楊叔元所為溫造既能誅戮亂其宜并叔元藏之具以事  
聞雖得賤無恨矣盡殺新軍則有濫及舍楊叔元則為失  
刑無乃亦懼畏比司故耶是故為義不終謂之姑賢乎已  
者則可耳

上與翰林學士宋申錫謀誅宦官申錫告京兆尹王璠璠泄  
其謀鄭注王守澄知之使人誣告申錫謀立漳王湊上以為  
信甚好守澄即欲屠申錫家飛龍使馬存亮固爭而止上捕  
申錫及諸連引於禁中鞠之大臣多上疏請付外覈實注等  
恐詐覺請止行黜貶申錫遂免死貶開州司馬

昧於昏主而受付託之重暗於知人而委腹心之寄未有  
能成事而不敗者宋申錫是已文宗之不可與為裴度韋  
處厚知之審矣誅除宦官大事也申錫受任而不辭是不  
戒蕭望之之覆轍也然則宦官不可除君命不可從耶曰  
革弊者必有其漸興治者必有其本賢才衆請延治政事  
修擇其尤無長者不過數人顯加刑戮而收其柄復門戶  
掃除之常務何難之有宦官雖多其間固自有謹愿忠智  
之人就使之謀亦必賢於與田疋夷之為踈也馬存亮無  
寵於敬宗而下染之變衛社最勤今又佐佑申錫免其屠  
害逮事既定致仕而歸此所謂謹愿忠智而可與謀者矣  
王璠懷姦故為不密以祈有合他日不免獨柳之禍自作  
孽不可違璠其是歟

李德裕朝夕且為相本宗謂百方沮之不能京兆尹杜宗說  
宗說曰德裕不由科第使之知舉必謂則可平宿憾矣宗說



問其大曰否則御史大夫宗廟可之慘請德裕曰公何  
為訪此寂寥保以大夫之命告之德裕喜泣下曰此六門  
官小子何足以當之

觀人者當觀其大緊聲言如松柏有拳曲而無輟轉之狀譬  
如騏驎有蹶失而無駑蹇之資李德裕志氣豪邁蓋以公  
輔自許人亦以是期之今對杜悰稱小子聞大夫之命驚  
喜泣下此凡庸窳劣不應得而得者之情態也德裕豈有  
是哉杜悰宗廟之當也故造為此語以陋文鏡而史家不  
別乃撰取之司馬氏自以至公無私為心然於牛李二人  
則備有左右故德裕之猥謔亦不謂夫若以文鏡為人之大  
槩觀焉無此事也

朝請他鎮既見朝政多門士夫請託

心輕之歸而益驕

平章百姓表正萬邦朝廷之道也朝廷治則無不善之政  
彼疆國悍虜亦人耳其心豈昧於是非善惡之分哉善將  
有不待詔命不俟征討而歸順者不然則為之編禪與其  
鄰友亦必窺伺而圖取之以自效於君父矣苟朝廷一治  
而勞心於人之不服雖以一時之力或得之而無以徇其  
心必失之也以劉從諫向背之事觀焉豈不信夫然從諫  
亦可謂不善擇術矣為上之理也我則慕為忠義為上之  
亂也我則變為驕倖已無執德皆因於人是以盜賊自為  
也然則其所謂忠義者實采嘗知之徒聞其名耳使其真  
知豈視朝廷理亂而作輟其操乎故凡為善者實於真知  
不能真知則異於從諫者幾希矣



杜牧憤三顧桀驚而朝議專事姑息乃作書名曰罪言大略以爲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下策爲混戰

治天下而先自治者堯舜三王不越是矣而杜牧之以伐魏次之則不知其所謂自治者何等事也伐魏之於自治其次第遠矣若徒以復十六衛開折衝果毅三百七十四府爲自治之道則非聖王所先務自觀之治亦不專恃此也故文士之言有近似而實不至者此類是也

羣臣上尊號會中使薛季稜自同華還言聞閭彫弊上嘆曰吾無術以救之改宗置名乎表四上竟不受

人君而知不當自聖則不受尊號知三帝三王以一言爲名而不敢兼也則不受尊號知後世臣子習爲譎諛陷主於誇侈也則不受尊號知古之人君未有生而自加謚也

則不受尊號知無其實而當其名之可耻也則不受尊號若文宗終身不受可爲後世法矣官人以媚爲正者也文宗有謙恭之心則官人亦敢告以百姓利病之實若動皆率道人有不化乎

李德裕見上自陳請留京師

功名之心勝富貴之念深則於道義將背矣而不自知李衛公功名富貴人也故知仕進而已而不知既爲宰相不獲於君尚欲徘徊京師強顏班列於義何處也素懷忿憤又存物欲兩不得伸將有偷合苟得之行離合傾攘之計不能自己者何則此固功名富貴塗轍之所同也使文饒知道循義於以處與廢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鄭注言秦地有災宜興役以禳之發左右神策千五百人浚



曲江及昆明池

邪說小道豈不或驗然天地神明之理不諄諄以言示人則人惑論世所爲者故聖王修其德正厥事而已甘露之變天子震怒于地流血秦地有災良非虛語鄭注徒知其災而不知世所以災乃欲英弊人力以厭當之此至易辨也文宗乃差作樂備饗設池沼聽之不聰如此則震驚之及暗幽之懼其能免耶

上從李訓謀殺陳弘志

陳弘志人以爲欲憲宗者也然事狀初未明也文宗必欲治之執付廷尉物取款實然後詳諸市朝當時同清亦可併得事非私憤官豈亦無由起怨豈不善哉而用李訓計黯黯殺之是快李訓之心非爲憲宗討賊也

李訓所擬按察任險之士裴度鄭覃亦引居渠秩

李訓假爵祿以籠賢士可以無父者也裴度在外當孫詞而牢讓鄭覃在內當見上而盡言今乃昧於辭受之義非大臣特立之道也在場之隨必且爲利墮而不貞隨之耻也

李訓鄭注謀誅宦官仇士良等不凡出奔士良大索其黨擒王涯等掠治不勝苦自誣服稱與訓謀大逆以狀呈上上召左右僕射令狐楚鄭覃問曰是涯于書乎曰是如此罪不容誅訓既走追者斬其首來遂以訓自引王涯賈餗王璠羅立言鄂行餘舒元與李孝本斷于獨柳之下注尋亦死

王涯賈餗與訓注比肩而不耻又附順奉承之如弗及斷以春秋當從黨惡之例削官遠竄可也仇士良以謀反誣



之而未敢專殺文宗顧問羣策豈不望其一言爲二人計者明目張膽以死力爭其濟則天子夫失威柄諸人免於屠戮不濟則受斃而去亦無憾矣乃依阿取容略不辯白遂使一人無所憑仗凶孽肆其慘毒朝綱國法掃地塗炭而羣猶以經學見稱無亦知柔而不知剛乎

上與宰相論詩鄭覃曰詩之工者無若三百篇皆國人作之以刺美時政不聞王者自爲也陳後主隋煬帝皆工於詩不免亡國陛下何取焉

善哉鄭覃之言詩也曰詩無若三百篇後世以此專門名家者多矣其能彷彿古詩者有幾古詩有一句一義者合三百篇則無所不備仲尼以是爲盡乎人情事變矣世有好奇爲詩者而不師法四始或乃指連章句纒易一二言

如膠木蠡斯挑天芟世口之類以爲笑則其於詩蓋徑乎藩籬之外又豈覩夫堂奧也未習相師徇末志本於是而未窺六甲先製立言者波蕩後生非小害也其精能工妙之作高不越建安七子遠不踰屈宋騷詞則稽古之功極矣至又纂集古今詩人爲之宗派以私意去取升降預其選者比之禪僧得眼其難如此然有姓字無聞而列于其間者故君子不以爲是也以愚觀之作詩而臻其極殆亦操舟累丸承蜩履狶之技耳韓文公謂之餘事良有以也而唐世乃立爲科目以取天下之士無亦壞敗人才之甚歟韋溫爲太子侍讀晨詣東宮日中乃得見溫諫不聽遂詔侍

讀

韋溫不從鄭注之辟諫太子不從而辭位可謂行己有決



見微知著矣有官守而不得其職有言責而不行其言於  
義皆當去惟不能去於是自容身苟免之行尸祿素餐之  
耻矣當文宗時張仲方喜直正直有識斷李石不舉為同  
列惜哉

宰相楊嗣復欲援進李宗閔鄭覃以為不宜再用陳夷行曰  
是鄉以朋黨亂政尚何愛焉嗣復曰事貴得中遂以宗閔為  
杭州刺史

中之難執也自堯舜禹儼成以相授受非至精至一窮極  
道心不足以得之而世儒多務其言如楊嗣復所謂事貴  
得中者譬之盜路欲殺十人而勸之曰盍殺五人可耳紂  
欲剖比干而勸之曰盍剝刑之可耳以是為中不亦悖乎  
李宗閔果賢豈可前為宰相而後為一州果不肖則一州

有民有社有政有事奈何付之不肖者文宗雖天資清儉  
奉身寡過而暗於識別所任宰相多小人而少君子故人  
主之德有三曰仁曰明曰勇

太子承暴薨蓋曰莊恪  
太子以好遊宴驕小人遭譖毀不得其死安有莊恪之行  
乎蓋楊妃既殺其母慮它日為己害乃密殺之而請加美  
謚以掩其迹耳文宗於子始則不教陷之於惡終則不保  
置之於死天性至親尚且如此由不學以明先王正心之  
道也故君德有二以仁為首

李會寧殿作樂有童子緣檣一夫環走其下如狂上問知其  
父流涕曰朕為天子不能全一子召教坊劉楚材宮人張十  
十等十四人責之曰構太子者皆爾曹也盡殺之上因是感



傷舊疾遂增

敬除太子者賢妃楊氏也劉楚材張十十之徒奉承妃意而已文宗所以伯害之罪均之而不知楊氏之情所謂目睹秋毫而不自見其睫也漢武欲立少子親除其母恐其臨朝生亂彼鈞弋非有死道也今楊氏則宜死矣非愚弄其君而君可愚弄豈至是哉明與不明斷與不斷其效乃爾耶

立陳王成美為皇太子上疾甚命太子監國中尉沈士良魚弘志以太子之立功不自己遂矯詔封成美為陳王立穎王暹為皇太弟上崩武宗即位

聖賢非有意於垂法其言動自足以範世後世必當師之  
華木師古其中者偶公且真不中者皆是已死生之際人  
之變也故正終正始為人君之大節按成王有疾曰予  
洗頰水是不使沐浴矣相被冕服是不使振衣矣適王凡  
見支幹之劣矣召公卿大臣百執事詔之曰疾大漸病日  
尋恐不獲訓誥嗣事是氣息僅存爾而其所命上及文武  
中述其身以及其子而戒羣公詞意備盡無稍無亂精明  
卓然肅至翌日而崩孔子取其書為後王終始之法夫不  
以疾病困殆而正衣冠就公卿出經遠保世之格言女子  
小人何由得行其私姦謀慮計何由得乘其間故曰禮之  
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所謂正終正始者謹於禮而  
已矣克謹於禮不以死生亂其志此固周召作聖之功而  
成王敬德之效也文宗無奢侈音樂之好退朝惟以書史  
自娛有美質而無聖學故於人君之大節增濇焉不然當



疾病時自刀御殿引召宰執侍臣諫官御史而出顧命而  
命天子臨見羣臣仇士良輩雖欲移易亦安得而移易哉  
故孔子作春秋公竟必書其所意欲其正寢不死於婦  
人宦豎之手其垂教之意深以遠矣

武宗

唐紀

臨將儀同三司左衛上將軍兼內謁者監仇士良請陰其子  
宗事中外中敏判云開府階誡宜蔭子謁者監何由有兒士  
良慚恚李德裕惡中敏黨楊嗣復出刺婺州

異哉宦官之任子也古之奄人取生而猜氣閉雍者爲之  
及有官刑因又任使焉非天之戮民則刀鋸之殘體也何  
爲而有子乃至於廣嗣續受延賞其自誣甚矣有國家者  
關略不問蓋但於賜姓是猶用梓接標割牛補羊了不

涉及其悖天理而亂人倫也李中敏判語雖近戲笑然  
深得事實仇士良雖恚然無如之何留之朝廷豈不爲南  
牙之助李德裕乃以楊嗣復之黨逐之其失大矣伊尹爲  
世保衡周公旁作迂衡衡之爲言平也據持衡之地則當  
以伊周爲法平心平怨平章百官然後天下無不得其平  
者而自爲黨首分別徒類何以禁人之朋黨耶

賜劉弘逸薛季稜死上復欲誅楊嗣復李珣二人李德裕力  
諫上曰朕嗣位之際宰相何嘗比數李薛志在陳王劉弘志  
在安王陳王猶是文宗遺意安王則專附楊妃使之得志朕  
那復有今日並流嶺南

有臣民必立之君猶男女之必爲夫婦非人欲乃天理也  
其末君之也人不得而知其既君之也則上下之分定矣



故亮自唐侯而立矣自耕稼而立禹自罪人之子而立啓  
自世襲而立由是以往事變雖衆未有天下一日無君者  
聖賢當之兢兢業業常以不克負荷爲憂不敢以位爲樂  
也以位爲樂者其享之必不終惟父兄不能公心建擇大  
臣不能公心推奉替私立少塔經營貪欲之心於是得之  
者據非所據而欣然之情各有分屬歷數大寶如筐篋中  
物而天下之理亂矣武宗之言何其陋哉曰朕嗣位之際  
宰相何嘗比數且文宗既以陳王成美爲太子矣若非彌  
留之際中官廢立天下固歸成美賴王何預焉使宰相於  
文宗定嗣之後又生他意下度藩王此不忠之大者武宗  
豈得以此責宰相也萬一使王果有疾不可立而立帝弟  
則天下固歸安王嗚呼亦非無越次之理乃曰何若安王

以志狀那有今日此豈非據非所據以位爲樂者哉雖氣  
智英嵩有處斷之才而局量褊迫無涵容之度所以功未  
及成年未克壽子弗克立其爲殺溶及成美之報不亦著  
明而可戒乎

有教新柳公權素與李德裕善崔珙奏爲集賢學士德裕以  
爲非已出因事左遷公權爲太子詹事

薦進賢能協濟事功所以爲國於我何有哉而李德裕必  
欲恩自我出此非宰物之公術也夫政事除拜中書當謹  
守而閉私邪之門引援招延宰相當首公而避交私之路  
故善爲相者曰恩欲歸己怨使誰當世以爲名言然則張  
安世不受拜官者諸人不知其所得之自可謂公矣非耶  
曰薦進賢能協濟事功而不受謝始可言公斥逐賢能引



撈阿好各得其欲而不受謝若不聞知者姑爲此文以眩  
主聽而實則輸情系通賄賂附麗牢密其爲文私大矣公  
私之分微而顯誠之不可掩不必擗日月而行天下無不  
知之獨人主不知耳

上聞白居易名欲相之李德裕素惡之乃言居易衰病其弟  
敏中詞學不減居易且有器識遂以爲翰林學士

白居易清修忠諫自元和以來爲名臣而敏中無聞焉李  
德裕惡居易好敏中豈非以其附己不附己爲辨乎居易  
實不衰病而言其衰病沮上欲用之之意敏中實無器識  
而譽其器識伸己欲援之之心此非取信人主師表百僚  
之道也他日見擯有器識者出力最多故曰言無實不祥  
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太和公主云王師討回鶻勞負恩和親無狀之罪

王者慕冠帶名威不能制德不能服則賂以金  
帛而和之一耻也與爲兄弟而和之二耻也嫁以愛女而  
和之三耻也或乃以用兵爲威此三耻爲德皆非威德之  
實也無怠無荒用賢者難任人所謂德也修明政刑擇牧  
守固邊圉所謂威也豈必暴師萬里踪血屠城然後爲威  
甘受屈辱以媾悅之然後爲德哉三耻之中嫁女尤甚天  
子之女男女之好夫婦之義人倫之本曾是以爲和戎之  
具耶太和公主和親無狀之言書諸史冊千載不滅後世  
觀之亦可以深鑒而不可復蹈矣

初文宗太和五年李德裕爲西川節度使吐蕃維州副使悉  
怛謀請降盡帥其衆奔成都德裕遣兵據其城具奏其狀且



欲遣生羌燒十三橋擣西戎腹心可雪又耻宰相牛僧孺曰吐蕃四面各萬里失一維州未損其勢比來修好約罷戍兵彼若責我失信怒氣直辭不三日至咸陽橋此時雖得百維州何所用之詔歸其城執悉怛謀及所與借來者悉歸之吐蕃誅之極其慘酷明年西川監軍王踐言入知樞密數爲上言縛送悉怛謀之非計上亦悔之罷僧孺相拜德裕兵部尚書至是李德裕復奏曰維州在我虜平川之衝是漢地入兵之路自爲吐蕃所陷通陵近甸盱食累朝臣奉揚國威維州孰臣信令空壁來歸南蠻震懾山西八國皆願內屬坐取千餘里舊地維州未降前一年吐蕃猶圍魯州豈顧盟約而嫉臣者詔臣縛送陸人使吐蕃戮於境上絕忠款之路快凶虐之情乞追獎忠魂各加褒贈詔贈悉怛謀右衛將軍

司馬氏曰論者多疑維州之取舍不能決牛李之是非是持唐新與吐蕃修好而納其維州以利言之維州小而信大以害言之維州緩而關中急爲唐計者宜何先乎悉怛謀在唐爲嚮化在吐蕃爲叛臣其受誅也又何矜焉且德裕所言利也信孺所言義也徇利忘義匹夫耻之况天子乎以是觀牛李之是非端可見矣

司馬氏佑牛僧孺抑李德裕其素志也至於維州之事則判然以德裕爲非焉竊謂其言之過矣夫維州本唐地也開元二十八年春劍南帥章仇兼瓊與維州別駕董承晏同結吐蕃安戎城中守者開明納唐兵使監察御史許遠守之是秋吐蕃寇安戎城及維州詔發關中強騎救之吐蕃引去然則維州本唐有而安戎乃吐蕃城也至代宗廣



德二年冬吐蕃陷松維保三州高道不能救於是西山諸州皆陷德宗貞元八年韋臯攻維州獲其大將九年西山八國內附臯處之於維保霸州十七年臯大破吐蕃拔七城五重鎮焚百五十堡遂圍維州十八年吐蕃以兵十萬解維州之圍虜兵大敗而維州竟不下是知維州者吐蕃所必爭唐失而復得得而復失不可弃焉者也使本非唐地既與吐蕃和棄而不取姑守信約可耳本唐之地為吐蕃所侵乃欲守無區之信歟險要而弃之借使吐蕃據秦州下鳳翔而來講好亦將守信而不取乎僧孺所謂虜養馬蔚茹川下平涼城高騎綴田中怒氣直辭不三日至咸陽于時西南數千里外得有維州何所用此特以大言飾文宗無事實也已當國政必不為程元振召寇之事也

豈得空然但備而使吐蕃不三日至咸陽乎唐有天下西北二虜入寇多矣苟非如元振之時亦皆有打禦之略何至為一維州而遂至宗社不守耶司馬氏亦信其說謂以利害之則維州小而信大以害言之則維州緩而關中急夫奪善之地而約我以盟此正蒲人所以要孔子者不可謂之信也維州在西南數千里外而開元中發關中強騎往救不可謂之緩也夫信近於義而後言可復取我故地乃義所當為司馬氏不以義斷之而以利害為言既以利害為言又斥德裕為利豎僧孺為義是皆無所據矣故以維州歸吐蕃梁祖宗土宇縛送悉怛謀沮歸附之心僧孺以小信妨大計也下維州遣兵據之先數十年之耻追獎悉怛謀贈以官秩德裕以大義謀國事也此二人是非之



辨也

夜召翰林與士章以承旨崔鉉名授之今草制拜相大臣  
無知者

一世之人才盛衰雖不齊必有賢德才智傑出衆人之上  
者一國亦然爲天下國家而得傑出之士相之無有不治  
者用之不盡又以異焉者參之則所成就亦由萃零落而  
已矣以唐觀焉太宗時無若魏文貞玄宗時無若宋廣平  
肅代時無若李鄴侯德宗時無若陸宣公憲宗時無若裴  
中立武宗時無若李文饒是皆專持政柄者也並時衆賢  
翼而佐焉可耳苟用之又疑之使意見差殊之人從旁臨  
察未有能成功者是故二帝三王論一相而已或曰信斯  
言也則是尚同而無可否相濟之義也而可乎曰人素富

辨君子小人不此致疑於君子譬之爲政欲復古而行并  
牧旣委一相矣又委夫開阡陌者又委夫慢經界者此所  
謂作舍道旁三年不成者也無亦廣求知并牧之人相與  
彌縫是正補其不及裁節其過則九一而助之法行矣故  
太宗信魏徵則不聽封倫憲宗任裴度則不用李逢吉此  
得用賢之道御臣之方者也若玄宗喜韓休矣而參以蕭  
嵩則休必退而嵩必留文宗喜鄭覃矣而參以楊嗣復則  
覃必負而嗣復必勝是故任賢勿貳伯益所以戒舜也唯  
和惟一伊尹所以稱湯也固不同心高宗所以命傅說也  
武宗之任李德裕固專矣擇建同事而不與之謀是時方  
用兵澤潞若崔鉉以爲然以爲不然史皆不載其語未幾  
罷去則碌碌之才耳武宗又安用爲此親擢意者特不欲



德裕引人恐為明黨耳皆非人君公正之道也

仇士良教其黨以固權寵之術曰天子不可令閑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無暇及他事然後吾輩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疎斥矣

士良之術自便發論之未足多惟自其黨類觀之則有不肯為者如良賀呂強趙整張承業所為士大夫或不逮也以其異於黨類或賢於士大夫則士良之術乃便發之罪人歟夫士良雖狡黠思所以蠱君者密矣然知其利而不知其害者也己無疎斥之道以忠信謹厚服其職亦何用蠱君然後得安苟欲自安而蠱君至於危亡之地則趙高恭顯十常侍復轍在前豈有君亡而我存之理則其取禍也不待人君讀書近儒生然後能疎斥我輩怒之刃亦莫

之勝禦矣故士良之術曰以為智實則愚也夫刀鋸之於階闥之役非有仁義道德以澡濯其心崇飾奢侈娛悅人主耳目疑非大不可者必士良所言載在簡冊而讀者必惡其不忠猶欲誅姦諛以公既死也為士大夫口詩書師孔孟或乃貴極將相如楊國忠之流乃陰法士良蠱君而盜其權則其得罪於天下以改世又可勝誅耶

河東都將楊弁謀作亂上遣中使馮元實覘之元實受賂而還請與之節且陳其不可取之狀德裕折之詞屈因奏決不可恕竟擊斬之蓋誅亂卒

見理明白則聽言不眩德裕折服馮元實直以目前實事故小人辭屈向使王縉張延賞之徒聞之豈不立為罷兵雖辯析非朝廷之體苟為邪肆欺而默默以失機又安得



爲智乎故有不獲已者若德裕於元實是也雖然猶有恨焉元實以大言虛喝情非自然若無私交何至于是付之廷尉則受賂之事必不得隱予以施刑斯可罰一而懲百矣

以道士趙歸真爲道門教授上好神仙歸真得善德裕曰是敬宗朝罪人不宜親近上曰宮中無事時與之談道滌煩耳三教之名自其徒失本真而云然其緣愆之甚者道家是也儒以名學仁義道德之人自周有之然非一定之矣稱也故孔子曰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學仁義道德不失其正君子儒也其極則莊周所謂魯國一人者也學仁義道德而失其正小人儒也其極則莊周所謂詩禮發冢者也佛者浮屠所謂覺也爲其道而覺號之曰佛則瞿曇之徒

是也若夫道則以天下共由而得名猶道路然何適而非道哉得道而盡惟堯舜文王孔子而已黃帝之言無傳矣老聃八十一篇禁之孔業固難以大成歸之自其所見而立言不可與天下共由也獨善其身不可與天下共由而名之曰道此漢以來淺儒之論以啓後世枝流分裂之弊豈可用也至其後不復宗八十一篇之旨而從方士言乃有飛仙變化之術丹藥符籙之叔禱祈醮祭之法沉淪鬼獄之論雜然並興皆歸於道家者流至於矯誣神天陵藉宗祖破士家國殞斃身命無所不至而世人從事於此者皆曰奉道意以道爲混淪玄妙有主有知能與人興禍作福之一物也豈不遠哉佛氏固邪說然所論虛實並行若其三身雖曰寓意而實有是三人焉道家惟老聃者周柱



下史也其元始人上則無是人也無是人則何所象類無  
乃邪誕之其歎至其經論科儀等事又依倣佛氏而不及  
者自杜光庭為之黃冠師資以秦養口體逃避稅役士大  
夫習而不察和其所倡不亦惑哉故因武宗道門先生之  
命而遂言之彼趙歸真者寧有他長必以殘生左道熒惑  
人主故敬武皆餌丹練渴以殞天年如太宗之娑婆寐寤  
宗之柳泌盡此類也言以吹噓呼吸已疾引年則司馬承  
禎軒輅集之徒安肯令萬乘所問而去之哉武宗曰宮中  
無事與之談道條頌此以清虛之趣蓋真非僻之為也人  
主惟寡欲則邪說無自而入矣

仇士良之誅王涯等也其子孫皆歸劉從諫凡十一家至其  
子孫為鄭誼所殺十二家亦無遺者

仇士良之殺王涯等親戚嬰孫所無子遺矣而復有此十  
餘家得至上堂黨何也予以見當時素補鉅屨而容匿之者  
在黨人皆有不忍之心惡官弊無道故也天下之密於人  
心以三政入索而揮權力士卒不可得士良又安能美人  
之宗更無遺類乎此十餘家者既已獲脫所宜變易姓名  
墨而四之以續如綫之緒而盡趨劉從諫則以從諫上表  
子貢二良伸理涯等既感其恩因以為可恃也曾無一人  
知藩鎮悍強理逆勢恃非能久而無變者與其黨于危暮  
無寧效杜根成翊世流離轉徙之為安乎王涯曹蘇自有  
才望特以不能與小人異趣龜勉苟容以生禍亂致凶堅  
肆行無辜死者以數千計宗廟幾覆天子氣塞孽以沒身  
是誰之過歟遺屬僅存滅而又滅天之示戒明且畏矣



李德裕請上尊號且言自古帝王有大功必告天地表五上  
許之

莫難強如怠心莫難制如忿心莫難降如驕心莫難平如  
怒心莫難抑如忌心莫難開如惑心莫難解如疑心莫難  
正如偏心然皆放心也大人格君心之非者格此等也格  
猶扞去耳未至于大人而當大臣之任亦當勉勉焉思齊  
以事其君君心怠則強之欲則制之驕則降之怒則平之  
忌則抑之惑則開之疑則解之偏則正之要使君心常收  
而不放則善日起惡日消治可立安可保矣夫水源濁則  
流汙源清則流潔古之人所以惡夫違君之惡者爲病其  
源也武宗英斷削平叛亂重威令赫然復張此正驕怒  
易生之時也稽諸版圖三鎮各擅其地而未朝河湟陷於  
吐蕃而未復今子偏感方士餌金石以濟其滯溺豈惟蔡  
然已肆彼怒怠疑忌將紛然並作宰相逃憂免責之不暇  
德裕乃請上尊號是以滿假矜伐勸其君夫豈引君於當  
道之義哉故評德裕才氣謀略誠高絕一時而於道則萬  
分不得一焉者也

德裕怨牛僧孺李宗閔言於上曰劉從諫據平定太和  
可入朝僧孺宗閔執政加宰相縱之去以成今日之患且奏  
一人與從諫交通書疏上怒貶僧孺循州長史宗閔長流封  
光  
大臣欲正君心必先自正己之不正如正君何己已正矣  
予以諫君猶有漫不省納者李德裕怨憾不平欲報所仇  
而未得其便乃於功成之後因行中傷之計其意負恃上



因曰假有過甚必勉從我故公肆謫毀斥孺閔于嶺海之  
陬瘴癘之地然後為安非惟武宗志已驕怠德裕之量亦  
滿矣又烏能納其君於持盈守成之盛哉是故君子不可  
不學周公戒康叔曰無作怨伯夷不念舊惡故希怨仲弓  
問仁子曰在邦無怨在家無怨文饒怨而收收而克數十  
年如一曰其德未嘗進也則其博聞強記著書立言之學  
皆外三何力之有

上惡僧不聽盡欲去趙歸真等勸之九毀四十六百餘寺

歸俗僧之餘善尼一半之

一曰一氣為邪氣所傷必以五穀六味養生之物輔之然  
後邪去而正復若益薪火於室乃召陽燄而去之是聖自  
伐也庸何合此元魏用收書之會旨用趙歸真之類也釋

氏蠱民而耗其財誠百廢絕也示君臣以公道行之夫  
豈不可而必待歸真後十七餘萬僧其間固有英明沉弱  
不一歸真何道以服之乎且佛教行乎中國久矣非一日  
所能廢蓋其說以善為之則中人所信從下愚所委靡是  
舉天下而然其卓然不惑者殆一二數以一二入獨見欲  
公變四海此所以難也故善化人者不示以化之之迹善  
董勸者不示以董之之方便由之而不知乃天地行四時  
貸萬物之道也誠欲廢絕釋氏當使天下知其為害而不  
惑其說又不利其弊則牒之資持之三十年則本根除掃餘  
風亦殄矣

上疾久未平宰相請見不許中外憂懼諸宦官密於禁中定  
策立憲宗之二光七怡為皇太子更名悅權勾當軍國政事



三月甲子上崩

疾生倉卒難豫處後事者君子猶譏其辨之不早也武宗  
寢疾九十七日最後十日始不能言嘗有遠慮豈不能定  
嗣於兩月之間蓋信方士言以疾為換骨故遲更希望日  
失一日忽焉大漸而不自知也方士之言殺人者有五曰  
詳殺曰去血曰換骨曰出神曰蛻形能是者小則引年大  
則輕舉或千二百歲或與天地同久蓋聞其言矣而未嘗  
見其人也豈不可戒哉武宗立於仇士良非但不為士良  
所制又能黜削之至於身病子幼宜念終始之必正召見  
宰相出顧問焉而曾不一施李德裕為上相受深知六十  
日之間亦不能力請入問起居面稟嗣事碌碌拱手一聽  
宦官與李玩揚嗣復相去幾何君相皆英特人也尚且如

此其能明辨者矣

政書通史卷第二十五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卷之三



致學讀史管見卷第二十六

宣宗

唐紀

以右常侍李景讓為浙西觀察使其母鄭氏以嚴明子無家  
貧宅後古墻陷得錢盈缸母焚香祝之曰無災而獲身之災  
也天若養其貧而賜之則願諸孤學問有成此不敢也景莊  
老於場屋每被黜母輒縫景讓然景讓終不肯為主司曰豈  
敢效人關節乎

賢哉鄭母及李景讓之為也築陷墻之貨高乎王烈矣其  
言曰無勞而獲身之災也則雖誦六藝至公卿者有不遠  
焉貪鄙誇勝之人獲則已矣何有勞無勞之問獲則以為  
福矣何身災不災之恤景讓蓋歲歲受權於母以任不教  
第之責然不一言於有司以免請屬之罪其視揚國忠置



暄上第者爲如何故鄭夫人之子李常侍之母皆賢遠於人  
人可以激頹俗者也

上受三洞法錄於衡山道士劉玄靜十二月朔日食

宣宗盡反會昌所爲蓋以不見禮於端陵故也而有不能  
反者即位始即信方士受法錄是已在端陵朝奠是事  
者趙歸真也方且殺之遽又效之心蔽於求長生陷溺而  
不可解是以適見于天日爲之食苟能仰思其故知至明  
之物而有侵翳昏暗之象何從致之以克正嚴事則他日  
必免金丹之禍矣

李德裕執政有薦丁柔立者德裕不用及其貶也柔立爲右  
補闕上疏訟其寃坐阿附貶南陽尉

爲人各有心私欲萬殊也故命一相以公道揆之爲一相

之未免也故入君以身處之若宰相行私必不能表  
正百心若入君行私又何以責宰相故公者君相之要  
道也李德裕公私參半是非莫掩宣宗去其非取其是則  
公道得矣乃又以好惡偏黨勝之故雖竄德裕于鯨波之  
南炎毒之地在德裕固有以取之而人終不服者爲宣宗  
有私故也丁柔立行治不多見以爲德裕仲寬一節觀之  
必克己正心之人也不爲德裕所用而終無怨情仍論達  
之使宣宗而留意公道則柔立正可獎用者曾不能然其  
自爲偏私也欲臣子之奉公難矣

憲宗之崩上疑郭太后預謀又所生鄭太后本郭后侍兒有  
宿怨故上待郭太后禮殊薄郭太后意怏怏一日登樓欲自  
墮上大怒是夕崩外人頗有異謀不附于憲宗不合葬于景



陵為鄭太后故也

古之人重嫡妾之辨以人道尊其父也善學矩者居中央以視四旁上下則過與不過皆見焉父之妾猶父之僕與也吾之母則父之敵體也舉父妾儕之母而可則崇父之僕與而儕諸父而可乎故聖人之教曰父母有愛妾沒身敬之不衰敬之者不陵瀆去耳非加尊奉與母齊也成周而上無越禮亂制之事以私恩崇其所生始見於春秋孔子一貶再貶而不足至於屢貶大則譏天子次則譏冢宰上則譏為之夫者下則譏為之子者以示嫡妾之不可紊其為後世法戒深切著明矣兩漢至唐得失並載史冊其有明哲之君不敢行僭亂之禮者或以封邑稱君或以太號稱妃未有議之者也今宣宗嫡母郭太后無恙聽政之

初遷奉太后侍兒比肩宸極此何禮也鄭氏有宿怨是以寵妾大禮於嫡宣宗又用其言鑄削太后儀數此又何禮也宣宗乃陵其故又宣宗宗所當恐懼自責恩悅愉其意者乃執行宣宗以宣宗之憤豈人理哉設使太后得罪先帝臣子獨無貶黜之望况過失不聞徒以曖昧之說加之遂不信宣宗不得稍宣宗其與季孫意宣宗絕昭公于兆域何以異矣是故按見行宣宗前史疑似之言正名宣宗殺母之罪使知人心之不可以善掩嫡母之不可以妾母黜雖獲罪于宣宗而宣宗改備邊應為宣宗宣宗所不禮故也而有不



能厚者收蓄多庫焉此實虛是已武宗德裕之為備邊有  
欲取河湟也言吐蕃亂紛紛爭三州六關先已來降特  
命巡京靈武鳳翔邠寧鎮應接而已非有戰師饋賞之  
費若曾言政事言以資效則備邊分畜戶部度支錢帛  
及受請道在焉曷為不我宜不待旦而毀也今不毀其庫  
不散其積而徒更其名何也若以此意施於廢寺不亦善  
乎

孫樵上言百姓耕織不自溫飽而羣僧安坐華屋美衣精饌  
率十戶不能養一僧武宗憤其然髮十七萬僧是蘇息百七  
十萬力也陛下柰何興之於已廢乎

論事於人士必陳其治亂之本原辨之而明猶或藐藐其  
聽若徒言不流之害固宜不納若孫樵之論復僧以寺是

使佛敎有益於生人雖以百七十萬戶養十七萬僧誠  
不足愛何者所費者財力而所養者善道孟子所謂有功  
可食者也惟其殄滅羣倫戕敗人理雖吸風飲露巢窟野  
處無將廢之况華屋精饌以資游乎此自聖帝明王之  
所以除豈繫於武宗舉者之是非哉如此庶乎其有感矣  
蓬果君盜依阻雞山掠寇三川命果州刺史王贊弘討之宰  
相崔鉉曰此皆迫於饑寒一使者招諭可平矣乃遣京兆少  
尹劉潼請不發兵攻討至山中真前宣詔赦之賊皆降潼  
歸館而贊弘至竟滅之

崔鉉以宰相請遣使而止發軍劉潼以使者請說降而罷能  
攻討其計慮也然皆未嘗得可報則宜再請以為三策  
兼用非王者威震遠人之體必欲用兵當俟招諭不效



進耳今不俟可報而遽遷行竊盜已降王師滅之此乃司馬氏所謂信爲大者惜哉韓信下齊不顧腳生李靖伐突厥不恤唐儉此兵家狙詐僥倖一勝聖人所謂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爲者也李文饒又引以爲例曰止可令王宰失信豈得損朝廷威命愚以爲非矣處已處人一也將帥仗國威命豈有置之失信之地而可者必若蒲人之約尾生之期城下也 聖學博儒之信然後君子有不生矣

雍王漢楚道統始懷太子

雍王位在第二上有幽王實爲太子者也舍生者不建而以儲君之名贈諸不當得之死者果何意歟立子以長郵不以過惡聞後以母亡無寵常在十六宅而諸弟皆居禁中故漢與漢真愛於上漢既死溼爲燕兒沂爲燕弟其下猶有禍洽汙汶四王一素其序豈不各起覬覦之心乎宣宗累慈整整而暗於大理他日所愛者不得其所惡者反得正是徒設好惡之私心而自棄之也

事鄭太后其謹不居別宮

孝者人君之盛德也以問安侍膳於別宮之遠也而左右就養朝又服勤自太宗玄宗肅宗憲宗身雖遠事皆無差孝之譽而宣宗能之可不謂賢乎若心逼正理移此心以奉鄭太后則何以加諸無間然矣乃聽所生之譖不禮其嫡待之以震怒施之以弑殺不自知其罪惡之大也而區區焉妾母是孝所謂計末遺本飾小善害大德豈所以爲孝乎

上問羣臣曰外間謂內侍如何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比上



閉目搖手曰尚畏之策安出澳曰若詢外廷恐復生變不若  
就其中擇有才識者與之謀上曰此乃末策朕已試之自衣  
黃衣綠至衣緋皆感因此衣紫則相與爲一矣上又與令狐  
綯謀綯密奏曰有罪勿捨有賢勿補自然盡矣官者見其奏  
益惡朝士南北司如水火矣

章澳之言乃策之次者非末策也昔李德裕封上黨憲監  
軍沮境與樞密楊欽義劉行深議約救監軍不得預軍政  
二樞密然之於是師出有功故知欲裁制中官就其中擇  
忠智者與之謀其處之未必不善於外廷所爲也宣宗乃  
曰此衣紫則相與爲一何其近而不能察也劉弘逸薛季  
稜方奉陳王而仇士良魚弘志已立武宗是均皆管其心  
寧能一耶已付夔王而王歸長馬公孺王居方而元元實

王宗實乃推戴懿宗是衣紫之人奔走左右宣宗未嘗知  
其心此所以不能用章澳之策也令狐綯所陳亦盡面  
陳之而露諸奏牘致使北司見而切齒亂之所生也則言  
語以爲階易所以有不出戶庭之戒歟

十年春上命裴休極言時事休請早建太子上曰若爾朕遂  
爲閑人休不敢復言

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也君存而國本一君終而嗣子立  
宗廟有託不爲姦人所窺聖哲思深而計遠之所爲也宣  
宗閑人之喻一何異哉其意以爲有太子則人心向己不  
專各有爲後日慮已雖未閑猶閑人耳裴休既發其端當  
卒直說使以文宗武宗爲戒彌留之後已立者爲人所廢  
當立者爲人所排雖欲開一言不可得也此帝所目擊也



太子可不早定耶如此則宣宗亦必惕然而省矣嗚呼已  
為憲宗子既越四朝夫豈有天下之分者踐祚十年年及  
不惑猶以大和為心靳於其子雖賞罰嚴必措時康定而  
器局褊促無人君偉然之度漢文帝曰朕自任衣冠念不  
及此故節用愛民惟恐不及其遺詔曰生必有死奚足其  
悲苟道此於宣宗之前得無望洋向若而嘆耶

判戶部有闕上欲以韋澳補之澳辭上不悅澳告其親曰主  
上不與宰相僉議私欲用我人必謂我以他岐得之坐出帥  
河陽

韋澳受知宣宗厚矣借使上自用已夫亦何嫌而澳以私  
而不公寧忤旨外補亦可謂見得思義者矣人臣必以君  
父親擢為榮人主必欲以出於己意為親非也百官必欲  
由宰相薦達宰相必欲使恩歸於我非也惟其公而已天  
下人才之數非宰相旁招廣引人主安得而預知之故列于  
庶位者宰相之職也至於耳目之官喉舌之任股肱心膂  
之選非人主識別賢者舉以自近則必有比黨阿私之患  
故用人惟已者人主之道也

魏暮為相議事於上前他相皆委曲暮獨正言上每嘆重之  
然竟為令狐綯所忌出帥西川

正直為諂邪所勝如此哉唐惟貞觀君子常勝裴寂不得  
與房玄齡並封倫不待與魏徵並宇文士及不得與王珪  
並此其所以致治也蕭嵩韓休並立休以正直受知矣竟  
為嵩悲詞所傾陸贄趙憬並立贄以正直受知矣竟為憬  
不言所傾李吉甫李絳並立絳以正直受知矣竟為吉甫



柔媚所傾鄭覃楊嗣復並立覃以正直受知矣竟為嗣復  
趨退所傾李德裕王涯並立德裕以正直受知矣竟為涯  
順旨所傾魏謩令狐綯並立謩以正直受知矣竟為綯委  
曲所傾如是者十蓋七八此中智之士所以甘同於小人  
冀獲其利至於變操守喪廉耻安行而不顧者也自人君  
論之好賢不堅惡惡不著任賢而貳去邪而疑豈非王道  
之甚病耶

右補闕張潛奏藩府代移之際皆奏羨餘為課績朝廷因而  
甄獎夫財賦有常非重取於民刻削軍士則安得羨餘爾方  
諸鎮不寧皆由此也變故一生所蓄既遭焚掠發兵戾又百  
倍然則朝廷何利焉乞自今藩府長吏不增賦歛不減糧賜  
獨節遊宴省浮費而能致羨者然後可賞也上嘉納之

宗喜進奉上承乃祖代德之弊然當朝多賢相繼論列  
賢員不能革猶又為之禁穆敬而後遂無得進者非無進  
也蓋以為常例矣故李德裕收諸道勅使錢帛入備邊  
庫然因私獻以為公家費策之次也觀張潛則益信羨  
餘之進累朝相襲明矣雖然潛之言曰長吏不增賦歛不  
減糧賜獨節遊宴省浮費而能致羨然後實之審如是將  
安取餘且之鎮專判境內其倚法以前朝廷何自而稽之  
羨餘之名存而甄獎之令在彼必曰此皆節省所得而非  
增削所致也况其名不去其實益減焉莫不若禁絕羨餘  
無得進奉則其病庶幾瘳矣

河南北淮南大水於河漂沒者萬家

禍福各以類至故三川震不知周將之岷山崩江水竭而



知漢將亡龐勳亂徐士之巢起山東唐自是亡則河南北  
淮南大水而徐泗為王天之所也昭矣夫天地高明悠久  
非如人喜怒報施之快也禍在十年之後一世之外則  
目前災異誠非淺之夫所經意或曰未必然或曰天道遠  
或曰縱或事難必他之當之於是置而不恤至於國家敗  
壞則亦無如之何矣漢之君臣知微畏天異者絕少宣示  
又致小康其忽之也固宜安知其子孫之祓  
上長子鄧王溫無寵常居外宅愛第三子整至  
故久不建儲及疾甚密以滋屬摠密使王歸長  
方使立之三人皆上所厚也左軍中尉王宗實  
之為淮南監軍副使丁元實曰何不見至適去  
至寢殿上已崩宗實叱責歸長等殺之迎立鄧

亦必長

不惟鄧王居長不聞過矣

心以在滋蓋亦及時而定

留斷之弗早一旦疾亟私

大臣謀之自以為得所付矣

變置移易於叱吸之間然則向來之不豫不公

序果何為哉夫有一命之爵百金之產者必而

有天下為心雖子亦斬與之比不得已

猶聞物猶相付與不亦惑之甚哉

奉其君者不為上所厚事勢所激

欲思出於已則是非賢不肖得相反故王宗實立



之事不可不辨也

二年一日兩相密請王監國王監國繼至獨揖宰相杜  
悰受宣三相起公慶出斜封文書乃宣宗大初時官官請鄆  
王監國奏也曰當時宰相杜悰有欲以反法勉之悰封而繼  
之曰當於延英面請聖旨公慶去悰謂杜悰曰主上新立  
當先仁愛豈得激使成殺宰相事習以性成杜悰密不自必乎  
二人曰當白杜悰非公無人及此杜悰棟而退杜悰相請宣忌杜悰  
無語皆惶怖倚曰無慮既而兩相延英上其說

司馬氏史學尤精而通鑑去取有難喻者如不信杜悰房引  
四皓多取杜悰事迹之類是也唐中葉已後人君詞此柄  
在宦官習以成風固不使宰相預謀豈於事定之後責其

同異也惟德宗信讒以疑似殺劉晏而開成之先杜悰  
與故武宗怒楊李二相意不屬已然一聞李德裕辨杜悰  
亦中解無必怒之意也况懿宗庸懦無寵不得立而得立  
已出望表豈能於二年之久追記當時宰相不署監國之  
奏乎正使有此亦必自形色辭與杜悰相反復豈悰附語  
於三中人遽能止之也方宣宗疾革王歸長等受密旨立  
夔王王宗實亦元寶知之徑至寢殿上已崩乃叱責三人  
者迎鄆王而奉之又安得宦官請鄆王監國之奏審欲治  
當時宰相是授立者自以爲功則此旨當出於王身兩寶  
揚公慶又何預焉是故以情理參究必無是事特杜氏私  
錄載僞以取名耳不可不辨也

四年二月甲午朔上歷拜十六陵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虞恭宗廟孝思不足又瞻展陵寢奉先之意亦勤矣以懿宗行之載於史籍想其時味其事則若不相似然何也禍亂起於嶺南不思弭息之道方且耽宴遊奉釋氏息於政事所以禍守洪業者無其末矣顧乃僕僕數拜於墟墓間一日而徧十六陵以是為恭不亦末乎禮曰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耳毋沒而杯圈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耳能讀父書而飲杯圈猶為既其文者若務本之道則不止是懿宗當以耽宴遊之心而鄉問學奉釋氏之意而尊賢德變怠惰為憂勤並為憂勤為節儉則雖不拜諸陵子孫之孝未失也

五年三月彗出千婁長三尺司天監奏星名含彗彗瑞星也

主大竟慶請宣示中外效諸史策從之

彗四星也字言其氣其狀謂其象氛殺字字如祥符然天變

之大者春秋書彗字三各有其應以明天變之不可忽也據歷古占家之言皆曰除舊布新無他說焉其光芒長大者其禍淺短而急者其禍促則未有以為瑞者也星孛而為瑞則日月薄蝕雷霆風雹皆可以為瑞矣後十年龐勛亂于徐州東方熾然亂甫定而懿宗崩又五年三仙芝黃巢相繼而起毒半天下此其識定唐亦亡矣禍之未然智者知之必思患以豫防愚夫淺人朝不謀夕何暇為來日計况十年之後乎是故謬亂名實以天變為嘉祥取說人主湯收曹確為相曾無格君敬懼之戒反聽司天彗奏其孔子所謂無忌憚而不畏天命者歟



行樂宴遊供奉樂工五百人每行幸扈從十餘萬人  
不可勝統

一理人欲自微而喜皆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聖王昭儉  
在位之人其欲至於貴益而人猶路費而人捨魚豢  
其亦不可勝計且其欲至於貴益而人猶路費而人捨魚豢  
一動意而可謂公是酒也酣酣木於杯可謂公是珍木於  
公敵金膏柱炬木於照燭之上繡木木於繡工優伶百政  
本於終竹帛塵掃也今於好賜其作如也簡其若畢也匹  
海困窮猶不足供夫欲人高以兒勒克欲為晉君以豫  
心檢德為訓未不放慢者夫而能求身也宣宗有子長立  
心不知教特以宴遊無事遂敗基業五子之歌所謂有一  
于此未有不亡官刑之以此所謂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者

豈欺後世哉

上以樂工李可及為左威衛將軍曹確諫曰太宗定文武官  
六百員以待天下賢士雜流不可處也文宗欲以樂工為王  
府宰拾遺曹洵直諫曰改光州長史乞以兩朝故事別除可  
及官不從

曹確之諫善矣而後公和故事諸除樂工為州長史何其  
知一而不知二歟為民上者必擇仁明士大夫然後所部  
畏愛之今以樂工為長史其麾下優伶皆唾手而起民其  
謂何確之言曰文宗以樂工為王府率用拾遺曹洵直諫  
改長史夫文宗無聲色之好者也史稱其退朝惟以書史  
自娛而且有此失則知史不得人隱漏失書之事多矣  
徐四觀察使崔君曾性嚴刻募兵八百人戍桂州六年不代



序曾以重幣空虛發兵費多更留一平戎卒屢乞代還不得遂休亂推龐勳為主沿江東下淮南都押衙李湘言於蕃度使令狐綯曰徐卒擅歸為亂以奇兵擊之可擒也若縱之至徐州為患必大綯以無敕書乃曰彼在淮南不為暴亂直自過可也

何以聚人曰財故省費即用恐窮竭而召禍也民無信不立故明約慎令恐欺詐而人携也徐卒所以叛言為崔彦曾失信而已彦曾所以失信者為軍帑空虛而自宣宗末年江湖尚宣州軍相繼逐帥而叛言事者以為潘鎮成制衣糧以充貢獻之所致况懿宗窮奢極侈所費不貲則財財之必人心多收州府調度僅足自給一有變故無以應之如徐州是也然則以與信豈非為國之急務乎令

狐綯事宣宗十餘年再世輔弼雖前身在以父世事無心從權且向用李湘之言一自潰兵何足平言以諭子便之忽感天謀皆有典刑豈容免責哉

勳攻彭城不核時克之囚之曾殺戡等三人上表求節鉞一崔彦曾者數百里之地為之技長其賦性暴烈濟以忠兒又行刻室子濟以怨委世一將軍中懷怨而不知府庫空而無以造兵而不備又太人言於遠邇久屯之士以此守常難乎立之後余况當變故乎其囚殺於賊蓋自取之也

同昌公主適右拾遺韋瓘瓘領宮中珍玩為資送朱幾拜同平章事

瓘宗固駭矣韋瓘無知抑又甚焉右丞裴坦子娶宰相楊收其女送其盛迎者曰破我家矣立命壞之已而收竟



以賄敗保衡躬自聽之又以寵為宰相是遠自敗也是故  
懿宗愛其女而納諸後汰不節以禮保衡溺其妻而沒於  
富貴不制其欲皆不得其死天道虧盈固其常也

陝州觀察使崔莛以器韻自矜不親政事民訴莛莛指庭樹  
曰此尚有禁何以言旱杖之民怒逐之莛渴求飲以溺飲之  
坐貶昭州司馬

人各有才而其用不同苟自知其所宜為則無不勝任者  
崔莛為民父母而不親民事猶朱而不赤墨而不黑是才  
不中器也則其以器韻自矜而遭部民汗辱自己求之耳  
亦可為居其位不事其事者之訓矣

亦兼委任宰相路巖巖者歷受賂左右用事陳蟠叟因曰  
與言請破邊城一家可贖軍二年上問咸為誰對曰巖

上於流蟠叟於愛州

古人云言怒以類者難易者實多懿宗為路巖而破邊城  
為邊城而流陳蟠叟蟠叟已之忠臣也邊城宰相之族也  
也其輕重類乎人主固不可不信宰相在得其人則雖  
荒暴虐如齊高洋者苟得一楊惲猶足以免其身已既  
不親政事而以大柄授之非人之人也又務營私而以心  
腹託之臺隸於是貨賂上流官必諧價公道壅塞紀綱  
亂而不可支世之弊作公大

最重保為言重承訓前龐勛時逗遛不進不能盡其貨賂  
貪庸獲不時上功與之州司馬

庫承訓討龐勛破績功焉當其時不聞逗遛之事勳既平  
亦無餘賞不盡者卓然已領賞典矣而路韋二相復加之



史雖不詳其事以思度之二人愾賄之不至也于時賈誼  
公行嚴保衡為臧自承訓必自以有功當得故不通龜譴  
既累月矣嚴保衡以為終不我與也赫然而怒誣以罪案  
觀其奏語曰又會廣獲不時上功二人之情實矣是于在  
夫為人大功而之心其無貨納于重典而實之還荒快意一  
時從自及也豈不為後來之戒哉

國子司業龔穀訟告郭淑妃陰事上大怒杖殺之

孔子曰君之惡不出其位子產曰行無越思不學之人固  
不知此矣意穀裕身為師儒是由文學寔宜亦讀聖人之  
教何乃從下子孫告訐耶懿宗殺之淫刑甚矣淫刑人能議  
之殺格出心一而言又言非所宜言得無罪乎

道使詣法門也迎佛骨導衛之盛過於郊祀上御安福相樓

漢流涕霑臆

吳瑞之難破習俗之難回也重以賢祖宗倡之則庸子孫  
無責矣八莫懼於死元和迎佛骨未幾有妄駕之禍以此  
警之宜其悚然而止乃甘心焉至於膜拜流涕苟非悲悼  
感心何三於是于以是懿宗年齡之近促矣

章保衡以劉瞻工琮先在相位不禮於己譖之

史之言如此以愚觀保衡非為劉于不禮於己也直以寵  
其妻故爾于琮亦尚主亦為相然前朝姑氏也是以保衡  
怙帝婿之愛不欲廣德主出同昌之上而劉瞻則以諫繫  
鑿家取怨爾身居輔相國家安危生民休戚係焉其好惡  
喜怒乃皆為妻而發以此求全天理所不容也

僖宗

唐紀



劉瞻為相瞻之貶也劉鄩有力焉至是懼延瞻置酒瞻歸  
曰是

劉瞻之死其猶費禕待郭循之失不得同郭尚父見魚朝  
恩之量歎劉鄩與韋路為黨瞻豈可與之同朝公其罪惡  
顯之之可也既不能然又開懷不疑以蹈不測此十俗以  
推瞻無智為推誠者也然則死生無定命乎曰瞻之死與  
二王黨者之下斃乎桎梏之間者相去幾何孔子於沽酒  
市脯猶且不食李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乃飲仇人之酒難以言盡其道而死矣  
二平少政在臣下南牙北司互相矛盾繼繼宗奢侈用兵之  
後連年水旱盜賊蜂起

懿德之間天下已亂宰相韋保衡劉鄩趙隱雖不能大正

人王之終始蓋出次策與兩中尉公議之曰政事未修中  
國多故若一長而賢者非惟宗社之福實與南北司交有  
所勸也少若涉淵水求濟難矣官官中豈無忠  
智之人聞此亦必悚然更慮而宴安寵祿之不預知至  
使僖宗以十一歲兒踰越四元泰然尸位遂以亡唐一人  
所謂焉用彼相者其郭隱保衡之謂耶

秋七月蝗自東而西蔽日所過赤地京兆尹楊知至奏蝗不  
害稼宰相甘賀

治世不必無螟蝗亂世不必有之故古者修去蝗之政至  
於人力不克亂雲蔽日月所過赤地則兵起大亂之兆  
不可不畏也王恭末年如是矣僖宗時小人盈朝觀此大  
異反稱吉祥下拂人心二致天怒安而行之國之將亡



聖後爲更唱迭和蓋人妖也尚何物恠之祭耶

四三十月鄭畋王鉉盧攜至論用兵於上前畋復上疏論不

二六能天

自三年十二月三相論用兵遣將至是一年上曾不知所  
從這廢置及其究也賢不肖俱休而兩罷耳目所及尚且  
如此安能折衝於千里之外耶僖宗諸相幸有鄭畋若專  
守三策以討賊之任付崔安潛張自勉李瑒三人賊必可  
平矣雖然秦有趙高而後關中兵起漢有十常侍而後黃  
巾賊作正使畋計得行芝巢破賊而田令孜在內與僖宗  
如一人畋獨且奈何以唐亦必亡而已矣

振武節度使李國昌之子克用勇冠諸軍兵馬使李盡忠等  
心附之會大同防禦使時文楚滅削軍食又用法峻軍士怨

怒盡忠帥牙兵攻執文楚請克用爲節度使以國昌爲大  
妻食之表求勅命朝廷不許克用據雲中朝廷以國昌爲大  
同節度使國昌得制書毀之與克用合兵攻陷雁虜寧武等  
處等軍

子爲帝亂父請討之可也未有使其父討其子者正使石  
碯亦必假手於人不親其事也大同之命朝廷可謂不能  
雖忠以處事矣教而生變又興討伐之師曷若審慮於始  
耶夫淺中暴悍之人則無所爲而作亂若英雄豪傑必當  
智勇勇以待事變而不肯輕發也是役也段文楚激之於  
下朝廷激之於上固李氏父子必逢之良便美文楚前爲  
豈管經略嘗罷三道戍兵取其衣糧自募土人舉軍寇成  
莫纔得六分之一而隱其餘直於是豈州爲賊所破文楚



親罹其患餘習不悛又施之大同拔削軍食以致怨怒州  
既爲人所奪身又隨而遁醜故徧觀小人之聚斂者非能  
於天時地利之外不取諸人而能有也小則喪軀大則亡  
國故聖人切以爲戒也

上以羣盜爲憂王鐸請自督諸將討之乃以爲荆南節度使  
南面行營招討都統

木之枝葉病必其根與心先朽人之四支辟疾不爲用則  
元氣不足以及之矣京師者諸夏之本也王鐸憂賊而不  
治其本雖三相並行諸道丘蓋發不能已亂祇以滋之耳  
無亦力爲上言官官攝政細紀紊亂將帥顧望不肯盡力  
若有開藉格去非心治自內雖外患謂矣不然與其無益  
曷若養身而退之爲愈也

高駢請自大將遷廣州擊黃巢黃巢巢於道走之救之  
高駢請自大將遷廣州擊黃巢黃巢巢於道走之救之

高駢舊在嶺外立功知其地利與其威名正可用之時所  
建白者良策也王鐸爲都統近在荆南又應接之便也而  
朝廷不從則亦摧沉巨盧璣昧於制勝之道耳高駢和而  
不知兵輕用人國以致傾危安得專歸罪於比司哉凡人  
才氣當及其鋒而用之高駢既不得所請又移鎮淮南知  
朝廷不足稟其精銳必自銷更不復能振矣

劉巨容擊敗黃巢巢渡江東走或請窮追巨容曰國家喜負  
人有急則存撫將士事寧則得罪不若留賊爲官軍責之責  
巨容所言國家喜負人者殆見昏君暗朝之事而不知明  
良之遇君主之契耳彼立功而致敗不克保終者往往有



以取之若謝安蕞度之杖蓋亦稀矣夫食人之食則事人之事棄人之事則憂人之憂解后有成適足塞責而必望非分之報少不如意則生快快之心此取獲下陳之見耳若巨容留賊以為富貴具之資是又以鷹犬自期也若審此數盡力殄賊恩榮兵卒為唐數百顧不賢於寇自封之課耶一念不善縱賊撲禍他日無辜斃於奮尹一手非不幸矣

國昌京用此入達觀居于陰山赫連鐙路達觀使取之克用知之與其豪傑飲酒言曰吾得罪天子願效忠而不伴黃巢比來必為中原慮天子若赦吾罪得與一輩南面立功不亦快乎人生誰能老死耶達觀知其不留乃止

是時黃巢寇江左未入淮西李克用寄身陰山之

相去五六千里中間州鎮不一而知巢之動靜則其經營之略耳目之速為如何天下本嘗無才才無華夏之異金日禪李光弼皆有大功也唐之失也而唐失之於克用而使早得而使之東南之寇何足平哉其與達觀言者人為孫辭避禍非也實言其心也實故達觀信之詭詞為貌可暫而不可久非學則殆及之矣

田令孜聞黃巢已入關恐天子去已歸罪於盧攜貶太子賓客攜飲禁地

常人銳如而怠然不持志之士則老而益壯志立則不衰可衰者血氣也故三軍眾矣而有可奪者謂帥也匹夫寡矣而有不可奪者謂志也元稹盧攜初在奏疏其意氣豈不壯哉終自浚於此司義理不勝利欲為主其意謂婚



竊可恃以安也。不知以勢合者勢傾則離，以利合者利窮則散。故以收雖叙宗於玄介，終有賜死之刑。盧攜雖無許於令孜，終有斂藥之厄。而又結匪人，耽於寵祿者，猶不以爲戒也。

巢兵尤憎官吏，得即殺之。

武王伐紂，稱古人之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然則斯道也，其來久矣。奚爲後予欲其后者也？如此時日曷喪，惡其讎也。如此長吏民之父母，又曰：師帥仁義，訓治之責備焉。古之時有爲縣令報仇者，有爲郡守雪耻者，有從其征伐，餓凍而不忍去者，有不忍其敗就戮而無二心者。今乘車戴冕，至爲人外，疾其於虎狼，蚩虺何以致之哉？雖曰盜憎主人，此非民之常情也。民有常情愛之則懷，惠之則歸，耳而

慕官虐吏，每以百姓扞頰爲說。推利困苦如忍，弗及閔不。小大好草竊，爲究於是天下之心冰解凍釋，不可收拾。爲官吏者無逃生之路矣。

張直方多納亡命，匪公卿巢殺之。

張直方爲金吾大將軍，而迎黃巢。旣臣之矣，而又納亡命。匪公卿是將，圖巢歟？抑有他志歟？有他志者，與巢何異？將圖巢者，曷若從駕而出，圖功於外乎？反覆如此，爲亂而已矣。其見殺也宜矣。

張濬嘗拜田令孜，令孜召朝貴飲，濬耻於衆中，拜乃先謁之。令孜言曰：令孜與張郎中清濁異流，旣慮玷辱，何憚更改？今日於隱處，謝酒則又不可，潛慚懼無所容。

張濬才氣亦有過人，老觀其教，李康奉糗糧於行，在責王。



崇武效忠於朝廷其與庸遠矣卒之功名不立何也急於  
自售行事反覆故也九宦官之收士大夫必屈服之或爲  
門生或爲父子以要其不叛張濬下拜旣委質矣而畏人  
之知抑何異於擗耳盜鍾使其抑欲制心克忍克慎豈不  
以其才氣表見於當時哉故賢達有言富貴易得名節難  
守又曰富貴有命在道以求徒喪所守自古如此者可勝  
數哉

鳳翔行軍司馬李昌言將兵屯興平糧饋不繼還襲府城節  
度使鄭畋語士卒曰行軍苟能滅賊亦可矣乃以留務委之  
即日赴行在

人固有能謀而不能爲者鄭畋是也畋爲僖宗畫命將  
策視諸相爲賢矣及其當大政身任討賊乃不知履重

輕而倒接太阿又不知和衆豐財而士有餓色坐被襲逐  
何耻如之此用之者遺其才而畋不審己之過也

高駢好神仙信用方士呂用之熒惑百端有同兒戲

方士眩人大抵如文成五利張果呂用之所言智者固不  
惑矣而漢武非愚人也及其惑也如嬰兒之未孩易耳目  
而不知則方士眩人之言有不可不指摘庶後覺之易悟  
也凡言天仙降格者若其果然則其服食器用宜非世間  
所有然後可信今竒恠其字而不合筆墨屋險其詞而不  
離俗意或至書之縑綺藏之隱僻終無足異者甚則震雷  
揚火御杯勺散着核閭然如有聞乃不出於旦晝之時皆  
在夜昏之後帷幙之中有人爲之迹非世所無之物也由  
是論之秦武之高與夫壇祠彤響及明皇空中告語



崔浩天人接討等事皆以自誣又以欺世至呂用之蓋踈矣然高駢方日夕跨木鶴以俟其飛固不能辨天上之無銅劍與青石也愚智紛紛同為謬悠可付一笑耳

加高駢侍中罷鹽鐵轉運使駢懷袂大詔表詞不遜上命鄭畋草詔切責之

高駢立功安南建績成都其才有足用者一旦桀驁犯上無忌則由在鎮海日請討黃巢朝廷亂置失宜遂至侮玩之心耳是故處之得其道雖悔可以為功處之失其道雖利反以害僖宗甚詔責駢獨使鄭畋為之何也以畋與駢素相隙也駢既失臣禮夫豈語言可下畋為輔相與亦思制馭之道而順旨不辭因違其忿遂使王言有類相詬不亦辱乎陳敬瑄勝邛州九阡能黨皆不聞未幾邛州申捕獲阡能叔

父行全家三十五人請準法孔目官唐溪曰此必有故謂所以然果刺吏求行全良田不得故恨之行全嘗餉溪金百兩以然片使去

所謂亂者宜然而不然不宜然而然也宜然而不然故孔孟窮為旅人不宜然而然故莽卓貴極卿相撥亂者反之而已人各當其分物各止其所則亂者治矣唐溪明足以照茲智足以守信廉足以裨身若使處敬瑄之位所能韓秀昇楊師立之禍何自而起矣由是觀之自古衰世人才之易地者豈特一唐溪哉經世之士所以汲汲於求賢惟恐不聞良有以也

李亮用進屯沙苑敗黃巢之卒揆王鐸承制以克用為東北自行營都統田令孜欲歸重北司鐸鐸討黃巢又無功卒用



揚復光策召沙陀而破之制罷鐸兵柄今故以建議幸蜀爲已功令宰相共請加賞上以令爲十軍兼十二衛觀軍容

召李克用雖揚復光之謀用其言而出墨勅則王鐸也是時克用初一小勝賊殊未憚而田令孜遽行私意還遣元帥但欲歸重北司其視國家危殆曾不槩於心故刑餘之人慘忍伎害如此僖宗年漸長矣不知蒙塵之辱宗社之憂反以播遷歸功勅使嗚呼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生然以憲宗英明寵一吐突承璀自其爲太子時終身不能去於僖子何謀

時民間無積聚賊掠人爲糧河南數十州咸被其毒

瘠地寒鄉其人儉嗇其受禍每輕四通五達之衢并商

要

沃物阜民俗汰侈其受禍每重江淮荆襄自代

宗末漸罹兵革其後來甫王郢黃巢秦宗權相繼殘戮重以藩鎮擊兵及各有分地然後少止數十年間所殺豈可以數計哉故善卜居者甘乎寂寞之濱善爲生者不以富貴爲子孫累處亂世而能貧庶乎其可免矣

東川節度使楊師立以陳敬瑄權盛心不能平敬瑄遣高仁厚討韓秀昇也語之曰成功當奏以東川相賞師立聞之怒曰彼此列藩何得以我疆土與人田令孜恐其爲亂因事撻之師立不受詔舉兵以討敬瑄爲名

陳敬瑄妾作勿論可也而揚師立何其蔽歟是時天子在蜀若高仁厚受命而來爲人臣者無以有已安得據城而拒之爲師立者聞敬瑄之言表請入朝可也此仁厚立功



以州讓之可也智不出此乃爲反逆而死由以外物爲重  
昧於取舍去就之義夫烏知兩臂重於天下哉

黃巢圍朱全忠於汴州全忠告急於克用克用破巢走之營  
于城外全忠固請入城置酒禮甚恭克用使酒語頗侵之酒  
罷揚彥洪與全忠謀圍驛而攻之克用僅免全忠誤認彥洪  
爲克用而殺之克用明日移書責之全忠復書曰前夕之變  
僕不之知朝廷自遣使者與揚彥洪爲謀彥洪既伏其辜惟  
公亮察克用還晉陽上表請討全忠優詔和解之克用終鬱  
鬱不平

晉汴交惡失自克用始克用固全忠所忌也然新救其危  
解其困全忠雖欲圖之必未敢發其固請入城特欲示勤  
厚伸謝悃耳而克用不謹於禮無古者諸侯相見之儀乘

酒使氣以語侵之全忠高殿之心而召其兵全忠失矣

克用豈爲得乎克用助得免全忠書與全忠曰茲首途赴  
急難苟免殲敗敢圖尚誰能殺加勤而驅鼠飲河過於杯  
勺笑語卒獲嗟乎古人之戒不知其郵有失渥恭之道至  
煩督過深用愧懷將佐有言思雪憤耻於山涼德遠救修  
然方天子播越示社玷危乃忠臣畢命之秋義士捐軀之  
日克用才雖鄙劣志思奮勵公若宥其腕略使得自新延  
首勤王之師願與同盟之後揚彥洪忠於所事諒匪私仇  
黨加刑誅祇重吾過敢布腹心惟公實圖利之即整比軍  
伍而去如此一舉而天下之輿歸晉陽矣乃不省已失力  
校犯者擊兵全忠志不克伸惜哉

義昌節度使兼中書令王鐸過魏州侍妾成列服御鮮華如



承平之態節度使樂彥禎之子從訓伏兵殺之掠其資裝侍  
妾而還奏云為盜所殺

古人有言匹夫漢壁不可以越郡易曰慢藏誨盜冶容誨  
淫王鐸犯此其及不亦宜乎鐸在相位不明是非乃同盧  
攜而沮鄭收信裴澤招賊之謀在宋城欺罔之罪一年之  
間使賊大熾及為南面都統又不能弋遏蓋業更生劉漢  
宏一寇然則謀議乖刺施置乖方政之所殺多矣晚而蹈  
禍亦豈特驕奢汰侈之罪哉

李克用進逼京師天子幸鳳翔克用表請還宮誅田令孜令  
孜劫上幸寶雞宰臣皆不知明日孔緯追及乘輿上使還局  
翔召百官時令孜弄權再致播遷天下共忿宰相蕭遘以令  
孜在上側辭疾不往帥百官上表請誅令孜及其黨章昭度

道召朱玫迎駕玫亦惡令孜遂與克用合追逼乘輿不幸昭  
元玫還鳳翔欲立襄王煜遣范之政脅百官立之使蕭為相  
又遣辭玫自加侍中以蕭為太子太保遣稱疾歸亦樂

天子蒙塵雖外諸侯猶當齊問官守况輔弼大臣任耳目  
股肱之寄者乎田令孜自上為親王時有號說曰位權為  
中討付以政事于時蕭請乘顯用也及乘輿播遷至古綿  
遣自工部侍郎拜相其可為不可為蓋於此有決乎如以  
國步顛危不克負向則方辭不拜可也如以人臣之義言  
不辭難則死生以之可也今日之令孜猶前日之令孜言  
前日可與參決萬微今日惡其在左右乎且已未嘗為  
上極言令孜敗國致寇之罪亦安可望帝自悟而悻悻不  
從乎故召朱玫雖曰天下重鎮而車駕實由此危殆矣



辭權冊又不從朱瑒發止之謀而亦受其官保之命矣  
君臣之系如此乃辭法歸不樂如他日何

王行瑜殺攻王重榮殺溫重雀還鳳翔詔誅偽宰相書謂  
昌圖裴淑時朝士受煊官者甚衆法司皆處以死杜讓能乃  
爭之免者什七八

蕭遣之罪固可以死乃之鄭昌圖裴淑則有間焉宋氏謂  
宰相孔緯與書有隙勅孔偽署而殺之緯遣何陳直以上  
在實難遣緯召百官而請辭疾不見以是為憾耳雖於遣  
有拒未政之言有罪然田令孜之奏有不據偽冊無官歸  
永樂之節言裴鄭則身在襄王其事有間矣杜讓能為餘  
人力爭而不為遣區別此自武以愚考之遣之死也田令  
韋昭度非也孔緯也遣在則區別一官其收命

度請誅之至是被誅則田章意也昭度結官官得為相此  
讓能所以不能救歟

高駢將畢師鐸秦彥攻駢城陷囚之

高駢早有功伐據江淮膏壤聚集之地財富兵強進可以  
師相文將入王室退可以保土宇修職責為強大諸侯而  
不失臣節誰能禦之顧惑一二方士至於滅士是故君子  
之事其心不以一物自累衣服飲食不得則不生猶直寄  
焉餘可知矣虛明正靜可以監天地照萬物何往而不裕  
不然衛懿公好鶴曹伯陽好田唐莊宗好優皆足以凶于  
家而害于國况神仙不死之說英主尚未能無惑高駢愚  
人也何以自脫哉

張全義據東都詔以為河南三東都喪亂之後僅存壤垣白



晉蔽地居民不滿百戶全義於麾下擇十八人材氣可任者  
人給一旗一榜使詣十八縣故墟落中招懷流散勸之樹藝  
曰無租稅歸者如市又選壯者教之戰陳數年之後漸復舊  
制桑麻蔚然天縣勝兵至七千人小縣不減二千人乃奏置  
令佐以治之遂成富庶焉

破殘之餘撫民之效如張全義之在洛邑成汭之在江陵  
楊行密之在淮南其始至之日與十年之後戶口有百倍  
之增其事皆目前易爲者夫人能爲之而三人獨能成其  
功則有異矣使當時必其戶口之增田畝之闢租稅之入  
衆建官司分餉軍屯一切科斂皆不得免如承平時則雖  
十八縣皆以全義爲令長沒世而無功也惟無是六者爲  
民害民所以歸之比及奏置令佐強者勝兵則以富庶之  
勢與衆同欲不得不然者然則荒餘之地久而不復惟深  
監六害而已矣

楊行密圍秦彦昇師鐸益急彦恐駢黨爲內應殺駢并其子  
弟甥姪無少長皆死行密聞之帥士卒縞素向城大哭三日  
高駢之在成都殺突將也夜掩捕之老幼孕病無免者嬰  
兒或撲於階或擊於柱號呼震天死者數千人有一婦人  
臨刑執手大罵曰高駢汝無故奪有功將士職糧激成衆  
怒幸而得免不省己自咎乃更以詐多殺不辜天地鬼神  
豈容汝如此我必訴于上帝使汝他日冤抑汗辱驚憂喘  
恐舉家屠滅如我今日至駢晚節一如婦人所言或謂此  
豈非佛氏所謂輪迴果報者乎曰似之而非也易曰積善  
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曾子曰出乎爾者



反乎爾者也積善有慶是矣而曰餘慶積惡有殃是矣而曰餘殃蓋積之既久則末流必多故有虞之子不肖而陳齊享祿商辛之後有國而祿父再亡可見殃慶之必餘也若駢所得猶未足以償數千人之怨纔足見天道好還之不害忒耳若夫輪迴之說謂死於此生於彼今世爲人後世爲異物負冤於陽明之界而取償於幽陰之府則無是理也駢感用之使一方塗炭揚行密雖其巡屬起兵赴難於義已得又能率士卒縞素向城哭三日雖非其誠予以收揚人之心委秦彥以罪亦假仁之舉也

呂用之之歸揚行密也給去有銀五萬錠埋於所居克城之日願獻之既而無之行密斬之發其中堂得桐人書駢姓名於臂桎梏而釘之

畢師鐸破揚州即日杖殺諸葛毅私之罪未及呂用之之十一也而揚行密又留不殺何也沮之之敗詐爲高駢牒牒行密爲行軍司馬又以其貴迎之于天長此行密所以不殺歟夫天下之惡一也用之既誤高駢有如舉城以授行密行密亦當數其罪惡肆諸市朝以謝揚土乃受其私己之意而容貸之及責餉不效然後施刑向使得金其勢必將不死是行密喜怒生殺皆以利夫豈仗大義圖霸業之道哉桐人桎梏世所謂祝詛厭禱巫蠱之類或見高駢受誅必以爲驗彼呂用之張守一諸葛毅又誰詛厭之哉然女子小人冒疾險恨或出無聊之計若鮮不以此自夷而人主亦多惡之苟明乎理則不惑矣

三月戊戌朔日食既癸卯上崩皇太子保長而賢羣臣屬



望觀軍容使楊復恭立保第壽王深與中尉劉季述迎於六  
王宅

日有食之既人主晦昧之象也越六日僖宗崩然則僖宗  
昏庸亦可比之日乎曰天下一家四海一國僖雖昏庸固  
君父也雖然日有食之既而帝尋崩非儆戒可及天意若  
曰唐德將終此其符耳甚哉官緊之喜亡人之國也如不  
以亡人國為喜必以安其身為憂思安其身惟賢君可恃  
君而不賢亂所由生何身之能保耶楊復恭劉季述至是  
蓋從中外之望推奉言上以獨寧邦家而必贊私立少欲  
恩出於已雖偷安目前禍不旋踵是不獨喜亡人之國亦  
喜自亡其身中人視此亦可審擇而慎處矣

昭宗上

唐紀

羅弘信擊樂從訓斬之與父彥補皆梟首

王鐸之禍樂從訓為之彥補知而不治又為之隱而以盜  
奏乃同情也至是父子皆不免則好還之明驗也天明畏  
自我民明威人怒於下則天應於上未嘗差忒顧有久速  
參差之不齊耳具可忽諸

楊行密擊趙鐸擒之朱全忠與鐸有舊求之袁襲勸行密斬  
以遺之行密從之未幾襲卒行密哭之曰吾好寬襲每勸我  
以殺此所以不壽歟

謀議在人斷其可否在己行密知殺之為非而從之是亦  
好殺也安得以寬自居高霸等四將及其下數千人無罪  
而殲之畫策者袁襲也伏甲者行密也於趙鐸亦然故襲  
雖不壽而行密嗣子不延豈非好還之明效耶



將祀園立故事中尉樞密皆綵衫侍從僖宗之世已具襴笏  
至是令有司制法服禮官不可上曰事有從權勿以小瑕遂  
妨大禮於是宦官始服劍佩侍祠

僭亂之事未有不自微而著故孔子曰惟名與器不可以  
假人臯陶曰五服五章哉傳說曰惟衣裳在笥綵衫內侍  
之常也易以賤服則恐其生怨無故而與之法服是假以  
器而躋之於是有爲師傅封王爵特未有稱帝者耳昭宗  
所謂事有從權勿以小瑕遂妨大禮此特辯慧小數禦人  
以口給不知從權之久習以爲常又安可復取也故亂之  
所生則衣服以爲階

初張潛因楊復恭以進復恭中廢更附田令致而薄復恭潛  
以功名爲己任自比謝安裴度李吉甫薄其爲人聞其作相  
曰亂天下必是人也潛聞而竊之上問以當今之亂潛曰  
兵以服天下上於是廢募兵會朱全忠誦討亂之策不可  
潛力主之

正其身然後能格君其君正然後能定國治世者衆正之  
積也張潛以謝安裴度自比是有意於佐時君平僭亂也  
而先結揚復恭後附田令致反覆二豎之間東山綠野豈  
有是乎不自省己恨人之議之顧欲強兵以力取勝此呂  
政項羽所不能行潛何獨能之唐室之勢至于懿僖亂則  
甚矣而亡形未必成及昭宗辨急輕佻欲速見小利始任  
張潛終任崔胤於是唐亡可決向使王搏杜讓能韓偓諸  
人獲輔初政必於其位亦必維持國勢不至疾顛一指之  
任豈重如此



上曰克用有興復大功奈何以之孔緯曰陛下每一時之體張潛建萬世之利上曰勉從之曰何如二人母處康蓋

昭宗即位至是三年外諸侯雖擅兵相攻未有開鼎者及張潛伐河東不勝然後侵叛四起昭宗坐不安席非外諸侯幸王室敗而然由朝廷不分曲直何置是并有以召之也李克用許全忠曰他日必為國患全忠許克用亦然兩造之詞固未易辨以其事觀之豈不明哉克用有興復大功昭宗自言之矣苟非反逆尚將十世宥之乃偏聽全忠之詐力主張潛之謀能俾成功天理人心皆不與也其敗宜矣故辨別是非審錯曲直使各當於理乃治天下銷禍亂之要術也

克用上表曰臣父子三代受恩四朝破寵勛前黃與嗣襲王存易定致陛下今日冠通天之冠佩白玉之璫未必非臣之力也若以攻雲州為臣罪則拓跋思恭之取鄜延朱全忠之侵徐鄆何獨不討賞彼誅此臣豈無詞今張潛既出師則難束手已集兵五十萬欲與潛格鬪若其不勝甘從割奪不然方且輕騎叫閭頻首丹陛許茲面於陛下之宸坐納制教於先帝之廟庭然後自拘司敗恭侯斧鑕衣至潛已敗朝廷震恐

克用之表詞義直矣禮則不恭曷不曰臣父子三代受恩四朝憑仗威靈遂展微效效者率臣授鉞禁旅疏行濟河而東遠賜薄伐臣引咎自咎蓋有端倪良以拓跋思恭擅取鄜延宣武全忠兼併徐鄆見其受賞失在效充遂攻雲州冀免誅責朝廷公道惟賞與誅賞之所加豈畏強大誅



之所及豈幸寡弱竊以虞舜事父大杖則走不敢與爭  
鬪姑欲避其銳鋒躬率將佐前近京闕當蒙開宥察其精  
神方且輕騎叩關頓首丹陛訴姦回於陛下之宸坐納制  
救於先帝之廟庭自拍司敗恭俟斧鑕如是則情文兩盡  
無可疵矣

夏四月有星孛于三台東行入太微長十丈餘蔽天下

天人之際精稷相盪善惡相推天變見乎上則人事變  
下人事失於下則天變作於上所以然者天人一理上下  
同流故也是以爲君者必修六人之德以居天位先天而  
天不違則感之者順也後天而奉天時則應之者正也如  
是則日月星辰之行風雷雨雹之降雖有舛逆乖妄而不  
爲災也

帝庭也其象者夫其言戒切矣使君相仰而察節而思  
正厥事欲銷去之禍之求也庶可禦乎乃徒以赦令權之  
惡人幸焉良民病焉於是上帝震怒不復可解而姦雄起  
利之人各勵其志氣以備王室如彗之爲矣

場復恭專制朝政上惡之出監鳳翔館

中臣憑恃近君又有其柄是以恣橫謂人無如已何然  
有不自矜者李輔國程元振魚朝恩之在前田令孜楊復  
恭劉季述之在後孰能免乎復恭幽宿衛制朝政假子皆  
爲藩方又奏宦官子六百人皆爲以軍植根固矣家計立  
矣而昭宗一日罷之曾無難者然則向之所爲特徒然耳  
曷若忠順不失以事其上之爲美也此可爲中人之永監  
矣



王建国彭州又下民之冀匿山谷諸寨日出俘掠有軍士  
王先成度諸將惟王宗侃賢乃說之招安流離禁軍士虜掠  
條列便利七條宗侃以白建建大喜從之明日威令赫然  
者如市

古人所以廣取士之路者為賢才難知恐其遺也賢而見  
遺無與安邦國才而見遺無與立事功是故或取之耕或  
取之釣或取之築或取之市或取之商賈或取之屠肆或  
取之獄或取之解或取之盜賊或取之夷狄或取之異教  
或取之走卒或取之胥吏或取之工技其廣如此然後賢  
才不在下而皆在上賢才在上則下受其賜亂無自起矣  
觀王先成之言蓋王建與其將法智思所不及者一日得  
之邊不用兵而下一州然則人才之隱伏於塵土草茅可

勝計哉是宜表而用之俾盡見所長而建不能養人勝  
已宜其所就之狹劣也夫古之人取賢才之道如彼其不  
拘而或者顧欲以詞藝任子滿途以得天下之士彼有實  
用而不能為文者地寒凍以雨無由自奮者必待詞藝在  
則所遺多矣

以三州歸朝乞賜旌節及會諸道兵討克用詔許之節不  
會兵

未識人倫焉知天道張巡以此責尹子奇者也欲教事君  
先令順長陸贄以此語德宗者也不能事上何以使下張  
濤以此下王敬武者也李存孝雖非克用真子固為父子  
久矣一旦叛父請兵討之將何有於君昭宗囚其使却其



表下詔訓勵仍責鎮汴以不當結納之義一舉而克用心服鎮汴大愧存孝無所容而綱紀振矣今雖不許會師而賜之旌錢是教子叛父也子可以叛父臣獨不可以叛君乎故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王建屢請誅田令致陳敬瑄朝廷不許建殺之上表曰關押出虎孔宣父不責他人當路斬賊孫抗救蓋非利已

公道在上其下服焉治世也清議在下其上惡焉亂世也清議者公道鬱而後有公道者清議違而後行是賞無者人主制世御俗之大柄不可以失焉者也田令致敗與國家陳敬瑄敗亂藩鎮置乎重典誰不謂然朝廷既不思治之會王建有請當亟出詔書獎其為國救難之志而許之豈不賢於建專使而不請哉抑且不論田城之本

招關函出虎之譏昭宗宜斷而不斷之過也

父祖家行密白何為效之

父祖家身發人子至痛之情也攻讎斷之恣可釋矣宜辨其犯而報之然後快是言為效也向使不使備而泄於南不當效况已後之乎行密其是知老遺重矣宜其能駕馭羣才而霸有一方也

李茂貞上表及遣杜讓能書辭語不遜上怒發討之讓能力止上意益堅官軍大敗茂貞進逼京師上以讓能為解賜之死加茂貞中書令

李茂貞惡杜讓能昭宗左右故為不遜以激怒之讓能能忍矣而昭宗不能也是以唐茂貞計中向若合以優詔



申論理義朝廷帖然無討伐之計彼亦何辭與亂必不得已嚴備謹守召援於河東亦足以制之矣昔成王生於宮中豈坐享太平非有艱虞慎懼之心而知處事之道曰必石忍其乃有濟魯昭公高貴鄉公唐昭宗皆在屯難中乃忿忿焉不相時不度德不量力行其褊心奮其殘謀不旋踵而亡何他人之效歟

鄭祭好詆譖為敗後詩上以為有所蘊命以為相堂更往生祭未信吏曰特出聖意祭曰果如是亦人笑而詎而智客三祭極言曰歇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矣矣言議不獲乃視三人當事任常苦不自知及時富貴常苦不自知小人敗國大抵坐此鄭祭則自知矣彼其力辭不拜豈不遠過強嘗朱朴崔胤之徒勢利誘之其中怵焉冒利而忘義此

人常態也其言曰知人笑何若力辭不拜誰得而笑之故為利為義一念之頃反覆手之殊維君子不可不致慎於此也

董昌昔政重僉以充真獻饋遺甲天下朝廷以為忠官至司徒爵郡王昌求為越王不得愠曰朝廷負我遂謀稱帝

人臣竭忠赤效至計宜勤勞適足以酬養秩祿曾計而不效勤勞而無成不特為祿養且常請責焉猶有功庸即顯賞報已非君子之存心况於歛氏討貨國爵乎夫竭萬人生養之具而朝廷受其餌易一身富貴之榮而朝廷從其欲怨出於民謗歸於己雖龍利恩私墮事而至於將何以任之今夫秩祿逾分尚不克堪而第凶極惡終不可任者天人不與有禍無福必矣如不謂然員不以重阜寶



憲梁其善一言之徒監之也

上以郊畿多盜石墮垣入宮或侵犯殿寢者宗室諸王將

兵巡警南北司用事之官恐其不利於己之意論罷之

昭宗欲使諸王將兵雖非上策若夫官制則兼衛若壯

外可以懾藩鎮內可以制中官矣此司不但可也而南牙

亦請罷之何也此必非上策也昭宗之謀直在聖德與

邠岐為腹心耳小人之姦邪視人之昏明剛柔而作止者也

李克用有勞於王室則伐之於議能為國忠計則殺之李

順節出死力去大奄則戮之然則人臣何所恃於君父哉

崔昭緯之於邠岐崔胤孔道張濬之於武宣蓋懼此也諸

臣之罪固多矣致其如此者誰歟故君不君則臣不臣春

秋之義所為編本而清源也

上表稱王行瑜韓瑊李茂貞稱兵犯闕請討之行瑜等

稱茂貞上表請罪上克用且赦茂貞併力討行瑜

昭宗謂不臣之狀行瑜為甚者据李谿罷相又同昭緯被

殺此二役也行瑜信世矣然李茂貞求招討使不得遣廷

議能書陵蔑朝廷繼又上表譏誚昭宗尋即稱兵脅誅宰

相此三役也皆在行瑜之先然則不臣之狀茂貞為首矣

克用於邠岐同華非有父兄之怨特為王室雪耻故伏羲

而來昭宗不明又任術數陰疑克用偏黨茂貞他日困辱

凶終蓋始乎此謀矣

克用既斬行瑜上表請乘勝遂取鳳翔上謀於貴近或曰茂

貞復滅則沙陀大盛矣乃詔復克用忠款而言不臣之狀行

瑜為首今且當休兵息民克用乃止



朝廷力足以禁暴誅亂固不藉勢於外諸侯不然固賴一  
二賢藩爲股肱之助昭宗胡不虛心泛觀諸方通順之迹  
力罪之狀當是時孰有賢於河東者斷自己心付以兵柄  
使之討伐叛侮則朝廷之勢重矣乃用儂浮輕狡之心以  
待輸忠效力之臣克用獻策至于再三略不省悟貴近一  
言則應之如響自此王室有難亦無顏面告于河東克用  
亦不復入援矣或謂昭宗史見其顛躓危迫未有不動心  
興嘆者推原其故乃皆自取亦不足悲也

崔昭緯復求救於朱全忠遣中使追及斬之中外稱快

天子內臣無外交朝于諸侯春秋貶之交私議論漢法誅  
之况結強藩以爲援劫脅朝廷禁制君父乎此義也愚人  
容有不能知茲人則固不肯守所以然者計利害也王守

微方鎮盛政在奄寺陵駕縉紳不外有所倚何以保其身  
安其位小人趨利避害自以爲得矣使其求利而無害其  
何喜如之惟逆理也故所欲未遂所惡已及是故盡辯之  
結高駢崔昭緯之結王行瑜李茂貞張濬崔胤之結朱全  
忠雖燁燁俄頃間如樵石火未究把玩而誅夷勦族有  
不可勝受之酷然則向之不全者乃所以自滅也或曰杜  
讓能王搏皆賢者而不免何歟曰賢而至昏亂之朝固  
有不免之理矣儻如韓偓司空圖者又豈有此患耶

茂貞逼京師延王戒不請幸太原上至渭北韓建累表請幸  
華州上憚遠去遂從建請以府署爲行宮建居龍興寺

諸侯失國而託之諸侯則有萬公之禮矣天子以四海爲  
家其巡守也諸侯避舍以待莫敢專焉蓋無適而不爲主



也雖然此自綱紀不紊時言之耳若夫迫於強暴將欲避  
之是此辰不居其所壞星將安拱故春秋不以諸侯朝于  
王所爲非而以王所非其所爲疑焉唐室至是屋大中乾  
形勢已云將無可爲者必不得已外借大援亦必擇其人  
之可託與否晉陽興王之地李克用有大功於王室延王  
戒丕之言是也昭宗又昧於從違寧就韓建夫建乃與加  
峻連兵陳于闕前執戮宰相者也克用豈有是哉事幾再  
失是昭宗自從其亡安得歸之天數耶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二十一

昭宗下

唐紀

韓建奏諸王謀劫車駕幸河中請依舊制令歸十六宅勿與兵預政慮上不聽引兵圍行宮表疏連上上不得已從之又奏罷殿後四軍於是天子親軍盡矣未幾發兵圍十六宅殺十一王以謀反聞

昭宗初憤藩鎮欲剪平之而不能旌列姦貞嘗親受韓建迫脅矣乃自投于掌握既罷諸王兵又罷天子宿衛譬如百足之虫朝去其五夕去其十兀然尸居雖欲有所可否又安得行其免於凍餒未至弑殺者特時未至耳易曰吉凶悔吝者生乎動也動一也不利者三舍河東之吉而從華州之凶目視十一子為人必辱悔將何及嗚呼悲夫御



行其道則昆蟲草木無扎獲大闢之患不然一身無所容  
於天地之間况妻子哉古之明君所以不敢不敬德不敢  
不教子不敢用小人不敢失大柄為易世之後末流之若  
此也唐室至是豈非祖宗貽謀有未孫歟

初李克用表劉仁恭為幽州節度使及上幸華州克用徵兵  
於仁恭約共定關中仁恭不從因其使者克用自將擊之遇  
伏而敗仁恭遣使謝克用克用復書曰公仗鉞按兵理民立  
法擢士則欲其報德選將則望彼酬恩已尚不然何足信  
僕料猜防出於骨肉嫌忌生於屏帷持干將而不敢授人捧  
盟盤而無詞者誓

克用答仁恭有類杜弼移梁其言皆驗何道能然亦直陳  
其理而已鄭畋草責高駢詔則有忿心而肆其詈毀此

以為辱歟克用前後表於君上交於鄰敵語干僚佐其語  
大抵實實使昭宗善聽言亦可以得其為人而不失所從  
矣

右拾遺張道古上疏以為陛下即位已十年曾不知為君馭  
臣之道臣恐社稷終為賊臣所有上怒貶施州司戶仍下詔  
罪狀宣示諫官

張道古謂上不知為君馭臣之道昭宗宜召而問焉必稱  
啓發聰明而進其獨智者采而用之或足以圖存而救主  
苟無所陳猶當求賢博訪冀萬一之補夫豈年逐諫諍之  
時歟既斥逐之又以宣示諫官是禁使皆不得言譬如人  
手足不能舉廢矣使塗塞其耳目則有死而已矣

車駕至長安欲落鎮韓睦賜克用全忠詔和解之克用欲奉



詔全忠不從

賈復以小故怒寇恂光武兩解之以其事不足治而二人皆賢將又光武威明足以制之也及張延賞李晟文惡德宗雖和之而延賞終芥蒂則以二人所爭輕重有偏而德宗陰有左右也昭宗以禍迫佻倭之資當祿去王室之日不分是非專事和解夫誰聽之全忠不聽小人常情也克用猶欲奉詔其心終君子惜乎昭宗失之也

克用之平王行瑜也李罕之求帥邠寧克用曰先已奏用蘇文建公復二三吾輩何以異於行瑜罕之退私於董萬萬為之言克用不應罕之甚鬱鬱及昭義帥薛志勳竟旬日無帥罕之引兵據之克用怒責之罕之遂降全忠

李克用以王行瑜邀君為戒耻效其所為是也而待李罕

之則不為無天弑寧既亦奏除人澤州關守有後又高而  
不與罕之已自取之此子房請之陳平附耳漢高封韓信  
之時也幾會屢矣坐喪境上四量不廣也蓋嘗為克用謀  
主而不力言何也禹權與克用侔朝廷賜予鄰道等道與  
克用均以此佐人不見疑幸矣固難必其主之盡信已也  
王搏明達有度量時稱良相上與崔胤謀誅宦官搏恐其致  
亂言於上曰人君當務明大體宦官擅權孰不知之願其勢  
未可殄除宜俟多難漸平以道消息胤不悅乃令全忠表搏  
罪惡貶崖州司馬未行賜死

昭宗在位已十有三載其人才可知已矣矣王搏為相累  
年未聞有所匡益獨此數語曾未足以救昭宗之急得前  
憂變之亟生已為崔胤所擠置之死地然則搏雖以明達



有量稱其亦時於度君而冒於居位矣當是時也非貴  
之卿與世受國恩者無潔身之義自餘去之可也故孔子  
曰天下無道則隱富且貴焉耻也

全忠以王鎰與克用交通討之鎰懼請和全忠結昏而還  
德判官張澤言於鎰曰河東勦敵也今雖有朱氏之援譬  
火發於家安能俟遠水彼幽滄易定猶附河東不若說朱公  
乘勝取之使河北諸鎮合而為一則可以制河東矣

張澤為王鎰計若智而愚舍河東之近附宣武之遠一愚  
也全忠克用之忠功附全忠之姦賊二愚也鎮晉既通好勸  
使反覆自棄信義三愚也詎朱公兼取幽滄易定合河北  
之勢則於成德何利焉四愚也澤之意特以朱強李弱為  
向背耳以強弱為向背而不論義理非守國之善計也

上自華州還忽忽不樂多縱酒喜怒不常中尉劉季述等會  
上獵苑中夜醉歸手殺侍女數人乃詣中書曰王上所為如  
是豈可理天下乃召百官屠狗等請太子監國狀季述伏將  
士於門外以狀入白帝遂幽帝于少陽院矯詔令太子嗣位  
昭宗歸自華州忽忽不樂多縱酒喜怒無常者慣為中外  
所制而無知之何也雖然亦不善處困矣在易之困曰困  
亨困而有亨之道也九五剝則上六皆揜於陰為所傷害  
天下不來困莫其焉苟有剛中之德必致其誠意求在下之  
賢必去其不肖故困死于前而受福于後然則昭宗之困非  
必不可拯也特德非剛中心無誠意心下急焦焦昧徐說之  
也真是以終於困而已也當是時國家之勢如積薪在炎火  
之上累卵在頽石之下尚何心於醜騁田獵樂飲而沈醉



也左右官官去矣為仇敵伺釁日夕可以暴怒得之能無少  
少之辱乎

進士李愚上韓建書曰公居近關重鎮坐視君父幽辱而志  
勤王之舉僕所未諭也何不馳檄四方喻以逆順雷聲一振  
元凶破膽矣建不能用而厚待之思堅辭去

李愚首進士時已有遠見忠謀宜其終為世用也惜其所  
告非所當告耳韓建與郢岐馮茂帝室有年其事暴者天  
下所分疾愚豈不知使其能忠則無稱兵犯闕消散禁衛  
盡殺帝子之事而請車駕駐華州也當有匡復翼亮之功  
矣前日肆其凶虐今日豈能率義乎故孔子曰不可與言  
而與之言失言李愚於是為不智矣

上反正崔胤陸扈上言禍亂皆由宦官與兵乞令胤主左軍  
扈主右軍諸侯不敢侵陵王至安矣上猶豫兩日召李繼昭  
李繼晦李彦弼謀之皆曰未聞書生為軍主也上謂胤扈曰  
將士意不屬文臣卿曹勿堅求

崔胤之言其心雖私其策則是家宰位六卿之長於天下  
事無所不統况兵權有國之司命而可不預知乎昭宗因  
其請即以付之可也然不當分於左右使之通掌不亦善  
乎宰相獻言則猶豫不從而問之三武夫彼三武夫雖有  
誅四大豎之功其本固比司之隸也夫豈足與謀乎亦豈  
當與謀乎蓋昭宗天資淺淺怛中而不信人既與君子無  
始終又與小人生疑阻一有變故則手足紛亂制命於他  
人稍得閑暇則意氣踴躍慮事於分外使當承平猶不能  
自免况危亂之日乎



人惡遣張存敬圍王珂於河中珂謂存敬曰吾於未公有家  
此事分請俟朱公至而降存敬以白金忠全忠馳赴之先哭  
於重榮之墓甚哀河中人皆心珂欲面縛全忠曰若郎君如  
此僕僕何以見舅於九泉乃以常禮出迎握手獻敬既而潛  
殺之

舍聖人無誠於善者矣勉而為之持久而不息亦可以入  
於聖域也或作或輟則視其作輟之久近而分其君子小  
人之然也俄而善俄而惡則惡不足以勝善善之有如雪  
惡之炎如火其趨小人莫可禦矣朱全忠是也古之人始  
為盜賊終為忠善固多有之全忠雖逞肆一時盜據各位  
迹其行事蓋終始一賊耳其盡哀於王重榮而禮接王珂  
最其事之美者技湊未訖而珂已見殺方譚善善德之與  
袁紹而厚恤其家又速不逮焉事之美者尚爾自餘何可  
勝言也稽此心術而整長又得乎

崔胤請盡誅宦官宦官屬耳頗聞之上乃令胤封疏以聞宦  
官求美文知書者數人納之宮中調察盡得胤密謀上不之  
覺也

人主如昭宗可謂孤立矣與宰相謀事而宦官屬耳使宰  
相奏疏而內人屬目為天子子孫而孤立至此咎由祖宗  
也彼既往古不及知矣後來為人祖宗為其子孫長慮深  
計者宜以為戒矣前有覆轍而後不以為戒者不讀史也  
故姦人欲迷主者眩以性命道德之高談誘以二帝三王  
之遺說而不使之讀史曰漢唐以下何足道哉逮其不流  
誹詩則置國風誹禮則置喪紀誹書則置湯武之事雖或



史在漢則讀景宣帝光武明章而已在唐則讀貞觀  
開元永徽永和而已稍涉危亡可以懲懼主心者則不進  
也於是覆轍在前後車並轡而不得悟故博知往古者人  
主之要務不可不學也

余忠聞韓建有勸天子幸鳳翔表乃通其城建雖請謁全  
忠責之對曰建目不知書凡表檄皆李巨川所為全忠斬巨  
川以建為忠武節度使理陳州

韓建脅君父殺親王銷削宿衛罪執大馬全忠勤王宜正  
其名而討之則霸業美矣逼而奪之易以他鎮聽其誑語  
委罪幕僚全忠非不知也陽以詰責實喜其凌弱帝室雖  
奪其地而後昇旌鉞彼太皞之虛固雄藩也建於焉終其  
身無討伐之患然則全忠賊智若矣方建之請幸及論諸

王掌兵與幾後四軍利實辭理莫然類有修飾潤色之者  
今乃知李巨川所為巨川信可殺矣謀而使之聽而用之  
者誰歟特逆之人自古鮮有免於刑戮而建獨而小人之  
幸非常理也

克用問幕府以聚眾克敵之略李襲吉曰富不在儲強不由  
眾願大王宗德愛人去奢省役設險固境訓兵務農定亂選  
武臣制禮選文吏誅賞由我下無成禍遠客多正人無譖誘  
則富強矣

立事必有謀主觀其謀主則功業之高庠見李季克用所  
咨決者蓋萬而已至讒言所陳適凶問而發盡用其言於  
口河東何有蓋萬有矢策者勸克用不朝是也當此時克  
用請棄勢取鳳翔昭宗惑於貴近不從富宜入觀力陳矣



上不誅必為後患之意不然將在軍若令有所不受蕩平  
以華駐師郊畿釋戎服奉介圭以見天子此許攸勸本初  
董昭勸孟德奉迎之時也晉陽三業所與長安帝都所在  
身輔朝政修明紀律以晉陽為私橐以長安為公家使蒲  
陝連衝東寇不得西略非惟王室莫居李氏之霸基安矣  
釋此不為而區區疲力於幽州爭地於慈隰遂使全忠先  
手執敵林以鞭笞所向如志晉陽岌岌幾不自保此豈初  
謀不遠故歟

韋貽範以母喪罷相詣李茂貞求起復上許之命韓偓草制  
俛上疏論不可上命罷草茂貞至中書怒曰汝邪朋黨宛然  
如舊

昭宗用韓偓言不起復給詔君臣愛兩人而茂貞以朋黨

目之他日之全忠無趙宗序為輕薄之魁又怨裴樞序為  
輕薄之魁然則朋黨者真小人憎君子之名也與已同  
則謂之定信而不與已同則謂之朋黨人君豈可輕聽此言  
而妄加誦士大夫之伊尹告太甲以逆心者為逆孫志者  
為非道其取舍乃如此此人君聽言之要術也

齊乃欲以此相汙耶

小人逐利雖錙銖主操有決性命而爭之者况一品之貴  
萬鍾之富乎故雖蹈危垂亡之時其圖之益急大抵僥倖  
一得謂後日之患未必相及以此自寬焉耳獨韓偓以宰  
相為汙已不屑就焉他日寧以罪去在昭宗朝可謂賢者

公八



上心相韓偓偓辭而薦趙崇權亂怒使朱全忠見上譖而逐之與之泣別偓曰臣得遠戍及死乃幸不忍見契丹之辱主暗國危韓偓久於近處而不去何也昭宗多與之謀議君臣之分有所不及幸相人臣所願欲雖國潰於亡未有無相之日而偓終不肯拜甘心斥逐其去雖晚志操可尚矣人誰不富貴免富貴於無道之時可也人誰不死免死於逆亂之手可也

楊行密討李福擊杜洪洪求救於全忠全忠令荆南成汭武安馬殷武貞雷君威出兵救洪汭畏全忠且欲侵江淮自廣發舟師十萬沿江東下李璠諫曰武陵長沙皆吾讎也豈得不為及顧之慮乎汭不聽全忠至鄂州殷彥威乘虛襲陷江陵盡掠其人而去神福復入破汭於君山汭赴水死自是

荆鄂之間殆至無人

成汭為荊州辛勤牧養初至之日有民戶十七至是十有八年乃有實田十萬人舟艦其盛苟能輯睦四鄰慎保疆場增修德政他人安得而窺之若畏朱全忠之命甞勉出師者宜使偏裨助為聲勢可耳而乃輕用大衆自取亡滅迹其所以然徂於西代歸峽之勝又貪地于雲夢也既勝且貪向者勵精為治撫集彫殘之智曠然皆蔽貪之為害如此不寧惟是足載汭末年民戶及萬而出師十萬人則所存無幾矣重戰輕防豈知兵者耶

國節度使田頔因破馮弘鐸詣楊行密求池歛不獲行密不求精於頔頔怒遂有叛志田頔求屬池歛於行密不與是也而不能察其下之索賂



丁以見行密之攻素不戢下非左右特施之於顯也然顯  
已據一州又求廣地以寸功要賞又何惡於人之有求於  
己不知自反遂取滅亡貪權爲之災也故雄雉之詩刺軍  
旅數起其斷章曰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伐不求何用不  
臧衰亂之世人人逐鹿知德行著少矣高曰戒揚行密漁  
利顯稱其賢亦非庸武夫但不能窒慾懲忿而陷於求伐  
之禍亦可爲監哉

是時諸道多不上供惟山南東道節度使趙匡凝與其弟荆  
南留後匡明委輸不絕

忠孝至行也有所利而爲之外行雖美而心則惡惟無所  
利而爲之文或不具而情乃美矣于是時唐室垂滅藩鎮  
奉上非有賞可冀有罰可懼而二趙勉輸貢是無所利  
而爲之者可不謂忠乎同時據境土力足以供王而不供  
者得不愧乎

崔胤假全忠兵力以誅宦官及全忠有篡奪之志胤懼乃謂  
全忠曰長安密邇茂貞不可無備六軍十二衛但有空名請  
召募以實之會全忠欲遷都洛密表胤專權亂國離間君臣  
并其賞錄之

假手於人以濟吾事事已獲濟義當與之有終非大故不  
可絕也不然當慎諸其始寧事之不濟不可假非其人爲  
末流之難處也崔昌遐是已宰相時來則爲既去位又何  
驟於心哉而忿憾奄豎必行克伐之志當是時非仗全忠  
兵力何以能勝而全忠非可交者也有人見昌遐深結宣武  
疑其有輸忠社稷之意胤非敢爾直惡奄豎去茂貞耳不



然何用區區及補六軍十二衛為王室壯形勢哉是則胤  
目謂能以全忠而不知其在全忠度內也故不擇交不慎  
始終必傾虧崔胤之事亦可監矣故比之六三曰比之匪  
人不亦傷乎悔吝凶厲不足以言之必至傷敗然後已  
全忠逼上遷都華州上謂侍臣曰鄙語云統于山頭凍殺雀  
何不飛去生歎樂朕今漂泊不知竟落何所因泣下霑衿左  
右莫能仰視

堯舜以天下為公選賢而付故亂不生三王與子子不能  
皆賢也於是亂生焉非與子之法使然由與子之人不善  
處也雖然祖宗遺以成憲又數求賢哲而建諸侯以文輔  
之雖時有小亂旋復興復自非大無道如桀紂雖不亡可  
也三代而後有天下者趨一切之功以智力持之豈有仁

義之訓君子之助友邦之賴王孫智滅力劣則多智多力  
者謀奪取之莫之能較則不可如何之勢至矣孔子曰不  
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定故傳賢之道不至  
於不可如何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傳賢之道其終至於  
不可如何桀有南巢之放紂有黃鉞之誅胤有頓首請罪  
之辱孺子嬰之幽于夾壁也山陽公之執于許昌也曹髦  
之墮于車中也懷慙之步出銅駝也司馬德文之成然書  
詔也劉準之泣而彈指也魏子攸之鞭馬絕糶也皇泰王  
之布席焚香也唐昭宗之自比凍雀也宋友自之哭對敬  
宗也唐莊宗之置酒石壁也皆居不可如何之勢也然則  
天下國家而荒于酒惑于色冒于貨賄濫于田賦侈于土



大醜于遊宴黷三兵革惑于正道是之謂不修德不知修德必疎君子必近小人於是亂而危危而立不可如何之勢成不在其身必在其子孫是以古聖人立教不言天命惟曰敬德不敬厥德則早墜厥命周公以此戒文王成王將崩出誓言曰在後之嗣敬遵天威其命奉公曰敬保元子濟于艱難其不忘周公之訓而克踐如此是故敬之一字道之樞治之原也人君誠能講學明善修己以敬百世其國可也

帝謂蔣玄暉曰德王朕愛子全忠何故堅欲殺之玄暉以上全忠全忠方西討恐變生於中欲立幼君易謀禪代乃遣使振玄暉朱友恭氏叔琮圖之

南人有言人而無常不可以作巫醫凡子曰善夫不常

德或承之羞不必占筮蓋必至之理也故易曰不

無所容也昭宗年已長矣險阻艱難備嘗之矣而躁而

決之態曾不少懲困於心衡於慮而不作徵於色發於聲

而不喻所以至於極亂必亡由主心不可為也當是時我

躬不閱皇恤我後而與全忠爭德王之死所謂一朝之忿

小人之情非惟全忠不逮曹操昭宗劣於山陽公亦遠矣

玄暉選部武牙官史太等百人夜叩宮門帝方醉遽起走史

太追而殺之女暉矯誣立暉王祚為太子即位全忠聞變陽

驚號哭自投于地曰奴輩負我令我受惡名於萬代至東都

伏梓宮慟哭流涕妻誅友恭與琮二人友恭臨刑大呼曰賣

以塞天下之謗如鬼神何行事如此望有後乎

亂臣賊子自王莽而後遂猾變詐日以甚甚大抵欲蓋其



迹而已然史冊書之至詳其方寸之微亦莫得掩矣可蓋也或曰後世固傳之矣彼以蓋當時耳不曰史固出於當時之人乎而亂臣賊子必為掩蓋之文予以見良心不亡持為利欲所蔽也全忠急於篡代挾帝自近使蔣玄暉三人圖之日夕以冀乃曰令我受惡名知弒君之為惡是人心也汲汲圖之為利欲所蔽也不能自克其蔽益甚則為全忠之流此孟子所以深陳舜跖之辨在一間而已可不慎哉為全忠計者既下韓建服李茂貞經理長安改紀朝政率天下方鎮以恭順之道唐君未亡吾固事之若天命改授亦不容釋矣如是雖未能遠過魏晉而免夫弒君之惡誅討之罪豈不善乎史太平刃昭宗猶感濟鄒在樂也致之大戮亦足少謝天下而全忠止殺朱氏二人其意自

以為討賊之事盡矣將誰欺欺天子友恭臨死之誓其能免乎

昭宣帝

唐紀

夏四月庚子彗星出西北五月乙丑長竟天占者言君臣俱災宜誅殺以應之柳璨因是疏當時名士素所不快者獨孤損等三十人盡殺之

討罪人以存義雖多無傷殺無罪以便私一夫不可柳璨假天象以除素所不快者一言而陷三十餘人餘怒所及猶不啻十數自以為計之得也曾未十旬已罹其禍故曰人必自殺然後人殺之其事好還不可誣也唐亡五代繼之干戈日尋以人為婦以殺為儀垂五十年然後定竟天之誓殆為是發而占者謂君臣俱災致小人肆其凶醜夫



直天意故柳璨願身於前全忠履宗於後謹瞬息之頃天  
事常象可不畏哉

初禮部員外郎司空圖棄官隱居累徵不起柳璨以詔書徵  
之圖懼詣洛陽入見陽為衰野墜筯失儀璨乃下詔以為傲  
代鈞名可放還山

唐末進退不汙者惟司空圖一人其猶在韓偓之右乎柳  
璨徵之即至以鄙野自置遂得潔身前史乃謂圖懼璨而  
來則誤矣審有懼心必通勉就列安能為墜筯失儀之狀  
迹近而意遠情踈而罪微此蔡邕伍瓊周勃之所難也詳  
味其事想見其人嗚呼可謂賢矣哉圖有詩行於世詩未  
必工也世之愛之則以其賢也若夫失節犯義不齒于士  
君子之列則雖吟咏比興上揖屈宋下友甫白何足稱而

### 揚之哉

全忠急於篡位使蔣玄暉等謀之玄暉與柳璨等議以魏晉  
以來皆先封大國加九錫殊禮然後受禪當次第行之乃先  
除諸道元帥以示有漸全忠大怒玄暉懼自至壽春具言其  
狀全忠曰汝曹巧述閑事以沮我借使我不聽九錫豈不你  
天子耶玄暉曰非敢替德但以人心未服不可不曲盡義理  
欲為王創萬代之業耳全忠叱曰奴果反矣玄暉惶遽辭歸  
與璨議行九錫

蔣玄暉等惑於傳禪之名故欲先封大國次行殊禮若全  
忠意者取傳國寶即日受禪可也是亦不識名實者也此  
以禮孫而去彼以禮辭而受去者非有所迫懼受者非有  
所攘奪是之謂傳禪若堯舜禹是也三代而下莫非兵取



烏有傳禪者哉曾孟德最爲雍容不遠者凡五六年間以  
父而升終不及取以速其子然考其事可謂禪歟正使全  
忠今年進上壽明年受九錫又明年唐帝遜于位豈能蓋  
其劫奪篡盜之情而玄暉乃曰人心未服不可不曲盡義  
理是以封國殊禮爲義理之盡而服人心小人自以爲中  
庸而無忌憚何世而不然也或曰均於攘奪玄暉失之緩  
則當如金忠之亟歎曰跖之徒以分均爲仁出後爲義焉  
盜一也全忠其臆傳夷方者歟玄暉柳璨其誦詩別嬪者  
歟是故取之而是則湯克夏即日於桀武勝殷即日殺受  
無疑情無留事也取之而非則如魏晉五朝隋唐五代皆  
先竊其柄繼弑其君乃篡其國故雖彌文委曲品節似之  
亦何異羊質而虎皮後祖而周服此道之所不載也唐有

天下歷二十君爲子所逼奪者三焉爲婦所乘者三焉爲  
賊所囚者五焉爲妻所弑者一焉爲官官所立者九焉爲  
所弑者三焉爲所廢者一焉爲力士所敗者七焉爲強目  
所殺者二焉不爲小人所感者僅得二三人而無全德者矣  
其治効則亦亞於兩漢而賢君如其鮮何也得之以兵  
力守之以智術知仁義爲羨慕而行其淺者則文皇耳若  
夫躬履聖人之道希跡先王之治雖文皇亦未足與議也  
故雖至於斗米數錢外戶不閉四夷賓服號稱太平傳祚  
二十享年三百而國家之禍乃最盛於前代焉古之稱有  
天下之盛者曰商之孫子其麗不億曰文王孫子本支百  
世今唐子孫受禍者多矣武氏殺之祿山殺之朱泚殺之  
韓建殺之朱溫殺之其敢於踞躄豈無所自哉文皇弑兄



殺弟滅其十子不爲天、除言也一身之計耳計一身而  
推刃同氣使無胤嗣此念酷烈天地鬼神皆告諸他日  
宗支五罹戕毒出乎爾者反乎爾其作始也簡其將軍也  
必巨乃天理之必然也是故古之王者必修身以齊家然  
後治國平天下身之不修顧欲以威勢機詐禽制百千萬  
人使必我之服而不敢動其可哉文皇誠以堯舜文王爲  
師則其道必始於父子夫婦兄弟之間不至於慚德愆行  
之多而其治必臻於教化之行風俗之美而無家法凌遲  
爲人魚肉之患矣故嘗試論之帝王之德與其治猶之玉  
也祖甲武丁成王宣王殷瑜不相掩者也兩漢而下直珉  
耳又其下焉山石瓦礫耳是故生而知之者不可得而見  
矣得見反之者斯可矣居平夫位可無天德哉欲成天德

可不由聖學哉聖學不明於天下豈非有天下國家者之  
大病哉

太祖

後梁紀

帝與宗戚飲博酒酣朱全昱忽以投瓊擊盆中迸散視帝曰  
夫三汝本礪山一民從黃巢爲盜天子用汝爲四鎮節度使  
富貴極矣奈何一旦滅唐家三百年社稷自稱帝王行當族  
滅奚以博爲帝不懌而罷

穿窬之盜必以夜行正晝死桎必以貌詭積而至於竊國  
其矯飾蔽覆抑又甚焉所以然者畏人故也人而盜竊四  
心盡亡猶知畏人則有不可亡者心不可亡而論昏以敗  
皆由不能充其類而已宋溫爲盜二十年不竊唐室全昱  
初無諫止與公不利也及見溫被袞冕纓皇帝則陽然驚駭



發於言色此所謂不亡之良心不期然而然者朱溫平生  
本末於是數語而盡矣然則全昱宜何處荆受其富貴而  
滅族乎將辭其富貴以全志乎誠審度大小脩短之數無  
寧堅守所志歸耕礪山自附於武攸暨之義則溫之族固  
滅而朱之宗必全矣見其不可而不勝其利欲蓄疑行險  
既居王爵又封二子於是舉家爲賊而參夷之罪勢必相  
及雖歸礪山安能免乎此可爲有識無斷臨晉獲陷奔而  
莫之避者之戒也

蜀王約晉王各帝一方俟平朱溫乃興復唐室退居藩服誓  
王不許曰誓於此生廢敢失節唐末盡誅官詔至河東誓  
王匿監軍張承業斬罪人以應詔至是復以爲監軍待之加  
厚承業亦爲之竭力

唐旣亡矣克用猶守臣節誓終其身然則昭宗疑之而信  
全忠信拜所信疑非所疑故劉向之言黜而王莽作蕭益  
之言棄而侯景來李克用之忠不見察而唐室鼎遷矣雖  
然王之與帝皆有天下之名以王爲爵自漢失之苟稽其  
實亦豈可居乎此非克用之所喻也而安於爵列不敢重  
僭其賢於當時方伯遠矣且克用守臣節故承業爲晉盡  
力以報恩存君僭帝號故承業爲唐效死以明志奄豎尚  
能爾士大夫宜知可哉

唐帝之禪位也令禮部尚書蘇瓌相齊首官然詣大梁帝即位  
循以有功日望爲相帝薄其爲人敬用亦惡之言於上曰循  
唐之鷓臬不可立惟新之朝詔以爲公致仕

人莫難於自見而循求相於梁與梁之篡國於唐何異夫



溫薄之薄其無也。救刑部之鄙其無也。循則誠然矣。移責循之心以觀之。刑部之無也。今言已。鳴臬謂人。鳴臬循肯服耶。若循者。特不能死於。其奉。錢進策。弄出已。謀其罪比之。溫翔。循曰。薄乎云耳。

盧龍節度使劉仁恭以幽州城不固。是三大安山。其子守光通其愛妾仁恭杖而斥之。守光遂據幽州。因其父自稱善後。遣使請命。以為節度使。同平章事。

賊之相比。非因為黨。與自其所見之同也。劉守光囚父而奪位。曾無畏懼。又請命于梁。則以朱溫戮君篡國。必害已也。溫既從其欲。仍升之為宰相。夫以狡黠之。豈不知賣亂。三綱之人。不利乎。蓋所見然耳。曹操司馬懿皆盜賊之。孫及既得之。亦必收。仁義。必其後。然子孫傳不得免。

焉若朱溫者。以盜濟盜。故不旋踵。而及其身矣。

初帝在藩鎮。用法嚴。士卒多士。乃文其面。

伊尹曰。臣下不斥其刑。墨孔氏曰。鑿其額。以墨涅之。呂刑曰。苗民。濞為。劓。刺。椽。黥。孔氏曰。黥。曲也。然則。涅。其。額。者。乃五刑之正。而。黥。其。面。者。乃。五虐之法也。類受墨涅。若。膚。疾。然。雖。刑。而。不。害。以。字。文。面。則。棄。人。矣。是。法。也。始。於。有。苗。至。劉。仁。恭。朱。全。忠。加。其。藉。民。為。兵。無。罪。而。黥。之。使。終。身。不。能。去。以。自。別。於。平。人。非。至。不。仁。者。莫。忍。為。也。或。曰。有。罪。而。文。之。可。乎。曰。昔。人。肉。刑。之。議。以。為。斷。不。可。續。死。不。可。生。推。類。而。言。則。墨。不。可。沒。矣。為。國。者。有。刑。有。赦。以。罪。而。黥。以。赦。而。釋。而。黥。文。固。在。何。以。赦。為。然。耶。斯。道。也。其。可。以。為。故。常。而。無。改。易。耶。



晉兵寇洛州

司馬氏自以謂正閭之際非敢知欽蜀要分據則書諸  
書亮入夜是以魏為正交梁子思之而書晉兵寇洛州是  
以梁為正交孟子曰今天下地醜德類莫能相尚先王武  
疾縱不為與得漢室其人品高賢固自冠居三國乃以垂  
氏壓之洛河東雖出蕃夷然忠功義於蓋唐末第一流而  
又深欲并為梁寇地雖數倍德則不倫是以成敗論事而  
不重其德之實豈所以訓哉然則如何以兩下相殺書梁  
晉之事以北伐魏賊紀蜀兵之出然後當於人心矣  
晉主克用卒其子存勗克用多養壯士為子寵愛如克用  
正長控兵心不服人情多而克用之弟克寧假子石季良克  
寧執存勗附于梁事泄存勗克用之弟克寧假子石季良

晉書

人以外孫為晉宗春申以其妹與李園呂不韋以侍妾  
與秦太子皆欲奪人之國而獲其宗然陰計密行不使主  
人覺也至漢唐乃好賜人以姓與夷狄叛逆之人顯通譜  
牒其昧於別生分類甚矣末流乃有養異姓為假子寵遇  
猶親出者小則至將相大則至帝王其與奄人養子何以  
異耶人重如此則陰陽之氣從二謬亂天地之位從而倒  
置其為將相帝王者或出於盜竊或出於變籍或出於俘  
虜或出於童僕雖不旋踵殄滅然亦世讓馳騫乎一時使  
人綱人紀因以大壞夫豈可盡歸之天數耶立國立家者  
固將世傳而不失而取異姓之子是曾不為身後之慮蓋  
亦愚矣李克用曰戰辛苦克有上字若非李存勗謀泄則



沙陀宗國特未可知由是知之春秋書其滅郟垂訓之義遂  
矣以此防民不特武保字之於自底亡滅而徐溫郭威  
又循其軌不知戒也若夫今已之子以與它人取妻私子  
立為胤嗣者民斯為下又奚責焉

梁兵之圍潞州也李嗣昭閉城拒守克用遣周德威救之梁  
將李思安於城外更築重城內以防奔突外以拒援兵謂之  
夾寨克用臨終謂存勗曰嗣昭困於重圍俟葬畢汝與德威  
速救之且曰潞圍不解吾死不瞑目克用既薨潞圍益急存  
勗與諸將謀曰上黨河東之藩蔽無上黨是無河東也朱溫  
所憚獨先王耳若簡師去其兵不意攻之矣遂起兵直趨  
夾寨分道攻之梁兵大潰

昔德宣未死而衛朔即戎鄭襲必未踰年而悼公伐齊

法宜書早而春秋以爵書昂明其以吉服從金革也宋桓不  
葬茲父出曾得不書爵宜若無失而以子書謂其以墨衰  
與會盟也晉襄禦秦師敗諸喻為人所侵伐不得已而應  
焉亦可免責矣春秋貶而稱人以狄待之何也甫逼葬期  
志親背惠墨衰經而從戎非子道乃狄道也魯昭公喪其  
母齊歸不改月而大蒐春秋直書其事蓋有以三年之感  
而不廢一日之蒐君不懷親臣不忌君憲政之本士矣何  
以蒐為惟有門庭之寇存亡係焉當從從權制而無避有  
二事而可為此費誓所以得列於典謨命誥之後也若李  
存勗夾寨之戰君子深有取者與是類耳梁攻潞州圍之  
置夾寨以防奔突是救援距晉陽而可里晉王克用薨潞  
州朝夕破可謂危急之勢左使存勗於是焉知軍威之常



情忽國家之大計上黨淪陷則晉陽不存又豈所以為孝  
是以審緩急量輕重出計制勝以走梁師然後河東霸基  
危而復安幹父用裕其責無負君子不譏其以喪服從戎  
而美其合伯禽之事垂訓大矣哉

張顯惡嚴可求夜遣刺客之可求知不免請為書辭府主盜  
執刀臨之可求操筆無懼色盜能辨字見其詞旨忠壯曰公  
長者吾不忍殺

死者人所必不免而人不能處者有三蔽焉一曰惑二曰  
懼三曰貪惑者不明懼者不決貪者不舍故佛氏以了死  
生為一大事兀兀皇皇求所謂悟徹無礙而嚴可求非有  
朝聞夕死之道者也乃能處之恬然三蔽不作豈是觀之  
為死而學者持蘇家之民耳

蓋不知書使人讀獄訟之詞而決之皆出情理謂嚴可求  
曰吾輩當力行善政使人解衣而寢耳乃用法度禁強暴政  
舉大綱軍民安之

徐溫不知書而所見若出於書者子路所謂有民人社稷  
何必讀書然後為學者也無寇戎之事人乃得解衣而寢  
甘食而居溫之意有見於此此特一端耳厲王之監謗始  
皇之偶語漢武之蓋祝栢靈之黨銅高洋之慘烈武后之  
羅織當是時斯人嗷嗷如在湯火莫不有知我如此不如  
無生之嘆瞻彼四方感覺靡騁之憂然後知徐溫所言有  
類仁人君子愛人利物之心其實於學古入官而以政殺  
人者相去什百矣

帝之未即位也遣宋友寧攻王師範友寧戰死師範繼以帝



待以各禮及即位以爲右金吾一將軍友寧妻泣曰陛下化  
家爲國宗族皆蒙榮寵妾夫獨死於師範今仇敵猶在妾誠  
痛之帝曰朕幾忘此賊遂族之死者二百人

朱全忠以詐計凶威擊伐中原雖篡奪如志而惻隱羞惡  
辭讓是非之心掃滅無餘矣蓋嘗據史氏所載自溫去黃  
巢歸朝廷以至僭帝其親行及命將所屠殺者無慮六七  
十萬人以道言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高  
矣嗟矣雖漢唐猶不可責以此也以理言之積善必有餘  
慶積不善必有餘殃佳兵者不祥之器其事好還出乎意  
者及乎爾自衰亂之時篡弒之賊未有善終者也全忠溫  
之子婦聽其譖慙失信降將一口而族二百人則其爭也  
爭城慘毒所注從可知矣人之與人類也其道交相益匪

兼養天下然後可以爲人主而殘之如此其異於自感也  
幾希故曰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  
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

淮南將鍾泰章有功賞薄而未嘗言後逾年因醉與諸將忿  
爭而及之或告都指揮使徐溫請誅之溫曰是吾過也擢爲  
滁州刺史

徐溫相人國鍾泰章爲人將各得其道矣有功賞薄而不  
言泰章無市井之心志功受賞而知過徐溫無自賢之行  
雖然較之溫賢於泰章何也泰章雖默於先而虧失於後  
溫勿遺於始而悔改於終此其所以異也

劉守文攻幽州劉守光求救於晉王遣兵助之守文兵敗  
乃退



朱溫助守光以子囚其大將八理甚矣然溫弒君篡位之  
人也又何責焉劉宇文攻幽州則討其囚父奪位之罪也  
晉王兵以義動當拒守光所請助守文伐之一舉而父子  
兄弟之道皆得全乃救援守光抑挫守文人之稱斯師也  
謂之何哉其異於朱溫所為幾希矣

劉知俊功名浸盛以帝猜忌內不自安會帝徵之知俊懼遂  
奔此

古者列國大夫有去國出奔之禮然必擇所從苟去一邦  
之一邦徒欲偷安目前而其君不足以主己終亦必亡而  
已矣當是時與朱梁為水火者晉也岐蜀豈其疾哉况晉  
君方明兵練國治遠涉不而他適孰如河東智不及此乃託  
國於岐又不足恃而殺身於蜀然則焉若初不叛梁之

哉

新王羅紹威病乞骸骨帝謂使者曰歸詎而王如有不諱  
出世貴爾子孫

聖賢之君兢畏天命常有馭六馬涉淵冰之懼故曰慎一

日曰不其延乃能享國長世光武曰豈敢望十年乎朱溫

盜有神器僅據中土正不敢自保之時驕誇侈大以世世

貴爾子孫許羅紹威可謂貪無紀極者矣此與始皇累數

其世至於無窮一同愚見故凡人主與臣子以富貴非人

主能制富貴之命也係其人之當得與否而已人身中天

地而壽考非人身能制壽考之數也係其稟之有脩與短

而已慎惜祿秩必施之君子必養氣體不立乎巖壙所謂

脩道之教也若曰我能富貴汝貧汝賤汝是猶曰我能



使壽者夭夭者壽然則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之說豈耶  
岐邠涇約晉兵合攻定難帥李仁福晉遣周德威會之仁福  
嬰城固守會援兵至遂解去

晉王勇決固矢之輕周德威老練善謀者也定難之行何  
其不審耶晉之所圖莫重於梁次則幽州也李仁福動靜  
在岐邠涇三鎮則有利害豈能為河東病晉王徇三鎮之  
請為之遠師德威又不諫止豈欲收三鎮心不得不然耶  
不然遣上將出精甲討伐無功遇敵而退使每如是則持  
國之道踈矣

梁在營於栢鄉晉軍營於野河之北周德威言於晉王曰賊  
勢盛且樓兵以待其衰王不悅德威謂張承業曰今去賊一  
水不若退軍高邑誘燕離營則可破矣承業以書王曰予不

思之遂退保高邑

晉王雖善將兵而不善將將欲功自己出而軍於用人高  
邑之役苟非張承業有以起其意周德威必死於敵則晉  
師豈不殆哉存昂資性如此莫之能改他日胡柳陂竟違  
德威之謀遂失良將大喪士卒故君子有言心不外乃能  
統大衆智不贗乃能處大事晉王鑿智自私而心不廣此  
功名所以不遂歟

燕王守光欲稱帝先諷鎮定尊己為尚父晉王怒欲伐之諸  
將曰是惡極矣行當族滅不若陽為推尊而稔之乃與諸鎮  
推守光為尚書令尚父守光益驕遂即帝位國號大燕晉王  
聞之大笑張承業請書使致賀驕之

晉諸將請尊劉守光以稔其心張承業請晉王稱帝以驕



其心自詐謀而論則用兵之古自義而論則不若晉之欲  
伐之之爲正石勒有言大丈夫行事當編繩落落如日月  
而其取王浚則用張賓策卑躬請禮其爲狐媚六矣晉人  
之謀蓋此類也晉王仗義興師鍾曰近正然必命上將動  
大衆而後可獨無河南之慮乎昔湯嘗事葛矣教之以禮  
道之以善一不從再不從而終不悛也然後伐之方守光  
圖爲僭竊晉王宜遣使爲言人倫不可悖天命不可干因  
之我兄而僭居人號天下其孰容之守光長惡迷復於是  
焉致討必師涉燕地而變生肘腋矣以此舉措豈不賢於  
承業諸人之計乎

帝以夷寨柏鄉屢失利力疾北巡思雪其耻意多躁忿功臣  
宿將往往以小過被誅衆心甚懼

宋全忠雖無道若用兵則雖李克用猶不得志其謀力信  
可雄長一時矣及晚節末路以堂堂之陣困於晉之偏校  
或爲間諜所走或爲芻牧所擊平日狡築略不復施何也  
全忠本羣盜也豈嘗有天下之志一日據非所據意滿氣  
得豐殖乎貨財沈溺乎子女精銳之鋒勢自銷與日厲之  
智浸成皆暗不得不然也西京之尚文景武東漢之光明  
章安蜀之玄德宋之劉裕庶乎免此患者必也儆戒如舜  
憂勤如禹慄慄如湯祗懼如武寅畏如太戊不敢荒寧如  
高宗不敢盤遊如西伯不敢昏諭如成王然後有如有卒  
既善其生又善其死可爲帝王之法也

帝至武陟段明遠供饋豐備帝之恩云歲至惠安供饋之闕  
彰柳州司戶告詞曰觀明遠之忠勤見思安之悖慢



州賜死

漢武嘗殺長吏之不辦者矣隋煬嘗以進食之豐儉為黜陟矣唐明嘗以百牙盤推賞矣今朱溫亦以供饋進退刺史矣是數者其同情乎曰不同武帝英雄人也小體之養不存于心彼不辦而被誅者乃在帝巡遊無度不戒而視成耳隋煬則破家子肆意壞亂惟恐不及者也明皇則宴安太平侈心縱欲以示富貴者也若朱溫好行凶德毀信廢惡以亂天常既兼驪共崇伯之惡貪于飲食侵欲崇侈不可盈厭又專縉雲饗餐之醜古言盜耳苟不揆其情而姑論其事將與漢武同得失之辨奚可哉

帝度河攻晉脩縣史建塘等引兵公道而出遇梁之樵芻者數人斷臂縱去曰晉軍大至矣帝十鼓燒營而遁脩之耕皆荷鋤奮捷逐之

天下之情悅則合合則固不悅者反是在易地上有水比地中有水為師天地水相濟莫待而間之者法此以臻國國有不附法此以容民民有不寧乎其在奉曰順以說故聚也其在兌曰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是以古先聖王未有強拂百姓之事故其取之也易而得之也安舜征有苗啓征有扈湯征十一國以伐夏周致八百國以伐商敵境之人曰奚焉後我望其拯已於水火之中若大旱之望雨也蓋簞食壺漿以迎之唐末三代惟以堅甲利兵壯士健馬力爭鏖戰勝者為雄民無定主所見者播克誅夷倖馘塗炭而已矣望其生愛戴之心如赤子之於父母豈可得也朱溫才表赫稱名稱皇帝一曰而



為村民奮鋌荷鋤以逐之苟不行事十有三三皇合義  
理亦不至是然則天下之大情可見矣以智力把持之極  
其效如此無亦勉勉於王者事耶

友珪引兵入至寢殿帝驚問友珪曰非他人也帝曰汝悖逆  
如此天地豈容汝乎友珪僕夫馮延諤以劔犯帝帝旋柱而  
走者三遂刺帝腹刃出於背

唐昭宗雖儼急無常而惡不及民朱溫強劫而促殺之天  
道好還以召友珪之刃聞變起走繞柱三匝此昭宗窘迫  
之狀也而溫亦然謂有主之者即神之格思不可度思謂  
無主之者耶則福善禍淫不可誣也是故魯拒劉劬揚廣  
安祿山史思明朱全忠之徒苟得幸免無反爾之報是無  
天理矣全忠廢唐不戒衛寧業田之禍已不足以免身

况謙弑逆之罪而暴其骸其乎其言友珪曰汝悖逆如此  
天地豈容汝亦猶柳璨自責為誤國賊嗚呼不至是不足  
以要亂臣賊子之終至於此矣則亂臣賊子亦宜以為戒  
矣或者乃謂全忠不仁而得天下子學子之言無徵不亦異  
乎

均王

後梁紀

友貞起兵誅友珪即位於大梁去友珪鳳曆年號復稱乾元

三年

按朱溫行事既不救其身亦安能延其祚然山陵附廟十  
有一年而後亡均王享國之日幾倍乃父是何也全忠弑  
奪而友貞討賊故也友貞寵必曠棄動舊自取顛墜獨能  
討父之賊子道無負遠荷天休向若求賢任才明正刑



李亞子亦安得而取之以是以弒君奪國之罪天所不赦  
報仇雪耻之事理必當爲任其其人雖溫恭儉約不爲荒  
淫亦無救於滅亡之禍天道示人可謂明矣

蜀潘炕屢請立太子蜀主以宗輅類已宗傑才敏欲擇一立  
之宗衍最幼母徐氏有寵功臣皆希言宗衍相最貴蜀主  
不得已立之太子受冊再炕稱疾請老不許涕泣固請許之  
王建棄中原多故據有一方按其行事策略固非岐汴所  
能下者至於立嗣大謀乃牽於女子之愛小人之計不得  
已而行所疑嗚呼此漢高祖唐太宗猶難之於建宗豈責焉  
潘炕屢請立太子忠國之慮也太子已立而炕請老一者  
避徽福之嫌與二者有不可於心數使所立得人嫌亦何  
避殆必覓宗衍不克負荷之端故辭榮而去畏與其禍之

然則不直諫何也曰徐妃寵宗衍愛將相大臣希意  
炕不高之丹之地無事之異之責亦安得伏青蒲而參鴻臚  
哉

天雄軍校張彥反求援于晉晉王引大軍東下數張彥而誅  
之重中大服

晉王未入汴之前注指有失者不過數事至於破夾寨之  
功斬張彥之與尤爲奇偉其天資亦英矣不賞私勞之古  
明君猶或難之魏爲晉使汴強晉弱此晉王父子宿昔  
所憾一旦張彥舉魏師歸河東然後晉師渡河之勢成而  
汴人惕息奉命之不報其有功大矣晉王責以大義戮其  
首而撫其餘雖叔孫之子之殺豎牛漢高祖之戮丁公不  
是過也使其知孝聞之朝成之質豈不能混一字之賢



王耶

康王友敬目重瞳子自謂當為天子遂謀作亂事覺伏誅帝由是疎忌宗室

古有一人行是事而致禍敗後猶當鑒况覆轍相尋者乎如友敬之以重瞳而作亂友貞之疑兄弟而亡宗是也使重瞳必貴則項籍不滅故知舜之為舜非必以重瞳子也此可以為恃相貌圖分者之戒若夫猜忌同氣其已然之效抑又章章使李略嘗知之必不因噎而廢食此皆末世恃負威詐謂可久存而以書史為不足信之過也於夜以長其責焉前事之不忘乃後事之師耳故白王人求多聞必于古訓乃有獲

帝襲晉陽城幾陷者數日故將安金全得數百人出擊

軍梁軍引却會援兵至合擊大敗之晉王以策非己出不作行賞

以緩急大小而論安金全之保晉陽猶在周德威救上黨黑之右晉王不念宗國幾亡而復存顧以策非己出不復行賞他日置酒石橋有諸君獨無一策相救之言禍蓋始諸此矣莫重於宗國不以人能存之為功莫重於受命之壇不以人勸存之為是雖英才雄略驅駕一時而夷狄輕軼不耻敗亡之性終在而莫能改其不克有終也宜哉

晉王性孝雖經營河北而遠晉陽省曹夫人者歲再三焉

孝者人君之盛德也晉王孝矣而終於危亡何也晉王之孝亦定省末節耳冬温而夏清昏定而晨省出必告反必面請所欲養口體市井之人或能焉夫



其下能養晉王以優公自爲坐此矢天口得助大馬巨於  
大馬皆能有養定省何足言也

初韓延徽爲契丹謀主復奔晉陽晉王欲置之幕府掌書記  
王緘疾之延徽復請契丹契丹主大喜及稱帝以爲相  
契丹沙陀無以異者然晉三世受唐恩功義著見所謂夷  
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當是時中國人才不仕則已仕而  
舍晉無是適矣韓延徽幸已出於幽谷集于喬木當憂見  
謔者無亦晦而待察乃甘從契丹是故急於用而不慎所  
歸才士之通患也於張礪亦云

張承業勸課農桑畜積金穀行法不寬貴戚王或須錢捕  
承業斬之王不悅承業曰惟此庫錢政以受先王顧託庶幾  
國家誅汴賊不然王自取之不過財盡人散耳曹大夫  
軍興國公承業固結縉唐官終其身

張承業之志行鉅縉紳士大夫有遠不能及者可以爲內  
侍之師法矣列職一也竭忠二也奉公三也守四也盡  
義五也爲晉養民畜財軍不乏其職也爲晉節節託不敢  
違有患也行法不寬貴戚不以官坊爲重禮公也晉王屬  
以酒飲使分過終不承命守也居唐官終其身義也食人  
之祿者愧之也奉公也嘗侍奉此通焉有齊官之則首  
之從投河之寔千百輩盡得之也

具徐知諱爲淮南帥以文齊三爲謀王先之矣有丁口錢又  
言或輸錢民甚病齊三爲謀王先之矣有丁口錢又



致之棄本逐末也請蠲人口賦曰餘饒  
千錢者稅三十知許安之由六  
錢非耕桑所得而使農民  
有二月賣新絲五言  
賤貨賣其所貴者謂之  
執重執急則民之貧富  
民免輸錢之患是何也  
有共病取士以文詞用人以資格  
以俗利任子無數授田無限  
世其業使農民出錢以充租  
信此皆百姓之苦者也必欲  
之法當可行乎

晉王好引輕騎挑戰或諫之王笑曰非百戰何以定天下乎  
李存勖不自宴安是也而謂非百戰無由定天下則非也  
天下惡乎定定于有德尚智好武攻戰之事非定天下之  
道也漢高光唐太宗均以兵取方其用兵于外未有不假  
仁勲義使百姓見德曰故得之易而居之久戰勝攻取隨  
即失之秦是也晉王不知監焉成難壞易亦可監哉

晉軍至胡柳陂梁兵亦至周德威曰賊未有所舍我營柵已  
固王宜勿戰德威請以騎共擾之乘其疲乏可一舉滅也王  
不從引兵先出德威從之晉軍救德威父子皆死已而晉軍  
復振大破梁軍晉王遂還德威曰見吾罪也李嗣源見晉  
軍敗遂北渡河至是復來王曰公以吾為死耶待之稍薄  
見可而進知難而退王之善政也嘗見周德威言兵



勿戰自以輕騎擾之以其營壘未立難擊不具日趨之  
然後可擊謀之既臧吳晉王不能少忍冒險徼利遂失良  
將大喪其師又於李嗣原生猜忌之心一舉蹉跌而河東  
之勢幾不白立改作田問孔子行三軍當誰取孔子曰暴  
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  
者也孔子所與德威有之其所不取存焉犯焉聖人之訓  
不可違如此昔光武伐尤來兵敗軍中意王歿矣皆怙怙  
不安吳漢曰王有兄子在何憂蕭王不以是訝吳漢者誠  
以喪敗之際多不相知有如不測寧能禁人之他議晉王  
以是不能容一嗣源淺量褊局固非席卷天下包舉宇內  
者也

吳越攻其常州徐溫拒之吳越兵大敗徐知誥溫子也請

勝東襲蘇州溫曰天下離亂久矣民困已甚今戰勝以懼之  
戢兵以懷之使兩地之民各安其業豈不樂哉

五代之間出休兵息民之言者惟徐溫而已溫非息於攻  
取假休息之美名也攻非所當攻取非所當取而勞民費  
財至或驅所愛子弟以殉之則不如其已其已之是也若  
夫失祖宗世守之地有父兄沒齒之仇而曰吾欲休兵息  
民此孔子所謂似之而非者也春秋善解紛嘉釋怨謂不  
義之兵伐求之舉耳至於攘夷狄雪讎耻義所當為則一  
書再書屢書而猶不足未嘗以伐求不義一槩蒙之不如  
是則人欲口長天理日消夷狄之不若矣

吳宣王重厚恭恪徐溫父子專政二未嘗有不平之意及疾  
溫議立嗣或以君當也取為言溫不之許言者輒刀以



命迎丹楊公溥監國理溥即位

徐溫勢可以取國而不取若賢於迫奪者矣然父子專政使其主尸位不得有所施為雖隆以虛名而盜其實利卒成知詰之莫其愈幾希焉溫者宜如何歸大柄於楊隆演殺生除拜不自己出示吳國有君以訓于下不以軍國重務私諸異姓之子措江淮於平治俟中原有道舉而歸之十國之賢孰出溫右哉今名守臣節實用主柄乃董仲舒所謂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主之心者其所經營適為他人積忠與智皆不足補矣

蜀具屢勸晉稱帝將佐及藩鎮請者不已王許之張承業諫曰王何不先滅朱氏然後求唐後而立之全遷即大位殊非從來征伐之意王曰此非余所願承業下言可承業慟哭曰

誤老奴矣邑邑成疾不復起

蜀與吳勸晉王稱帝者欲分惡也將佐藩鎮勸進不已

望功賞也若張承業之策則子房孔明之餘意也葉公問

政於孔子孔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

則大事不成孔子雖答為政然學道進德莫不然矣光武

為蕭王甫定河北是時更始猶在赤眉方強南有子陽北

有文伯隗囂在西劉永在東江湖海岱據土地盜名字者

又以十數而議者不譏光武即位之早者誠以民心思漢

而光武起自宗室功德兼茂故也或猶以謂未若盡數多

難然後稱帝之為愈今晉王以夷狄賜姓通唐屬籍豈親

宗室之比朱氏未滅備霸國周匝三垂存勗戰克攻取

之才固為羣雄所服而輔世長民未聞也於是



焉而登學極則欲逆見小利是以其行不遠而其事不成也張承業直不欲晉王爲此意在復唐社稷立其後裔此曹孟德所難而何望於存勗雖然承業其賢矣哉

初義武節度使王處直卷二名都便佞多詐處直欲以爲嗣登之郁無寵奔晉王吉用妻以女及晉王存勗討張文禮處直恐鎮亡而定孤潛遣人語都請契丹犯塞以解鎮州之圍都邀求爲嗣處直許之都恐乃勒兵劫處直并妻妾幽之西第殺其子孫并腹心將佐自爲留後晉王因以都代處直王者一頓一笑尚不苟發况建侯嗣國之重哉先晉王之婚雖王氏孽之然直無嫡則繼之者非郁而誰且處直已許之爲嗣安今養子都乃幽囚父母殺其子孫此與張文禮弑帥罪惡無大存勗既爲王銘討賊於處直當加

焉今不赦文禮而都惡德實刑如此何以扶天下之爲父戒天下之爲子者乎君臣夫婦是謂三綱三綱軍政之本存勗自帝而自立都軍政之本立矣雖暫得之不旋踵而失之非不幸也

王郁說契丹平鎮州契丹悉衆而南王都求救於晉晉王救之王都迎諸於定州請以愛女嫁王子繼而遂大破契丹

古之行師者或整齊營之陣以行之或出其不意以侵之或輕行以襲之或環合以圍之或接兵刃以戰之或用詭謀以敗之苟得勝則已不復正其義比固霸者之事然施之亂世城子則聖人無貴焉晉王聽士都囚父取國既失於前今因其出迎下人易其明父子之義討劫奪之罪執都殺以郁爲帥

心以爲小人也雖強將一



戰而自退  
管上完  
劉守光  
日三  
郭何有  
見於東  
張彥而無見於此耶  
凡此  
勝之大幾也  
接而不失  
惟上知能之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二十一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二十八

莊宗

後唐紀

晉王即帝位國號大唐以豆盧革盧程為相二人無它能特以霸府元僚故用之

建主霸之績者必有心腹股肱之臣其本濟也以為謀主其既成也遂登輔相輔相之任當承平無遠慮者或不知考慎矣若創業垂統之君天下固以此卜其成敗而可忽也諸梁唐晉漢之朝無所稱焉豈氣方紛亂天不生賢耶將人主無知人之驗而不能致之耶何數十年間棟橈鼎覆之相接也或曰天運無息地化無方日月之行寒暑之變萬物生出成實無歲不然何獨六人之貴才則如六人得也曰小德小能皆致也真才實學



主直有平治天下之意則山林而已  
其君皆常人也

帝克鄆州梁主懼敬翔曰事急矣非用王彥章為大將不可  
救也梁主從之帝命朱守殷守德勝戒之謹備守殷帝幼時  
所役蒼頭也梁主問彥章以破敵之期對曰三左右皆笑  
彥章兩日馳至滑州置酒高會未散陽起更衣引兵直趨德  
勝遂破之時受命適三日矣

敬翔位家温無能以其德及輔嗣世又不能扶持其亡  
直斷喪唐室為有功耳其益賊之指迷與梁之所以亡以  
理言宋氏無長久之道以事言之友貞疎遠勳舊備任  
朝黨將士解體卒伍離心皆無以正之獨請用王彥章自

上願聞尚一猛將能救危而扶顛者耶而六一居士作彥  
章傳稱德勝之捷由彥章出奇盛誇大之以為非天下偉  
男子不能也夫彥章固善聞然所當者乃朱守殷守殷蓋  
晉王幼時蒼頭是奴僕而寵將夫人能破之矣及存勳命  
李周固守楊劉則彥章以十萬眾百道並進而不能克周  
非晉名將也尚足以禦彥章則彥章之才亦可見矣其  
以著名者特以死節不屈耳此則五代之臣所難及者也  
故嘗論之兵有二道曰正曰奇王者之迹息正兵不復見  
矣後世惟諸葛武侯得其遺意不行危不僥幸不急近功  
不爭小利自餘如漢高帝唐太宗曹孟德最善用兵者然  
皆以奇勝者也其事有近正者亦仗正為名耳其本根血  
脈非出於慷慨之愛忠順之教節

於天下之



實也惟其用奇而人不知其爲奇

形質亂以

取敗此其所以爲奇者信曰奇久區區焉豈何足道哉

曰德勝矣利以來喪芻糧數百萬孔謙暴斂以供軍民多流  
王租稅日少倉廩未支半歲澤潞未下契丹欲入寇梁人謀  
天舉帝深以爲憂

芻糧數百萬非累年不能積倉廩未支半歲垂亡之勢也  
然則朱守殷之罪安可不誅莊宗以官者之譖罷李建及  
軍職而失忠壯之助以俳優之悅用李存儒刺衛州而失  
河北要害之地以役使之愛使朱守殷守德勝而陷南城  
喪芻糧數百萬幾如是而地不覺國不亡然則不旋踵而  
克梁者非晉必當克也蓋梁祚告終之期得耳

及諸將會議皆請與梁約和以河爲境休兵息民車馬後

帝不悅獨問新崇韜對曰梁以精兵授段凝疑非將才無足  
畏者若長驅入汴必望風自潰不然今軍糧將盡若非決志  
功何由成帝曰丈夫得則爲王失則爲虜吾行決矣遂濟河  
遣魏國夫人及皇子歸與唐與之訣曰事之成敗在此一決  
若其不濟當聚吾家而焚之

經營大業者必厚其根本之地西漢之於關中光武之於

懷衛曹操之於兗州之類使進可以取退可以保全晉雖

久有河東其地瘠薄故必兼得河北然後富強然豈呈不

摧牧民御衆兼資之才但以兵力守之又令孔謙之徒急

政暴賦極斂目前自無一年之蓄而梁亦無金穀可因莊

宗崇韜決策擄汴則可矣曾不之喜後之計也而帝所謂

丈夫則爲王失則爲虜者一何矣  
初其君臣



皆英二蓋世非僥倖已偶或固無為  
亦皆有以自全必不至為人所笑若夫事敗成會者其人  
可知矣又安得為丈夫莊宗此言蓋不敢決於克梁故與  
妻子訣別而去嗚呼捐身與家以爭天下意識何為將以  
濟民乎抑亦濟欲乎此特劉毅呼盧一擲百萬之比非真  
豪傑之所為不足道也或曰武王伐紂猶慮克與不克何  
况於莊宗曰以壯士輕軼嘗試之舉而方聖人儆戒不忽  
之慮則過矣

梁主謂皇甫麟曰李氏世讎理難降首吾不能自裁卿可斷  
吾首遂弒之

朱友貞之死善矣然禮國君死社稷友貞宜即太廟告亡  
而自殺然後合禮授刃臣下處人以所不當為豈不君臣

矣失乎

帝欲發朱全忠墓斲棺焚尸張全義言其人已死刑無可加  
屠戮其家足以為報乞免焚斲以存聖恩帝從之

迹朱全忠暴虐唐室陵逼昭宗併弒二主殺一后及諸王  
毀唐室三百年宗社自古亂賊之凶悖殘暴無與為比莊  
宗雖非隴西狄道苗裔既賜姓通屬籍矣則入汴滅梁非  
特為先王之仇正欲與唐室摠履載不同之負雪滄溟不  
滌之耻也列數其罪誣告多方發冢斲棺焚尸而颺之汗  
漉其宮居吏棘其廟宇然後決於人心合於天意雖古  
未有此舉良不為過庶足以垂後來亂賊之監非小補也  
張全義懷全忠私遇甘於賤辱之豈知帝王懲賊之大方  
莊宗過聽其似是之言而略於討



國節度使溫韜之朝姓姓名曰李

齊金帛賂

夫人及權貴伶官旬日復遣還。郭崇韜曰溫韜發唐山陵殆徧何得復居方鎮上曰入亦之初已赦其罪

罪人不可不誅赦令不可不守守赦令則發陵之賊蒙寬宥非所以正刑誅罪人則惟新之需有變渝非所以示信

二者將何處必於未赦之前揆情法審輕重而區別之使預赦者無可誅之罪被刑者無可恕之人則一舉而兩得

矣然莊宗所見又異乎此使溫韜不賂伶官貨官姬必不以既赦為言也

高季興父朝還謂其將佐曰新朝百戰方得河南乃對功臣舉手云吾於十指上得天下矜伐如此何能長久吾無憂矣

列聖皆人極也而舜禹獨以大稱者舜以取諸人為善禹

不矜伐謙假故載濶高大度自三代而下莫與敵矣

守中故能而下代有功以不德賢人君子尚或難之善極

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之會微有振矜而致者九國

不猶若息也人之度量稱感有遠近然事在勉強而已

意不發如是少思而克之曰不如是不善終忍而不為斯善矣

先之。以水之赴壑孰能奪之莊示之徒是已夫九五尊

位非強可得聖人不以得之為喜而以愛之為懼是以

此齊若真道心以何太帶之有故曰其勤萬之有天



下而不與焉不與云者言若無物也此言以有敬徒  
之喻也莊宗十年戰爭屢瀕危殆僅乃克復四方之未服  
者方且圖視而內向乃行百里半九十之時其初入汴也  
以頭觸李嗣源而喜今又對功臣舉手云吾於十指上得  
此一志驕氣溢為藩鎮所窺故高季興輕之於前何詞讓  
之於後嚴可求梁震知之於數千里之外凡所料度其應  
如繩粉伐之為害乃爾是故高志之士有自山四功而居  
仁者曰深者於身兄過皆自矜而得之今華衣美食則對  
客裕然服葵鏤菲則不以出蓬房闔何為而爾也求其所  
以爾者治而死之則不矜不伐不滿假之德可成乎食  
飲與列鼎而鍾於我無如指焉此學舜禹之事也

郭崇韜頗受饋遺或諫之崇韜曰吾祿賜巨萬豈藉此但以

梁季賄賂成風今河南藩鎮多梁臣若拒其意能無懼乎吾  
特為國家激之私室耳及將祀南郊崇韜首獻勞軍錢十萬  
給先是宮中蠶而為內外府州縣上供入外府充經費方鎮  
貢獻入內府定宴賜於是外府虛竭內府山積軍士始有離

心

崇韜欲服改裝藩鎮之心惟及其舊裕臨以清正彼方祇  
命之不暇復何怨而生懼心獨不聞楊妃之亂與陸贄之  
言乎身兼將相不以廉節表準中外而交通藩鎮顯受賂  
遺以禁人主之求私於及七宮伶宦之貪欲無厭耶雖  
他日出助郊誓然非宰相之體知國之方而致莊宗禍敗  
則此舉惡多矣夫貞賊所入皆天子所有以供邦用安有

外有之則其害日於問官鉅士氏亦

此巧為詞也



非為燕計守舉所見而言之流心之久習以為常此固明  
君賢相所當重也

崇韜位兼將相復領節旄以天下為己任嬖倖僥求多所摧  
抑甄別流品引拔浮華田是宦官謗之不已崇韜欲赴鎮以  
避之所親曰蛟龍失水制於蠅蟻上欲立劉太后為皇后而  
有正妃且太后惡劉夫人是以未果公若請立之上必喜內  
有皇后之助則伶官輩不能為患矣崇韜從之

大臣之義以道事君君有違道則當諫而止之諫而不從  
則當當去之非極樛求勝取必於君義當然也視君有  
過而不能諫又不能去乃多為容身之行陷君於不義是  
一意而多罪未有能免於戮辱者也崇韜希莊宗邪心請

一也非所宜立將以自恣曾未幾時反以自故向也力求赴  
鎮而出其想必輕矣嗚呼豈不足為持操迷邦之戒哉

胡柳之役公人曰臣為樂所逼帝入汴臣謁見帝甚喜臣曰  
臣所以生全皆承教坊使陳俊內園教使儲德源之力也  
願就陛下乞一內報之帝許之郭崇韜曰今大功始就先以  
伶人為刺史恐失天下之心踰年帝謂崇韜曰吾已許周匝  
矣使吾斯見此三人公言雖正然為我屈意行之

昔齊桓公之郭問其父老曰郭何故亡對曰善善而不能  
用惡惡而不能去也莊宗其是乎知溫韜為發陵賊而  
竟赦之知崇韜之言正而竟違之所以然者不知克己之  
道也克者勝也克己者自勝其私意也人有私意有公心  
之入則公心大莫克則私意專自專及矣由國之天



下治與亂之原本也百萬之衆兵如甲堅勇如將之湯池  
可陷鐵障可摧強國可平元帥可奪天下之地無山谿之  
險封疆之界聽其志肆起復誰欲所禦而無如之何故曰  
暴威武者困於酒色之娛火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勿  
履夫勇之勇鼓之以氣是可能也古已復禮以理自勝  
非君子之大壯不可能也為人君者當以君子之大壯自  
勉則無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之失矣  
原主以張格為相初格得罪中書吏王德曼奏危君之及再  
相杖殺之計寂曰張公才高而識淺戮一愚吏三人誰敢自  
保取禍之道也

侵辱必探其常情擊之始之趣其當曰以直報怨以直  
報怨為盡矣則犯而不報者始為過乎曰犯有輕重惡有

大小莫大乎君父之怨昔饒且言色之犯為言色之犯而  
較焉多矣趙子則不較也忘君父之怨而不報焉多矣孔  
子則必報也此輕重之權大小之辨也中書吏於故探有  
伏事一禮乃取棄而害之此不特言色之犯而已張格  
再犯言以禮義而遠之可也用意殺之過矣泯然不報  
則又幾於矯枉過直設使魯季罪足以死避獲怨之名貸  
而不治祗所以為不直惟不愆於義無愧於心可也

四月癸亥朔日食

日食天變之大者正陽之日人心人所畏以當盛而微為  
人君昏弱蔽虧之徵也日有食之推步之家或連數而盡  
合或占來而必應其則躔度之常可預之事先前吉莫不  
以為人變在禮則曰君敦不修陽事不得所以也傳則



曰國無政不用善所應也。在春秋則不其也。以食曰日有食之而已。有者天人交共之經也。終不歸之於常度。蓋以警乎人君。其意若曰。衆陽之宗人君之表。權光赫然而乃掩暗虧傷。宇內修睦。以是日。當權可知矣。而自唐中葉已後。人君鮮有敬天之術者。其人。香。周已日。數宜。漢。衆星爭耀。而莊宗方且荒。三。遊。既。不。聲。樂。或。干。女。色。冒。于。貨。寶。在。朝。無。一。君。子。卓。與。伶。官。爲。伍。天。雖。卷。顧。示。以。可。畏。莫。曾。莫。悟。感。頌。而。滅。不。

自春夏大旱至六月甲午雨九七十五日。齊百川官誌。

按四月辛亥朔。則六月無甲午日。資治通鑑之官局也。刻恕通長曆不應有差。蓋小誤也。何爲小誤。司馬氏六任元。官。古。以。之。苟。白。隨。歲。日。既。久。又。數。應。詔。上。書。論。新。法。之。害。

小人欲中傷之也。其義無可訾者。乃唱爲浮言。謂書之

所以久不成。謀官局之人利尚方筆墨。繼帛及衡府果餌。金銀之。耳。而。承。受。中。貴。人。陰。行。檢。校。乃。知。初。雖。有。此。言。而。未。嘗。請。也。尤。於。是。嚴。課。程。省。人。事。促。修。成。書。其。表。有。云。日。力。不。足。繼。之。以。化。簡。牘。盈。積。浩。如。淵。海。其。間。抵。牾。不。取。目。保。今。讀。其。書。蓋。自。唐。及。五。代。采。取。微。冗。日。月。或。差。幾。有。由。也。尤。以。議。論。不。合。辭。執。政。而。不。居。舍。大。藩。而。不。爲。甘。美。尤。散。編。集。在。吏。盡。願。忠。之。志。而。險。險。細。天。譎。謂。春。德。匪。之。之。入。孟。子。曰。如。使。一。丁。欲。富。何。爲。辭。下。萬。而。受。萬。乎。小。人。以。之。譎。度。君。子。類。皆。如。是。夫。編。集。舊。史。後。人。君。學。者。便。於。覽。覽。其。功。亦。不。細。矣。以。父。之。故。尚。有。謾。心。又。况。矯。世。拂。俗。異。視。先。王。之。在。者。哉。嗚。呼。悲。夫。



魏二君大起兵與帝東戰遂甚五日方食河南令莊賈往強直  
不遂權家公官一其毀之帝忿怒未發命帝往山陵道路  
泥舟橋多壞而主官官對屬河南帝怒下賈獄殺之郭  
崇範諫曰賈至不至死帝怒曰大令靈駕將發天下朝夕往  
來橋道不修安得無罪賈竟死遠近寃之

曾三執親喪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制禮過  
之者來而就之不至者政而及之故君子執親之喪也水  
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後能起若莊宗五日不食學禮  
者訂誓三日不請之誓若乎曰君子之行必類而極為太后  
靈駕將發而道絕而殺賢縣令則與卒之事不稱矣  
夫以上七日之兩江河澤皆溢則道海橋絕有非人力  
所能及者且先以日合火以大旱繼以霖雨陰陽逆可

懼甚矣乃以人所不能及者暴誅賢令其事雖曰極道  
不修甘實則於官所惡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  
時殺焉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况為官諸毀  
而殺賢縣令乎然則莊宗不食五日纔足為小為而殺賢  
縣令長乃大不孝也亦宋襄一會唐二國之君而以不重  
傷不禽二毛為仁可謂不能方其類者也

初帝遣宦者李從龍等手從魏王繼友伐蜀軍事比決於郫崇  
經從業社之及破蜀蜀之責臣大將爭以寶各裝樂遣崇經  
及其子廷誨從襄等皆不平

伐國之義為其不道也故拯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  
矣古之命土疆地者取其重而猶且不可况意在賄賂乎  
崇經仗鉞重往蜀除其首句崇清身律物三軍自斂盜賊



不作奏凱歌遠說問石自而乃會于省寶于聲伎父子豐殖不慮元帥之疾已不顧漏禪之側目不防奄寺之譏口不監鄙夫之覆轍重萬夫而已莊宗既貪崇韜無能改於其德又以是相之害于身敗于家而凶于國何必曰利豈不信夫

崇韜素疾宦官嘗謂繼友曰大王它日得天下不且盡去宦官宦官聞之切齒時反亦雖下盜賊羣來崇韜以是未還帝遣宦者向止嗣促之崇韜不出迎及見禮又倨延嗣奴從襲因譖崇韜欲為變且曰王寄身於虎口延嗣歸告皇太后太后泣訴於帝帝疑之命關西府庫之籍曰人言蜀中珍貨無算何如是之微延嗣曰皆入於崇韜父子帝遂怒崇韜所以疾宦官非為其譖媚貪黷以亂政乎忌李嗣源

勸帝除之則何異宦官之心維貫也請立劉夫人為皇后則何異宦官之增嬪御也唐虢虢潘鎮魏略則何異宦官之求貨無厭也無瑕者可以戮人其身不正如正人何然則以崇韜所為雖盡誅宦官何救於亂亡况繼友雖為帝子未正儲位乃遽以它日之事官之又味不出戶庭之戒啓耳屬于垣之禍為已為人兩俱失之張濬未能取揚復恭已露作態之言王彥章方欲圖遁張先漏盡誅之語皆從自及是誰之過歟

以孟知祥為西川節度使帝語之曰聞崇韜有異志卿為朕誅之知祥曰不宜有此俟臣察其無官志則遣還帝許之莊宗於崇韜非有大憾時以意在勸貨信譏口耳知祥若力為辨解又豈欲以去崇韜使早班師自歸于帝庶使上



下之疑釋君臣之分全而皆不果為則窺見間隙有乘亂  
取蜀之志彼則引長而忠實短矣

帝復遣馬彥珪詣成都觀崇禎去就皇后力請殺之帝不許  
乃自為教與繼岌令誅崇禎彥珪至繼岌不可從襲等巧陳  
利害繼岌不得已召崇禎計事并其二子誅之

任園以戶部尚書李愚以翰林學士並參繼岌軍機崇禎  
之死所宜諫止而寂無傳焉意者崇禎權勢隆重不通眾  
情故二人有疾之之心而幸其禍歟雖然此小忿也親王  
摠師以皇后教而殺將相乃國家大事無寧忍抑小忿力  
勤繼岌力行危事不然以離間統制播勳士卒說崇禎斬  
從襲下令其師則參軍繼岌之職舉矣惜哉

李嗣源為謠言所誣帝遣朱守殷察之守殷私謂嗣源曰公

勲業覆主宜自遠禍嗣源曰吾心不負天地福禍之來無所  
可避安之於命耳

朱守殷曰蒼頭奴至番漢馬步使有德賊敗衄之罪不治  
帝恩厚矣衛命出規乃輸款國嫌二心已著嗣源宜以其  
語奏之則忠誠上格姦人必必交私之刑矣苟不如此是  
不智也知之而不告嗣源幽隱所存為如何若曰心不負  
天地禍福委諸命此則明者之事嗣源雖未必能然其言  
可取也

從馬直軍士王温等五人謀作亂禽斬之指揮使郭從謙本  
優人也有寵從謙以叔父事郭崇韜為睦王存義假子及二  
人得罪從謙敏舉將士言其寃及王温作亂帝戲之曰汝既  
以附崇韜有人入教王温反欲何為也從謙懼退謂諸將



三上以王流之故欲伐鄭都平盡坑若曹由是親軍皆不自安

季康子問如何而民敬孔子曰臨之以莊比非特季康子當然雖二帝三王亦莫不然故傳說戒高宗以啓寵納侮太保戒成王以押侮小人凡伯刺厲王以無敢戲豫蓋既與小人睡比無間過有所不可將以正裁之則傷恩將聽而勿問則損威莊宗以謹浪中從謙要害亦出於不得已耳而不知小人難養之情不孫生怨勢所必至故易曰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無疾惡之心則不召其怨待之以嚴正則不召其怨莊宗少所便習貴而不革不做厥德早墜厥命耽樂之從或四三年周公豈必我哉以軍食不足救河南又預借夏秋稅民不聊生

時水旱之後民力已自不支又借稅以害之是民生誰也當其時為其民身被借稅之虐後世讀史者其仁人耶固惻然而增戒其小人耶必唾手而取則明君宜思之曰百姓供常賦於國年猶有受病者况饑饉之後而可借一年之稅乎借稅其與治同道與其亂同事者其所始則從違可否判矣

攻鄴未下從馬直軍士作亂劫大將李嗣源為主重駕東征前驅叛歸嗣源帝曰吾不濟矣即命旋師是夜入洛宰相奏魏王軍將至車駕宜控泥水收散兵以俟之明日將發孰從謀帥所部作亂帝中流矢鷹坊人善友扶至絳霄殿少頃遂殞左右皆散善友斂樂器覆之

莊宗初嗣父位決勝爽寨解潞州之圍歸而沈國訓其事



必有理使朱温未死固必為所禽矣既違張承業忠謀亟  
稱尊號則塞措之失已稍形見速滅梁之後遂無一善可  
稱與向者猶二人然是何也聞之先覺曰人才器有限職  
任重大者負荷為難為復而舉二百鈞亦必折脊絕膺而  
弗勝矣人君者職任之極也平日才器雄天下及居尊位  
若弗勝任者才器所局也若莊宗事聖哲之君止將相之  
任豈不有餘裕乎其天稟既如此又不知力學以充擴之  
而武皇平生不快末命所屬三怨為重莊宗每克一怨即  
復一天于先王之廟既納三矢幹蠱咸畢以為天下無他  
事矣肆言逸言而已喜非才器有限不監歌器滿則覆歟  
雖然裂膚流血汙兩御風凡十五年而後得好田好女寵  
伶人信宦官不三年而滅古苟歸之於天則昔曠而今暗

先歿而後莊宗亦天耶故莊宗之命哲命吉凶命歷在皆  
所自貽不歸之天歟

郭崇韜之及也李紹鼎謂諸將曰國家取大梁定巴蜀皆郭  
公之謀而吾戰功也郭公無罪族滅行及我矣遂反及向延  
嗣至屬翔以莊宗命誅之

李紹鼎者原延也延華事梁有罪逃歸于晉國盡輸大  
梁情實使莊宗談笑而取汴於梁固賊臣於晉則殊勤不  
在邪形任光之下也然小人惟強弱是視見梁將亡晉必  
與遂決去就自以保身之計得矣而卒復反逆其言雖憤  
郭崇韜之竟三意則以反為常無往而不如志也古人曰  
事之不可言者莫如反一人而三反何以自立是故本為  
保身而反者莫如為失民戮力效死之為義乎



魏王繼文至其立於洛陽亂復引兵而西謀保鳳翔退至武  
功李從襲曰禍福夫可知退不如進乃至渭水西都留守張  
錡已斷浮梁循水浮渡腹心皆已竄匿從襲謂繼文曰時事  
已去王宜自圖繼文流涕伏於床命僕夫縊殺之任圜代將  
其衆而東

繼文與帝長年任郡統之重而進退死生惟奄人所制無  
足責矣李從襲譏疾交聞以誤魏王亦奄人常態不必言  
矣惟任圜參預軍機而主帥一旦至此是誰之過歟郭崇  
韜死國即代總軍政繼文亦國即將其衆而東其周身之  
常則擊人鍾會矣世變故時從容其間豈能救止而竊取  
其柄得為志乎陰謀如此平日無故死於奄重誣之手蓋  
天譴也李德職事如國無一寂無所施其罪亦不薄矣武

皇諸子至是或謀或病莊宗五子繼岌

餘不知所

經營大業與朱温不同而享國乃反不及受禍則何以  
何也德養人者也力勝人智欺人者也我以智力加人自  
時而躬則人亦得以加諸我矣故用智力未有不困者也  
我養人其養既久則人亦不忍離我矣故修德未有不安  
者也三代而上純德之由也三代已下皆智力矣假德以  
文之視其智力之裕局則斷其所就之廣狹觀其假德之  
深淺則決其所享之延邇武皇陛下之忠已有去子之報  
矣莊宗繼志之業已叨名位之極矣考其德政漫焉無紀  
譬如入役其心思疲其筋骸與人競爭不遺餘力偶幸一  
勝而又從事於酒色晝夜斷喪則元氣耗盡何以久當是  
教典訓誥誓命之文上下千載凡歷五姓七十餘主未



可言也。智力而廢仁義者，其享國脩永，後世莫及。斯可信。王道之足師而霸術之不足願也。歐陽氏乃言繼岌至興平京兆，留守張鉉斷咸陽浮橋以拒之。繼岌遂自殺。向使鉉不斷橋，繼岌得東，明宗未必能自立。則繼岌之死，白鐵之拒之，其所繫豈小哉。愚以為不然。繼岌常才，爾則於李從龍莫能可，否者也。使其有立，豈以皇后教殺耶。崇寧既開，繼岌大德之，其望比六師倍道赴難，豈張鉉斷橋所能過乎。以彼之才，政使東行，大豈李嗣源老於行陳之敵。故司馬考實，雖載張鉉斷橋又載繼岌及軍循水浮橋。渭南乃李從龍所，則和死是可信矣。

明宗 嗣源

後唐紀

有司議即位禮，李嗣源亦為唐運已盡，其

建國院之

書李琪曰：改國號則先帝遂為路人，梓宮亦  
安乎前代以旁支入繼者多矣，宜用嗣子。樞前即位之禮，衆  
從之。

明宗改國號則莊宗為路人，梓宮無所託，吾曹不能自安。  
李琪之言似也不改國號而葬莊宗使嗣源樞前即位前  
日諸臣遂可以此自安乎，致身常伯位不早矣。國云君弒  
子不得立而他人是保人，臣心不自安，尚有大於此者耶。  
有司劾奏太原尹張憲委城之罪，賜死。

張憲在莊宗朝不附伶官以致疎外，進不預朝廷之謀，退  
不預鄴都之亂及嗣源之入洛，又不雷同勸進懷忠徇義  
蓋賢者也。明宗即位考慎相臣無以踰憲矣，乃徇有司迎  
和殺之初政之美，固多其累，莫此為大任是責者。



誨乎任國望實未能及憲重誨已深忌之則憲之  
一死無所重誨所欲乎以忌疾殺無非之賢士欲以自安天  
其許之哉

量留後官百人宦官三十人教坊百人鷹坊二十人御厨五  
十人諸司使務有名無實者比量發之分遣諸軍就食近畿以  
省饋運除夏秋稅省耗刺史以下不得貢奉

非真不徇慾則不能減後宮非深見奄寺之害則不能損  
宦官非無音樂之好則不能裁優伶非懲田獵之爲民病  
則不能縱鷹犬非薄口饕餮節奉養則不能省庖厨非知冗  
負有廢益則不能有名無實之使非恤民力弊於轉  
輸則不能遣諸軍就食以饑非節公家之用廉由於民則  
不能除一稅實耗非飛彈斂戶私帑調儉然則不能料

守牧進奉此聖主覺事也而英雄明法

漢武帝嘗太

猶有不能焉明宗車狄之人從容行之而且不爲負哉日非  
矯勉於初政而怠於末路者其賢益可尚矣是故表而  
出之

帝目不知書四方奏言令安重誨讀之重誨亦不能盡通乃  
置端明殿學士以馮<sub>元</sub>趙鳳爲之以備應對二人皆翰林學  
士也

天子宰相義理所極天下取正焉者也氣數漸薄乃至目  
不識書者爲之夫安能考前言學古訓遵先王之法也不  
考前言學古訓遵先王之法而能治天下者無有也然以  
勅徐溫使人讀書及訟牒而處其是非往往中理唐明宗  
垂有太宗所不能及者則其實之美也由是觀之



不輔以學尚能為善使輔以學則為聖賢必矣記  
問該治論辯給而不肯為善事且自善人自人則讀書為  
無益之事耳明宗未置端明學士時所行善政已多今又  
助以為道趙鳳二人皆儒學遴選也繼今政事當加美於  
前乃二人講論之功苟為不然非特讀書無益儒亦不與  
勅朕二名但不連稱皆無所避

二名不備諱禮也孔子之母名嚚在故言在不稱節言為  
不稱在其為後世法明矣而諂者獻佞愚者違禮必以孔  
子為未忠未孝曰嚚聖人去爾吾寧過於厚於是嫌名則  
諱詩書則諱臨文則諱二名則備諱而不思其義者不可  
也馬援曰聞人之過如聞父母之名耳可聞而口不可言  
是則私諱可自禁之而不能禁諸人之心忠孝有小大修

身養志孝之大者也盡道格君忠之大也故憲章訓之  
子之道而區區焉以避諱為孝之切誤朝迷國失仁之義  
而惴惴焉以避諱為忠之至所謂不能三年而察功總養  
其一指而失有背是謂狼疾之人不知務之甚也明宗自  
不知書況古訓乎乃能詔二名不連稱皆無所避是暗與  
孔子合知經學古者多所不連可不謂賢乎既不知書又  
無臣下啓告之者乃能如是其賢益可尚矣是以表而出  
之

葬閔孝帝廟號莊宗

廟號猶謚皆所以紀實德垂勸戒也暴其民甚則身弑國  
亡是也名之曰昏荒矣悖逆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  
憂伶戲類受其批而不耻安得謂之莊使聲與實



舊制吏部給生身先真其人朱膠統軸鑿會者但受教陳不  
取告身侍郎劉岳上言生身有褒貶訓戒之詞豈可使其人  
初不之觀執政議以爲朝廷命官何惜小費乃賜告身

有國家者受天下財賦使用之一一中理尚不當斬於告  
身之費何況匪效如賜橫被徂伶狗馬鷹鷂並食廩粟甚  
則糜捐帑藏視猶甚矣士而誥命之出所以進賢用才或推  
恩施福及此壞乃每日計數天之綺不從官給先責其直是  
貿易之道也豈非以空虛乎救斯失者劉岳著其端執政盡  
其諫明宗行而不從可以爲後法矣

吳馬軍使紫再用戎服入朝御史彈之恃功不服徐知誥賜  
於便殿談過起言退而曰君優詔不問國

中外肅然

治化莫要乎躬率周公之能使人信王也以作事先也其  
能使人敬王也以作祭先也若我而不先之徒以法公約  
之在位者於是乎外有事君之禮而內有替上之心矣徐  
知誥之爲類乎有謂者惜乎其能暫而不能久也鄧禹受  
任無功降爲右將軍孔明出師敗績自請貶二等郭子儀  
李光弼之徒咸率是道宜其功名之美也

出郭從謙爲景州刺史既至遣使徵誅之

後唐雖莊宗自亡之而士之者三屬劉石及宦官明宗既  
誅之矣獨伶人景進之徒不聞被刑京進與郭從謙爲最  
用事焉從謙又負叛殺之罪則無以加矣所宜聲言莊宗  
由親勒六軍取從謙不負徒戮于兩觀乃不及時



十月之夕誘以寵命然後族之得非畏其所部  
之衆而不敢亟乎夫乘初至之威治叛結之賊其勢甚易  
遠則人心悅而大義立緩則觀望意而綱紐縱此撫事者  
所以貴於及時也

二愛高士與請附於吳徐溫曰高氏事唐久矣洛陽去江陵  
不遠唐人襲之甚易我汴流救之甚難臣人而不救不可也  
三受其貢物辭其稱臣聽其附唐

徐溫辭高氏稱臣聽其附唐也而受其貢物則非也貢  
者臣屬君之名辭其君臣之名享其能包之實一事而兩  
受半義而半利豈可欲不能過也夫儀不及物歸之不  
享高氏輕其之心自此生矣

帝幸汴州民間訛言帝欲制置東去諸侯 守殷疑懼判官

徐勣勸之反守殷遂乘城拒守帝四面圍之 守殷知事不濟

遂殺其族命左右斬已乘城者開門降

朱守殷有罪三守德勝而陷沒一也郭從謙反按兵不救

二也莊宗既弒即入宮取嬪御珍寶歸其家三也明宗入

洛宜亟誅之不待移日乃遲之遲而又久何也明宗前已

惡其歸藩之款既又納其促入之使為是故寵以平章事

矣帝欲幸汴非有討伐之謀也乃守殷自疑惑於君議倉

卒治反以取敗亡耳非明宗能討罪人伸大義也五代

之君舍周世宗次則唐明宗周太祖有善可紀不為其美

狄卒伍不足語也既當名號人固以德義望之故有不合

者必託其事以發議論垂勸戒焉



後不事華侈無浮費故先除二稅省耗止絕  
刺史進奉今又滿逋負近二百萬緡一人寡欲受賜者不  
知其幾何人也以夷狄之人臨中土殘弊之後尚能如此  
何況聰明睿知高出羣倫昭儉德以表正萬邦其效宜如  
何夫豈有吝吝乎履令以逋負為主財之源征而又征償而  
又償無窮窮已者也

秦州節度使華溫琪入朝請留闕下帝嘉之除左驍衛上將  
軍歲餘帝謂安重誨曰溫琪舊人宜擇一重鎮處之重誨對  
以無闕他日帝屢言重誨溫曰臣累奏無闕惟樞密使可代  
耳帝曰亦可重誨無言

所仰乎君者以八祿由之也宰相佐王論其可不可是非而  
已非使人君一不得施為必出於宰相

雖未有殊績亦不以罪惡聞人觀請以

明宗欲與重鎮良未為過而安重誨力沮之豈溫琪無  
所可用特以不出於己耳為宰相必使事皆出己而不論  
可否是非之所在小必喪身大必滅族然則李文饒所謂  
政事皆出中書者非歟曰此言多門之害也若太子令秦  
齊王教與詔旨並行若武后天下謂之二聖若楊氏五家  
府縣承迎峻於制教若大家旦居深宮外事一聽老奴處  
分若斜封墨制紛然並出若總權握兵者各以便宜從事  
如此之類非定于一所謂私斜之門不可不開者也至於  
政事之廢興人才之進退固人主與宰相通知而審處求  
歸于至當特尊卑有詳略之異豈曰君無所預惟相所為  
重誨不學固不足責可為後人之龜鑑耳



異哉德勲之爲人苟忠於楚則不當爲它人畫計苟不願  
爲之臣則當去相位而不居既在輔佐之地又立扞寇之  
功則吾君身後大憂盡以啓告使有所處俾不至於亂乎  
今無忠規力諫而以禍亂之萌泄諸敵國則不知其心之  
所止矣

王都據定州守備固嚴嚴帝促王晏球攻城晏球曰城高  
峻如此借使主人聽外兵登城亦非梯衝所及不若募民  
兵以俟之晏球日以私財養士自始攻至城不戮一卒

王晏球非知經術者然取定州之功不此

公五代時爲

也蓋深合古人用兵之意夫以周公之討三監宜若振旅

然二年始得其罪人心以速故傷百姓也罪人得則已矣

後世爲一天背叛至於殺人盈野或舉城而屠之或連數

十萬而坑之不仁孰甚焉晏球生於衰亂之時乃能不急

近功不糜士卒力戰以絕契丹之援堅圍以威王都之勢

不及一年都舉族自焚而定州下矣可不謂之善用兵乎

具徐知詢握兵漢上流意輕知諾周廷望說知詢以寶貨結

朝中勳舊知詢從之徐廷望如江都謝意廷望竊輸款於知

諾亦以知諾爲得告知詢入朝留爲統軍知諾自是始

專政知詢以廷望所言告知諾曰以爾所爲告我者亦

是廷望以遂斬廷望



周亮聖者爲符知詢深計備其遠答而引以善道則中外歸心而齊王基業不爲養子所取矣乃勸使行賂又自反覆于其兄弟間意亦未知詢諸勝負而兩布腹心焉詢曰欲人不知其若不爲欲人不聞莫若不言廷望亦豈知其反覆之敗人又自收其效廷望計行而詢諾之得失始決讓入爲惡可不畏也

董璋反安重誨曰臣父知其如此陛下令容不討耳帝曰我不負人人負我則討

董璋反狀云彰安重誨重東川閬果爲一鎮又益兵于綿遂繼又遣將戶關州遂以然則令容不討豈當時事宜也明宗先討朱守義繼討王郁非一切含容者重誨此言蓋爲符習王健立字從珂發其心所欲明宗殺之耳

然則豈東川事宜也明宗答之當矣雖他日誅重誨非

重誨有反逆之負特恃恩指專威福說惑交至而臣主俱傷當此時明宗欲計重誨之心既形詰言而重誨猶不悟貪權怙勢日甚一日心安得仁乎卿大夫不仁其不能自保必矣

安重誨以父專六權中外惡之懼表解機務願賜一鎮上不許求之不已上怒曰聽卿去朕不患無人范廷光勸上留之且曰誰能代之上曰卿豈不可廷光曰臣才不逮重誨何敢當此上令中書議馮道曰諸公果愛安令宜解其機務爲便趙鳳曰公失言乃奏大臣不可輕動

心有芥蒂之疑夫婦將如路人父子將爲仇敵况君臣乎重誨不得於台則當奉身而退明宗不安其相則當聽



去一何然既各有所任已以人子飾貌相處其能久而無  
變耶馮道趙鳳之言皆是也鳳為朝廷計道為重誨謀也  
雖然與其強留而君臣存形迹之嫌不若從矣今所請優  
以外鎮之為全也范延光在唐為良臣明宗許之相乃不  
敢當其視與人同事擠之又下石焉者相去遠矣而五代  
史乃以與采守為任無乃失其倫耶

石敬瑭攻蜀久無功上憂之安重誨請自往督戰上許之即  
拜辭時上已疎重誨既代諸之者不已有詔召還

重誨之敗由不知相業也馳車而失其轡必墜于車下操  
舟而失其柁必覆于水中樞機之府控制四方者也出師  
而不進必無功也

而不知進退必無功也

幸相之職分者不以視行為是而以坐

公與武侯裴度之事非歟曰周宣救急朝夕命乃公平淮  
矣而其詩云徐方不回王曰遄歸言宰相不得又在外也  
前蜀之紛豈後唐急務哉若武公身受顧託國政在己裴  
度則被傷拜相專為計則其意不同矣安重誨遠不取監  
于房瑄近不取戒于郭崇韜君情已疎方請出總帥依其  
迹類忘其職則忽大臣而愚已足殺身矧兼他罪乎

帝遣程光毅詣河中察重誨光毅至以兵圍其第并其妻殺  
之奏至下詔以重誨離間兩川吳越為罪又戮其二子

郭安二公以故舊都將相皆不得其死然則故舊之分固  
難有終乎曰蕭曹房杜豈非故人係處之者何如爾孔子  
曰

三平中其與人交

敬

朋友之際尚以數瀆取疏



況才若百舉事會帝言及其於君多矣較之兩公重  
誨為甚以一人心殺莊宗二弟以所作患殺任圜以疑似  
殺皇子從璩又欲殺從珂排去孔循抑華溫琪力遏王建  
立廢符習奔胡福皆以私惡而非公論也特舊怙權取勝  
于上人主安能堪之然則非獨莊用寡恩蓋二公有以取  
之耳夫一貪一宦尚不能免苟或兼之其禍必有甚焉梁  
冀嘗憲李林甫楊國忠之徒是也故詩曰百爾君子不知  
德行不忒不求何用不臧

初令國子監校定九經雕印賣之

易書詩春秋全經也元賢以之配皇帝王霸言世之變道  
之用不出乎是矣論語孟子聖賢之微言諸經之管轄也  
孝經非曾子所為蓋其門人續所聞而之故整比章指

不免有以者下可以經名也禮記

四於孔氏其

然必去已不韋之月令及漢儒之王制初博集名儒擇定

官書其無雜拓見之智與曲以類相從然後可以為一書

若大學中庸則益于上論也不可附之禮記多於學記

記爾居然若編及表却移其甚多非經解然之二此當以

為大學中庸之次也禮運禮器五章亦特冠之類又其次

也若周官則決不出於周公不當立博士使學者傳習姑

置之足矣古有經而無數逮孔子而定繫作然後易詩書

春秋成焉然孔子孟之門經無五六之稱其後世分禮樂為

二與四經為六數抑合禮樂為一與四經為五歟廢仲尼

親筆所著之春秋而取經於所附益之周禮列之學官於

是六經之書也



五季之君其然之入曰... 子監以木本行所以一... 矣致之可也藹之非也或曰天下學者其最安得人久而... 致之可以監本... 俾郡邑皆傳刑焉何患於不給國家... 浮費不可勝計而... 勤於此哉此馬道趙鳳之失也

武安節度使馬希壽以流南... 年大旱命開南獄廟及境內... 諸神祠明竟不... 希聲卒六軍使迎鎮南帥希範於朗州而... 立之

楚境之... 且殺高郁所致乎昔東海殺孝婦六年者三年... 希聲不思其故修德行善以補前失及歸怒於羣神以無... 禮施之禍益福謙鬼神之常理也殺不辜以取國曾未三... 年身罹其文理之反覆不可認也著矣

大... 上... 國... 有不足懼者

陰陽不調三辰失行小人訛言山川崩... 懼賢人藏匿凶民遷禁上下相拘... 義聞昔深可畏願陛下存其不足懼者而修其... 詔樊之

康澄之所謂不足懼者非誠不足懼也方之六可畏少遠

緩云耳必曰陰陽不調不足懼則燮理之職可廢矣三辰... 失行不足懼則彙和之官無用矣小人訛言不足懼則正

月之詩何所刺矣山崩川竭不足懼則梁山崩三川震不... 必書矣龜賊傷稼不足懼則炎火之界各歸之生焉所介

意矣澄亦謂此或係乎天地常數未即為民害也故雖所... 嘗隍布以不足懼... 六可畏之必可畏也使澄



信以為不足懼則其戶謂可去者幸而言中耳言雖不足  
以盡人亦足以取人澄所言乃常理而未有然而言之如  
一夏之明者使明宗善聽于以下相可也何止優詔答之而  
已乎

致仕何澤見上被疾奏請從後宮權盛言乞復用表請立從榮  
為太子上泣謂左右曰羣臣請立太子朕當歸老太原舊第  
耳不得已詔宰相議之

明宗初非有黃屋之志解后得國春秋又高故其在位無  
富貴奢侈之奉而有老成朴素之風其德義之美至於始終  
之際乃若總把握不肯釋手嗚呼此固中君之難也明宗  
雖不知書既親儒士又喜聽其講論釋義以為開益智思  
而於焉傳世之大節憤然不達此豈偽道趙鳳指言

無以不足以啓沃故邪致使其君身肉冷而國家傾覆  
不於宰相而誰責乎

帝疾大漸從榮聞宮中突意帝已想自知不為時論所與恐  
不得為嗣將兵陳於天津橋謂樞密使馬贊等曰吾今日決  
入公輩處事宜詳允禍福在頃刻耳贊奏之帝小愈命卒從  
璠討斬之

有天下國家者必建太子明宗年計七十而諱言儲嗣是  
不欲大業之歸其子也從榮習見漢唐以不得國不知太  
子之為君副而主器也乃貪執兵柄畏居東宮是不欲承  
大業於其父也國之大事莫大於傳繼宰相處人父子之  
間當使之盡其道而馮趙二公一不預謀致使從榮稱兵  
明宗受甲父子相殘一日而也焉用彼相乎



帝冠帝性不猜已與物無競亦禘之年已踰六十每夕於宮  
中焚香祝天曰某胡人因亂為眾所推願天早生聖人為生  
民主在位五穀妻豐兵革空用校之五代粗為小康

明宗美善類多過舉亦不其甚求于漢唐之間蓋亦賢主  
也其不足稱者內無聲名外無遊說不任宦官廢內藏庫  
四方所上物悉歸之有司廢賞廉吏嚴治職毒故雖四方  
夫平而中土無請享妻豐之報若朝相得賢則其過舉當  
又損矣其焚香祝天之言發於誠心天既厭亂遂生聖人  
用是觀之武丁恭默思道夢得傳說周公納策金縢武王  
疾瘳天人交感之理不可誣矣歐陽氏有見於此而無見  
於天象其言曰三辰五星常動而不息不能無為一縮差忒  
之變而占之有中不中不可以為常者司之事也自秦

漢以來學者惑於災異天文五行之說不務其本故其作  
五代史本紀書人而不書天自謂不得其真乎春秋也愚  
竊以其言過矣秦漢學者固必察合備會天於末流若仲  
尼之法且可改也使仲尼書災異而道其所以然則與後  
世之失同矣惟其遇災異即必書其是而不道其所以然  
使人君有恐懼修省之心而不敢忽是其垂訓之大指也  
雖然仲尼雖不道其所以然而稽之於經則事應具存故  
雷電雨雪鍾巫謀兆隕石退鷁未夷被辱雨而木冰君臣  
繼執鸛鶴來巢昭公出奔惟漢儒牽合附會是以泥而不  
通必明乎天人合一之理則知仲尼所書之意苟一繫以  
為占步之學歸之有司則自古列聖敬畏天道皆為虛文  
豈不淺陋可笑誤人心之甚哉



吳徐知誥又有傳禪之志以吳王無失德欲待嗣君宋齊立  
以為然一日知誥臨鏡對曰吾老矣奈何周宗知其意微以  
傳傳誥曰主齊立以宗先已疾之手書切諫知誥愕然由是  
蹙之

純乎小人其為不義也豈俟再思乎君子其為義也豈  
待終食惟不能純也則為義為不義有入力者矣荀或劉  
穆之宋齊立皆佐人奪國者也而幾會之際為人所先豈  
其智不及哉亦有所未敢耳以柳璨將主暉之凶惡猶不  
敢於宋溫九錫之事况智如荀或宋三子固有所未敢也  
此之甚則為郗慮樂成亦太諸人矣敏於敢則為董昭  
魏舒敢用固宗諸人矣此正君子小人純不純之辨也使  
叔江表以傳禪為不可他日何思請幽讓皇脫節又謀篡  
國以是知其建正論青節造者不肯署名非真能守義也  
特以自失先幾不得為元功耳此茲邪之情實也

閔帝

宋王位尋通監無

後居

鳳翔節度使潞王從珂有功名宋弘昭馮贇之心潞王移檄  
鄰道言弘昭等殺長江少帥劉稹社稷今入朝以討之潞王至  
陝帝北度河馮浩等入朝聞之欲歸李愚曰天子之出吾輩  
不預謀今當聽太后命道曰不若俟潞王處分乃謂中書舍  
人盧導曰宜速草勅迎文書導曰班迎可也道曰事當務實  
導曰天子在外而遽以其位與人潞王若以大義見責何辭  
以對愚曰舍人言是也吾輩之罪擢髮不足數

事當務實此言是也馮道以之處人主廢與則不可乃任  
人心問屋簷子食色與禮教重之類也明宗不能立子朱



爲軍間路王鳳翔之師西來閔帝輕騎出走道等爲相一  
不預知若事當務實者曷亦勸明宗早建儲嗣勸閔帝  
黜遠朱馮鎮紱中外則難何由作今可與圖存者存之猶  
弁髦土梗不可以納者望之猶大旱雲霓實安在乎李惠  
所謂天子之出吾輩不預謀亦非也奔逃之謀固不預矣  
使之至此誰之過歟然閔慮導之言乃自知罪則猶賢於  
瀛王莫顧以行也瀛王務實之言是給兒臂而得食搜鄰  
女而得妻不必由禮者也

瀛王 從到

後唐紀

帝之發鳳翔也許軍士入洛人嘗歲百緡既至關府庫金帛  
不足於用遂率京城民財據屋爲軍無問士庶及儲者預借  
五月僞直

取國有五難洛王兼之獨以外兵偶變遂乘勢東行因以  
厚利啗之又培克京師成伐根本是於五難之中重無憂  
爲難乎其濟矣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唐德宗承百有  
六十年之基業獨緣借商稅筭間架得錢二百萬遂召涇  
卒之變洛王纔入洛剽民剽兵將誰與處雖然自是而後  
六軍販易天子益以習熟唐晉漢周皆不過再傳旋又爲  
人所質故曰萬取千焉千取百焉後義先利雖奪之猶不  
厭也

閔帝之在衛州也惟磁州刺史宋令詢遣使問起居聞其過  
害慟哭自經死

歐陽公五代史取死節者三人死事者十人而不及宋令  
詢豈以其君微其事略故遺之歟夫明宗非莊宗之子也



路王非明宗之子也閔帝雖不為儲副然明宗社稷真其國矣所以不終者身之股肱朝無楨幹其在冲幼胡能有定乎故閔帝失邦非其罪也令詢不以其微而廢君臣之義以死立志不事路王雖王度章裴約何以加焉是以表而出之

斬康義誠滅其族

誤閔帝者朱弘昭馮贇孟漢瓊康義誠為其迹四人反覆交間而背叛亦欲自全耳而皆不能免潞王行此雖不足以增奪國祚君之罪亦少懲茲賊快於人心方謂符堅之不殺慕容評嗜文之不殺江總唐太宗之不殺封倫宇文士及使小人洋洋然得志自謂無適而不容者豈不賢哉帝欲更命相問所親信以朝臣聞望皆稱姚崇盧文紀崔居

尚帝不能決乃實其名於琉璃瓶中焚香祝天以助決之首得文紀馮贇遂拜文紀為相

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具然後人體成卿佐賢然後國體立潞王欲為天子而不知誰人可相是猶人無手足而以上木續之也且更相之意無乃廢馮道李惠劉昫之不足待耶蓋博訪而數求之猶恐不可得乃親信之言是用取國五難有人為首觀其所相則成敗決矣

劉昫判三司鈎考舊逋必無可償者請蠲之詔長興以前戶部及諸道逋租三百三十萬石咸免之貧民大悅三司吏益之

胥吏利於胥租固小人常情也長民者士大夫也不恤百姓而以胥吏所利者為生財之術無窮之源則於胥吏何



責並前代者令曰凡言放稅者不得過四分每有水旱許  
請災傷或下赦令盡蠲之而有司徼奢如故農氓不論乃  
吾善紙放白紙催之甚蓋不知令甲之文也是則赦令行  
一時之恩以收人心令甲若亦久之制恐失財賦陰行虐  
政陽為惠澤豈先王之用心哉三司吏不肯釋除逋負非  
獨其利在焉亦以在上之意吝於與而嚴於取也此百姓  
膏肓之病也明宗能蠲二百萬婚路王能蠲三百萬石豈  
非衰亂之時盛德之事哉

具將榮再用卒史官嘗詢其戰功對曰鷹犬微效皆社稷之  
靈而功之有

有學古自足則學不進有德而自貴則德不新有勇而自  
高則威者寡矣聚焉而非有學有德之人也而能

功鮮曰不忍吾必謂之學是吳越之俗也

嘗與淮南水賊舟戰敗之賊皆得之得之者家人故信千人  
用悉取以警軍曰濟我者士卒亦僧也此在將人為細事  
若武天猛將能遠者鮮矣再用此舉近於

庶乎能宅心者志士所當尚友也  
荆南節度使高從誨老在梁震以兄弟之省刑薄賦境內以  
安震曰先王待我如布衣以嗣王屬我今嗣王能不廢棄業

吾不復事人矣然誨下能留

梁震就高氏甚業而不肯為之臣求之十國蓋少倫矣獨  
有可恨者高季興守節專誦道入百貫幣而從誨四向稱  
臣利其賜予震皆不之諫後高氏父子有剽劫之行無賴  
之名置論之不及與抑智之弗察歟或者季興本朱氏奴



苟得無耻者凡此之常態不可教誨歟不然剗劫之行無賴之名辱之大者視而不諱曠闕多矣

河東節度使石敬瑭既與朝廷有隙帝以問近臣李崧呂琦曰河東必結契丹若中國與契丹和親則河東無能為矣帝密問崧又遣文選曰以天子而屈身夷狄不亦辱乎帝意遂變詎責崧琦自是羣臣不敢復言和親

石敬瑭之叛起自帝宿憾不平無合容之度酌言輕於滿疑問之情然止於如是則敬瑭亦無自而反李崧呂琦欲弭未然之禍之當勸其君內修政事明義而博信使朝廷無失可指豈惟敬瑭天下皆然矣與契丹和親以絕河東之援乃下計非上策也明宗繼祚所繼獨以茲份愛民克終其身使潞王能君亦必自保何必外交夷狄乎雖然此常理也潞王乃奔國執君之人也雖以善為之猶不克濟况內失民心外結藩鎮豈能免乎是故潞王之成敗不繫於導崧琦之言聽文選之計文選之計若悞事而實是崧琦之言若有益而實非或者見潞王之亡以謂失在不用崧琦不可不察也

魏徵瑋鎮鄆州敬瑭懼劉知遠曰明公據形勝之地稱兵傳檄帝業可成乘維翰曰公明宗愛婿今能廢節事契丹何患無成敬瑭遂上表言帝養子不應承嗣請傳位許王帝怒劾剛敬瑭官爵敬瑭稱臣於契丹請以父事之約事定之日獻盧龍一道及鴈門以此諸州契丹主大喜

劉知遠乘維翰皆石祖謀主從知遠之言則功邊從維翰之言則效遠也石氏國祚長短之本也敬瑭之罪在不勸



開帝苟以國事去國者，則當一無所預而專奉許王於是不為衛州之事而歸奪國弑君之惡於從珂，兵以義舉名實皆正，則其得毛矣。此非知遠所及也。敬瑄西夷之人，姓氏無所從出，其舉措雖不足責然，美而進於中國，欲為天下主，不惟己當以禮義自方，四方之應者固亦以禮義望我，乃急於近利，稱臣契丹，割弃土壤以父事之，其利不能以再世其害乃及於無窮，故以功利謀國而不本於禮義，未有不旋中其禍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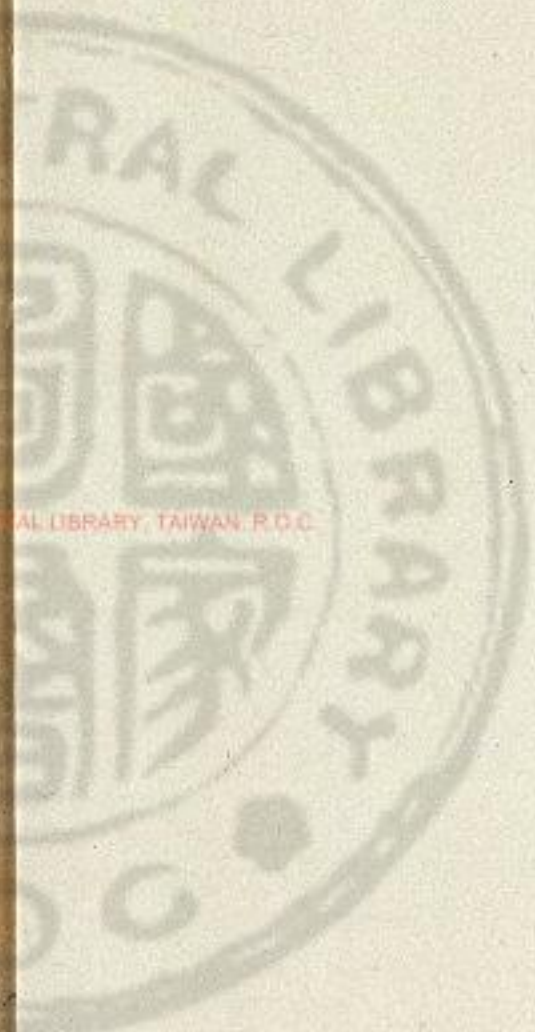
契丹圍唐兵於晉安帝，問策於羣臣，龍敏請立李贊華為契丹王，分兵送之。契丹王必有內顧之憂，此亦解圍之一策也。執政議者不決，贊華者契丹王之兄也。明宗時，爭國來奔，龍敏之策必可以解晉安之圍者也。契丹王深入常恐山北諸州，必其歸路，雖許立石氏，幾欲變計，立攝德鈞，况明唐奉其兄歸奪其國，其改轍而北，夕不待旦，倉卒既無斷執政又不贊，以固天亡之先，禱其錫乎。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唐末五代臣以君子欲父無姓之戎為中國主遂舉中國  
 臣於夷狄孔子之所惡春秋之所治者外不具矣然以石  
 氏之臣攻之謂勿禘子則有劉光遠閉城拒命則有王審  
 榘身南歸則有郭從義之為備則有張誼耻於臣筆則

有安重榮不肯屈膝則有王權用是見理義出於人心雖  
 世亂之極有不可成者權之言非行陳情亦以設帝之意  
 晉祖者每言權曲君避事之異小則竄死大則誅殺之然  
 後之以一具僚之志備事狄之禮今止於傳任而已是則

固有未亡之良心特為大欲所迫不獲已也不然何  
 謹備之言廣藝丹異日之患從瀘州城跨德勝

三帥手夫利之所在小人所趨固



不

在君父則從君父利在權臣則從權

則從敵國利在夫他則從夷狄石氏若相臣

丹乃利在夷狄之時晉朝諸臣得預使乎之選豈非

拜為心黜也而不悔是非羞惡之端較然著明可謂

君子

唐李徐

姓李更名為李氏考此發哀斬李唐之禍

亂臣賊子初不必有篡弒之心形勢既成譬之騎虎不得

下使之至此皆若父之過也楊行密得李氏子之而

諾之上李氏知誥所取據溫誥之初人以求富貴耳

其國故做宰相以禮氏之也用異姓為子

徐氏之失也其自誠直矣徐誥復姓為考發哀成服

是也而必祖唐慕名失實與徐氏何異乎

梁太祖以來大政多與宗政樞密議之宰相受命行制敕

講典故治文書而戶部重譚子權廢樞密院以印付中

書李相分院判事

梁之崇政使乃唐樞密之職唐官者為之梁戒其禍更

用二人雖備顧問參謀議於中一專行事權實重於宰相

郭宗謂安重誨後樞密之名四歐陽氏乃謂權始存於

相恐考之未詳也其曰後世四之遂分為二文事任宰

石晉廢樞密獨存其印而李相分判其事長名廢而